WENXUEMIAOXIECIDIAN

文学描写词典

下

中国青年出版社

中国青年出版社

工業簿記辞典

下

財政政策

（诗歌、散文、戏剧部分）

前　言

《文学描写辞典》（诗歌、散文、戏剧部分）现在同广大读者见面了。

《文学描写辞典》（小说部分）出版四年来，一再重印，至今仍然供不应求。至今我们还时常接到边远地区青年朋友们的来信，索寄这本书。它的生命力，经过风雨的洗礼，似乎越来越强了。

《文学描写辞典》（诗歌、散文、戏剧部分）是本书小说部分的续篇。它总结小说部分的编写经验，在体例方面作了一些调整；选材方面，涉猎较广而选篇甚严。目前，国内专以诗歌、散文、戏剧为选材范围的描写辞典尚属空白，这本书的出版，是会使许多人感兴趣的。

《文学描写辞典》的小说部分和诗歌、散文、戏剧部分，既是上、下编，又是姊妹篇。它们可以各自独立，又可以相互补充。至此，《文学描写辞典》的全部编选工作，就算基本完成了。

四年前，我在本书小说部分的《前言》中说：把文学名著中一些精彩描写段落摘录下来，“分门别类，编成成书，缀百花于一枝，集群芳于一卷”，虽然“零金碎玉，难为完瓯，一斑片爪，莫窥全豹”，但是它可以“博取众家名作之长，领会描枝绘叶之妙……未始不可以赏心悦目，陶冶性情，启迪灵感，开拓神思。”这些话，对本书诗歌、散文、戏剧部分，也还是适用的。

中国古代，编辑类书，常常是国家规模的重大文化建设。《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都是集中了大量人力、财力、物力，经过多年纂修而后成的。民间有志之士，皓首穷经，积毕生之精力而后编成一集，流传后代者也不乏其人。这些前人心血的结晶，已经成为我国文化遗产中的瑰宝。

《文学描写辞典》虽不敢与这些鸿篇巨制相比拟，但也自有它的功用，百花丛中尚可有一枝之地。当然，任何有用的东西，无论其为菽水，为刀枪，为笔墨，为诗文，用之不当，都可能有相反的作用。我们特别希望年轻的朋友们，能正确地认识和使用《文学描写辞典》以及其它同类书籍，使它成为学习和写作的良师益友。

文学描写，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纯技巧问题。描写是语言艺术的主要表现手段。借助于描写，可以使冷月生辉，秋花吐艳，状飘缈之情思如在眉前，绘灵台之波涛似呈眼底。古今文学大师，在描绘手段的运用上，炉火纯青，出神入化，鬼斧神工，叹为观止。这些精采的描写，远非一部《文学描写辞典》所能囊括。但是，小可望大，有胜于无。也许在这个基础上，数年之后，会有一部规模更大、编选更精的描写辞典出现。问路投石，抛砖引玉，正是编辑本书的初衷。

本书编者是辽宁大学中文系七八年级傅尚逵、姚居顺、顾志新等十名同学。他们继续七七年级学友未竟的工作，披阅了大批诗歌、散文、戏剧作品，穷数年之功力，终于成编。虽然在编排取舍上难云尽美，但苦心孤诣，终克有成，这是令人高兴的。

冉欲达

一九八六年八月

目 次

景物部

一 天文类

(1)日……3
〔日出〕……3
〔朝阳〕……7
〔夕阳〕……9
〔阳光〕……12
〔太阳〕……13
(2)月……17
〔初月〕……17
〔满月〕……18
〔月光〕……20
〔月亮〕……22
(3)星……24
〔疏星〕……24
〔繁星〕……25
〔流星〕……27
〔彗星〕……27
〔启明星〕……28
(4)穹……30

二 时辰类

(1)晨……32
〔黎明〕……32
〔清晨〕……35
(2)暮……39
(3)夜……43
〔月夜〕……43
〔星夜〕……46
〔风夜〕……49
〔雨夜〕……50
〔雪夜〕……50
〔静夜〕……51
〔暗夜〕……54

〔夜〕……55

三 季节类

（1）春……58
〔早春〕……58
〔阳春〕……64
〔暮春〕……66
（2）夏……67
〔初夏〕……67
〔盛夏〕……69
（3）秋……70
〔初秋〕……70
〔仲秋〕……70
〔深秋〕……72
〔秋〕……74
（4）冬……76
〔初冬〕……76
〔严冬〕……77
〔残冬〕……79

四 气象类

（1）风……80
〔秋风〕……80
〔寒风〕……81
〔海风〕……83
〔旋风〕……84
〔狂风〕……84
〔飓风〕……86
〔风〕……87
（2）云……88
〔奇云〕……88
〔白云〕……90
〔彩云〕……91
〔浮云〕……91
〔浓云〕……92
〔云海〕……94
（3）雨……97
〔春雨〕……97
〔细雨〕……98
〔淫雨〕……99
〔暴雨〕……99
〔阵雨〕…… 100
〔雨前〕…… 101
〔雨后〕…… 104
（4）雪…… 107
〔大雪〕…… 107
〔雪花〕…… 108
〔雪后〕…… 110
〔冰花〕…… 114

（5）雾…… 115
〔薄雾〕…… 115
〔浓雾〕…… 118
〔雾霭〕…… 120
（6）霞…… 120
〔朝霞〕…… 120
〔晚霞〕…… 121
（7）雷电…… 124
（8）其它…… 126

五　地理类

（1）山…… 129
〔独峰〕…… 129
〔群峰〕…… 132
〔洞窟〕…… 140
〔崖壁〕…… 144
〔峡谷〕…… 144
〔火山〕…… 150
〔雪山〕…… 150
〔冰峰〕…… 153
（2）水…… 154
〔泉〕…… 154
〔池塘〕…… 156
〔溪涧〕…… 159
〔瀑布〕…… 162
〔江〕…… 166
〔河〕…… 169
〔湖〕…… 175
〔海〕…… 184
〔海浪〕…… 187
〔潮水〕…… 189
〔洪水〕…… 190
（3）原…… 194
〔草原〕…… 194
〔原野〕…… 194
（4）田…… 197
（5）路…… 199
〔小路〕…… 199
〔大路〕…… 200
〔山路〕…… 201
（6）石…… 205
（7）岛…… 207
（8）滩…… 211
（9）沙漠…… 212
(10) 沼泽…… 216
(11) 其它…… 217

六 综合景物类 …… 220

七 建筑类

(1)殿堂…… 228
(2)城堡…… 229
(3)教堂…… 231
(4)寓所…… 233
(5)客厅…… 236
(6)书店…… 237
(7)卧室…… 238
(8)农舍…… 239
(9)庭院…… 240
(10)戏院…… 242
(11)礼堂…… 244
(12)陵墓…… 245
(13)寺庙…… 248
(14)塔…… 249
(15)桥…… 251

八 植物类

(1)花…… 254
〔牡丹〕…… 254
〔梅花〕…… 256
〔茶花〕…… 260
〔兰花〕…… 262
〔杜鹃〕…… 265
〔樱花〕…… 266
〔芙蓉〕…… 267
〔菊花〕…… 270
〔水仙〕…… 273
〔牵牛花〕…… 275
〔仙人掌〕…… 276
〔葵花〕…… 278
〔一品红〕…… 278
〔海棠〕…… 279
〔木棉〕…… 280
〔桃花〕…… 280
〔野花〕…… 282
〔其它〕…… 286
〔花丛〕…… 290
(2)草…… 293
(3)树…… 293
〔松柏〕…… 293
〔杨柳〕…… 297

〔其它〕…… 299
（4）林…… 302
（5）竹…… 308
（6）果…… 309

九　动物类

（1）家畜…… 311
〔骆驼〕…… 311
〔马〕…… 312
〔驴〕…… 316
〔牛〕…… 317
〔猪〕…… 318
〔狗〕…… 319
〔猫〕…… 321
（2）家禽…… 321
〔鸡〕…… 321
〔鸭〕…… 322
〔鹅〕…… 323
（3）野兽…… 323
〔象〕…… 323
〔猴〕…… 324
〔虎〕…… 326
〔狼〕…… 328
〔其它〕…… 329
（4）鸟雀…… 333
〔鹰〕…… 333
〔天鹅〕…… 334
〔海燕〕…… 336
〔大雁〕…… 337
〔鹤〕…… 338
〔乌鸦〕…… 339
〔孔雀〕…… 340
〔其它〕…… 341
（5）鱼贝…… 344
（6）昆虫…… 345
〔蜂蝶〕…… 345
〔蚊蝇〕…… 346
〔蚂蚁〕…… 348
〔其它〕…… 348

十　器物类

（1）车辆…… 352
（2）船舶…… 353
（3）武器…… 355
（4）其它…… 357

十一 音响类

（1）乐音…… 360
〔声乐〕…… 360
〔器乐〕…… 362
〔其它〕…… 365
（2）杂音…… 367

十二 其它类

（1）食品…… 370
（2）服饰…… 371
（3）艺术品…… 373
〔画〕…… 373
〔雕像〕…… 376
〔其它〕…… 381
（4）灯光…… 383
（5）火…… 384

场面部

一 环境类

（1）都市…… 391
（2）城镇…… 394
（3）村落…… 397
（4）山寨…… 401
（5）工厂…… 402
（6）园林…… 403
（7）校园…… 408
（8）街道…… 409
（9）广场…… 411
（10）码头…… 412
（11）茶楼…… 413
（12）餐厅…… 414
（13）店铺…… 416
（14）工地…… 418

二 习俗类

（1）乡俗…… 420
（2）殡葬…… 422
（3）赛会…… 427
（4）庙会…… 429

（5）节日……431　（6）迷信……438

三　宗教类

……441

四　婚恋类

（1）初恋……447
（2）热恋……451
（3）相思……454
（4）幽会……455
(5) 盟誓……458
(6) 婚礼……463
(7) 别离……467
(8) 单恋……469
(9) 失恋……473

五　家庭类

……475

六　社交类

(1) 会晤……481
(2) 欢迎……482
(3) 送别……483
(4) 舞会……486
(5) 宴饮……489

七　劳动类

(1) 工矿……492
(2) 航运……496
(3) 技艺……498
(4) 纺织……498
(5) 采伐……499
(6) 耕作……500
(7) 采摘……501
(8) 狩猎……502
(9) 捕鱼……504
(10)其它……507

目　次

八　交易类

八　交易类 …… 510

九　政治类

(1) 典礼 …… 515
(2) 欢庆 …… 518
(3) 演讲 …… 520
(4) 集会 …… 523
(5) 游行 …… 526
(6) 暴动 …… 531
(7) 监狱 …… 532
(8) 刑讯 …… 535
(9) 行刑 …… 537
(10) 其它 …… 539

十　战争类

(1) 行军 …… 542
(2) 宿营 …… 546
(3) 演练 …… 547
(4) 阵地战 …… 548
(5) 攻坚战 …… 550
(6) 肉搏战 …… 553
(7) 战后 …… 557
(8) 溃退 …… 561

十一　争斗类

(1) 殴斗 …… 563
(2) 人兽斗 …… 564
(3) 其它 …… 570

十二　禳灾类

(1) 抗洪 …… 573
(2) 抢险 …… 577

十三　娱乐类

(1) 游戏 …… 580
(2) 观剧 …… 582
(3) 游览 …… 583
(4) 垂钓 …… 587

十四　运动类

589

十五　艺术类

（1）演奏…… 593
（2）表演…… 595
（3）舞蹈…… 602
（4）指挥…… 605
（5）写作…… 608
（6）作画…… 610
（7）其它…… 615

人物部

一　肖像类

（1）职业系列…… 617
〔工人〕…… 617
〔农民〕…… 618
〔军人〕…… 620
〔教师〕…… 623
〔学生〕…… 624
〔干部〕…… 626
〔职员〕…… 627
〔医生〕…… 628
〔匠人〕…… 629
〔水手〕…… 629
〔仆役〕…… 630
〔囚犯〕……645
〔演员〕……646
〔艺术家〕……648
〔作家〕……651
〔科学家〕……658
〔政治家〕……659
〔军事家〕……665
〔帝王〕……667
（2）年龄性别系列
〔老翁〕……670
〔老妪〕……673
〔壮年〕……675

〔官吏〕……631
〔警察〕……632
〔商人〕……634
〔地主〕……635
〔资本家〕……636
〔乞丐〕……636
〔妓女〕……641
〔僧侣〕……643
〔眼〕……703
〔手〕……706
〔青年〕……677
〔妇女〕……680
〔少女〕……688
〔少年〕……697
〔儿童〕……698
（3）人体局部系列
〔脸〕……701
〔发〕……702
〔其它〕……707

二 嗜好类

（1）书迷……709
（2）戏迷……712
（3）酒鬼……713
（4）赌徒……714
（5）其它……7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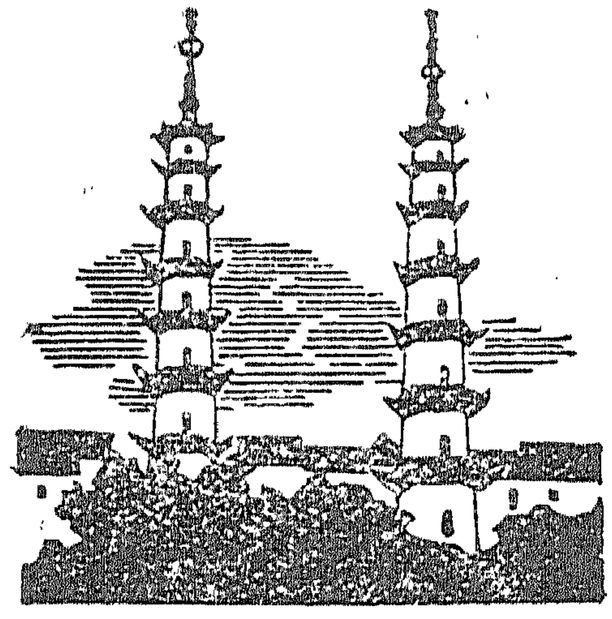
三 心理类

（1）惬意……721
（2）激动……723
（3）欢愉……725
（4）慈爱……726
（5）回想……728
（6）幻想……731
（7）幻觉……734
（8）梦幻……737
（9）怀念……740
(10)离愁……741
(11)思念……744
(12)希冀……745
(13)失望……749
(14)绝望……751
(15)自责……752
(16)懊悔……754
(17)恐惧……756
(18)孤寂……758
(19)怨恨……761
(20)报复……765

(21)猜忌…… 768
(22)妒嫉…… 769
(23)苦闷…… 771
(24)哀伤…… 775
(25)悲怆…… 778
(26)愤怒…… 780
(27)矛盾…… 782

四　生理类

(1)生育…… 785
(2)饥饿…… 786
(3)焦渴…… 787
(4)睡眠…… 789
(5)疲倦…… 791
(6)疾病…… 792
(7)伤残…… 795
(8)弥留…… 796
(9)死亡…… 800
(10)尸体…… 803
(11)哭…… 806
(12)笑…… 808



景物部

缺　页

一 天文类

（1） 日

日出

晨曦初启，下界微明，山影湖光，差可辨识。此时万籁俱寂，仅闻鸟语。既而红日东升，光彻霄汉，下界景物，愈以清明。比及日高霞天，雾气弥漫，若云铺海，峰峦浮空，散列如岛，如此可一炊许，雾气渐薄渐散，日光乃得直射湖面，湖景遂又返映于吾人之眼帘，复现故状，可谓尽态极妍，迥非韬光可比，更无论于葛岭、初阳台矣。（袁道冲：《最忆是西湖》《西湖游记选》第52页）

俄而一边露日，大如车轮，不似常见。黑影与金光相激射，五色彩缕贯串其旁，不知几千万道。约饭顷，日现半身，朱霞灿烂，横亘半空，皆神摇目眩。时四无人声，遥闻钟磬音穿出林隙，若远若近，当在四鼓后。未几而铜钲高挂，火星迸散，照出两间，目力为日光所射，不敢仰视。日愈升愈高，光愈上愈敛。（朱殷芬：《韬光海日记》《西湖游记选》第219页）

这时，东方水天极处，染上一片橙红色，一会染成桔红色，一会又暗下去，暗成浅灰色。就在这片浅灰色里，慢慢烘出一个半圆形的浅红色轮光，轮光下面骨突地冒出半边鲜红鲜红的太阳，越冒越高，转眼跳出水面，于是一轮又红又大的太阳稳稳当当搁在海面上。（杨朔：《黄海日出处》《杨朔散文选》第249-250页）

当飞机起飞时，下面还是黑沉沉的浓夜，上空却已游动着一线微明，它如同一条狭窄的暗红色长带，带子的上面露出一片清冷的淡蓝色晨曦，晨曦上面高悬着一颗明亮的启明星。飞机不断向上飞翔，愈升愈高，也不知穿过多少云层，远远抛开那黑沉沉的地面。飞机好象唯恐惊醒人们的安眠，马达声特别轻柔，两翼非常平稳。这时间，那条红带，却慢慢在扩大，象一片红云了，象一片红海了。暗红色的光发亮了，它向天穹上展开，把夜空愈抬愈远，而且把它们映红了。下面呢？却还象苍莽的大陆一样，黑色无边。这是晨光与黑夜交替的时刻，这是即将过去的世界与即将到来的世界交替的时刻。你乍看上去，黑夜还似乎强大无边，可是一转眼，清冷的晨曦变为磁蓝色的光芒。原来的红海上簇拥出一堆堆墨蓝色云霞。一个奇迹就在这时诞生了。突然间从墨蓝色云霞里蹿起一道细细的抛物线，这线红得透亮，闪着金光，如同沸腾的溶液一下抛溅上去，然后象一支火箭一直向上冲，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这就是光明的白昼由夜空中迸射出来的一刹那。然后在几条墨蓝色云霞的隙缝里闪出几个更红更亮的小片。开始我很惊奇，不知这是什么？再一看，几个小片冲破云霞，密接起来，溶合起来，飞跃而出，原来是太阳出来了。它晶光耀眼，火一般鲜红，火一般强烈，不知不觉，所有暗影立刻都被它照明了。一眨眼工夫，我看见飞机的翅膀红了，窗玻璃红了，机舱座里每一个酣睡者的面孔红了。这时一切一切都宁静极了，宁静极了。整个宇宙就象刚诞生过婴儿的母亲一样温柔、安静，充满清新、幸福之感。再向下看，云层象灰色急流，在滚滚流开，好让光线投到大地上去，使整个世界大放光明。（刘白羽：《日出》《刘白羽散文选》第173-174页）

啊，大海，无边无垠的大海，它是那样的辽阔浩瀚，雄伟庄严；它上接青天，下连大地，在它那和天空接壤的地方，泛着一片绯红色的霞色，这霞光不断地扩展着，扩展着，越扩越大，越扩越红；终于，一轮又红又大的太阳，从那儿光芒四射的升腾起来。立刻，东方的天空象起了火似的，赤红一片，大海，也象冒起了熊熊的火焰。（峻青：《火光》《秋色赋》第89页）

东方的云霞越来越红了。我站在环翠楼前，纵目远眺，只见整个的大海和天空，都仿佛烧起了大火似的，血红一片，那水与天仿佛都被大火熔化到一起了，分不清它们的界限。就在这水天一片的艳红深处，一轮比火更红更亮的太阳，冉冉地升了起来，立刻，这高山、大海、城市和田野，到处都罩上了金色的光芒。（峻青：《记威海》《散文选》第362页）

天边还是堆满了灰色的云团，不过正东方那块乌云面积好象缩小了些，乌云四周镶上了一道金边，金边慢慢扩大，不一会挨近金边的一小片一小片的灰色云朵，竟变成紫色了，变成桃色了，变成红色了，呵，霞光！我们几乎叫起来了，朝阳是一定会穿云而出的，我们很有信心了。真的，没半根烟工夫，乌云的顶端崩了一个缺口，从那里喷出了强烈的白光。这种白光不象闪电，更不象电灯，有点象刚出炉的钢水，不过比钢水还要白，也比钢水更耀眼。白光越来越强烈，乌云的缺口越来越大，只一瞬工夫，一轮圆滚滚的、光芒万丈的旭日就冲出来了。它一出，整个宇宙的颜色都登时改变了，天际的灰云逃得无影无踪了，崖岛被镀上了一层薄金，风帆是金色的，渔村的屋顶和墙壁也是金色的，日影投射到海面，浮起了密密麻麻的数不清的金砂，闪呀闪的。而西面那脉深黛色的大山，原先笼罩在山巅的灰蒙蒙的烟雾，此刻也急剧地变成了紫色、红色、赭色的混合物，令人想起了那些还没调好颜色的调色板，想起高炉顶上冒出的焰火和浑浊的浓烟。我们望着这些景色都感到新奇，同时心里也感到很快活。我们虽曾在海上看过好几趟日出，然而象这样的日出还是第一遭看到的呢！（关振东 张绰：《广海日出》《广东散文特写选》第240页）

凌晨登清凉台看日出，群峰青松烘托红日，红日尽染群山青松，实为壮观。当重重叠叠峰峦，镶嵌着一道道银边，峰峰云云隐约可见的时候，天壁上逐渐显出了玫瑰色的晨曦，一种明亮而柔和的光芒悄悄地洒在万顷银涛、千重秀峰上。啊，黎明前的曙光！那无与伦比的光华、丰

彩，织成了五彩缤纷的瑰丽朝霞，这是日出之前的序幕。瞬间，金光四射，如同沸腾的钢水，飞溅而出，簇拥着一轮红日冉冉升起！红日染红了茫茫的云海，染红了碧空的云霞，染红了赤壁千重的秀峰，染红了迎风傲立的青松！……（任欣发：《黄山纪游》《黄山散记》第31页）

你要是能赶上旭日东升的时候去看云海，那更是妙不可言。清晨，你登上海拔一千七百多米的清凉台，在那三面临空的危岩上向北海东岸远眺，可以看到湛蓝的天空象是被谁抹了几笔白色油彩，慢慢地，鱼肚色天际由白转红，接着又逐渐变成金黄色。很快地，有一片红光喷射出来，越来越明亮，越来越艳丽。突然，从海空交接处绽露出一个红色光点，映红全天。瞬间，光点变成弧形光盘，在上升中变形：从弧形到半圆，从半圆到大半圆，刹那间，一轮圆形的火球冲破波涛汹涌的北海东岸，喷薄而出，腾空而起。（石惠民：《云海奇观》《黄山散记》第69-70页）

飘散着晨雾的旷野，十分宁静。我们站在一座小丘上，凝神远望。东方，初则是淡青色，有鱼鳞般的云片；继则泛红，均匀地向上蔓延，慢慢把云片染成了海棠花似的粉红；没多久，粉红又变成了桔红……“太阳要出来了！”

……

我们一齐转过头去，一个火红的半圆的大球，正冉冉升起。这时，刚刚发青的沃野映着一片霞光，明晃晃，亮堂堂，酷似金光粼粼的碧波绿水，衬托得红日越发灿烂，那海棠花似的云片早已变成了鲜艳无比的锦缎，忽然，它陡地一跳，便完全呈现在地平线上，顿时，整个宇宙充满了光华。（谢树：《草原日出》《雪莲》第167-168页）

青沉沉的大海，波涛汹涌着，潮向东方。
光芒万丈地，将要出现了哟——新生的太阳！

天海中的云岛都已笑得火一样地鲜明！

我恨不得，把我眼前的障碍一概铲平！

出现了哟！出现了哟！耿晶晶地白灼的圆光！
从我两眸中有无限道的金丝向着太阳飞放。
（郭沫若：《太阳礼赞》《新诗选》第一册第60页）

朝　阳

顷焉阳谷吐炎，千山影赤；金轮浴海，闪烁荧煌；火镜浮空，瞳昽辉映；丹焰炯炯，弥天流光，赫赫动地。斯时惟启明在东，晶丸灿烂，众星隐隐不敢为颜矣。（高濂：《保叔塔顶观海日》《西湖游记选》第186页）

我发现窗外东方的天际冒出了一丛焰火般的红霞。它在这个铅色的天空上显得分外奇丽。西边那几颗淡白的晨星，在它眩目的光辉中眨了几下眼睛，便不声不响地消逝了。代替它们的是那片彩霞上浮现出的一轮太阳。它的光辉由近及远、慢慢地照亮了整个天空，最后也照亮了整个地面。（叶君健：《西行记》《天安门之夜》第165页）

当太阳破晓时光，它呐喊着，打开了黑沉沉宇宙的大门。那时，它红得那样发亮、发烫，然后把红光普照大地。于是大地苏醒了，树叶从沉睡中扬起头，水波从凝静中张开眼，一切曾经被黑夜掩盖了的，都露出了鲜红的笑靥，花朵带着珍珠般的露珠，在第一线战颤的阳光中，显得那样的鲜艳可爱。（刘白羽：《平明小札》《刘白羽散文选》第280页）

这时候，太阳已经从那苍茫无际的大海里涌了出来，那又红又大的日轮，光芒四射的向碧空中冉冉地升腾。立刻，东方的大半个天空，辐射出万道明亮的光柱，整个的宇宙山川，都染上了一层柔和的美丽的霞光。大海，仿佛是燃烧起来了，霍霍地闪烁着一片浩瀚无际的红光。在这浩瀚无际的红光中，有一条特别红特别亮的光的大路，从海边上一直通到太阳的下面。（峻青：《海娘娘》《秋色赋》第170页）

8　　日

……先是看到乌云镶边的衣裙，姗姗移动，然后太阳突然上升了，半圆形的，我不知道它有多大，它的光辉立即四射开来，随着它的上升，它的颜色倏忽千变，朱红、橙黄、淡紫……，它是如此灿烂、透明，在它的照耀下万物为之增色，大地的一切也都苏醒了，可是它自己却在统体的光亮中逐渐隐着身子，和宇宙溶成一体。（茵子：《黄山小记》《现代游记选》第270页）

朝阳象一个桔红色的巨大无比的火球，带着一种庄严的喜悦，从雀莫雪山的背后喷薄而出。开始，她并不耀眼，只是缓缓升腾。霎时，她就象红焰一般的鲜红，象钢水一般的夺目，象火炬一般的耀眼，发出万道霞光，映红了玛尔曲两岸的绿色大草原。顺着碧蓝碧蓝翻着浪花的玛尔曲向南望去，那被轻柔洁白的云带萦绕的屏立的冰峰雪岭，就犹如银色波涛上的奇峰秀岭。绚烂的朝阳，给它们都涂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辉，雪峰是金色的，云带是金色的，就连那在草原上悠闲吃草的野驴、藏羚羊、野牦牛也都是金色的了。尤其令人神往的是那活活奔流蓝得可爱的玛尔曲，也披上了一层金辉，从神秘莫测的雪岭冰峰间奔泻而出，闪着晶晶光亮，衬着那两岸高原特有的万紫千红的奇花异草，真是红装素裹，分外妖娆。（齐克：《红河晨曲》《大江源记》第197页）

多少次我曾看见灿烂的朝阳，
用他那至尊的眼媚悦着山顶，
金色的脸庞吻着青碧的草场，
把黯淡的溪水镀成一片黄金；
然后蓦地任那最卑贱的云彩，
带着黑影驰过他圣洁的霁颜，
把他从这凄凉的世界藏起来，
偷移向西方去掩埋他的污点。

（〔英〕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第三十三首》《外国诗歌选》第3-4页）

夕 阳

猛然见了那异国的蓝海似的天！四围山色之中，这油然一碧的天空，充满了一切。

漫天匝地的斜阳，镶出西边天际一两抹的绛红深紫。这颜色须臾万变，而银灰，而鱼肚白，倏然间又转成灿然的黄金。万山沉寂，因着这奇丽的天末的变幻，似乎太空有声！如波涌，如鸟鸣，如风啸，我似乎听到了那夕阳下落的声音。（冰心：《寄小读者·通讯二十九》《冰心选集》第288页）

太阳做完了竟日普照的事业，在万物送别他的时候，他还显出十分的壮丽。他披上红袍，光耀万丈。云霞布阵，换起与主将一色的制服，听候号令。尽天所覆的大圆镜上，鼓起微波，远近同一节奏的轻舞，以歌颂他的功德，以惋惜他的离去。（孙福熙：《红海上的一幕》《中国现代散文》上册第316页）

太阳落山了，它的分外红的强光从树梢头喷射出来，将白云染成血色，将青山染成血色。在这血色中，它渐渐向山后落下，忽而变成一个红球，浮在山腰里。这时它底光已不耀眼了，山也暗淡了，云也暗淡了，树也暗淡了，——这红球原是太阳底影子。（徐蔚南：《山阴道上》《散文选》第一册第676-677页）

夕阳已吻了西山，一天劳顿之下，还透露着最后的余辉，半天的轻云，被渲染得反映出各种匀和的色调来。这临去秋波，打算遗给人间一种隽永的留恋呢。（李增寿：《在麦浪中》《中国报告文学丛书》第一辑第三分册第258页）

古道碛砂，遐想未已。猛抬头，呀！面前出现了一种见所未见的特异景象。大如井口般的落日，悬于戈壁地平线上，似乎比平时所见的增大了一两倍，猩红猩红的，光芒尽敛，那轮廓仿佛剪贴出的一般，可以清

楚地看到日内似有赤焰如海水般翻腾，造成一种远非平原或海上落日可比的雄烈逼人的境界。

瞬间，这硕大的圆日即沉入地下，云霞却变活了。西方天空开始幻变出各种色泽：亮金、血红、赭黄、玫瑰红、葡萄紫……浓淡相间，斑驳杂陈，宛如无数彩虹在蜿蜒缠绕，闪挪激荡。辉映四野，光彻戈壁。之后，倏然间，仅剩红蓝两束彩云在晕染；最后，则完全暗淡下去，布起一片苍茫迷蒙的云雾，不甚了然起来。只有原来藏下落日的天际，尚余一抹明亮的橙黄，浮动多时。地面上，一切色彩也随即暗淡下去，披上了蒙胧深远的暮纱。（蓝坪：《戈壁宝山间》《甘肃散文特写选》第116-117页）

金轮不仅仅出现在天涯，还出没在纡荣的湖水，随波荡漾，从它的四周拖曳着万道光芒，揉曲成狂舞的金蛇，在水中编成一幅幅奇异的图案。

随着夕阳的下坠，云彩在变幻、在游移，天边的胭脂红逐渐转幻成淡青、淡紫、灰红的颜色碟……乃至仙女的霓裳，在微风中缓缓地曼舞。

最谲奇的是：金轮在沉坠到芦林桥后，蓦地消失了；一刹那间，又从芦林桥的孔洞钻出来，并且与湖中的倒影慢慢融合……

这只是片刻的工夫，金轮迅速地跌下孔洞，留下一抹苍茫的绚丽，山也转为暗澹，树也黑压下来了。（彦火：《庐山组曲》《醉人的旅程》第175-176页）

我们就在灯塔附近的一块平地上坐了下来。当太阳接近海面，周围嘈杂的人声突然寂静下来。碧空如洗，夕阳的余辉给天际涂上了一层柔和的橘红色。无边的大海轻波荡漾，静悄悄地等待着太阳归来。落日越来越大，颜色越来越红，却一点也不刺目耀眼。当太阳刚刚接触到海面，仿佛突然受惊了似的，轻轻一跳，又离开了水面。接着又沉落下去，被海水溶化着，一点、一线、一片，把周围的海水都烧红了。最后又剩下一点，象一颗红亮的小星星，在海天相接处浮动着，跳跃着，闪烁

着，终于慢慢地完全消失了。天际的一条狭长的橘红色光带也渐渐收敛，而被一层弥漫的黛青色代替了。（顾炯：《绿水角》《风物·友谊·情思》第47-48页）

暮秋的高风已经停息，傍晚的天空清澈无云。伫立远眺伊豆山的落日，不禁使人感到遍及世界的和平毕竟是长久的。

落日从接地到隐没需三分钟。

日始西斜时，由富士至相豆，山影迷茫。太阳即所谓白日，顾名思义，恐怕正是那耀眼的白光使群山为之翕目的吧。

日愈斜了。从富士到相豆，群山渐次变成紫色。

日愈斜了。从富士到相豆，群山那紫色的外表罩上了金烟。

此刻，若站在海滨望去，就会观赏到落日跌入大海、把余辉一直倾泻到自己脚下的壮丽景象。海上的点点行舟闪耀着金光，逗子浜一带的山峦、砂砾、房屋、松树，乃至人、翻倒的鱼篓、散落的草屑，无不在灼灼燃烧。

在这静谧的黄昏观赏落日，宛如服侍圣人临终，极其庄严。即使是凡夫俗子也会觉得身受灵光之后，肉体消融，只剩下灵魂安然独立海滨。

物体已经融入心底，全无喜尽悲极之感。

夕阳继续西沉，挨近伊豆山时，相豆山骤然变成一片灰蓝，只有富士山头的紫气还泛着金光。夕阳终于被伊豆山衔住，每落一分，浮在海上的余辉就影退一里。夕阳从容漫步，一寸寸，一分分，频频顾眄着[illegible]的世界，悠然而沉。

云[illegible]

此刻，落日还剩下一分，突然一滑，变得如同一弯秀眉，眉被削成线，线又缩为点……顷刻消失不见了。

举目对空，世界上没有了太阳。光明消失了，群山、大海露出怅然愁容。西沉的太阳把所有的余辉全都洒向暮空，形如万箭齐发。西边金灿的天际，顿时变成了桔黄色，好似伟人逝去一般。

残阳方落，富士就蒙上了灰色。接着，桔黄的西天幻化成一片朱红，继而又变为灰蒙蒙的桦树皮色。明星在日暮的相模滩上空眨起眼

晴，似乎是在相约明天的日出。（〔日〕德富芦花《相模滩的落日》《外国文学》1982年第12期第45页）

落日的余辉正以它全般的灿烂与辉煌，并不分城市还是其它，甚至以往日也少见的艳丽，尽情斜映在一带境远地僻的草地之上；这里没有一间房舍——茫茫之中只瞥见一头孤零零的沼鹰，背羽上染尽了金黄，一只麝鼠正探头穴外，另外在沼泽之间望见了一股水色黝黑的小溪，蜿蜒曲折，绕行于一堆残株败根之旁。我们漫步于其中的光照，是这样的纯美与熠耀，满目衰草木叶，一片金黄，晃晃之中又是这般柔和恬静，没有一丝涟漪，一息咽鸣。我想我从来不曾沐浴于这么优美的金色光汛之中。西望林薮丘岗之际，彩焕烂然，恍若仙境边陲一般，向我们背后的秋阳，仿佛一个慈祥的牧人，正趁薄暮时分，赶送我们归去。（〔美〕亨利·大卫·梭格《秋天的日落》《名作欣赏》1981年第1期第45页）

阳　光

太阳虽然已经离开了中天，微微有点偏西，但并没有失去它的威力和强光。只不过这种威力和强光，在这个时刻，象一个血气方刚的人开始进入中年一样，隐隐地含蓄着一种温柔。大地在它的照耀下也显得温暖和安适。（叶君健：《西行记》《天安门之夜》第149页）

过了八公里的瞿塘峡，乌沉沉的云雾突然隐去，峡顶上一道蓝天，浮着几小片金色浮云，一注阳光象闪电样落在左边峭壁上。右面峰顶上一片白云象白银片样发亮了，但阳光还没有降临。这时，远远前方，无数层峦叠嶂之上，迷蒙云雾之中，忽然出现一团红雾；你看，绛紫色的山峰，衬托着这一团雾，真美极了。就象那深谷之中向上反射出红色宝石的闪光，令人仿佛进入了神话境界。这时，你朝江流上望去，也是色彩缤纷，两面巨岩，倒影如墨；中间曲曲折折，却象有一条闪光的道路，上面荡着细碎的波光；近处山峦，则碧绿如翡翠。时间一分钟一分钟过去，前面那团红雾更红更亮了。船越驶越近，渐渐看清有一高峰亭亭笔

立于红雾之中，渐渐看清那红雾原来是千万道强烈的阳光。八点二十分，我们来到这一片晴朗的金黄色朝阳之中。（刘白羽：《长江三日》《刘白羽散文选》第224页）

抬头望处，已到巫山。上面阳光垂照下来，下面浓雾滚涌上去，云蒸霞蔚，颇为壮观……“江津号”紧贴山脚，进入峡口。红通通的阳光恰在此时射进玻璃厅中，照在我的脸上。峡中，强烈的阳光与乳白色云雾交织一处，数步之隔，这边是阳光，那边是云雾，真是神妙莫测。几只木船从下游上来，帆篷给阳光照得象透明的白色羽翼……（刘白羽：《长江三日》《刘白羽散文选》第225页）

当然，这是太阳的作用。太阳这时还在山那面，云里边。由于重重山峰的曲折反映，层层云雾的回环照耀，阳光在远近的山峰、高低的云层上，涂上浓淡不等的光彩。这时，桂林的山是最丰富多彩了：近处的蓝得透明；远一点的灰得发黑；再过去，便挨次地由深灰、浅灰，而至于只剩下一抹淡淡的青色的影子。但是，还不止于此。有时候，在这层次分明、重叠掩映的峰峦里，忽然现出一座树木葱茏、岩石峻嶒的山峰来。在那涂着各种美丽色彩的山峰中间，它象是一个不礼貌的汉子，赤条条地站在你面前——那是因为太阳穿过云层，直接照在了它身上。

接着，便可以看到，漓江在远处慢慢的泛着微光，一闪一闪地亮起来了。太阳把漓江染成了一条透明的青丝罗带，轻轻地抛落在桂林周围的山峰中间。（方纪：《桂林山水》《现代游记选》第366页）

太　阳

马里的中午也确实够呛。炎阳象是一个大火轮，高悬中天，把炎热洒下大地，洒在一切山之巅，一切树之丛，一切屋顶上，一切街道上，整个大地仿佛变成了一个大火炉。在这时候，首当其冲的就是这些树木。它们站得最高，热流首先浇在它们头上。但是，它们挺直腰板，精神抖擞，连那些娇弱的花朵也都显出坚毅刚强的样子。就这样，这些树和花联合起来，把炎炎的阳光挡在上面，下面布上了片片的浓荫，供人们

享受。 （季羡林：《巴马科之夜》 《朗润集》第 125-126 页）

从远古的墓茔
从黑暗的年代
从人类死亡之流的那边
震惊沉睡的山脉
若火轮飞旋于沙丘之上
太阳向我滚来……

它以难遮掩的光芒
使生命呼吸
使高树繁枝向它舞蹈
使河流带着狂歌奔向它去

当它来时，我听见
冬蛰的虫蛹转动于地下
群众在旷场上高声说话
城市从远方
用电力与钢铁召唤它

（艾青：《太阳》 《新诗选》第二册第 200 页）

是的
太阳比一切都美丽
比处女
比含露的花朵
比白雪
比蓝的海水

太阳是金红色的圆体
是发光的圆体

是在扩大着的圆体

（艾青：《向太阳》 《新诗选》
第二册第 219-220 页）

在我头上升起了
圆溜溜、
热烘烘、
孤零零的
太阳——
就象一头
披着亮闪闪的
红鬃的
狮子
在场子上团团转。

啊，太阳！
你是天上的花朵！
你是多么雄伟啊，
我们的星体，
你，
是一朵使万物复苏的、
金子
铸成的
大玫瑰，
永远
蒸发着
强烈的昏气，
永远
喷射着烈焰，
……

你——象玉米的
熟透的米粒，
黄橙橙的心，
你象勇敢疾驰的骆马，
你是火的产儿，
你是金的胎记！
你的目光
美妙非凡：
刚一触及
树枝——
就立刻
春色满园；
你那
芳香的光茫
刚一
触及五谷，
立刻就长满
谷粒，
……

你不是白色的星星，
你不是巨大的冰块，
你不是夜的
眼光里的
死气沉沉的钻石，
不，
你永远是
能力，
是白昼的力量，
是伟大的开端，

是天空的骏马，
是生活的源泉。

（〔智〕聂鲁达：《太阳的颂歌》
《外国诗歌选》第 500-504 页）

（2） 月

初 月

那晚月儿已瘦削了两三分。她晚妆才罢，盈盈的上了 柳梢头。天是蓝得可爱，仿佛一汪水似的；月儿便更出落得 精神了。 （朱自清：《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散文选》第一册第 422 页）

犹未下弦，一丸鹅蛋似的月，被纤柔的云丝们簇拥上 了一碧的遥天。冉冉地行来，冷冷地照着秦淮。 （俞平伯：《桨声灯 影里的秦淮河》 《中国现代散文》上册第 133 页）

我们集中目力，都望那边看去了， 果见那红光越来 越红，半边灼灼的天，象是着了火，我们静悄悄地望了些时，那月儿已露出一 角来了；颜色和丹沙一般红，渐渐大了也渐渐淡了， 约有五分钟的时 候；全个团团的月儿，已经高高站在南山之巅，下窥芸芸 众生了…… （庐隐：《月下的回忆》 《散文选》 第一册第 610 页）

我们正听姐姐们讲得入神，回头一看，原来太阳已经 下去了。天上从深红变成深蓝。满天的星星都出来了，特别的 多， 特别的大，特别的亮！ 一会儿， 月亮从东边屋脊上， 象一面蒙着薄薄的 黑纱的通红的圆镜，慢慢地升了上来。月已经全食了！

慢慢地，慢慢地，在月亮的一边，出现了弯弯的一牙光影，光影越来越大，一个小时之后，黑影完全消灭了。月光照遍大地， 星 星都看不见了！ （冰心：《陶奇的暑期日记》 《小桔灯》第 105 页）

18　月

天生丽质，羞见人世，他启幕轻步而上；回顾静寂，不禁迟回。海如青绒的地毯，依微风的韵调而抑扬吟咏。薄霭是紫绢的背景，衬托皎月，愈显丰姿。（孙福熙：《红海上的一幕》《中国现代散文》上册第316页）

温馨的有点潮湿的南方的夜，降落在城市的林梢和屋檐前。一枚新月好象一朵桔子花，宁静地开放在浅蓝色的天空中。（郭风：《夜宿泉州》《六十年散文选介》第171页）

最堪爱、一曲银钩小，宝帘挂秋冷。千古盈亏休问。叹慢磨玉斧，难补金镜。太液池犹在，凄凉处、何人重赋清景。故山夜永。试待他、窥户端正。看云外山河，还老尽、桂花影。
（王沂孙：《眉妩》《唐宋词选注》第617页）

仿佛一位苍白、瘦削、垂危的少妇，
轻掩着朦胧的面纱，踉踉跄跄移步，
在她萎靡不振的头脑虚弱、迷惘、游移不定的神志引导下，踱出了闺房：
月亮升起在东方黝黑的天边，
形体不辨的白茫茫一片——

（〔英〕雪莱：《下弦月》《雪莱诗选》第158页）

满　月

月亮是何等的圆润呵，远胜珠玉。他已高升，而且已远比初出时明亮了。他照临我，投射我的影子到无尽远处，追上太阳。月光是太阳的返照，然而他自有风格，绝不与太阳同德性。凉风经过他的旁边，裙钗摇曳，而他的目光愈是清澈了。他柔抚万物，以灵魂分给他们，使各各自然的知道填入诗句，合奏他所成的曲调。此时惟有皎洁，惟有凉爽，

从气中，从水上，缥缈宇内。这是安慰，这是休息。这样的直至太阳再来时，再开始大家的工作。（孙福熙：《红海上的一幕》《中国现代散文》上册第317页）

月轮，早早从长城垛口爬了上来，斜倚在烽火台上那株老树的枝丫上。直待天色暗了下来，天空化成深碧湛青时分，她才睁开秀眼，流泻出清冽的光波，轻仰慢飘地向清澈的天心浮去。仰视，碧天深邃如海，远眺，万里霜沙一片，仿佛这广大天地里，就只有这轮大玉盘！

瞧！在那刚建成的沙原水库湖面上，她浮漾摇曳，象就要溢将出来，飞腾而去。（魏钢焰：《没出唇的歌》《绿叶赞》第153页）

八月十四的月光，如即将开放的玫瑰，浓含香色，鼓胀欲绽。月球里似乎有团洁白的光核，鼓翘着那块陷凹，月轮一刻刻满圆起来。这光核，流泻出清澈的银光，无遮无拦地铺洒开去，苍茫沙海上，象升起了缥缈的淡淡青烟。（魏钢焰：《没出唇的歌》《绿叶赞》第156页）

这时，人们才发现，那圆圆的、饱满的、大放光明的中秋的月亮，象一面白玉镜子，象一颗巨大的珍珠，嵌在山头上，正在无声地，把它那清冽的、水一般的光辉洒满了一地。（方纪：《三峡之秋》《方纪散文集》第176页）

晶莹的月亮，天空明净无瑕，就象豆青色的古瓷。月亮是圆的，天体是半圆的，和谐得很。海里闪动着大片银鳞似的月光。（柯灵：《团圆》《香雪海》第245页）

暮云收尽溢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苏轼：《中秋月》《千家诗》第65页）

一轮秋影转金波，飞镜又重磨。把酒问姮娥：被白发欺人奈何！　　乘风好去，长空万里，直下看山河。斫去桂婆娑，

人道是，清光更多。（辛弃疾：《太常引》 《历代诗 歌选》 第859 页）

月 光

月光如流水一般，静 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薄薄的青雾浮起在荷塘里。叶子和花仿佛在牛乳中流过一样；又象笼着轻纱的梦。虽然是满月，天上却有一层淡淡的云，所以不能朗照；但我以为这恰是到了好处——酣眠固不可少，小睡也别有风味的。月光是隔 了树照过来的，高处丛生的灌木，落下参差的斑驳的黑影，峭楞楞如鬼一般；弯弯的杨柳的稀疏的倩影，却又象是画在荷叶上。塘中的月色并不均匀；但光与影有着和谐的旋律，如梵婀玲上奏着的名曲。 （朱自清：《荷塘月色》 《散文选》第一册第450页）

好大的一轮，颜色不红不黄的，可惜缺了点边儿，不知几 时从天边爬出来。我们就去踏月。

月亮一露面，满天的星星惊散了。远 近几座金字塔都从夜色里透出来，背衬着暗蓝色的天空，显得又庄严，又平静。往远处一望那利比亚沙漠，笼着月色，雾茫茫的，好静啊，听不见一星半点动静，只 有三两点夜火，隐隐约约闪着亮光。一恍惚，我觉得自己好象走进埃及远古的历史里去，眼前正是一片世纪前的荒漠。 （杨朔：《金字塔夜月》 《杨朔散文选》第259页）

也许由于这里的山太高，峡谷太深，天空太过狭小，连月亮也上来得很迟很迟。起初，峡里只能感觉到它朦胧的青光，和黄昏连在 一起，而不知在什么时候，它忽然出现在山上。就象从山上生长出来，是山的一部分；象一块巨大的，磨平、发亮的云母石。这时，月亮和山的阴影，对比得异常明显——山是墨一般的黑，陡立着，倾向江心，仿佛就要扑跌下来；而月光，从山顶上，顺着深深的、直立的谷壑，把它那清冽的光辉，一直泻到江面。就象一道道瀑布，凭空飞降；又象一匹匹素锦，从 山上挂起。 （方纪：《三峡之秋》 《方纪散文集》第168页）

我最爱这里的月夜，月光象水一般从天空中泻下来，泻到芭蕉的大叶子上，泻到累累垂垂的木瓜上，泻到成丛的剑麻上，让一切都浸在清冷的银光中。芭蕉的门扇似的大叶子，剑麻的带锯齿的叶子，木瓜树的长圆的叶子，阴影投在地上，黑白分明，线条清晰。（季羡林：《西双版纳礼赞》《朗润集》第27页）

不知在什么时候，月亮已悄悄地升起来了，圆圆的，正落江心。整条江都笼上了一层白蒙蒙的月色，晃荡着细碎的银光。于是江面似乎豁然宽舒了，明丽了，象一幅蒙着一层水蒸气的长镜，而两岸的高楼、大厦、树荫投下的倒影，则是镶在镜框的花边。（关振东：《夜游珠江》《广东散文特写选》第197—198页）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李白：《月下独酌》《李白诗选注》第51页）

老兔寒蟾泣天色，云楼半开壁斜白。玉轮轧露湿团光，鸾珮相逢桂香陌。（李贺：《梦天》《唐诗选》下卷第14页）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江流宛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张若虚：《春江花月夜》《历代诗歌选》第335页）

明月中天，照见长江万里船。月光如水，江水无波，色与天连。（杨慎：《驻马听·舟行》《历代诗歌选》第421页）

淡淡地，幽光
浸洗着海上的森林。

森林中寥寂深深，
还滴着黄昏时分的新雨。

云母面就了般的白云行道，
坦坦地在我面前导引，
引我向沉默的海边徐行。
一阵阵的暗香和我亲吻。

我身上觉着轻寒，
你偏那样地云衣重裹，
你团圈无缺的明白哟，
请借件缟素的衣裳给我。

我眼中莫有睡眠，
你偏那样地雾帷深锁。
你渊默无声的银海哟，
请提起你幽渺的波音和我。

（郭沫若：《霁月》 《新诗选》第一册第71页）

月　亮

北京谚语说："八月十五云遮月，正月十五雪打灯。"去年中秋，此地不曾有月。阴历十四夜，月光灿然。我正想东方谚语，不能适用于西方天象，谁知元宵夜果然雨雪霏霏。十八夜以后，夜夜梦醒见月。只觉空明的枕上，梦与月相续。最好是近两夜，醒时将近黎明，天色碧蓝，一弦金色的月，不远对着弦月凹处，悬着一颗大星。万里无云的天上，只有一星一月，光景真是奇丽。 （冰心：《寄小读者·通讯十七》 《冰心选集》第246 页）

月亮升起来了。呵，鲜红的月亮升起来了。读者诸君，你们看见过沙漠上的月亮吗？沙漠上的月亮是红色的，象落日那样红。

这鲜红的月亮，是辽阔而荒漠的沙漠上的明灯；是恬静的天空里的跳跃的心脏；是这一群旅行者亲昵的伴侣。有了她，人们的愉快变成了狂喜；人们将把疲劳驱逐得一干二净；并且会认为这一次的困难而露营是一生中难得幸福的奇遇！ （草明：《沙漠之夜》 《解放区散记》第9页）

希律：今晚月亮的样子好奇怪。你看她的样子不是很怪吗？她好象一个疯女人，在到处找着情郎，她完全赤身露体。她在霄汉之间脱得赤条条的。那些云彩想去遮盖她的裸体，可是她不愿意。她好象一个喝醉了的女人摇摇晃晃地在云里穿过…… 我想她一定在找情人。……她不是象一个东歪西倒的醉妇吗？她象一个发了疯的女人，是不是？ （〔英〕王尔德：《莎乐美》 《外国独幕剧选》第一册第225页）

希罗底的侍者：你看月亮！你看月亮的样子好奇怪！她好象一个从坟墓里走出来的女人一样。她好象一个死女人一样。人家一定以为她在寻找死人哩。

叙利亚少年：她的样子很奇怪。她好象一个带着黄色的面纱而把白银做脚的小公主。她又好象一个把小白鸽儿做脚的公主。人家一定以为她正在舞蹈着哩。 （〔英〕王尔德：《莎乐美》 《外国独幕剧选》第一册第211页）

(3) 星

疏 星

我凝望天空，有三颗最明亮的星星。轻淡的云，隐起一切的星辰的时候，只有这三颗依然吐着光芒。其中的一颗距那两颗稍远，我当他是我的大弟弟，因为他稍大些，能够独立了。那两颗紧挨着，是我的二弟弟和小弟弟。他两个还小一点，虽然自己奔走游玩，却时时注意到其他的一个，总不敢远远跑开。他们知道自己的弱小，常常是守望相助。这三颗星总是第一班从暮色中出来，使我最先看见，也是末一班在晨曦中隐去。在众星之后，和我道声"暂别"。因此引起了我的爱怜系恋，便白天也能忆起他们来。（冰心：《寄小读者·通讯十三》《冰心小说散文选集》第224—225页）

景泰蓝的天空给高耸的梧桐勾绘出团圆的大叶，新月如一只金色的小舟泊在疏疏的枝桠间。粒粒星，怀疑是白色的小花朵从天使的手指间洒出来，而遂宝石似的凝固的嵌在天空里了。但仍闪跳着，发射着晶莹的光，且从冰样的天空里，它们的清芬无声的霰雪一样飘堕。（何其芳：《秋海棠》《画梦录》第14页）

那光耀特甚的长庚星，已从天边升到了树梢，而大熊星座也极其整齐的，有如斗柄一般，静谧异常的在水面上倒映着，交闪着光辉。（陈翔鹤：《独身者》《陈翔鹤选集》第146页）

在开阔暗蓝的夜空里，
大熊星射出银亮的清光。

极北的寒冷不能使它抖落，
长夜的寂寞也不觉得厌倦。

它以不变的坚贞守住岗位，
向黑暗作着顽强的反抗。

艰苦地在夜里跋涉的人，
你们认不清楚道路迷失了方向吗？

请抬起颓丧的头，
大熊星正举着发光的手在向你指示。

（严辰：《星的歌》 《新诗选》第三册第242页）

繁 星

在晴朗的夜晚，
我仰望着天空，
以天真的欢快数着：
散布在天边，
闪耀在天边，
无数的发着微光的星星。
它们
澄黄的，
微紫的，
或者白色的光彩，
和我的灵魂一起
闪耀着。

（井岩盾：《星》 《新诗选》第三册第108页）

你看呀，
多少年前的星光现在来看我，
你知道牛郎为什么不过天河？
蝎子星座象钓鱼的竹竿

是不是在抱怨天河里钓不住什么？
白鸟星座象一架飞机
老想从天河上飞过老飞不过，
大熊星座围着北极
象一个饭杓要在水里翻过，
八角星怎么缺了一个
像一个天井对着天河
里面的星星点成了水波……

（藏云远：《星星》 《新诗选》第三册第311页）

月亮挂在天上，
星星眨着小眼睛，
象一群顽皮的小孩子，
挤在妈妈的身旁。

月亮挂在天上，
星星映着小眼睛，
象一群顽皮的孩子，
向夜的晋察冀窥望。

（陈辉：《月光曲》 《新诗选》第二册第941—942页）

群星们都深深惊奇，
凝眸注视，长时伫立，
　　他们的眼光都向一个目标看齐；
虽然清晨全部的光辉
和太白晨星，都命令他们引退，
　　他们仍徘徊依恋，不忍离弃岗位；
依然循着轨道，放出光明，
直等救主亲来指示，下了散队的命令。

（〔英〕弥尔顿：《圣诞清晨歌》
《复乐园·斗士参孙》第218页）

高高地从深蓝的天幕
闪烁着千万颗星星，
它们焦灼渴望，又大又聪明，
象美丽的妇女的眼睛。

它们俯视着汪洋大海，
大海上广阔地蒙着一层
放射磷光的绯红的烟霭；
波浪在纵情地沸腾。

（〔德〕海涅：《奴隶船》 《海涅诗选》第152页）

流 星

治平元年，常州日禺时，天有大声如雷，乃一火星几如月，见于东南；少时而又震一声，移著西南；又一震而坠在宜兴县民许氏园中。远近皆星，火光赫然照天，许氏藩篱皆为所焚。是时火息，视地中只有一窍如杯大，极深。下视之，星在其中荧荧然，良久渐暗，尚热不可近。又久之，发其窍，深三尺余，乃得一圆石，犹然，其大如拳，一头微锐，色如铁，重亦如之。（沈括：《梦溪笔谈·陨星》 《历代散文选》第28—29页）

彗 星

孩子们不懂得人事的纠纷，他们爱的是彗星本身。天一黑，他们就在露台上等候，看谁最先发见。这彗星光芒万丈，横贯小半个天宇。在西班牙的天空里，更见得明丽异常。在孩子们看来，象是一个有生命的活物，象是一只其大无朋的乐园神马，头上是一块灿烂的红宝石。（鲍文蔚译：《雨果夫人见证录》第103—104页）

彗星把它那光怪陆离的尾巴伸向茫茫的夜空。一片火红色的亮光掠过，群星失色，惨淡无光。在城市和乡村，在舰船的甲板上和乡间的土道上，焦虑不安的人群麇集在一起，仰望着这位凶多吉少的天外来客。（〔苏〕伊·穆拉维约娃：《安徒生传》第1页）

启明星

象有一阵热浪冲到身上将我推醒，我走出屋外，天将破晓，东面一片红雾迷蒙，再往上看，暗蓝色高空中闪耀着一颗又白又亮的星。（刘白羽：《平明小札》《刘白羽散文选》第290页）

最早出现的启明星，在这深蓝色的天幕上闪烁起来了。它是那么大，那么亮，整个广漠的天幕上只有它一个在那里放射着令人注目的光辉，活象一盏悬挂在高空的明灯。（峻青：《海滨仲夏夜》《秋色赋》第94页）

属于你的是
光明与黑暗交替
黑夜逃遁
白日追踪而至的时刻

群星已经退隐
你依然站在那儿
期待着太阳上升

被最初的晨光照射
投身在光明的行列
直到谁也不再看见你

（艾青：《启明星》《诗选》第一册第198页）

早晨

我望见清醒的天野上，
挂着一颗灰白的小星。

它带着
从凶险的黑夜里，
战斗过来的困倦。

象病危的老人，
吐着最后的喘息。

然而它最快乐，
因为它死在太阳的前面。

（王亚平：《晨星》 《新诗选》第二册第 401 页）

星群随着黑夜凋谢，
晨星却在黎明之前爬上东方。

它披着灰白的衣衫，
睁开虔诚的眼迎接黎明。

它听到树林里第一声鸟叫，
看见草上第一颗露珠滚落。

它照着牛犊去河边饮水，
指引着胡须上挂霜的旅人赶路。

为等待鲜红的朝阳来临，
它浑身激动得不住地发抖。

太阳拨开暗云升起，

它却甘愿在光明的刹那间殉身。

（严辰：《星的歌》 《新诗选》第三册第 243-244 页）

夜晚，我在海滩上睡着了。
一阵凉风把我吹醒，我离开了梦境，
我睁开眼睛，望见一颗晨星。
它在遥远的天空中灿烂夺目，
四面围绕着无边无际的柔软的光辉。

（〔法〕雨果：《晨星》 《雨果诗选》第 29 页）

（4） 穹

空中呢，在这海边的天空是最可爱的，尤其是春秋的时候，晴天的日子那么多，高高的空中，明丽的蔚蓝色，象一片彩色的蓝宝石将这个海边的都市全罩住，云是常有的，然而是轻松的、片段的、流动的彩云在空中时时作翩翩的摆舞，似乎是微笑，又似乎是微醉的神态。绝少有板起青铅色的面孔要向任何人示威的样儿。而且色彩的变化朝晚不同。如有点稍稍闲暇的工夫，在海边看云，能够平添一个人的许多思感，与难于捉摸的幻想。映着初出海面的太阳淡褐色的微绛色的云片轻轻点缀于太空中。午间，有云，晴天时便如一团团白絮随意流荡。午后到黄昏，如果你是一个风景画家，便可以随时捉到新鲜、奇丽的印象。从云彩，从落日的渲染，从海对面的山色上，使你的画笔可以有无穷的变化。 （王统照：《青岛素描》 《散文选》第一册第 522 页）

天上也是皎洁无比的蔚蓝色，只有几片薄纱似的轻云，平贴于空中，就如一个女郎，穿了绝美的蓝色夏衣，而领间却围绕了一段绝细绝轻的白纱巾。我没有见过那么美的天空！ （郑振铎：《海燕》 《散文选》第一册第 502 页）

天象一个蓝色的透明透亮的湖。一朵朵轮廓分明的亚热带仲夏的

白云，象是浮在水面上的白色睡莲，随着微风荡漾。太阳，是如此慷慨地把它的白热的光芒倾泻在地上。（张长：《黄金和翡翠的诗篇》《三色虹》第47页）

随着夕阳的逐渐西沉，天空的霞光渐渐地淡下去了，淡下去了。深红的颜色变成了绯红，绯红又变为浅红，最后，当这一切红光都消失了的时候，那突然显得高而远了的天空，则呈现出一片肃穆的神色。（峻青：《海滨仲夏夜》《秋色赋》第94页）

二 时辰类

（1） 晨

黎 明

当太阳在破晓时光，它呐喊着，打开了黑沉沉宇宙的大门。那时，它红得那样发亮、发烫，然后把红光普照大地。于是大地苏醒了，树叶从沉睡中扬起头，水波从凝静中张开眼，一切曾经被黑夜掩盖了的，都露出了鲜红的笑靥，花朵带着珍珠般露珠，在第一线战颤的阳光中，显得那样的鲜艳可爱。

这时你屏着气息仔细倾听一下吧！

给灌木丛遮着的小河边有轻轻的舀水声，丝毯般细软的草地上响过轻柔的脚步声，鸟在啾啾鸣叫，露珠悄悄滴落在土地上，而红色的黎明，开始了人生的新的一天。（刘白羽：《平明小札》《刘白羽散文选》第 280 页）

逛着，逛着……天渐渐地发出鱼肚色来了。在辉煌的黑市里，撒下来银灰色的光，照在屋顶上，照在货物上，照在人们疲倦的脸上，照在地上……在这银灰色的光里，仍旧闪着迷糊的灯光，憧憧的人影，就象是生活在雾里似的。（周而复：《黑市》《牙灭》第 108-109 页）

天空浅灰色，西北角上浮着几颗失光的星。隔墙的柳条儿静静的飘荡着，一切都还在甜睡中，只有三五只小雀儿唱着悦耳的晨歌，打破了沉寂。……天空渐渐变成淡白的——白的——浅红的——红的——玫瑰色的颜色。雀儿的歌声渐渐高了起来，各处都和奏着。巷外的车声和脚步声渐渐繁杂起来。一忽儿，柳梢上首先吻到了一线金色的曙

光，和奏中加入了鹊儿的清脆的歌声。（鲁彦：《狗》《鲁彦散文选》第15页）

一小时以后，天色渐渐转白了，岸上的景物开始露出明显的轮廓来，船舱里映进了一点亮光，稍稍推开篷，可以望见天边的黑云慢慢地变成了灰白色，浮在薄亮的空中。前面的山峰隐约地走了出来，然后象一层一层地脱下衣衫似的，按次地露出了山腰和山麓。

“东方发白了。”父亲喃喃地念着。

白光象凝定了一会，接着就迅速地揭开了夜幕，到处都明亮起来。现在连岸上的细小的枝叶也清晰了。星光暗淡着，稀疏着，消失着。白云增多了，东边的天上渐渐变成了紫色，红色。天空变成了蓝色。山是青的，这里那里迷漫着乳白色的烟云。（鲁彦：《旅人的心》《散文选》第二册第213页）

啊！多么美丽的初冬的早晨啊！

天，已经破晓，但是还没有升起朝霞。东方已经放亮，四周围的一切，都可以辨认出来；虽然仍旧是很模糊的。淡灰色的天空逐渐转亮。冷清而蔚蓝，几颗残星闪着暗淡的微光，有的已经开始隐去了，剩下的还在拚命地挣扎。河对面仍是莽苍的一片，隐在乳白色的薄雾当中。空气微寒而且湿润，附近的树枝、倒木上，落满了一层银白色的繁霜。过了不久，红光充满了天际，雾气笼罩着森林，变成一片金光闪烁的海。松枝由淡黑转为娇绿，树干由灰褐转为金黄，松叶红得象小火星，繁霜被朝霞映成了粉红色。仅仅一刻工夫，森林里的变化该有多么大呀！（陶尔夫：《伐木者的旅行》《1956特写选》第201页）

……天边发红了，唐鸦在白桦树丛中醒过来，笨拙地飞来飞去；麻雀在暗沉沉的禾堆周围吱吱喳喳地叫。空气清朗了，道路更加看得清楚，天色明净起来，云发白了，田野显出绿色。农舍里点着松明，发出红色的火光，大门里面传出瞌睡朦胧的说话声。这期间朝霞发红了，已经有金黄色的光带扩展在天空中，山谷里缭绕地升起一团团烟雾来，云雀

嘹亮地歌唱着，黎明前的风吹出了，——于是徐徐地浮出深红色的太阳来。阳光象流水一般迸出；你的心象鸟儿一般振奋起来。一切都新鲜、愉快而可爱！四周远处都看得清楚了。（〔俄〕屠格涅夫：《树林和草原》《外国散文选》第106页）

在黯淡的海的线条上，黎明的第一片薄光染上了天空。这薄光逐渐变亮，成为桔红色，四周又镶起灰黄、珊瑚和番红花的颜色。一片澄绿涌现，接着整个天空从灰暗化成浅蓝。在西方的阴影里，戴着雪冠的希拉·涅瓦达群峰轻纱薄雾一般飘动着；东方那微微起伏着的浪花，这时却在水平线上反射出一片金光。无云的海的边缘，赤橙的太阳升起，苍白的月亮在广阔的天际消失了踪影。（〔美〕秀莱·葛兰姆：《黑人歌手罗伯逊》第1页）

晨起动征铎，客行悲故乡。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槲叶落山路，枳花明驿墙。因思杜陵梦，凫雁满回塘。（温庭筠：《商山早行》《唐诗选》下册第254页）

天光还早，
火一般红云露出了树梢，
不住地燃烧，不住地流动；
黑漆漆的大路，
照得闪闪烁烁的，有些分明了。

（朱自清：《送韩伯画往俄国》《新诗选》第一册第156页）

撇下夜的黑梦，
窗外的黎明透进来了，
田垄洗净昏沉的忧郁，
峰峦浴在明丽的晨光里。

（芦荻：《晓歌》《芦荻抒情》第16页）

清　晨

次早复至飞来峰，不入洞而登其巅，远望旭日出海，江湖涌金，晓雾成霞，山岚抹黛，景色变幻，林壑怪奇，自疑此身或恐飞去。（孙嘉淦：《南游记》《西湖游记选》第 27 页）

曾经有多少个清晨，我独自冒着冷去薄霜铺地的林子里闲步——为听鸟语，为盼朝阳，为寻泥土里渐次苏醒的花草，为体会最微细最神妙的春信。啊，那是新来的画眉在那边凋不尽的青枝上试它的新声！啊，这是第一朵小雪球花挣出了半冻的地面！啊，这不是新来的潮润沾上了寂寞的柳条？

静极了，这朝来水溶溶的大道，只远处牛奶车的铃声，点缀这周遭的沉默。顺着这大道走去，走到尽头，再转入林子里的小径，往烟雾浓密处走去，头顶是交枝的榆荫，透露着漠楞楞的曙色；再往前走去，走尽这林子，当前是平坦的原野，望见了村舍、初青的麦田，更远三两个馒头形的小山掩住了一条通道。天边是雾茫茫的，尖尖的黑影是近村的教寺。听，那晓钟和缓的清音。这一带是此邦中部的平原，地形象是海里的轻波，默沉沉的起伏；山岭是望不见的，有的是常青的草原与沃腴的田壤。登那土阜上望去，康桥只是一带茂林，拥戴着几处娉婷的尖阁。妩媚的康河也望不见踪迹，你只能循着那锦带似的林木想象那一流清浅。村舍与树林是这地盘上的棋子，有村舍处有佳荫，有佳荫处有村舍。这早起是看炊烟的时辰：朝雾渐渐的升起，揭开了这灰苍苍的天幕（最好是微霰后的光景），远近的炊烟，成丝的，成缕的，成卷的，轻快的，迟重的，浓灰的，淡清的，惨白的，在静定的朝气里渐渐的上腾，渐渐的不见，仿佛是朝来人们的祈祷，参差的翳入了天听。朝阳是难得见的，这初春的天气。但它来时是起早人莫大的愉快。顷刻间这田野添深了颜色，一层轻纱似的金粉糁上了这草，这树，这通道，这庄舍。顷刻间这周遭弥漫了清晨富丽的温柔。顷刻间你的心怀也分润了白天诞生的光荣。“春”！这胜利的晴空仿佛在你的耳边私语。“春”！你那快活的灵魂也仿佛在那里回响。（徐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桥》《散文选》第一

册第 565-566 页）

一个商埠旁边的清晨。

太阳升上了有二十度；覆碗的月亮与地平线还有四十度的距离。几大片鳞云粘在浅碧的天空里；看来，云好象是在太阳的后面，并且远了不少。

山岭披着古铜色的衣，褶痕是大有画意的。

水气腾上有两尺多高。有几只肥大的鸥鸟，它们，在阳光之内，暂时的闪白。

月亮是在左舷的这边。

水气腾上有一尺多高；在这边，它是时隐时显的。在船影之内，它简直是看不见了。

颜色十分清润的，是远洲山的列树、水平线上的帆船。

江水由船边的黄到中心的铁青到岸边的银灰色。有几只小轮在喷吐着煤烟；在烟囱的端际，它是黑色；在船影里，淡青，米色，苍白；在斜映着的阳光里，棕黄。

清晨时候的江行是色彩的。（朱湘：《江行的晨暮》《散文选》第一册第 655-656 页）

朝晖透过清晨的薄雾，斜射在我的头上、脸上和周身。我站在一个悬崖的边沿，面前的大地象被一刀削去了似地没有了。百尺以下，是咆哮着的流泉，从那峭壁上横斜地伸出野草、杂树和丛竹，它们带着晶莹的露珠在晨风里徜徉。从野草、杂树和丛竹的掩映中，流泉送来破碎的银色的水光；和朝晖的黄金的光，和草树的碧玉的光，错杂，交绥，象狡黠的少女用诚言和谎言织成的情话扰乱你的心曲一样地眩耀着眼睛。

一百种小鸟在树丛里歌唱、蜜语，那是司音的女神在愉快地拨弄灵巧的琴弦。它单纯可又繁复，扰攘同时清幽，庄严而诡谲，平凡亦新奇；低诉里突起一声高歌，短曲中拖出无尽的长调。我想象着一群能言的稚子和学语的婴儿睡醒后的那一片天机的饶舌！

抬头远望，那天边是迤逦的群山。缭绕的白云、疏薄的宿雾、本来

混淆了山影和长空的颜色，抹去了天和地的限界；多谢朝霞的衬映，那限界又重新清晰。从山脚一直到眼前，是一片广阔的田野，菜花和豆麦的颜色装饰着多彩的大地。高低起伏的田垅把地面画成一面不规则的棋盘，蜿蜒的村路和溪流又粗率地把它划破了。

三三五五的村落，隐蔽在葱茏的树荫里；低矮的屋顶冒出缕缕的炊烟。村路上，农夫们挑着箩筐或粪桶走着；牧童赶着牛犊；一匹黄狗正在尾追一匹白狗；女人们蹲伏在水边洗菜，捣衣服，几个还离不开妈妈的孩子在她们背后玩耍；近一点的村子里送来几声断续的鸡啼……

（聂绀弩：《巨像》《散文选》第二册第 729-730 页）

完全是个美丽的早晨。东边山头上的天空全红了，紫红的云象是被小孩用毛笔乱涂出的一样，无意地成了巨大的天使的翅膀。山顶上一团浓云的中间露出了一个血红的可爱的紧合着的嘴唇，象在等待着谁去接吻。西边的最高峰上已经涂上了明耀的光辉。平原上这里那里升腾着白色的炊烟，雾一样。（鲁彦：《旅人的心》《散文选》第二册第 213 页）

次晨是重归北京的第一个早春的早晨。他推开窗子从高楼远眺。他看到白蒙蒙的雾气，轻柔如纱。红霞，云彩，炊烟，袅袅的浮在晴空。霞彩之下，晨雾之中，车马、行人都在树下。红日自朝阳门那儿升起，全城放光。环绕着春色氤氲的三海波光，伸展着这座八百年历史古城。

（徐迟：《火中的凤凰》《徐迟散文选集》第 91 页）

最美丽的，是夏天的早晨。小鸟儿正在枝头唱着晨歌，河风吹着依依的杨柳、青青的小草底时候，太阳从东边蔚蓝的云里爬了出来。她象一个初出浴的少女，羞答答地含着微笑慢慢地移动着；一会儿她的光芒射到江中，江水马上被照得通红，好象涨满了一江血水。渐渐地群山都由金黄而变成赤色了。（谢冰莹：《一个女兵的自传》第 69-70 页）

太阳刚刚升到那遮蔽着东方的、密集的白云上面，四周万物都闪耀

着恬静而喜悦的光辉。我周遭的一切都是这么美妙，而我的心境又是这么轻快而安宁啊……道路宛似一条宽大而奇怪的带子，在那满布着枯萎的余孽、万绿因朝露而莹然发光的田野中间，向前蜿蜒而去。路旁苍郁的柳树，或者年轻的、有着带粘性的细叶的白桦，把长长的、一动不动的阴影，投身在干燥的粘土车辙，和路上的细小的绿草之上……车轮与项铃的单调的音响，并未掩没道旁的云雀的歌声。我们的敞车所特有的、被蠹蚀了的呢子气味，尘土和某种酸素的气味，都给清晨的气息掩盖住了；我心里感到一种快活的冲动，感到一种要做点什么的欲望——这是真正快乐的表征。（〔俄〕L·托尔斯泰：《少年时代》第 6 页）

当万里长空、太阳初放光明——黑夜悄悄地失去踪影：躲进深山的峡谷，隐入岩石的隙缝，藏于密林深处的簇叶中；身披晶莹露珠的小草，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编织出神妙莫测的花边图样；山巅露出甜美的微笑，仿佛是在对转瞬即逝的良宵情影蜜语耳旁：

——不必惊慌，——这是太阳！

海浪高仰起它那白玉般的头颈，面向着太阳问候、致贺，就象那美妙的宫娥向自己的国王施礼、颂歌：

——奴婢拜见陛下，天下一统康乐！

慈祥的太阳笑了：这些顽皮的海浪整夜不停地嬉戏着打漩涡，如今又这般地翻腾着涌波，他们那绿色的服装被揉皱，天鹅绒拖地长裙被冲破。（〔苏〕高尔基：《早晨》《散文》1982年第 11 期第 40 页）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孟浩然：《春晓》《唐诗选》上册第 64 页）

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俱寂，惟闻钟磬音。（常建：《题破山寺后禅院》《唐诗三百首详析》第 153 页）

这纱窗外低荡着初晓的温柔，

霞光仿佛金波掀动，风弄歌喉，
林鸟也惊醒了伊们的清宵梦，
歌声袅袅啭落槐花深院之中。

半圮的墙垣拥抱晕黄的光波，
花架翩飞几片紫蝶似的藤萝，
西天边已淡溶了月舟的帆影，
听呀小巷头飘起一片叫卖声！

（蹇先艾：《春晓》 《新诗选》第一册第 527 页）

（2） 暮

落日含半规，如胭脂初从火出。溪西一带山，俱似鹦绿鸦背青，上有猩红云五千尺，开一大洞，逗出缥天，映水如绣铺赤玛瑙。

日益窅，沙滩色如柔蓝懈白，对岸沙则芦花月影，忽忽不可辨识。山俱老瓜皮色。又有七八片碎翦鹅毛霞，俱黄金锦荔，堆出两朵云，居然晶透葡萄紫也。又有夜岚数层斗起，如鱼肚白，穿入出炉银红中，金光煜煜不定。盖是际天地山川，云霞日采，烘蒸郁衬，不知开此大染局作何制。 （王思任：《小洋》 《历代游记选》第 211 页）

这时，天空上一抹红霞和黑色云朵，渐渐溶成一片，和远山混合一起，最后一线光亮给云朵镶上银色的边，而这也一瞬即逝了，山谷与天空都黑沉沉的了。我们不断地从许多大瀑布前经过，衬着暗夜背景，瀑布象一条从高空倒垂下来的白布。山谷中这里那里闪着点点灯火。

（刘白羽：《珍珠》 《刘白羽散文选》第 240 页）

暮色好象悬浮在浊流中的泥沙，在静止的时候便渐渐沉淀下来。太阳西坠，人归，鸟还林，动的宇宙静止，于是暮色便起了沉淀。也如沙土的沉淀一样，有着明显的界层，重的浊的沉淀在谷底、山麓，所以那儿便先暗黑了。上一层是轻清的，更上则几乎是澄澈的，透明的了。那时

我所坐的庙位在山麓，当然是暮色最浓最厚密的地方，岭腰是半明半暗，而岭的上面和远山的顶则依旧光亮，透明。一只孤独的鹰在高空盘旋着。那儿应该是暮色最稀的地方，也许它的背上还曝着从白云反照下来的阳光呢。鹰是被祝福的，它是最后的被卷入黑暗者，而我则在这古庙之中、香案之下，苦于暮色之包围。（陆蠡：《庙宿》《中国现代散文》下册第163页）

微风吹来，我看着夕阳一点一点从房顶退却，为灰红的暮氛驱走。半山有些无花果树，结满了果实，还有些庞大的仙人掌，活象一堆一堆的巨灵。在我后面，不远是上山电车的圣安来站。海水远处是油蓝，近处碧绿渐渐随着日光的消逝，变了颜色，水面披了一层灰白的雾壳。海湾点缀满了小帆。维苏维吐出的焰烟起初带红，渐渐也叫黄昏克住，遮在一层灰紫的覆巾后面。最后，一切溶于黄昏的迷蒙之中。（李健吾：《拿波里漫游短札》《散文选》第三册第364页）

夕阳沉下去了，带走了山顶最后一抹余辉；薄雾升起来，象一群鸟儿贴着喧闹的牛日河低低盘旋。山风吹响了林涛，发出轻轻的梦呓；流云遮住了明月，露出淡淡的星光。普雄行车公寓进入了一天中最活跃的时刻。（陈建国等：《瞬间》《霞光》第98页）

南疆的傍晚，别有一番风色。那抚拂蓝天的小叶桉，挥舞白云的木麻黄，在山风里婆娑的凤尾竹，以及满山遍岭的栀子花、山茶花、桃金娘，在一片夕照里，都涂上了油画般浓重的色彩。而那赤似火云的木棉花，映衬着晚霞的绚烂光影，把高峻的山岭、苍苍的云天，映得一片通红。好一派南国春色呵！（任斌武：《硝烟过处》《无声的浩歌》第150页）

但是现在黄昏来临了。晚霞象火焰一般燃烧，遮掩了半个天空。太阳就要落山了。附近的空气似乎特别清澈，象玻璃一样；远处笼罩着一片柔和的雾气，样子很温暖；鲜红的光辉随着露水落在不久以前还充

满淡金色光线的林中旷地上；树木、丛林和高高的干草垛上都投射出长长的影子来。……太阳落山了；一颗星在落日的火海里发出颤抖的闪光来。……这火海渐渐泛白了；天空发青了；一个个的影子逐渐消失，空气中充满了烟雾。（〔俄〕屠格涅夫：《树林和草原》《外国散文选》第 108-109 页）

黄昏了。慢慢地，象是偷偷走着地，紫丁香色的阴影落了下来，罩着森林。巨大的日轮在黄金和暗红的血的急流中快烧着了。大路象是死了的灰色的蛇，在静下的田野里躺着。（〔保〕斯米尔宁斯基：《赤脚的孩子》《外国散文选》第 340 页）

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白居易：《暮江吟》《白居易选集》第 231 页）

东皋薄暮望，徙倚欲何依！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牧童驱犊返，猎马带禽归。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王绩：《野望》《历代诗歌选》第 303 页）

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李商隐：《乐游原》《历代诗歌选》第 671 页）

草满池塘水满陂，山衔落日浸寒漪。牧童归去横牛背，短笛无腔信口吹。（雷震：《村晚》《历代诗歌选》第 910 页）

晚云收，夕阳挂。一川枫叶，两岸芦花。鸥鹭栖，牛羊下，万顷波光天图画，水晶宫冷浸红霞。凝烟暮景，转晖老树，背影昏鸦。（徐再思：《普天乐·西山夕照》《元散曲选注》第 244 页）

夕阳天际红烧，

海边滚滚落潮。

一群水鸟飘过，
晚风轻送归桡。

金波银波潋滟，
锦鳞紫蟹妖娆。

（芦荻：《归渔》 《芦荻抒情》第 68 页）

在西方夕阳泛出的余辉
还在乌云的边缘燃烧着，
它总不愿意爽爽利利地
把阴沉的天际让给明月；
但霞光很快就要熄灭了……

月亮已高高地升上天空。
这时候只有两三片浮云
把它环绕着……那就是这个
白净的面庞儿可以拿来
打扮自己的全部装饰品。

（〔俄〕莱蒙托夫：《我喜爱连绵不断的青山》 《莱蒙托夫诗选》第 114 页）

黄昏了。太阳在金黄的云朵上飞着，
落在紫色的西山后面。
在干燥的大海——无边的平原上，
烟霭已经遮掩了天边。
岩石，象是御座上紫色的垫子，
也变红了，闪着最后的光辉。

（〔匈〕裴多菲：《仙梦》 《裴多菲诗选》第 60 页）

（3） 夜

月 夜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苏轼：《赤壁赋》 《历代散文选》第 295 页）

且暮皆宿，于时九月，天高露清，山空月明，仰视星斗，皆光大，如适在人上。窗间竹数十竿，相摩戛，声切切不已。竹间梅棕，森然如鬼魅离立突鬓之状…… （晁补之：《新城游北山记》 《宋代散文选注》第 119 页）

民五仲秋，南海康先生宴集云林，饭后相与枕藉冷泉亭畔，仰望明月，正挂峰头，顿觉山高月近，山若高不可攀，月则举手可扪。或蔽以浮云，又疑山岳摇动，崖前造像，似与吾辈相拱揖也。既而乘兴夜上韬光，微露沾衣，风篁成韵，敲月下之僧门，惊林中之宿鸟，此时佳兴，久要不忘，更非寻常之眺赏可比也。有时游侣二三，徘徊堤上，上弦初月，悬诸林杪，影薄光寒，凄清悲悄。又或无月，仅见星光。渔火二三，闪烁林薄。湖水微明，山影全暗，窈冥之中，隐然可睹。此时静坐湖滨，心境俱寂。或扁舟湖上，回首见万家灯火，则又是一番景象矣。 （袁道冲：《最忆是西湖》 《西湖游记选》第 53 页）

其时云影翻开，露出冷冰冰亮晶晶的一轮明月，四围还拥着寒雾，好象美人出浴披着轻纱软帔似的；马路旁寒林挺立，一排一排的武装着银铠银甲，万树枝头都放出寒浸浸的珠光剑气——贪看着寒月雪影，竟忘告诉车夫，走错了路。 （瞿秋白：《饿乡纪程》 《中国报告文学丛书》

第一辑第二分册第 48 页）

夜间睡在平坦戈壁的帐幕里，中秋刚过的明月，从帐幕口上呈现她庄丽的花容。她中间的阴影，仿佛是中国的地图。这海棠形的阴影，漫漫的从东北角上发出一道白云，向西南和西面侵蚀。阴影北部有一条蜿蜒的黑线，仿佛是我们的长城，黑线南面许多有力的黑点彼此冲突，弄得那块阴影充满着乌烟瘴气。而黑线的东北和东端，白云却非常猖獗的发展，浸假北半部阴影将全部消解。后来全部阴影骚动，南半部阴影逐渐统一化，配合着白云下零星黑点，向东北推移，很快就见到那片白云退出海棠形阴影之外。（范长江：《塞上行》《中国报告文学丛书》第二辑第一分册第 287-288 页）

一场热带的豪雨刚过，汹汹涌涌的大西洋霎时洒满千万点金星，云破处，却见一轮明月高悬当头。雨季到了尾梢，正是非洲的十月的夜晚。海风袭来，沿岸的椰子树抖着大叶子，发出一片萧萧瑟瑟的沙声。论风景，这一带美到极点，尤其是眼前那座岛屿，半遮半掩在波光月影里，周身披满羽毛也似的杂树，翠盈盈的，蒙着层怪神秘的色彩。（杨朔：《晚潮急》《杨朔散文选》第 302 页）

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虫声新透绿窗纱。（刘方平：《夜月》《唐诗选》上卷第 204 页）

沙上并禽池上暝，云破月来花弄影。重重帘幕密遮灯，风不定，人初静，明日落红应满径。（张先：《天仙子》《宋词三百首笺注》第 9 页）

灯火钱塘三五夜，明月如霜，照见人如画。……火冷灯稀霜露下，昏昏雪意云垂野。（苏轼：《蝶恋花·密州上元》《苏轼选集》第 149 页）

新月娟娟，夜寒江静山衔斗。起来搔首，梅影横窗瘦。（张元干：《点绛唇》《宋词三百首笺注》第120页）

江山自雄丽，风露与高寒。寄声月姊，借我玉鉴此中看。幽壑鱼龙悲啸，倒影星辰摇动，海气夜漫漫。涌起白银阙，危驻紫金山。　　表独立，飞霞珮，切云冠。漱冰濯雪，眇视万里一毫端。回首三山何处，闻道群仙笑我，要我欲俱还。挥手从此去，翳风更骖鸾。（张孝祥：《水调歌头·金山观月》《唐宋词选注》第397页）

清幽的银夜，似秋霜匀染了灰蓝的风景。寒鸦在朦胧的树梢正呻吟着林边的呓语。

……那夜是芬芳快意，月亮正悬在偏东。

……那夜是依恋不爽，月亮正悬在正中。

今夜，月亮偏西的时候，从寒鸦的口里知道以前尽是迷梦。……而银白的月亮还是亮得如水，照着我泪满了双瞳。

清幽的银夜，似秋霜匀染了灰蓝的风景。寒鸦在朦胧的树梢正呻吟着星边的呓语。（焦菊隐：《银夜》《新诗选》第一册第439-440页）

午夜的月光在编织，
海波上明亮的锁链；
海的胸膛轻轻起伏，
恰似一个婴儿安眠……

（〔英〕拜伦：《乐章》　《拜伦抒情诗选》第86页）

天越来越黑，北风吹得更冷。
大地在烟雾的笼罩之中。
在高空里月亮被雾气浸没了，
从周围的黑云里只露出半只眼睛。
世界象一个高高的圆顶大厦，

天空象一个活动的穹窿，
灰白的月球象一个窗，放走了白天的微明。

（〔波〕密茨凯维奇：《格拉甫娜》
《密茨凯维奇诗选》第 131 页）

星 夜

这上面的夜的天空，奇怪而高，我生平没有见过这样的奇怪而高的天空。他仿佛要离开人间而去，使人们仰面不再看见。然而现在却非常之蓝，闪闪地映着几十个星星的眼，冷眼。他的口角上现出微笑，似乎自以为大有深意，而将繁霜洒在我的园里的野花草上。（鲁迅：《秋夜》《鲁迅全集》第二卷第 162 页）

夜是美的。黑暗与沉寂的美。从篷隙里望出去，看见一幅黑布蒙在天空上，这里那里镶着亮晶晶的珍珠。两岸上缓慢地往后移动的高大的坟墓仿佛是保护我们的炮垒，平躺着的草扎的和砖盖的棺木就成了我们的埋伏的卫兵。树枝上的鸟巢里不时发出嘁嘁的拍翅声和细碎的鸟语，象在庆祝着我们的远行。河面上一片白茫茫的光微微波动着，船象在柔软轻漾的绸子上滑了过去。船头下低低地响着淙淙的波声，接着是咕呀咕呀的前桨声和有节奏的嘁嚓嘁嚓的后桨拨水声。清冽的水的气息，重浊的泥土的气息和复杂的草木的气息在河面上混合成了一种特殊的亲切的香气。（鲁彦：《旅人的心》《散文选》第二册第 212 页）

满天的繁星在树梢头辉耀着；黑暗中，四周都是黑黝黝的树影；只有东面的一池水，在微风中把天上的星皱作一缕缕的银波，反映出一些光辉来。池边几丛芦苇和一片稻田，也是黑黝黝的；但芦苇在风中摇曳的姿态，却隐约可以辨认。（贾祖璋：《萤火虫》《散文选》第二册第 336 页）

夜中绝好，是最难忘之一夜。在众香国中，花气氤氲。我请护士将

两盏明灯都开了，灯光下，床边四周，浅绿浓红，争妍斗媚，如低眉，如含笑。窗外严净的天空里，疏星炯炯，枯枝在微风中，颤摇有声。我凝然肃然，此时此心可朝天帝！ （冰心：《寄小读者·通讯九》 《冰心选集》第209页）

天色是午夜蓝，星光灼灼。武汉市已熄灯睡眠。隔江那一片璀璨的灯火，暗淡了下来。只有长江上的一串珍珠项圈依然那样晶耀。江上的水气升腾。蒙上了水气，灯火便象映眼睛似的闪动。驶过一长列的火车，在深夜的静谧的空气中，轨道上的隆隆声和汽笛似乎扩大了许多。 （徐迟：《牡丹》 《徐迟散文选集》第357页）

远远的街灯明了，
好象闪着无数的明星。
天上的明星现了，
好象点着无数的街灯。

我想那缥缈的空中，
定然有美丽的街市。
街市上陈列的一些物品，
定然是世上没有的珍奇。

你看，那浅浅的天河，
定然是不甚宽广。
我想那隔河的牛郎织女，
定能够骑着牛儿来往。

我想他们此刻，
定然在天街闲游。
不信，请看那朵流星，
那怕是他们提着灯笼在走。

（郭沫若：《天上的街市》　《新诗选》第一册第 72-73 页）

哦，太空！怎么那样地高超，自由，雄浑，清寥！
无数的明星正圆睁着他们的眼儿，
在眺望这美丽的夜景。
十里松原中无数的古松，
尽高擎着他们的手儿沉默着在赞美天宇。
（郭沫若：《夜步十里松原》　《新诗选》第一册第 60 页）

夜，
漆黑的，
　有些忧郁。
星星，
颤抖在蓝色的天空，
　象要滴下孤寂的泪。
（袁勃：《黑夜与少女》　《袁勃诗文选》第 121 页）

天空闪耀着明星万颗，
清水中映出一湾银河；
西方又挂起半轮新月，
一片清辉照白了山坡。

崖下正燃着几点渔火，
金光缕缕照彻了深沱；
半山里传来一阵钟声，
蓦地飞起两三只天鹅。
（曹葆华：《夜歌》　《新诗选》第二册第 62 页）

星星迈着金脚漫游，
胆子小，步履轻，

大地睡在夜的怀里，
它们怕把它惊醒。
静默的树林在倾听，
一片叶，一个绿耳朵！
山好象在做梦，
伸出它影一般的胳膊。

（〔德〕海涅：《星星迈着金脚漫游……》 《海涅诗选》第 58页）

风 夜

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 （岑参：《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 《历代诗歌选》第 431 页）

曳杖危楼去，斗垂天，沧波万顷，月流烟渚。扫尽浮云风不定，未放扁舟夜渡。宿雁落，寒芦深处。怅望关河空吊影，正人间，鼻息鸣鼙鼓，谁伴我，醉中舞。 （张元干：《贺新郎·寄李伯纪丞相》 《历代诗歌选》第 821 页）

半夜里，黑幕挂在山峭，
月隐了，繁星也失掉。
天空，天空里漆黑的云团在滚动，
那狂风，狂风在人间骚扰！
沙……沙……沙……
号……号……号……

半夜里，沉重的黑幕遮住全村，
不分明，纵是溪流通过了村心。
显出一边是毗邻着的黑的屋脊，
一边是广阔的田野，阡陌层层的。
断断续续的水声好似锣音，

那狂风，狂风里更夹杂着
稀疏的，稀疏的吠声。
　沙，沙沙沙……
　汪，汪汪……
　号，号号……

（萧风：《茫茫夜》　《新诗选》第二册第 97-98 页）

雨　夜

一只最小的游艇从岸边解缆下去，飞飘的雨丝中，微挟着春夜的冷意。湖水在岸边尚反映出浓绿的颜色；及至我们的船“放乎中流”的时候，湖水便同深墨了！这时已近中夜，雨虽落得不大，可还是点点滴滴的在船篷上作响，满湖里已没有一点灯光。我同菊农分坐在小的木桌两旁，除却舟子以外，船上只有一壶龙井茶及葡萄酒与一大盒酸制的嘉应子了！漾着的小艇，漾着的心情，漾着的我们两个浮泛的生命，在这个春雨之夜的朦胧的幕下，远了！渐渐的远了！模糊的远了！从来处的电光楼台及时有喧哗的人语，都似秋江夜泊的隔林渔火，若有若无。本来不想到任何去处的，随着它浮泛去吧！只捡深暗幽秘去藏此舟。经过锁澜桥，离去了白堤的暗影。桨声与船头尾触着的水波相互作响，静极的微声似我们的灵魂在背后小语。泛到湖心亭外，几行烟柳都在沉睡；暗影中的亭子，也被染上黑色的睡衣；只有小犬的吠声来欢迎我们这一只孤零零的游艇。　（王统照：《西湖上的沉醉》　《西湖游记选》第 64 页）

微风萧萧吹菰蒲，开门看雨月满湖，舟人水鸟两同梦，大鱼惊窜如奔狐。　（苏轼：《舟中夜起》　《苏轼诗选》第 156 页）

雪　夜

天色暗了下来，江滨之城的天空笼罩着蔷薇色的夜幕，马路两旁的树木挂着晶莹的冰花。路是白的，雾是白的，他们呼出的呵气也是白的。路灯的光晕辉映出姑娘脸上柔和的曲线，透过清爽的夜色看着新

结识的伴侣，更给人一种隔雾看花的感觉，好象圣洁的仙女依在他的身旁。（理由：《浪子》《痴情》第 182 页）

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卢纶：《塞下曲》《历代诗歌选》第 503 页）

静夜

这夜是这样的宁静、这样的柔和。右边，动物园墙外的一行葱郁的柳树，笼罩在夜色之中，显得一片墨绿。隐约的灯光里，站着一长排的人，在等公共汽车。他们显然是游过园，或是看过电影，微风送过他们零星的笑语……

左边，高大的天文馆，也笼罩在夜色里，那乳白色的门墙，倒更加鲜明了。从那幽静的小径上，我们听到清脆的唧唧的虫声。

月亮从我们背后上来了。前面的广场上，登时洒上一层光影。天末的一线的西山，又从深灰色慢慢地转成淡紫……（冰心：《国庆节前北京郊外之夜》《小桔灯》第 29 页）

一片寂静包裹着整个山林、田园、天和分娩的大地。只有秋虫的鸣声互相和谐着、响应着。眉月出现了一下，立刻又消失了。树林和外面的黄金稻都沉没在黑暗与睡眠中。（徐迟：《狂欢之夜》《徐迟散文选集》第 13 页）

巴马科之夜是平静的，平静得象是一潭止水，令人想不到身处闹市之中。高大的芒果树，局促在大树下的棕榈树，还有其他的开红花、开黄花的不知名的树，好象是都松了一口气，伸开了肥大的或者细小的叶子，尽情地享受夜风的清凉。它们也毫不吝惜地散发出浓郁的香气，这香气仿佛充塞了黑暗的夜空。中午将近摄氏五十度的炎热似乎还给它们留有余悸，趁这个好时候赶快松散一下吧，这样就能积聚更多的精力，明天再同炎阳搏斗。（季羡林：《巴马科之夜》《朗润集》第 125 页）

此时星月在天，冰河雪霜与星光月影相映射，整个大地披上了深银灰色的外景。一小队夜行的征夫，纵马于高岗浅阜之间，此时万籁无声，只有偶然的马蹄触石声，与我们同行者问答声，才是打破寂寞的唯一音响。（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中国报告文学丛书》第二辑第一分册第102页）

这里没有教堂塔顶的钟声，附近也没有居民，鸟儿一停止了歌唱，绝对的静寂就和夜晚一齐来到。在这里，初夜和深夜没有多大差别。在加尔各答，不眠之夜象一条黑暗的缓流的大河；你仰卧在床上的时候，能够数出它流过的种种声音。但是在这里，夜晚象一片阔大静止的湖水，安稳地睡着，一点动静都没有。当我昨夜辗转反侧的时候，我感到就象包围在浓厚的止水里一样。（〔印〕泰戈尔：《孟加拉风光》《外国散文选》第528页）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张继：《枫桥夜泊》《历代诗歌选》第494页）

星河悄悄流
　月色凉如许！
草儿扶白露同眠
　芦叶捉清风私语。

（田汉：《七夕》《新诗选》第一册第249页）

在一个寂寞的仲夏夜，
尖尖新月钩破薄薄云浆，
闪出三颗小星发着泪光。
一位好心肠的警察
　依着桥栏做梦。

黑黑的河水默默地流，
流呀流过夜船千百艘。
入梦的船儿无声无息，
只是温柔的点着头，点着头……

（倪海曙：《苏州河之夜》　《杂格咙咚》第 24 页）

白日消逝了！——夜的黑暗
好象用殓衣把天穹掩盖起来。
在那里一点一点发亮的东西
在黑暗中闪闪烁烁，不断地转动着，
我们的大地也在它们中间转动；
大地上一切都揽进了沉静的怀抱，
都入睡了……

（〔俄〕莱蒙托夫：《夜》　《莱蒙托夫诗选》第 19 页）

鸟儿不再叫了。到处是一片幽静。
轻梦用翅膀吹闭上了你的眼睛。
花儿睡觉了，疲倦地低垂着头，——
　　祝你晚安！

只有在草丛里，小溪潺潺细语——
就象是一首甜美的民歌在流响。
森林沉睡啦。周围静寂无声，——
　　祝你安眠！

天鹅摇摆着，在平静的水面上，
在菖蒲的阴影里假寐……
轻一点！好让深深的梦
　　将他笼罩！

月亮升起来啦，于是阴影
愈来愈黑暗，愈来愈短促。
一切都是梦想，一切都是幻景……
祝你晚安！

（〔罗〕爱明尼古斯：《祝你晚安》　《外国诗歌选》第 460 页）

暗　夜

天上满布着云，星也不看见，丝毫物影都没有，深晚呵，又 悲哀又沉寂。小孩子的足音是唯一的神秘的“动”。四围为什么这样静？——小孩子背后跟着就是无声的夜，披着黑氅，——愈 看他愈远。

黄昏已经畏缩，赶紧拥护一切城头塔顶，雁行的房屋，拥抱在 自己的怀里。园圃，树木，烟突，一切一切都渐渐的黑，渐渐的消灭，始 终镇压在夜之黑暗里。（瞿秋白：《那个城》　《瞿秋白文集》第 一卷第 225 页）

正是秋夜时分，龙泉寺边的深林丛树时时送出秋声，一阵一阵 萧萧的大有雨意，也似催人离别。满天黑云如墨，只听得地上 半枯的秋草，嗖嗖作响。那条街上，人差不多已经静了，只有一星两 星洋车上的车灯，远远近近的晃着。（瞿秋白：《饿乡纪程》　《瞿秋白文集》第 一 卷第 20 页）

这时，白昼已尽，黑夜在高蹦的岩峰和挺拔的雪松 之上，撒开了一张黑色的大网。白天看来浓绿秀丽的峰峦，现在变成了 黑漆漆的大怪物，横在队伍的前头。（李钧龙：《在 丛 林 地 带》　《散文选》第 447 页）

月落江路黑，前村人语稀。几家深树里，一火 夜渔归。（项斯：《江村夜归》　《唐人绝句精华》第 238 页）

有密密的毡儿，

遮住了白日里繁华灿烂。
悄没声的河沿上，
满铺着寂寞和黑暗。

只剩城墙上一行半明半灭的灯光，
还在闪闪烁烁地乱颤。
他们怎样微弱！
但却是我们唯一的慧眼！

（朱自清：《北河沿的路灯》 《新诗选》第一册第 153 页）

夜

一眼望去，疏疏的林，淡淡的月，衬着蓝蔚的天，颇象荒江野渡光景；那边呢，郁丛丛的，阴森森的，又似乎藏着无边的黑暗。令人几乎不信那是繁华的秦淮河了。但是河中眩晕的灯光，纵横着的画舫，悠扬着的笛韵，夹着那吱吱的胡琴声，终于使我们认识绿如茵陈酒的秦淮水了。此地天裸露着的多些，故觉夜来的独迟些；从清清的水影里，我们感到的只是薄薄的夜——这正是秦淮河的夜。 （朱自清：《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散文选》第一册第 420 页）

今夜林中月下的青山，无可比拟！仿佛万一，只能说是似娟娟的静女，虽是照人的明艳，却不飞扬妖冶；是低眉垂袖，璎珞矜严。

流动的光辉之中，一切都失了正色：松林是一片浓黑的，天空是莹白的，无边的雪地，竟是浅蓝色的了。这三色衬成的宇宙，充满了凝静，超逸与壮严；中间流溢着满空幽哀的神意，一切言词文字都丧失了，几乎不容凝视，不容把握！ （冰心：《往事》(二) 《散文选》第一册第 325 页）

那夜，轻柔得象湖水，隐约得象烟雾。红灯放着温暖的光。 （冰心：《南归》 《冰心选集》第 322 页）

当我正为夜色降临而惋惜的时候，黑夜里的长江却向我展开另外

一种魅力。开始是，这里一星灯火，那儿一簇灯火，好象长江在对你眨着眼睛。而一会儿又是漆黑一片，你从船身微微的荡漾中感到波涛正在翻滚沸腾。一派特别雄伟的景象，出现在深宵。我一个人走到甲板上，这时江风猎猎，上下前后，一片黑森森的，而无数道强烈的探照灯光，从船顶上射向江面，天空江上一片云雾迷蒙，电光闪闪，风声水声，不但使人深深体会到"高江急峡雷霆斗"的赫赫声势，而且你觉得你自己和大自然是那样贴近，就象整个宇宙，都罗列在你的胸前。水天，风雾，浑然融为一体，好象不是一只船，而是你自己正在和江流搏斗而前。（刘白羽：《长江三日》《现代游记选》第415—416页）

夜间，九时余——从前面漆黑的夜幕中，看见很小很小几点亮光。人们指给我那就是长江大桥，"江津号"稳稳地向武汉驶近。从这以后，我一直站在船上眺望，渐渐的渐渐的看出那整整齐齐的一排象横串起来的珍珠，在熠熠闪亮。我看着，我觉得在这辽阔无边的大江之上，这正是我们献给我们母亲河流的一顶珍珠冠呀！……再前进，江上无数蓝的、白的、红的、绿的灯光，拖着长长倒影在浮动，那是无数船儿在航行，而那由一颗颗珍珠画出的大桥的轮廓，完全象升在云端里一样，高耸空中，而桥那里，灯光稠密的简直象是灿烂的金河，那是什么？仔细分辨，原来是武汉两岸的亿万灯光。（刘白羽：《长江三日》《现代游记选》第423页）

夜降临时就给白日的忧虑蒙上了一层薄纱；把这大城市腐烂的两颚合上了。我们那大街上渐渐安静下来，我不再听到那恶魔在远处嚎气了。梦之神苏醒了。（〔法〕罗曼·罗兰：《母与子》《外国散文选》第55页）

呆在家里过夜是死气沉沉、单调乏味的。但在野外，有星辰、露水和花草芬芳的伴随，有大自然景象的变化，时光消磨得十分轻松。如果说把人们窒息在四壁幔帏之中简直是一种慢性杀戮，那么只有在野外露宿的人才可能有恬适的睡眠。整个夜晚，人们都能听到大自然深沉

而酣畅的鼻息，即使是大自然憩息的时候，她仍然在活动，在微笑。深居简出的人体会不到这样活跃的时刻：沉睡的大地苏醒时，整个露天世界就动起来了。那时节雄鸡首先鸣啼，要说它在宣告黎明来临，不如说它象个快活的更夫在催时辰。牛群在牧场上醒来，羊儿在洒满露珠的山腰上吃草，又把新窝迁到羊齿草丛之中。和鸟兽作伴、漂泊无家的人，睁开惺忪的睡眼，注视着这夜的美景。（〔英〕史蒂文生：《松林一夜》《散文》1981年第7期第19页）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辛弃疾：《西江月》《历代诗歌选》第873页）

睡眠把她的手指按在大地的眼睛上了。
乌鸦的巢已经归于沉寂，竹叶的微语声也静下去了。
从田野里归来的劳动者，在院子里摊开了席子了。

（〔印〕泰戈尔：《园丁集》第43页）

三 季节类

（1） 春

早 春

廿二日，天稍和，偕数友出东直，至满井。高柳夹堤，土膏微润，一望空阔，若脱笼之鹄。于时冰皮始解，波色乍明，鳞浪层层，清澈见底，晶晶然如镜之新开，而冷光之乍出于匣也。山峦为晴雪所洗，娟然如拭，鲜妍明媚，如倩女之靧面，而髻鬟之始掠也。柳条将舒未舒，柔梢披风。麦田浅鬣寸许。游人虽未盛，泉而茗者，罍而歌者，红装而蹇者，亦时时有。风力虽尚劲，然徒步则汗出浃背。凡曝沙之鸟，呷浪之鳞，悠然自得，毛羽鳞鬣之间，皆有喜气。始知郊田之外，未始无春，而城居者未之知也。 （袁宏道：《满井游记》 《明代散文选注》第127-130页）

愁惨的阴云已经散尽，凝静的死雪已经化完，赤色的莫斯科渐渐融陶于明媚的春光。蔚蓝的天色，堆锦的白云，春气欣欣，冷酷的北地风雪已化为乌有了。基督救主庙壮丽的建筑，辉煌的金顶，矗立云际，依然昂昂突显神秘的奇彩。庙旁旷园，围着短短的灌林，初春的花草，鲜黄嫩绿，拂拭游春士女的衣袂。 （瞿秋白：《赤都心史》 《中国报告文学丛书》第一辑第二分册第107页）

春光在万山环抱里，更是泄露得迟。那里底桃花还是开着；漫游的薄云从这峰飞过那峰，有时稍停一会，为的是挡住太阳，教地面底花草在它底荫下避避光焰底威吓。

岩下底荫处和山溪底旁边满长了薇蕨和其它凤尾草。红、黄、蓝、

紫的小草花点缀在绿茵上头。（许地山：《春底林野》《散文选》第一册第402页）

还是阳历二月底，但赣南的春天竟来得这么早，满眼桃红李白，碧绿生青。杜鹃花映山红，杨梅花星星点点，梧桐树上的白花怒放着红蕊，棠梨花结成白色的绣球，伸出在两树之间。杉树上的木菌，长成圆凳似的。生命是多么旺盛呵！（茵子：《山中》《素花集》第36页）

从旧历二月起，江南很快脱去了冬日的萧索景象，换上艳丽的春装。菜黄、麦秀、柳青、桃红、墙白，到处组成一幅色彩鲜明的图画，远山似在雾中飘浮着，每一人家常常是流水萦回和垂柳环绕，当面又是一块明镜似的池塘，这仿佛是经过人工安排的花园；尤其在湖泊地区，月光之下湖水盈盈，景物更为秀丽。（陈敬：《江南抗战之春》《散文选》第三册第109页）

春天象是一位童话里面美丽的仙女，它从海洋上跃登海南岛，又从海南岛跃登大陆南端，一路向北传递春天的消息。她所到之处，冰雪融了，树木抽芽了，鲜花开放了，冬眠的动物睁开惺忪睡眼醒过来了。虽然从南到北，从雷州半岛到黑龙江流域，路程遥远，这位美丽的仙女也得跑上五六个月。但是，一到立春，她已经越过广州北去了。她走过的道路，马上变成了一条五彩路，鹅黄嫩绿，老紫娇红，叶儿花儿都充满了生机。那些铃状的花朵，象吊钟花之类，仿佛在发着一阵微妙的声音，象一个个带有野性的小姑娘那样放纵地笑喊道："春天来啦，春天来啦！"（秦牧：《春天的色彩和声音》《长河浪花集》第94页）

南国早春，在温煦的阳光之下，田野里东一片，西一片，都是菜园。芥兰开满了白花，白菜簇生着黄花，椰菜在卷心，枸杞在摇曳，鹅黄嫩绿，蝶舞蜂喧，好一派艳阳天景色！（秦牧：《古战场春晓》《长河浪花集》第44页）

今年二月，我从海外回来，一脚踏进昆明，心都醉了。我是北方人，论季节，北方也许正是搅天风雪，水瘦山寒，云南的春天却脚步儿勤，来得快，到处早象催生婆似的正在催动花事。（杨朔：《集花赋》《杨朔散文选》第208页）

现在，它（春天）已挑展眉梢，浑身活气。解冻的冰河哗哗流去，一块块透明的浮冰，在水面上旋转、浮沉。消冻的滩道又成了鼓囊囊的田地，公路旁和河沿上的树干抹绿泛紫。连远处沙丘上的鳞状霜雪，也象羊脂玉那么滋润、柔美。（魏钢焰：《晨笛》《绿叶赞》第130页）

我想，说不定春姑娘正穿过满天阴霾、迎着冷风苦雨，艰难地跋涉在阿尔卑斯山的幽壑曲径、行进在多瑙河畔的高速公路上吧？……诚然，路边的迎春花开了，河畔的柳条儿暴芽了，街心花园的灌木丛透出了绿生生的叶片，给人以一点欣悦和慰藉。但红花没有雪花多，雨丝更比柳丝长。我甚至担忧地想：嫩弱的春姑娘，难道你在行进的道路上，受到了野兽的伤害或是在车祸中被撞伤了么？……乡野的春色毕竟浓一些，随着起伏的山势，一簇簇的森林绿得很深沉；绿茵茵的草地上，点缀着红的、黄的、白的小花。这个内陆国家的自然风景，倒常常使我想起辽阔的蓝色的海洋，那兀立在山顶上的辉煌的教堂、瘦削的古堡，很象是突出在海面上的小岛和礁石。我的心中升起了一种惋疚的感情，觉得自己是误会了维也纳的春天。热爱春天，光等待是不行的，应该勇敢地去寻找和追赶春天……（顾炯：《春之恋》《风物·友谊·情思》第137-139页）

当然，阿尔卑斯山不全都是冰雪，当春天的脚步来临的时候，雪线慢慢上升，它的峰峦虽然仍在雪线之上，但是山坡山腰，渐渐露出了新绿草地，草地之上是一带树林，树林与雪巅之间便是生机勃勃的阿尔卑斯牧场。千百条小川蜿蜒曲折地由山的四周流来，泉水潺潺，沟隙小洞中旋流着溶雪，然后汇成许多蔚蓝色的湖泊。小的如行潦，大的可以驶汽船。山谷中的阿尔卑斯草地，这时长出一片片的鲜花，最美的是阿

尔卑斯玫瑰，它在绿色的草丛中显得更加艳丽。牛群静静地在柔茵里吃着嫩草，它们吃了一冬干草，猛然换了口味，也显得特别高兴，丁冬的牛铃在山谷里回响。（王纬：《阿尔卑斯号角》《海外萍踪》第34页）

春天来了，来得特别迟，五月天，春天冒着风雪来了。风雪卷着流云，卷着雪粉，卷着蓝色的细雨，掠过树海，给森林染上了绮丽的色彩。赤桦穿着紫红的衣裳，白桦披着浅蓝的轻纱，云杉垂挂着象绿绒线织的小绣球，杜鹃树长出了一瓣瓣的嫩芽；山桃吐出粉红花，野樱桃绣满了白花，还有不知名的野果开了紫蓝花……森林天天在换衣裳，日日在打扮；画家也难捉摸这出奇的、变幻无穷的色彩。（傅仇：《森林的春天》《森林炊烟》第7页）

正是早春天气，想不到几阵寒潮，竟飞了一场雪粉，粤北山区，气温骤然降到了零度。高点的山头峰巅，都白皑皑的，戴了顶雪帽子，背阴坡当风的电线杆子上，也留着一层薄薄的冰凌，这在广东倒不多见。虽则说不上搅天风雪，但这山，这水，挺拔秀美之中，分明还透着点清冷，严峻，甚至还带些憔悴。严冬刚刚过去，元气尚未恢复，原也难怪。然而客观规律是谁也违反不了的，严冬肆虐逞威的日子终究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兴许还有一场两场寒流，还想反扑一番，抖抖余威，可哪里挡得住春天的脚步！不信，且看那乱石宿莽之间，刚冒出土的浅草已经泛出一派新绿；悬崖绝壁之上，更时不时吐出丛丛簇簇的彩霞，照得人眼亮——高山杜鹃也绽开了笑靥，报道着春天的讯息。（周敏：《早春》《花期》第1-2页）

……在早春的日子里，当四周一切都发出闪光而逐渐崩裂的时候，通过融解的雪的浓重的水气，已经闻得出温暖的土地的气息；在雪融化了的地方，在斜射的太阳光底下，云雀天真烂漫地歌唱着，急流发出愉快的喧哗声和咆哮声，从一个溪谷奔向另一个溪谷。（〔俄〕屠格涅夫：《树林和草原》《外国散文选》第113页）

风和日丽。春光明媚。春鸟和交嘴雀同声歌唱。雪地上结的冰壳宛如玻璃，从滑雪板下面发出裂帛声飞溅开去。小白桦树林衬着黑暗的云杉树林的背景，在阳光下幻成粉红色。太阳在铁皮屋顶上开了一条山区冰河似的，水从那里面象在真正的冰河中一样流动着，因此那冰河便渐渐往后面退缩，而冰河和屋檐之间的那部分晒热的铁皮却愈来愈扩大，露出原来的颜色。细小的水流从暖热的屋顶上倾注到挂在阴冷处的冰柱上。那水接触到冰柱以后，就冻住了，这样，在早上，冰柱就从上头开始变粗起来。当太阳抹过屋顶，照到冰柱上的时候，这儿的严寒消失了，冰河里的水就顺着冰柱跑下来，金色的水珠一颗一颗地往下滴着。各处屋檐上都一样，黄昏前全城都滴着金色的有趣的水珠。（〔苏〕普里什文：《林中水滴》　《外国散文选》第 238-239 页）

挪威人把二月开始的那个古怪季节叫作“早春”。那时太阳连日从纤无点云、一碧如洗的高空照射下来；每天清晨，整个大地结上了一层闪闪耀眼的霜花。过不久，屋檐便滴滴答答化起水来了。太阳舐去了枝头的积雪，人们便可以看见白桦树梢头上开始变成亮晶晶的褐色，白杨树的树皮上也出现了一片预兆春天的浅绿。

道旁篱边，积雪还堆得高高的，田野里雪块照在太阳底下象是堆堆白银，滑雪板压成的小辙，错综交叉，显得格外清晰。成群的鸦鹊衔着细枝在天空飞翔，已经逐渐开始在修筑去年的旧巢了；他们的聒噪不时划破了冬日的宁静。

太阳一下山，气候便变得刺骨寒冷。白天的回光却还逗留着，象燃烧着的残焰，沿了覆着黑丛林的山脊逶迤直达西南。一抹苍绿的光亮在地平线上迟迟不灭。早晨，屋檐上挂着长长的冰柱，接近中午，闪闪的水滴便落下来了。白昼也一天比一天更长更亮了。　（〔挪〕恩特赛：《挪威的欢乐时光》　《外国散文选》第 329-330 页）

春风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见花。残雪压枝犹有桔，冻雷惊笋欲抽芽。　（欧阳修：《戏答元珍》　《宋诗一百首》第 12 页）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苏轼：《惠崇春江晚景二首》《苏轼诗选》第199页）

被春天的阳光赶逐着，
雪已经从附近的山上
汇成许多道混浊的小河
向着淹没了的牧场奔流。
自然用欣然的微笑
睡梦惺忪地迎接一年的初晨；
蔚蓝的天空发着光辉。
树林还是透亮的，
微微的现出绿色。
蜜蜂飞出了蜡质的蜂房
去征收田野的贡奉。
山谷干了并且斑斓起来；
一群群牛羊吵闹着，
夜莺已经在夜的静寂里歌唱过了。

（〔俄〕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第204页）

春天在美妙的花园里升起，
象爱的精神，到处都感到她的踪迹；
大地黝黑的胸脯上花发草萌，
相继脱离冬眠中的梦境苏醒。

（〔英〕雪莱：《含羞草》《雪莱诗选》第99页）

哦，披着露湿的卷发，你探首
露出早晨的明窗，往下凝视，
把你天使的目光投向我们吧。

这西方的岛屿在欢呼你，春天！

山峰正相互传告你的来临，
河谷在聆听；我们渴盼的眼睛
都仰望你明媚的天幕：出来呀，
让你的步履踏上我们的土地！

走过东方的山峦，让我们的风
吻着你的香衣；让我们尝到
你的晨昏的呼吸；把你的珠玉
铺撒在这苦恋着你的土地。

哦，用你的柔指把她装扮起来；
轻轻吻着她的胸脯，把金冠
戴上她软垂的头，因为呵，
她处女的发辫已为你而束起！

（〔英〕布莱克：《咏春》 《外国诗歌选》第29-30页）

在一个晴朗的早晨，积雪象受到魔术的点化似地开始融化了。一滴滴的雪水从矮矮的房盖上流了下来；雪水积成小河，向谷地流着。有些地方绿草已经发芽，房盖的瓦片又露出来了。处处都是冬天已告结束，大自然由冰雪的桎梏下复苏的景象。人们脱下了棉衣，带着微笑，看着那又变成蔚蓝色的天空。牧人们都把自己的家畜群赶到山里的牧场上去，再也不怕狼群的袭击了。（〔意〕朱塞佩·德·桑蒂斯等：《人与狼》 《意大利电影剧本选》下第233页）

阳 春

春光真明媚：芊芊无际的山坡上，开了万树不知名的黄的，白的，红的，紫的花，内中我只认得樱花已开，丁香已含苞，杨柳的嫩黄，与松枝的深绿，衬以知更雀的红胸，真是异样的鲜明！此行循着紫罗兰路，

也许采些野花归去。 （冰心：《往事》 《冰心选集》第 188 页）

那时恰值春意浓郁，春光醉人。举目凝视，一大架紫藤，把整整半个院子都罩了起来。一串串盛开的藤花，满吊枝头，迎风摇曳，婀娜妩媚。白丁香，紫丁香，以及红艳得朱唇似的西府海棠……都刚刚才卸下盛妆，余香尚未尽消呢，紫藤可迎上来了。 （曹靖华：《谈散文》 《飞花集》第 291 页）

一个春雨初晴的星期天，晴空万里，暖风熏人，春意是多么撩人啊！在这花香四溢，春光明媚时节，我们信步穿过了潘杨湖，登上龙亭。巍峨的铁塔，耸立在古城东北隅。北城外，沙丘起伏，浩渺苍茫，碧天黄沙，万里相映。 （曹靖华：《好似春燕第一只》 《飞花集》第 127 页）

气温是一位神通广大的化妆师，把四时的山峰，点染得各有个性，气象万千。春日，万山穿上了鲜艳的服装，无论你置身桃源亭上还是石笋矶前，都能看到穿着五光十色锦裳，摇动姹紫嫣红双臂，一路撒着花瓣的春姑娘，正由下而上地攀登座座山峰。春的热力简直象一坛香甜的醇酒，把千棵桃树、万株杜鹃，醉得满枝绯红，摇摇晃晃。 （周方：《峰海巡礼》 《黄山散记》第 17-22 页）

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 （白居易：《钱塘湖春行》 《历代诗歌选》第 615 页）

春山暖日和风，阑干楼阁帘栊，杨柳秋千院中。啼莺舞燕，小桥流水飞红。 （白朴：《天净沙·春》 《元散曲选注》第55页）

杜丽娘：〔绕地游〕梦回莺啭，乱煞年光遍。人立小庭深院。炷尽沉烟，抛残绣线，凭今春关情似去年？

〔步步娇〕晨晴丝吹来闲庭院，摇漾春如线。停半响、整花钿。没揣菱花，偷人半面，迤逗的彩云偏。步香闺怎便把全身现！

〔醉扶归〕你道翠生生出落的裙衫儿茜，艳晶晶花簪八宝填，可知我常一生儿爱好是天然。恰三春好处无人见。不提防沉鱼落雁鸟惊谨，则怕的羞花闭月花愁颤。

〔皂罗袍〕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 画船——锦屏人忒看的这韶光贱！

〔好姐姐〕遍青山啼红了杜鹃，荼蘼外烟丝 醉软。牡丹 虽好，他春归怎占的先！ 闲凝眄，生生燕语明如剪，呖呖莺歌溜的圆。

〔隔尾〕观之不足 由 他 缱，便赏遍了十二亭台是枉然。到不如兴尽回家闲过遣。 （汤显祖：《牡丹亭·惊梦》）

暮 春

这时细雨霏霏，水天一色，阿巧送我到"三潭印月"，我就弃舟 登岸。正是红瘦绿肥的暮春时节，但是西湖的花卉四时不断。 我 走 过曲折的石桥，桥下的睡莲正沉睡未醒。杜鹃正盛开，白的如棉如雪，红 的 如 血如火，一丛丛点缀在绿树修竹中间。杜若生在水边，很象兰 花，但 是 不象兰花那么娇气，它繁茂得很，茁壮得很。醉人的香气扑面 而 来，很 难分清这是哪一种花的香气。在这个天地里，那绿茸茸的细草，那 碧莹莹的苔藓，似乎也都散发出清香。三潭在湖的中心，从这里引领四望，南北双峰早已裹在层云里，看不清了。柳浪和花港隐没在浓绿 里，偶尔露出影子似的飞檐。南屏山下闪烁着点点的金色，这是净慈寺的 琉 璃 瓦。所有这一切都披上细雨的网。雨丝时疏时密，景色因而 瞬息变化。如今勉强地见诸文字，自然无法捕捉那种空灵 的意境。 （于敏：《西湖即景》 《西湖游记选》第110-111页）

> 糁径杨花铺白毡，点溪荷叶叠青线。笋根稚子无 人见，沙上凫雏傍母眠。 （杜甫：《漫兴》 《千家诗》第31页）

草树知春不久归，百般红紫斗芳菲。杨花榆荚无才思，惟解漫天作雪飞。（韩愈：《晚春》《唐宋绝句选注析》第191页）

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晏殊：《浣溪沙》《历代诗歌选》第719页）

狼藉残红，飞絮蒙蒙，垂柳阑干尽日风。笙歌散尽游人去，始觉春空，垂下帘栊，双燕归来细雨中。（欧阳修：《采桑子》《宋词三百首笺注》第20页）

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苏轼：《蝶恋花》《苏轼选集》第189页）

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唤取归来同住。春无踪迹谁知？除非问取黄鹂。百啭无人能解，因风飞过蔷薇。（黄庭坚：《清平乐》《历代诗歌选》第780页）

家住江南，又过了、清明寒食。花径里，一番风雨，一番狼藉。红粉暗随流水去，园林渐觉清阴密。算年年、落尽刺桐花，寒无力。　庭院静，空相忆。无说处，闲愁极。怕流莺乳燕，得知消息。尺素如今何处也，绿云依旧无踪迹。谩教人、羞去上层楼，平芜碧。（辛弃疾：《满江红·暮春》《历代诗歌选》第881页）

（2）夏

初夏

一年四季里头，就是五六月之交，天气不冷不热，穿上薄薄的衣服，

身上显得那么轻快。至于我们的周围呢，是树木，是庄稼，都已经长得绿油油的了；是河水，是泉水，都流得哗哗地响；春天虽然过完了，可是有许多鲜艳的花在枝头开得正盛呢；头上的天是蓝蓝的，当你跑着跳着的时候，和暖的风吹拂在脸上，你心里觉得多么快乐，痛快！（冰心：《通讯九》《小桔灯》第240页）

一到南国，情调便显然不同了。北方才是暮春，你在这儿却可以听见蝉、蛙以及其他不知名的夏虫在得意地吟鸣。夜间，草丛和树梢流动着的萤火更给你带来不少夏天的消息。然而这才不过是三月底。（杨朔：《木棉花》《杨朔散文选》第1页）

更加漂亮的，是"雨后复斜阳"里的森林狭谷。林中十分幽暗，树叶上亿万颗水珠，被夕阳一照，每颗水珠都变成了巨大的钻石，迸射出夺目的光彩。微风拂树，水珠在枝头转动，由橙黄变桔绿，由亮蓝变靛青，由姹紫变嫣红，还有些天知道该用什么字眼来形容的光彩，真叫人眼花缭乱啊！一阵强风撼树，无数带着阳光的水珠从树梢上层层滴下，宛如万点彩色的流星陨落，有时，从千万点珠光中，还会闪出一道彩虹来。此情此景，真仿佛是天安门前节日的焰火。

我这说的，已经是夏天的景色了。高原上的春天和夏天，本来就难以截然划开。（吴之南：《高原书简》《散文选》第391页）

簇簇衣巾落枣花。村南村北响缲车，牛衣古柳卖黄瓜。
酒困路长惟欲睡，日高人渴漫思茶。敲门试问野人家。（苏轼：《浣溪沙》《唐宋词选注》第187页）

梅子流酸溅齿牙，芭蕉分绿上窗纱。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杨万里：《初夏睡起》《千家诗》第48页）

鱼虾泼泼初出网，梅杏青青已著枝。满树嫩晴春雨歇，行人四月过淮时。（萨都剌：《初夏淮安道中》《历代诗歌选》第

970页）

盛　夏

走在路上，偶一抬头，看到池塘里开出了第一 朵荷花，临风摇曳，红艳夺目。我不禁一愣，夏意蓦地逗上心头：盛夏原来已经悄悄 地来到燕园了。

几天来，天气也确实很热。一大早，坐在窗前读书的时 候，听 到 外面柳树丛中有一种鸟边飞边叫“快拿锄头”，心里还微微地感到 一 点 凉意。但是，一近中午，炎阳当顶，热气从四面八方袭来。从高树 枝 头 飘下来的蝉声似乎都是温热的。池塘里，成群的鱼浮到有绿荫的 水 面 上来纳凉。炎热仿佛统治了整个宇 宙。 （季羡 林：《燕 园盛夏》 《朗润集》第 56 页）

暴烈的太阳照耀着莺歌海的草原，把土壤烤得滚烫，野 草迅速地萎黄了。炎夏带着沉重而窒人的热风走来，使地面蒸腾起一股抖 动 的 气流，远看象在移动，象是一根旋转着的水柱，滚动在黄色的 波 浪 里。（林建征：《莺歌海》 《广东散文特写选》第 54 页）

就在这时候，夏天的幕帐很快又拉开了。那漫山遍野的飞 瀑清溪，简直就是另一种有色有声的瑰丽花朵；那苍劲的古树焕 发新姿，枝繁叶茂，碧绿的藤蔓上攀下挂，它们在沿途，甚至在偏峰侧 岭、峭 壁 危 崖 之上，搭起了张张荫棚。 （周方：《峰海巡礼》 《黄 山散记》第 22 页）

刚出洛阳市就感到热气逼人。柏油路面被太阳晒软 了；汽 车 里的坐垫、靠背、扶手，全都热得炙人；连从车窗外吹进来的风也是 热 的，仿佛只要划上一根火柴，周围的空气就会 燃 烧 起来。 （张读：《热流》 《起飞的诗歌》第 378 页）

炎热使人失掉了理智。马路把鞋底烤得滚烫，房屋的墙壁 晒 得 泛着白光。空气里，酒杯里，似乎都象一团火；烈火的洪流从维苏 威 火 山

口喷涌而出。连习以为常的拿波里舞蹈家们也认为，太阳烤得实在过分难受了。“阴凉，哪怕是有一小方阴凉地也好！”安徒生心情烦燥地盼望着。

然而，房子的阴凉地是如此狭小。每个人的影子也由于暑气而显得疲惫不堪。日常的游览因为日光曝晒而受到严重影响。（〔苏〕伊·穆拉维约娃：《安徒生传》第 267－268 页）

（3） 秋

初 秋

这时候正接近中午，天高云淡，蝉声四起，蝈蝈儿也爬上高枝，纵声欢唱。空气中飘拂着一股淡淡的草香和泥土的香味。太阳晒到身上，虽然还有点热，但带给人暖烘烘的舒服的感觉，不象盛夏那样令人难以忍受了。（季羡林：《一双长满老茧的手》《朗润集》第 5 页）

夜来枕上隐隐听见渤海湾的潮声，清晨一开门，一阵风从西吹来，吹得人通体新鲜干爽。楼下有人说：“啊，立秋了。”怪不得西风透着新凉，不声不响闯到人间来了。

才是昨儿，本是万里无云的晴天，可是那天，那山，那海，处处都象漫着层热雾，粘粘渍渍的，不大干净。四野的蝉也作怪，越是热，越爱噪闹，噪得人又热又烦。秋风一起，瞧啊：天上有云，云是透明的；山上海上明明罩着层雾，那雾也显得干燥而清爽。我不觉想起曹孟德的诗来。当年曹孟德东临碣石，望见沧海，写过这样悲壮的诗句：“秋风萧瑟，洪波涌起……”于今正当新秋好景，恰巧我又在碣石山旁，怎会不想望着去领略一番那壮观的山海，搜寻搜寻古人遗失的诗句？（杨朔：《秋风萧瑟》《杨朔散文选》第 211 页）

仲 秋

秋云微薄，桦林萧瑟的天气，自清田站步行，向托氏邸宅行来。小

桥转侧，树影俯窥溪流，水云映漾，轻步衰草上，如天然的氍毹，心神散畅，都市心绪到此也不由得不自然化了。转向北，直望大道，两旁矗立秋林，红叶斑斓，微风偶然奏几阕仙乐；遥看草间车辙，直行远出，有如川流——旷阔的村路一变而成"流水道"影。黯淡秋云，却时时掩隐薄日，日影如伞盖迎人，拂肩而过。偶然见一二农夫乘着大车，纵辔遄行，赶着马，"嘟嘟嘟"飞掠而过。（瞿秋白：《赤都心史》《中国报告文学丛书》第一辑第二分册第130-131页）

身在丛山之中，却仍感到天高地广。时值仲秋，山坡上覆盖着的松、杉、桦、栗等多种树木，既有深沉的绿色，也有黄色、红色和由黄转红的各种颜色。这众多的颜色错杂在一起，形成了一幅色彩斑斓的画面。更有一种树叶，正面已经枯黄了，反面却是银白色。风过处，寻声望去，竟如一树梨花，几朵白云……（顾炯：《瓦豪行》《风物·友谊·情思》第88-89页）

在山下，艳阳当头，没走出多远，我们每个人都已汗流浃背。再往上攀，随着山势增高，有清风徐徐吹来，已有几分山区的清爽。阴山山脉有个特点，向阳面山坡光秃秃的，向阴面山坡却长满郁郁葱葱的树木。此时已近深秋，亭亭玉立的白桦树，叶子已经变得娇黄娇黄的了。在秋阳下，黄灿灿地一闪一闪的，仿佛每片叶子都是用金子作的。青山、白桦、金叶，这是风景画家笔下经常出现的题材，充满诗的柔情。我们绕过几道沟壑，攀过几道山岗，来到一个高处，脚下山峦连绵，视野顿然开阔起来。就在这时，我们看到了一幅塞外山野所特有的景色：整个一条山沟，整个一面山坡，乃至整个一座山岭，红彤彤一片，好象正在着着大火！啊，这是红叶的海洋，秋姑娘最美最美的形象。（玛拉沁夫：《雪峰情思》《远方集》第53页）

而秋天的高原，则是一幅最富于色彩的油画。山、水、云、树，要红就火红，要绿就碧绿，要黄就金黄，要蓝就瓦蓝；它们处理自己的色彩，比老画家们还要大胆，很少用什么"中间色"，"过渡色"。它们鲜明的色

彩，使人看来，仿佛阳光都比内地要更加明亮些了！（吴之南：《高原书简》《散文选》第391页）

洞庭青草，近中秋，更无一点风色。玉界琼田三万顷，著我扁舟一叶。素月分辉、银河共影，表里俱澄澈。怡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张孝祥：《念奴娇》《宋词三百首笺注》第142页）

深　秋

晚秋的太阳，只留下一道金光，浮映在烟雾空蒙的西方海角。本来是黄色的海面被这夕照一烘，更加红艳得可怜了。……

海上起了微波，一层一层的细浪，受了残阳的返照，一时光辉起来。飒飒的凉意逼入人的心脾。清淡的天空，好象是离人的泪眼，周围边上，只带着一道红圈。是薄寒浅冷的时候，是泣别伤离的日暮。扬子江头，数声风笛，我又上了天涯漂泊的轮船。（郁达夫：《海上通信》《散文选》第一册第384页）

自从我们搬到郊外以来，天气渐渐清凉了。那短篱边牵延着的毛豆叶子，已露出枯黄的颜色来，白色的小野菊，一丛丛由草堆里钻出头来，还有小朵的黄花在凉劲的秋风中抖颤，这一些景象，最容易勾起人们的秋思，况且身在异国呢！（庐隐：《异国秋思》《散文选》第一册第614页）

在秋天，早晨严寒而白天明朗微寒的日子里，那时候白桦树仿佛神话里的树木一般全部作金黄色，优美地显出在淡蓝色的天空中；那时候低斜的太阳照在身上不再感到温暖，但是比夏天的太阳更加光辉灿烂；小小的白杨树林全部光明透彻，仿佛它认为光秃秃地站着是愉快而轻松的；霜花还在山谷底上发白，清风徐徐地吹动，追赶着卷曲的落叶；那时候河里欢腾地奔流着青色的波浪，一起一伏地载送着逍遥自在的鹅和鸭；远处有一座半掩着柳树的磨坊轧轧地响着，鸽子在它的上空迅速地盘着圈子，在明亮的空气中斑斑驳驳地闪耀着。（〔俄〕屠格涅夫。

《树林和草原》 《外国散文选》第 111 页）

已是深秋时分，卢森堡公园的树木在疾风中瑟瑟发抖，大滴大滴的水珠从光秃秃的枯枝上滴下来。落叶把小路铺得软软的，每走一步都会留下深深的脚印。低垂的乌云时时变幻着奇怪的形状，就象童话中的仙人在天幕间扭扭捏捏地跳起轮舞一样。 （〔苏〕伊·穆拉维约娃：《安徒生传》第 167－168 页）

夏天过去了。柳树上细长的黄叶子飘落在水中，宛如叶叶扁舟，在水中荡漾。青蛙躲到自己越冬的洞穴里，飞鸟在空中列队翱翔。风呼呼地尖叫着，水越来越凉了。 （〔苏〕伊·穆拉维约娃：《安徒生传》第 49 页）

这是一个晴朗的、微暖的、灿烂的秋日，树木开始变色，叶子纷纷脱落，在风中翻飞着，飘荡着，旋转着，发出簌簌的声音。在灿烂的蓝色的天空下，全城的圆屋顶、塔、金色的墙、黑色的墙、高高的望楼和柱子都历历在目地耸立着；在我们对面的远处，在塔古斯河经过的深谷的彼岸，是一片宽阔的果树的乌瞰图，干燥，严肃，紧张——纯蓝，淡赭，深绿——完全是埃尔·格列柯的颜色。 （〔西〕阿索林：《西班牙小景》第 93 页）

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 （杜甫：《秋兴八首》其一 《历代诗歌选》第 477 页）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杜甫：《登高》 《历代诗歌选》第 480 页）

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是处红衰翠减，苒苒物华休。惟有长江水，无语东流。（柳永：《八声甘州》《宋词三百首笺注》第35页）

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归帆去棹斜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王安石：《桂枝香》《宋词三百首笺注》第37页）

湖上风来波浩渺，秋已暮，红稀香少。水光山色与人亲，说不尽，无穷好。

莲子已成荷叶老，青露洗萍花汀草。眠沙鸥鹭不回头，似也恨，人归早。（李清照：《怨王孙》《漱玉集注》第26页）

芙蓉映水菊花黄，满目秋光。枯荷叶底鸳鸯藏。金风荡，飘动桂枝香。　雷峰塔畔登高望，见钱塘一派长江。湖水清，江潮漾。天边斜月，新雁两三行。（贯云石：《小梁州·秋》《元散曲选注》第91页）

美丽的夏季衰萎了，衰萎了；
明朗的日子正飞逝过去；阴霾的云雾
在松林微睡的阴影中蔓延着。
丰收的田地荒芜了；
嬉戏的溪涧寒冷起来；
浓茂的树林斑白了；
连苍穹也显得暗淡无光。
（〔俄〕普希金：《给娜泰霞》《普希金文集》第4页）

秋

江南，秋当然也是有的；但草木雕得慢，空气来得润，天的颜色显得淡，并且又时常多雨而少风；一个人夹在苏州、上海、杭州，或厦门、香

港、广州的市民中间，浑浑沌沌地过去，只能感到一点点清凉；秋的味、秋的色、秋的意境与姿态，总看不饱，尝不透，赏玩不到十足。秋并不是名花，也并不是美酒，那一种半开、半醉的状态，在领略秋的过程上，是不合适的。

不逢北国之秋，已将近十余年了。在南方每年到了秋天，总要想起陶然亭的芦花、钓鱼台的柳影、西山的虫唱、玉泉的夜月、潭柘寺的钟声。在北平即使不出门去吧，就是在皇城人海之中，租人家一椽破屋来住着，早晨起来，泡一碗浓茶，向院子一坐，你也能看得到很高很高的碧绿的天色，听得到青天下驯鸽的飞声。从槐树叶底，朝东细数着一丝一丝漏下来的日光，或在破壁腰中，静对着象喇叭似的牵牛花（朝荣）的蓝朵，自然而然地也能够感觉到十分的秋意。（郁达夫：《故都的秋》《散文选》第一册第398页）

寒山转苍翠，秋水日潺湲。倚杖柴门外，临风听暮蝉。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复值接舆醉，狂歌五柳前。（王维：《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历代诗歌选》第358-359页）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王维：《山居秋暝》《历代诗歌选》第356页）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刘禹锡：《秋词》《历代诗歌选》第556页）

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范仲淹：《苏幕遮》《宋词三百首笺注》第3页）

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辛弃疾：《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唐宋词选》第124页）

秋来何处最销魂？残照西风白下门。他日差池春燕影，祇今憔悴晚烟痕。愁生陌上黄骢曲，梦远江南乌夜村。莫听临风三弄笛，玉关哀怨总难论。（王士祯：《秋柳》《历代诗歌选》第445页）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天净沙·秋思》《元散曲选注》第63页）

（4） 冬

初 冬

天气真冷！这个礼拜气温两次降到零度。我把我所有的上衣都压在床上，穿着衣服袜子睡觉，还把围巾围着脖子。尽管这样，夜里寒气迫人，还是把我冻醒，我缩成一团，全身发抖。清早，我勉强张开迟钝的眼皮，它好象只能张开一条细缝。我小心摸摸鼻子，试试它是否还安然无恙。

起床需要多大的勇气啊！要等到煤油炉子燃起，当那第一次热波出现，你用手抓住它，向全身搓揉。这般痛苦的时光是多么难捱。（〔美〕菲里普·鲍诺斯基：《桑树街的一年四季》《外国散文选》第502—503页）

雪粉华，舞梨花，再不见烟村四五家。密洒堪图画，看疏林噪晚鸦。芦花掩映清江下，斜揽着钓鱼艖。（关汉卿：《大德歌·冬景》《元散曲选注》第42页）

早冬在中夜星辰上
展盖着她的轻纱，

召唤从深处传来，
“人呵，拿出你的灯来吧。”

树林里空无花朵，
鸟雀停止了歌唱，
河畔的草落了繁花。

（〔印〕泰戈尔：《诗选·Ⅱ》 《诗选》第 112 页）

严 冬

“赤色”的火车头来带着我们的车进苏维埃的新俄了。七日一清早，蒙曨睡梦初醒，猛看见窗外一色苍白，天地冻绝，已到贝加尔湖边。蜿蜒转折的长车沿着湖边经四十多个山洞，拂掠雪枝，映漾冰影，如飞似掠的震颤西伯利亚原人生活中之静止宇宙，显一显“文明”的威权。远望对岸依稀凄迷，不辨是山是云，只见寒浸浸的云气一片凄清颜色，低徊起伏，又似屹然不动，冷然无尽。近湖边的冰浪，好似峨岩奇石突兀相向——不知几时的怒风，引着“自由”的波涛勃然兴起，倏然一阵严肃冷酷的寒意，使他就此冻住，兴风作浪的恶技已穷——却还保持他残狠刚愎倔强的丑态。离湖边稍远，剩着一片一片水晶的地毡，澈映天地，这已是平铺推展的浪纹，随着自然的波动，正要遂他的“远志”，求最后的安顿，不意不仁的天然束缚他的开展，强结成这静止的美意，偶然为他人放灿烂突现的光彩。凄清的寒水，映漾着墨云细雪，时时起无聊畏缩的波动，还混着僵硬琐碎的冰花，他阵阵的皱痕，现于冷酷凄凉的颜面，对着四围僵死冻绝的乡亲，努力表示那伟大广博的“大”湖所仅存的一点生意：“呵！不仁的‘寒’神震怒，荡漾狂澜几乎全成僵绝的死鬼，所剩我这‘中心’一毫活泼的动机，在此静候春风；和煦的暖意，不知甚时才肯惠临？……”（瞿秋白：《俄乡纪程》 《中国报告文学丛书》第一辑第二分册第 71-72 页）

二十日一早到长春车站。走出车站一看，已经萧然天地变色，确似严冬气象了。车站前一片大旷场，四围寒林萧瑟，晓霜犹凝，飕飕的西

北风吹着落叶扫地作响，告诉我们“已经到了北国寒乡了”。天色阴沉沉的竟有雪意。（瞿秋白：《饿乡纪程》《中国报告文学丛书》第一辑第二分册第38页）

冷清清漫天的雪色，镇着死神似的沉寂，清早的严寒，掩没了熹微的晨光，云影滞凝，死也不愿开展，反令人觉着死沉沉的暮气。只有那疏疏密密的枯枝，时时战颤，忍着百般痛心切骨的苦恼，静待遥远未来的春意呢；偶然残酷的北风拂拭簌簌的雪响，好一似力尽声嘶，耐不住疼痛，突然漏出一些畏怯的呻吟。（瞿秋白：《饿乡纪程》《瞿秋白文集》第一卷第75页）

我们记得小的时候，北京的冬天长得很，夜中蜷缩在被窝里，总听见呜呜的卷地的北风，窗纸象鬼叫一样，整夜地在呼啸。早起挟着书包，冒着风低头向前走，土道当中被车轮碾过的雪，压成一条一条小沟似的烂泥，不小心一脚踩下去，连小棉鞋都陷在泥里，拔不出来！（冰心：《我们这里没有冬天》《小桔灯》第1页）

正是冬天。下午三点钟，天就已经转黑了。纷飞的雪花，黄昏的夜雾，聚光灯照着巨大建筑物的金色圆顶和塔尖，好象浮在空中。室内的帷幕深垂，一切声音都好象为厚重的气氛所吞没。这使我第一次感到俄罗斯的冬日。（黄药眠：《自纪篇》《面向生活的海洋》第268页）

冬天，这儿是一幅幅的淡墨画。所有的景物：山、水、云、树，都覆盖着白雪，虽然没有缤纷的五彩，却有一派清新素净的格调。远山是一扇扇银铸的屏风，越远处，颜色就越淡，直到山天相接处，就再也分不清哪是雪山，哪是云天了。

在这样的背景前面，是被冷雪染白的森林，强劲的朔风吹来，树海扬波，白色的雪浪，此起彼伏。在堆满积雪的树冠下面，时时闪出几枝翠叶，抛出点点绿光，分外生动。在这些森林前面，则是一片落叶灌木林，褐色的树干裹上了坚冰，发出了玻璃般的光亮。你站在山的阳坡向

下看去，脚下的雪坡就是镜框，镜框里是这样一幅层次分明的淡墨山水，几个战士，从镜框的边缘走入图画，踩下一行行由大到小，干干净净的脚印，这就不仅有画，而且有诗啊。（吴之南：《高原书简》《散文选》第389-390页）

冬山一片冰天雪地，似乎色彩单调，其实不然。雪中登山，你能看到高处银装素裹，低处白絮成堆，玉树银楼交辉，飞卷雪花轻舞。只有冒寒览胜，你才能窥见清溪象色彩斑斓的花玻璃，巧石象玲珑的玉雕，灌丛象一枝枝美丽的珊瑚花。“不识黄山琉璃界，只缘未登雪山巅”，这是一位老黄山在领略了美妙的冬景后发出的惊叹！（周方：《峰海巡礼》《黄山散记》第22页）

残　冬

这是一个阴霾霾的暴风雪的三月天气。突然又出现了解冻迹象。团团的云彩，使天空变得苍苍莽莽。海风呼啸着，卷起大团大团湿润的雪花拍打着大门。过路的行人冻得打着颤，狠狠地咒骂着哥本哈根这变幻无常的鬼天气。（〔苏〕伊·穆拉维约娃：《安徒生传》第92页）

四　气象类

（1）　风

秋　风

欧阳子方夜读书，闻有声自西南来者，悚然而听之，曰："异哉！"初淅沥以萧飒，忽奔腾而砰湃，如波涛夜惊，风雨骤至。其触于物也，铿铿铮铮，金铁皆鸣；又如赴敌之兵，衔枚疾走，不闻号令，但闻人马之行声。（欧阳修：《秋声赋》　《欧阳文忠公集》卷十五）

盖夫秋之为状也：其色惨淡，烟霏云敛；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气慄冽，砭人肌骨；其意萧条，山川寂寥。故其为声也，凄凄切切，呼号愤发。丰草绿缛而争茂，佳木葱茂而可悦；草拂之而色变，木遭之而叶脱；其所以摧败零落者，乃其一气之余烈。（欧阳修：《秋声赋》　《欧阳文忠公集》卷十五）

前有秋云来后有秋风
吹过了山河万万重，
把大地杀声抖动。
黄叶纷纷的辞家——花花，
我守着他，潸然泪下；
风卷起来，下去！——沙沙沙。

（俞平伯：《风中》　《新诗选》第一册第132—133 页）

哦，不羁的西风哟，你秋神之呼吸。

你虽不可见，败叶为你吹飞，
好象魍魉之群在诅咒之前逃退，
黄者，黑者，苍白者，惨红者，
无数病残者之大群：哦，你，
你又催送一切的翅果去安眠，
冷冷沉沉的去睡在他们黑暗的冬床，
如象——死尸睡在墓中一样，
直等到你阳春的青妹来时，
一片笙歌吹遍梦中的大地，
吹放叶蕾好蕊如象就草的绵羊，
在山野之中弥漫着活色生香：
不羁的精灵哟，你是周流八垠；
你破坏而兼保护者，你听哟，你听！

太空中动乱崎岖，
松散的流云被你吹起，
有如地上的落叶辞去天海的交枝，
那是雨和电光的安琪；
听着了你的声音，立刻便怆惶沮丧，
苔藻在战栗而相凭陵：
不羁的西风哟，你听，你听！

（〔英〕雪莱：《西风歌》 《外国诗歌选》第70-71页）

寒 风

那里的风，差不多日日有的，呼呼作响，好象虎吼，屋宇虽系新建，构造却极粗率，风从门窗隙缝中来，分外尖削。把门缝窗隙厚厚地用纸糊了，椽缝中却仍有透入，风刮得厉害的时候，天未夜就把大门关上，全家吃毕夜饭即睡入被窝里，静听寒风的怒号，湖水的澎湃。 （夏丏尊：《白马湖之冬》 《散文选》第一册第585页）

北大荒的大烟泡儿风，以它特有的疯狂劲来阻止汽车的前进。车身被吹得趔趔趄趄，并且不断地从车棚上各个细小的缝隙削进它刺骨的“利刃”。“乘客”们不得不用大衣裹紧身子，把皮帽子拉下来捂住耳朵；每人的脚都冻得象猫咬一样没处可放，有的人牙齿冻得磕磕响。（程树榛：《励精图治》　《起飞的浩歌》第132页）

北方是悲哀的。
从塞外吹来的
沙漠风，
已卷去北方的生命的绿色
与时日的光辉
——一片暗淡的灰黄
蒙上一层揭不开的沙雾；
那天边疾奔而至的呼啸
带来了恐怖
疯狂地
扫荡过大地；
荒漠的原野
冻结在十二月的寒风里，
村庄呀，山坡呀，河岸呀，
颓垣与荒冢呀
都披上了土色的忧郁……
孤单的行人，
上身俯前
用手遮住了脸颊，
在风沙里
困苦了呼吸
一步一步地
挣扎着前进……

（艾青：《北方》　《新诗选》第二册第203页）

风，
象一个太悲哀了的老妇，
紧紧地跟随着
伸出寒冷的指爪
拉扯着行人的衣襟，
用着象土地一样古老的话
一刻也不停地絮聒着……

（艾青：《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新诗选》第二册第204页）

海　风

但是事情却出乎意料之外！我睁着眼巴巴地望着海面，准备着狂风怒涛的奔临，却始终未来；等到船将靠岸，随着大众从第二层甲板跑到最高一层甲板时，大风骤作，有许多太太小姐们的裙子随着大衣的衣裾被风吹得向上纷飞，她们都在狂笑中用手紧紧地拉着，一不留神，大腿和臀部都得公开一下，引得大家哄笑。还有许多“绅士”们的帽子也被大风吹得满地（甲板上）滚，搭客们就这样笑做一团，纷纷上岸。（邹韬奋：《萍踪寄语》《中国报告文学丛书》第一辑第四分册第88页）

海上的狂风扯碎了我的船帆，
海上的荒风撼抖着我的桅杆；
海上的腥风噎着舱对我讲话：
“船夫，不要怕，我会送你回家。”
两耳里黑的浪敲着黑的云乱吼，
我抬头找不到一颗引路的星斗，
在墨漆的罗网里哪能辨东西，
船沉入了海底，又飞到和天齐。
我把住舵轮不知该向哪方转，
谁来指点我哪是海，哪边是天？

我只听咸的风对我笑着讲话：
“船夫，不要怕，我会送你回家！”
（孙毓棠：《回家》 《新诗选》第二册第468页）

旋 风

一出嘉峪关，你望吧，满眼是无边的砂石，遍地只有一丛一丛的骆驼草，略略透出点绿意。四处有的是旋风，一股一股的，把黄沙卷起多高，象是平地冒起的大烟，打着转在沙漠上飞跑。说声变天，一起风，半空就飘起雪花来。（杨朔：《戈壁滩上的春天》 《杨朔散文选》第109页）

可是，在山顶上还居住着一个狂暴而忧闷的巨人——旋风。如果象征着淘气的溪流的孩子，用高谈阔论把它招惹得失去耐性的时候，它就会赶来追扑，揪住它们额上的头发——银色的波浪。（〔匈〕裴多菲：《旅行札记》 《外国散文选》第393页）

狂 风

大理风，不，应该说是下关风吧，确实了不起。我一到这儿就领略到了。我住在楼上，窗子又正对风口，每夜狂风大作，龙吟虎啸，屋瓦齐鸣。真比黄山玉屏楼、狮子林的风还要猛烈。大风一起，我就想这大概又是望夫云想看石骡了。风声之大，耸人听闻。原来下关地当洱海入漾濞江的出口，江水由苍山十九峰最南的斜阳峰下的山谷中夺峡而出，直奔下游的澜沧江去。这又深又窄的峡谷，是个大风口，正对着大理平川的下关。所以，劲风阵阵，呼啸而来。其来也，如钱塘怒潮，万马奔腾，地动天摇。多少弱不禁风的人，都会闻风色变呢！（曹靖华：《洱海一枝春》 《飞花集》第268—269页）

天上是黄云，地下是黄土，风把黄土卷到半空，于是天地搅成一片愁惨的黄色。我坐在粗糙的牛车上，翻起大衣的领子，俯着身，依旧不能抵御风沙的侵袭。我的眼眶、鼻孔，埋葬着多量的细尘。我闭紧嘴，

风却象是一只有力的手，窒息着我的呼吸，逼迫我不时地张一张嘴。就在这一刹那，它也会往我的口腔里扬一把土，类似一个恶作剧的坏孩子。（杨朔：《征尘》《杨朔散文选》第31页）

记者以五月二日离中卫，晨间天气清明，田中农民正开始耕作，右有黄河，左有贺兰，公路修筑亦大致平坦，故车行甚速。但于出发后二小时左右，天气突变，朔风怒吼，挟浓厚之沙土，飞扬空中，沙石击人头面，对面不能见人，眼耳口鼻，尽为沙土所填积，晨间所呈现的一点恬静乡景，被此稀有的狂风顿时弄成沙漠的枯燥。刘邦打败项羽，取得天下之后，从长安回到他的故乡沛县（今江苏省西北角），正巧天上刮开了大风，他随口作了一首《大风歌》道："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勇士兮守四方？"那一场大风引起了这位英雄主义者的豪兴，唱出了如此雄壮的歌词。不过我想，他那个大风，远不及宁夏这回的大风利害，这个风让人眼也张不开，欧亚航空公司二号机，竟被这场大沙风迫得在宁夏省垣上空坠落下来。这样的大风，我想很难当时令人发生诗歌的兴趣，如果事后要作这样的大风歌，也只能类似这样的说："大风起兮沙飞扬，土填耳目兮心内慌，安得家屋兮躲一场？"（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中国报告文学丛书》第二辑第一分册第171—172页）

终于，云层压在我们头顶上了。突然，猛听一声嘎然长啸，地面为之震动，狂风夹着砂石劈头盖脸地打将下来。霎时，漠漠溟溟，天昏地暗，几尺以外就看不清了。暴风驰，沙砾飞，耳畔只有奔腾呼啸之声，如惊涛骇浪，雷雹骤至，真有些"飘忽澎湃，激飏飘怒，厥石伐木，梢杀林莽"的气势。我们头不能抬，目不能睁，呼吸困难，心跳剧烈，完全陷于黑暗狂暴的风砂阵中。（蓝坪：《戈壁宝山间》《甘肃散文特写选》第122页）

风暴吹卷起带雪的旋风，
象烟雾一样遮蔽了天空；

它一会儿象野兽在号叫，
一会儿又象小孩在悲泣；
它一会儿突然刮过年久失修的屋顶，
把稻草吹得沙沙作响，
一会儿又象个迟归的旅客，
在敲着我们的门窗。

（〔俄〕普希金：《冬天的夜晚》　《外国诗歌选》第231页）

飓　风

……今儿黎明，那海怪得紧，先是平平静静，一会儿从水天相连处绽开一朵朵白花，越开越快，越开越密，转眼光景，整个海洋上卷起千万堆雪浪，简直就象那刚刚裂桃的大片棉花田，白花花的，一望无边。

黄世杰看得出神，一阵狂风猛扑上岸，差一点把他吹倒。黄世杰心里喊："台风来了！"就在这一刻，一把什么东西掠过他的眼前，卷到海浪里去。只见魏春大娘家房子顶上的海带草叫大风撕下一把，又撕下一把，转眼撕开个窟窿，眼看房子要撕碎了。（杨朔：《黄海日出处》《杨朔散文选》第240页）

夜深沉，我们正在帐篷中熟睡，忽听得帐篷外边仿佛有千军万马在奔腾咆哮，那尖厉的哨音刺人耳膜，把我们惊醒，仔细一听，却原来是起了飓风。猛烈强劲的高原风，夹着碎石和砂子，暴烈地扑打着帐篷，发出"呼——达"、"呼——达"的巨大声响，好象有个大力士，下狠劲要把帐篷掀起来。"呼"的一声，用绳子系着的帆布门帘，被狂风吹开了，一阵令人战栗的大风灌进帐篷里来，"呼呼呼"，噎得人透不出气来。被子上落满了砂子，刺人皮肤的凉气往被筒里直钻。飓风猛烈地鼓着帐篷，往上一个劲地掀动，如不迅速把帆布门帘系牢堵住，帐篷随时有被飓风拔起掀走的危险。（齐克：《风中等马》《大江源记》第183页）

多么猛烈的飓风呀！一人抱的法国梧桐连根拔掉，一株株倒在公路上，两人合抱的菩提树被风的大压力截头扳断，倒挂下来。周围一片

放鞭炮似的声响，那是围绕农家院坝的竹林在被颠狂了的飓风摧折。宋玉华一步一辗，侧着身子顶风而进。一股猛旋风，把她搅得颠转，身子象被抽的陀螺似的往后旋。（木斧等：《一位女县长的四十八小时》《霞光》第82页）

秋天，那永远是蓝湛湛的天空，会突然翻脸而露出险恶的颜色，热带台风夹着密云暴雨，凶猛地鞭击着草原，短暂的时间就倾泻下差不多整年的雨量；洪水潜流着，复苏的草原又泛起点点苍苍的颜色。然而，台风暴雨一闪而过，强烈的气流依然抖动着耀眼的波光。（林建征：《莺歌海》《广东散文特写选》第54—55页）

风

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蘋之末，侵淫溪谷，盛怒于土囊之口，缘泰山之阿，舞于松柏之下，飘忽溯滂，激扬熛怒；耾耾雷声，回穴错迕；飘石伐木，梢杀林莽。至其将衰也，被丽披离，冲孔动楗，眴焕粲烂，离散转移。故其清凉雄风，则飘举升降，乘凌高城，入于深宫。邸华叶而振气，徘徊于桂椒之间，翱翔于激水之上，将击芙蓉之精。猎蕙草，离秦衡，概新夷，被蓀杨，回穴冲陵，萧条众芳。然后倘佯中庭，北上玉堂，踸于罗帷，经于洞房，乃得为大王之风也。故其风中人，状直憯凄惏栗，清凉增欷，清清泠泠，愈病析酲，发明耳目，宁体便人此所谓大王之雄风也……

夫庶人之风，塕然起于穷巷之间，堀堁扬尘，勃郁烦冤，冲孔袭门，动沙堁，吹死灰，骇溷浊，扬腐余，邪薄入瓮牖，至于室庐。故其风中人，状直憒溷郁邑，驱温致湿，中心惨怛，生病造热，中唇为胗，得目为蔑，啗齰嗽获，死生不卒。（宋玉：《风赋》《中国历代散文选》上册第213页）

有如羞涩的处子的晚风，一声不响地，从无穷远的不可知的地方，轻轻地，慢慢地从窗下柳树顶上爬进我的屋子。这夜客的来访，骚扰了我屋子里仅有的和谐：象一个顽皮的孩子似的，他从这一个角落，到那一个角落，又从那一个角落，到这一个角落。他事先也不得到我的允

许，在屋子里就这样地乱闯，以至于破坏了屋子里的秩序，他还依依地不肯走去。

在他的搗乱之下，一张无字的稿纸，蓦地从桌子上飞起来，象一只甚大的白蝙蝠般飞着，将要从窗口跌下，我连忙站起来，一只手加速地按着他，按住了，仿佛和救了一条小生命似的愉快。（周而复：《杨村小辑》《歼灭》第161-162页）

郁馥的、波浪般的春日的疾风吹拂着树木。风以自己的威力击拍着它们，把它们弄得昏昏沉沉，看来这些树木已给风摇撼得喘不过气来了。（〔苏〕伊凡诺夫：《会见高尔基》第32页）

（2） 云

奇 云

于时日将晡矣，有云起自西南隅，所谓两高峰者忽不见。须臾，西北亦然，不肤寸合矣。日车亏蔽，微露其半，倒影下射，作紫金色。云之为状，深厚不测，峦回嶂复，咫尺万重。其西南缺处，与天相接，奇峰突兀，若狻猊之竦立而却顾；其西北，则云脚插于湖中，以意度之，其下正玛瑙寺也。蜿蜒蜒蜒，飞而上腾，若蛟龙之怒而不蟠；又若猛兽穹龟，深目长脰，负重而趋走者。迤而南，是为中峰，尊严戍削，酷似华山之苍龙岭，峰侧觚棱隐隐，象楼台，疑为仙人之所居，立者如鹤，飞者如鸾，植而高者而羽葆之罕，舒而卷者如九旂之旗。其最异者：云之象山者，苍翠空蒙；云之象树者，青葱俏茜。而山凹树杪，各以白云缭之，正如深冬横雪，山林皆冒絮也。山之麓，有崦、有峪、有壑、有塍，有似田家篱落者，有似酒帘之摇曳者，有似略彷之断续者，纷纶倏忽，变幻俄顷，虽王维、荆浩殆未能绘图其仿佛也。（宋琬：《湖上奇云记》《西湖游记选》第130页）

空中看云景，比在地上看山景好。云景时时可以变化，没有固定的

形态和地区，有时在一定空中结为崇山峻谷，突特峥嵘，有时竟平烟万里，宛如瀚海无波。不似地上山水，年年保持大致相同的模样。（范长江：《塞上行》《中国报告文学丛书》第二辑第一分册第368页）

苍山顶上，除了风季以外，经常为怒云所掩。这云，就象我们习见的暴风雨前陡起的怒云一样的浓，一样的怪，一样的迅急，一样的有着传说中的龙似的凶恶的形状。但它有时却并不下雨。它仿佛是用人工倒挂在天上的，云外依然是广阔无垠的碧蓝的天。它汹涌着，更反衬出山的青苍，和天的颜色。而在傍晚的刹那间，我们更可以看到云外的群星，滚滚怒云仿佛把天划了一条界限，群星就在逐渐暗下去的天外闪烁，这真是人世间绝无仅有的奇景。（宋之的：《滇西行》《沿着红军战士的脚印》第40-41页）

在江河两岸，阵雨刚过，烈日当空，在向阳的山坡上，会突然冒出一朵象炮兵试射时炮弹爆炸的“爆烟”，那就是初生的云。开始时，它还只是一个白点，然后就象科学教育影片里的棉花，从一个小骨朵儿一下子变成了棉铃、棉桃，眼看着它自己绽开了外壳，吐出了雪白的棉花，通共不过是几秒钟的事！这一朵“爆烟”刚刚升起，它附近又立刻出现好几个它的兄弟，于是试射结束了，仿佛炮群已经通过试射，求得了准确的射击诸元，万炮轰鸣开始了，霎时间，山上山下，坡前坡后，河畔林边，到处是白色的“爆烟”。那光景就象炮击金门时敌人阵地上的情况差不多，硝烟四起，尘雾蔽天，朦胧中似乎还能看到狼奔豕突，兔走鹰飞。等一阵风刮过，这些新生的云彩就都集中到窝风的山谷里，用不了多久，就会塞得满坑满谷，有时竟会从山垭口里象牛奶似的溢了出来。……那云彩体形扁圆，边缘清晰，连里面的折绉也闪闪有光。假如那时正刮着微风，这一朵云彩随后又会化成喷泉，泡沫从山顶涌起，水花在云端四溅。又假如这时有一抹斜阳从侧面射来，云彩霎时被霞光染得通红，随着微风飘动，这座寒气逼人的雪山竟能一变而成一座火山，顿时烈焰腾空起来！（吴之雨：《高原书简》《散文选》第387-388页）

白天，空中的一个高处挂着“猫尾巴”，另一个高处云块浮沉，有如一大队数不尽的船只。（〔苏〕普里什文：《林中水滴》　《外国散文选》第243页）

安东尼：有时我们看见天上的云象一条蛟龙，有时雾气会化成一只熊、一头狮子的形状，有时象一座高耸的城堡、一座突兀的危崖、一堆雄峙的山峰，或是一道树木葱茏的青色海岬，俯瞰尘寰，用种种虚无的景色戏弄我们的眼睛。你曾经看见过这种现象，它们都是一些日暮的幻影。

……

安东尼：现在瞧上去还象一匹马似的，一转瞬间，浮云飞散了，它就象一滴水落在池里一样，分辨不出它的形状。（〔英〕莎士比亚：《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　《莎士比亚全集》第十卷第103页）

白　云

遥望白云之蓬勃兮，溶澹澹而妄止。运清浊之浟洞兮，正重沓而起；嵬隆崇以崔巍兮，时仿佛而有似。屈卷轮而中天兮，象虎惊与龙骇；相搏据而俱兴兮，妄倚倾而时有。遂积聚而合沓兮，相纷薄而慷慨；若飞翔之从横兮，扬侯怒而澎濞。正帷布而雷动兮，相击冲而破碎；或窈窕而四塞兮，诚若雨而不坠。　（贾谊：《旱云赋》　《贾谊集》第214页）

我最爱这里的白云。舒卷自如，变化万端，流动在群山深处，大树林中，流动在茅舍顶上，汽车轮下。它给森林系上腰带，给群峰戴上帽子。每当汽车驶入白云中的时候，下顾溪壑深处，白云仿佛变成了银桥，驮着汽车走向琼楼玉宇的天宫。　（季羡林：《西双版纳礼赞》　《朗润集》第27页）

白云确有使人欣赏的价值，一团一团地如棉花，一卷一卷地如波涛，连山一般地拥在那儿，野兽一般地站在这边：万千状态，无奇不有。这一幅最神秘最美丽最复杂的画片，只有睁开我们底心灵的眼睛来，才

能看出其间的意义和幽妙。（徐蔚南：《山阴道上》《散文选》第一册第676页）

究其实，天上也找不到这种好地方。现时我就在云里。飞机正越过一带大山，飞得极高，腾到云彩上头去。往下一看，云头铺得又厚又严，一朵紧挤着一朵，好象滚滚的浪头，使你恍惚觉得正飞在一片白浪滔天的大海上。云彩上头又是碧蓝碧蓝的天，比洗的还干净，别的什么都不见。（杨朔：《滇池边上的报春花》《杨朔散文选》第118页）

彩　云

云南的云也是透明的，仿佛光线可以一直穿透它。头顶上浮动着的柔软的云，远处堆积着的厚厚的云，白的，灰的，淡黄和淡紫色的……随着时间、光线、位置和角度的变化，在变化。这使得这里的山、水、树木、田野，都蒙上了一层变幻着的奇异的光彩。（方纪：《石林风雨》《方纪散文集》第22页）

过了八公里的瞿塘峡，乌沉沉的云雾突然隐去，峡顶上一道蓝天，浮着几小片金色浮云，一注阳光象闪电样落在左边峭壁上。右面峰顶上一片白云象白银片样发亮了，但阳光还没有降临。这时，远远前方，无数层峦叠嶂之上、迷蒙云雾之中，忽然出现一团红雾。你看，绛紫色的山峰衬托着这一团雾，真美极了，就象那深谷之中反射出红色宝石的闪光，令人仿佛进入了神话境界。这时，你朝江流上望去，也是色彩缤纷：两面巨岩，倒影如墨；中间曲曲折折，却象有一条闪光的道路，上面荡着细碎的波光；近处山峦，则碧绿如翡翠。（刘白羽：《长江三日》《现代游记选》第47页）

浮　云

空旷的天空里，流动着的只是些灰白的云，云层缺处，原也看得出半角的天，和一点两点的星，但看起来最饶风趣的，却仍是欲藏还露、将见仍无的那半规月影。这时候江面上似乎起了风，云脚的迁移，更

来得迅速了，而低头向江心一看，几多散乱着的船里的灯光，也忽明忽灭地变换了一变换位置。（郁达夫：《钓台的春昼》《现代游记选》第242页）

大约是云贵高原的气流关系吧，昆明的云是很有特色的。有时候，连绵不断的镶着金边或银边的云层在翻动；有时候，长空万里，只浮现一朵一尘不染的白莲；有时候，象一座巨大建筑物的圆顶，上面全是精雕细刻，飞禽走兽，应有尽有。有时云轻如棉，有时又重如水晶巨石。由于云状变幻的奇特，色彩的丰富，五百里滇池的湖光山色，也随着变幻无穷。我时常在湖的东南岸走动，看到滇池不同的景色：有时它是蔚蓝的，有时是碧绿的，有时又是紫墨色的，有时一半浓绿，一半银白，而当雨后初晴，一弯长虹倒映在湖心，很象一个五彩的绣球在浮动。我们从平地仰望滇池，总是远处高，近处低，那些来往于昆明和昆阳运送磷肥和焦煤的白帆机船，就象一串串风筝在空中移动，那种"水天一色"的境界，是深有领会的。（洛汀：《五百里滇池》《现代游记选》第508-509页）

千形万象竟还空，映水藏山片复重。无限旱苗枯欲尽，悠悠闲处作奇峰。（来鹄：《云》《历代诗歌选》第676页）

浓　云

这一天上午，天空老张着那灰色的幔，没有一点点漏洞，也没有动一动。也许幔外边有的是风，但我们罩在这幔里的，把鸡毛从桥头抛下去，也没见他飘飘扬扬踱方步。就跟住在抽出了空气的大筒里似的，人张开两臂用力行一次深呼吸，可是吸进来只是热辣辣的一股闷。汗呢，只管钻出来，钻出来，可是胶水一样，胶得你浑身不爽快，象结了一层壳。

午后三点钟光景，人象快要干死的鱼，张开了一张嘴，忽然天空那灰色的幔裂了一条缝！不折不扣一条缝！象明晃晃的刀口在这幔上划过。然而划过了，幔又合拢跟没有划过的时候一样，透不进一丝儿风。一会儿，长空一闪，又是那灰色的幔裂了一次缝。然而中什么用？

象有一只巨人的手拿着明晃晃的大刀在外边想挑破那灰色的幔，象是这巨人已在咆哮发怒；越来越紧了，一闪一闪满天空瞥过那大刀的光亮，隆隆隆，幔外边来了巨人的愤怒的吼声。猛可地闪光和吼声都没有了，还是一张密不通风的灰色的幔！空气比以前加倍闷！那幔比以前加倍厚！天加倍黑！（茅盾：《雷雨前》《茅盾散文速写集》第67-68页）

一堆坚韧的云切断大部分光线，仍以迅速的脚步在宽阔的天空驰奔。云的边端及罅隙中仅存的几分赤红太阳光彩，在极短促的时间内，全被隔绝了，新的一团云又敏捷地移过去，把每一处缺陷都填补满。

不间断的伸开，重叠下去，不间断的。

云的颜色逐渐加浓深，后来的屯积得很厚，似乎要下坠到地面一样，风力很大，使它不能有些许休止滞留的倾向，被催逼着仓促变化，水气继续不倦地膨大，灰黑的阴影就扩充到了远方。（严文井：《风雨》《散文选》第二册第583页）

可是天色忽然变得暗淡了，原先象蓝宝石一样的天际，此刻却堆起了许多灰色的云团，一团深一团浅的，比一块退了色的灰布还难看。正东方不知在什么时候突然钻出了一大块乌云，固执地挡在那里，一动也不动。而西面那脉深黛色的远山，也忽然给烟雾埋没了半截，蒙蒙溶溶的，仿佛正在下雨。（关振东　张绰：《广海日出》《广东散文特写选》第238页）

不知何许时刻，几朵黑云悄悄地把太阳遮盖起来，阳光从云缝映出，颇似镶嵌了亮银的边。北边的天空，这时也为迷蒙的乌云装起。而后，这乌云竟如幕布般徐徐向东西方分开，原来的空间渐渐涌出一团黄色的云雾。有戈壁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要来大风了。正说间，那黄色的云雾底层，又升起缕缕黑色云柱，它不断涨大，迅速翻滚，向天顶扑来。眨眼工夫，北方天空被这些怪云罩满，并将远处地面的一切全部吞没，如同在面前矗立起一堵无边的大墙。乌云愈堆愈烈，移动得也愈来

愈快了。它尽头的两翼，竟象车轮般旋转奔驰，如同庞大的黑色怪物，张着硕大无朋的翅膀，迎头飞来。它为地面投下阴影，也给人们心灵上施加沉重的压力。（蓝坪：《戈壁金山间》《甘肃散文特写选》第121-122页）

乌黑的层云，翻腾着，卷滚着，灰白的映光，浓黑的投影，合着阴风，挨着地，互推着疾走；山岳凛然地变成沉寂，严肃，树木是发着微声，恐惧而颤抖。……

（冯雪峰：《短章，暴风雨时作》
《新诗选》第一册第308页）

云　海

山极高则雷雨在下，云之聚而出，旅而归，皆在腰膂间。每见天都诸峰，云生如带，不能至其家；久之，溶然四合，云气蔽翳其下，而峰顶故在云外也。铺海之云，弥望如海，忽焉迸散，如兔惊兔逝。山高出云外，天宇旷然，云无所附丽故也。（钱谦益：《游黄山记》《历代游记选》第291页）

寺在祝融峰旁，登峰顶，则云气旋绕，下临无际，东顾天宇，明净如洗。西面白云弥空，山下云气渐起相接，须臾遍满上下，长风鼓煽，如涛雪乱涌，由西而东，少焉，东方亦弥漫如银海。六宇一色，天风浩浩，若身蹑虚空，不见尘界。予恍惚不能言。须臾，云渐收，众云奔逐四去，残阳遥映，余霞弄彩，紫翠万状。（钱邦芑：《游南岳记》《历代游记选》第301页）

最为瑰奇伟丽的还是黄山中的云海。我登山的季节正值九月初秋，宿雨初晴，碧空如洗，巨壑深谷，烟云弥漫，浩瀚无涯，宛如波涛起伏的大海。远近峰峦，象岛屿一样，隐现在虚无飘渺的云海之中。白云来去，时起时伏，赛似波涛汹涌澎湃；山风起处，松涛轰鸣，又有点象拍岸的潮汐声。我很佩服创造出“云海”这个名称的人，他的想象力真是十

分丰富，我们很难想出什么词汇比“云海”这个名称更能形象地描绘出黄山云景的实况了。平时的云海已经是忽聚忽散，变化莫测，气象万千，但最可观的还是在旭日初升的时候看云海。九月十二日凌晨四时，我起床后就披上棉大衣，直奔海拔一千七百多米的清凉台，这座台突出在三面临空的危岩上，靠在石栏杆上就可以俯瞰和远眺黄山西海一带的全部景色。我们在黎明的曙色中等待了大约半个钟头，才看到旭日露出小小的一角，辉映着朝霞，赛似刚从高炉里倾泻出来的钢水，光芒四射，令人不敢张开眼睛直视。过了一会儿，红日冉冉上升，光照云海，五彩纷披，灿若锦绣。那时恰好有一股强劲的山风吹来，云烟四散，峰壑松石，在彩色的云海中时隐时现，瞬息万变，犹如织锦上面的装饰图案，每幅都换一个样式。（黄秋耘：《黄山秋行》《现代游记选》第275-276页）

不料天公多变，风云难测。当我们从望日台俯瞰群山，只见山谷深处、峰巅林壑，不断腾起一股股青烟，飘浮在空中，凝然不动，越聚越多，越来越浓。转眼之间，一座座山峰都罩起了白衣白袍，戴上了白甲白盔。透明的天际一点一点地在变混，变暗；一朵朵铅云，一团团烟雾，在相互靠拢，霎时云闭雾合。方才历历可数的衡山七十二峰，瞬息间全都遁去自己的身影。南天门呀，你的门在哪里？官居“火正”的祝融（《左传》“古有五行之官，火正曰祝融”），望去象是蒙在重雾中的战舰，迷迷蒙蒙的在空中浮动：一会大了，一会小了；一会近了，一会又远了。我们头上是云，脚下是云，眼前处处是云，无边无际。天上地下，浑然一色。啃！好一片云海！如果这时山下能有人望见我们，将会以为我们在腾云驾雾吧？置身云中，一时竟不知高低，不辨南北，只觉得一缕缕、一团团的青烟白气，荡于胸前，流于指隙，似乎伸手可捉，可又什么都捉不到。既然不能观山，那就看云吧。看这过眼云烟的变幻，或疏或密，浓淡相同，倒也别有一番风味。它时而象一条条银丝，曼舞轻飘；时而又集成一幅似明若暗的绸带，绵延不断。

突然，一阵清风拂面而过。风过处，天空便由灰而白，由浊而清，渐次明亮，视野也随着渐次开阔。精神不由为之一爽。看哟，那一团团的

浓雾，被风平空卷起，抛向空中，几经旋转，淡了，散了！那埋在深谷里的云霭，也逃不脱风的追逐，风把它们一层层地剥离，然后撮起，向漫天洒去，略见滚动，就化作袅袅轻烟，失去踪迹。重重的峰峦，复又清晰可辨了，一个个酷似梳洗方罢、发披双肩的少女，云鬓还挂着点点水珠。空中的白云也在流动，时而打着旋涡翻滚，时而东躲西藏，溜之乎也。（洪周　肖琦：《南岳记游》《现代游记选》第378—379页）

……云彩在这山区也是天然的景色。住在山上，清晨，白云常来作客，它在窗外徘徊，伸手可取，出外散步，就踏着云朵走来走去。有时它们迷漫一片，使整个山区形成茫茫的海面，只留最高的峰尖，象大海中的点点岛屿，这就是黄山著名的云海奇景。我爱在傍晚看五彩的游云，它们扮成侠士仕女，骑龙跨凤，有盛装的车舆，随行的乐队，当他们列队缓缓行进时，隔山望去，有时象海面行舟一般。（茵子：《黄山小记》《现代游记选》第270页）

“云以山为体，山以云为衣”，这是描写黄山峰海的名句，既道出了云与山的相互关系，也点明了山光水色变幻的原因。倘遇宿雨初晴、碧空如洗的日子，你在西海，就能看到云雾象无数缥缈的轻纱，飞来荡去，时而填满千峰万壑，幻成海天一色；时而推出万座峰岗，显得苍浑深远。这时候的九龙峰，仿佛一条苍龙在云海中嬉戏；如果阳光直射，那一条条光柱洒落海面，立即现出苍龙吐水的美景；如果太阳刚升或即将西沉，这苍龙还会表演出戏珠的精彩节目。黄山峰海之所以瑰奇伟丽，一刻也离不开烟云。烟云时而把它装点成波涛起伏、浩瀚无涯的大海，时而将远近峰峦的顶部托出海面，隐现在虚无缥缈的轻雾之中，象仙山琼阁或海市蜃楼。烟云忽聚忽散，变化莫测，把峰海敷染得光怪陆离，景象万千，难怪郭老要惊叹：“瞬息万变万万变，忽隐忽显，或浓或淡，胜似梦境之迷离。”白昼的黄山峰海气势磅礴，蔚为壮观；月夜的峰海则恍若仙境，美妙动人。尽管这时候没有那冉冉上升的红日把峰海打扮得五彩缤纷、灿若锦绣，也没有雷鸣电闪在峰海中留下特别奇异的图案，但当月色在远峰近峦、巨壑深谷上撒下一层青辉时，林静山幽，云停海默，

秀丽掩住了险奇，娴静取代了纷繁。近山泼银，远山朦胧，月夜的群峰幽谷笼罩着一层神秘的色彩，这仙境般的美景，如不身临其境，是难以想象的。（周方：《峰海巡礼》《黄山散记》第17-22页）

只见一片云海，缭绕不已，有如大海波涛，汹涌起伏。云善于变化，这些变化多端的云，真是轻盈极了。它翻腾，它飞行。它变化莫测，忽浓忽淡。于是，一忽儿这座山峰出现了，一忽儿它已隐没不见。

云是雪白雪白的。峰峦青青苍苍。云开了，下面的山峰山脉，重重叠叠，一层又一层，何止数十层，形成透视图。这层层山峰，在云海中忽隐忽现。云彩变得这样快，快得象舞蹈家在挥动她的长袖，急转她的身段。（徐迟：《直薄峨眉金顶记》《徐迟散文选集》第261页）

（3）雨

春雨

……尤其是在春雨迷蒙的早晨，江面上浮动着一层轻纱般的白蒙蒙的雨丝，远近的山峰完全被云和雨遮住了。这时只有细细的雨声打着船篷，打着江面，打着岸边的草和树。于是，一种令人感觉不到的轻微的声响，把整个漓江衬托得静极了。这时，忽然一声欸乃，一只小小的渔舟从岸边溪流里驶入江来。顺着溪流望去，在细雨之中，一片烟霞般的桃花，沿小溪两岸一直伸向峡谷深处，然后被一片看不清的或者是山，或者是云，或者是雾，遮断了。（方纪：《桂林山水》《现代游记选》第367-368页）

雨，虽是很细，却不紧不慢，下得挺有耐性，眼前的狮子山，只一会，便裹在雨雾中了。

雨不停地下，石级小路被雨水洗得分外明净。路两边新拔节的翠竹被碎雨星罩着，绿蒙蒙的，望不到边际；路下的山冲里一片桃林，初开的桃花笼在这四月的烟雨里，印出一层水润润的红雾。这蒙蒙的绿意，

这团团的红雾，真象刚滴到宣纸上的水彩一样，慢慢地浸润开来。呵，这奇妙的春雨，它正给未来孕育着怎样的景象呵！（严阵：《牡丹园记》《安徽散文选》第61页）

从村庄来到野外，麦苗郁郁青青，路边的枯草也泛起片片绿意。春雨潇潇，神武寺山的青烟迷离。樱花山头虽然斑斑白雪，然而，这山，这树，这房舍，这田园，无不在春雨里尽情洗浴。河边干枯的芦苇被草草割去了，剩下的，这里一丛，那里一簇。河床开阔了，被辟为宽广的田圃。春雨淋在一只鱼网上。

梅花渍香，山茶流红，麦苗润绿，山色空蒙。这是一场催春的雨啊！（〔日〕德富芦花：《春雨》《外国文学》1982年第12期）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杜甫：《春夜喜雨》《杜甫诗选注》第165页）

方象欲焦枯，一雨足沾濡。天地回生意，风云起壮图。农夫，舞破蓑衣绿；和余，欢喜的无是处。（张养浩：《得胜令·四月一日喜雨》《历代诗歌选》第1015页）

细　雨

忽然疏疏落落的下起雨来了，暮色已经围抱着这都市，街上行人也渐渐稀少了。我转入一条小街，雨下得更密了。路灯在雨中放着安静的冷光。这还是一个闷热的黄昏，这使我满载着郁怒的心更加烦躁。风挟着细雨吹到我脸上，稍感着些凉快；但是随风送来的一种特别声浪忽地又使我的热血在颞颥部血管里乱跳；这是一阵歌吹声，竹牌声，哗笑声！……雨点更粗更密了，风力也似乎劲了些：这许就是闷热后必然有的暴风雨的先遣队吧？（茅盾：《五月三十日的下午》《中国报告文学丛书》第一辑第一分册第15页）

于是，雨来了。从云岭上，不知不觉地来了。

云南的雨，也是透明的，因为远处依然照耀着明丽的太阳。雨，象绢丝织成的纱幕，象珍珠串成的帘子，从透明的、乳白色的天空垂下，垂在碧蓝碧蓝的阳宗海上。（方纪：《石林风雨》《方纪散文集》第22页）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韩愈：《初春小雨》《千家诗》第6页）

淫雨

若夫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耀，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范仲淹：《岳阳楼记》《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篇第二册第224页）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诗经·小雅·采薇》《历代诗歌选》第25页）

碧云冉冉蘅皋暮，彩笔新题断肠句。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贺铸：《青玉案》《历代诗歌选》第1784页）

行人驱驰不易，更那堪暮秋天气，拂面西风透客衣！山雨霏微，草虫啾唧，身上淋漓，脚底沾泥。痛恨杀伤情鹧鸪啼："行不得！"（张养浩：《山坡羊过青哥儿·过分水关》《历代诗歌选》第1017页）

暴雨

谁也没有料到这一天会有暴风雨。然而暴风雨却来了；时间是下午三点。它是带着飞沙一起来的。它的来势是那么凶猛，它简直好象是要把人吞噬掉似的。在它的袭击中，不仅人站不住，连坝身也似乎要解体了，因为雨点是那么粗，它打到的地方就现出一个小洞。（叶君健：

《暴风雨》　《天安门之夜》第20页）

达达达的大雨珠射下来。狂雨就这样骤然勃发开，船同水面同时被转进这喷射的范围内。沉重的，兽性的，织成一束束白金色、暗青色的线条，倾泻着，散开无数轻碎的水点，还带着点热意。这气候是不可收拾了，天似乎更加窒息。声音奔腾的，如一千亿个泉水、一千亿个瀑布，集在一起冲落，崩塌下来，异样的猖狂放肆，每块云全都在畅快的漏泄。　（严文井：《风雨》　《散文选》第二册第586页）

已经一天一夜，瓢泼大雨不停地倾泻，真象俗话说的"天漏了"。狂风以粗暴的力，拔掉树木，吹断电杆。雷，在乌云间为风雨呐喊，为四方涌来的洪水助威。北河、中河、昆河的河床，受不了每秒钟袭来的八千四百多立方洪水的攻击，完全失去了约束力，于是，混浊的浪涛就向着岸边的田野和城镇虎虎冲去……　（高缨：《霞光》　《霞光》第3页）

正当我沉入遐想的当儿，突然间天昏地暗。车窗上响起了刺耳的噼啪声，迎面驶来的汽车都亮起了前灯，就象是睁大着惊愕的眼睛！尖利的风吼把车轮的欢唱完全掩盖了，骤雨无情地抽打着绿色的大地。顷刻，雨又变成了雪，助着风势，狂舞漫卷。我们的汽车没有减速，只见车身两旁闪过一道道白线，又密又急。这是攒射的雪箭，射向我心中的春天！　（顾炯：《春之恋》　《风物·友谊·情思》第139页）

游人脚底一声雷，满座顽云拨不开；天外黑风吹海立，浙东飞雨过江来。十分敛滟金樽凸，千杖敲铿羯鼓吹。唤起谪仙泉洒面，倒倾鲛室泻琼瑰。　（苏轼：《有美堂暴雨》　《苏轼诗选》第83页）

阵　雨

海浪如云去却回，北风吹起数声雷。朱楼四面钩疏箔，卧看千山急雨来。（曾巩：《西楼》　《历代诗歌选》第736页）

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苏轼：《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历代诗歌选》第760页）

午梦扁舟花底，香满西湖烟水。急雨打篷声，梦初惊，却是池荷跳雨。散了真珠还聚，聚作水银窝，泛清波。（杨万里：《昭君怨》《唐宋词选注》第391页）

牛尾乌云泼浓墨，牛头风雨翻车轴。怒涛顷刻卷沙滩，十万军声吼鸣瀑。牧童家住溪西曲，侵早骑牛牧溪北。慌忙冒雨急渡溪，雨势骤晴山又绿。（华岳：《骤雨》《历代诗歌选》第909页）

雨前

一阵阵的浓云；天色是奇怪的黑暗，如果它还是青的，那简直是鬼脸似的靛青的颜色。是烟雾，是灰沙，还是云翳，把太阳蒙住了？为什么太阳会是这么惨白的脸色，还露出恶鬼似的雪白的十几根牙齿。

这青面獠牙的天日是多么鬼气阴森，多么凄惨，多么凶狠！

山上的岩石渐渐的蒙上一层面罩，沙滩上的沙泥簌簌的响着。远远近近的树林呼啸着，一忽儿低些，一忽儿高些，互相唱和着，呼啦呼啦……嘁嘁喳喳……——宇宙的呼吸都急促起来了。

一阵一阵的成群的水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受着了惊吓，慌慌张张的飞过来。它们想往哪儿去躲？躲不了的！起初是偶然的，后来简直时时刻刻的，发见海面上铄亮的真所谓飞钊似的一道道的毫光闪过去。这是飞鱼。它们生着翅膀，现在是在抱怨自己的爷娘没有给它们再生几支腿。它们往高处跳。跳到哪儿去？始终仍旧是落在海里的。

海水快沸腾了。宇宙在颠簸着。

一股腥气扑到鼻子里来。据说是龙的腥气。极大的暴风雨和霹雳已经在天空里盘旋着，这是要"挂龙"了。隐隐的雷声一阵紧一阵松的

滚着，雪亮的电闪扫着。一切都低下了头，闭着呼吸，很慌乱的躲藏起来。只有成千成万的蜻蜓，一群群的哄动着，随着风飞来飞去。它们是奇形怪状的，各种颜色都有，有青白紫黑的，象人身上的伤痕，也有鲜丽的通红的，象人的鲜血。它们都很年轻，勇敢，居然反抗青面獠牙的天日。

据说蜻蜓是"龙的苍蝇"。将要挂龙……就是暴风雨之前，这些"苍蝇"闻着了龙的腥气，就成群结队的出现。

暴风雨快要来了。暴风雨之中的雷霆，将要辟开黑幕重重的靛青色的天。海翻了个身似的泼天的大雨，将要洗干净太阳上的白翳。（瞿秋白：《暴风雨之前》　《乱弹》第36-37页）

然而猛可地电光一闪，照得屋角里都雪亮。幔外边的巨人一下子把那灰色的幔扯得粉碎了！轰隆隆，轰隆隆！他胜利地叫着。胡——胡——挡在幔外边整整两天的风开足了超高速度扑来了！蝉儿噤声，苍蝇逃走，蚊子躲起来，人身上象剥落了一层壳那么一爽。霍！霍！霍！巨人的刀光在长空飞舞。轰隆隆，轰隆隆，再急些，再响些吧！让大雷雨冲洗出个干净清凉的世界！（茅盾：《雷雨前》　《茅盾散文速写集》第69页）

虽然一点风也没有，但那一团黑中带紫的密云（上帝才知道它是从哪儿来的！），却迅速地向我们这边推移。还没有给云朵遮住的阳光，明朗地照耀着那黑暗的密云，和密云跟地平线之间的灰色云带。间或，远远地有电光闪烁着，还听见了微弱的响声——它逐渐增强，临近，终于变成断断续续的霹雳，笼罩着整个天际。……前面的云块已经开始遮住太阳，转瞬之间，就只剩下最后一支光线，它照射着地平线的漆黑方面，于是隐没了。周围的一切景象顿然改观，全都变得阴暗了。白杨林子战栗着，树叶都变成暗灰色，在密云的淡紫色的背景上清晰地衬托出来，呼啸着，旋转着。巨大的白杨树顶也开始摇摆，一束束的干草掠过大道。褐雨燕和白胸燕恍若有意阻止我们似的，绕着敞车飞翔，擦着马的胸膛飞过，翅膀蓬勃的穴鸟侧着身子随风翱翔；我们扣好了的皮帘的

边沿也给掀起，一阵阵的湿风向我们直扑，扫荡着，打着车身。闪光就象在车子里发出的一般，使人目眩眼花，瞬息间，便掠过了灰色的呢衣、带子，和缩在角落里的吴乐嘉的身上。在那同一秒中之内，一声巨响正当着脑顶上爆炸出来，愈升愈高，愈扩愈大，活象沿着一条巨大的螺旋线，渐渐加强着，终于汇成一个磅然震耳的霹雳，叫人不禁浑身发抖，屏住呼吸。（〔俄〕列夫·托尔斯泰：《少年时代》第15-16页）

风突然吹来，又疾驰而去；四周的空气颤动了一下：这不是雷声吗？你从山谷里走出来，……天边的一片铅色是什么？是不是暑气浓密起来了？是不是乌云涌过来了？……但是这时候电光微微地一闪。……啊，原来是暴风雨要来了！四周还照着明亮的阳光，还可以打猎。但是乌云增长起来了：它前面的一边象衣袖一般伸展开来，象穹窿似的笼罩着。顷刻之间，草木全部黑暗了。……赶快跑！那边好象有一间干草棚，……赶快跑！……你跑到那里，走了进去。（〔俄〕屠格涅夫：《树林和草原》《外国散文选》第108页）

鸟儿也没有往常那样活跃。琴鸡一语不发。这可都不是在骗人。白鹤无声地栖息在河湾里。连大鹰都很少见到了。后来一切都静悄悄的，空气也闷热，撩人愁思，正是一番风雨欲来时的情景。大气中的变化是如此之快，非但不及回家，连找一棵可以躲大雨的云杉都几乎来不及了。

我刚安顿好，天空便雷电交加，大雨倾盆了。（〔苏〕普里什文：《林中水滴》《外国散文选》第234页）

在我们站住观泉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看见过的北方天边那一线蓝云，涨大了，变黑了，向着我们奔来了，同时电光也闪将起来。

我们得到了同一的结论，就是：观赏自然的美，可以更好地在屋檐下进行。但正在我们踅回家去的时候，暴风雨已在空旷的荒野上，怒吼着踏着大步赶上我们。我没想到我正赞赏美丽的自然夫人睫上的蓝水时，她却会象一个生气的主妇那样追赶着我们，要给我们一记这么响的

嘴巴！

沙土迷天，几步外什么都看不见了。风雨更强烈了。沙地上的碎砾打在我们身上，就象枪子似的；狂风又掐住我们的颈背；开始下落的雨点，鞭打着我们，撵着我们跑。（〔印〕泰戈尔：《孟加拉风光》《外国散文选》第526-527页）

乌黑臃肿的云块涌来了，象一张吸墨纸似地把我面前风景里的金色阳光吸收掉了。雨一定快来了，因为微风感到潮湿而含满了眼泪。（〔印〕泰戈尔：《孟加拉风光》《外国散文选》第534页）

雨　后

时宿雨新止，天宇朗然，日光漏云影中，乍明乍灭。群山尽洗，绝无尘土气。空翠如滴，众壑奔流，水色弥茫，湖若加广，草木亦津津然有喜色焉。遥望云气出山腹，如白浪在大海中汹涌不定。（史鉴：《晴、雨、霁三游西湖》《西湖游记选》第123页）

湖滨雨阵方过，柳丝新沐，垂滴湿肩背，湖山眉目尤秀媚，绝非平素比。云纱翳处，宝珠潜隐，仅透幽辉似月华。北高峰岭下横吐乱絮，其下冈峦为天光所映，满布沙金。而西南诸山皆呈苍灰色，层次而列，犹张十数大营幕，寂然静闭，不闻画角之声。（吴霜：《雨后平波记》《西湖游记选》第139页）

雨声渐渐的住了，窗帘后隐隐的透进清光来。推开窗户一看，呀！凉云散了，树叶上的残滴，映着月儿，好似萤光千点，闪闪烁烁的动着。——真没想到苦雨孤灯之后，会有这么一幅清美的图画！（冰心：《笑》《散文选》第一册第320页）

夜来落过雨，稻田的秧苗和沟边的橙木树，都现出清新的绿色。强烈的六月的阳光，有时没遮拦地照了下来，稻田的水上，青色的叶上，便颤动着金色的光波；有时又被云掩着了，绿色的田野里就东一片西一片

地映着蓝色的阴影。（艾芜：《田野在欢乐地笑着》《初春时节》第123页）

紫格蓝蓝的天空还含着浓浓的雨气，骤雨才过，天刚刚放晴。

四边没有山，也没有树，青草的尽头就接着天际。云影印着草毯，把草色也染得湛蓝湛蓝的，天空和草地在这浓郁的色调下溶解在一起了。

……

阳光射在飘浮的水珠上，反射出各种颜色来，在这下面就是嫩黄黛绿的草地。草棵经过雨洗，再被阳光一照，总是显得象初生的小鹅似的，毛茸茸，黄烁烁，伶俐新鲜。

莎鸡的"镜鞍"打湿了，它不叫了；蚱蜢飞不动了。草丛里面只有水滴跌落下来，透出碎玉的轻响。

在这最恬静的瞬间，却有无数的珠兰玉笔出现在草丛里，它们都是乳白娇嫩的，如同没有绽蕊的玉簪花儿似地点缀在草毯上。它们是这阵雨过后才生的，多么快呀，眼看着它们从草棵里往外蹿——这数不清的新鲜的蘑菇丁儿。（端木蕻良：《雨后》《雪浪花》第62-63页）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雨脚忽然收了。厚重的云堆慢慢移动，漏出一角石青的天，有一片炙人的阳光洒下。是羞于照临这个不洁的都市吗？有如一个娇怯的姑娘，刚探出头就又下了窗帘。于是留下了阴暗——仿佛比先前更浓的阴暗。且多了一种湿腻的懊热，使人烦躁。（柯灵：《雨街小景》《散文选》第二册第668-669页）

不久雨势渐弱，黑云开始分成波状的云块，太阳所在之处，逐渐明朗起来，透过黑云的灰白色的边沿，慢慢地看到小块小块的晴朗的碧空。顿时间，微弱的阳光就在那途中的水潭里，在那降落着过了筛似的直线形的细雨的地段上，在新绿如沐的途中小草上，闪烁了。乌黑的密云还在示威似地往地平线的对面包围，但我早已不怕它了。……道路的一边——是广阔无际的田野，不深的沟洫在这儿那儿切断着它，潮湿的大

地和翠绿的植物闪灼着，那田野便象一张有黑点的地毯般，伸延到地平线的尽头去；另一边——是杂着胡桃树和樱树的白杨小林，它一动不动地，好象极其幸福地矗立着，晶莹的雨水一滴滴地从它那洗濯过的树枝上慢慢地落下来，掉在隔年的枯叶上面。有冠毛的云雀唱着快乐的歌曲，从四面八方飞出，很快又落了下去；小鸟在濡湿的树丛中的忙碌地活动，也可以听到杜鹃的鸣声从林子中央传来，清晰异常。春雷过后，那种森林的奇妙的气息，白桦、紫罗兰、腐叶、编笠菌、樱树的气息，全都这样的迷人，以至我再也不能安坐在车里，于是从踏板上跳下来，跑向树丛，虽则雨点撒满我一身，我还是折取着茂盛的樱树的潮湿的枝条，用它们打着自己的脸，沉醉在它们的奇妙的气息之中。（〔俄〕L·托尔斯泰：《少年时代》第19-21页）

雨过后，炎热的太阳在森林中建造了一座暖房，里面充满了正在生长和腐烂的植物的醉人芳香。生长着的是白桦的叶芽和纤茸的春草，腐烂的是也有另一种香味的去岁的黄叶。老的干草、麦秆以及显出象普提树纤维般黄色的草墩，都被茸绵的碧草围住了。白桦的花穗也已绿了。白杨树上的象幼虫一样的种籽飘落着，往一切东西上面挂着。就在不久以前，去岁的象小扫帚似的郁茂的狗尾草的羽毛，还高高地突兀地立在那里摇来摆去，不知吓走过多少兔子和小鸟。白杨的幼虫落到它身上，把它一下子就折断了，接着新的绿草又把它覆盖了起来。不过这不是很快的，那黄色的老骨骼还长久地披着绿衣，生长着新春的绿色的身体。（〔苏〕普里什文：《林中水滴》《外国散文选》第241-242页）

一雨池塘水面平，澹磨明镜照檐楹。东风忽起垂杨舞，更作荷心万点声。（刘敞：《雨后池上》《历代诗歌选》第749页）

雨过浮萍合，蛙声满四邻。海棠真一梦，梅子欲尝新。拄杖闲挑菜，秋千不见人。殷勤木芍药，独自殿余春。（苏轼：《雨晴后步至四望亭下》《历代诗歌选》第764页）

天缺西南江面清，纡云不动小滩横。墙头语鹊衣犹湿，楼外残雷气未平。尽取微凉供稳睡，急搜奇句报新晴。今宵绝胜无人共，卧看星河尽意明。（陈与义：《雨晴》 《历代诗歌选》第799页）

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 （陆游：《临安春雨初霁》 《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编第二册第191页）

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 （毛泽东：《菩萨蛮·大柏地》 《毛主席诗词》第75页）

（4） 雪

大 雪

但是，朔方的雪花在纷飞之后，却永远如粉，如沙，他们决不粘连，撒在屋上，地上，枯草上，就是这样。屋上的雪是早已就有消化了的，因为屋里居人的火的温热。别的，在晴天之下，旋风忽来，便蓬勃地奋飞，在日光中灿灿地生光，如包藏火焰的大雾，旋转而且升腾，弥漫太空，使太空旋转而且升腾地闪烁。（鲁迅：《雪》 《鲁迅全集》第二卷第181页）

这雪，下得很大，也很稳。开始的时候，还伴着一阵儿小雨。不久，雨住了，风停了，就只有那大片大片的雪花，从彤云密布的天空中簌簌落落地飘将下来。一会儿，地面上就发白了。夜里，冬天的山村万籁俱寂，什么声音也没有，只听到那大雪不断降落的沙沙声和树木的枯枝被积雪压断了的咯吱声。 （峻青：《瑞雪图》 《秋色赋》第38页）

刚度过国庆节不久的这几天，空中积起厚云，沉凝欲堕，凛冽的西

北风，不住呜呜价吹，酿雪的意思格外浓鲜。终于，粉蝶般的雪片飞舞起来；但，不多一会儿，就变成细砂样的雪粒，刷刷地直撒下来。整个戈壁都沉入密密麻麻的茫茫雪阵中。（蓝坪：《戈壁宝山间》《甘肃散文特写选》第123页）

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衾薄。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历代诗歌选》第429页）

飞雪带春风，徘徊乱绕空。君看似花处，偏在洛城东。（刘方平：《春雪》《唐人绝句精华》第95页）

冷无香柳絮扑将来，冻成片梨花拂不开。大灰泥漫了三千界，银棱了东大海。（乔吉：《水仙子·咏雪》《元散曲选注》第161页）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毛泽东：《沁园春·雪》《毛主席诗词》第129-130页）

雪花

我喜欢眼前飞舞着的上海的雪花。它才是“雪白”的白色，也才是花一样的美丽。它好象比空气还轻，并不从半空里落下来，而是被空气从地面卷起来的。然而它又象是活的生物，象夏天黄昏时候的成群的蚊蚋，象春天流蜜时期的蜜蜂，它的忙碌的飞翔，或上或下，或快或慢，或

粘着人身，或拥入窗隙，仿佛自有它自己的意志和目的。它静默无声，但在它飞舞的时候，我们似乎听见了千百万人马的呼号和脚步声、大海的汹涌的波涛声、森林的狂吼声，有时又似乎听见了情人的切切的密语声，礼拜堂的平静的晚祷声、花园里的欢乐的鸟歌声……它所带来的是阴沉与严寒。但在它的飞舞的姿态中，我们看见了慈善的母亲、柔和的情人、活泼的孩子、微笑的花、温暖的太阳、静默的晚霞……它没有气息。但当它扑到我们面上的时候，我们似乎闻到了旷野间鲜洁的空气的气息、山谷中幽雅的兰花的气息、花园里浓郁的玫瑰的气息、清淡的茉莉花的气息……在白天，它做出千百种婀娜的姿态；夜间，它发出银色的光辉，照耀着我们行路的人，又在我们的玻璃窗上札札地绘就了各式各样的花卉和树木，斜的，直的，弯的，倒的。还有那河流、那天上的云…… （鲁彦：《雪》 《鲁彦散文集》第6页）

飘飘摇摇，纷纷扬扬，象烟一样轻，象玉一样莹，象银一样白，从天空洒下，亲吻着久别的大地，啊，北国的第一片雪。

一别七个月，这二百多天的时间，你到哪里去了呢？喔，你幻化了，化作晨雾、夜露、六月的甘霖，如今，你又穿上了洁白的羽衣，婷婷娉娉来到人间，来到祖国的最北方——黑龙江。

生长在黑龙江的人，有谁不对雪——这六角形瑰丽的奇花有着深厚的感情呢？“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在冰封大地的寂寞时刻，能够点缀北国风光的，恐怕唯有雪了。我欣赏过草原的雪，那里，一望无垠，洁白千里，当太阳刚刚升起，草原上便一片光明，真是“纤尘不染，晶莹如玉”。我也欣赏过山区的雪，那里，奇峰相连，镶银点翠，一座座山，一片片树，都是冰绡素裹，于巍峨之中见清秀，于峻峭之中见超逸，站在银峰之巅看浩野，会马上被北国的冬天的美丽迷惑…… （谢树：《雪》 《雪莲》第160-161页）

昨天晚上飘下了几片雪花，仿佛是从星星上飘下来的，它们落在地上，被灯光一照，也象星星一般烁亮。到早晨，那雪花变得非常娇柔，轻轻一吹便不见了。……

今天来到莫斯科，一眼发现马路上也有星星一般的初雪，而且那样轻，当麻雀落在上面，一会儿又飞起的时候，它的翅膀上便飘下一大堆星星来，而马路上不见了那些星星以后，便露出一块黑斑，老远可以看见。（〔苏〕普里什文：《林中水滴》《外国散文选》第247页）

雪　后

时乎积雪初晴，疏林开爽，江空漠漠寒烟，山回重重雪色。江帆片片，风度银梭；村树几家，影寒玉瓦。山径人迹板桥，客路车翻缟带。樵歌冻壑，渔钓冰蓑。（高濂：《三茅山顶望江天雪霁》《西湖游记选》第302页）

长林迥密，随着高低转折的峰峦，蜿蜒漫衍，努力显现伟大雄厚的气概；闪烁晶光的雪影映射着寒厉勇猛的初日，黯云掩抑依徊时，却又不时微微的露出凄黯的神态；松杉的苍翠披着银铠晶甲的圣衣，固然明明轩昂有骄色，表示他克己能耐忍受强暴的涵量，倏然忽起狂吼的怒风，号召四山的响应，万树枝头都起暴动，簌簌的雪花不由的纷纷坠落，虽则越显得寒厉的“冬之残酷”，然而散见零星的翠色，好一似美人的眉飞目舞，已确然见温情密意的“春之和畅”之先声。（瞿秋白：《饿乡纪程》《中国报告文学丛书》第一辑第二分册第77页）

黯黯的天色，满地积雪，映着黄昏时候的淡云，一层一层春蚕剥茧似的退去，慢慢透出明亮严肃的寒光来；叽叽喳喳私语的短树，林里穿过尖利残酷的寒风；一片空旷的冬原，衰草都掩没在白雪里，处处偶然露出些头角，随着风摇动，刷着雪丝丝作响；上下相照，淡云和积雪，象是密密诉说衷肠，怨叹生活的枯寂……（瞿秋白：《饿乡纪程》《中国报告文学丛书》第一辑第二分册第47页）

二月七日，正是五天风雪之后，万株树上，都结上一层冰壳。早起极光明的朝阳从东方捧出，照得这些冰树玉枝，寒光激射。下楼微步雪林中曲折行来，偶然回顾，一身自冰玉丛中穿过。小楼一角，隐隐看见

我的帘幕。虽然一般的高处不胜寒，而此琼楼玉宇，竟在人间，而非天上。

……一路林深处，冰枝拂衣，脆折有声。白雪压地，不见寸土，竟是洁无纤尘的世界。最美的是冰珠串结在野樱桃枝上，红白相间，晶莹向日，觉得人间珍宝，无此璀璨。（冰心：《寄小读者·通讯十六》《冰心小说散文选集》第239页）

倚着北窗，恰好鸟瞰那南郊的旷莽积雪。玻璃上偶沾了几片鹅毛碎雪，更显得它的莹明不滓。雪固白得可爱，但它干净得尤好。酿雪的云，融雪的泥，各有各的意思；但总不如一半留着的雪痕，一半飘着的雪华，上上下下，迷眩难分的尤为美满。……窗外有几方妙绝的素雪装成的册页。垒垒的坟，弯弯的路，枝枝丫丫的树，高高低低的屋顶，都秃着白头，耸着白肩膀，危立在卷雪的北风之中。（俞平伯：《陶然亭的雪》《杂拌儿》第59页）

那天是一月廿四日。因为在床上感到意外冰冷之故，清晨初醒来时，我便推知昨宵是下了雪。果然，当我打开房门一看时，对面房屋的瓦上全变成白色了，天井中一株木樨花的枝叶上，也点缀着一小堆一小堆的白粉。详细的看去，觉得比目前两三回所下的都来得大些，因为以前的虽然也铺盖了屋顶，但有些瓦沟上却仍然是黑色。这天却一色地白着，绝少铺不匀的地方了。并且都厚厚的，约莫有一两寸高的程度。目前的雪，虽然铺满了屋顶，但于木樨花树，却好象全无关系似的，这回它可不免受影响了，这也是雪落得比较大些的明证。（钟敬文：《西湖的雪景》《中国现代散文》上册第327页）

所有的山上，都堆积着很厚的雪块，虽然不能如瓦屋上那样铺填得均匀普遍，那一片片清白的光彩，却尽够使我感到宇宙的清寒、壮旷与纯洁了。常绿树的枝叶上所堆着的雪，和枯树上的很有差别。前者因为有叶子衬托着之故，雪片特别堆积得大块点，远远望去，如开满了白的山茶花，或吾乡的水锦花。后者，则只有一小小块的雪片能够在上面

粘着不堕落下去，与刚着花的梅李树非常相似。

……我们一直跑上最后的观海亭。那里石阶上下都厚厚地堆满了水沫似的雪，亭前的树上，雪着得很重，在雪的下层并结了冰块。旁边有几株山茶花，正在艳开着粉红色的花朵。那花朵有些堕下来的，半掩在雪花里，红白相映，色彩灿然，使我们感到华而不俗；清而不寒；因而联忆起那“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的佳人来。（钟敬文：《西湖的雪景》《中国现代散文》第328-329页）

清晨，刨开门前积雪走出帐篷时，雪早停了。红日当空，大地皆白。眼前银光眩目，虹彩闪烁，象一片披覆的银湖；远山也敷满白雪，直如波涛翻滚，拍击蓝天，确系红装素裹，分外妖娆。地面上，只有丛生的红柳和毛条探出头来，枝条上沾着毛松松的雪花，玲珑的冰晶恰似镂细的白玉雕刻，琼花玉树，傲然挺立，显出不畏冰霜的独特之美。“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不也可为此时此地的写照吗？（蓝坪：《戈壁宝山间》《甘肃散文特写选》第123页）

一片皑皑白雪。森林中万籁俱寂，异常温暖，只怕雪都要融化了。树木被雪裹住，云杉垂下了沉重的巨爪，白桦屈膝弯身，有的甚至把头低到地上，形成了交织如网的拱门。树木就象人一样：云杉在无论怎样的压力下面，没有一棵会弯腰屈膝，而只可以折断，但是白桦，却动辄就低头哈腰。云杉高耸着上部枝叶，傲然屹立，白桦却在哭泣。

在下过雪的静谧的森林中，戴雪的树木姿态万千，富于表情，你不禁要问：“它们为什么互不说话，难道见我怕羞吗？”雪花落下来了，才仿佛听见簌簌声，似乎那奇异的身影在喁喁私语。（〔苏〕普里什文：《林中水滴》《外国散文选》第247页）

早晨起来，我看到整个世界是一片寒气袭人、呈现着灰暗的白色和微微蓝色的天地。从窗户里透进来的光线非常奇特，弄得日常梳妆打扮的一套事显得也很古怪。不久太阳出来了，我坐下用早点时，太阳明朗地照耀着，淡淡的粉色映红了白雪。餐食的窗户化成一幅美妙的日本

版画。窗外那株树浑然挺立阳光之下，微微闪光的雪驻满枝丫，巧妙地装点着它的树干。一、两小时后，万物呈现一片蓝白交映的寒光，世界又完全改变了模样。小幅的日本版画全部消失了。我望着书斋的窗外，目光越过花园、草坪，直到远处低矮的小山上。地上发出一道长长的光亮，天空呈现出钢铁的灰色，树木全变成许多黑色、凶恶的形状，预示着某种灾祸即将来临。我们这紧靠英国心脏的仁慈的郊野，仿佛变成了残酷的干旷草原。仿佛随时都可能看见一群骑士从黑黝黝的矮树丛那边冲出来，随时都可能听见暴行的急管繁弦，而远方一处处的雪将被鲜血染红，好一派阴森的景象。（〔英〕普里斯特利：《初雪》《散文》1983年第5期第42页）

外面下了一整天的大雪，围绕着这古城的辽阔的田野已经变成了白色，橄榄树都好象是白色的翎毛，压在雪底下的葡萄蔓都成了无数的小堆。人们或许在路上会看见一个旅行者的车迹，从这一方面来，向另一方面去。（〔西〕阿索林：《西班牙小景》第68页）

雪——厚实的雪，风度如昔的雪，无限美好的雪。桑树街真变得令人难以置信——刹那间它变得那样晶莹洁白。每个太平梯都镶着白边，铺着一层层白色的踏板。铁梯上平日埋没在一片灰沉沉里的花纹一下子突然现出来了。雪贴着窗子堆了起来。（〔美〕菲里普·鲍诺斯基：《桑树街的一年四季》《外国散文选》第502页）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柳宗元：《江雪》《历代诗歌选》第553页）

一夜的大雪，下白了长春城，
白的大街、白的树枝、白的房顶，
白得如银缕，白得似玉雕，
白得象孩子们奇异的梦景，
那样美丽，那样纯洁，

没有一点污染的黑影……

（雁翼：《一夜的大雪》 《白杨林风情》第141页）

雪到正月初三的夜里才落下来。

醒来很早，

清早达吉雅娜从窗子里看到

变白了的院子，

花坛、屋顶和栅栏，

玻璃上淡淡的冰冻的图案，

穿上冬天的银装的乡村，

院子里快乐的喜鹊，

以及被冬天的华丽的地毯

软软地铺起来的群山。

一切都是明亮的，四周的一切都是白色。

（〔俄〕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第143页）

冰 花

落叶的树木枝丫上全都结上了银色的冰花，象一株株美丽的珊瑚树；路旁的荆棘灌木，浑身涂上了透明的银粉，象一枝枝美丽的珊瑚花；平日枝繁叶茂的青松，附着大片的白絮，象一朵朵白云悬挂在岩石之上；道路两旁山石上的冰凌，象玲珑别致的玉雕。尤其是那些长在风口上的树木，迎风面上冻结着厚厚的冰层，最厚处足有五、六寸光景，侧看象锋利的冰刀挂满了树丫。还有，那些缠在树上的一圈圈古藤，全都凝结着一层毛茸茸的冰花。它们的形态，有的似一条条洁白的玉带，有的似一个个素色的花环，有的似一副副透明的丝网，有的似一幅幅白色的窗花，比某些工艺品的设计还要精巧。黄山的琉璃界简直象神话般的奇妙，在阳光的照射下，因为光折的作用，还会出现五彩缤纷的光环，给人一种迷离的幻觉。（喻长辉：《处处路通琉璃界》 《黄山散记》第54页）

一冬不见梅花面，天意可怜人。晓来如画，残枝缀粉，老树生春。　　山僧高卧，松炉细火，茅屋衡门。冻河堤上，玉龙战倒，百万愁鳞。　（张可久：《黄钟·人月圆》　《历代诗歌选》第 1033 页）

昨夜北风越刮越大，
早晨窗上结满冰花。
星光冷得叫人发抖，
东方开始红出朝霞。

窗上冰花实在美丽，
淡红朝霞给它衬底。
看着这个冰的艺术，
感到说不出的惊奇。

谁说寒风扫尽一切，
它是扫帚也是画笔。
一面扫掉地下脏土，
一面画出人间奇迹。

（倪海曙：《冰花》　《杂格咙咚》第 571 页）

（5）　雾

薄　雾

时间日晷将西，海云东起，恍见宵雾溟蒙，朝烟霏拂，泄泄萦纡，英英层迭，横截半空，涸合无际，四野晚山，浮浮冥漠矣。即此去地千尺，离俗数里，便觉足蹑天风，着眼处不知家隔何地！　（高濂：《北高峰顶观海云》　《西湖游记选》第 227 页）

雾在树林间游行着。乳白的，蠕动的，雾是庞大的神物，是神物的嘘气，替满谷拉起幔子，又游行着，沿着巉岩向上升。（何其芳：《伐木》《画梦录》第39页）

只见云气氤氲，飞升于文殊院、清凉台，飘拂过东海门、西海门，弥漫于北海宾馆、白鹅岭。如此之漂泊无定，若许之变化多端。毫秒之间，景物不同；同一地点，瞬息万变。一忽儿阳光泛滥；一忽儿雨脚奔驰。却永有云雾，飘去浮来；整个的公园，藏在其中。（徐迟：《黄山记》《徐迟散文选集》第288页）

在我们到小天池、诺娜塔等地去游玩的时候，天阴暗下来。一阵阵的云雾象半透明的乳白色的轻纱从我们面前、身边不停地飘过，渐渐眼前到处都是白茫茫的一片。但是它们并不叫你窒息，你只觉得它柔软、清凉、轻盈、飘忽，不可捉摸。你看见对面明明是高山峻岭，云雾的纱幕扯过来，高山马上消逝了。左右明明是阴森森的深谷，纱幕轻轻地拉过去，深谷铺平了。身后几步之处明明是同来的游伴在路上走着，然而却象传说中穿了隐身衣的人一样，只听到他们的笑语声，却看不见他们的身影。天和地连成一片，一切都迷离恍惚，自己也不知身在何处。你正在惶惑无主，忽然高山出现了，深谷复原了，游伴也清晰了。然后……又消逝，……又出现。一切，时明时灭，时隐时现；一切，得而复失，失而复得；一切都是这满天云雾在作怪。它是个顽皮的精灵，在施展魔术，挥动着那块奇幻的纱幕来迷惑人。（沈蔚德：《庐山小品》《现代游记选》第314页）

早就听说，“雾挂”是黄山冬季最美妙的佳景。一夜寒雾挂满枝，疑是玉树从天降。黄山自古云成海，冬季云雾也不亚于其他季节。当气温下降到冰点的时候，正在行走之中的云雾，突然被景色老人的“定身法”定住，于是夜雾过后的第二天早上，就出现漫山遍野的“雾松”、“雾树”、“雾草”、“雾石”，把秀丽的群山打扮成了珊瑚盛开的海洋。（喻长辉：《处处路通琉璃界》《黄山散记》第51－52页）

夏天的烟雾弥漫的日子也很美好，虽然猎人不喜欢这种日子。在这些日子里不能打枪，因为鸟儿从你的脚边拍翅飞起，立刻消失在白茫茫的凝滞的烟雾中了。然而四周多么静寂，静寂得难于形容！一切都觉醒了，然而一切都默不作声，你经过一棵树旁边，它一动也不动，正在悠然自得。通过均匀地散布在空气中的薄雾，在你前面显出一片长长的黑影。你以为这是近处的树林；你走过去，这树林就变成了长在田界上的一排高高的苦艾。在你的上空，在你的四周，到处都是雾。……可是这时候风轻轻地吹出了，一块淡蓝色的天空通过了稀薄如烟的雾气而显现出来，金黄色的阳光突然侵入，照射成一条长长的光带，落到田野上，钻进树林里，——接着，一切又都被遮蔽起来。这斗争继续了很久；但是光明终于胜利，被太阳照暖了的最后一阵阵烟雾时而凝集起来，铺展得平平的，时而盘旋缭绕，消失在发着柔和的光辉的蔚蓝色的高空中，这一天就变成壮丽无比的晴明天气了。（〔俄〕屠格涅夫：《树林和草原》《外国散文选》第 111－112 页）

白云漫了太阳；
青山环拥着正睡的时候，
牛乳般雾露遮遮掩掩，
象轻纱似的，
幂了新嫁娘的面。
默然在窗口儿，
上不见只鸟儿，
下不见个影儿，
只剩飘飘的清风，
只剩悠悠的远钟。
……

（朱自清：《独自》《新诗选》第一册第 158 页）

浓　雾

雾从谷中升起了，绕着山头升起了，象许多白色的飘带，把各个山头缠绕又解开，解开又缠绕。来吧，来隔着窗纱看雾吧。

怎么的？已经不见了群山啊！远远的、近近的山，生着松柏的、流着飞泉的山，都为雾所包围，雾变成了灰色的纱幔，把众山遮盖了。（李广田：《雾》　《李广田散文选》第 96 页）

雾给我忧郁，雾也给我愉快。

窗前的一株很高很大的榆树，慢慢地在雾里伸出头来了，象一夜的睡眠依然不够地在微风里轻轻地摆动着腰身。阳光在他的枝上跳着轻盈的狐步。树上原有的露水给阳光照得亮晶晶的，不时从叶子尖上滴下一两粒精圆的珠子似的水珠，水珠落在潮湿的泥土地上无声地消逝了。树给浓厚的雾衬着，我站在窗前望过去，就如同在山顶上看云堆里的树一样——半隐半现。　（周而复：《杨村小辑》　《歼灭》第 170 页）

庐山的雾，来得无踪，去得无影，总教你丈八金刚，摸不着头脑。

在庐山，老是与雾捉迷藏。我们两次登含鄱口，都遇到浓雾，固然看不到鄱阳湖，景物也是咫尺莫辨。有时在山下仰望，只见含鄱口一带，碧空如洗。但是，当你气咻咻地攀登后，雾已从四方八面涌来，使你为之气结。

……

庐山的雾，是飘离不定的，有时你觉得是由山涧升起，有时是四面排空而来，有时如袅袅的轻烟，有时如缕缕的银丝，有时如万顷波涛卷来，有时轻盈如羽衣，有时沉凝如灰铅。　（彦火：《庐山组曲》　《醉人的旅程》第 150 页）

海面上弥漫着浓雾。这时候，海象个怕羞的姑娘，隐隐地裹藏在薄薄的纱帷里。

谁也看不清它的面貌呵，就连太阳也是。

太阳鼓足了力气来探看裹藏在雾的纱帷里的海，可是什么也看不清。太阳生气了，脸都气白了。

只有海滩渔村里的人们，不怕雾的纱帷把海裹藏得多么隐蔽，他们还是看到海的脸面。并从海的脸面上看到了它当天的情绪。（凤章：《海边随笔》《山坞的早晨》第 114 页）

夜雾漫撒在澄静如练的大江之上，万裹千层，但见流水，不见隔岸灯光和那墨绿成行的垂柳。

我择一块青石坐定，摈却纷繁的杂念，清心洁意来欣赏这迷人的秋江夜雾。夜是如此之静，雾是如此之浓，与其说是画，莫如说是诗，在这诗一般的意境里，设若驾一叶扁舟，驶入江心，钻进雾幕，让双桨飞荡，歌声飘扬，那该是多么惬意的事呢！想到这里，忽听得江心一声清歌，划破夜雾，传进我的耳鼓。（谢祢：《秋江夜雾》《雪莲》第 88 页）

在树梢上在屋脊上
在烟囱上在电线上，
那讨厌的雾气来了来了
白色的烟幕把什么都吞掉了，
麻雀在白雾里声音有些打颤
张开翅膀躲在屋檐下面。
玫瑰花索性再睡一回
管它呢，青草低着头权当在打盹，
树叶上的露水珠发了慌
噗哧噗哧地落在地上不见了……
大地蒙在白雾底下
怎么啦，不声不响地
好象在等着谁在替它说话。
（臧云远：《百灵鸟》《新诗选》第三册 第 315 页）

雾　霭

你向前看，前面群山在江流浩荡之中，则依然为雾笼罩，不过雾不象早晨那样浓，那样黄，而呈乳白色了。现在是“枯水季节”，江中突然露出一块黑色礁石、一片黄色浅滩，船常常在很狭窄的两面航标之间迂回前进，顺流驶下。山愈聚愈多，渐渐暮霭低垂了，渐渐进入黄昏了，红绿标灯渐次闪光，而苍翠的山峦模糊为一片灰色。（刘白羽《长江三日》《刘白羽散文选》第 222 页）

沼泽上的雾霭在他是看不透的；稀疏的最大的星辰也显得暗淡无光。后来整个天空都暂时隐藏起来了，就象阴天的太阳对我们隐藏起来一样。入夜以后，在这紧盖着杜布内沼泽的白色被子似的雾霭上空却星月交辉，清艳莹彻。（〔苏〕普里什文：《林中水滴》《外国散文选》第 250 页）

（6）　霞

朝　霞

初秋时，夜宿僧房，至五鼓起登绝顶，东望海日将起，紫雾氤氲，金霞飘荡，亘天光彩，状若长横匹练，圆走车轮。或肖虎豹超骧，鸾鹤飞舞，五色鲜艳，过目改观，瞬息幻化，变迁万状。（高濂：《保叔塔顶观海日》《西湖游记选》第 186 页）

灰色的短夜，星汉徐移，“沉闷”如飞云一般渐渐吹散，放出些早凉，凝凝的细露，淡淡的晓色，长林丰草间偶然一阵一阵清风，“夜”的威权慢慢地只剩得勉强支持的姿态。小鸟欣欣的相语，蛩虫蒙蒙的相投，一望远东，紫赤光焰，愈转愈明，炎炎的云苗，莽然由天际直射，烘烘烈烈，光轮轰旋——呀！晓霞，晓霞！（瞿秋白：《赤都心史》《中国报告文学丛书》第一辑第二分册第 157 页）

朝霞的颜色是自浓而淡，自青紫而深红，然后一轮朝日，从松岭捧将上来，大地上一切都从梦中醒觉。（冰心：《寄小读者·通讯十一》《冰心选集》第220页）

在我沉思默想时，不知不觉的，那一片片的云由红色而变得发白发亮，象给强烈光线照得透明的、轻柔的羊毛卷一样，它们朝着蓝天远处冉冉飞去，就如同白帆朝远天航去一样。（刘白羽：《平明小札》《刘白羽散文选》第273页）

在伟大的、金顶的莫斯科上空，
在克里姆林宫的白石城墙之上，
从遥远的森林和青色的山峦后面，
高高地升起了一片殷红的霞光，
它照耀着鳞次栉比的木制房顶，
把满天灰白色的浮云驱向四方；
它撒开一绺绺金黄色的鬈发，
用松脆的白雪洗涤着它的脸庞，
它浮着微笑，凝望着清净的天空，
仿佛是一个美人在临镜梳妆。
殷红色的朝霞啊，你为了什么醒来？
有什么喜事使你这样快活欢畅？
（〔俄〕莱蒙托夫：《沙皇伊万·瓦西里叶维奇、年轻的近卫士和勇敢的商人卡拉希尼珂夫之歌》《莱蒙托夫诗选》第446页）

晚霞

只说看夕阳，我们平常只知道登山或是临海，但实际只须辽阔的天际，平地上的晚霞有时也是一样的神奇。有一次我赶到一个地方，手把着一家村庄的篱笆隔着一大田的麦浪，看西天的变幻。有一次是正冲

着一条宽广的大道，过来一大群羊，放草归来的，偌大的太阳在它们后背放射着万缕的金辉，天上却是乌青青的，只剩这不可逼视的威光中的一条大路，一群生物！我心头顿时感着神异性的压迫，我真的跪下了，对着这冉冉渐翳的金光。再有一次是更不可忘的奇景，那是临着一大片望不到头的草原，满开着艳红的罂粟，在青草里亭亭的象是万盏的金灯，阳光从褐色云里斜着过来，幻成一种异样的紫色，透明似的不可逼视，霎那间在我迷眩了视觉中，这草田变成了……不说也罢，说来你们也是不信的！　（徐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桥》　《散文选》第一册第568页）

太阳已把他羞怯的红脸隐没到西边山背后去了，最后的余晖把那一角天空的白云染得很红，象是山那边发生空前未有的大火灾，在燃烧着。苍茫的暮色在它的后面，静悄悄地矗立在战斗着的山野。　（周而复：《黄土岭的夕暮》　《散文选》第四册第43页）

直到傍晚，风才慢慢停下。仿佛终于驰出一个灰暗的山洞，眼前突然幻出一片奇妙的景色，玫瑰色的晚霞从翠绿的山后升起，浸入越来越浓的墨色的夜空。彩光给起伏的山峦镀了一层金色的彩带。于是，轮廓分明的山脊，立即显现出一副飞马也似的剪影。　（赵正林：《矿山灯火》　《生活的歌》第59页）

拂拂生残晖，层层如裂绯。天风剪成片，疑作仙人衣。　（王周：《霞》　《唐人绝句精华》第313页）

夕阳在蔚蓝的天空，
抹下了五光十色；
微风与牧人们耳语：
你看它变幻无穷。

那、那一溜金黄的——

该不是负重的骆驼队，
摇着悦耳的铜铃，
在起伏的沙梁上缓行；

那、那一团火红的——
该不是奋鬃长鸣的骏马，
忽地腾空跃起，
想跃过那积雪的山峰；

那、那一片雪白的——
该不是驯良的羊群，
相互挨挤着又追逐着，
嬉游在牧草肥美的湖滨；

那、那一块绛紫的——
该不是肥胖的乳牛，
吊着两大袋奶子，
摇头摆尾地走进新圈棚。

草原上的牧人哟！
爱恋这七月的黄昏；
你听！是谁弹起三弦琴，
歌唱晚霞洞悉牧人的心……

（闻捷：《晚霞》 《闻捷诗选》第 52-53 页）

水红的晚霞
象蝙蝠的薄翅似的
拖着长长的影子，
在静穆的天空中
向西方缓缓飞去。

（〔印〕泰戈尔：《最后的一课》　《泰戈尔诗选》第285页）

（7）　雷　电

突然间，一道特别明亮的光刺进了我的眼帘，接着又闪过一道更强烈的白光，一霎眼间第三道光又来了！……这次是红的，火焰一般，照得天空、天井、房内，一片红色……我象觉得它一直闪进了我的心里……我骇惧地闭上了眼睛……　（鲁彦：《雷》　《鲁彦散文选》第23页）

我在紧裹着的被单里忽然听见了一声可怕的霹雳……那样的强烈，仿佛半边的天空起了爆裂，一座石山从哪里落到了我们的天井里。床铺、地板、门窗、墙壁、柱栋、砖瓦……全发出了可怕的战栗声，象突然从地面跳到了空中……　（鲁彦：《雷》　《鲁彦散文选》第24页）

可是，在这空中，你看，云更浓了。天色更加阴惨了。而水气也更浓了，渐渐地弥漫了整个空间。突然闪出一道电火。几秒钟后，传来隆隆的雷声，愈来愈近，最后霹雳一声，宇宙好象炸裂了。　（徐迟：《长江桥头》　《徐迟散文选集》第164页）

你天外滚来的
午夜的雷声
越过高山
透过云层
落在我的窗外爆炸
把我从噩梦中惊醒
我的心随着
跃动的夜的田野
跳荡不宁
象是睡在惯会摇动的战壕

或者黑暗的重庆大隧道
听一声重磅炸弹
在我的头顶上爆裂

我分明觉得
当一瞬银色的闪电
划开暗夜
跟着你雷霆的巨轮
挟着呼啸的风和倾泻的雨
从遥远的天边外
越来越近
越来越急
越来越响地
向我滚来
你一声接着一声
把满藏着愤怒的炸弹
掷向人间

跟着是
火山与火山的火拚
星球与星球的撞击
恶魔与恶魔的搏斗
蛟龙与蛟龙的厮杀
——在这漆黑的午夜里
你撕人肝肠的
雷火的怒吼
使胆怯者变色
幼小者啼哭
少女的头缩进被褥
娇妻钻进她丈夫的胸脯

羊群互相冲撞
鸦雀哀悼她们的归宿
你卷起了海底的巨浪
敲碎了江上的帆樯
烧红了满天的银沙
又把红云般的沙块抛下
埋葬了午夜进军的人马
——在荒凉的北方
在北方荒凉的沙漠上

（光未然：《午夜的雷声》 《新诗选》第三册第 536－538 页）

（8） 其 它

复诣岩殿致祷，俄氛雾四起，混然一白。僧云："银色世界也。"有顷，大雨倾注，氛雾辟易。僧云："洗岩雨也，佛将大现。"兜罗绵云复布岩下，纷郁而上，将至岩数丈，辄止，云平如玉地。时雨点有余飞。俯视岩腹，有大圆光偃卧平云之上，外晕三重，每重有青、黄、红、绿之色。光之正中，虚明凝湛，观者各自见其形现于虚明之处，毫厘无隐，一如对镜，举手动足，影皆随形，而不见傍人。僧云："摄身光也。"此光既没，前山风起云驰。风云之间，复出大圆相光，横亘数山，尽诸异色，合集成彩，峰峦草木，皆鲜妍绚洁，不可正视。云雾既散，而此光独明，人谓之"清现"。凡佛光欲现，必先布云，所谓兜罗绵世界。光相依云而出；其不依云，则谓之"清现"，极难得。食顷，光渐移，过山而西。左顾出洞山上，复出一光，如前而差小。须臾，亦飞行过山外，至平野间转徙，得得与岩正相值，色状俱色，遂为金桥，大略如吴江垂虹，而两肋各有紫云拂之。凡自午至未，云物净尽，谓之"收岩"，独金桥现至酉后始没。 （范成大：《游峨眉山记》 《历代游记选》第 73－74 页）

庚寅季春，予避寇海滨。一日饭午，家僮走报怪事，曰："海中忽涌数山，皆昔未尝有。父老观以为甚异。"予骇而出。会颍川主人走使邀

予。既至，相携登蜃远楼东望。第见沧溟浩渺中，矗如奇峰，联如叠巘，列如崒岏，隐见不常。移时，城郭台榭，骤变数起，如众大之区，数十万家，鱼鳞相比，中有浮图老子之宫，三门嵯峨，钟鼓楼冀其左右，檐牙历历，极公输巧不能过。又移时，或立如人，或散如兽，或列若旌旗之饰，甕盎之器，诡异万千。日近晡，冉冉漫灭。向之有者安在？而海自若也。（林景熙：《蜃说》《宋代散文选》第 203-204 页）

奂山山市，邑八景之一也，然数年恒不一见。孔公子禹年，与同人饮楼上，忽见山头有孤塔耸起，高插青冥。相顾惊疑，念近中无此禅院。无何，见宫殿数十所，碧瓦飞甍，始悟为山市。未几，高垣睥睨，连亘六七里，居然城郭矣。中有楼若者、堂若者、坊若者，历历在目，以亿万计。忽大风起，尘气莽莽然，城市依稀而已。既而风定天清，一切乌有；惟危楼一座，直接霄汉。楼五架，窗扉皆洞开；一行有五点明处，楼外天也。层层指数：楼愈高，则明愈小；数至八层，才如星点；又其上，则黯然缥缈，不可计其层次矣。而楼上人往来屑屑，或凭或立，不一状。逾时，楼渐低，可见其顶；又渐如常楼；又渐如高舍；倏忽如掌如豆，遂不可见。（蒲松龄：《山市》《历代散文选》第 386 页）

当我再抬头时，咄！分明的一道彩虹划破了蔚蓝的晚空。什么时候它出来，我不知道；但现在它象一座长桥，宛宛地从东面山顶的白房屋后面，跨到北面的一个较高的青翠的山峰。呵，你虹！古代希腊人说你是渡了麦丘立到冥国内索回春之女神，你是美丽的希望的象征！（茅盾：《虹》《茅盾散文速写集》第 25 页）

我的故乡蓬莱是个偎山抱海的古城，城不大，风景却别致。特别是城北丹崖山峭壁上那座凌空欲飞的蓬莱阁，更有气势。你倚在阁上，一望那海天茫茫、空明澄碧的景色，真可以把你的五脏六腑都洗得干干净净。这还不足为奇，最奇的是海上偶然间出现的幻景，叫海市。小时候，我也曾见过一回。记得是春季，雾蒙天，我正在蓬莱阁后拾一种被潮水冲得溜光滚圆的玑珠，听见有人喊："出海市了。"只见海天相连处，原

先的岛屿一时不知都藏到哪儿去了，海上劈面立起一片从来没见过的山峦，黑苍苍的，象水墨画一样。满山都是古松古柏；松柏稀疏的地方，隐隐露出一带渔村。山峦时时变化着，一会山头上幻出一座宝塔，一会山洼里又现出一座城市，市上游动着许多黑点，影影绰绰的，极象是来来往往的人马车辆。又过一会儿，山峦城市慢慢消下去，越来越淡，转眼间，天青海碧，什么都不见了，原先的岛屿又在海上重现出来。

这种奇景，古时候的文人墨客看到了，往往忍不住要高吟咏叹。且看蓬莱阁上那许多前人刻石的诗词，多半都是题的海市蜃楼，认为那就是古神话里流传的海上仙山。最著名的莫过于苏东坡的海市诗，开首几句写着："东方云海空复空，群仙出没空明中，摇荡浮世生万象，岂有贝阙藏珠宫……"可见海市是怎样的迷人了。（杨朔：《海市》《杨朔散文选》第179页）

我们从达布逊盐桥上走过来了。

当我回头再望的时候，发现在盐湖的大气里，驶行在盐桥的车辆，犹如鱼龙穿梭。那北去的车队，驾凌在海市蜃楼之上，变成了一个个黑点，渐渐地，越走越高，仿佛冲上了云霄，奔向了南天门；而南来的车队，却仿佛天上的星群，降临在盐桥上，远远地，闪出几十道万丈白光，然而等车驶到跟前，原来是车窗玻璃反射出来的光。这是盐桥上一种奇观哩！（李若冰：《柴达木手记》第83页）

我爱霜，爱它清凉，洁净；爱它能报知晌晴的天气。

最清美的，是那白霜映衬下的朝阳。

有一年十二月的末尾，我一大早从大船户家这地方经过。那是个罕见的细晨，田野和房舍上象下了一层薄薄的细雪，村庄的竹林和常绿树上也是一片银白。（〔日〕德富芦花：《晨霜》《外国文学》1982年第12期第44页）

五 地理类

（1） 山

独 峰

铁船峰当其面，紫锷凌厉，兀然如悍士之相扑，而见其骨；及斗困力敌不相下，则皆危身却立，摩牙裂髭而望。大约三岩，皆以纯骨及面峰峭削胜。而狮子岩最下，下不极，则石之怒不尽。铁船之高，不能凌舍身岩而上，而狮子仰视其巅，岩与奇适相值。溪涧近，则鸣悲激而石始活，狮子岩皆据其胜，是为天池之绝景。（袁宏道：《袁宏道集笺校·由舍身岩至文殊狮子岩记》第1140页）

不觉一里，已腾跃峰头，东向独秀对揖矣。盖此峰正从浔州来，所望独秀峰西白石绝顶，而独秀四面斧削如天柱，非羽轮不能翔其上。而此峰三面亦皆危崖突立，惟南面一罅，梯峡上跻，颇如太华三峰，上分仙掌，下悬尺峡，透险蹶危。此真青柯嫡冢，他未见其比也。何者？桂、朔、柳、融诸峰，非不亭亭如碧簪班笋，然石质青幻、片片如芙蓉攒合，窍受蹑，痕受攀，无难直跻；而此则赤肤赭影，一劈万仞，纵覆钟列柱，连轰并峙，非披隙导窾，随其腠理，不能排空插翅也。（徐宏祖：《徐霞客游记》上册第408页）

泰山正南面有三谷，中谷绕泰山城下，郦道元所谓环水也。余始循以入，道少半，越中岭，复循西谷，遂至其巅。古时登山，循东谷入，道有天门。东谷者，古谓之天门溪水，余所不至也。今所经中岭及山巅崖限当道者，世皆谓之天门云。道中迷雾冰滑，磴几不可登。及既上，苍

山负雪，明烛天南，望晚日照城郭、汶水、徂徕如画，而半山居雾花带然。戊申晦，五鼓，与子颍坐日观亭，待日出，大风扬积雪击面，亭东自足下皆云漫，稍见云中白若桅蒲数十立者，山也。极天山一线异色，须臾成五彩，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红光动摇承之。或曰，此东海也。回视日观以西峰，或得日、或否，绛皓驳色，而皆若偻。（姚鼐：《登泰山记》《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下编第二册第179页）

寺前一峰，高数十丈，锼佛像殆遍，偃仰起伏，势欲翔舞。多奇木蓊蔚，木根皆碻石罅。下有岩洞，窈窕通名，上逗天光一线，云气洼洼如滴露。此飞来峰也。（张仁美：《西湖六日游》《西湖游记选》第37页）

山最有名者为华山。我去时从潼关到长安走旱道经过华山之下，回来又在渭河船上望了华山一路。华山最感人的地方，在于他的一个"瘦"字；他的瘦真是没有法子形容，勉强谈谈，好象是绸缎铺子里的玻璃柜里，瘦骨零丁的铁架上，披着一匹光亮的绸缎。他如果是人，一定耿介自守的，但也许是鸦片大瘾的。这或者就是华山之下的居民的象征吧。（孙伏园：《长安道上》《散文选》第一册第625页）

从碧莲峰顺着漓江向下游去，不多远就到了书童山。这座山的侧影特别好看，也特别象个书童，我们在画家的作品中常常看见它的形象。宛如一个恬静而秀慧的书童兀坐吟诗。也有人说，它的样子象是垂手拱立在那里，等待着接受新的任务。不管说它是坐着或是站着，它象一个书童是肯定的，于是它的身份和称呼就被人们所公认了。（邓拓：《令人怀念的漓江》《邓拓散文》第96页）

狮子峰，这个以盛产茶中极品——狮峰龙井而驰名中外的山峰，和它的名字是多么酷似啊。瞧，那高高耸立的山峰，多么象一只庞大威武的狮子，它昂着头，挺着胸，虎视眈眈地望着对面的山峰，那气势，好象立刻就要跳过去似的。（峻青：《狮峰月夜》《秋色赋》第201页）

山在虚无缥缈间。

庐山引人入胜的地方之一，恐怕是那一份不经意的缥缈。

你不管从哪一个角度看，她都是半藏半露的，隐隐约约的。

有时，她恍惚浮翱于云雾中，看不到山麓、山腰，只有层峦叠嶂的顶峰，显露出险峻的轮廓。

有时，她恍惚沉浮于幽奥的山谷，顶峰被云雾隐没了，仅剩山麓依稀可辨，宛如曾被倚天宝剑裁去了一截。

有时，顶峰和山麓都秘藏了，只露出山腰那么一角，如飘自天边，显得那么轻盈。

天朗气清，山峰仍然眷恋一圈圈的轻烟，象浴后少女披上一抹轻纱，透出那细腻的曲线，更绰约，更动人。（彦火：《庐山组曲》《醉人的旅程》第152页）

这是一座真正巍峨、峻峭的山，多么难以攀登的山呵！向上爬，险要极了。在山腰间，车子好象直立起来似的，头朝着天，鼓着全身的力气，一面吼叫着，一面向上冲去。从下到上，大约有一个多钟头，车子才爬上了山顶。

我看见，山顶路边上，竖立着一根长方形的石碑，上面刻着三个红色大字：日月山。呵，日月山，多么雄壮眩目的名字！抬头望去，天空湛蓝、低矮，给人以奇异和压抑的感觉；而飘浮在山顶上的白云，好象一条条银色的小河，又好象一团团纯白的花朵，只要伸出手去，就可以摘过来似的。一座峻峭、奇特的山，真不愧日月山的称号。（李若冰：柴达木手记》第18-19页）

我顺着他的手指，向前看去，淡云薄雾裹着个黛青色的石峰，尖厉的石岩拔地参天而起，好象是把刀刃朝天的立放着的斧头。骤起百仞的绝壁，一落千丈的深渊，都叫人惊心动魄。这样的险山，没有石级，没有山路，人上不去，猿猴都难攀缘！千百年来，华山的游人不绝，那无名石山却听凭云绕烟燎，只有大风从别处带去了几棵松籽，落在石缝里，日月光华，风霜雨露，催开了新芽，抽出了枝叶，和顽岩无声地搏斗着，

生长起来。（沈仁康：《登华山》《杏花雨》第98-99页）

庐山东南五老峰，青天削出金芙蓉。九江秀色可揽结，吾将此地巢云松。（李白：《望庐山五老峰》《李白诗选注》第9页）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曾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杜甫：《望岳》《历代诗歌选》第436页）

身高殊不觉，四顾乃无峰。但有浮云度，时时一荡胸。地沉星尽没，天跃日初熔。半勺洞庭水，秋寒欲起龙。（谭嗣同：《晨登衡岳祝融峰》《历代诗歌选》第1319页）

群　峰

桂林和阳朔的山水（认真说，只能是山）的确很奇特。那些水成的石灰岩，经受了无数万年的风蚀雨削，一座座的山峰各不相连，拔地而起。而千万个峰顶各呈奇状，或如乱迭云母，或如斜倚画屏，或如螺，或如笋，或如书帙在架，或如矛头插天，象鼻、狮头、马鞍、人帽，无形不备，这种山形，我在别的地方不曾看见过。安徽人艳称黄山，但从照片上看来，黄山之奇似乎是在层崖迭嶂间多生小松，而这样的黄山松在桂林、阳朔也并不稀罕。我得承认，桂林、阳朔的山水，在它们的奇拔秀逸上的确是甲于天下的。（郭沫若：《入幽谷》《散文选》第一册第312页）

更奇峭者，就是这绝壁的忽而向东南的一折，逆走而突起了圆厚、瀑布、桃花、覆釜、鸡鸣的五个奇峰，峰峰都高大似方岩，而形状颜色，各不相同。立在五峰书院的楼上，只听得见四周飞瀑的清音，仰视天小，鸟飞不渡，对视五峰，青紫无言，向东展望，略见白云远树，浮漾在楔形阙处的空中。（郁达夫：《方岩纪静》《散文选》第一册第396-397页）

方岩附近的山，都是绝壁陡起，高二三百丈，面积周围三五里至六

七里不等。而峰顶与峰脚，面积无大差异，形状或方或圆，绝似硕大的撑天圆柱。峰岩顶上，又都是平地，林林丛丛，簇生如发。峰的腰际，只是一层一层的沙石岩壁，可望而不可登。间有瀑布奔流，奇树突现，自朝至暮，因日光风雨之移易，形状景象，也千变万化，捉摸不定。山之伟观，到此大约是可以说得已臻极顶了吧？（郁达夫：《方岩纪静》《散文选》第一册第396页）

这一带山脉，和绥远附近的平衍凡庸而多土者完全不同，全是屹立百丈的峭壁，高不可攀，形状幽险古怪，岩面作酱黑色。许多不知名的野草短树，杂生于岩罅。那绿色被酱黑色一衬托，却显得那样的苍老幽峭；那酱黑色被绿色一点缀，却又显得那样的清隽而有生趣。阴暗的天色，更增益了他们的神秘和古雅。

一重重的山，一叠叠的岭，越过了一道又是一道，转过了一山又是一山；转弯抹角的地方，尤有"山穷水尽疑无路"的妙处。

一道峭壁仿佛正指着路，却又被抛在后面；一面悬岩，仿佛正要经过其下，却又从旁转了过去。（郑振铎：《西行书简》第136-137页）

天山这个"天"字叫得可真是妙，高得叫人张嘴喘不上气来，腿沉得就象挂了个秤砣。往上看，石头跟石头、树跟树就好象接起来似的那么陡，上面还常掉几百斤重的大石头下来。过阿优达板（山口子）的时候，有人眼睁睁看见一只旱獭子给砸得脑浆迸裂。往下看呢——谁敢往下看呀！万丈之下尽是冰窟窿，窟窿里是滚滚的黑水，丢一块石头要好半天才能落地；喊一声，回音要比自己的声音大多了。（肖乾：《万里赶羊》《1956特写选》第173页）

苍山十九峰，自北而南，宛如十九位仙女，比肩并坐，相偎相依，好象在对镜理妆，凝视洱海；又好象在顾盼着苍山下、洱海边终年盛开的繁花，默默欣赏。

山巅白雪皑皑，好似一条又细又白的纱巾，披在仙女们的头顶，显得分外洒脱。（曹靖华：《洱海一枝春》《飞花集》第265页）

在周围一百二十公里，面积千余平方公里的一个浑圆的区域里，分布了这末多花冈岩的山峰。它巧妙地搭配了其中三十六大峰和三十六小峰。高峰下临深谷，幽潭傍依天柱。这些朱砂的、丹红的、紫醑色的群峰，前拥后簇，高矮参差。三个主峰，高风峻骨，鼎足而立，撑起青天。（徐迟：《黄山记》　《徐迟散文选集》第283页）

黄洋界坐落在井冈山的西北角上，经常漫着浓雾，白茫茫的，象海一样，所以又叫汪洋界。那形势，真是气象万千。透过漠漠的烟雾，朝前望去，一片缭乱的云山，厮缠在一起：浓云重得象山，远山又淡得象云，是云是山，分辨不清。有时风吹云散，满山满岭的松杉、毛竹和千百种杂树便起伏摇摆，卷起一阵滚滚滔滔的黑浪，拍击着黄洋界前的断崖绝壁。　（杨朔：《西江月》　《杨朔散文选》第233-234页）

再瞧瞧那沿江攒聚的怪石奇峰，峰峰都是瘦骨嶙嶙的，却又那样玲珑剔透，千奇百怪，有的象大象在江边饮水，有的象天马腾空欲飞，随着你的想象，可以变幻成各种各样神奇的物件。这种奇景，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诗人画师，想要用诗句、用彩笔描绘出来，到底谁又能描绘得出那山水的精髓？　（杨朔：《画山绣水》　《杨朔散文选》第223页）

再向下游，江流出现一个大曲折，两岸山峰峭立，迎面又有一山，水从夹谷中流去。在高处眺望，前面有一片白色的岩壁，名为白壁山；紧接着又有一片红色的岩壁，名为赤壁山。在周围葱翠碧绿的群山之中，夹杂着这些白色和红色的岩壁，真是太好看了。

还有兴坪的一段风景也非常有名。那里有五指山、画山等动人的景色。所以，也有人说："阳朔山水在兴坪。"这些话自然有一定的道理。那么，为什么美妙的风景都集中到漓江岸畔来呢？这就因为这里是我国著名的喀斯特地带，千百座石灰岩的山峰掩映在清碧的流水中，四时烟霭迷蒙，群峰临流倒影。无论是多远的山峰，只要游人的眼睛看得见的，它就一定会在水中留下了倒影。如果坐在船上，静静地泛游江心，

俯看水底的卵石和游鱼荇藻，一一可辨，这时候你会觉得连远山的倒影也和真的山峰一样，水底如同天空，水天溶而为一了。（邓拓：《令人怀恋的漓江》《邓拓散文》第96页）

阳朔的山，不象桂林的那样裸露着岩石，而是长满了茂密的丛林，把它遮盖得象穿上了绿色天鹅绒的裙子。这还不算，最妙的是在春天，清明前后，在那翠绿的丛林中，漫山遍野开满了血红的杜鹃，就象在绿色天鹅绒的裙子上，绣满了鲜艳的花朵。这使得人在一片幽静的气氛中，能生发出一种热烈的情感。

到阳朔去，最好是坐了木船在漓江里走。单是那江里的倒影，就别有一番境界。那水里的山，比岸上的山更为清晰；而且因为水的流动，山也仿佛流动起来。山的姿态，也随着船的位置不断变化。（方纪：《桂林山水》《方纪散文集》第307页）

但石林最迷人之处并不在于远眺，而在于身历其境。这就是说，你必须钻进石林的深处，窥探它心灵的秘密。因为这些怪石奇峰，既是个别的独立体，又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便在那些峰根、峰腹、峰尖之间，有着无数的曲径、石廊、石窟、石洞、天桥、亭台相通，其中还夹着剑峰池、爱情海、幸福湖，结构惊险奥妙，很象一个大迷宫。我们明明看到在烟云氤氲中有亭翼然，歌声笑语，就在前面，却可望而不可即，心情越急，越不得其路而上。那些羊肠小道迂回曲折，忽上忽下，忽左忽右，而无数潜瀑暗水，在错综复杂深不可测的石罅中潺潺穿流，只闻水声而不见水。有时又逢小溪夺路，清泉石上流，似乎已山穷水尽了，正当你进退两难、迟疑不决之际，忽然别有洞天，令人心旷神怡，又鼓起了前进的勇气。但有不少的通道，双峰对峙如夹板，必须侧着身子从崖壁中挤进去，还得在崎岖的危崖上时时低头弯腰，甚至要作好蛇行卧进的思想准备。我们在进石林之初，就要通过一座石门，这座石门，两旁是飞耸的削壁，上面嵌着一块摇摇欲坠的大磐石，似乎只要轻轻一拨，下面的人定将粉身碎骨。但这不过是初试一下你的胆量，以后的路，你得用全副精力来对付上下左右。只顾脚下，上有破头之险；只顾头部，下有失

足之危。特别是晴晴雨雨之际，路滑难行。我们在攀登莲花峰的天梯上，真是险象环生，后来爬上峰顶，更似在刀尖上行走了，它的四周都是刀山剑林，万丈裂缝，深不见底，偶尔俯视，不免心惊肉跳。（洛汀：《天下第一奇观》《现代游记选》第504-500页）

在素称"黄山第一处"、"观景胜地"的玉屏楼前，还可在东侧观望神态逗人的"松鼠跳天都"。气势磅礴的天都峰齐天耸立，苍松叠叠，崮石垒垒，宛如仙山城廓。耕云峰与之对峙相望，峰上一块巧石酷似一只活泼可爱的松鼠，它翘着尾巴，跃跃欲试，仿佛想跃过万丈巨壑，到那高出云表的"天上都会"一游。告别玉屏峰，踏上"百步云梯"，前望鳌鱼峰上的巧石"鳌鱼吃螺蛳"，又是另一种场面：一条巨大的"鳌鱼"张着大嘴，露出利牙，欲把"螺蛳"一口吞食；而当白云铺成浩瀚大海的时候，它一会儿沉入海底，销声匿迹，一会儿浮出水面，冲波击浪。倘若此时你自天海方向看它，它又变成了漫游海面的"鳌鱼驮金龟"了。当人们站在"百步云梯"饱赏"鳌鱼戏涛"的奇景时，蹲在狮子峰顶的石猴，却在悠闲地观海戏云，这就是著名的巧石"猴子观海"。而当石猴面前云海散去，远处呈现出太平县境内一派乡村田野风光时，这里又是另一番景象，人们又把它称为"猴子望太平"。此外，当你跨过天门坎，能看到路侧的"兔儿望月"、"龟鱼石"；在莲花沟里，举目可望牛鼻峰上的"犀牛望月"；在莲花岭上，俯视可见莲蕊峰下的"金龟探海"；在白沙岭上，能仰观打鼓峰上的"双猫扑鼠"、皮篷方向的"猴子捧桃"等许多奇异景致，仿佛使你游览了一个奇特的动物园。（方镜亮：《巧石天成》《黄山散记》第61-64页）

依象形而来的峰名，在黄山最为常见。且看那四周石峰叠累，巉皱层簇，海拔一千八百六十米，雄居全山第一的莲花峰，就形象逼真。远在一千多年前，诗仙李白就赋有"黄山四千仞，三十二莲峰。丹崖夹石柱，菡萏金芙蓉"的颂诗。今人对它的描绘就更多、更具体了："谁在深山植藕茎，盘旋人在节中行。躬身如揖层层拜，抬膝过肩步步升。花瓣敷陈色翡翠，芳根挺立质瑶琼。登高别有怡情处，倚石扶云看太平。"这首诗

把莲花峰刻划得生动细腻，妙趣横生。此峰东面，还坐落着一座形似圆锥，峻峭秀拔，宛如含苞待放蓓蕾的莲蕊峰。每当旭日东升，云缠霞绕，这朵巨大的莲花和莲蕊披上了一层耀眼的朱红色彩，真是瑰丽无比。与莲花峰争奇竞妍的，还有后山的芙蓉峰，它象一朵出水芙蓉，在云海中亭亭玉立，含珠带露地朝着蓝天怒放。在目不暇接、比比皆是的西海群峰中，有一座高不过十余丈，生得玲珑别致，维妙维肖的薄刀峰，就矗立在飞来峰附近的路旁。飞来峰对面，那座顶平如削，烟云象被褥叠于其上的小峰，人们想象着仙人可能在那儿下榻，称之为石床峰。黄山峰海中，象形的山峰数不尽，道不完，有的象酣睡的雄狮卧伏山林，有的象摩天的巨手揽月摘星；有的象一支粗大的画笔，颖毛蘸着饱满的色彩；有的象一匹憨厚的骆驼，正在行进途中……（周方：《峰海巡礼》《黄山散记》第17-22页）

那浑身缟素、晶莹耀眼的公格尔峰，以及和它毗连的公格尔九别峰，象一对亲热的姐妹，紧密地比肩而立。她们与一百多公里外的慕士塔格峰——那位须发皆白的“冰山之父”，南北遥遥相对，远超出高原的所有雪峰之上。……除了难得的好天，她们身影的一部分总是隐现于云纱雾幕之中，轻易不肯露出全貌，使她们更显得神秘迷人。从我们站脚的地方望去，她们那宛如裙子下摆的雪线底脚，只比视平线略高。而沿着一道道峡谷垂挂下来的冰川，好象舞女的长袖，若动，若不动。山风吹来，森森然带来冷意。面对这蔚为奇观的庞大的冰山银瀑，令人只觉得越发目眩神迷！（成一等：《登上世界屋脊——葱岭》《丝绸之路漫记》第160-161页）

著名的天池在山顶之下，周围有十六个峰头环绕，在朝鲜境内的有七个，在我国境内的有九个。其中，白云峰最高，海拔二千六百九十一米，为东北第一高峰，耸立在天池边，云雾缭绕，巍峨磅礴。其他各峰，也各有异景。鹿鸣峰，又名芝盘峰，近旁有一草甸，形圆如盘，有热气从地下冒出，每至严冬，各峰满身披白，唯此峰真形独露；鹰嘴峰，峰顶犹如鹰嘴，伸向天池；白岩峰峰顶由白黄色浮石组成；青石峰形如玉柱，峰

顶为青色玄武岩；玉雪峰，由玉白色浮石组成，四季皆白，雪石难辨。关于玉雪峰，《长白江岗志略》中说："峰下四时积雪高十余丈，俗名雪山。山下有冰雪数处，每见家中炊烟如缕，或疑为仙人炼丹于此。"（沉浮：《长白山一日》《现代游记选》第110-111页）

长满着被东北风弯折得奇形怪状的树木的群山，猛烈地把自己的高峰举到它们头顶上的青空中去，它们的严峻的外形，由于笼罩着一层温暖而可爱的南方的夜色，所以变得浑圆了。（〔苏〕高尔基：《鹰歌》《外国散文选》第150页）

第二天早晨，我们又上了路，塔特拉山还是朦胧中沉睡，它呈现出一片美丽景色，好象一位酣然入睡的少女，在梦中踢开了遮盖她全部销魂之处的被子。我欣喜地把她凝视了好久……骤然间（由于我们车子的辚辚声）她被惊醒过来了，而且就象害羞似地裹进茫茫大雾的遮布里去……塔特拉啊，你美丽的姑娘。（〔匈〕裴多菲：《旅行札记》《外国散文选》第391页）

……庐山秀出南斗傍，屏风九叠云锦张，影落明湖青黛光。金阙前开二峰长，银河倒挂三石梁。香炉瀑布遥相望，回崖沓嶂凌苍苍。翠影红霞映朝日，鸟飞不到吴天长。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好为庐山谣，兴因庐山发。（李白：《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历代诗歌选》第413页）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苏轼：《题西林壁》《历代诗歌选》第764页）

叠嶂西驰，万马回旋，众山欲东。……争先见面重重。看爽气，朝来三数峰，似谢家子弟，衣冠磊落；相如庭户，车骑雍容。（辛弃疾：《沁园春·灵山齐庵赋》《稼轩词编年笺注》第306页）

奇山不入中原界，走入穷边才逞怪。桂林天小青山大，山山都立青天外。我来六月游栖霞，天风拂面吹霜花。一轮白日忽不见，高空都被芙蓉遮。山腰有洞五里许，秉火直入冲乌鸦。怪石成形千百种，见人欲动争爺爷。万古不知风雨色，一群仙鼠依为家。出穴登高望众山，茫茫云海坠眼前。疑是盘古死后不肯化，头目手足节骨相钩连。又疑女娲氏，一日七十有二变，青红隐现随云烟。蚩尤喷妖雾，尸罗袒右肩。猛士植竿发，鬼母戏青莲。我知混沌以前乾坤毁，水砂激荡风轮颠。山川人物熔在一炉内，精灵腾踔有万千，彼此游戏相爱怜。忽然罡风一吹化为石，清气既散浊气坚。至今欲活不得，欲去不能，只得奇形诡状蹲人间。不然造物纵有千手眼，亦难一一施雕镌。而况唐突真宰岂无罪，何以耿耿群飞欲刺天。金台公子酌我酒，听我狂言呼否否。更指奇峰印证之，出入白云乱招手。几阵南风吹落日，骑马同归醉兀兀。我本天涯万里人，愁心忽挂西梢月。（袁枚：《同金十一沛恩游栖霞寺望桂林诸山》《历代诗歌选》第1236页）

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毛泽东：《十六字令三首》《毛主席诗词》第97-98页）

站在门外看一看远山
远山有副净洁的容仪
仿佛是酿情少女的眼睛
一样澄清　一样含春意
（陈残云：《黄昏短曲》《新诗选》第三册第54页）

就在这一年，一个秋天的日子里，

在那伸延着一条荒僻的小径的
峻峭的铁山和蛇山的两峰之间，
在这道野花遍地的狭窄山谷里
有一个骑士在静静地策马向前。
他的四围，象是金字塔的遗迹，
左左右右、前前后后，无论哪一面
都是一座接一座的重重叠叠的山，
雄伟地把自己的峰顶指向青天；
而远方，那五个山尖的众山之王，
云雾中透出微带暗灰色的碧蓝，
凛然地高耸着它那奇异的峰巅。

（〔俄〕莱蒙托夫：《伊斯梅尔——贝》
《莱蒙托夫诗选》第335页）

洞　窟

岩三洞排列，俱东北向，最西者骞云上飞，有倒石下垂，如枯槎老龙。西入南转，洞渐黑，惜无人居，不能索炬入。洞右旁通一窍，以达中洞，甚深，难远入；洞前垂石，亦作槎势，又透一门，以达东洞。东洞垂石愈繁，洞亦旁裂，中有清泉下注，寒碧成潭。由洞前循崖东行，洞上耸石，如人立兽蹲，东则危崖亘空，仰望如劈；其下拖剑水萦之，即癸水也，源发尧山，抵山北麓，西出葛老桥，入漓水。（徐宏祖：《粤西游日记》《历代游记选》第257页）

岩洞在峰麓有三：曰龙泓，曰玉乳，曰射旭。龙泓洞深广二室，其上圆穴，仰望见青天，如在井中，又名通天洞也。旁一窦，直下深黑，相传有人深入数十里，闻舟楫波涛声，反在顶上，盖钱塘江底云。出洞折而南，为玉乳洞。洞空广倍龙泓，三面岩户洞豁，爰砑相通，人如行屋庑下。石乳下垂，青莹腻滑，间作绀碧色。壁间泉水涓涓，下滴洼石，大旱不枯。又西为射旭洞，亦名理公。岩脚皆空，嵌浮土上，石乳益玲珑。有曰倒垂莲者，圆径丈，下注不及地尺许，华瓣垂垂，丰上而锐末，如镂刻

然，游人侧肩从华瓣间度，最为奇绝。（邵长蘅：《飞来峰记》《西湖游记选》第215页）

洞约高二丈，中窅然深黑，不知所止。溜水下滴石上，岁久成波浪粼然。洞顶及两壁皆钟乳凝结，青白黄碧相间，其纹如云气，如雨脚，如莲花龙凤，不可胜计，虽甚巧莫能角其技焉。（史鉴：《游灵石山、烟霞洞》《西湖游记选》第241页）

洞在山麓，前临平地，约高三丈许，深如高，而阔倍之。爽垲明彻，可容数十人坐。洞口奇石倒悬，危欲下坠，下突起一石，向之连比昵接，俨然若二故人附耳语也。洞底如螺壳新蜕，旋转深入，愈下愈小，窥之甚黑，莫测其浅深。西南有小穴上出，漏光纳明，遥望见青天如紫云中悬一碧玉盘耳。（史鉴：《记石屋洞之游》《西湖游记选》第243页）

洞居僧寮右偏，因石势为楼，周以缭垣，约以危栏，据栏下瞩，洞然而深。石级需滑，盘散乃可下。自下仰观，洞壁穹窿斜上，直合石楼。石根下插，幽窈莫竟。投以小石，琅然作声，如坠深穴。数武以外，微光激射，石隙出漏天小圆明如镜焉。蝙蝠掠人而过。不十步，辄中岩滴。

东向有小门，绝黑。偻而始入，壁苔阴滑，若被重锦。渐行渐豁，斗见天光。洞中廓若深堂，宽半亩许，壁势自地拔起，斜出十余丈。石角北向，壁纹丝丝象云缕。有泉穴南壁下，蓄黛积绿，汩然无声。岩顶杂树，附根石窍。微风徐振，掩苒摇扬，爽悦心目。怪石骈列，或升或偃，或倾或跂，或锐或博，奇诡万态，俯仰百状。（林纾：《游栖霞紫云洞记》《历代游记选》第397－398页）

北面数峰，远近环拱，至西面而南偏，绝壁千丈，成了一条上突下缩的倒覆危墙。危墙腰下，离地约二三丈的地方，墙脚忽而不见，形成大洞，似巨怪之张口，口腔上下，都是石壁，五峰书院、丽泽祠、学易斋就建筑在这巨口的上下腭之间，不施椽瓦，而风雨莫及，冬暖夏凉，而红尘

不到。（郁达夫：《方岩纪静》《散文选》第一册第 396 页）

芦笛岩的钟乳石，分外鲜艳玲珑，光辉耀眼，处处表现出五彩缤纷，如花似锦。红的如珊瑚，绿的如翡翠，黄的如琥珀，白的如玉石。整个洞府好象全都是用宝石、珠翠、珊瑚、象牙、绸缎和脂粉堆积起来的，简直和神话传说中的阆苑仙宫一样。

走进岩口不远，面前耸立着一座巍峨的台阁。周围奇峰突出，衬以浅红色和橙黄色的岩壁，象晚霞和夕照掩映在乱山疏林之间。正面出现一组乳白色的石雕，好比汉白玉砌成的宝座。上边有一位端庄美丽的瑶池仙女，身穿绫罗衣裳，长裙曳地，吴带当风。她的眼睛闪射幻想的光辉，含情脉脉，如有所待。在她的背后，挂着锦绣的帐幔，前头悬着两盏宫灯。站在这个宝石花的景色和人物面前，真要使游客如醉如痴了。

沿着马蹄形的通道前进，有时要钻过又低又窄的石门，有时要经历一段羊肠小道，有时左右削壁形成了钟乳石的山峡，有时上下相连树立着擎天的石柱，有时平地突起一丛一丛的石笋，有时路边石室挂着一层一层的珠帘，有时万笏垂空，有时九龙戏水，有的地方群仙聚会，有的地方猿猴戏耍，还有石狮子、石犀牛、石马、石龟、石鼓、石琴以及花果山、水帘洞等等，无不维妙维肖。（邓拓：《一个新发现的神话世界》《邓拓散文》第 59 页）

何陋轩右侧下方，就是阳明洞。这个古洞高朗轩敞，深广都有好几丈，显得那么苍老、怪奇，苔痕斑斓，野草丛生；有些从岩缝中钻出来的小树，盘曲在嵌然相累的岩石上。另外有一小洞门通往后山。洞顶石钟乳累累下垂，有的象展翅的鹭鸟，有的象奔突的猛兽，有的象淡淡的云霞，有的象团簇的花朵，龙蟠凤舞，姿态百出。王阳明在诗中曾经这样描绘过他的洞府："白云晚忆归岩洞，苍藓春应遍石床。"（蹇先艾：《记阳明洞》《现代游记选》第 469 页）

你见过这样的山洞吗？洞中有山，有水，有悬岩峭壁，有低壑高

峦，有古木森森，有白云缭绕；有石钟石鼓等多变的怪石，有狮象马羊般卧立的奇峰！

这就是善卷洞。善卷洞的奇，就奇在洞中有这样一个美妙的世界！

这个洞分五部分，即上、中、下、水洞和后洞，洞洞相连，每个部分又有它独特的景色。

……

中洞口，突起一奇峰，名叫“砥柱峰”。洞左右壁，巍峨矗立两块巨石，一似长鼻拖垂的大象，一如卷毛斜披的雄狮，所以这中洞又称为“狮象大场”。抬头看洞顶，石钟乳倒悬，姿态万千，不时还有石乳下滴；环首观四壁，壁上石刻累累，有古佛像，有唐代钟离权等人的题诗，有梁代人写的篆字。到了这里，我已为它的雄伟的气魄所吸引，我还当作这里已是善卷洞的全貌了，谁知，这还“仅仅是开始哩”！中洞的上面是上洞，在上洞的里壁，有一个进上洞的洞口，不过，这个洞口人不容易看见，原来有一块斜披的悬石遮着，这块悬石被人起了个富有诗意的名字，叫“一片飞云掩洞门”。（凤章：《双洞探奇记》《山坞的早晨》第95-96页）

初进洞口，象进了一间大屋。东西石壁上有三尊南北朝时期的佛像，大佛高约四米，法相庄伟，风格古朴。这几尊灵像，肃立幽洞之中，已经一千五百来年了。向左稍转，有一个穴口，似在大屋中开了一个窗户；从穴口俯视，独秀峰周围的碧嶂绿林，宛若天外的锦屏倒映在明镜中一般。回身往洞里进，顿觉幽黑异常，而且冷气袭人。仗着照明，只见两壁岩石凸凹参差，仅能容身，洞顶钟乳石忽升忽降，偶尔觉有水滴沾衣。这样盘旋曲折五、六十米，才看到一个光亮的出口。这狭长曲折的古洞，传说曾是龙的蛰居处。如果能攀上峰顶，可以看到两个朝天洞口，石牙交错，浓荫密封，深不可测，险不可临。站在西龙洞南面出口，环望锦屏岩周围的景色，则又别开生面，成了另一种天地。及至走下山来，回顾三秀峰奇丽的风光时，竟至一步三回首，忘情不忍离了。（刘玉骅：《龙洞探胜》《泉城纪游》第146页）

崖　壁

船到这儿，渐渐接近阳朔境界，江上的景色越发奇丽。两岸都是悬崖峭壁，累累垂垂的石乳一直浸到江水里去，象莲花，象海棠叶儿，象一挂一挂的葡萄，也象仙人骑鹤、乐手吹箫……说不定你忘记自己是在漓江上了呢！觉得自己好象走进一座极珍贵的美术馆，到处陈列着精美无比的石头雕刻。可不是嘛，右首山顶那块石头，简直是个妙手雕成的石人，穿着长袍，正在侧着头往北了望。下边有个妇人，背着娃娃，叫做望夫石。（杨朔：《画山绣水》《杨朔散文选》第 224－225 页）

炳灵寺石窟位于黄河上游最惊险的一段——小积石山峡，距临夏市大约八十华里，离刘家峡七十多华里。这里上是削壁千仞，下是万丈深涧。两岸的山峰，有的象是层城，有的宛如宝塔，有的好似书本叠起，有的就象被大斧劈过一样。山水奇特，别有景致。同行的朋友范仲涛告诉我："这山头，就是拍摄电影《黄河飞渡》的地方。"我顺着他的手看去，水流湍急，危岩耸峙，真是天险。（赵毅：《炳灵寺小记》《甘肃散文特写选》第 110 页）

……谁信天峰飞堕地，傍湖千丈开青壁。是当年、玉斧削方壶，无人识。（辛弃疾：《满江红·题冷泉亭》《稼轩词编年笺注》第 14页）

峡　谷

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至于夏水襄陵，沿泝阻绝。或王命急宣，有时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春冬之时，则素湍绿潭，回清倒影。绝巘多生怪柏，悬泉瀑布，飞漱其间。清荣峻茂，良多趣味。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郦道元：《水经注·三峡》《历代散文选》第 134－185 页）

八日，五鼓尽，解船，过下牢关。夹江千峰万嶂：有竞起者，有独拔者，有崩欲压者，有危欲坠者，有横裂者，有直坼者，有凸者，有洼者，有鳏者，奇怪不可尽状。初冬，草木皆青苍不凋。西望重山如阙，江出其间，则所谓下牢溪也。欧阳文忠公有《下牢津》诗云："入峡山渐曲，转滩山更多。"即此也。（陆游：《剑南文集·入蜀记》《历代散文选》第316页）

擦擦眼睛，整了一整衣服，抬起头来一看，四面的水光山色又忽而变了样子了。清清的一条浅水，比前又窄了几分，四围的山包得格外的紧了，仿佛是前无去路的样子。并且山容峻削，看去觉得格外的瘦格外的高。向天上地下四围看看，只寂寂的看不见一个人类。双桨的摇响，到此似乎也不敢放肆了，钩的一声过后，要好半天才来一个幽幽的回响，静，静，静，身边水上，山下岩头，只沉浸着太古的静，死天的静，山峡里连飞鸟的影子也看不见半只。前面的所谓钓台山上，只看得见两大个石垒，一间歪斜的亭子，许多纵横芜杂的草木。山腰里的那座祠堂，也只露着些废垣残瓦，屋上面连炊烟都没有一丝半缕，象是好久好久没有人住了的样子。（郁达夫：《钓台的春昼》《散文选》第一册第375页）

不知道是由于对三峡的各种想象，还是这一时的黎明景色所致，一登上驾驶台，立刻觉得风光迥异；昨晚船过洞庭时那种"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的壮阔景象，竟丝毫不留一点痕迹。眼前只是群山如屏、峭壁遮天，峡风挟着江水迎面涌来……一时不知风生何处，水自何来！是水流而风生呢，还是风动而水涌？只觉得眼前是绝壁障眼，耳边是水吼风号；船行峡中，几疑是身置海底。

但这还只是最初一刹那的感觉。稍过之后，又情景大异，只觉船身颤动，如汽车爬坡般缓缓而行。风好象停了，不是吹，而是喘息；水也好象静止，不是流，而是滚动。抬眼远望，晨曦正从接天高峰的顶上，透入峡中。接着，曙光照耀，天空明净，恰象一匹青色素锦，映照江面。这

时，又觉水平如镜，风过如流；船行峡中，又象是荡舟湖上。

初入三峡的这种感觉变幻，起初我原以为只是自己的想象所致。后来记起苏轼的“初过瞿塘”，竟也有类似的描写：“入峡初无路，连山忽似龛；萦纡收浩渺，蹙缩作潭渊；风过如呼吸，云生似吐含。”这些描写，对于三峡的山水，确是十分真实的。象“萦纡”、“蹙缩”、“呼吸”、“吐含”之类的冷僻而切当的字眼，不到三峡，是想象不出来的。（方纪：《长江行》《方纪散文集》第1－2页）

浮在半山的薄雾，已升到山头，阳光充满峡谷，江流和峭壁都染上了一种橙红色的光彩。原来两岸的崇山峻岭，在长江过处，俱如大斧劈断一般，插水接天，直上直下。滚滚江涛，象由半山倾泻而来，在深山峡谷中，左冲右撞，夺路而走，真成了所谓“江水横流”。加以碛滩礁石，横梗江心，使水流如沸，激成无数漩涡，其中小者盈尺，大可径丈，状如漏斗，深不见底，虽是千吨轮船，也必须绕它而行！（方纪：《长江行》《方纪散文集》第3－4页）

从宝鸡车站出发，火车跨过了渭河铁桥，向南进入益门镇的峪口，这也算是从秦岭北麓开始上山的起点。由此迤南，慢慢地登上险峻的秦岭山区。清姜河奔流在狭长的山谷间，火车沿着河的右岸怒吼前进。这里有一段十分美妙的风景，当河水曲折的地方，火车蜿蜒而进，我们就好象坐在一条青龙的背上，让它翻滚在水里嬉戏。这样前进约四十多华里，山势愈来愈陡，终于来到了一个险要的隘口，这就是大散关。（邓拓：《陈仓道上》《邓拓散文》第20页）

启碇续行，我到休息室里来，只见前边两面悬崖绝壁，中间一条狭狭的江面，已进入瞿塘峡了。江随壁转，前面天空上露出一片金色阳光，象横着一条金带，其余天空各处还是云海茫茫。瞿塘峡口上，为三峡最险处，杜甫《夔州歌》云：“白帝高为三峡镇，瞿塘险过百牢关。”古时歌谣说：“滟滪大如马，瞿塘不可下；滟滪大如猴，瞿塘不可游；滟滪大如龟，瞿塘不可回；滟滪大如象，瞿塘不可上。”这滟滪堆指的是一堆黑色

巨礁。对准峡口，万水奔腾，冲进峡口便直奔巨礁而来。你可想象得到那真是雷霆万钧，船如离弦之箭，稍差分厘，便撞得个粉碎。现在，这巨礁，早已炸掉。不过，瞿塘峡中，激流澎湃，涛如雷鸣，江面形成无数旋涡，船从漩涡中冲过，只听得一片哗啦啦的水声。（刘白羽：《长江三日》《现代游记选》第417页）

如果说瞿塘峡象一道闸门，那么巫峡简直象江上一条迂回曲折的画廊。船随山势左一弯，右一转，每一曲，每一折，都向你展开一幅绝好的风景画。两岸山势奇绝，连绵不断，巫山十二峰，各峰有各峰的姿态，人们给它们以很高的美的评价和命名，显然使我们的江山增加了诗意，而诗意又是变化无穷的。突然是深灰色石岩从高空直垂而下浸入江心，令人想到一个巨大的惊叹号；突然是绿茸茸草坂，象一支充满幽情的乐曲；特别好看的是悬岩上那一堆堆给秋霜染得红艳艳的野草，简直象是满山杜鹃了。峡急江陡，江面布满大大小小漩涡，船只能缓缓行进，象一个在丛山峻岭之间慢步前行的旅人。但这正好使远方来的人，有充裕时间欣赏这莽莽苍苍、浩浩荡荡长江上大自然的壮美。苍鹰在高峡上盘旋，江涛追随着山峦激荡，山影云影，日光水光，交织成一片。（刘白羽：《长江三日》《刘白羽散文选》第225－226页）

黄河的大峡，正同长江三峡一样，峡里航行，须有专门的“领江”。大峡两岸，山势比向阳峡陡峻得多，河面有时非常的窄逼，水急而常有巨滩与近乎直角的转道。首先经过险地为“大肠拐子”，河道数数曲折于紧狭的石壁中，稍有不慎，即可与石壁接触。其次为“乱石头窝子”，为一乱石峥嵘之险滩，滩浪起伏如小屋，滩中并有一大水漩，最易发生危险。最险者为“焦牛把子”，河水直冲一石崖尖上，皮筏必须对石崖放去，同时又须于未接触之一刹那，转筏下流，生死存亡之际，其间不能容发，筏上水手与搭客至此皆屏息肃静，以待命运之降临！（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中国报告文学丛书》第二辑第一分册第162页）

这时，在我们面前，出现了用绿丝绒的植被披覆的山，一褶又一褶，

重重又迭迭。这时，晨雾微茫，水色浑黄，天青山绿，我们来到了庄严的峡口。

……

最动人处，峡口一望，你一直望到深深的峡谷中。两岸山峰组成的峡口，这样狭隘。前山套后山，近山套远山。对峙的山峰一座套一座。越深，更窄，没有出路。不知大江从河处流来；这是一幅深刻的图画，激动人心的图画！　（徐迟：《三峡记》　《徐迟散文选集》第 246－247 页）

我们来到了“一线天”，仰头望去，在那如同用利斧把一座大山劈成两段的险崖绝壁之间，透过茂密的树丛，露出一线天色。这里崖壁升耸，峡壑险邃，深涧中惊浪雷奔，确有一种“气萧萧以瑟瑟，风飕飕以飗飗”的森严气氛。然而我想象中的那个古代栈道却早已不见踪迹，现在依“一线天”曲折险窄的峡谷，新建了钢筋水泥的桥梁，红栏绿柱，曲回宛转，煞是好看。　（玛拉沁夫：《峨眉道上》　《远方集》第 43 页）

佛峪，在龙洞东南方。从锦屏岩沿来路返回，至白云峰下，再向北走不远，可见一条向东南延伸的坦途，便是通向佛峪的去路。上路初行，峪底十分宽阔，远山随护，涧水交流。行约三、四里，路渐狭窄，只余一条小径，通向一个深幽的峪谷。小径两旁，林木繁茂。从浓荫间南望，远处两崖对秀，岩石与龙洞色状相类，茂林披身，给山色增添了深远、静穆之感。两崖后面，有一个圆形峪，叫箩圈峪。折路而北，一条西流的清水之上，横一个古色牌坊，坊额有“佛峪胜景”四字。由此前视，见三面山峰环列，去路无几，却有寺廊横列、高亭踞立，点缀于危峰峭壁之间。佛峪幽邃清深的姿容，已经俏然初露了。　（刘玉骅：《龙洞探胜》　《泉城纪游》第 147 页）

走到小教堂这里，一眼就可以看到一条狭暗的山谷，给人以阴森之感。由于两山夹峙，阳光照不进峡谷。小教堂下边的峡谷底处有四、五间房子，看来没有住人，窗洞阴森森的，一片荒凉。联邦总理经常循路而下，步入谷中。这个地方一再吸引他，因为那与目前时代脱节的、已

经消逝的过去，正在这里度着它默默无闻的孤岛生活。眼前是一堆朽烂的屋架，在那一度是富丽堂皇的大厦门口挂着一个白骷髅。前后左右可以看到零零落落的玫瑰花，长在节节斑斑覆满青苔的老玫瑰树上。一株本来十分高大的枞树被雷电拦腰劈断，那幸存的树干远远地伸出它的枝杈，冲着阴霾密布的天空，宛如在倾诉自己的艾怨。“幽灵谷”——联邦总理给它取的这个名字十分确切，几乎再也找不到比这儿更凄凉、伤感和忧郁的地方了。山谷中有一条湍急的小溪，溪上有一座石拱桥，灰乎乎的石头经过风吹雨打已经层层剥落。桥旁吊着一块黑色金属片，看上去就象绞刑架上的套索。在那几间房子的后面显出一个枞树隐约的山头。一座坍毁殆半的钟楼高高兀立在一堵面对峡谷的断岩绝壁之上，恰似半截铁塔凌空耸立。（〔西德〕安纳丽丝·波萍迦：《回忆阿登纳》第115-116页）

瞿塘迤逦尽，巫峡峥嵘起；连峰稍可怪，石色变苍翠。天工运神巧，渐欲作奇伟。崖轧势方深，结构意未遂。旁观不暇瞬，步步造幽邃。苍崖忽相逼，绝壁凛可悸。仰观八九顶，俊爽凌颢气。晃荡天宇高，奔腾江水沸。（苏轼：《巫山》《苏轼诗选》第4页）

望三门，三门开：
“黄河之水天上来！”
神门险，鬼门窄，
人门以上百丈崖。
黄水劈门千声雷，
狂风万里走东海。

望三门，三门开：
黄河东去不回来。
昆仑山高邙山矮，
禹王马蹄长青苔。

马去"门"开不见家，
门旁空留"梳妆台"。
梳妆台呵，千万载，
梳妆台上何人在？
乌云遮明镜，
黄水吞金钗。
但见那：辈辈艄工洒泪去，
却不见：黄河女儿梳妆来。

（贺敬之：《三门峡歌》 《放歌 集》第 20－21 页）

火 山

从东到西，整个巴厘岛横着一条火山的链子，形成岛子 的脊椎骨。最高的是阿贡火山，不久前还大发过雷霆，喷着怒火。当我 强忍着一股刺鼻的瓦斯气味，飞过阿贡火山时，我望见那火山 张着参差不齐的大口，黑洞洞的，深不见底。喷溅的熔岩淌遍山野，白惨惨的，满 山满野的树木都烧死了，只剩下干枯的枝干。那情景，恍惚是满山积 着白皑皑的大雪，一片荒寒。更远处，望得见另外的火山，山口吞吐 着浓烟，酝酿着一次新的爆发。这种惊心动魄的景象是十 分 少 见的。 （杨朔：《巴厘的火焰》 《杨朔散文选》第 321－322 页）

在火车上，远远我就瞥见维苏维火山，起初还怕 弄 错 了，只是一个人望着出神，以为云出岫，越看越不象，而且下 面连着山头，成为细筒子的形状，颜色又发红，于是我恍然这该是世界著名的 火山了。奇怪的是，喷出的烟焰，和云一样，在空中凝散。……走过 皇宫，坐在海边，仔细考量对面的火山。山的四角布满了人家，好象无所求 于生，故也无所畏于死。一片一片的紫红山色，间或与草树的碧绿相映，而不 远更是澄蓝的海水。 （李健吾：《意大利游简》第 84－85 页）

雪 山

从瑞士坐火车到意大利的一段，一路沿着阿尔 卑斯山脚蜿蜒行来，

山高接天，白雪皑皑，山顶上悬着一钩淡黄色的新月。火车飞速前进，窗外转过的一座雪山接着一座雪山，如同一架长长的大理石的屏风，横列在我们的眼前！天色渐渐地暗了下来，高高的雪山上，零乱地出现了星星点点的桔红色的灯光，一片清凉之中，给人以无限的温暖的感觉。（冰心：《通讯四》 《小桔灯》第226页）

乞力马扎罗山逼近赤道，拔海一万九千多英尺，是非洲的最高峰。山头经常云遮雾绕，好象是沉睡，可是照当地人的说法，如果有贵宾来到，那山便要用手拂开云雾，豁然露出脸来。天啊！谁想得到紧临赤道，背衬着碧蓝碧蓝的天空，这儿竟会出现这样一座山，满头是雪，仿佛戴着一顶银光闪闪的雪盔，终年也不摘下来。难道这不是奇迹么？“赤道之雪”就是这样得名的。 （杨朔：《赤道雪》 《杨朔散文选》第307页）

一座大雪山，先显现了它的腰身，然后显出了它的高峰群、它的全貌。它如同蜡象，驰驱而来，无可比拟的巍峨。这是康定境内的贡嘎大雪山，拔海七千六百公尺，发出闪闪的寒光。 （徐迟：《直薄峨眉金顶记》 《徐迟散文选集》第262页）

……只见崔嵬高峻的姜古迪如大雪山，耸入云天，它逶迤蜿蜒，昂首翘尾，披着光彩夺目的鳞甲，真象一条明晃晃光闪闪的银龙，要向蔚蓝的万里晴空飞腾。大雪山下，有南北两条气象万千的巨大冰川，由于受烈日的暴晒，消融甚剧，形成了千姿万态、秀绝奇绝的冰塔林。三股奶液般的雪水，从冰塔林下流出，闪着银光，顺着宽阔的河漫滩，滚滚向西流来。而一条轻纱似的云带，象雪白的哈达，在冰塔林之上，在雪峰之下萦绕，越发衬托出姜古迪如大雪山的雄伟壮丽。雪山是白的，云带是白的，冰塔林是白的，唯独冰塔林北边的巴尔贡山是红褐色的。巴尔贡山，藏语意为大石头山，由于受冰雪的剥蚀，形成了一排非常特异的峭丽峰峦，有的象宝塔的塔尖，有的象清真寺圆顶的殿堂，有的象楼阁的飞檐，其上则是堆积万年的银色的巨大冰斗，与银龙似的姜古迪如大雪山画

面相对，其下则是两排秀美如画的大冰塔林，而且这一切都闪着自己特有的奇妙的光辉，交映成趣，实在引人入胜。真仿佛进入传说中的西天王母娘娘的第三个女儿住的琼楼玉宇的仙境一般。（齐克：《源头三日》《大江源记》第253页）

坐在沿着山谷凌空而起的小车厢里，视野越来越开阔。随着缆车的不断升高，白雪皑皑的群峰一个接一个地冒出头来，争相拥入我的眼界；太阳似乎也有所偏爱，只把阳光洒在雪白的山巅，然后才慢慢儿地往下移动；莽莽苍苍的松林，象是披着白色大氅的列队武士，显得更加英俊了；峡谷深壑间，滚动着白蒙蒙的气团，分不清是云还是雾。向上望去，蓝天白云相互衬托，只觉得蓝的更蓝，白的更白。（顾炯：《阿尔卑斯一山村》《风物·友谊·情思》第160页）

西北方向，塔特拉山积雪的峰顶，在春天的大气层中，昂然于巍峨的群峰之上，沐浴着第一道晨曦，红殷殷的，好象一个年迈苍苍、嗜酒酣醉的帝王的前额一样闪光。（〔匈〕裴多菲：《旅行札记》《外国散文选》第386页）

大地上有什么比这天然金字塔，
这些傲然屹立的雪峰更为壮观？
国家的光荣或者是国家的耻辱
都难以改变它们的高傲的容颜；
团团乌云撞碎在它们的山脊上，
峻峭的峰顶盘绕着闪电的光芒；
什么也伤害不了它们。谁离天近，
谁就不会为地上的东西所伤损。

（〔俄〕莱蒙托夫：《一八三一年六月十一日》《莱蒙托夫诗选》第54页）

冰　峰

站在巴尔贡山顶向北望，是一眼望不到边的雪峰冰川的大海。雪峰连着冰川，冰川连着雪峰，犹如银涛滚滚，此起彼伏，无边无际，明晃晃，亮晶晶，铺展在蓝天之下，这就是万里长江源头的固体水源格拉丹冬雪山群的独特的自然景观。向南望，大江之源的全景尽收眼底，峻嶒的姜古迪如大雪山耸立天际。两条银墙玉壁似的大冰川，环抱着姜古迪如大雪山的北峰。三道冰川化水形成的涓涓细流，从南北两条大冰川的冰舌尖，从明镜似的冰蚀湖中，潺潺流出，就象三条闪光的银蛇，迂回曲折，消失在银峰玉岭间的绿草甸中。这晶莹的雪峰、皎洁的冰川、明丽的冰湖，涌出银蛇般的大江源流，被蓝天白云一衬，显得分外的奇，分外的美。　（齐克：《源头三日》　《大江源记》第 278－279 页）

左边，是立壁千仞的格拉丹冬雪山群的冰峰雪岭。远看，犹如一条水晶雕琢的巨大画屏，耸立在玛尔曲的源流纳钦曲的东岸。这些冰峰，形状特异：有的象威武的白衣壮士；有的象端坐的白发老翁，有的则象披着白纱的少女。由于峰尖坡陡，在格拉丹冬雪山群西侧，形成了二十几条小冰斗。在高原烈日的照射下，淡蓝色的冰斗末端的百条融水，象百条珠帘悬挂在陡峭的崖壁上。

右边，是连绵逶迤的尕卡迪如岗雪山群的冰峰雪岭。远看，犹如一条银光闪闪的巨大玉龙，伏卧在离纳钦曲四里许的绿草甸的西缘。这些冰峰，体态浑圆，有的象美丽的白塔，有的象圆顶的银殿，有的则象水晶砌的寺院。由于巅兀坡缓，在尕卡迪如岗雪山群的东侧，形成了五条巨大的冰川，在强烈紫外线照射下，发蓝的冰舌末端的清澈融水，象千条奶液的溪流，跳跃着穿过草甸汇入纳钦曲 。（齐克：《水晶画廊》　《大江源记》第 220－221 页）

眼前，连绵的皑皑雪峰，在阳光中闪耀着晶亮的银光。成片的冰塔林，远远望去，象雪的波涛，象冰的巨浪，起伏着，翻滚着。群峰间，云涌雾绕，连接着万里云天，洁白，蔚蓝，白得神秘，蓝得奇妙。间或从冰峰

间披露的嶙峋怪石，有的血红，有的乌黑，有的斑烂多彩。而那涓涓的小溪，象一条线，割开冰层，划着岩石，冲开荒滩，流呀流，流向那远方。那水是透明的，略呈绿色，时而卷起白色的水花，时而挂起了银色的珠濂，她不停地歌唱，哗哗哗……（周衍：《无人区札记》《江源行》第17页）

巍巍乎势倾华岳，赫赫乎风声载道。飞霜万里，尽把乾坤罩。凌凌草木雕，芒芒星斗摇。江湖裂胆，罢了严光钓。朝野寒心，逼弯陶令腰。狂飙，三冬任尔飘；你骄，一春看尔消！（薛论道：《山坡羊·冰山》《历代诗歌选》第1102页）

（2）　水

泉

过隆教寺而又西，闻泉声。泉流长而声短焉，下流平也。花者，渠泉而役乎花；竹者，渠泉而役乎竹：不暇声也。花竹未役，泉犹石泉矣。石罅乱流，众声淅淅，人踏石过，水珠渐衣。小鱼折折石缝间，闻跫音则伏，于苴于沙。（刘侗：《水尽头》《明代散文选注》第138页）

祠前有池亩许，泉白如玉，水望澄明，渊无潜甲，中有五色鱼百余尾。投以饼饵，则奋鬐鼓鬣，攫夺盘旋，大有情致。泉底有孔出气如橐籥，是即神龙泉穴。又有细雨泉，晴天水面如雨点，不解其故。（张岱：《玉泉寺》《西湖游记选》第106页）

细观山势，三支齐落，中皆石涧，诸小水奔汇。山行十里之上，泉流渐急，草石竹树之间，无不泉者。或隐或现，或巨或细，或浸草间，漫道上，或涌石隙，穿竹树林莽，乍合乍分，不可名定。汇于大涧，涧中怪石牙互林立，惊涛斜冲，怒波反跳，掷雪飞花，行者时见时没。高下望之，状亦屡迁。（钱邦芑：《游南岳记》《历代游记选》第300页）

除了这里引来的一股流泉，碧云寺山门前面还有一道流泉，山后也有一道，无冬历夏，都在奔流，这两道泉水似乎有意的给碧云寺带来更多的美丽，它们就象两串珍珠似的把碧云寺圜绕起来。尤其是人们一走到山门前面，悬桥下面便流泻出碎玉般的一股流泉，叮咚有声，要在夏天顿然使人有种清凉的感觉，禁不住会象孩子似的奔到桥头去看鸣泉下泻。要是在冬天，万物都在封冻了，惟有这注活水依然喷涌不停，而且水边的水草也依然是那么娇绿，人们也还是要奔过桥栏去看的。
（端木蕻良：《香山碧云寺漫记》 《现代游记选》第25-26页）

当我们走进公园东门，绕过怪石嶙峋的假山，穿过苍松翠柳掩映的曲径和回廊，隐隐传来汩汩的流水声响。越过“来鹤桥”，来到“观澜亭”，凭栏俯视，只见一泓碧水，清如明镜；三泉涌涛，喷雪溅玉；势如鼎沸，声若雷鸣；水草袅袅，鱼翔浅底；绿叶红鳞，辉映其间；真是别有情趣，令人神怡。据介绍，趵突泉水，一年四季，水温保持在十八度左右。严冬的清晨，气候寒冷，蒙蒙水汽上升，只见烟波蒸腾，雾霭弥漫，云絮缥缈，犹如轻纱罩在水面，有时竟升高一米五，岸边的拱桥、亭榭均在云雾缭绕之中。那三股水柱，恰似三股袅袅轻烟，使人有置身于人间天上之感。
（小划 丛竹：《趵突泉记》 《泉城纪游》第2-3页）

距宋海棠不远，便是珍珠泉池了。珍珠泉，方甃石池，面积约九百四十平方米，四周环有铁栏，供游人扶栏观水赏鱼。池岸白杨挺拔，垂柳依依，参差掩映，景色宜人。泉水明净碧绿，清澈见底。池底随处涌出亮晶晶的珠泡，一簇簇，一串串，大大小小，错错落落，争先恐后，闪闪发光，真是如泻万斛之珠。在阳光映照下，珠泡颜色多变，有时呈银色，有时闪烁着红、黄、紫、蓝诸种光泽，明目耀眼，给人以不尽之兴致。有时珠泡竟鼓出水面，荡起微微弧纹，给人以欲跃出泉池之感。这正象王昶散记中描绘的那样：“泉从沙际出，忽聚忽散，忽断忽续，忽急忽缓，日映之，大者为珠，小者为玑，皆自底以达于水面，瑟瑟然，累累然。”

泉里鲤鱼甚多，多系红鲤和黑鲤，大者约十余斤重，高回低翔，衔尾

相戏，口中竟也吐着珠泡儿。观此情景，方知“鲤鱼戏珠”之说并非妄传。鱼吐之珠与泉冒之珠相互交织，构成一幅涂有神话色彩的画面，令人赏心悦目，情趣横生。（张岐　李传瑞：《珍珠泉小记》《泉城纪游》第13-14页）

石窦有洪泉，甘滑如流髓，终朝自盥漱，冷冽清心胃。浣衣挂树梢，磨斧就石鼻。（苏轼：《巫山》《苏轼诗选》第5页）

我仿佛感到碧玉泛清凉，
难老泉淙淙向山下流淌；
我仿佛听见翠羽相击响，
绿莎萍轻轻在水底摇晃。

心地纯净得了无纤尘，
眼睛晶莹得浓夜闪光。
我恍惚看见袒胸的水母娘娘，
裸足涉着浅水，素手撩着衣裳。

她向人间播出智慧底种籽，
她向大地插上幸福底苗秧。
凡是有泉水潺潺流过的地方，
就有荷花和稻花一齐扬香。

（公木：《难老泉》《公木诗选》第235页）

池　塘

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闻水声，如鸣珮环，心乐之。伐竹取道，下见小潭，水尤清冽。全石以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为坻，为屿，为嵁，为岩。青树翠蔓，蒙络摇缀，参差披拂。

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彻，影布石上，佁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

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灭可见。其岸势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

坐潭上，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柳宗元：《小石潭记》《古代散文选》第150页）

钴鉧潭在西山西。其始盖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东流；其颠委势峻，荡击益暴，啮其涯，故旁广而中深，毕至石乃止。流沫成轮，然后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亩余，有树环焉，有泉悬焉。（柳宗元：《钴鉧潭记》《历代游记选》第11页）

余爱其石，攀之下坠，则温池在焉。池汇于石崖下，东倚崖石，西去蝗川数十步。池之南有室三楹，北临池上。池分内外，外固清莹，内更澄澈；而浴者多就外池。内池中有石高下不一，俱沉水中，其色如绿玉，映水光艳烨然。余所见温泉，滇南最多，此水实为第一。（徐宏祖：《徐霞客游记》下册第777页）

梅雨潭闪闪的绿色招引着我们，我们开始追捉她那离合的神光了。揪着草，攀着乱石，小心探身下去，又鞠躬过了一个石穹门，便到了汪汪一碧的潭边了。瀑布在襟袖之间；但我的心中已没有瀑布了。我的心随潭水的绿而摇荡。那醉人的绿呀，仿佛一张极大极大的荷叶铺着，满是奇异的绿呀。我想张开两臂抱住她；但这是怎样一个妄想呀。——站在水边，望到那面，居然觉着有些远呢！这平铺着，厚积着的绿，着实可爱。她松松的皱缬着，象少妇拖着的裙幅；她轻轻的摆弄着，象跳动的初恋的处女的心；她滑滑的明亮着，象涂了"明油"一般，有鸡蛋清那样软，那样嫩，令人想着所曾触过的最嫩的皮肤；她又不杂些儿尘滓，宛然一块温润的碧玉，只清清的一色——但你却看不透她！我曾见过北京什刹海拂地的绿杨，脱不了鹅黄的底子，似乎太淡了。我又曾见过杭州虎跑寺近旁高峻而深密的"绿壁"，丛迭着无穷的碧草与绿叶的，那又似乎太浓了。其余呢，西湖的波太明了，秦淮河的又太暗了。可爱的，我将什么来比拟你呢？我怎么比拟得出呢？大约潭是很深的，故能

蕴蓄着这样奇异的绿；仿佛蔚蓝的天融了一块在里面似的，这才这般的鲜润呀。——那醉人的绿呀！我若能裁你以为带，我将赠给那轻盈的舞女；她必能临风飘举了。我若能挹你以为眼，我将赠给那善歌的盲妹；她必明眸善睐了。我舍不得你；我怎舍得你呢？我用手拍着你，抚摩着你，如同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我又掬你入口，便是吻着她了。我送你一个名字，我从此叫你"女儿绿"，好么？

我第二次到仙岩的时候，我不禁惊诧于梅雨潭的绿了。（朱自清：《温州的踪迹》《散文选》第一册第428页）

池水真是清亮极了，象一面镜子。上面的蓝天象一个倒悬的大海。海上航行着一朵一朵的白云，白云下面飞翔着三三两两的燕子——这些东西，和岸旁的垂柳一样，全都在池水里映出来了。（叶君健：《天鹅》《叶君健作品选》第12页）

这个鱼塘恰巧就在我住的这幢竹楼后面。鱼塘很大，里面栽着很多荷花，圆圆的大荷叶几乎覆盖了整个湖面。当黄昏的时候，你到塘边去遛遛，嗅嗅荷花那淡淡的清香，听听一阵阵泼剌泼剌的鱼跃，看看荷叶上那染着红霞和银色月光的水珠儿如何被微风推动着在那碧绿的玉盘上滚动。据说，要是运气好，还能碰巧看见彩色的鸳鸯嬉游。这里简直就是大自然那美丽而动人的眼睛。（张长：《听雨》《三色虹》第89-90页）

这是靠近涡河的一口大塘，塘水碧清，四周种植桃树，每当暮春，花瓣随风飘落在水面，把一塘春水都染成了粉红色。可能就由于这个原因，人们才把它叫作红塘吧？（田上雨：《淮北漫记》《安徽散文选》第84页）

五月南塘水满，吹断，鲤鱼风。小娘停棹濯纤指，水底，见花红。（毛奇龄：《荷叶杯》《历代诗歌选》第1178页）

在森林的腹地，
有一个水潭。
四周缀满野花，
绿水翠得发蓝。

嵌一块明镜，
丢一张玉盘。
静静的，静静的躺着，
吹不起一点漪涟。

从未见长篙桨影，
不识得远征风帆。
她心里只有——
蜻蜓点水，蝶舞翩翩。

这意境实在够美，
我却感到厌烦。
因为，她只有艳丽的色泽，
而缺少生命的呐喊！……

（石太瑞：《水潭》 《木叶之歌》第 153 页）

溪 涧

道州城西百余步，有小溪，南流数十步，合营溪。水抵两岸，悉皆怪石，欹嵌盘屈，不可名状。清流触石，洄悬激注。佳木异竹，垂阴相荫。（元结：《右溪记》 《历代游记选》第 2 页）

出成都南门，左为万里桥，西折纡秀长曲，所见如连环，如玦，如带，如规；色如鉴，如琅玕，如绿沉瓜。窈然深碧、潆回城下者，皆浣花溪委也。（钟惺：《浣花溪记》 《历代游记选》第 204 页）

溪河里的石头大如巨象，小如卵石。有的垒石成坝，有的自陷为潭，水态因石而异，它冲击巨石，回流迸发；它经石坝自成水帘，急流勇进；有在矗石四周环行，有从叠石中穿行；遇到一段比较平坦的石滩，它们滚滚而去。深处见其绿，浅处如白酒一般，飞溅的水沫如白絮银丝。溪水因地而歌，有如松涛，有如竖琴，雷鸣倾盆之声，铮铮淙淙之音，响彻山林之间。（茵子：《香溪》《现代游记选》第412页）

清冽的溪水在涓涓泻流，碰着石块，激起明亮的水花。水花分散作泡沫，映着霞光，宛如玑珠。玑珠夹流而下，一碰着石头就又跳到空中，有的竟跳到这人脚边，有的则落在所坐的石上。……

溪水静静的流着，发出低语，水面象油一样，起着漪旎的水绉。那淡淡的最后的霞，仍旧在小绉间发光。（师陀：《芦焚散文选集》第62-63页）

清水从博格达峰飞泻而下，滚滚地流下天山。在天山脚下，大渠象一支箭似地直射向火州的大地。水，欢畅地穿过干旱的沙土地，穿过浓密的树林，奔腾澎湃，激起无数白色的花朵。这么多的水！一路翻滚着，吆喝着，喧嚣着。

……

人们是用纵情的歌声、笑声、手鼓声和琴声迎接最初的泉水的。清澈见底的水渠里，闪动着天上的白云和两岸欢乐的人影。滔滔不绝的渠水，沿着人们开拓出来的道路，酣畅地流到庄稼地和葡萄园里去。（袁鹰：《戈壁水长流》《雪浪花》第50-51页）

狮子峰下，一条活泼的小溪，在月光下面，象一片流动着的水银似的，闪着银色的碎光，淙淙地响着，穿过茂密的竹丛，向着山谷外面流去。（峻青：《狮峰月夜》《秋色赋》第210页）

……更为令人惊喜是千道飞瀑从冰塔林上倾泻下来，汇成一道色彩缤纷的溪水，跳跃着向西北方向流去，这就是万里长江最初之水。并

不是河水有颜色，而是河底铺满火成岩和变质岩形成的五彩石子，红的象玛瑙，绿的象翡翠，黄的象琥珀，白的象玉石，这宝石般的石子，衬托着奶液般的源流，被阳光一照，真好象大江源流放射光华，你道奇不奇？美不美？你在大江中下游，站在岸边，望着汹涌澎湃波涛滚滚的长江向东而去，你怎么也想象不出大江源头竟有这样奇丽的风光。（齐克：《源头三日》《大江源记》第270-271页）

一条山溪，呵，美丽的山溪！

明亮有如镜子，可以看得见它水底细碎的鹅卵石。绿的水草象系着风的飘带，在它的水底飘拂。鲫鱼成串地游行。这美丽的山溪，白天滑行着白云，夜晚落满了星星。（张长：《山溪》《三色虹》第16页）

一条条溪水，就象是一个个活泼而又淘气的孩子，奔跑于一群心情忧伤的黑发女子中间。它们幼稚的心灵，还不能理解松树阿姨的悲哀，只陶醉在无限的欢乐当中，东奔西窜，从高山之巅直泻山谷。一路上，它们灵活地翻着跟斗，好象戏剧中的小丑在炫耀着自己的才能一样。（〔匈〕裴多菲：《旅行札记》《外国散文选》第392-393页）

溪流奔跑着注入水池，那里是河川歇息的地方。一条小溪带来灯心草娇滴滴的耳语。另一条呢，薄薄的细水清澈发亮，经过磨房齿轮的过滤，洁净得没有一点泥污；它越过了那么多石子，因而气喘吁吁，仿佛在轻声咳嗽。它带来的是乡村鸭子朴素的歌声。而在水池中间，一群苍蝇在一点点飞散，鱼儿在水面转着圈儿，鳞光闪闪。（〔法〕于·列那尔：《垂钓人》《世界文学》1981年第4期第227页）

山谷里遍响着流水的琤琮。溪沟里春水泛滥。夜里天气还是冰凉的——流过花园的那条小溪拂晓前就抑抵了它的声音，溪边的薄冰刚结上就为流水冲碎，发出银铃似的叮玲声。早上，放出去的狗立刻冲向小溪去喝那股带泥的流水，在湿漉漉的枯草上打滚，奔向花园尽头的那株大白桦树，向那些住在枝头的喜鹊吆喝——喜鹊也毫不示弱地还嘴

叫着。（〔挪〕恩特赛：《挪威的欢乐时光》《外国散文选》第334-335页）

我听见一只鸟儿发出鸽子般的"咕咕"叫声，轻轻地飞了起来，我就跑去找狗，想证明一下，是不是丘鹬来了。但是肯达安静地跑着。我于是回来欣赏泛滥的雪融的水，可路上又听见还是那个鸽子般"咕咕"叫的声音。并且一再一再地听见了。我拿定了主意，再听见这响声时，不走了。于是慢慢地，这响声变得连续不断起来，而我也终于明白，这是在不知什么地方的雪底下，有一条最小的河流在轻轻地歌唱。我就是喜欢这样在走路的时候，谛听那些小河的水声，从它们的声音上诧异地认出各种生物来。（〔苏〕普里什文：《林中水滴》《外国散文选》第238页）

瀑　布

出寺右偏登千丈岩，流瀑自锦镜出，泻落绝壁下潭中，深不可计；临崖端，引手援树下顾，率目眩心悸。初若大练，触崖石，喷薄如急雪飞下，故其上为飞雪亭。（邓牧：《雪窦游志》《宋代散文选》第212页）

大德七年，秋八月，予尝从老先生来观大龙湫。苦雨积日夜，是日，大风起西北，始见日出。湫水方大，入谷未到五里余，闻大声转出谷中，从者心掉。望见西北立石，作人俯势，又如大楹，行过二百步，乃见更作两股相倚立；更进百数步，又如树木屏风，更具飨饵，犹蟹两螯时一动摇，行者兀兀。不可入，转缘南山趾稍北，回视树圭。又折而入东崦，则仰见大水从天上堕地，不挂著四壁，或盘桓久不下，忽迸落如霆霆。东岩趾有诺讵那庵，相去五六步，山风横射，水飞著人。走入庵避，余沫迸入屋，犹如暴雨至。水下搗大潭，轰然万人鼓也。人相持语，但见口张，不闻作声，则相顾大笑。先生曰："壮哉！吾行天下，未见如此瀑布也。"（李孝光：《大龙湫记》《散文》1982年第5期第48页）

从山门右折，得石径。数步，闻疾雷声，心悸。山僧曰："此瀑声

也。”

疾趋，度石罅，瀑见。石青削，不容寸肤，三面皆郛立。瀑行青壁间，撼山掉谷，喷雪直下，怒石横激如虹，忽卷掣折而后注，水态愈伟，山行之极观也。（袁宏道：《观第五泄记》《明代散文选注》第118页）

其上一瀑，垂空倒峡，飞喷迢遥，下及壑底，高百丈余，摇岚曳石，浮动烟云；……观者隔峡平揖，而自颡及趾，靡有所遗，故其跌宕之势，飘摇之形，宛转若有余，腾跃若不及，为粉碎于空虚，为贯珠于掌上，舞霓裳而骨节皆灵，掩鲛绡而丰神独迥。不由此几失山中第一胜矣！（徐宏祖：《徐霞客游记》下册第1114页）

更奇异的是，岩石的河床过桥可有千步左右突然斩切地断折，上层的河床和下层相差至四五丈。河水由四五丈高的上层，形成抛物线倾泻而下，飞沫四溅，惊雷远震，在水大的时候，的确是一个壮观。这便是所谓飞雪崖了。

到了高滩桥，大抵是沿着河的左岸再走到这飞雪崖。岸侧有屈折的小径走下水边，几条飞奔的瀑布，一个沸腾着的深潭，两岸及溪中巨石磊磊，嶙峋历落，可供人伫立眺望。唯伫立过久，水沫湿衣，虽烈日当空，亦犹霏雨其蒙也。

河床断面并不整齐，靠近左岸处有岩石突出，颇类龙头，水量遍汇于此，为岩头析裂，分崩而下，譬之龙涎，特过猛烈。断床之下及左侧岩岸均洼入成一大岩穴，俨如整个河流乃一宏大爬虫，张其巨口。口中乱石如齿，沿绕齿床，可潜过水帘渡至彼岸，苔多石滑，真如在活物口中潜行，稍一不慎，便至失足。（郭沫若：《飞雪崖》《散文选》第一册第283页）

这也是个瀑布；但是太薄了，又太细了。有时闪着些须的白光；等你定睛看去，却又没有——只剩一片飞烟而已。从前有所谓“雾縠”，大概就是这样了。所以如此，全由于岩石中间突然空了一段；水到那里，无可凭依，凌虚飞下，便扯得又薄又细了。当那空处，最是奇迹。

白光嬗为飞烟，已是影子；有时却连影子也不见。有时微风过来，用纤手挽着那影子，它便袅袅的成了一个软弧；但她的手才松，它又象橡皮带儿似的，立刻伏伏贴贴的缩回来了。我所以猜疑，或者另有双不可知的巧手，要将这些影子织成一个幻网。——微风想夺了她的，她怎么肯呢？　（朱自清：《温州的踪迹》　《中国现代散文》上册第80页）

梅雨潭是一个瀑布潭。仙岩有三个瀑布，梅雨瀑最低。走到山边，便听见花花花花的声音；抬起头，镶在两条湿湿的黑边儿里的，一带白而发亮的水便呈现于眼前了。……那瀑布从上面冲下，仿佛已被扯成大小的几绺；不复是一幅整齐而平滑的布。岩上有许多棱角；瀑流经过时，作急剧的撞击，便飞花碎玉般乱溅着了。那溅着的水花，晶莹而多芒；远望去，象一朵朵小小的白梅，微雨似的纷纷落着。据说，这就是梅雨潭之所以得名了。但我觉得象杨花，格外确切些。轻风起来时，点点随风飘散，那更是杨花了。——这时偶然有几点送入我们温暖的怀里，便倏的钻了进去，再也寻它不着。　（朱自清：《温州的踪迹》　《散文选》第一册第427页）

前进中，又看见两山之间，有一道白练似的瀑布从峰上飞落而下。沿着赭色的石壁，一迭又一迭，共分三五迭。轻盈无声，如将降大雪之前降落的雪珠。秀美无比，好象飞天捧着洁白的花朵在降向人间。（徐迟：《三峡记》　《徐迟散文选集》第246页）

这里瀑布很多，更是一种美景。大概每登上几十米高度，就可以见到一道瀑布，飞流直下，声如奔雷，澎湃咆哮，激湍翻腾，水气蒙蒙，珠玑四溅。由于山势和水潭形状是各种各样的，瀑布也就形成各种各样的景观，被人们起了五花八门的诗一样的名称，例如什么飞水潭、水帘洞、黑龙潭之类就是。在水帘洞那道瀑布，由于飞流倾注之处，岩石向外突出，而瀑布后面，又恰巧有一条狭长的人们可以容身之地，旅游者如果通过蒙蒙水气，走到瀑布的后面，就可以观赏飞流近在咫尺之前泻下的美景。黑龙潭那里，水色黝黑，仿佛深不可测。真令人禁不住异想天

开，产生一种错觉，好象真有一条古代潜水恐龙，一个翻身把锯齿似的尾巴伸出水面来。（秦牧：《游大自然的博物馆——鼎湖山》《晴窗晨笔》第69页）

飞瀑，位于在湖的最北端，熔岩浆凝结而成；水流经这里，落入由熔岩坑塌陷而形成的深潭之中，便成了瀑布。飞流从二十余米高的地方跌下，翻滚着白色的浪花，飞溅着似玉如银的水珠，闪烁着五彩缤纷的霞光，迸发出续而不断的春雷般的响声，势雄浑而磅礴，豪迈而坦荡。传说红罗女就坐在水帘洞后面的石洞里，这彩色绚丽的瀑布就是她亲手绣的……。这儿是湖水的出口处，瀑布落入深潭，而后注入秀丽的牡丹江。（姚中妯：《镜泊湖》《现代游记选》第105页）

“飞泉不让匡庐瀑，峭壁撑天挂九龙”。这是前人对黄山九龙瀑的描绘和赞美。在云谷寺和苦竹溪之间，有一巍峨壮观的瀑布，这便是位列黄山三大名瀑之首的九龙瀑。古往今来，多少观瀑者，在幽谷层林中探路前进，以观赏九龙瀑为快。此瀑源于天都、玉屏、炼丹、仙掌诸峰，出丞相源，然后在香炉、罗汉两峰间的悬崖上九折而下，一折一潭，瀑折为九，潭潴亦九，九龙瀑由此得名。观赏九龙瀑最好是在大雨之后，这时瀑水犹如从天而降，只见飞流溢而复折，折而复聚，每折百余丈，悬于千仞青壁之上，宛如九条白龙腾空起舞，其气势之雄伟，姿态之美妙，观瀑者无不惊叹。我想，“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匡庐瀑布，虽较之磅礴，但比不上它如此多姿。（程士华：《飞泉不让匡庐瀑》《黄山散记》第41-42页）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李白：《望庐山瀑布·其二》《历代诗歌选》第415页）

虚空落泉千仞直，雷奔入江不暂息。千古长如白练飞，一条界破青山色。（徐凝：《庐山瀑布》《唐人绝句精华》第184页）

万点飞泉下白云，似帘悬处望疑真。若将此水为霖雨，更胜长垂隔路尘。（罗邺：《水帘》《唐人绝句精华》第274页）

天机织罢月梭闲，石壁高垂雪练寒。冰丝带雨悬霄汉，几千年晒未干，露华凉人怯衣单。似白虹饮涧，玉龙下山，晴雪飞滩。（乔吉：《水仙子·重观瀑布》《元散曲选注》第160页）

碧玉溪，
清水泉，
环山绕石，
迂回曲折，
潺潺要下平原。

峭壁巉岩拦去路，
一怒化作龙泉剑。
劈开山，
钻破石，
直泻深潭。

就算粉身碎骨，
也象珍珠宝玉，
向阳飞溅。
瑰丽雄奇非夙愿，
只为灌溉平川万顷田。

（韦丘：《瀑》《诗选》第一册第108页）

江

岷江的水是青的，金沙江的水是红的。金沙江红得就和鲜血一样，浩浩荡荡地流来，一和岷江相汇，便刀斩斧断地当下消灭了。河面立地

浩大起来，岷江的青水浮在上面，金沙江的红水都藏在下面去了。但是青红两水在水面下的激动是难以形容的。水面上才看见是一汪青水，但不一刻便涌出血红的花朵来了，真象在开花的一样，在开千叶牡丹。有声有色地开着，哗啦，哗啦，火火火火火，哗哗哗哗哗，有声有色地开着，开着。在浩大的河面上起初只开出三五朵，渐渐开大起来，渐渐开多起来，一列一列地，一列一列地增加起来，增加起来。青的水面渐渐要被花开满了，花开满了，哗哗哗哗哗哗……一河都是血花。（郭沫若：《水平线下·到宜兴去》《学生时代》第348页）

十月二十日清晨，车过南平，即沿闽江向福州飞驶。松林中飘来的阵阵松香，熏人欲醉。隔窗凝视，青山绿水，交相辉映。瞧，闽江河床，想必是绿玉砌成的吧？不然，江水怎会绿得那样迷人，真要把人的神魂都勾去了！一江绿水，隔着车窗，把人面、台布、新换的淡色衣服……都抹上了一层淡淡的绿影。当江水偶尔冲到礁石上，飞起千万朵雪团般浪花时，绿影才顿然敛起。（曹靖华：《前沿风光无限好》《飞花集》第275页）

这时，长江的表面上，好象绷有一张透明的表皮，绷得十分紧张。有弹性，可以把小艇弹起来，弹到空中。在这张表皮底下，可以看见象骏马的皮下那活跃的肌肉和非常的精力。在这张表皮之上，可以看见缭乱的水花，巨大的回澜和一串串珍珠项圈似的泡漩。

小艇费力地向南岸驶去，直到南岸边上，才沿岸行驶，绕过一个岬角——大江在这里转了一个九十度的弯。过了岬角，小艇转了个身，抛出回流之外。我们已在南津关前面。

水，汹涌奔泻而来！如箭离弦，如马脱缰，如猛虎出山，江水出峡了。（徐迟：《三峡记》《徐迟散文选集》第245页）

尤其是从桂林到阳朔，一百六十里漓江水路，满眼画山绣水，更是大自然的千古杰作。瞧瞧那漓水，碧绿碧绿的，绿得象最醇的青梅名酒，看一眼也叫人心醉。（杨朔：《画山绣水》《杨朔散文选》第

223页）

早晨，一片通红的阳光，把平静的江水照得象玻璃一样发亮。长江三日，千姿万态，现在已不是前天那样大雾迷蒙，也不是昨天“巫山巫峡色萧森”，而是“楚地阔无边，苍茫万顷连”了。长江在穿过长峡之后，现在变得如此宁静，就象刚刚诞生过婴儿的年轻母亲一样安详慈爱。天光水色真是柔和极了。江水象微微拂动的丝绸，有两只雪白的鸥鸟缓缓地和“江津号”平行飞进，水天极目之处，凝成一种透明的薄雾，一簇一簇船帆，就象一束一束雪白的花朵在蓝天下闪光。　　（刘白羽：《长江三日》　《刘白羽散文选》第227-228页）

……在长江与嘉陵江汇合后，江面突然开阔，天穹顿觉低垂。浓浓的黄雾，渐渐把重庆隐去。一刻钟后，船又在两面碧森森的悬崖陡壁的狭窄的江面上行驶了。

你看那急速漂流的波涛一起一伏，真是“众水会涪万，瞿塘争一门”。而两三木船，却齐整的摇动着两排木桨，象鸟儿搧动着翅膀，正在逆流而上。……不久，江面更开朗辽阔了。两条大江，骤然相见，欢腾拥抱，激起云雾迷蒙，波涛沸荡，至此似乎稍为平定，水天极目之处，灰蒙蒙的远山展开一卷清淡的水墨画。　（刘白羽：《长江三日》　《现代游记选》第412页）

头一眼看到江，是在天刚刚亮的时候，使我非常之惊奇的，是那江水的绿，绿得浓极了。时已初冬，但那浓绿，却给人春深如海之感。原来雄伟的山、苍郁的树、苔染的石壁、滴水的竹林，都在江中投下绿油油倒影，事实上是天空和地面整个绿成一片，就连我自己也在那闪闪绿色之中了，这真是“醉人的绿呀！”不过马上使我从那一团浓绿中惊醒的，却是闽江的险峻的急流。你看它碧绿盈盈，但仔细看时，倒真吸了一口冷气。江流迂回于悬岩峭壁之间，突然，象风一样激荡着滚滚波涛，向前冲击而去，……尤其惊心动魄的，是江心无数礁石，森然林立，每一波澜都聚集在那儿，万马奔腾般喧嚣起来。看上去，那江水和礁石，那礁

石和江水，正在拚命的搏斗。它们喷射起高高的浪花，如雪如雾，浪花尽管在空中跳荡回旋，而那浓绿的江水，却象疾风骤雨横扫着那险滩，奔流而下了。这江流有那样一种气概，无论什么礁石，无论什么险滩，总之，无论什么艰难险阻，它都十分渺视它们，而只管汹涌直前。江流之速真是间不容发，你一错眼珠，它已经风掣电闪般远了去了。这时我早已忘却去欣赏那浓绿，虽然那湿润的绿、鲜明的绿，愈加可爱了。问题是那江流吸引了我。　（刘白羽：《平明小札》　《刘白羽散文选》第287-288页）

到阳朔去，最好是坐了木船在漓江里走。单是那江里的倒影，就别有一番境界。那水里的山，比岸上的山更为清晰；而且因为水的流动，山也仿佛流动起来。山的姿态，也随着船的位置不断变化。漓江的水，是出奇的清的，恐怕没有一条河流的水能有这样清。清到不管多么深，都可以看到底；看到河底的卵石、石上的花纹、沙的闪光、沙上小虫爬过的爪痕。河底的水草，十分茂密。长长的，象蒲草一样的叶子，闪着碧绿的光，顺着水的方向向前流动。　（方纪：《桂林山水》　《现代游记选》第367页）

人道横江好，侬道横江恶。一风三日吹倒山，白浪高于瓦官阁。
（李白：《横江词·其一》　《历代诗歌选》第409页）

巴江江水色，一带浓蓝碧。仙女瑟瑟衣，风梭晚来织。　（王周：《巴江》　《唐人绝句精华》第313页）

昔闻湘水碧如染，今闻湘水胭脂痕。湘灵妆成照湘水，皎如皓月窥彤云。　（鲁迅：《湘灵歌》　《鲁迅旧诗笺注》第70页）

河

又早是夕阳西下，河上妆成一抹胭脂的薄媚。是被青溪的姐妹们所熏染的吗？还是匀得她们脸上的残脂呢？寂寂的河水，随双桨打它，

终是没言语。密匝匝的绮恨逐老去的年华，已都如蜜饧似的融在流波的心窝里，连呜咽也将嫌它多事，更哪里论到哀嘶。心头，宛转的凄怀；口内，徘徊的低唱；留在夜夜的秦淮河上　（俞平伯：《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散文选》第一册第526页）

秦淮河的水是碧阴阴的；看起来厚而不腻，或者是六朝金粉所凝么？我们初上船的时候，天色还未断黑，那漾漾的柔波是这样恬静，委婉，使我们一面有水阔天空之想，一面又憧憬着纸醉金迷之境了。等到灯火明时，阴阴的变为沉沉了：黯淡的水光，象梦一般；那偶然闪烁着的光芒，就是梦的眼睛了。　（朱自清：《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散文选》第一册第419页）

古老的恒河，象一条巨龙，在一个广漠的平原上不慌不忙地蜿蜒着，一直伸向南而入海。在入海处它倾泻出一股黄色的激流。这股激流铺到那蓝色的海水上，形成一片流着金光的麦浪，好象是海上浮着的一块麦田。无数的支流，象这条巨龙的卷曲胡须，杂乱无章地向东西两边撒开。它们映着天顶上的太阳（因为已经接近中午了），泛出银白色的闪光，使这条巨龙更显得威风、庄严。　（叶君健：《过孟加拉湾》《天安门之夜》第122页）

桥下的河水，尤清洁可鉴。它那喃喃的流动声，似在低诉那宇宙底永久秘密。

下午，一片斜晖，映照河面，有如将河水镀了一层黄金。一群白鸭聚成三角形，最魁梧的一头做向导，最后的是一排瘦瘠的，在那镀金的水波上向前游去，向前游去。河水被鸭子分成二路，无数软弱的波纹向左右展开，展开，展开，展到河边的小草里，展到河边的石子上，展到河边的泥里。　（徐蔚南：《山阴道上》　《散文选》第一册第675页）

一条清亮的盐溪河从群山中欢蹦乱跳而来，流经市区时，轻波潺缓，就象一只温柔女性的胳膊，把大半个城市搂抱在怀里。成群的海

鸥、鸽子在河面上回旋飞翔。（顾炯：《萨尔茨堡情思》《风物·友谊·情思》第97页）

昨日热烘烘的阳光还没有把新结的冰融化净尽，留下两条薄薄的晶莹的冰带，如同宽宽的饰绦，镶在河的两岸；碧绿的流水泛起涟漪，惹动着那薄冰，发出象孩子往上扔石子的声音，又象有大群鸟儿叽叽喳喳地横空飞过。

水面有几处昨天留下的薄冰，好似夏天的品藻，红嘴鸥游过，留下了痕迹，从岸上孩子手中逃脱的野鼠跑过，却无半点塌陷。（〔苏〕普里什文：《林中水滴·树》《外国散文选》第220页）

西岳峥嵘何壮哉！黄河如丝天际来。黄河万里触山动，盘涡激转秦地雷。荣光休气纷五彩，千年一清圣人在，巨灵咆哮擘两山，洪波喷流射东海。（李白：《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李白诗选注》第87页）

夹水苍山路向东，东南山豁大河通。寒树依微远天外，夕阳明灭乱流中。（韦应物：《自巩洛舟行入黄河即事寄府县僚友》《历代诗歌选》第498页）

波涛老是拥着浊黄，
是当年的冤愤至今未消？
两道大堤使你晃不开双肩，
然而星星也没法测你的高深。
象一条吟龙
穿过了两个世界，
头枕着江南四季的芳春，
尾摆着燕地冰天的风云。
听说你载着乾隆下过江南，
一阵小雨造下了不死的流传，

你看背后夕阳的颜色正红，
贴在“沙邱古渡”的歇马亭。
几只白鱼傍着龙舟打了个挺，
一座龙王庙腾起了半空，
这地方，水势至今打着旋花，
一个铁窗户象一只死眼，
瞪得舟子捧着心怕！
（臧克家：《运河》　《新诗选》第二册第281-282页）

我站在高山之巅，
望黄河滚滚，
奔向东南。
金涛澎湃，
掀起万丈狂澜；
浊流宛转，
结成九曲连环；
从昆仑山下
奔向黄海之边；
把中原大地
劈成南北两面。
（光未然：《黄河大合唱》　《新诗选》第二册第506-507页）

黄河之水天上来，
排山倒海，
汹涌澎湃，
奔腾叫啸，
使人肝胆破裂！
……
红日高照，
水上金光迸裂。

月出东山，
河面银光似雪。
它震动着，
跳跃着，
象一条飞龙，
日行万里，
注入浩浩的东海。
（光未然：《黄河大合唱》 《新诗选》第二册第508页）

浑黄的江水在夏天涨了，
跳跃着万倾激流，
象一匹载满了风沙的战马
驰骋着，
从巴颜喀拉山牧马的地方
啮碎缰绳，
三峡锁不住它底红鬃
直奔向辽远的地方。
浪花卷过了崖石，
苍鹰飞下憩息，
浪花卷上了崖石，
苍鹰又惊惶飞起。
（邹荻帆：《江》 《新诗选》第二册第891-892页）

阿尔贡纳河的波浪在混浊地奔腾，
它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坚冰，
它从来不怕冬天的锁链和寒冷；
在那银白色的帷幔覆盖之下，
它自己就是在茫茫的雪原中诞生，
在那羚羊也难以企及的地方，
它，自然的儿孙，心怀赤子的纯真，

跳跃着、嬉戏着、不停地奔腾！
有时它象一长条弯曲的琉璃
在长长的草丛中，光辉而透明，
沿着滑溜的崖石，倾泻下来，
消失在黑暗中，而在它的头顶，
一群胆怯而自由的灰蓝色鸽子
飞旋着，叫出告别的咕咕的啼声……
一堆墓石矗立在阴沉的深渊上，
墓石上遮蔽着桧柏的苍翠浓荫，
它们高悬着，等待着咆哮声停止，
便立即崩塌下去，把一切掩没。
它们白等了！波涛从没打过一个盹。
尽管无边的昏暗包围在浪花四近，
阿尔贡纳仍能在一处地方冲破大地，
仍在一往无前地奔向遥远的途程！

（〔俄〕莱蒙托夫：《伊斯梅尔——贝》
《莱蒙托夫诗选》第362-363页）

河水是那么平静，安闲，
在没有堤岸的河道中蜿蜒，
它不愿让太阳的光线
倾跌在它的波纹之间。

在平静的水面，红色的光辉
正在跳舞（象许多仙人），
听得见她们的铿锵的脚步，
恰似小巧的马刺的声音。
（〔匈牙利〕裴多菲：《蒂萨河》　《裴多菲诗选》第99页）

瓦鲁纳河水翻滚在

轻轻喧啸着的北风里，
水面上闪耀着金色的阳光，
欢乐地跳跃着的层层波浪，
象狂舞着的舞女飘荡着
缀满耀眼珠宝的裙裾。

（〔印〕泰戈尔：《轻微的损害》　《诗选》第237-238页）

湖

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若夫霪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耀，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皆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范仲淹：《岳阳楼记》　《历代散文选》第238页）

西湖深靓空阔，纳光景而涵烟霏，菱芡荷花之所附丽，龟鱼鸟虫之所依凭，漫衍而不迫，纡余以成文，阴晴之中各有奇态，而不可以言尽也，故岸湖之山多为所诱，而不克以为泉。（秦观：《龙井记》　《西湖游记选》第234页）

湖上的明月和落日，湖上的浓阴和微雨，我都见过了，真是仪态万千。……每日黄昏的游泛，舟轻如羽，水柔如不胜桨。岸上四周的树叶，绿的、红的、黄的、白的，一丛一丛的倒影到水中来，覆盖了半湖秋水。夕阳下极其艳冶，极其柔媚。将落的金光，到了树梢，散在湖面。（冰心：《寄小读者通讯七》　《六十年散文选介》第32-33页）

这回望太湖，在无锡鼋头渚，又在鼋头渚附近的湖面上打了个转，坐的小汽轮。鼋头渚在太湖的北边，是突出湖面的一些岩石，布置着曲径磴道，回廊荷池，丛林花圃，亭榭楼馆，还有两座小小的僧院。整个鼋头渚就是个园林，可是比一般园林自然得多，何况又有浩渺无际的太湖做它的前景。在沿湖的石上坐下，听湖波拍岸，挺单调，可是有韵律，仿佛觉得这就是所谓静趣。南望马迹山，只象山水画上用不太淡的墨水涂上的一抹。……太湖上渔民很多，可是湖面太宽阔了，渔船并不多见，只见鼋头渚的左前方停着五六只。风轻轻地吹动桅杆上的绳索，此外别无动静。大概这不是适宜打鱼的时候。太阳渐渐升高，照得湖面一片银亮。碧蓝的天空中飘着几朵若有若无的薄云。要是天气不好，风急浪涌，就会是一幅完全不同的景色。（叶圣陶：《游了三个湖》　《现代游记选》第210-211页）

在我们面前，象梦境似的展开了勐邦湖的湖光山色。所有的人，站在被微风吹拂的坝顶，远眺眼前的一片烟波浩淼、浮光耀金的绝妙的画面，都惊讶得睁大了眼睛。不，这不是什么水库；这正是善良的傣族人民千百年来朝夕幻想着的那座“天湖”，也正是我们在传说中无数次地听到过的那座“天湖”。

勐邦湖是坐落在林壑深处的一个狭长形的湖。它的形状好象是一个被横剖开的硕大无朋的葫芦，被一只神奇的手镶嵌在一片森森郁郁、仪态万千的山林中间。在湖的尽头，两道白色的堤坝好象是两扇门扉似地，把一湖绿波荡漾的春水封锁在群山之中。在阳光照耀下，湖面上升腾起淡蓝色的雾霭；在湖的四周，耸立着漫无涯际的枝柯参天的热带森林。在湖中心，象童话里的神山似的矗立着一座孤岛；一片乳色的云横罩在孤岛的林端，好象为它披上一条细纱披肩一样。一群白色的鹭鸶和彩色的野鸭在平静的湖边旁若无人地徜徉。从湖心，从岛上，从岸边，传来一阵阵鸟类的合唱，随风在水面上震荡、回响。（冯牧：《湖光山色之间》　《现代游记选》第483页）

在天山峰峦的高处，常常出现有巨大的天然湖，就象美女晨妆时开启的明净的镜面。湖面平静，水清见底，高空的白云和四周的雪峰清晰地倒影水中，把湖山天影融为晶莹的一体。在这幽静的湖中，唯一活动的东西就是天鹅。天鹅的洁白增添了湖水的明净，天鹅的叫声增添了湖面的幽静。人家说山色多变，而事实上湖色也是多变，如果你站立高处了望湖面，眼前是一片爽心悦目的碧水茫茫；如果你再留意一看，接近你的视线的是鳞光闪闪，象千万条银鱼在游动，而远处平展如镜，没有一点纤尘或者没有一根游丝的侵扰。湖色越远越深，由近到远，是银白、淡蓝、深青、墨绿，界线非常分明。传说中有这么一个湖是古代一个不幸的哈萨克少女滴下的眼泪，湖色的多变正是象征着那个古代少女的万种哀愁。（碧野：《天山景物记》《现代游记选》第609-610页）

我闻声赶去，几步跃到了雪山丫口上，向下一望：啊！眼前的这一片奇幻的景色，真是太迷人了。如果说碧塔海周围那长满了森林的群山象是草原上的一顶王冠的话，那么碧塔海就是镶在王冠上的一颗巨大的蓝色宝石。更美丽的是，紧围着蓝色碧塔海的，第一圈是红色的朝霞——那如火如荼的杜鹃花丛林；第二圈是绿色的轻云——那雪松和冷杉组成的森林；第三圈才是一颗颗晶莹的珍珠串成的项链——那一座座肩挨着肩的积雪的山巅……

我们每个人都象长了翅膀一样，很快从山上来到了碧塔海边。

这是一个典型的高原湖泊。它兼收并蓄，汇集了从雪山上和峡谷里流下来的无数条冰冷的溪水。可是，湖中还有许多地方喷涌着四季不枯的温泉水，调节了这里的气温，使碧塔海的春天来得特别早。湖岸四周，是一片天然的杜鹃花丛。这种杜鹃花，是高大的乔木。缀满枝头的花朵，花形如盘，是许多小花拼成的。由于花朵特大，开得又多，树身大多弯曲，许多枝干都低垂于湖面。因此，近岸的湖水，都被杜鹃花辉映成一片火红的颜色，好象是披挂着一匹彩绸……（张昆华：《杜鹃醉鱼》《洱海花》第3-4页）

泛舟西湖，最能领略西子湖的风韵。“水光潋滟晴方好”，那天游湖是晴朗的早上，初秋的西湖之晨，也有一番丰姿，薄薄的霭雾，缭绕着南北高峰，笼罩着西子湖，但是雾是淡淡的，宛如薄如蝉衣的轻纱，仍然隐约可见那丰腴的体态和诱人的曲线，可是还未到八时许，这抹霞影便被一阵风吹得无影无踪，这时西子出落得明丽照人了。（彦火：《花团锦簇的杭州》　《醉人的旅程》第116页）

琉森湖象多鳍的游鱼，港湾湖汊很多，全长二十二点五公里，湖区风景如画。当我们乘游轮站在甲板上，只见一路上风景变幻莫测：湖的狭窄处，两山峙立，山上怒石峥嵘，兀立湖岸，恍似三峡风光；当山上云雾缭绕的时候，又俨如巫山云雨。这里当然听不到猿啼，却满布菁密的森林。但一过峡口，则又出现一片浅草柔茵，与浩渺的水光相接。当游轮通过狭窄的湖道转入另一个湖湾时，又象浅水行舟，两岸林木映在水里，又酷似江南水乡。（王纬：《琉森探胜》　《海外萍踪》第60页）

登上象拱坝似的弧形堤，堤内果然有一个碧蓝碧蓝的天湖，是一个多么美的小湖！这个五十多平方米的小湖，三面被白得耀眼的雪山冰川环抱。在崔巍岩峣的海拔五千八百一十七米的门吉甲日大雪山下的巨大冰川，就象一道巨大的无与伦比的玉壁银墙，耸立在天湖的尽头。湖面靠冰川的背阴处，仍结着厚厚的冰盖；向阳的湖中心，则碧波粼粼，而靠弧形堤处，水面则平静得象面镜子。巍峨插天的门吉甲日大雪山的雄姿和巨大的层理分明的冰川，明晰地倒映在天湖之中。湖畔是壮丽的雪山和冰川，湖中也是壮丽的雪山和冰川，天上是白云，湖中也是白云，真是瑰丽无比。那垂挂在陡峭冰壁上的融水，犹如一道道白练，落入天湖的冰盖上，激起珠玑般的水花，发出清脆的响声。（齐克：《天湖雪莲》　《大江源记》第126-127页）

站在高高的堤岸上，俯瞰湖底，能望得见湖底漂曳的水草和在水草间嬉戏觅食、悠闲游动的鱼群，阳光照进水里，水草斑斓，鱼鳞闪闪。极目远瞩，湖色与天光争辉，绿水共青天斗碧，偶有几对湖鸥低翔而过，在

碧清的湖上投下双双倩影，更是一派清丽明朗的色调。

深秋时节，菊花盛开蟹正肥。你若有机会搭上渔船、跟着渔夫出湖捕蟹，那是不虚一行的。当朗朗秋月斜挂天幕的时候，扑面而来的是满湖渔灯，远远望去，恰似银河落水、繁星闪烁。每只渔船上都挂着一盏雪亮的汽油灯，照得湖水象玻璃般透明，坐在船头，能望见迎着光亮纷纷爬拢来的螃蟹，甚至连那蟹螯的张合、蟹脚的舞动都清晰可见。捉蟹人就靠着一杆锦纶丝网，投入湖中，十拿九稳。湖水如此清澈，难怪有人会把古代诗人"素月分辉，明河共影，表里俱澄澈"的词句，疑是专为阳澄湖的秋夜所写了。（刘健屏：《湖明水清》　《彩贝》第56-57页）

天池海拔一千九百多米，面积大约二·八平方公里，平均水深四十米，莫瞧它不算大，山色湖光倒颇为迷人。举目望去，博格达山白雪皑皑，冰川纵横，铺银盖玉。大大小小的冰面湖、冰洞，广为分布。进到冰洞里面，那洞顶上紧紧垂挂着冰柱，长短不齐，粗细不一；洞底下冰树丛生，千姿万态。穿行洞内，好似进了光怪陆离的神话世界——水晶宫；一不留心，碰破冰柱、冰树，乒乒乓乓，仿佛打碎了琉璃器皿。冰山下的山峦上，成片的塔松，墨绿茂密，亭亭玉立，宛若巨伞，遮天蔽日。密林深处，野草如茵，山花绚丽，鸟声啁啾。巨石穿空的湖畔，座座别墅、凉亭，绿顶黄墙，赫然而立。一泓清冽的湖水，绿盈盈的如碧玉一般；突突欢叫的游艇，掀起白色的浪花，搅碎了倒映的天光云影、青山塔松。来自国内外的游客，三五成群，载歌载舞；或合家老小，漫步湖滨，观赏如画的风景；当地哈萨克牧民，脚穿皮靴，手拿马鞭，哼着牧歌，饮马湖上……处处是诗一样的图画。（成一　赵昌春等：《仙境瑶池——天池》《丝绸之路漫记》第254-255页）

五月，正是山花烂漫、绿草如茵的季节，我们沿着天山北麓的柏油公路，驱车来到这里。一座明镜般的汪汪巨浸，静静地躺在群山环抱之中。在灿烂的阳光照耀下，清澈碧透的湖水，不断地变幻着迷人的色彩。它一会儿象匹光滑柔软的天蓝色绸缎，上面绣着雪峰、青松的倒影，把湖光山色融为晶莹的一体；一会儿又随着阵阵轻风荡起涟漪，宛

若千万条银鱼在游动。我们下车走向湖畔，一湖碧水，从眼底伸展开来，一直到那水天相连的尽头，简直分不出哪里是天，哪里是水。和暖的春风，从浩淼的湖面上徐徐吹来，吻人面庞，拂人衣角，使我们仿佛身临大海，心胸为之开阔！　（成一　赵昌春等：《赛里木湖情思》　《丝绸之路漫记》第290页）

沿着草原驶行，人的心情再舒畅不过了。

这时候，蓦然，草原的西北方向，浮现起一条拱形的光带，仿佛晴空里突然出现了一道闪电似的。

旅伴们嚷叫起来了："青海湖，青海湖呀！"

……

青海湖穿行在草原上，闪着碧绿的光彩。她微微地溢漾着，闪动着，好象草原上升起了一架碧绿的竖琴；那一个接一个的纤细的波纹，不是竖琴上的弦丝吗？她伴随着微风，又好象送过来了一阵抒情的动人心怀的乐曲。

……

刚才，远山眺望，青海湖是那么地轻波、细流，那样地温柔、多姿。现在，湖畔观望，她却鼓动着丰满的胸膛，以神异的力量，掀起了碧波大浪，排上了空中，拍击着湖岸。她发出了激昂的歌声，好象有着无穷的热情，任性地向草原倾泻，向天空抛洒！

……

这时候，青海湖在高原上欢腾着。看看吧，青海湖脚立在草原上，头吻着蔚蓝的天，显出一种多么豪放美丽的风姿。她又好象伸出了强大的手臂，一只手托起蓝天、白云、高山，一只手牵着草原和牛儿、马儿、羊儿。千百年来，在她的胸怀里，抚育了多少子孙后代、多少英雄儿女？草原多么葱绿，茂盛；牲灵多么繁荣，健美。青海湖，母亲般的青海湖呵！　（李若冰：《柴达木手记》第21-23页）

湾也展开去，沿着绿野，直抵城脚，勾描出一片浅湖。湖中生长着荷藻，白云在水底航行；夕阳如醉，照耀水上，辉映得一块碧绿，一块苍

褐，一块金黄，一块乳白，淡灰如雾，绛赤似烟。渔艇轻轻滑过，泼剌一棹，溅起清凉的水花，铅青色的波漪相将相逐，四向推出，云的影，荷的影，人的影，夕阳的影摇动着，闪闪发光，扯成蜿蜒的长条，一齐溜走；碧绿，苍褐，金黄，乳白，浅灰，绛红相错交织。岸上的鸭蹒跚而行，羊就水边解渴，波漪荡过去，可笑的只一跌，鸭和羊的影仍跌在水里。（师陀：《芦焚散文选集》第260页）

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孟浩然：《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历代诗歌选》第340页）

轻舟短棹西湖好，绿水逶迤，芳草长堤，隐隐笙歌处处随。无风水面琉璃滑，不觉船移，微动涟漪，惊起沙禽掠岸飞。（欧阳修：《采桑子》《历代诗歌选》第296页）

贪看翠盖拥红妆，不觉湖边一夜霜。卷却天机云锦段，从教匹练写秋光。（苏轼：《横湖》《苏轼诗选》第106页）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饮湖上初晴后雨》《历代诗歌选》第763页）

洞庭青草，近中秋、更无一点风色。玉鉴琼田三万顷，着我扁舟一叶。素月分辉，明河共影，表里俱澄澈。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张孝祥：《念奴娇·过洞庭》《历代诗歌选》第832页）

湖山佳处那些儿，恰到轻寒微雨时，东风懒倦催春事。嗔垂杨袅绿丝，海棠花偷抹胭脂。任吴岫眉尖恨，厌钱塘江上词，是个妒色的西施。

朱帘画舫那人儿，林影荷香雨霁时，樽前歌舞多才思。紫

云英、琼树枝，对波光山色参差。切香脆江瑶脍，擘轻红新荔枝，是个好客的西施。

苏堤鞭影半痕儿，常记吴山月上时，闲寻灵鹫西岩寺。冷泉亭偏费诗，看烟鬟尘外丰姿。染绛绡裁霜叶，酿清香飘桂子，是个百巧的西施。

梅梢雪霁月芽儿，点破湖烟雪落时，朝来亭树琼瑶似。笑渔蓑学鹭鸶，照歌台玉镜冰姿。谁僝僽鸱夷子，也新添两鬓丝，是个淡净的西施。（卢挚：《水仙子·西湖四首》《元散曲选注》第35-36页）

激烈的愤怒之长风，
横扫这苍茫的湖面，
五百里的水波澎湃着，
彷徨了安静的渔舟。

蒙蒙的灰色之雾，
将水天染成一色，
一切的固有变样了，
弥漫着拘挛与颤栗。

无数的浪花和雨珠飞舞，
如盲众的狂热之暴动，
逞其得意的欢乐，
向无抵抗的空间痛击。

隐隐的低弱之音，
在暴风雨里流荡：
似渔父求援的呼喊，
似孤雁失恋的哀鸣。

（胡也频：《洞庭湖上》　《新诗选》第二册第90页）

谁不爱这明洁的湖面，
谁不爱这一片蓝天？
噢，
你美丽的白洋淀！

沿岸：
　青青的麦田和稻田，
水面上：
　一丛丛芦苇，
　一只只渔船，
　一群群的鸭，
　一阵阵的雁。

稻粱风，
吹着湖面。
多好呀！
你看：
　那撒落的渔网，
　那扬起的帆，
你听：
　那采菱歌，
　那打雁的枪声，
　那饲鸭人的吆唤。

噢，
多丰饶的白洋淀！

（章长石：《白洋淀》　《新诗选》第三册第332页）

在澄澈而渺茫的湖水上，

庄严地并列着矗峭的山岩，
透明的深深的湖水映出了
这些山岩的影子，在我眼前；

在澄澈而渺茫的湖水上，
飘浮着暗云，暴风雨的胎儿，
透明的深深的湖水映出了
这些暗云的空洞的影子；

在澄澈而渺茫的湖水上，
闪耀着惊心动魂的电光，
透明的深深的湖水映出了
闪光！雷声也渐渐隐藏。

（〔匈〕裴多菲：《在澄澈而渺茫的湖水上》《外国诗歌选》第432-433页）

海

我自少住在海滨，却没有看见过海平如镜，这次出了吴淞口，一天的航程，一望无际尽是粼粼的微波。凉风习习，舟如在冰上行。过了高丽界，海水竟似湖光，蓝极绿极，凝成一片。斜阳的金光，长蛇般自天边直接到栏旁人立处。上自穹苍，下至船前的水，自浅红至于深翠，幻成几十色，一层层，一片片的漾开了来。……小朋友，恨我不能画，文字竟是世界上最无用的东西，写不出这空灵的妙景！（冰心：《寄小读者·通讯一》《散文选》第一册第328页）

一路乘车，更是沿着迂回的海岸，一眼望去，不是无际的平沙，就是嶙峋的礁石，上面还有耸立的碉堡，而眼前一片无边的海水，更永远是反映着空阔的天光，变幻无极，仪态万千。海水是很蓝的，在晴朗的天空之下，更是象古诗上所说的“水如碧玉山如黛”，光艳得不可描画！那颜色是一层一层的，远处是深蓝，稍近是碧绿，遇有溪河入海处，这一层

水色又是微黄的。（冰心：《通讯五》《小桔灯》第229页）

海水是皎洁无比的蔚蓝色，海波是平稳得如春晨的西湖一样，偶有微风，只吹起了绝细绝细的千万个粼粼的小皱纹，这更使照栖于初夏之太阳光之下的、金光烂灿的水面显得温秀可喜。我没有见过那末美的海！（郑振铎：《海燕》《散文选》第一册第502页）

海真是变化无穷，有时平静得象一面镜子，有时惊涛骇浪，气势磅礴。但是，我内心深处更爱的是那汹涌的大海。我有一段日记："……今天，我看到了真正的海，充满庄严与壮丽的大海呀！我到海上时，太阳刚刚从海天混沌之处上升，带着胭脂般深红色。但不久，它就被云与雾掩没。这时海上出现了一副森严与汹涌的气派，海浪呈现墨蓝色，象纯钢的颜色。海涛滚滚呼啸，海浪旋卷起伏。我们的木船随着海的浪头忽高忽低，勇敢前进。回首海岸，群山苍翠，白雾弥漫。雾那样浓，它还旋转低垂，与海浪交织。远海上一层层雾，但勇敢渔人的船只呀，就在这海天云雾之中航进。——那有着尖帆的木船，还有渔轮，在蒙蒙迷雾之中都象一个个黑影子一样，无声地、但英勇地前进着，渔民在风浪咆哮之中，劳动着……"（刘白羽：《怒海》《刘白羽散文选》第296页）

大海上一片静寂。在我们的脚下，波浪轻轻地吻着岩石，睡眠了似的。在平静的深暗的海面上，月光辟了一条狭而且长的明亮的路，闪闪地颤动着，银鳞一般。远处灯塔上的红光镶在黑暗的空间，象是一个宝玉。它和那海面银光在我们面前揭开了海的神秘——那不是狂暴的不测的可怕的神秘；那是幽静的和平的愉悦的神秘。我们的脚下仿佛轻松起来，平静地，宽怀地，带着欣幸与希望，走上了那银光的道路，朝着宝玉般的红光走了去。（鲁彦：《听潮的故事》《中国现代散文》上册第355页）

这儿的海，特别好看，一天中，不知道能变幻多少颜色，有时是碧蓝

碧蓝的，蓝得耀眼，象一片抖动不止的蓝缎子。有时又变成了绿的，绿得象一片春天的绿叶。有时是银灰色的，而又有时是桔红色的。海水，也特别的清，清得海边水底的石头、水草、小鱼都看得清清楚楚。
（峻青：《海滨仲夏夜》　《秋色赋》第172页）

现在，我才是第一次真正看到了海。

海，不平静，可也不恐怖。它舒展地躺在我的面前，象个顽皮的孩子，在喧嚷着、嬉耍着。

它用有触角的头，一次次地冲击着岩石，岩石耐着性子让它耍玩；它又去捉弄沙滩上的海螺。一个浪把海螺埋在沙里，一个浪又把海螺带到它怀里沐浴。

它用宽阔的胸膛，载着那一只只张着帆的捕鱼船。它用粗壮的呼吸，让船只有节奏地在它的胸膛上颠簸。船儿就象跳着慢步舞。（风章：《海边随笔》　《山坞的早晨》第112页）

浩浩荡荡的大海，懒洋洋地在岸边叹息，——在那灌满着蔚蓝色的月光的远方，一动不动地睡着了。柔软的、银光泛泛的海，同南方那边的春天交溶在一起，它睡得很熟，反映出了一些透明的、绫罗似的羽毛状的云彩。那些云彩一动也不动，它们遮不住分布成金黄色的花纹的星星。天空好象越来越低地俯伏到海上来，想听清楚那些没精打采地爬上岸来的、喧闹不休的波浪在低声诉说些什么。（〔苏〕高尔基：《鹰歌》　《外国散文选》第150页）

我们携带着食物，坐卧在滩边悬崖的阴影之下。一团凝重的白色阵云低垂在地平线处，迄不稍动，云的顶端和露出部分都沉浸在阳光之中。坦荡乳白的水面，如若不是几乎难辨的喘动，简直如席地一般，在我们脚下碎作丝丝涟漪。大海是多么沉着，海中一切又是那么寂静无哗，拂激着海滩的细浪微波显得更加纯洁潋滟，宛如出自远洋深底一般，午后一时许，离我们可一里处，一长队海豚骤浮水面，翻舞嬉戏，颇为好看，半小时后才离开费尔莱特，向深海游去。眼前不远，渔舟三五，凝滞

不前，檣影斜映在水上，仿佛睡去，偶尔微见颤动，似又未尝熟睡，恍若惊梦。天上晴光炽烈，灼灼之下，砾岩卵石，纹理悉见，在我们伦敦人看来，几乎非尘世所有。（〔英〕威廉·赫尔·怀特 《假日纪游》《名作欣赏》1981年第2期第46页）

再见吧，自由奔放的大海，
这是你最后一次在我的眼前，
翻滚着蔚蓝色的波浪
和闪耀着骄美的容光。

好象是朋友的忧郁的怨诉，
好象是他在临别时的呼唤，
我最后一次在倾听
你悲哀的喧响，你召唤的喧响。

我多么热爱你的回音，
热爱你阴沉的声调，你的
深渊的音响，
还有那黄昏时分的寂静，
和那反复无常的激情！

（〔俄〕普希金：《致大海》 《外国诗歌选》第225-226页）

海 浪

海是深绿色的，说不上光滑；排了队的小浪开正步走，数不清有多少，喊着口令“一，二——一”似的，朝喇叭口的海塘来了。挤到沙滩边，澌啵！——队伍解散，喷着忿怒的白沫。然而后一排又赶着扑上来了。

三只五只的白鸥轻轻地掠过，翅膀扑着波浪，——一点一点躁怒起来的波浪。

风在掌号。冲锋号！小波浪跳跃着，每一个象个大眼睛，闪射着

金光。满海全是金眼睛，全在跳跃。海塘下空隆空隆地腾起了喊杀。

而这些海的跳跃着的金眼睛重重叠叠，一排接一排，一排怒似一排，一排比一排浓溢着血色的赤，连到天边，成为绀金色的一抹。（茅盾：《黄昏》　《茅盾散文速写集》第70页）

不晓得过了多少时候，远处一个寺院里的钟声突然惊醒了海的沉睡。它现在激起了海水的兴奋，渐渐向我们脚下的岩石推了过来，发出哺哺的声音，仿佛谁在海里吐着气。海面的银光跟着翻动起来，银龙似的。接着我们脚下的岩石里就象铃子、铙钹、钟鼓在响着，愈响愈大了。

没有风。海自己醒了，动着。它转侧着，打着呵欠，伸着腰和脚，抹着眼睛。因为岛屿挡住了它的转动，它在用脚踢着，用手拍着，用牙咬着。它一刻比一刻兴奋，一刻比一刻用力。岩石渐渐起了战栗，发出抵抗的叫声，打碎了海的鳞片。

海受了创伤，愤怒了。

它叫吼着，猛烈地往岸边袭击了过来，冲进了岩石的每一个罅里，扰乱岩石的后方，接着又来了正面的攻击，刺打着岩石的壁垒。

声音越来越大了。战鼓声，金锣声，枪炮声，呐喊声，叫号声，哭泣声，马蹄声，车轮声，飞机的机翼声，火车的汽笛声，都掺杂在一起，千军万马混战了起来。银光消失了。海水疯狂地汹涌着，吞没了远近的岛屿。它从我们的脚下浮了起来，雷似地怒吼着，一阵阵地将满带着血腥的浪花泼溅在我们的身上。　（鲁彦：《听潮的故事》　《中国现代散文》上册第355-356页）

浪呵，一个接着一个涌来。浪头上就象装上了弹簧，它把船弹上一丈多高，然后又把船轻轻地托住。

浪呵，一个接着一个涌来。浪头象张开的翅膀，它飞过船身，把船儿震得直是颠晃。

打渔的人，站在船舷边上，就象铁铸在上面似的，那么健稳，不慌不忙。　（凤章：《海边随笔》　《山坞的早晨》第117页）

海还在灿烂的光辉中闪耀，浪涛威严地冲击着海岸。

在浪涛的狮吼声中，轰隆隆地响着颂赞那高傲的鸟的歌声，山岩被浪涛冲击得发抖，天空被那威严的歌声震撼得战栗了。（〔苏〕高尔基：《鹰歌》《外国散文选》第155页）

海水向岸上献殷勤，波浪的声音是那么亲热，好象恳求让它们挨到燎火旁边来取暖。有时候在总的和谐的泼水声里传来一个比较高亢的淘气的音调，——那是有一个波浪比较大胆地爬到我们跟前来了。（〔苏〕高尔基：《鹰歌》《外国散文选》第151页）

你在这浪花飞溅的海岸上站一站，
只见白浪滔天，只听得狂吼怒号，
汹涌的波涛给风刮得发了狂，
只顾把万顷海水泼向天穹，
要打湿那闪亮的大熊星，
浇熄那拱卫北斗的小熊星。
我从没见过这样的惊涛骇浪！

（〔英〕莎士比亚：《奥瑟罗》第38页）

潮　水

顷焉风色陡寒，海门潮起。月影银涛，光摇喷雪，云移玉岸，浪卷轰雷，白练风扬，奔飞曲折，势若山岳声腾，使人毛骨欲竖，古云“十万军声半夜潮”，信哉！（高濂：《六和塔夜玩风潮》《西湖游记选》第266页）

浙江之潮，天下之伟观也。自既望以至十八日为最盛。方其远出海门，仅如银线；既而渐近，则玉城雪岭际天而来，大声如雷霆，震撼激射，吞天沃日，势极雄豪。杨诚斋诗云“海涌银为廊，江横玉系腰”者是也。（周密：《观潮》《西湖游记选》第311页）

立塘上，见潮头一线，从海宁而来，直奔塘上。稍近，则隐隐露白，如驱千百群小鹅擘翼惊飞；渐近，喷沫冰花蹴起，如百万雪师蔽江而下，怒雷鞭之，势欲拍岸而上，看者辟易，走避塘下。潮到塘，尽力一磅，水激射，溅起数丈，著面皆湿。旋转而右，龟山一挡，轰怒非常，炮碎龙湫半空雪舞，看之惊眩。（张岱：《白洋潮》《西湖游记选》第313页）

钱塘江向东流入大海，江口是漏斗形，入海的地方，两边对峙着龛山和赭山，江流经过这两座山之间，突然缩窄，滚滚而来的潮水，倏地受到阻拦，溅起很高的浪潮。每月朔望之日，浪高两丈多，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汹涌澎湃，蔚为奇观，这就是名闻古今中外的"钱塘潮"。（彦火：《名塔·钱塘潮》《醉人的旅程》第121页）

海上涛头一线来，楼前指顾雪成堆。从今潮上君须上，更看银山二十回。（苏轼：《望海楼晚景七绝》《苏轼诗选》第56页）

潮头初出海门山，千里平沙转面间。犹有江神怜北客，欲将奇观破衰颜。（陈师道：《十七日观潮》《历代诗歌选》第781页）

漫漫平沙走白虹，瑶台失手玉杯空。晴天摇动清江底，晚日浮沉急浪中。（陈师道：《十七日观潮》《历代诗歌选》第782页）

洪　水

天，渐渐亮了。

汇合了毗河、北河、清白江三股洪水的沱江，象一头突然患了狂痫症的巨兽，骄横地踢开赵镇，直扑金堂峡……

金堂峡，长约二十公里，峰岭对峙，河床狭窄，恰似只能侧身通过的夹墙巷道。

巨兽暴怒了。峡口受阻的洪水，向上猛涨，眨眼间 形成汹涌的回头浪，掉头倒灌赵镇地区。从古到今，赵镇本来就 是洪患尤烈的地方。现在，被峡谷钳制的洪水左冲右突，浊浪腾空，给三 皇 庙 水文站的测洪工作增加了百倍艰难。（张小敏等：《捕捉洪峰 的人》 《霞光》第 56 页）

风来了，雨来了，闪电来了，雷鸣来了，第二次 更大的洪峰来了！ 低沉的乌云压进了峡谷，顿时天昏地暗，好似茫茫的黑夜即 将来临。一道闪电，撕裂了片片云层；一声炸雷，暴雨就象泼下的山洪，灌 满 了 峡谷。西望黄河，远山、天空、高原、浊浪似乎混为一体，迷 迷 蒙 蒙。只有在三百米视线以内，才看清排山倒海的浪头，有如下山的猛虎、出 海的蛟龙，狂风怒啸，猛扑过来。只见它一头扑进鬼门，鬼门里 一声巨响，溢流桥和鬼岛的连结口被冲垮了；又见它一头冲进神门，神门里也是一 声巨响，冲倒了泄水道上六百吨的钢铁桥墩，一浪卷去，不见 了 踪 影；当它扑向人门，屹立在前哨阵地的上横围堰，把飞涛 激 浪 猛 顶 回去。洪峰怒啸了，一排排的大浪齐头冲击过来，飞涌而上，直扑 堰顶。 （吴烟痕：《水上长城》 《六十年散文选介》第 189 页）

刹那间，狂风突然从天边冲起，又猛扑下来，一泻 千 里。这 雄浑的声音里，仿佛有大海的怒号，有森林的呼啸，它使 高 原 摇晃，峭壁颤抖，大地震荡。“洪峰来了！ 洪峰来了！”千百双眼睛直盯住 高 悬 在落日下的峡口，只见亮光一闪，喷出万道金光，如同 天 庭 里劈下的雷火。一匹高大的骏马从雷火里猛窜出来，昂头长鸣，飞 驰 而 下，迸裂着满身的金火；在它的后面，黄尘滚滚，杀声震耳，无数匹烈马狂啸 奔驰；眨眼间，千里洪峰冲下了西北高原，涌上了宽阔的河床，漫满 了 河 滩。这时，领头的洪峰增多了，宽荡荡的河上突然崛起一道高墙，金 光 闪 闪，轰轰震响，向前飞涌，好象要把西岸的绝壁推倒，直扑三门 峡，直冲我们脚下的沙石围堰，那浪头，象无数颗炮弹轰来；那激流，象无数把利刀劈来。（吴烟痕：《水上长 城》 《六 十年散文选介》第 191-192 页）

下面有一条山涧。水冲到那里，汇 上 别的 水源，就加倍地凶猛了。

现在已经是大雨后的一天，水势已经弱了许多。我望望那山壁上直泻而下的泉水，再看看山涧，设想当大雨倾盆而下的那一刹那，山上的水，从各方面，以最急促的步伐，聚集到这里来，于是以无可抵挡之势向前冲，那一个短短的时刻，这里发生的该是多么壮观的场面！

可惜已经看不到那场面了。但是现在看那不绝地奔流下去的泉水，还是觉得很有气势。

山洪，多少人被他的名字震慑！静静的山谷，忽然山洪出现，就象地覆天翻。什么东西阻挡着它，就要被它以无可比拟的速度在一瞬间扫荡。它挟有这样的威力，加进到海洋的阵营中去，怪不得海洋有那么巨大的力量。

有平静的细流，常年不绝，汇为小川，注入大海；也有这样一种突然惊天动地而来的山洪，它隐时无踪，动时突如其来，最终的目的还是走那么一条道路：归到大海去，归到大海去。（张君默：《三问》《香港作家散文选》第160-161页）

山岗已经被狂暴的急流扫得光秃秃的，山石整块整块地堕进急流，堵塞住峡谷。

终于郁积得满满的河流泛滥了，淹没了广大的平原和平原上的居民。

还可以看到许多山头上都挤着许多各种不同的野兽，它们伴着带了孩子一起逃出来的男男女女。这些野兽受了惊，最后变得很驯服。

在吞噬了田野的波浪上飘浮着桌子、床、小船和其他各式各样的木排。这些都是由于需要和怕死而临时拼凑的。

带着孩子的男人和女人挤在这些东西的上面，发出不同的喊声和哭声。狂暴的飓风卷起一个接一个的有力的波涛，带起淹死者的尸体。

所有浮在水面的东西上都挤着各种各样逃出死亡的野兽：狼、狐、蛇，以及其他各种动物。他们之间已经休战，在恐怖中紧紧地挤在一堆。

冲击着他们的波浪卷着尸体重复地打击他们，使那些仍然具有生命的濒于死亡。

有几群拿着武器的人正在守卫他们仍然保有的小小的立足点，挡开想到这儿来避难的狮、狼，以及其他猛兽。

啊！阴沉的天空传来的骚动声是多么的可怕！愤怒的雷声和耀眼的闪电冲击着天空，带来了灾害，扫荡开一切挡住它的道路的东西。

狂风纠合了暴雨，来自天上的雷声再加上愤怒的霹雳，穿过漆黑的天空形成震耳的巨响。啊！你会看见多少人在掩住他们的耳朵，想挡开这巨响！

另外一些人闭上眼睛还不够，还把两只手重叠地掩住他们，只想再遮得紧一些，但求不看见由于上帝的愤怒而对人类进行的无情屠杀。

啊，多少的悲泣！

多少人在恐怖中从崖石上跳了下去！你会看见巨人似的橡树的粗枝条上载满了人，狂暴的急风将这一些卷起来抛入了天空。

多少船覆没了：有的还是完整的，有的已成碎片，压在挣扎着的人的头上，他们以绝望的动作和手势，预告了可怕的死亡。

另一些人在疯狂地剥夺他们自己的生命，他们已不能再忍受这些痛苦；

有些人从悬崖上往下跳，

有些人用自己的手捏死自己；

有些人抓住自己的孩子——

用巨大的暴力猛然击杀了他们；

有些人掉过武器来杀伤自己；另一些人跪下来将自己交付给上帝。

唉！多少母亲在悲泣她们的淹死了的孩子，把他们放在膝上，将展开的双臂伸向空中，发出不同的喊声和哀号，斥责诸神的愤怒。

另一些人在紧张而不堪忍受的苦难中捏紧拳头，手指交锁着，咬嚼并且吞噬自己的肢体，血从嘴边流出来，身子蜷曲着，胸口碰到了膝盖。

成群的野兽如马、牛、山羊、绵羊已被大水围在群山的高峰，紧紧地挤在一起。

另一些还在山腰，正在往上爬。它们互相践踏、恶斗，许多因为缺乏食物而变得奄奄一息。

没有被洪水淹没的土地上，到处都挤满了生物，以致飞鸟只能开始

栖止在人和动物上面。

死亡的主要使者——饥饿——已经夺取了更多人和其他动物的生命，这些尸体变得更轻，都从深深的水底浮了起来，出现在彼此冲撞的波浪间；他们也互相冲击着，象气打得足足的皮球，往地上一拍就立刻弹起来。这些尸体也是碰一下就弹回来，压在别的尸体上面。

在这一切恐怖上面，大气被墨色的云笼罩着，锯齿形的闪电暴怒地割裂开乌云，在阴沉的黑暗中闪射着刺眼的光亮……（〔意〕达·芬奇：《私人笔记》　《电影艺术四讲》第32-33页）

（3）　原

草　原

今天我们接到了两封信。第一封是爸爸的，他写得真好，现在我把它抄在下面：

“……在去鞍山之前，我从沈阳曾坐火车穿过内蒙古草原，在郑家屯与辽阳之间，看到了一幅奇丽的景色！这是一个万里无云的天，太阳正落到地平线上，一片蒙蒙的金光，笼罩住这无边无际的深绿色的草原。一个穿着红上衣的牧马的小姑娘，站在水池边，用鞭子轻轻地打着水玩。夕阳照在水面上，把这小池变成一面橙黄色的镜子。一群棕色的马，自由自在地在吃草，夕阳照在马背上，又成了深紫色的。这些颜色涂抹在一起，就是一幅极其和谐极其美丽的图画！”（冰心：《陶奇的暑期日记》　《小桔灯》第85页）

就在雪的群峰的围绕中，一片奇丽的千里牧场展现在你的眼前。墨绿的原始森林和鲜艳的野花，给这辽阔的千里牧场镶上了双重富丽的花边。千里牧场上长着一色青翠的酥油草，清清的溪水齐着两岸的草丛在漫流。草原是这样无边的平展，就象风平浪静的海洋。在太阳下，那点点水泡似的蒙古包在闪烁着白光。

当你尽情策马在这千里草原上驰骋的时候，处处都可以看见千百

成群肥壮的羊群、马群和牛群。它们吃了含有乳汁的酥油草，毛色格外发亮，好象每一根毛尖都冒着油星。特别是那些被碧绿的草原衬托得十分清楚的黄牛、花牛、白羊、红羊，在太阳下就象绣在绿色缎面上的彩色图案一样美。

有的时候风从牧群中间送过来银铃似的叮当声，那是哈萨克牧女们坠满衣角的银饰在风中击响。牧女们骑着骏马，优美的身姿映衬在蓝天、雪山和绿草之间，显得十分动人。她们欢笑着跟着嬉逐的马群驰骋，而每当停下来，就倚马轻轻地挥动着牧鞭歌唱她们的爱情。

这雪峰、绿林、繁花围绕着的天山千里牧场，虽然给人一种低平的感觉，但位置却在拔海两三千公尺以上。每当一片乌云飞来，云脚总是扫着草原，洒下阵雨，牧群在雨云中出没，加浓了云意，很难分辨得出哪是云头哪是牧群。而当阵雨过去，雨洗后的草原就变得更加清新碧绿，远看象块巨大的蓝宝石，近看缀满草尖上的水珠，却又象数不清的金刚钻。特别诱人的是牧场的黄昏，周围的雪峰被落日映红，象云霞那么灿烂；雪峰的红光映射到这辽阔的牧场上，形成一个金碧辉煌的世界，蒙古包、牧群和牧女们，都镀上了一色的玫瑰红。当落日沉没，周围雪峰的红光逐渐消退，银灰色的暮霭笼罩草原的时候，你就可以看见无数点点的红火光，那是牧民们在烧起铜壶准备晚餐。（碧野：《天山景物记》《现代游记选》第606-607页）

蒙古草原的美丽，我见斯文赫定对它有正确的了解，一望无边的青绿，其中没有一丛林，或者一棵树，来打破这种青茵的平顺。前面，向任何方的前面看去，总是悦目的绿色铺好的野景。波形的绿地，犹如微浪的海洋。矮小的山岗，正如海中细岛。在村庄绝迹的绥远西北中公东公等蒙旗中，一座金碧辉煌的喇嘛庙之突然出现，无异久航茫茫的太平洋中，突然看到檀香山岛。（范长江：《塞上行》《中国报告文学丛书》第二辑第一分册第235页）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

草低见牛羊。（北朝乐府民歌：《敕勒歌》《历代诗歌选》第246页）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白居易选集》第1页）

草原的容颜是这样凄然，
在那里狂暴的朔风吹动银色的羽茅草，
在任性地、毫无阻挡地向前疾飞，
在随意驱赶着尘土往前面奔跑；
在那里不管你把目光投向何处，
看到的都只是三三两两的桦树，
它们在蓝色的暮霭下，黄昏时分，
在空漠的远处显出模糊的形影。

（〔俄〕莱蒙托夫：《一八三一年六月十一日》《莱蒙托夫诗选》第54页）

原　野

我们的这片原野真象一个美丽的大海，它是那么雄浑，同时又是那么温柔。晚风在它上面吹起一片粼粼的波纹。这波纹，均匀地，连续地，一直荡漾到远方的天际。

这是一个连绵起伏的原野……

表面上它似乎有点荒茫，有点单调。但是假如你从窗口仔细向外面观察一段时间，你可以发现灵巧的手在这块绿油油的大地上曾经作过细致的加工：高地上长着一片耐旱的玉米和高粱，低地上是漠漠的水田，种满了青葱的水稻。再远一点是一片白薯和棉花。沿铁路的地带，是一条狭长的防风林——每排有四棵新栽不久的小树，参差不齐地形成一道围墙。在这些植物的中间，隐隐的溪流纵横交错地蜿蜒着。这些都是人工开凿的灌溉水渠。它们映着落日的余辉，反射出耀眼的金

光。远看去，它们简直象一幅锦缎上的丝线。的确，我们的原野是一块锦缎。（叶君健：《原野》《天安门之夜》第105-106页）

我沉思地望着极远极远的地方，我望见一幅无比壮丽的奇景。瞧那莽莽苍苍的齐鲁大原野，多有气魄。过去，农民各自摆弄着一小块地，弄得祖国的原野象是老和尚的百衲衣，零零碎碎的，不知有多少小方块拼织到一起。眼前呢，好一片大田野，全联到一起，就象公社农民联的一样密切。麦子刚刚熟，南风吹动处，麦浪一起一伏，仿佛大地也漾起绸缎一般的锦纹。（杨朔：《泰山极顶》《杨朔散文选》第190页）

有一次我从凌空直上的飞机的舱窗里俯瞰珠江三角洲，当时苍穹明净，我望了下去，真禁不住喝采，珠江三角洲壮观秀丽得几乎难以形容。水网和湖泊熠熠发光，大地竟象是一幅碧绿的天鹅绒，公路好似刀切一样的笔直，一丘丘的田野又赛似棋盘般整齐。（秦牧：《土地》《长河浪花集》第60页）

（4）　田

那些令人神往的"陀螺"中间，不是正在扬花或已熟未收的金波荡漾的晚稻，就是一丛丛斜伸着玉臂，玉臂四周满戴着翠镯似的一轮轮的香蕉。丈把长的蕉叶，迎风舒袖，葱翠欲滴，婀娜妩媚，意态万千。那些含苞待放的深紫色的肥大蕉蕾，调皮鬼一样，从那些迎风轻拂、婆娑弄影的广袖下悄悄儿探出来，象吸饱墨汁的魁星的大笔头，举起欲落，正要点斗似的那么神气。

不知怎的，这儿的空气竟如此清新、明彻，直赛水晶，一尘不染！田间的晚稻，山上的茴香，庭园的含笑，米子兰、白玉兰……清风徐来，遍野芬芳。（曹靖华：《红豆寄相思》《春城飞花》第87-88页）

一千顷的黄金的熟稻田，给一个山峰的屏障挡住了。稻田爬山了，爬过了山脊，山的那一面又是千顷万顷的黄金的熟稻田。山峰成了大地田园中的阡陌。大块大块的云在他们上面。而小小的林子，小小的房屋，低凹地，卑微地，散布在中间。（徐迟：《狂欢之夜》《徐迟散文选集》第10页）

两三分地被扯拉成各种形状，有时可以看到精心设计的畦子，就象棋盘似的；枝叶茂盛的季节，横生竖长，倒象出水的荷叶。每年生产的几千斤各种各样的青菜白菜、一百斤特大的南瓜。黄豆也是特大号的，辣椒枝上挂满了大红灯笼，茄子就在地上架着两条粗腿，拔起一个蒜头活象伸出的拳头。随手撒去一把小麦，麦秆长成翠竹，麦穗象鞭子，一粒种子发一扑，分出二十六个头，算算看，该收多少粒子！（菡子：《南塘埂赞》《素花集》第91页）

离开渔舟，走上堤岸。只见千百条水渠，象彩带似的把无边无际的田野，划成棋盘似的整齐方块。那沉甸甸的稻谷，象一垅垅金黄的珍珠；炸雷吐艳的棉田，象一厢厢雪白的珍珠；婆娑起舞的莲蓬，却又象一盘盘碧绿的珍珠。（谢璞：《珍珠赋》　第78页）

小麦已经收割完了，高粱、谷子又长满了田野，千里平原，变成了一片绿色的海洋。风来了，高粱、谷子成片地摇曳着，荡起了一排排绿色的波浪。早晨，太阳出来的时候，成群的鸟儿从高粱丛里飞了出来，在平原的上空飞旋鸣啭；珍珠般的露水珠，从谷物的叶子上落进了柔软的泥土里，大地散发出一股浓郁的田禾的香气。（峻青：《在英雄的村庄里》《秋色赋》第98页）

新晴原野旷，极目无氛垢。郭门临渡头，村树连溪口。白水明田外，碧峰出山后。农月无闲人，倾家事南亩。（王维：《新晴野望》《历代诗歌选》第356页）

一把青秧趁手青，轻烟漠漠雨冥冥。东风染尽三千顷，白鹭飞来无处停。（虞似良：《横溪堂春晚》 《宋诗一百首》第110页）

（5） 路

小 路

沿着荷塘，是一条曲折的小煤屑路。这是一条幽僻的路；白天也少人走，夜晚更加寂寞。荷塘四面，长着许多树，蓊蓊郁郁的。路的一旁，是些杨柳，和一些不知道名字的树。没有月光的晚上，这路上阴森森的，有些怕人。今晚却很好，虽然月光也还是淡淡的。（朱自清：《荷塘月色》 《散文选》第一册第449页）

……小路时而飞越笔立的陡崖，时而翻过一道道的山脊。有时，前边的路径被阻断了，在山坡上突然堆满了从雪山上崩落下来的大块岩石；好象有一只无形的巨手，把一座雪山的峰尖给断了，各种形状的岩石从上面滚落下来，有的堆在半山上，有的停在悬岩边，有的奇特地重迭在一起，有的又象石柱似地直竖起来。我看到了一块巨大的岩石，它大约有四丈宽，一丈厚，一大半伸向江面，摇摇欲坠地横搁在崖边一座陡岩上，仿佛你只要用手指碰它一下便会跌落到万丈深沟中去；可是它上面已经长满了厚苔，谁知道它被摆在这惊险的地位上已经有多少年了？而更加令人心惊胆战的是，我们的小路还得从它身上跨过去。（冯牧：《虎跳峡探胜》 《现代游记选》第495页）

黎明之前，小路那样清凉、湿润。它穿过草原，穿过密林，在那垂拂双肩的树枝和打湿两脚的草叶上，滚落下大把的露珠，那时天地为一种宁静的暗灰色所笼罩，而不久，一线晨光，在你的睫毛前晃荡一下，然后象发亮的柔丝的细网向四面撒去，一会儿它却象火烛一样在东方燃烧，一切暗夜朦胧，倏然逝去。那时人们奔走的脚步忽然变得多么轻快啊！没多久，在山岗或渡头，总之是一个开阔所在，人们看到那红珊瑚球似

的冉冉升起的太阳。一瞬间，天地沉静，万籁无声，仿佛一切都为光明的诞生而沉醉了，但这是真正的一瞬间。于是，小路旁一枚草叶抛下它所负载的露珠而跳动了一下，于是从那面深深树丛中传来鹧鸪的鸣声，那时那小路明亮而且弯转向前。（刘白羽：《平明小札》《刘白羽散文选》第285页）

大　路

这是一条弯弯曲曲的驿道。它从远处的山坡上下来，穿过坝子，又寂寞地钻进远处黝黑的老林。每当晓雾迷离的早晨，或是月色朦胧的夜晚，在坝子里，在弯弯曲曲的驿道上，总会响起古老的马帮的铃铛：叮铃，叮铃，叮铃，慢慢地溶化在乳色的夜雾或银色的月色里。这弯弯曲曲的驿道呵，经过了哪些地方，经历了多少年代，在它上面走过了多少匹马、多少个人，谁知道呢！只见原是平平的路面，现在已踩成一道道又深又窄的槽槽了。

这是一条平平的、宽宽的公路，它也通过我们的坝子，象阿妈织的一轴土布，从对面的山坡上一滚而下，一直到了允景洪。不论白天黑夜，一辆辆的汽车，象大榕树干上匆忙地来往着的蚂蚁……这条路上过去了多少辆汽车、多少个人，谁又知道呢！（张长：《道路》《三色虹》第32-33页）

这条平坦、宽阔的大道，顺着坡度不大的山坡，绕过绿叶扶疏的鼓楼，笔直地延伸下去。两旁人行道一侧挺立着一溜排整齐的白杨树，直干阔叶，飒飒作响；人行道和车行道中间也各有一条三米宽的绿带，海桐、雪松杂然相错。仁步远目，低矮的绿树刚刚遮住白杨下部光秃的树干，整个马路仿佛成了浑然一体的绿绸屏风，朝着屹立在万绿丛中的鼓楼汇去，意境显得十分深邃。（山谷：《北京路的春天》《彩贝》第69页）

“大路”——在他心目中就是那条在他家附近通过的单程路——为他的儿童时期带来了重大影响。它是古时驿道的一条支路，驿道在帝

国的版图上组成了一条稀疏的路网。这条路从南而来，北到仪 陇县城，越过山岭，与驿道会合，直通西安，转向东北方，到达国都北京。

儿童时期的许多时间是在眺望“大路”的过往行人中消磨 掉的。这儿有远远来自南面重庆的运货商人，有走江湖的艺人，有时来一位 身穿长衫的读书人，有时“阎王”也从这里经过，他坐着舒 适 的 肩舆，手中折扇轻摇，跟班在旁奔跑。快到过年的时候，坐着绿呢轿的官 老爷们有时也路过，衙役在旁跟着跑，或是在前面驱赶闲人开道。出殡 的由此路过了，棺材后面尾随着麻衣麻冠、嚎啕大哭的家人，里面 显 然 也有些人还觉得很高兴。娶亲的行列也来了，一身大红的新娘羞 羞 答 答地坐在大红花轿的轿帘后面，前呼后拥，有人打旗，有人敲钹，另有人一台 一台地抬着她的家具和衣物，那是她到婆家去的嫁妆。这些 婚 礼 常常是又欢乐又猥亵的事，因为天下农民的风俗都是一样，有经 验、结 过 婚的妇女会把新娘开导得面红耳赤，男孩子和男人们还会在新 娘 卧 床代替弹簧的棕绷上系起铃铛。

朱德时常蹲在“卧狗山”上，看世界的流转。绅 粮 家 里不大出门的女眷们坐着肩舆过去了。农家妇女骑在驴背上，东摆西摇 的，不知是上庙求子还是求签问卦，要不然就是一年一趟走娘家。遇到 赶场的日子，戏班子，例如朱德母亲的娘家人，也要过来了，农 民 们 担着赶场的农产品也过去了。后面背着盐巴背筐的苦力，列成一 队 一 队，也在此走过。这些背盐的苦力，形容憔悴，衣衫褴褛，瘦骨嶙峋，腿上有时布满 了流脓的伤口，还有许多人有肺结核性的咳嗽。

朱家的男人们有时撂下农活，与在门前树荫下 歇 脚 喝水的过往行人闲谈。从这些人的嘴中，朱德才知道中国比可 以 自 成一国的四川还要大过许多。（〔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伟大 的道路》第24-25页）

山 路

一根细线从断崖绝壁挂下去，风一急，好象会吹断的。其实不 是线，是一条羊肠小道。当年谁要想越过黄洋界，这是独一无二 的 绝 路。谁知道曾经有 多少红军战士，下山上山，来来往往，踏 着 这 条 小路，脚底的汗水差 不 多把石磴都渍透了。（杨朔：《西江月》 《杨朔散文选》

第234页）

……小路从一开始便沿着陡峭的山崖盘回而上、越升越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除去耳边一片水声呼啸之外，我们几乎没有注意到金沙江的江面——它在我们身下越来越深的地方流过。我们安适地骑在马上，缓缓地行进着，完全被眼前的奇特景色迷住了。突然，我们发觉马的步伐开始减慢和停顿起来，而且感到了一阵微微的颤抖，低头时，我们的心不禁收缩起来；这时我们才注意到，我们足下的小径（它只有一尺宽），就好象是悬挂在哈巴雪山肩背上的一根飘带一样。金沙江两岸的岩坡和峡壁，在我们身下好象突然逼近和陡立起来。不知不觉间，我们已经是站立在笔直的万丈悬崖上面了。俯视金沙江，也被山谷挤得越来越窄，在我们下面两千公尺的谷底奔腾叫啸着；水面也越来越不平静，金黄色的波涛激流而过，汹涌的浪头冲打着沿岸的岩石，又被碰得粉碎。我们不能不谨慎地从马背上爬下来，而且我们的马一样地紧贴着岩壁移动着自己的脚步。小径时而上升，时而下降；伴随着我们的，是从峡谷中呼啸而过的劲烈的江风，是在深不可测的谷底奔流着的惊涛骇浪的吼叫声。（冯牧：《虎跳峡探胜》《现代游记选》第493页）

艰苦的是最后一天路程，从赵家篷到唐音寺林场的那六十里山谷。一出发，穿过大片大片的核桃林、杏林，就要循着步步登高的拒马河上游爬上去，什么时候十几丈宽的河床变成三二尺宽的溪流，才算到了目的地。河谷越走越窄，有时只给蓝天留下一道缝，几乎要夹扁了行人的脑袋。在半坡的羊肠小道上攀援，得说是最省力，总算是看得见路，路上也还有点松软的土；在河谷里走，就得留神寻找前人的脚印，不然，就走到断崖底下，湍急的水把人拦住。最愁人的是大石头，山头风化了，岩石崩裂开，被山洪冲下来，一群一伙散乱地蹲在山沟里。高兴了，它们留个窄道让你钻，要不它们就挤在一起，走路的人只好学野羊，先站在石头上寻好落脚的地方，然后再一块一块的跳跃过去。这种道最长的曾延续到十里地。如果只是低着头找路，东歪西斜地往前走，用不了多大工夫，就腿脚发酸，越累就越发烦躁。（侯金镜：《漫游小五台》

《现代游记选》第62页）

果子沟的山路，扑朔迷离。满山满壑的野苹果的芳 香使你沉醉，山谷里的小木屋使你恍如走进古老的童话世界，山顶的 雪 松 使你惊叹为罕见的奇景……果子沟的路，蜿蜒曲折，忽而绕上山 巅，仿 佛 要踏入云霄；忽而又没入森林，仿佛已经到了尽头。眼看着 重 峦 叠嶂扑面而来，不知车子将要往哪儿走，不料它只轻轻一拐，峰回 路 转，前 头又是一番新天地。走了一程，眼看又快到尽头了，你正在 顾 盼探 索间，车子一转弯，又现出了绵延不尽的路……处处那么幽静，处处勃发着 生机。就这样，走了一程又一程，过了一坡又一坡，你就在一路观赏不 足的心情下，不知不觉地横渡了天山。　（袁鹰：《天山路》　《天山路》第4页）

这条渐远的渐无穷的石子路，在深山幽谷间 盘旋，忽 高 忽低；在芭茅草丛里伸展，时隐时现。有时直起直落，好 象 垂 直地 挂 在山头的云梯；有时曲曲弯弯，若断若续，又象神秘地藏在乱 草 间 的溪水。有时横铺在山腰，头上是悬崖，脚下是深渊。有时山穷水尽，柳暗花 明；有时豁然开朗，一直可以望到几十里外的群峰。　（袁鹰：《红军 路上》　《现代游记选》第303页）

多年不回贵州，这次还乡，才知道川黔道上形 势 的 险恶，真够得上崎岖鸟道，悬崖绝壁。尤其是踏入贵州境界，触目 都 是奇异 的高峰：往往三个山峰相并，仿佛笔架；三峰之间有两条 深 沟，只能 听见水在沟内活活地流，却望不到半点水的影子。中间是一条两三尺 宽的小路，恰好容得一乘轿子通过。有的山路曲折过于繁复了，远远 便 听 得见大队驮马的过山铃在深谷中响动，始终不知道它们究竟来 在 何 处。从这山到那山，看着就在眼前，但中间相距着几百丈宽的深壑，要经 过 很 长的时间才能到达对面。甚至于最长的路线，从这边山头出发是 清晨，到得对山时已经是黄昏时分了。天常常酝酿着阴霾，山巅笼 罩着 一 片一片白谷似的瘴雾，被风袅袅地吹着，向四处散去。因为走 到 这 些地方，也许几天才能看见一回太阳，行客照例都摸不清时间的早晚，一直要 奔波到

夜幕低垂，才肯落下栈来。（蹇先艾：《在贵州道上》《山城集》第11页）

山路蜿蜒曲折，渐渐难以辨认，最后竟消失在一堆山草中。路在哪儿呢？我低头看，身边是深深的峡谷，满缀着厚厚的青苔。居高下望，仿佛有一道绿水淌过。那些零散的山石，就象是流水中起伏的碧波了。我抬头看，见不远处架着一块木板，把两山连接起来。不错，这就是路，是上南山去的必经之路！（黄虹坚：《南山颂歌》《广东散文特写选》第455页）

从青柯坪走出，才发现以前走的算不得山路，真正的山路这才开始。“千尺幢”、“百尺峡”、“老君犁沟”，全是惊险的陡坡，前人的脚掌仿佛踏在后人的脑盖骨上一般。铁索当啷，两手攀援着铁索，一步一个石级，引体向上。偶一回头，脚下是空荡荡的深深的峡谷。“擦耳崖”、“上天梯”，听听这名字吧！那里一边是千丈深渊，一边是百丈岩壁。“苍龙岭”象是在深不见底的空谷上，横着的一条狭窄的鱼背似的石桥，山风在两旁空谷里呼啸撞击，发出嗡嗡的洪钟一般的鸣声。（沈仁康：《登华山》《杏花雨》第99页）

拐过一座旁谷直起的灰色石壁，猛抬头处，眼前出现了一条使人惊心动魄的山路。这是斩断奇峰，砍开丛林，凿来无数长方形的巨石，用很大人工砌成的一条石梯。走在梯上，左右望是黑色的危岩，朝上看是一线蓝天。它重重叠叠，扶摇直上，象伸向烟云飘渺之中。叫作“上天梯”，真是名副其实。不常爬山的人走到这里，会有抬脚一提心、落脚一吊胆的感觉。幸好梯上系有铁索，可以攀援着拾级而登。（李秀峰：《晴岚碧海话崆峒》《甘肃散文特写选》第44页）

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

连。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扪参历井仰胁息，以手抚膺坐长叹。问君西游何时还，畏途巉岩不可攀。但见悲鸟号古木，雄飞雌从绕林间。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使人听此凋朱颜。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飞湍瀑流争喧豗，砯崖转石万壑雷。其险也如此，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所守或非亲，化为狼与豺。朝避猛虎，夕避长蛇。磨牙吮血，杀人如麻。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嗟！（李白：《蜀道难》《历代诗歌选》第375页）

见说蚕丛路，崎岖不易行。山从人面起，云傍马头生。芳树笼秦栈，春流绕蜀城。升沉应已定，不必问君平。（李白：《送友人入蜀》《千家诗》第166页）

万笏尖中路渐成，远看如削近还平。不知身与诸天接，却讶云从下界生。飞瀑正拖千嶂雨，斜阳先放一峰晴。眼前直觉群山小，罗列儿孙未得名。（林则徐：《即目》《历代诗歌选》第1278页）

（6）石

潭西二十五步，当湍而浚者为鱼梁。梁之上有丘焉，生竹树。其石之突怒偃蹇，负土而出，争为奇状者，殆不可数；其嵚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马之饮于溪；其冲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罴之登于山。（柳宗元：《钴鉧潭西小丘记》《历代散文选》第220页）

（洞中）峡窍盘错，交互层叠，乳柱花萼，倒垂团簇，不啻千万。随行胡生，折得石乳数十条，俱长六七寸，中空如管，外白如晶，天成白玉搔

头也。又有白乳莲火一簇，径大三尺，细瓣攒合，倒垂洞底，其根平贴上石，俱悬一线。而实粘连处，蒂仅如拳，铲而下之甚易。第出窦多隘，且下无所承，恐坠下时伤损其瓣，不忍轻掷也。（徐宏祖：《徐霞客游记》上册第551页）

资严在灵隐西壁，山下有石，状若笋形，圆削卓立，高可百尺，巉岏秀润，凌空插云。（高濂：《资严山下看石笋》《西湖游记选》第222页）

渐至井旁，四面望石奇绝，玲珑斫剔，若女绣工镌，其渗绿晕黛，亦肖龙眠工笔。亭左"神运石"，莲舒云卷龙奇。（吕星垣：《龙井探胜》《西湖游记选》第237页）

连山绵谷，万石如林，奇怪迭出：大者、小者，侧者、正者，瘦者、壮者，皱者、滑者，枯者、润者，方者、圆者，奋者、敛者，青者、绀者，黝者、仆者，蹲踞者、偃蹇者，蜿蜒者、突怒者，人立者、羊触者，牛眠者、虎搏者，抑而敔者、颇而屈者，腾而上者、颓而下者，如人之面目相具而无一相似，信天设其巧，地发其秀，以表异于此邦也欤？（史鉴：《游灵石山、烟霞洞》《西湖游记选》第241页）

石如滇茶一朵，风雨落之，半入泥土，花瓣棱棱，三四层折，人走其中，如蝶入花心，无须不缀，色黝黑如英石，而苔藓之古如商彝周鼎入土千年，青绿彻骨也。（张岱：《小蓬莱》《西湖游记选》第280页）

走到离开石林还有十几里路的地方，我就看到一块块的灰色大石头耸立在稻田中，孤高挺直，拔地而起，倒影映在黄色的水面上，再衬上绿色的禾苗，构成一幅秀丽动人的图画。这些石头错错落落地站在那里，从远处看去，就象是一团团的乌云，象是一头头的野象，又象是古代神话中的巨人，手执刀枪，互相搏斗。我兴奋起来了，自己心里想：石林原来是这个样子呀！

然而，过了不久，我就发现，石林也还不完全就是这个样子。到了石林的最胜处，我看到一块块的青灰色的大石头，高达几十丈几百丈，仿佛是给魔术师从大地深处咒出来似的，盘根错节，森森棱棱，形成了一座巨大的迷宫。这些石头都洋溢着无穷无尽的力量，威慑地挺立在我们眼前。迷宫里面千门万户，窦窍玲珑，说不清有多少曲涧，数不清有多少幽洞。我仿佛走进了古代的阿房宫，“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缦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势，钩心斗角”。（季羡林：《石林颂》《朗润集》第18-19页）

……那礁石满身都是深沟浅窝，坑坑坎坎的，倒象是块柔软的面团，不知叫谁捏弄成这种怪模怪样。（杨朔：《雪浪花》《杨朔散文选》第215页）

我同他一起躺在一块大石头旁边的沙地上。那块石头忧郁而阴沉，它脱离了它的生身的山岭，罩在一层阴影里，上面长满着藓苔。波浪把软泥和海藻冲到它向海的一面上去，因此这块攀满着软泥和海藻的石头，好象束缚在把大海和山岭划分开来的那一带狭窄的沙地上。我们的篝火的火焰照耀着它向海的一面，它抖动着，在这块被密密层层的深深的裂缝所割碎的石头上，来来往往地奔跑着影子。（〔苏〕高尔基：《鹰歌》《外国散文选》第150-151页）

（7）岛

那山岛一半被海雾所漫藏，看起来既不雄伟也不峻拔，是一个平庸的山岛罢了。它的位置为了海的缘故，完全和西面的大陆脱离着。从船上看着经过的每个山，它们全是那样贫瘠地显露着岩石的骨骼，蒿草生得既不丰茂也不均匀，全个的山，竟没有一棵值得夸耀的树木。如果这里也还有人生活着，应该是一点奇迹！奇迹终于被我发见，在那山谷的中间确是有着人家，那石筑的房顶还正在环绕着蓝色的烟纹。（萧军：《水灵山岛》《散文选》第二册第430页）

在那水天茫茫的黄海深处，一个马蹄形的岛子跳出滚滚滔滔的波浪。据白胡子老渔人说：这是很古很古以前，一匹天神骑的龙马腾跃飞奔，在海面上踏出的一个蹄子印儿。于今的人却不这么说。于今说这是一扇屏风，影着祖国的门户；这是一双明亮透澈的眼睛，日夜守望着祖国的海洋。

岛子的尽外头都是悬崖绝壁，险得很。年年春季，海鸭子在悬崖上产卵孵雏，算是寻到最牢靠的窠。就在这样的险地方，背山临海，藏着个小小的渔村。　（杨朔：《黄海日出处》　《杨朔散文选》第237页）

在乱石纵横的岩岸地区，你仍然可以依稀看到一个保持原始格调的热带岛屿的风貌。浩瀚无边的湛蓝的海洋，一道道波浪不断涌来，撞击在岩石上，发出了天崩地裂的吼声，喷溅着雪白的泡沫。海蟹在石头缝里穿行，藤壶、牡蛎密布在岩石上。海参在清澈的海水里蠕动，吐着青白色的粘液。在天空上，岩鹰正在滑翔。好一片天苍苍、海茫茫，寥廓空旷的景象！　（秦牧：《在仙人掌丛生的地方》　《长河浪花集》第76页）

我到过一些孤悬海上的小岛，那岩岸的景象，甚至可以说有些骇人：长满了牡蛎和藤壶的巨礁，象太古时代的怪兽一样，蹲伏着，匍匐着。礁石上面，好似披着深褐色的毛毯一般，长满了各种绿绒状的、菌蕈状的海藻。海螺背着坚硬的壳，在石头上蠕动，或者就象一枚枚螺丝钉楔死在木头里一样，牢固地贴紧着岩礁。海上呢，五颜六色的水母盲目地漂浮着，仿佛是全无生命的东西一样。远处的浪潮镶着银白色的花边，不断地向海岸冲击而来，越近岸边，气势越猛，终于撞击在岩石上，激起了飞溅的水柱和浪花，发出天崩地裂、鼓震雷鸣一样的巨响。这种偏僻小岛的岩岸，和那些辽阔的、游泳者云集的细沙海滩的景象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它寂寞、荒凉、原始、粗犷。在这种地方，人有时会忘我地发生这样的遐想：说不定在那块岩石后面，会突然出现一个拿着粗石器、前额倾斜、口吻突出、目光迷惘、说话咿咿哑哑的原始人来。因为今天我们在这些最偏僻的角落里看到的景象，和几万年前、几十万年前

我们的远祖所看到的并没有很大的差异。（秦牧：《潮汐和船》《长河浪花集》第86页）

这是个不丁点的小岛，地处福建前沿的东海中间。四周黛绿的峻峭山岩，山下澄黄的海滩和雪白的浪花，替它滚了一道金银双镶的花边。岛上紧簇簇的三个小村庄，一列是浓荫覆盖，不是长须垂地的老榕树，就是枝叶娟秀的相思林。龙舌兰的锯齿形叶子，剑簇一般丛生在水尾山腰、垅头路脚。田亩整齐如绣，一方一方的盐田，有如闪亮的镜面。要是从飞机上望下去，会使人产生一种错觉：这一碧万顷中的弹丸小岛，也许是谁精心设计出来的一个盆景。（柯灵：《岛》《香雪海》第26页）

眼前是西沙永兴岛，又名林岛。最先吸引人们视线的是码头两侧耀眼的砂滩，热带的烈日照射的砂砾上，白光闪闪叫人不敢逼视。码头的防波堤内水清如池，十多米深澄碧见底，珊瑚贝壳仿佛伸手可捞。尺把长的金枪鱼，在舰艇底下穿游觅食，竟没有人垂钓撒网。

林岛名副其实，遍岛长树。一眼望去是无尽的抗风桐林。它们那微泛银光的树干、树丫，嫩绿的叶片，密密扎扎挤在一起，你走进林中，会感到四周都是银光闪闪的绿墙。除了抗风桐树林，还有叶子状如羊角的羊角树、叶片长着银色茸毛的银毛树灌木丛组成的环岛绿色屏风。红、白、黄、紫……五彩缤纷的小花朵从灌木丛中探出头来。野草青藤覆盖了岛上的地面，只有人工劈出的大道小径，才袒露出珊瑚砂的本来面目。……石岛是个未经雕饰的风景区，奇景天成。你看，岛东一块直立的三米高的珊瑚岩头，崖壁陡直，象是谁冷不丁削了它一刀。壁面岩脉如切开的老丝瓜瓤，疏空错落，那粗粗细细交织的岩径，又象是老榕树垂下的一绺绺、一束束细须盘根。北岸礁石，被浪蚀成圆面包顶似的千层饼；礁石临海部位，处处奇洞深陷，把北岸刻成了一个蘑菇，蘑菇边缘似鼠啮犬咬，长短参差，空凌海面，坐上去居然安如泰山，低头看，脚边竟是千丈深渊。而沿岸最绝的还是浪蚀洞，它们神韵无穷，有的酷似桂林象鼻洞，有的疑是下颏含水的西岳华山老虎口，有的仿似敦煌壁

画，有的宛如花果山水帘洞……当潮水直灌滩上洞穴时，珠玑哗然，悬泉飞漱……令人惊叹祖国河山之壮美。（陈心亮：《西沙行》《现代游记选》第353页、357-358页）

海峡中间有一个无人居住的小岛，长满了茂密的草丛，是各种海鸟栖息的安乐窝。我们的汽艇惊起一滩海鸥和野鸭，“嘎嘎”地鸣叫着，扑楞楞地飞将起来。汽艇围着这个小岛绕了一个圈，就向东北方向一个突出的海岬前进。……靠岸后，我们把汽艇系在一块礁石上，就攀着悬崖，择径而上。猛一抬头，真是一个清静的去处！只见密密层层的参天大树，遮天蔽日，一望无际。疏落的阳光透过枝叶流泻下来，衬托着地面上斑驳的树影，如烟似雾，富于梦境般的诗意；鸟语阵阵，清丽婉转，闹不清是从哪个方向传来的，也不知道这些“歌唱家”藏在什么地方。（顾炯：《田野静悄悄》《风物·友谊·情思》第61-62页）

白天，你是片片云影，
夜晚，你是阵阵涛声。

你是一朵朵花，怒放的小白花，
你是一颗颗星，雨后的星。

你是一枚枚大海遗落的贝壳，
是贝壳，却并未失去生命；

你是一粒粒天宇滑坠的石子，
是石子，却有血管和神经。

你是一只只待发的舰艇，
只等待警铃骤响。

你是一座座威严的城，

转眼，会使山呼海啸，天摇地动！

（李瑛：《西沙群岛 情思》 《诗选》第二册第 143 页）

（8） 滩

这里的沙滩十分柔软，细沙铺地，伸向 远方，形成半月的形状，仿佛张开巨臂，迎候海上亲人。远望波光粼粼、鸥鸟飞掠；岛 屿蹲伏，看似载浮载沉。徜徉在云彩波光之间，我不禁想到：盛暑时节，如 果 沙 滩上张开五颜六色的太阳伞，有许多人在这 里 游 泳、跑跳、野餐、日光浴，可不就是一幅很动人的海上消夏图吗？ （秦牧：《海滨 拔 地 立新城》 《晴窗晨笔》第 75-76 页）

玛尔曲的河漫滩真是宽极了，有五里多宽，河底全为 晶莹洁白的石英石碎石子，蓝绿的雪水卷荡着朵朵银白色的浪花，在河漫 滩上时而分作三、四股，时而分作六、七股，呈辫状缓缓北流，这真是 白底衬绿水，要多美有多美。河边的草滩上，长着寸把长的绿草，绿草 丛中开满了各种各样的高原花朵，有的是喇叭形，有的是葵 花形，有的是绒球形，有的是梅花形，有的是金鱼形，真是 无 奇 不有。 （齐克：《雪山峡口》 《大江源记》第 213 页）

那是一带荒凉的被波浪击打的海滨，
　　上面是断崖，还有一片广阔的沙岸，
有浅滩和岩石守卫着就象军队一样，
　　到处有一条一条的小港，
对遇到风浪的人显出较为欢迎的样子；
　　狂暴的波涛的怒吼难得停歇，
除了在夏天死沉沉的漫长的日子，
　　那时一望无际的海洋象湖水般闪烁。
那溅泼在海滩上的小小的涟波
　　还不能胜过你们最精美的香槟酒，

在闪闪发光的杯中满溢到边上，
　　这精神上的春露！这心头上的甘霖！
很少东西能比陈酒更美；谁愿意说教的
　　就说吧——更因为是他们会自说，——
让我们有“美酒”与“女人”，“欢乐”和“笑声”，
　　讲道和苏打水放到后天再说。

……

那海滨——我想我刚才正在描写的
　　是海滨——不错，正是海滨——
在这时期象天空那样沉静地躺着，
　　沙没有翻起，青苍的波浪没有动荡。
一切都是静寂，除了海鸟的叫声，
　　海豚的跳跃，以及给低沉的岩石
或是暗礁所阻住的小波涛，
　　焦急地冲打它不能冲湿的世界。

（〔英〕拜伦：《唐璜》第205页）

（9）　沙　漠

那还不能被称为“戈壁”，那在普通地图上还不过是无名的小点，但是人类的肉眼已经不能望到它的边际。

如果在中午阳光正射的时候，那单纯而强烈的返光会使你的眼睛不舒服；没有隆起的沙丘，也不见有半间泥房，四顾只是茫茫一片，那样的平坦，连一个“坎儿井”也找不到；那样的纯然一色，即使偶尔有些驼马的枯骨，他那微小的白光也早溶入了周围的苍茫，又是那样的寂静，似乎只有热空气在作哄哄的火响。然而，你不能说，这里就没有“风景”。当地平线上出现了第一个黑点，当更多的黑点成为线，成为队，而且当微风把铃铛的柔声“丁当，丁当”送到你的耳鼓，而最后，当那些昂然高步的骆驼排成整齐的方阵，安详然而坚定地愈行愈近，当骆驼队中领队驼所掌的那一杆长方形猩红大旗耀入你眼帘，而且大小丁当的谐

和的合奏充满了你的耳管，——这时间，也许你不出声，但是你的心里会涌上了这样的感想的：多么庄严，多么妩媚呀！（茅盾：《风景谈》《茅盾散文速写集》第391页）

向前望去，这片平原与天空简直分不出界线。唯一的分别是，它的颜色焦黄，而天空却是蔚蓝。这就是大戈壁沙漠。

跟人们所想象的不一样，这里似乎从来没有过任何风暴。相反的，这里还似乎经常有雨。我记得从前在阿拉伯沙漠上空飞行的时候，那里干燥和淡黄色的细沙，常常被狂风卷到半空中，形成螺旋式的擎天圆柱。远看去，这些圆柱很象神话中从天空降下的龙。但这里却是那么平静！在那些起伏不平的、数不清的丘陵之间，隐隐地闪耀着许多根弯弯曲曲的银线。它们是雨过后流水所遗下的痕迹。雨！这似乎是戈壁沙漠的一个特点。沙层因为经常被雨洗刷，看起来象是被糊上了一层柔软的黄泥。黄泥现在当然是焦干了。这种焦干的状态，使人联想起前期的、干枯了的海底。（叶君健：《在戈壁沙漠上飞行》《天安门之夜》第109-110页）

马过庙后，但见无边的戈壁（粗沙漠），没有丝毫草木的踪影，一种茫茫然的心情油然而生；不知当晚是否尚可赶到宿处？因而又想起唐人过戈壁时的诗来："走马西来欲到天，辞家见月两回圆，今夜不知何处宿，平沙万里绝人烟。"记者本无"家"可"辞"，而且长年累月的飘流，也无从计算"月""圆"的"回"数，却是"今夜"的情况，记者诚与千年以前的古人同其意境了。

西北人的习惯说法，称粗沙漠曰"戈壁"，称细沙漠曰"沙窝"。两者有一个共通性，即都是其中无水草，无人烟。戈壁非常宜于行汽车，地硬而平。沙窝则凸凹起伏，沙质又松，人马经行其上，亦感困难，汽车绝对无法通过。地理专门名词上应该如何称谓，俗说是否适当，记者尚不得知。

慢慢的，前面的戈壁滩现出了边沿，我们知道戈壁滩快完了。再前进些时候，边沿的前面模糊的现出了草滩沟。黄昏前，灰白色的草滩沟

的远方，隐约的现出了村庄土墙的模样。我们每一个人都尽了自己的目力向前探看，随着马蹄的前进，我们大家的面色逐渐变做了愉快的表情。（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中国报告文学丛书》第二辑第一分册第129-130页）

松稻岭西行，地更硗瘠，一百四十里至雅阿马图，这算全然进入纯粹戈壁中了。戈壁之古称，叫"瀚海"，这是有相当经验的说法。因为戈壁的形状，虽然是大致平坦，但是其中仍分为许多小的盆地，每个盆地的沿边也有小的山梁，由山梁到盆地有许多无水的沙河，倾斜到盆地里，盆地戈壁上也有独立的小丘，形如孤岛，沿边有许多港湾的形状，从全般看去，原来有水时代对于海岸浸蚀的痕迹，尚可非常清楚的看见。因为戈壁是保持干枯后之海的形态，因此唐太宗时姜行本征服西域高昌国后的记功碑上，才有"苑天山而池瀚海"的切当文章。不过，要以"瀚海"为"池"，以"天山"为"苑"，姜行本的口气，有几分非常人所能办到！（范长江：《塞上行》《中国报告文学丛书》第二辑第一分册第245页）

一出嘉峪关，你望吧，满眼是无边的沙石，遍地只有一丛一丛的骆驼草略略透出点绿意。四处有的是旋风，一股一股的，把黄沙卷起多高，象是平地冒起的大烟，打着转在沙漠上飞跑。说声变天，一起风，半空就飘起雪花来。（杨朔：《戈壁滩上的春天》《杨朔散文选》第109页）

当年栽下的柳条，已成为护渠林带，清风下，她，枝叶摇摆，象一条绿波微动的河流横贯沙洲。片片水田，如漫溢的春水，向四周的黄色沙丘漾去。呵！看那厚绒墨绿的黑豆，翠绿欲滴的白菜，粉绿淡青的卷心白，油绿闪光的沙柳，碧绿见底的奔湍着的渠水……绿呵！满眼是绿，满心是绿！你抬起头，看看矗立在面前的长城和那镶在周围的黄色的沙丘，心头怎不喊一声："沙漠，你活了"！（魏钢焰：《秋收散记》《绿叶赞》第144页）

天，蓝得象要滴下水来。机翼下，一排排黄褐色的土丘掠过。那新生的幼林，多象婴儿头上的绒毛；一层层整齐的梯田，如金色的台阶直攀上空；明镜似的水库呵，星星点点……这是哪儿？这就是那“威名赫赫”的毛乌素大沙漠么？瞧，万里黄沙上，红旗点点，如熊熊篝火，联成了条条战线。林带、水塘、稻田，那一块块的绿色，就是对沙漠的包围圈。（魏钢焰：《巨人》《绿叶赞》第108页）

过了××，我们在沙漠地前进。为了要避开沙的丘陵，汽车仍在草地上奔驰。草高过膝，长得又肥又美，车轮辗过的地方，草贴服地倒下去，划出了两条灰色的轨道。一堆一堆的沙丘，一片接连一片的草原，没有人家，也没有看见牲口；汽车就在沙丘之间旋转，在无限长的绿色的毯子上往前飞奔。（草明：《沙漠之夜》《解放区散记》第7页）

只是一到大漠深处，天也高了，云也亮了，远处山影重重，起伏如黑色的海浪，遍地亮晶晶地满盖着一层黑色的石砾和碎石，波澜壮阔。强劲的戈壁风动地滚来，什么衰草，泥沙，黄尘，红柳，在这里都看不到了。

大戈壁原来是一个石头的大海。

“远看是山，上山不是山。”这句话用来形容大戈壁，真妙！前面分明横亘着群山的波浪，汽车分明是一直朝着山上开，可是越往上，地势越开阔平缓，跑着跑着山头就不见了。汽车开到那里，跟前总是满盖着一层石砾积成的硬壳，只有远处，依然山影重重。——在这里，暴风烈日和无情的岁月，曾经把多少高山深谷都夷为平地，劈裂成破碎焦黑的石砾呵！它顺着风势，积成了坚硬乌黑的石壳，在烈日的斜照下反射出一片银灰色的强烈的光辉，给人一种一望无际的，严峻，空漠，酷烈的感觉。（华山：《大戈壁之夜》《1956特写选》第45页）

走马西来欲到天，辞家见月两回圆。今夜未知何处宿，平沙万里绝人烟。（岑参：《碛中作》《历代诗歌选》第432页）

(10) 沼 泽

辽阔草地，一望无涯。青青的草浪，拂着漫天的白云，就象从天河上泻下的瀑布。红军长征走过的这片草地，到底有多宽呢？它的面积，比四川省现有的耕地面积还大，将近三万平方公里。这一片大草地是什么面貌？你也许很自然地会想到那“天苍苍，野茫茫，遍地沼泽水汪汪”的荒凉景象，这是真的。红军当年走过草地时，就是这个面貌。那沼泽地占了这片大草原百分之九的面积，表面看去也不是一片汪洋，茸茸青草，遍地野花，象一块牧场，真想上去打一个滚。可一脚踏上去，脚跟还没站稳，人就会陷进烂泥滩里，那就很难站起来了。马一失蹄陷进沼泽，看不见头颈。那沼泽地荒无人烟，是千年以来被封闭的“腐恶区”。（傅仇：《红军走过的沼泽地》《森林炊烟》第26页）

第四天，走到一处深过膝盖的沼泽，不断下沉，马匹只能又拉又打，才拔得出脚步。乌云低压，除了野草的簌簌声外，这是一块死寂地带。我问一个同志，他如果是作家的话，怎样来描写大草地。他说，他一定把它描写成沙漠，不过这里没有黄沙，而只有水草，在沙漠里可能口干渴死，这里却到处是水；太阳在沙漠里肆虐，这里却见不到阳光。他说，“我听说在沙漠里还可以看到海市蜃楼，可是在这里连这份享受都没有。”我们终于一致认为，大草地是两脚老是浸湿的地方，是马掌足印立刻消失的地方，是人和马跌进大草堆的泥泞中即使侥幸被拉扯上来，也要在寒风中战栗的地方。（〔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第386-387页）

在这一带生长起来的人，都知道这一片荒滩的凶险。这里芦苇成林，杂草丛生，流漕纵横，泥潭密布。人们走进去，上看不见天，向前辨不清方向；向下面看去，明明是一方草地，脚踩上去却象活络板似的，能把你翻进泥潭。加上江水从流漕进出，来潮是江，退潮是滩，假若有人闯进这块“造物者”所规定的禁区，一不注意，就要失去性命。就是那些

和荒滩打交道的老手——砍芦苇的工人，打野鸭的猎人，江边 捕鱼的渔人，走进深滩，也不得不带着长竹竿护身。所以这 里 人 称“流漕九曲十八弯，高如狼山低似海”、“荒滩到处水污潭，进 潭 如 进‘鬼 门 关’”。（凤章：《金滩的诞生》 《山坞的早晨》第 120 页）

（11） 其 它

栈阔二尺，长六七丈，石崖上下削立，外无纤窦片痕，而 虬 枝 古干，间有斜骞于外，倒悬于上者，辄就之横木为杙。外者藉树杪，内者凿 石壁，复以长木架其上为梁，而削短枝横铺之。又就垂藤以络于外，人践其上。内削壁而外悬枝，上倒崖 而 下 绝壑，飞百尺之浮桴，俯千仞而无底，亦极奇 极险也。 （徐宏祖：《徐霞客游记》上册第501-502 页）

康熙七年六月十七日戌刻，地大震。余适客 稷下，方与表兄李笃之对烛饮。忽闻有声如雷，自东南来，向西北去。众骇异，不 解其故。俄而几案振簸，酒杯倾覆，屋梁椽柱，错折有声。相顾失 色。久之，方知地震，各疾趋出。见楼阁房舍，仆而复起；墙倾屋 塌 之 声，与儿啼女号，喧如鼎沸。人眩晕不能立，坐地上，随地转侧。河水 倾 泼 丈余，鸡鸣犬吠满城中。逾一时许，始稍定。 （蒲 松 龄：《聊 斋 志 异》 《历代散文选》第 393 页）

在群山环抱的中间，一片绝平绝平的盆地一直伸展 到 远 方。我们大约是在四千公尺的高度，盆地约在三千公尺左右。高原的 特 点 是百里见秋毫的，因此这巨大的盆地和点缀在它中间的小山 都 色 彩鲜明地呈现在阳光中。

一眼看去，柴达木真象一只淡黄色的盆子。一座又一 座山峰，象盆景，微呈红色。使我们惊喜的是看见了两个蓝色的湖泊，蓝得象 一对眼睛。一种奇异的光彩在照耀盆地上的这一切：那是高 原的光彩。

景色是这样的安静，并且秀丽得甚至可以说是妩媚 的。可是，这只有第一眼才是如此。观看得稍久一些，那景色的安静中 就 渐 渐显示出

来了：这是死一般的安静。如同看见一个已经逝世的少女，那秀丽与妩媚也是虚幻的，没有生命、没有呼吸的，令人心悸，令人痛苦的。（徐迟：《第一棵采油树》《徐迟散文选集》第193页）

黄色的急流里加倍旋转着一些大大小小的涡圈，一些偶然聚集在一起的草茎、断梗，同碎木片跟随以一种疯狂的姿式翻滚，不能自止地从那轻匀的沙液面上爬过去；升到顶点，气力似乎被那高速的冲走耗费尽了，遂衰弱地坠下休息一瞬。一堆变换的波作青苍、白亮的色泽涌起，顽强地跨过这些东西，它们又似乎因了这一压击，开始昏眩，晃摇着，缓缓地绕圆圈斜向淌下去，潜过一程，渐渐恢复了力量，再才由四五十丈远的下流浮起。这时，风如同成为一个实体，精力异常旺盛、粗犷地拖过水面。

整条小河便抖动着，雕刻许多凹凸纹，蜿蜒地汇进大浪并排游引的江里去。（严文井：《风雨》《散文选》第二册 第579-580页）

在柴达木盆地东南边缘，北依完言通布山，南依旺尕秀山，有一个狭长美丽的盐海，终年闪耀着晶亮的光彩，浮游在大西北的青海高原上。

当我们从西宁出发，翻过了日月山，穿过了青海湖，再爬上象皮山的时候，盐海就以一种惊人的光亮，迷惑了人的眼睛。前面旺尕秀山之下，哪里是什么盐海，简直象一只银色的大鹤，正在乘着夏日的晚霞飞行。白的海和山巅的白雪，与天上的白云相连在一起，使人分辨不出是白雪从天空降落，还是白云在地面飘流。多么奇异的幻景，多么可爱的盐海！（李若冰：《柴达木手记》第25页）

尼日和乌斯河车站之间，有一条利子依达沟。在大凉山纵横交错、狰狞凶恶的沟壑涧谷之中，它是温柔、娴静的小妹妹。除了雨季，几十里山沟难找一线溪流，只有滚滚的乱石、厚厚的泥沙淤积沟底，贫瘠而荒凉。喇叭形的沟口，正对着汹涌的大渡河，喇叭口上，凌空飞架着十五米高、一百二十五米长的铁路大桥。大桥北端可以看到乌斯河车站

的预告信号机，桥的南端紧连着奶奶包隧道。这座隧道全长四百四十米，洞内是千分之十四的大下坡，又是弯道。由洞里往外看，只能望出去不到九十米的距离。此刻，在风摇雷撼、暴雨冲刷的沟壑里，一条沉睡的恶龙苏醒了！借着闪电幽蓝的亮光可以看见，洞水暴涨起来，回沫冠天，奔涛空谷，巨石为之摧碎，埼岸为之鳖落。大大小小的怪石呲牙咧嘴，狰狞可怖。黑森森的沟壑深处传来一阵阵低沉的、引擎轰鸣般的"嗡嗡"声。（陈建国等：《瞬间》《霞光》第109页）

六 综合景物类

山川之美，古来共谈。高峰入云，清流见底。两岸石壁，五色交辉。青林翠竹，四时俱备。晓雾将歇，猿鸟乱鸣；夕日欲颓，沉鳞竞跃。实是欲界之仙都。自康乐以来，未复有能与其奇者。（陶宏景：《答谢中书书》《历代散文选》第178页）

是日风烟俱净，天山共色。从流飘荡，任意东西。自富阳至桐庐，一百许里，奇山异水，天下独绝。水皆缥碧，千丈见底，游鱼细石，直视无碍。急湍甚箭，猛浪若奔。夹岸高山，皆生寒树，负势竞上，互相轩邈，争高直指，千百成峰。泉水激石，泠泠作响；好鸟相鸣，嘤嘤成韵。蝉则千转不穷，猿则百叫无绝。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世务者，窥谷忘反。横柯上蔽，在昼犹昏，疏条交映，有时见日。（吴均：《与宋元思书》《历代散文选》第182页）

时维九月，序属三秋。潦水尽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俨骖騑于上路，访风景于崇阿，临帝子之长洲，得仙人之旧馆。层峦耸翠，上出重霄；飞阁流丹，下临无地。鹤汀凫渚，穷岛屿之萦回；桂殿兰宫，列岗峦之体势。披绣闼，俯雕甍，山原旷其盈视，川泽盱其骇瞩。闾阎扑地，钟鸣鼎食之家；舸舰迷津，青雀黄龙之舳。虹销雨霁，彩彻云衢。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遥吟俯畅，逸兴遄飞，爽籁发而清风生，纤歌凝而白云遏。睢园绿竹，气凌彭泽之樽；邺水朱华，光照临川之笔。（王勃：《滕王阁序》《古代散文选》第6-7页）

初见石如叠如削，其怪者如引臂，如垂幢。次见泉，如泻如洒。其奇者如悬练，如不绝线。遂相与维舟岩下，率仆夫芟芜刈翳，梯危缒滑，

休而复上者凡四焉。仰睇俯窥，绝无人迹；但水石相薄，磷磷凿凿，跳珠溅玉，惊动耳目。自未讫戍，爱不能去。俄而峡山昏黑，云破月出，光气含吐，互相明灭，晶荧玲珑，象生其中；虽有敏口，不能名状。（白居易：《白居易集·三游洞序》第941页）

子城西北隅，雉堞圮毁，榛莽荒秽，因作小楼二间，与月波楼通。远吞山光，平挹江濑，幽阒辽夐，不可具状。夏宜急雨，有瀑布声；冬宜密雪，有碎玉声。宜鼓琴，琴调虚畅；宜咏诗，诗韵清绝；宜围棋，子声丁丁然；宜投壶，矢声铮铮然：皆竹楼之所助也。（王禹偁：《黄冈竹楼记》《古代散文选》第176页）

绍兴二十八年八月三日欲夕，步自閴閴中出，并溪南行百步，背溪而西又百步，复并溪南行。溪上下色皆重碧，幽邃靖深，意若不欲流。溪未穷，得支径，西升上数百尺。既竟，其顶隐而青者，或远在一舍外，锐者如簪，缺者如玦，隆者如瞽，圆者如璧。长林远树，出没烟霏，聚者如悦，散者如剔，整者如戟，乱者如发，于冥濛中以意命之。水数百脉，支离胶葛，经纬参错，迤者为溪，漫者为汇，断者为沼，涸者为坳。洲汀岛屿，向背离合，青树碧蔓，交罗蒙络。小舟叶叶，纵横进退，摘翠者菱，挽红者莲，举白者鱼，或志得意满而归，或夷犹容与若无所为者。山有浮图宫，长松数十挺，俨立门左右，历历如流水声从空中坠也。既暮不可留，乃并山北下，冈重岭复，乔木苍苍。月一眉挂修岩巅，迟速若与客俱。尽山足，更换二鼓矣。（王质：《游东林山水记》《宋代散文选》第167-168页）

登百丈山三里许，右俯绝壑，左控垂崖，垒石为磴，十余级乃得度。山之胜，盖自此始。循磴而东，即得小涧，石梁跨于其上，皆苍藤古木，虽盛夏亭午无暑气，水皆清澈，自高淙下，其声溅溅然。度石梁，循两崖，曲折而上，得山门，小屋三间，不能容十许人。然前瞰涧水，后临石池，风来两峡间，终日不绝。门内跨池，又为石梁，度而北，蹑石梯，数级入庵。庵才老屋数间，卑庳迫隘，无足观。独其西阁为胜，水自西谷中

循石罅奔射出阁下，南与东谷水并注池中，自池而出，乃为前所谓小涧者。阁据其上流，当水石峻激相搏处，最为可玩，乃壁其后无所睹，独夜卧其上，则枕席之下，终夕潺潺，久而益悲，为可爱耳。出山门而东十许步，得石台。下临峭岸，深昧险绝。于林薄间，东南望，见瀑布自前岩穴瀵涌而出，投空下数十尺，其沫乃如散珠喷雾，日光烛之，璀璨夺目，不可正视。台当山西南缺，前揖芦山，一峰独秀出，而数百里间峰峦高下亦皆历历在眼。（朱熹：《百丈山记》《宋代散文选》第171-172页）

尔乃遵回湖边，望西泠而右折。古藤老树，芾蔚其间；蜩响禽声，摇曳其际。林尽道穷，见一山飞舞而下者，为北峰之支。从山支取道，仰古松，俯幽石，听新篁，履纤流，穿径过桥，出林落磴，乃见一石，铁色云质，若飞若停者，为紫云洞。从洞中窥天，天小如掌；从洞中瞰云，云出如沸。出洞口，下高岗，碧递来而不断，蒙然可望者，为金鼓洞。岗尽道夷，平畴绿舞，听洞上之风，望四山之美，委蛇于长禾肥草之中，有寺葱葱，当前者为玉泉寺。寺有二水：一水清皎，可鉴丝发，有大鱼千头散其中者，为玉泉池；一水沈滑无滓，而波面滴滴作受雨状者，为法雨泉。从玉泉返，至岳坟，道左折，飞叶洗目，凉风摇耳。流淙淙以自续，烟漠漠以相交。柳尽栟来，竹穷花出，有峰嵯峨而立，而一水带其前者，为飞来峰。峰来如坠，峰势如暂立，濑响历历，若裂缯帛。寻响而前，不数武，一刹巍然，当其前者，为灵隐寺。寺前不数武，细泉戛戛而鸣，紫薇婷婷而舞。木石参差，亭馆崔错者，为包家园舍。园而前，仰空蒙，入蓊翳，山岚在衣，磴响生足。大壑阴阴而日渗，文瀑袅袅以雨飞。足疲行倦，而一寺适当可憩之所者，为韬光。从寺门而盼，高岑层层送霏；攀古萝而上，荒砌步步生寒。砌断萝空，一坪坦焉。其上，近可以眺湖而远可以眺江者，为岑之顶。寺后有洞凝寒，言语皆响者，为维摩洞。返故道，绕飞来峰之根以右折，不出里许，见三石峭瘦而倚于峰之侧者，为三生石。从三生石返，至五桥，投空林茅舍而入，石树能奇，岩壁生冷。一溪绿暗，复流泉而响幽；两峰丛深，映出云而气冥。猿鹤翛然，时有梵音溢林外者，为法相寺。（刘暹：《湖山叙游·叙山记》《西湖游记选》第3-4页）

去新城之北三十里，山渐深，草木泉石渐幽。初，犹骑行石齿间。旁皆大松，曲者如盖，直者如幢，立者如人，卧者如虬。松下草间有泉，沮洳伏见，堕石井，锵然而鸣。松间藤数十尺，蜿蜒如大蚖。其上有鸟，黑如鸲鹆，赤冠长喙，俯而啄，磔然有声。稍西，一峰高绝，有蹊介然，仅可步。系马石嘴，相扶携而上，篁筱仰不见日，如四五里，乃闻鸡声。有僧布袍蹑履来迎，与之语，愕而顾，如麋鹿不可接。顶有屋数十间，曲折依崖壁为栏楯，如蜗鼠缭绕，乃得出。门牖相值，既坐，山风飒然而至，堂殿铃铎皆鸣，二三子相顾而惊，不知身之在何境也。（晁补之：《新城游北山记》《历代游记选》第52-53页）

只见云气氤氲来，飞升于文殊院、清凉台，飘拂过东海门、西海门，弥漫于北海宾馆、白鹅岭。如此之漂泊无定，若许之变化多端。毫秒之间，景物不同；同一地点，瞬息万变。一忽儿阳光泛滥；一忽儿雨脚奔驰，却永有云雾，飘去浮来，整个的公园，藏在其中。几枝松，几个观松人，溶出溶入；一幅幅，有似古山水，笔意简洁。而大风呼啸，摇撼松树，如龙如凤，显出它们矫健多姿。它们的根盘入岩缝，和花冈石一般颜色，一般坚贞。它们有风修剪的波浪形的华盖，它们因风展开了似飞翔之翼翅。从峰顶俯视，它们如苔藓，披覆住岩石；从山腰仰视，它们如天女，亭亭而玉立。沿着岩壁折缝，一个个的走将出来，薄纱轻绸，露出的身段翩然起舞。而这舞松之风更把云雾吹得千姿万态，令人眼花缭乱。这云雾或散或聚，群峰则忽隐忽现。刚才还是顶盆雨、迷天雾，而千分之一秒还不到，它们全部散去了。庄严的天都峰上，收起了哈达；俏丽的莲蕊峰顶，揭下了蝉翼似的面纱。阳光一照，丹崖贴金。这时，云海滚滚，如海宁潮来，直拍文殊院宾馆前面的崖岸。朱砂峰被吞没，桃花峰到了波涛底，耕云峰成了一座小岛，鳌鱼峰游泳在雪浪花间。波涛平静了，月色耀银。这时文殊院正南前方，天蝎星座的全身，如飞龙一条，伏在面前，一动不动，等人骑乘，便可起飞。而当我在静静的群峰间、暗蓝的宾馆里，突然睡醒，轻轻起来，看到峰峦还只有明暗阴阳之分时，黎明的霞光却渐渐显出了紫蓝青绿诸色。初升的太阳透露出第一颗微粒。从未见过这鲜红如此之红，也从未见过这鲜红如此之鲜。一刹间

火球腾空，凝眸处彩霞掩映。光影有了千变万化，空间射下百道光柱。万松林无比绚丽，云谷寺豪光四射。忽见琉璃宝灯一盏，高悬始信峰顶。奇光异彩，散花坞如大放焰火。焰火正飞舞，那喑呜变色、叱咤的风云又汇聚起来。笙管齐鸣，山呼谷应。风怠了。西海门前，雪浪滔滔。而排云亭前，好比一座繁忙的海港，码头上装卸着一包包柔软的货物。我多末想从这儿扬帆出海去。可是暗礁多，浪这样险恶，准可以撞碎我的帆樯，打翻我的船。我穿过密林小径，奔上左数峰。上有平台，可以观海。但见浩瀚一片，了无边际。海上蓬莱，尤为诡奇。我又穿过更密的林子，翻过更奇的山峰，蛇行经过更险的悬崖，踏进更深的波浪。一苇可航，我到了海心的飞来峰上。游兴更浓了，我又踏上云层，到那黄山图上没有标志，在任何一篇游记之中无人提及，根本没有石级、没有小径、没有航线、没有方向的云中。仅在岩缝间、松根中、雪浪褶皱里，载沉载浮，我们到海外去了。浓云四集，八方茫茫。（徐迟：《黄山记》《现代游记选》第265-266页）

春天，烟雨霏霏，桃树枝头罩着一团红雾；柳丝织翠，缘着柳条儿落下的水珠，仿佛也都染绿了。雨水洗过的石板小路，润滑似镜。这时，涓涓的清溪之上，用几根石条架起的小桥，也就更是秀美。加上掩映的村舍，一声声鸡啼，真是一种柳暗花明的画镜。渐渐的，微雨收了，天头放晴，你望一望公社的无边土地吧，只见麦苗地里、菜花丛间，风驶片帆，水击轻橹，波光摇天，那如虹似带的石筑长桥，别是一番水乡风景。乌篷船摇进小镇，夹岸水阁，隔河人家，河面上近处是石桥投下的拱影，远处是古塔亭角的倒映，摇摇荡荡，也叫人沉思遐想。（沈仁康：《水乡的桥》《杏花雨》第8页）

难忘的莫干山，使我登上这座清凉飒爽的山径以后，恍如登上海上的仙山——“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飘渺间”，《长恨歌》里想象中的虚幻的山，却在我现实的意境中出现。汽车绕着莫干山的盘山公路迤逦而上，幽静，悄无人声，渐渐一种仿佛进入桃花源里的感觉攫住了我。翠绿的树，层层叠叠几乎擦着身子；碗口大的竹子高插入云，浓密地包

围着我，不闻鸡犬，不见人影，寂静得好象到了另一个世界。登上山去，这才豁然开朗，发现一幢幢依着山坡盖着的别墅，掩映在绿树中。我住在一楼一间小屋里，雨大，雾气烟云缭绕在山谷中，象灰色的海水，在起伏荡漾，这云雾还常常袅袅地穿窗而过，在安静的美的包围中，我伏案疾书。（杨沫：《花蕊》《杨沫散文选》第47页）

生活在高原上的人都知道，夏秋两季是高原上最美妙的季节。这时候的老爷山，更是山色秀丽，繁花似锦，景色宜人，美不胜收。变幻无穷的气候，把壮丽多姿的老爷山装扮得色彩缤纷，绚丽奇异。太阳出来的时候，沐浴着灿烂的金光，颇有"甲光向阳金鳞开"的威严气概。但是，一霎间薄云舒卷，细雨如丝，它立刻又呈现出"沾衣欲湿杏花雨"的俊俏景象。紧接着重云如盖，风雨如盘，陡峭的峰顶都给压得很低的雨层云所掩盖。远远望去，白茫茫一片，只偶尔现出一点山的轮廓，真好象一幅浓墨重抹的山水画挂在你的面前。夏日傍晚的雨后，一道五颜六色的弧形长虹飞架山腰，衬托得老爷山更加景象万千。此刻，你站在山顶朝下俯瞰，顿觉心旷神怡，如入仙境。雨住天晴，山坡上，一簇簇、一朵朵、红艳艳、黄澄澄的各色野花，点缀其间；玫瑰、牡丹、曼头花……散发出一股股芬芳的幽香，沁人肺腑。山上山坡，峰脊谷底，林木葱茏，遮天蔽日。羽毛艳丽的山雀，嬉戏攀跃，争鸣歌唱，委婉动听，不绝于耳。丛林之下，绿草茸茸，清风习习，凉爽宜人。登上山巅，呈现眼前的则是另一番壮丽景色：高大的云杉，茁壮的桦树，青翠的白杨，娇柔的红柳、粘柳、水曲柳，杂以枝叶繁茂的灌木林，在微风吹拂下婀娜婆娑，象大海的层层波浪发出一阵阵涛声。（翟群中：《漫话老爷山》《现代游记选》第599-600页）

雨中去访灵隐，一下车，只觉得绿意扑面而来。道旁古木参天，苍翠欲滴，似乎飘着的雨丝儿也都是绿的。飞来峰上层层叠叠的树木，有的绿得发黑，深极了，浓极了；有的绿得发蓝，浅极了，亮极了。峰下蜿蜒的小径，布满青苔，直绿到石头缝里。在冷泉亭上小坐，真觉得遍体生凉，心旷神怡。亭畔溪水琤琤，说是溪水，其实表达不出那奔流的气

势，平稳处也是碧澄澄的，流得急了，水花飞溅，如飞珠滚玉一般，在这一片绿色的影中显得分外好看。

西湖胜景很多，各处有不同的好处，即便一个绿色，也各有不同。黄龙洞绿得幽，屏风山绿得野，九溪十八涧绿得闲。不能一一去说。漫步苏堤，两边都是湖水，远水如烟，近水着了微雨，也泛起一层银灰的颜色。走着走着，忽见路旁的树十分古怪，一棵棵树身虽然离得较远，却给人一种莽莽苍苍的感觉，似乎从树梢一直绿到了地下。走近看时，原来是树身上布满了绿茸茸的青苔，那样鲜嫩，那样可爱，使得绿荫荫的苏堤更加绿了几分。有的青苔，形状也有趣，如耕牛，如牧人，如树木，如云霞，有的整片看来，布局宛然，如同一幅青绿山水。这种绿苔，给我的印象是坚忍不拔，不知当初苏公对它们的印象怎样。

在"花港观鱼"看到了又一种绿，那是满池的新荷，圆圆的绿叶，或亭亭立于水上，或宛转靠在水面，只觉得一种蓬勃的生机，跳跃满池。

（宗璞：《第四次游西湖》 《西湖游记选》第 118-119 页）

他被西双版纳惊人的美丽强烈地震撼了。抬眼，到处都是浓郁的绿色，到处的风光都堪入画。森林绿得象翡翠，山谷象铺着绿色的天鹅绒，河水象流动的凝脂，湿润的空气也给人水晶似的感觉。难怪傣族人民把西双版纳比做灿烂的宝石，这里的山山水水都闪烁着珠光宝气。

（理由：《痴情》 《痴情》第 101 页）

假如哪位风景画家有机会到萨哈林来，那么我建议他留心一下阿尔科伊河谷。这个地方除了环境优美而外，景物的色调也绚丽斑斓。用五色缤纷的地毯或者万花筒作比喻，虽然不免陈腐，但很难找出更恰当的字眼来。葱茏茂密的草丛中有几棵高大的牛蒡，刚被雨水洗濯过，显得生意盎然。距离此处不过两三俄丈远的平野上，黑麦泛着翠绿。接着是一小块大麦地，而那边又有一棵牛蒡，后面是一小块燕麦地。再过去是一垄垄的马铃薯，两棵没有长成的向日葵垂着头，最后是一块楔形的麻田。漫山遍野，随处都长着伞形科植物，好象是一个个枝形烛台傲倨于群芳之上。在这五颜六色的世界里，漫撒着罂粟花的玫瑰色和

鲜红色的斑点。路上走来几个妇女，头上顶着牛蒡的大叶子挡雨，好象是绿色的甲虫。而周围群山环抱，这些山尽管没有高加索山那么雄伟，但毕竟是山啊！（〔俄〕契诃夫：《萨哈林旅行记》第86页）

那里没有层峦迭嶂，甚至也不见山丘；多瑙河咆哮地奔腾而去，有如魏勒斯马尔蒂的英雄的诗章；那里，原野伸展得如此遥远，好象在探求着世界的边缘；那里，苍茫的天空，好象宏大的宫殿；圆屋顶上，悬挂着太阳的宝石般的枝形吊灯；墙壁上挂着一面变化多端的宝镜，羊群和马群在镜前奔腾，跳跃……（〔匈〕裴多菲：《旅行札记》《外国散文选》第389页）

七 建筑类

（1） 殿 堂

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骊山北构而西折，直走咸阳。二川溶溶，流入宫墙。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缦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势，钩心斗角。盘盘焉，囷囷焉，蜂房水涡，矗不知其几千万落。长桥卧波，未云何龙？复道行空，不霁何虹？高低冥迷，不知西东。歌台暖响，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风雨凄凄。一日之内，一宫之间，而气候不齐。（杜牧：《阿房宫赋》《历代散文选》第225-226页）

第二天，我们又到沈阳故宫蹓跶。沈阳旧称盛京，这盛京故宫，是清代统治者未曾入关以前统辖和镇压人民发号施令的地方；也是他们入关以后，历朝皇帝行巡、居停之所。

进入不太高大的宫廷大门，在空旷的广场两侧，分置的是简拙的十王亭，实际包括八个角亭和两个翼王亭，左右各五亭，分列于大政殿前。它建于天命十年，康熙时重修了一次。大政殿并不崔巍，虽也略备画栋雕甍，不过一般文丽而已，只是殿形以八角建造，颇著特色。综其结构，殆即志书上所云"一殿于中耸，十亭以次分"者是。

乾隆八年，弘历在这里建置飞龙阁，收藏封建帝王镇压劳动人民的弓矢、兵器。阁后有值房七间，俗称东七间楼。现改为乐器室，展出清代的宫廷乐器。……

右侧门以外，有崇政殿，原名正殿，俗称金銮殿。天聪时清太宗所创立。西宫包括迪光殿等一系列建筑，则乾隆所置。这些都是自此以后列朝皇帝东巡盛京时居停及进行统治活动的地方。迪光殿悬有乾隆手书楹联云："帝命式于九围，本支百世；天心佑夫一德，承叙万年。"其

远望宏谋，不为不甚，……

盛京故宫，规模远远不逮北京故宫，独其间楼阁，亦有高至三层而精设巧构若隆恩门者。此则画栋雕梁，飞檐绣角，颇得玲珑绚丽之妙。（吴芙敏：《几度游踪》 《香港作家散文选》第12-13页）

天安门是皇城的正门。皇城之内是护城河。护城河之内是紫禁城。紫禁城之内是皇宫。每个宫殿围着高大的围墙。天安门是一座重檐城楼，垫着白玉石的须弥座，顶上盖着黄琉璃瓦。红墙，红柱子。天安门的垂脊上有龙、凤、狮子、麒麟、天马、海马、鱼、獬豸，还有一个仙人。正脊两端有龙头形的兽，背上插着扇形的剑，为了防止它逃走。正脊和垂脊上还有十个"鸱吻"，尾巴象猫头鹰，可以激浪成雨。天安门前面是外金水河。河上有七座石桥，桥边有一对汉白玉石擎天柱。柱顶有承露盘。盘上蹲着天犼，又叫望君归。粗粗的玉石柱子蟠绕着一条大龙。龙有四足，每足五爪，在层层回环的云朵中飞舞。天安门前面还蹲着一对大石狮子，宽朗的前额，卷曲的鬃毛，昂头张着嘴笑，圆润的身子披着缨络彩带和铃铛。左边的雄狮用右爪玩着绣球，右边的雌狮用左爪玩着小狮子。那些兽和龙全卫护着皇宫。（聂华苓：《三十年后》第96页）

人民大会堂是多么庄严和壮丽啊！它真是当代中国最雄伟的建筑物了。我曾经围绕着它步行了一周，需时达十五分钟。每次走进这座雄伟美丽的巨大建筑的时候，那巍然耸立的廊柱，那光可鉴人的大理石地面，那华丽美观的色绒地毯，那光辉璀璨、花团锦簇似的华灯，总之，无论是它的主体部分还是它的各个局部，都引起人们一种壮美之感，而且这种壮美的感受还是历久常新的。（秦牧：《人民大会堂买茶》 《长街灯语》第63页）

（2） 城 堡

八达岭是这一系列堡垒中最富有代表性的单元。这里墙身高大坚

面，外壳全是用整齐的巨大条石筑成，城顶上铺砌着方砖，十分平整。虽然城墙是下宽上窄，但在长城顶上五、六匹马都可以并肩前进。墙顶靠外的一侧有高达二米的垛口，垛口上都还有了望口，垛口下面则是用作射击的小洞。由于地势陡峭，城墙靠内的一侧还有券门，开向一系列通到外边地面的阶梯，士兵可以从这里上下。这样一座堡垒，进可以攻，退可以守，但它们又与一般堡垒不同，它们的数目是那么多，紧接不断，一望无际！　（叶君健：《在长城上》　《现代游记选》第43-44页）

夜幕降临之前，他们一行在雕特烈堡附近一间客店里下榻。古老的城堡，林立的尖塔，高耸的吊桥，此情此景，有若华特·司各特或者英格曼的历史小说中的插图一般。汉斯·克里斯蒂安急忙吃完晚饭就往那儿去了。在城堡内庭的院落里，每走一步都会发出轰鸣的回声。林立的石碑上覆盖着一层退了色的天鹅绒般的青苔；石碑之间长满了丛生的青草。而从城堡高高的窗户里，闪射出若隐若现的、幽灵般的亮光。回声是这里古代奢华的节庆所留下的回声，而阴影则是那些美人和骑士们的阴影。

从环绕着城堡的护城河里，升腾起苍茫朦胧的薄雾，蛙鸣阵阵不绝于耳。汉斯·克里斯蒂安为这汹涌而来的中世纪的景象所震惊。是的，这一切多么生动，充满浪漫情调，可是，如果成年累月地生活在这阴森森的四壁之中，该是多么可怕呵。在这里，华丽的地毯和壁毯上布满了绿色的潮湿，从深深的地窖里常常窜出一大群胆大妄为的耗子！……不，他无论如何不愿意回到这样的古代去，尽管看来他是那么吸引人。（〔苏〕伊·穆拉维约娃：《安徒生传》第130页）

在意大利旅行时，我的妻子和我偶然走到杜林公园中一座古堡的中世纪的大门前。一架吊桥发出巨声，为我们放下来，架在一道储满水的城濠上面，那轧轧作声的门开了，我们便置身于一座十六世纪的、封建的、梦样的古城中了。狭隘的街道，许多有柱廊的房屋，行人在柱廊下通过；一块土坪，一所原模原样的古教堂，有积水坑的小巷，四周绕着另一道城濠和悬着另一架吊桥的领主本人住的巨堡。整个小城布满了

色彩鲜明的意大利壁画。靠近大门口，有武装士兵，安着楼梯的炮楼和许多入口，以及枪眼与安放钩枪的洞孔。小城由齿形的城垣围绕着，一队哨兵在城上巡逻。大群居民在城内往来——公民、领主的扈从、商人，他们经常居住在这神奇的城堡中。经常穿着的中世纪的紧身衣裤，晾在市街闷热的空气中。走过一家兵器店，你会被铁锤的敲击声震聋耳朵，炉火的热气烤着你。一个脸色阴沉的牧师走过，同行的是一个腰上系着绳子、秃头光脚的僧徒。一个街头卖唱的歌人在咏唱一支小夜曲。一个形迹可疑的女人唤你走入一家中世纪旅店，那里面一只全羊正插在肉叉上，放在一只大火炉上烤。（〔苏〕史达尼斯拉夫斯基：《我的艺术生活》第379-380页）

（3）教堂

圣马克堂是方场的主人，建筑在十一世纪，原是卑赞廷式，以直线为主。十四世纪加上戈昔式的装饰，如尖拱门等；十七世纪又参入文艺复兴期的装饰，如阑干等。所以庄严华妙，兼而有之；这正是威尼斯人的漂亮劲儿。教堂里屋顶与墙壁上满是碎玻璃嵌成的画，大概是真金色的地，蓝色或红色的圣灵像。这些像做得非常肃穆。教堂的地是用大理石铺的，颜色花样种种不同。在那种空阔阴暗的氛围中，你觉得伟丽，也觉得森严。（朱自清：《威尼斯》《散文选》第一册第453页）

哥龙的大教堂是哥龙的荣耀；单凭这个，哥龙便不死了。这是戈昔式，是世界上最宏大的戈昔式教堂之一。……教堂门墙伟丽，尖拱和直棱，特意繁密，又雕了些小花、小动物和“圣经”人物，零星点缀着；近前细看，其精工真令人惊叹。门墙上两尖塔，高五百十五英尺，直入云霄。戈昔式要的是高而灵巧，让灵魂容易上通于天。这也是月光里看好，淡蓝的天干干净净的，只有两条尖尖的影子映在上面；象是人天仅有的通路，又象是人类祈祷的一双胳膊。森严肃穆，不说一字，抵得千言万语。教堂里非常宽大，顶高一百六十英尺。大石柱一行行的，高的一百四十八英尺，低的也六十英尺，都可合抱；在里面走，就象在大森林里，和世

界隔绝。尖塔可以上去，玲珑剔透，有凌云之势。塔下通回廊。廊中向下看教堂里，觉得别人小得可怜，自己高得可怪，真是颠倒梦想。（朱自清：《莱因河》《朱自清作品欣赏》第182-183页）

西蒙教授对我说，美尔克修道院是奥地利同类建筑中规模最大、艺术价值最高的一座。无论是在陆上还是水上，从老远的地方就能看到它那金碧辉煌的身影。这是一组兼有巴罗克式和歌特式风格的建筑，正中是一座巴罗克式的圆顶教堂，穹窿形的天花板上，绘着一幅巨大的色彩明丽的油画：天使飞翔，雄狮怒吼，蓝天白云，飞檐画栋。站在不同的角度，都能看到富于立体感的生动形象，而中间的那头雄狮，好象也在随时转换方向，总是朝着你呼啸而来！教堂的正前方，连着两座对称的方形尖塔。（顾炳：《瓦豪行》《风物·友谊·情思》第90-91页）

……那大教堂是用云斑石、碧玉及琉璃等材料建筑起来的。各处均有精细的窗饰及雕琢细工。旧式教堂的华丽几乎可以说是带有一点野蛮的意味；的确，这地方本来乃是一座摩尔人的教堂，系由阿布德·艾尔·拉曼建立，后来却经过改造，变成了一座天主教教堂了。那圣殿的地上镶着银砖。那讲台系用象牙制成，上面还镶有许多金片与珠宝。教堂的四周挂着数千盏灯笼，这些灯笼均是金线细工制成的，远望过去，就好象是一条价值连城的红带。（〔美〕华尔希：《西班牙女王伊萨白尔传》第169页）

米兰教堂的外形显得又大又笨重。它有许多大理石圆柱，雕刻的花纹很细致，尖顶上有许多塑像，中间还有许多雕刻的雉堞。这些圆柱形成了一座象森林那样的严整的哥德式尖顶。越接近教堂中心——最高的中心，尖顶越密。教堂共有一百三十五个尖顶，每个尖顶都造得异常精美；有二千三百个塑像；有好几千个雉堞、小塔楼和拱门；有各种花样的、用大理石雕刻的装饰。所有这一切，都似乎想耸入云霄，因此这座规模颇为宏大的教堂常给人以轻松优美之感。（〔苏〕华·彼·尼基丁：《欧洲游记》第23页）

另一家为耶稣会教友所设的教堂就是圣母教堂，这所教堂是波士顿学院所附设的，所以其建筑和管理都根据波士顿学院的传统而来。它不是一所简陋的乡下教堂，而是完全都市式的一座立体建筑，没有一般教堂的尖顶和钟楼。内部的座位大半是固定的家族座，每家人家都有规定的座位，不能自由改动。教堂内部全部粉饰成白色，但窗上的玻璃减少了光线的强度，使教堂里面变成一种谐和的灰色，所以看来并不刺眼。（〔美〕桑达雅那：《人与地》第176页）

（4）　寓　所

明年春，草堂成。三间两柱，二室四牖，广袤丰杀，一称心力。洞北户，来阴风，防徂暑也。敞南甍，纳阳日，虞祁寒也。木斫而已，不加丹；墙圬而已，不加白。砌阶用石，幂窗用纸，竹帘纡纬，率称是焉。堂中设木榻四，素屏二，漆琴一张，儒、道、佛书各三两卷。（白居易：《白居易集·草堂记》第934页）

一间小小的屋子，以前很华丽的客厅中用木板隔成的。暗淡的灯光，射着满室散乱的黑影，东一张床，西一张凳，板铺上半边堆着杂乱破旧的书籍，半边就算客座，屋角站着一木柜，柜旁乱堆着小孩子衣服鞋帽，柜边还露着一角裙子，对面一张床上，红喷喷的一小女孩甜甜蜜蜜在破旧毡子下做酣梦呢。窗台上乱砌着瓶罐白菜胡萝卜的高山；一切一切都沉伏在灯影里，与女孩的稚梦相谐和，忘世忘形，绝无人间苦痛的经受，或者都不觉得自己的存在呢。那板铺前一张板桌，上面散乱的放着书报，茶壶，玻璃杯，黑面包，纸烟。（瞿秋白：《赤都心史》《中国报告文学丛书》第一辑第二分册第122页）

南房的两大间，都是上盖灰顶，下铺地板，中间隔着一堵墙，有一扇门可以走得通的。外间是个客厅，上面摆着一张条几，一张方桌，两边是靠背椅子。这还是南北相同的一种旧式的摆法。条几上面，左边摆着

一架嵌螺甸的帽镜(帽镜是一个小型的穿衣镜，从前专为整冠时照的)，右边摆着一个白地青花的瓷瓶，当中放着一座广东式的洋钟。……再进去是一个大炕。里间就是书房了。在这扇门上的玻璃后面，嵌着一张四尺来长我扮嫦娥的大照相。进门就看见放着四个玻璃大书橱，橱里面装的都是戏本子、书画和我常看的一些书。靠书橱的旁边，放了一个四尺来高的木架子，上面躺着一个小号的绍兴酒坛子。初来的朋友们走过坛子边，总要看它一眼，同时必定要问我："这是干什么用的？"我哪，也总是先请他们猜。可是这些年的事实告诉我，一个人也没有猜对。照例要经我解释一番："这是一个练嗓子的老法子。每天除了早晨我们可以出去蹓弯、喊嗓子之外，别的时候，我就在这屋子里，站在木架前面对着坛子口，提高了调门，练习唱腔和道白，免得有碍邻居们的安宁。"房门口还放了一架大穿衣镜，这有两种作用。一种是拿来当作屏风，挡着外面的视线。一种是在排戏的时候，我就对着它练习身段和表情。所有到我书房来的熟朋友，都是先经过客厅，打这面镜子背后绕过来。靠窗摆几张沙发。靠墙横放着一张大书案，两边都有抽屉，两对面都摆着椅子。书案上陈列着一些文房四宝，尤其是关于绘画的工具最多，紧里边的犄角上，斜放着一架钢琴，琴上摆的都是各国的戏剧家、音乐家的小型石膏像。钢琴旁边的墙壁上和架子上，挂着的和放着的，全都是各种各样的乐器，有七弦琴、九音锣、胡琴、弦子、二胡、琵琶、笛子……还有些是我出的样子叫人定做的，预备研究好了加入场面试用。……墙壁上挂的一些美人、佛像、花鸟……都是我学画的画稿。另一个犄角上，摆着我练习武工用的宝剑、刀、枪、马鞭子、云帚……横七竖八地堆满了一大堆。除了上馆子，我一整天在这间屋子里画画、吊嗓、念本子、排身段、编新戏。　(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第二集第106-107页)

这是一间很小的房间。靠窗放了一张书桌，窗子的对面放了一张木板床。窗的右边靠墙放了两把木靠椅，中间一张茶几。另外还有一张躺椅放在房中间。大约是由于那扇窗户较小，窗外又是叶如伞盖的大樟树，房间内的光线不够，所以在房间正中顶上，开了一个八角形的

光斗。因此大家就把这个楼叫做“八角楼”。（杜宣：《五月鹃》第68页）

普通工人老曲头几经奋斗，才算分到了简易楼中的一套新房。但是新房却为他带来了新苦恼。楼顶覆盖层太薄，夏天炎热的空气穿过房盖传进室内，令人如蹲火炉；冬天，寒风穿透屋顶将冰冷的气流送入房里，使人如坐冰窖。冬天烧炕，冷热一对流，水蒸汽很快凝成水珠，滴落下来，滴在炕头，滴在衣柜顶，掉在炒菜的马勺里。外边越冷，里边水珠越多，最后几乎如天公挥汗，天母掉泪。于是，这些宿舍里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炕上蒙着大块塑料布，盆盆罐罐排成长队迎接水滴，上便所戴起雨帽，炒菜时两个人在锅台旁转悠：一个掌勺，一个打伞……

（程树榛：《励精图治》 《起飞的浩歌》第128页）

这是两间平常的白色小屋，
在一座山坡后静静地藏身，
泥抹的屋顶隐隐地发黑，
边缘上垂挂着一排排茂草，
绿色穗子似地围绕着屋顶，
而湿润的秋风正给它们
唱出一阵阵非人间的歌声；
木桩和树枝扎成的篱笆
环抱着一所宽敞的院落，
篱笆东倒西歪，久失修整；
一切都沉浸在死寂的梦中——
只有一个小窗中灯火通明！……

（〔俄〕莱蒙托夫：《伊斯梅尔——贝》
《莱蒙托夫诗 选》第346-347页）

上海东区习见的“弄堂房子”，横断面。右侧是开着的后门，从这可以望见在弄内来往的人物。接着是灶披间，前面是自来水龙头和水门

汀砌成的水斗，灶披间上方是亭子间的窗，窗开着，窗口稍下是马口铁做成的倾斜的雨披。这样，下雨的日子女人们也可以在水斗左右洗衣淘米。亭子间窗口挂着淘箩、蒸架……和已洗未干的小孩尿布。灶披间向左，是上楼去的扶梯，勾配很急，楼梯的边上的中间已经踏成圆角，最下的一两档已经用木板补过。楼梯的平台，靠右边是进亭子间的房门，平台上斜挂着一只五支光的电灯，灯罩已经破了一半。平台向左，可以看见上前楼去的扶手。楼梯右侧，用白木薄板隔成的"后间"，不开灯的时候，里面阴暗得看不出任何的东西，再左隔着一层板就是"客堂间"，狭长的玻璃窗平门。最左是小天井和前门的一半，天井和后门天井一样地搭着马口铁皮的雨披，下面胡乱地堆着一些破旧的家具、小煤炉、板凳等等。（夏衍：《上海屋檐下》　《中国话剧选》1 第 183 页）

（5）客　厅

客厅也很小巧，没有什么装饰。除掉好些梭发椅之外，正中一个小圆桌，陈着一盆雨花台的文石。这文石的宁静，明朗，坚实，无我，似乎也就象征着主人的精神。西侧的壁炉两旁，北面与食厅相隔的左右腰壁上，都有书架式的壁橱，在前应该是有书籍或小摆设陈列着，现在是空着。有绛色的帷幕掩蔽着食厅。（郭沫若：《梅园新村之行》　《散文选》第一册第 303 页）

趁着短时的沉默，我用眼睛将长方形的客厅扫射了一周。客厅布置得朴素大方，除了一些具有民族风格的陶瓷摆设外，四周靠墙全是装满了书的玻璃书橱。如果我们不是围坐在放置着鲜花的圆桌旁，又清楚的看见沙发茶几占据着屋子的主要地位，窗子下面也没有写字台的设备，很容易误认这是文学大师的书房。（曾克：《在萨多维亚努家里作客》　《曾克散文选》第 248 页）

现在播放音乐的这间客厅尤其如此，它的确显得别致：天花板上精巧地嵌着咖啡色的粗木条，间隔相距约半米左右，中间饰以碧蓝金黄相

间的油彩。绿色的大理石地板上铺着一块名贵的旧波斯地毯。壁炉前是一排坐椅。这只壁炉里面整整齐齐堆着一堆木柴，但却从未派过用场。一架黑色的贝希斯泰因钢琴已经走调了，也未派用场，看来倒反而是好事。钢琴用一块退了色的提花织锦台布盖着，上面摆着一只经常插满鲜花的大肚花瓶。花瓶两边立着一对挤眉弄眼的瓷制小狮子狗，显得神气活现和冷冷冰冰。钢琴右面有一排窗子，临窗是一方漂亮的桃花心木小桌，一只蓝缎面女用沙发和几把纤巧的软椅。这排窗子的确也透进亮光，但光线太暗了，太阳几乎照不进来，因此大家干脆把这间房子叫"墓穴"。而这个"墓穴"四面都是有窗的，只不过窗外是带顶的平台，其中一处可以看到蒙特克罗奇奥内山，另一处可以看到湖。
（〔德〕安纳丽丝·波萍迦：《回忆阿登纳》第163页）

一个夏天的上午，在周宅的客厅里。左右侧各有一门，一通饭厅，一通书房，中间的门开着，隔一层铁纱门。从纱门望出去，花园的树木绿荫荫的，听得见蝉叫声。右边一个立柜，铺着一张黄桌布，上面放着许多摆设。触目的是一张旧相片，很不调和地和这些精致东西放在一起。右边壁炉上有一只钟，墙上挂一幅油画。炉前有两把圈椅。中间靠左的玻璃柜里放满了古玩。柜前有一张小矮凳，左角摆一张长沙发，上面放着三四个缎制的厚垫子。沙发前的矮几上放着烟具等物，台中偏右有两个小沙发同圆桌，桌上放着吕宋烟盒和扇子。

帷幔的颜色都是古色古香的，家具非常洁净，有金属的地方都放着光彩。（曹禺：《雷雨》《中国话剧选》第45页）

（6）书房

项脊轩，旧南阁子也。室仅方丈，可容一人居。百年老屋，尘泥渗漉，雨泽下注；每移案，顾视无可置者。又北向，不能得日，日过午已昏。余稍为修葺，使不上漏；前辟四窗，垣墙周庭，以当南日，日影反照，室始洞然。又杂植兰桂竹木于庭，旧时栏楯，亦遂增胜。借书满架，偃仰啸歌，冥然兀坐，万籁有声。而庭阶寂寂，小鸟时来啄食，人至不去。三五

之夜，明月半墙，桂影斑驳，风移影动，珊珊可爱。（归有光：《项脊轩志》《历代散文选》第340页）

（7） 臥 室

但是门以内的情调可不是这般单纯了。土质的斗型的工作桌子，庄重而凝定，然而桌面的二十五度的倾斜，又多添了流动的气韵。后半室是高起二尺许的土台，床在中心，四面离空，几块玲珑多孔的巨石作了床架，床下地面繁星一般铺了些小小的石卵，其中有些是会闪闪耀着金属的光辉。一床薄被，一张猩红的毯子，都叠成方块，斜放在床角。这一切，给你的感觉是凝定之中有流动，端庄之中有婀娜，突兀之中却又有平易。特别还有海洋的气氛，你觉得他那床仿佛是个岛，又仿佛是粗阔的波涛上的一叶扁舟。

然而这还没有说尽了马达这"屋子"的个性。为防洞塌，室内支有木架，这是粗线条的玩意。可是不知他从哪里去弄来了一枝野藤（也许不是藤，总之是这一类的东西），沿着木架，盘绕在床前头顶，小小的尖圆的绿叶，缀络倒垂。近根处的木柱上，一把小小的铜剑斜入木半寸，好象这是从哪里飞来的，铿然斜砍在柱子上以后，就不曾拔去。

朝外的土壁上，标本似的钉着一枝连叶带穗的茁壮的小米。斗型的工作台上插着全副的木刻刀，排队一般，似乎在告诉你：他们是随时准备出动的。两边土壁上参差地有些小洞，这是壁橱，一只小巧的表挂在左边。一句话，所有的小物件都占有了恰当的位置，整个儿构成了媚柔幽妩的调子。（茅盾：《马达的故事》《茅盾散文速写集》第614页）

鲁迅先生的卧室，一张铁架大床，床顶上遮着许先生亲手做的白布刺花的围子，顺着床的一边折着两床被子，都是很厚的，是花洋布的被面。挨着门口的床头的方面站着抽屉柜。一进门的左手摆着八仙桌，桌子的两旁藤椅各一，立柜站在和方桌一排的墙角，立柜本是挂衣裳的，衣裳却很少，都让糖盒子、饼干筒子、瓜子罐给塞满了。有一次××

老板的太太来拿版权的图章花，鲁迅先生就从立柜下边大抽屉里取出的。沿着墙角望窗子那边走，有一张装饰台，台子上有一个方形的满浮着绿草的玻璃养鱼池，里边游着的不是金鱼而是灰色的扁肚子的小鱼，除了鱼池之外另有一只圆的表，其余那上边满装着书。铁架床靠窗子的那头的书柜里书柜外都是书。最后是鲁迅先生的写字台，那上边也都是书。（肖红：《回忆鲁迅先生》《中国现代散文》下册第64页）

屋子里异常清洁、整齐和美丽的陈设，使我的脚步迟疑了一下，我怕盖满尘土的鞋子会弄污了铺满屋子的花地毯。就在这一瞬间，老太太已经拿来一把毛刷，亲手把我的鞋子刷干净了。我几乎是被簇拥着进入了内室。

我放下了手提包，定了定神，在谐调的光线中，屋内的一切更清楚地映入我的视线了。天花板饰有花纹，墙壁上围挂着各色花毛毯，床铺上摆着大大小小绣着各色图案的方、圆枕头；高高低低的桌凳安置得十分恰当，并且每一个上面都铺着带有鲜明的民族色彩的台布或坐垫。靠床头边的一张小圆桌上，放着一瓶鲜花，紧靠着鲜花有一个玻璃框，里面装有一张浓眉大眼、微笑着的青年男子的半身照片。在四周墙壁上，还疏疏落落地挂着这个青年人和别人的另一些照片。（曾克：《我有了一位罗马尼亚的老妈妈》《曾克散文选》第236-237页）

（8） 农舍

据老杨说，这是分土地以后新盖起来的房子，前后都是能开启的长玻璃窗，屋顶下还交叉着两条线，上面缀满红色和黄色的小纸旗，墙上贴着几幅图片，上面有拖拉机、长角的大乳牛、养鸡的女社员。窗外是一个十分宽阔的院套，左面一片木头栅栏隔着一片菜地，木栅栏给雨雪淋成灰白色了。院里到处堆着白雪，几只鸭子卧在雪中，见人来，就呀呀鸣叫，扑拉一阵翅膀。鲜黄的麦秸堆上压了个雪帽子。右面用锈铁皮搭了个垛干草的棚子，一群鸡晒着太阳，蹲在柴堆上。这一天上午，是冬季稀有的暖和天气，阳光把窗玻璃上的冰凌溶得象在流汗水一样。

（刘白羽：《写在太阳初升的时候》 《刘白羽散文选》第204-205页》

沿着山谷——一边是整齐的小粮仓，门儿紧闭着的小堆栈；另一边是五六间薄木板屋顶的松木小农舍。每个屋顶都竖着一根长长的掠鸟竿；每家门前都有一匹结实健壮的短鬃小马。粗糙不平的窗玻璃上，辉映出虹的色彩。木板套窗上描绘了花瓶。每座小农舍前，都端端正正地摆着一张完好的条凳；猫儿在土堆上曲蜷成团，耸着透明的耳朵；高高的门槛外边，是凉爽阴暗的阴影。 （〔俄〕屠格涅夫：《村》 《屠格涅夫散文诗集》第1-2页）

他的家，一座经过风吹雨打雪盖而将近坍圮的房子，就建造在这大自然的美景中。从东到西的长间上房面南而立，上覆灰瓦，破旧的原色木门装在木门轴上，这和中国内地大多数的木门一样，可以拆下，当作卧床。两边厢房较短，稻草铺顶，和上房刚好对成直角。没有窗子，全靠房门进光，土地用泥巴整过，又平又硬。房子外部涂的是泥巴，没有粉饰过。热天，全家在院子里吃饭，到了收获时，这儿又变成打谷场。

除去厨房（进门的左手）和上房的堂屋，其他都是卧室。还有披屋，养猪养鸡。上房的堂屋是全家聚会之处，有客人来也在此地款待，有什么大礼也在此地举行。正中央是一张粗糙的八仙桌，四周摆着长凳，桌后靠墙处是一座龛橱，供着祖先的牌位，那是些经过打磨的小木板，上面分别写明先人的名号。一尊泥塑的观音像摆在龛橱前面的条案上。（〔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第23-24页）

（9） 庭 院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椹；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轻捷的叫天子（云雀）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油蛉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翻开断砖来，有时会遇见蜈蚣；还有斑蝥，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便会拍的一声，从后

穷喷出一阵烟雾。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络着，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何首乌有臃肿的根。（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鲁迅全集》第二卷第278页）

我披了单衫，跣足走向前庭。一架浓密的葡萄架上的如绿珠般的圭实，攒集着尚凝有夜来细雨的余点。两个花池中的凤仙花、灯笼花、金雀、夜来香的花萼，以及条形的、尖形的、圆如小茶杯的翠绿的叶子，都欣然含有生意。地上已铺满了一层粘土的苔藓，踏在脚下柔软地平静地另有一种趣味。（王统照：《阴雨的夏日之晨》《中国现代散文》上册第171-172页）

曾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孤零零一个人住在一个很深的大院子里。从外面走进去，越走越静，自己的脚步声越听越清楚，仿佛从闹市走向深山。等到脚步声成为空谷足音的时候，我住的地方就到了。

院子不小，都是方砖铺地，三面有走廊。天井里遮满了树枝，走到下面，浓荫迎地，清凉蔽体。从房子的气势来看，从梁柱的粗细来看，依稀还可以看出当年的富贵气象。（季羡林：《马缨花》《朗润集》第30页）

他在文代大会期间，迁入西城一座精致的四合院。好极了，他很爱这种也许是住宅建筑中最美又最实用的四合院形式。朱红的门邀请你到葡萄棚架之下。四周是彩色飞金的回廊、朱红柱子，中间是小小的园林。典雅的布局，果木俱全。庭院上面，罩着绿叶的网。草地上铺着绿茵，白鸽踯躅来去。伸手可摘盆中的梨桃、石榴和头顶的葡萄。五间相连的北房作了他的书房。（徐迟：《火中的凤凰》《徐迟散文选集》第93页）

屋前草地上的日本槭树长出了叶子，那嫩枝上的叶片蓬蓬如天幕，叶芽还是红红的，过了没几天就绿成一片。同一块草地上的木兰长满了又大又白的萼片，刚刚由安德雷亚修剪一新，恰似竖立的一颗宝塔

糖。相邻宅基上的山茶花也在怒放。别墅墙边多年的玫瑰树开着淡黄色的花，一小朵一小朵高高越出大墙前路旁的栏杆之外，好象给布满青苔、节节疤疤的树干上，给那鲜嫩的绿叶，洒上了滑稽可笑的斑点。
（〔德〕安纳丽丝·波萍迪：《回忆阿登纳》第366页）

房子不过三十三平方，庭院也只有十平方。人说，这里既褊狭，又简陋。屋陋，尚得容膝；院小，亦能仰望碧空，信步遐思，可以想得很远很远。

大自然乘兴而来，日晖月影，四季常照，风、雨、霜、雪，轮番光顾。蝶儿来这里欢舞，蝉儿来这里高歌，小鸟来这里玩耍，秋蛩来这里低吟。

静观宇宙之大，其财富大多包容在这座十平方的院子里。
（〔日〕德富芦花：《我家的财富》　《外国文学》1982年第12期第43页）

暮春的清晨。长安，汉长门宫侧，一个静悄悄的庭院里。院内有石溪、池塘、垂柳、雕栏，碧悠悠的青天映在水里。仰望森森的宫墙，隔断了春天，隔断了人世，从墙外流进来的溪水又汩汩地流到太液池去了。

四月天，黄鹂低鸣，飞絮蒙蒙，雪白的梨花开得茂盛，仿佛都听得见蜜蜂嗡嗡地叫着。

侧面是王昭君的寝宫，回廊一面临水，一面便是院内小小的中庭。

院正中，是一座青色的大门，难得开一次，一般总是由后面的小门出入。

隐隐的笙歌似乎从天外飘来，那是太液池的尽头，在那里，仿佛成千上万的人不知为什么正热闹得紧。

这里，帘栊垂下来，垂柳在栏杆上拂来拂去，春天就在这寂寞幽静中消逝了。（曹禺：《王昭君》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献礼演出获创作一等奖剧本选集》下第7页）

（10）　戏　院

广和楼在肉市。前清康熙年间已经有了这个戏馆子。先叫月明

楼，又名查家茶楼。可以说是北京城里最古老的戏馆了。它的形式跟其他戏馆大致相同，一定要找出一点区别的话，那只好指出那台前矮栏杆的小柱子。这里雕的是狮子头，而一般的都是莲花头。别的倒也看不出什么。可见得那二百多年当中，舞台形式是没有多大变化的，但是近四十年来的进步，却实在不少，到今天已经变得面貌全非了。那时戏馆里面的情形大致是这样的：戏台的构造是方形，前后有四个大柱子。台前柱子上挂着一副木刻的楹联，大都是名人手笔。后边两个柱子中间，是一堵木板墙。墙的两头，挖出上下场的两个门，门上挂着红缎绣花的门帘，墙上挂的是大红绣花的单片，当时称为门帘大帐，现在叫做“守旧”。

……四根柱子的外围，三面都有矮栏杆，约摸有一尺来高。台口的上面横着一根铁杠，名为轴棍，是预备武戏如“盗银壶”、“盗甲”、“花蝴蝶”、“艳阳楼”……等表演飞枪走壁技术的时候，好在这铁棍上翻来覆去，做出双飞燕、倒挂蜡等种种不同姿势。楼下中间叫池子，两边叫两廊。池子里面是直摆着的长桌，两边摆的是长板凳。看客们的座位，不是面对舞台，相反的倒是面对两廊。要让现在的观众看见这种情形，岂不可笑！其实在当时一点都不奇怪。因为最早的戏馆统称茶园，是朋友聚会喝茶谈话的地方。看戏不过是附带性质，所以才有这种对面而坐的摆设。

戏台左右两旁，叫小池子，横摆着长凳。因为离台最近，看时省事，听得清楚，每天都给一般听戏的行家占据了。

戏园靠墙的四围，名为大墙。这儿的观众坐的不是木凳，是用砖砌出来的座位，比前面的座儿略高，你得跳着往上坐；“看座的”临时给你放上一个垫子，背往墙上一靠，坐着并不难受。而且这堵墙每天有人来靠，早就磨得又光又滑，一点都不脏了。

楼上正面，名叫散座。设备与池子相同。两旁都称官座，就是现在的包厢。每一个官座可容纳十一、二人。前面一排长凳，后面放的高桌，铺设蓝布棉垫，坐在上面比较池子舒服。

靠近戏台上下场有后楼，名为倒官座。在这里只能看到演员的背面。因此这个地方票价虽廉而观众却不十分欢迎，大半拿来应付一般

客票和前后台亲属关系人。（梅兰芳等：《舞台生活四十年》第一集第44-45页）

（11） 礼 堂

走进万人大礼堂，使你突然地开朗舒畅了起来，好象凝立在夏夜的星空之下，周围的空气里洋溢着田野的芬芳。

……你定了神，抬头望。你望见高高的圆穹上，饱满圆大的葵花蕊中，一颗伟大的红星，发射着条条灿烂的金光。

三重荡漾的波浪形的灯环内外，嵌满了璀璨的围拱的群星。

在这里，看不见一根"承天"的"八柱"。

从上下三层九千七百多个座位上，上望庄严阔大的主席台，群众和领导者之间没有一丝视听上的间隔。

从主席台上向前看，这三层楼台连成一片，成了一望无际的浩荡的群众的海洋。

台上台下都围抱在无边无际的、万星熠熠的宇宙之中！（冰心：《走进人民大会堂》《小桔灯》第6页）

这个能容万人的大礼堂，真是庄严肃穆，气象万千！一万个座位是分摆在三层地面上，第一层是人大代表席，可容纳三千六百人，每个席位前都有写字台，台上有专用的扩音器和收听的意译风，二层和三层都是大挑台，一共有六千多座位。但是承担这六千个座位的两层宽大的挑台，却没有一根支顶的柱子。因此坐在这一万多个座位中的任一个位上，都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主席台上的一切。主席台口，宽三十二米，可以坐三百个人的主席团。这里还可以演出大型的歌舞剧和大型的交响乐，台前的大乐池能容几百人的乐团演奏。

礼堂的照明，是屋顶的最华丽的灯光。当中一朵朝向太阳的大葵花，葵花心中是一颗光芒四射的大红星，象征着亿万人民的心朝向着我们亲爱的党。葵花的外面，是三环波浪形的灯圈，圈内圈外布满了繁星似的五百盏灿烂的灯光。天蓝色的墙壁上接屋顶，是圆穹形的水天一

色，坐在大礼堂里，就象坐在寥廓静穆的夏夜的星空下一样！（冰心：《通讯十三》 《小桔灯》第253页）

(12) 陵 墓

走进这陵庙的红砂石和大理石筑成的门楼，迎面便看见一座琼宫玉宇般的金顶的大理石建筑，倒映在陵园中间的大方池里面，真是亭亭玉立，使人目夺心摇！这座大理石的陵台，一百八十六英尺见方，自台基到圆顶尖进高二百四十三英尺多。在正面大圆门的凹顶和门洞里，都有黑石嵌出的可兰经文。陵台四角有四座三层的大理石的圆形塔楼，高一百六十四英尺，象四个修伟的白盔白甲的卫士，相向肃穆地站立着。进门下了几层石阶，便进入陵堂，一个八面形的玲珑空雕的大理石屏栏，围着两座灵台，中间停着曼太志·玛哈尔，偏左的便是沙杰罕。台座上也是满嵌各种宝石的花卉图案，最工细的是由六十四块小宝石合组而成。灵台是石匣形样，上面嵌刻着可兰经句，和九十九位天神的名字。（冰心：《归来以后》第16-17页）

列宁墓背着克里姆林(Kremlin)的高墙，前面便是叫做“红场”的大广场——遇有阅兵或是其他游行大会，都在这里举行。墓的全部是用深红色的大理石建造的，虽不甚高大，而气象却非常严肃。门口有红军的兵士两个持枪守卫。矮矮的门上刻着俄文“列宁的墓”字样。进门之后，有石阶引着向下走——向地窖走。向下走时，转过两三个弯，在每一个转弯处也都有红军的兵士持枪守卫着。我们这两人一排的队伍很静肃地向下走，最后走到一个地窖，靠墙的周围是略凸的两人一排可以通行的行人道，中央便是列宁的玻璃棺所在处。这玻璃棺是三角形（寻常的棺材是长的四方形，棺材头是四方形，列宁的玻璃棺是长的三角形，棺材头是个三角形），全部是玻璃造的，里面有电灯很亮地照耀着，腰以下有绒毡罩着，腰以上全部现出，身上穿的有人说是工人的衣服，看上去是古铜色的哔叽制的，形式和在中国所谓“中山装”的一样。两臂都放在外边，一只手放在腰际。枕头是红绸制的，头上没有戴帽，可

看见红黄色的头发，中央已秃。宛然如生，完全象闭着眼在睡觉。棺的两头各有一个红军的兵士持枪立正着，气象很严肃。我们想到列宁虽死，他的后继者仍能本他的主义和策略，努力向前干，天天在那里建设，时刻在那里发扬光大，他虽死而未死，中国成语所谓"虽死犹生"，他很近似，所以就算他不过是闭着眼在睡觉，也未尝不可。（邹韬奋：《萍踪寄语》　《中国报告文学丛书》第一辑第四分册第345页）

阿瓦铁的墓是花岗岩砌成的。墓碑上刻有阿尔及利亚的国旗。墓顶有一畦花圃，里面种着许多鲜花，枝叶修剪得十分整齐，显然经常有人来扫墓的。我们把龙舌兰栽种在花圃里，那镶着金边的绿叶，剑似地挺立着，倒很能象征阿瓦铁坚贞不屈的性格哩！（闻捷　袁鹰：《非洲的火炬》第80页）

钟山为金陵的主山，其高度达四百五十九米，在环绕四际的重叠岗陵间，无疑是没有别的峰峦足以同它比肩、对峙的，这就使中山陵居此，首先获致了气象之雄。我们车过十里桐荫，来到茅峰南麓，这一占地二千亩的陵园，立刻便从我们的眼界中展现了。由大石坊进门，步行于四百四十二米的长长墓道，越过三拱形以石建顶，覆以青琉璃瓦，标揭着"天下为公"四个大字的陵墓正门，就进至了全为石建的树立丰碑的碑亭。这一天是星期日，来游陵园的人特多，展望八台石阶、二百九十级的苏州花岗石上，人头拥拥，历历如织。走上平台，远山前拱，青障后拥，云郁郁，树苍苍，极目千里，一种宏伟的气魄，遂使胸襟大大为之豁达。（吴其敏：《几度游踪》　《香港作家散文选》第5页）

它的西面，一座红漆雕花大铁门巍然屹立；"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道"十个大字，在上面闪闪发光。它的正南，一座水泥构筑的拱式大门器宇轩昂；门楣上，孙中山先生敬题的"浩气长存"四个描金大字雄浑刚健。

几十米宽、几百米长的一条水泥墓道，斜斜地从南门一直铺向陵园深处。墓道两旁长长的花带上，龙柏盘曲，珠柏婀娜，瑞草青葱。墓道

中段，一座精巧雅致的白石拱桥凌空飞架。桥下泮池，清波悠悠，碧叶冉冉，粉荷似雪，好不端庄逸秀、古朴高雅！

站在桥上放眼四望：满园灿灿黄花，挤挤拥拥，重重叠叠，盛开在苍松翠柏之间，碑、亭、台、榭之下，把个十六万平方米的墨绿树海，点染得一片金黄。春风徐过，花烟树浪，喧喧哗哗，飞扬激荡。在这浩渺迷离的背景之上，远望那陵园主体建筑物——古亭也似的七十二烈士墓寝、金字塔般的七十二烈士纪功坊，以及烈士墓碑、烈士乐台，高高浮起，静默屹立，更显得无比的庄严肃穆、奇丽辉煌。（杜渐坤：《凭吊黄花冈》《现代游记选》第314页）

就在离耶稣像不远的左侧，丛林中踏出了一条小路，连接着一座陈旧简朴的墓碑。墓碑的主体部分是一根希腊式的圆形石柱，但已经被拦腰摧折了。是由于岁月的风雨，还是战争的灾祸，不得而知。墓碑的前方却精心辟出了一个小小的花坛，盛开着淡雅俊逸的菊花。不知是谁献上了一个暗红色的大花瓶，插满了黄白两色的花朵，周围供着大小不等的蜡烛。在这个香火冷落、景色萧条的坟场里，这已显得相当壮观了。

这就是莫扎特的墓，墓碑底座上明明刻着他的名字。碑后有一棵幼松，在黄叶凋零的杂树中间，显得格外苍翠挺拔。（顾炯：《安魂曲》《风物·友谊·情思》第112-113页）

成吉思汗陵。

蓝天白云下，历经多年风雨侵蚀的长方形的陵寝建筑，古朴凝重，屹立在山丘平顶上，衬以无垠的沙原。高远的长空，显得气势雄浑庄严，让人遐思旷古悠远的历史沧桑。

字幕：

成吉思汗的陵寝在伊克昭盟伊金霍洛。

陵寝旁的白塔群，主塔高耸，左右各有两座较小的陪塔。

[illegible]陵寝下的斜坡上，有放牧的马群、羊群。（阳翰笙：《塞上风云》《阳翰笙电影剧本选集》第39页）

(13) 寺 庙

再南半里为净慈寺，西庑有五百罗汉堂，殊容异相，备极庄严，济颠僧真身像在焉，故有运木井。由斋堂、客座而至方丈，竹木清润，坐久 凉生。有阁俯瞰湖山，时木笔盛开，衬以群绿，尤惬心目。东庑一带为僧寮，正殿则栋宇嵯峨，榱题壮丽，洵东南一道场也。 （张仁美：《西湖六日游》 《西湖游记选》第34页）

大殿上，正座有佛像五尊，作风和上华严寺的略同，像后的火焰也极细致。殿的东西，各有十二立像，除四大金刚外，有菩萨像，有女像。菩萨像有怒目的，有慈祥的，有欣喜的；女像则大都端庄美好，其中有鬼子母像，也并无凶狠之态。这二十四尊塑像是无价的宝物；宋金时代的文臣武将，命妇闺秀的衣冠装束，几皆保存在这里。那服饰和唐代的不同，和元以后的也不同。特别是妇人们的穿戴，从头上直到脚下，无一不是考古者重要的资料。这些像，虽没有下华严寺的生动可爱，在古物学上的价值，反倒过之。当然未必件件衣物都和宋金时代的实物绝对无殊，却不会是象今日戏装似的不古不今。 （郑振铎：《西行书简》第66页）

我登上了金顶下边离金顶还很远的万年寺。到万年寺，景色已经是蔚然壮观了：绵亘的峰峦、葱茏的树木、一眼弥望的苍翠蓊郁，人象被漂浮在绿色的海上。而“巍峨宝殿”黑底红字的匾额，又给人一种铜浇铁铸、雄伟不拔的印象。墙壁、斗拱、窗棂全部用砖砌成的砖殿，里边正好有铜铁佛像。那是一千多年前精湛珍贵的艺术品，重约六十二吨。佛像盘坐在象背的莲座上，形象生动，结构匀称谐和，栩栩如生。 （吴伯箫：《攀金顶》 《现代游记选》第455-456页）

塔楼与寺门用短墙相接，构成一个整体。米黄色的砖面上，勾着雪白的砖缝和花纹，给人以庄严、肃穆、壮丽、宏伟的感觉。大门厅上的白

色拱顶，同塔楼上的铁制月牙塔尖，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后面衬着一排排高高的白杨树，与蓝天、白云相辉映，宛若一幅优美的画卷。右面的一道围墙，更是别出心裁，下面是店铺，上面是栏杆，美观适用，一举两得。……登上半圆形台阶，进入绿色大门，是个八角形的门厅，左右两边均有甬道可入寺院。中间的墙壁上，开一窗户，镶着雕花窗棂，人们不必进入寺院，就能透过窗棂，欣赏庭院的秀丽景色。庭院很大，全寺约占地十五亩，院子就有十亩左右，方砖铺地的道路两旁，白杨参天，松柏苍劲，浓重的绿荫笼罩着整个寺院。就在这庭院之中，一池碧水，清澈透底，好象一面银光闪耀的明镜，镶嵌在万绿丛中，使这座偌大的寺院显得格外清静、幽雅。……艾提尕清真寺的礼拜殿，全长一百六十米，进深十六米，分内外两殿。一百四十根绿色雕花木柱，成网格状排列，支撑着白色的密肋顶棚，整齐，朴素，气势雄伟。为了打破长排廊柱和一色顶棚的单调气氛，古代的维吾尔族建筑师们让柱廊中间凸出一块，柱子漆成蓝色，墙壁中设有尖顶形神龛，并饰以色彩鲜艳的石膏花纹。顶棚上每间隔不远，就有一幅绘着各种花卉图案的藻井，使人身临其境，目不暇接。（成一　赵昌春等：《艾提尕》　《丝绸之路漫记》第140-141页）

不知香积寺，数里入云峰。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王维：《过香积寺》　《千家诗》第203页）

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俱寂，惟闻钟磬音。（常建：《破山寺后禅院》　《历代诗歌选》第427页）

（14）　塔

我去的那晚上，乍一到，未免不巧，黑沉沉的，竟不见月亮的消息。金字塔仿佛溶化了似的，溶到又深又浓的夜色里去，临到跟前才能看清

轮廓。塔身全是一度多长的大石头垒起来的。顺着石头爬上几层，远远眺望着灯火点点的开罗夜市，不觉引起我一种茫茫的情思。白天我也曾来过，还钻进塔里，顺着一条石廊往上爬，直钻进半腰的塔心里去，那儿就是当年放埃及王"法老"石棺的所在。空棺犹存，却早已残缺不堪。今夜我攀上金字塔，细细抚摸那沾着古埃及人民汗渍的大石头，不能不从内心发出连连的惊叹。（杨朔：《金字塔夜月》　《杨朔散文选》第257页）

跨进十万佛塔，似乎真的进入了西天佛国。这里几乎有着佛教世界的一切佛和菩萨。原始苯教的图腾，红教、花教、白教、黄教的的祖师及著名喇嘛，分别有专门的经堂供奉。这些明代的作品，十分古朴生动。你看那个端坐冥思的释迦牟尼，左手捧金钵，右手拇指食指相捏，双目正从沉思中醒来，嘴角含着淡淡的笑意，象在菩提树下又悟出了什么真谛。环列在这位佛祖身后的菩萨、罗汉、度母，一个个都栩栩如生。那些在释迦讲法时飞行于空中的仙女叫"香音神"，与敦煌壁画中的"飞天"相比，她们都显露着藏族少女的丰韵。你看仙娥们吹笛鼓瑟，撒播仙花仙露，一对对裾带飘忽，目光流盼，简直活啦。沿着古旧的螺旋型塔梯往上登援，每一层塔楼都有新的神佛列队迎接你。有时是吉祥天女向你点头微笑，有时却蹦出个青面獠牙的马头明王来。最唬人的是一个叫"大威德金刚"的护法神，他挥舞金刚杵，坐下一头怪骡，骡腚上还生着一只"神"眼，骡蹄下践踏着"妖魔"……不过稍一转身，一位安祥含笑的菩萨开始安慰你了，她长着十一个金面，又生着千条手臂，每只手掌里都睁着一只慧眼。这位"千手千眼十一面菩萨"，能看到森然三界、四大部洲，对沦于"苦海"中的人"慈航普渡"。据说她就是"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边烽：《十万佛塔记》　《现代游记选》第519页）

呵，龙华塔，龙华塔，
想你的红砖映着天白，
娆娇的桃枝衬你孤拔，

多少的卑怯者由你顶上自杀。

白云看你返顾颤惊，
雷神们迅速地鼓着狂声，
电的闪刃围绕你的粗颈，
雨般的血要把你淋，淋……

可是你却健坚的发着光芒，
仇敌的肌血只培你荣壮，
你的傲影在朝阳中自赏，
清晨的百灵在你顶上合唱。

你高慢地看着上海的烟雾，
心的搏动也会合上时代脚步，
我见你渐渐把淡烟倾吐，
你变成一个烟突，通着创造的汽炉。
（殷夫：《梦中的龙华》 《新诗选》第二册第11-12页）

（15） 桥

从东关头转湾，不久就到大中桥。大中桥共有三个桥拱，都很阔大，俨然是三座门儿；使我们觉得我们的船和船里的我们，在桥下过去时，真是太无颜色了。桥砖是深褐色，表明它的历史的长久；但都完好无缺，令人太息于古昔工程的坚美。桥上两旁都是木壁的房子，中间应该有街路？这些房子都破旧了，多年烟熏的迹，遮没了当年的美丽。我想象秦淮河的极盛时，在这样宏阔的桥上，特地盖了房子，必然是髹漆得富富丽丽的；晚间必然是灯火通明的，现在却只剩下一片黑沈沈！但是桥上造着房子，毕竟使我们多少可以想见往日的繁华；这也慰情聊胜无了。 （朱自清：《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散文选》第一册第419-420页）

这是座小木桥，保持着几千年来不变的式样和情调，两旁竖着简单的栏杆，让过客凭此远眺，水从脚下流去，路从山背爬过来，到此成个交叉，后者终于给拦住了，是这座小木桥背负它渡过横溪，接上对面的绿草岸，路，又远远的奔向天涯。（唐弢：《桥》 《散文选》第二册第710页）

夜间，九时余——从前面漆黑的夜幕中，看见很小很小几点亮光。人们指给我那就是长江大桥，“江津”号稳稳地向武汉驶近。从这以后，我一直站在船上眺望，渐渐的渐渐的看出那整整齐齐的一排象横串起来的珍珠，在熠熠闪亮。我看着，我觉得在这辽阔无边的大江之上，这正是我们献给我们母亲河流的一顶珍珠冠呀！……再前进，江上无数蓝的、白的、红的、绿的灯光，拖着长长倒影在浮动，那是无数船只在航行，而那由一颗颗珍珠画出的大桥的轮廓，完全象升在云端里一样，高耸空中，而桥那面，灯光稠密得简直象是灿烂的金河，那是什么？仔细分辨，原来是武汉两岸的亿万灯光。（刘白羽：《长江三日》 《刘白羽散文选》第229-230页）

这座长达五百多米的大桥，全都是用石条砌成的。桥梁都是由长十多米，宽、厚各一米多的大石条排成，结构整齐、美观，具有独特风格，充分表现出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光辉的建筑艺术。这座大桥横跨韩江两岸，仿佛是一道长虹，飞架韩山与潮州城之间，同韩江两岸水碧山青相辉映，真是风光明媚，景色如画了。站在桥头上，望着韩江浩瀚的烟波，观察着尽是烟屑尘迹的大桥身影，仿佛还可隐隐约约地看出它当年的英姿，雕甍碧槛，倒影清流，美若彩虹映波，加上江面楫墙如林，上游两岸巨竹成荫，此情此景，恍似潇湘。（贺朗：《仙鞭赞》 《广东散文特写选》第332页）

吉普车飞跑着。突然，湖上闪出一个白点，驶到跟前一看，原来竖着一个木牌。

"盐桥！"将军掉过头说，而且带着意味深长的笑容。

这时候，吉普车发威了。它一闪过木牌，声音轻了，走得快了，瞬间，你好象觉得它离开桥面腾空飞行似的；但是，你不会觉得颠簸，只感到轻松、平稳，舒坦极了。俯视桥面，黑亮黑亮，似柏油路，又平又直，又宽又硬，仿佛一条笔挺的长河，一直地飞向远去。虽然，这里没有平地架起的桥梁、桥墩，也没有雕刻的石桥头、石栏杆；这里只有一条修筑在盐湖上的桥面，一条看起来动人、走起来畅快的桥面。这是一座怎样的桥？它会唤起人们多少快乐和幻想！

……筑路工人们行动起来了。一切，就地取材，就盐取盐。从表面看，盐湖湿漉漉的，很松软似的，可是你用手扳，坚硬如铁，动弹不得；如果你鼓足全身力气，非要扳起一块不可，也许可以扳下鸡蛋大小一块，可是手指得疼上几天，而且往往会刺出血来。或者，这也正是在盐湖上可以筑桥的一个条件哩。然而，盐层再怎么坚硬，也经不起钢钻和手榴弹炸吧；于是，工人们就日以继夜地钻探、爆破、开挖。同时，工人们发现用盐块铺好桥面以后，再搅拌起盐水，通通浇上一遍，桥面不但更加坚硬，而且平滑如镜。就这样，筑路工人们没有花几个钱，没有用多少工，噶敦路修通了，一座盐桥出现了，一件空前罕有的奇迹诞生了。（李若冰：《柴达木手记》第79-80页）

飞来千丈玉蜈蚣，横驾三天白蜡蛳，凿开万窍黄云洞。看星低落镜中，月华明秋影玲珑。觅厌金环重，狻猊石柱雄，铁锁囚龙。（乔吉：《女仙子·吴江垂虹桥》《元散曲选注》第157页）

八 植物类

（1） 花

牡 丹

南国的花——盆植的竹锦牡丹——象一条漫长的地毯似的，从“洞子”的这一端铺到那一端。她们的花朵，开得那么匀称，那么鲜艳，就象是用红色绒线在绿色底子上织出来的美丽的图案。太阳从玻璃天窗上射进来，照在她们粉红色的花瓣上，使她们的色彩散发出光辉，洋溢着微笑。这样的地毯，你不仅不敢践踏它，连摸也不敢摸一下。它是太完整美好了。（叶君健：《花》《花》第73-74页）

走着说着，不觉到了山顶，放眼一看，可把我惊住了，整座山头，全是牡丹！这时正值春风送暖，牡丹初开，红白相间，香飘万里。风过处，千姿百态，溢光流彩！远远一望，就象一片彩云，罩满山头。（严阵：《牡丹园记》《安徽散文选》第65页）

离开花园大队朝西北不几里，这才忽然堕入了花的海洋，牡丹乡的腹心——赵楼大队的世界。这时，天色虽然还是出发时那样没有太阳，可是举目一望，茫茫无际，花枝招展，千红万紫，五光十色，眼前顿时明亮起来。这边是一片洁白，有如皑皑雪原；那边是黄花朵朵，好象金蝶翻飞；远望火光闪闪一眼红，近处浅绿、黑紫放异彩。真是花天花地，叫人不知先看哪些好。正是盛开怒放的时节，各种牡丹极尽其争艳斗芳的能事，做出了朗朗大笑的容颜，逼得你望花兴叹，实在难以品评高低！只觉得那位以“洛阳城外花如雪”的诗句描写洛阳牡丹的诗人，如果能

够来到今日的菏泽，可能又有杰作了。（曾克：《谷雨牡丹开》《曾克散文选》第45页）

洛阳牡丹种类繁多，色泽多变。红、黄、蓝、绿、紫、粉、黑、白，相互交映，格外增辉。据宋代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和周师厚的《洛阳花木记》载，在北宋时牡丹品种已有上百种，加之后人的不断培植，时至今日已有一百五十多个品种。被人们所熟悉的珍贵品种就有几十种……牡丹由一个荒草野花进入艺术花苑，发展成这么一个兴旺的家族，闪光放彩于群芳谱中。

在这些珍贵品种中，姚黄、魏紫被称为“花王”和“王后”。姚黄是洛阳中的古老名品，花大如碗，呈皇冠形，色泽鹅黄，花瓣如着蜡，光彩照人，清香四溢，落落大方，引人入胜。古人有：“劝君披取渔蓑衣，走看姚黄拚湿衣”的诗句，可以想见她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据载，魏紫是宋时洛阳一魏姓所培植，故名魏紫。正紫色，层叠高耸为圆柱形，晶采莹洁，端丽无比，犹如一俏石玉雕。魏紫与“花王”姚黄结为连理之好，被尊为“花后”，成了千古佳话。

洛阳牡丹中，红牡丹种类为最多，大红色的洛阳红是红牡丹中的佼佼者。植株高达一米以上，一株能开百余朵。牡丹花型分单瓣和重瓣。单瓣牡丹花瓣大而少，象孔雀开屏，如朱砂垒牡丹盛开时，花朵直径可达二十多公分；重瓣牡丹瓣密而重迭，象姚黄、魏紫、牛心黄、白雪塔等皆属于此类花型。

“二乔”之可贵，在于一株能同时开放出粉红、紫红两种花朵，有的在一朵花上竟能开出两种不同颜色的花来。后人取唐朝诗人杜牧的名句“铜雀春深锁二乔”来命名，真是恰到好处。

“夜光白”牡丹，又叫“昆山夜光”。花初开时呈绿白色，盛开时为雪白色，晶莹剔透，犹如一尊玉佛亭立，到夜间恰又象一轮明月堕地，别是一番佳景。

在洛阳牡丹中还有一种更罕见的品种，它只有十几公分高，花朵就象姑娘们绣的定婚荷包一样，对称地形成一串挂在枝头，这就是荷花牡丹。

每值谷雨时节，便是牡丹盛开之时，她千姿百态，万紫千红，雍容华贵，争奇斗艳，不知有多少人为她陶醉啊！　（李科：《洛阳牡丹》《旅游》1980年第2期）

梅　花

江宁之龙蟠，苏州之邓尉，杭州之西溪，皆产梅。或曰：梅以曲为美，直则无姿；以欹为美，正则无景；梅以疏为美，密则无态。固也。（龚自珍：《病梅馆记》《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下编第二册第327页）

梅全以韵胜，不但花萼之奇，芳芬烂漫，即虬枝铁干，潦倒离披，千奇万怪，莫能名状，恐梅花道人持淡墨横拖醉抹，亦当敛衽。（杨师孔：《法华山看梅记》《西湖游记选》第318页）

这儿是孤傲的梅花，她虽然已经在含苞，但并不一定是在等待开放。她们太矜持了，但也有点羞涩。可能她们有点觉得不好意思吧，因为她们的叶子还没有长出来，身上未免显得有点单薄，希望有点东西来陪衬、扶持她们。但是在她们对面站着的一排迎春花却不是这样。这些六角星形的小黄花儿，并没有等待叶子长出来就已经开放了，而且开放得那么痛快，引起许多人的喜爱和同年姐妹们——偎在她们身边的牡丹和茉莉——的钦羡。梅花究竟也还是一种花儿，她们需要表现，需要有人来欣赏。这种埋藏在她们灵魂深处的欲望和由这种欲望所产生的热情，最后还是冲破了她们外表的矜持和羞涩，偷偷地开放了几片花瓣，露出粉红色的嫩蕊。有好几朵已经来不及等待叶子冒尖，便放肆地开出来了。她们唯恐人们看不见，甚至还发出一种诱人的幽香，引导人们向她们身边走去。她们确是吸引人。你一见到她们就不得不弯下腰，观赏她们秀丽的姿容。正因为这几朵花儿是这样富有吸引力，得到人们的赞赏，所以别的花苞也竞相开放出来了。有一棵藏在角落里的梅花，身材虽然瘦小，可是胆大如天，一下子就全部开放了她的花朵——粉红色的、微微带一点黄的花朵。因为她开得那么满，那么密，即使树上还没有一片叶子，她也不显得孤单。这样，梅花的叶子就认为它们没有长

出来的必要，所以在梅花开花的期间，它们就干脆不露面了。（叶君健：《花》 《花》第74-75页）

从亭中下望，见崦西一带远远近近，全是白皑皑的梅花，活象是一片雪海，不禁拊掌叫绝，朗诵起昔人“遥看一片白，雪海波千顷”的诗句来。我想三五月明之夜，疏影横斜，暗香浮动，梅花映月，月笼梅花，漫山遍野都是晶莹朗澈，真所谓玉山照夜哩。下了山，就在夹道梅花丛里行进，一阵又一阵的清香缭绕在口鼻之间，直把我们送到了柏因社。（周瘦鹃：《苏州游踪》第140页）

花事最盛的去处数着西山华庭寺。不到寺门，远远就闻见一股细细的清香，直渗进人的心肺。这是梅花，有红梅、白梅、绿梅，还有朱砂梅，一树一树的，每一树梅花都是一树诗。白玉兰花略微有点儿残，娇黄的迎春却正当时，那一片春色啊，比起滇池的水来不知还要深多少倍。（杨朔：《茶花赋》 《杨朔散文选》第208页）

“严冬过尽绽春蕾”，梅园，太湖湖畔的梅海，腊梅谢去，春梅继而怒放，红梅、黄梅、绿梅、白梅，色彩斑斓，交相辉映，真是大地昭苏，满圆春色。（吴强：《太湖散记》 《吴强近作》第177页）

梅枝上挂着圆圆的花苞。梅树知道冬天人间的寒冷，先送来了唯一的花枝，然后才长绿叶……

梅花是冬天最后唯一仅存的花朵，还是春天最早开放的花枝？当积雪压断枝头的时候，百花凋谢，梅花它踏着风雪来了。而当冬去春来，万物苏醒，百花满园的时候，梅花它却又一人先去。是追踪风雪而去呢，还是把它引来的春天留在人间？

梅花恐怕是万花之中，带着最多的心意，为别人忙碌的花枝了……（柯蓝：《梅花》 《花》第60页）

梅总是最早把春的“信息”悄悄地透露给人们——“万花敢向雪中

出，一树独先天下春”，待到梅蕊尽发，香雪一片，就是“阳春烟景” 最好的时光！

梅和我们炎黄世胄有着极其深厚的渊源。早在二千多年前的《诗经》里，就有“侯栗侯梅”、“其子在梅”、“墓门有梅”等关于梅的诗句。可见，在《诗经》之前，梅就和我们的社会、习俗、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了。

梅是一种落叶乔木，它的品种很多，有的十分高大，象参天大树；有的枝干偃盖、盘根错节似灌木。后来人们把它迁到温室移栽在盆中，反而失去了它原来的那种俊拔身形。它年轻时皮肤光洁棕紫，到晚年干枝朽烂，常喜披上一身苍翠的苔藓，以示高寿。很少有人能计算出梅能活多少岁，百岁以上的古梅，我国各地很多。浙江的超山宋梅亭畔有树“宋梅”，大约有七八百年。大明堂天井里的“唐梅”，就有一千岁以上了。它们早就名传书帙，看来是够老的了。但靠海边的天台山国清寺里，还有一枝默默无闻的“隋梅”，它可能和佛教天台宗的创始人智顗大师有关，甚至也可能与一行和尚一起生活过。当然，要证实树木的精确年龄，可以看“年轮”。但这些“传奇的老人” 常让自己的木质全部烂个精光，因此，只知它鹤发依稀，而确数无方了。（高山：《梅》《花》第64页）

我国人民喜爱梅，对它有着深厚的感情。人民把松、竹、梅誉为“岁寒三友”。诗人林和靖隐居西湖孤山，把梅当作自己假想中的妻子；孟浩然踏雪寻梅，引它为知己；明周朝俊的《红梅记》中，写裴舜卿和卢昭容的婚事，以梅为红娘。越剧有《二度梅》，评弹有《梅花梦》，戏曲有《梅花配》，都把梅比作坚贞不屈、忠于挚情的可敬可爱的少女。历史上以梅为典故和传说的，更是不可胜数。我国古代最高的军衔称“盐梅上将”。盛唐乐府中，有数不清的《梅花落》。《三国演义》中曹孟德的“青梅煮酒论英雄”和“望梅止渴”的故事，也都是借助于“梅”来进行具有远见的政治分析和鼓舞士气的。

梅是画和诗的重要源泉。王冕的《墨梅》“不要人夸好颜色，只流清气满乾坤”，充分表达了受压迫者决不与统治者妥协的崇高气节。林逋的三联“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雪后园林才半树，水边篱

落忽横枝”、“池水倒窥疏影动，房帘斜入一枝低”，用词生动、优美、妥切，使许多人拍案赞许。（高山：《梅》 《花》第66-67页）

当然，对于梅花，各有各的爱法：有人爱它情操如雪，有人爱它幽香浓烈，有人爱它坚贞如铁。但是，人们总爱把寒梅同雪松、霜竹联在一起，称为“岁寒三友”，而又特别给梅花一个荣誉的封赠，说“梅花占魁”。可见，梅花对人们最大的感染力量是那刚健挺拔的性格，而给人们最大的喜悦是带来春天的消息。

确实，梅花的大无畏精神和充沛的生命力是十分令人喜爱的。当隆冬到来，百花凋谢、野草冬眠的时候，梅花却傲然挺立，毫无畏惧。你看它，铁干横斜，银花数点，越是寒风凛冽，冰雪凌厉，它越是枝头怒放，灿烂芬芳。（杨石：《说梅》 《花》第62页）

梅雪争春未肯降，骚人搁笔费评章。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卢梅坡：《雪梅》 《千家诗》第82页）

一树寒梅白玉条，迥临村路傍溪桥。不知近水花先发，疑是经冬雪未销。（张谓：《早梅》 《历代诗歌选》第202页）

众芳摇落独鲜妍，占断风情向小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断魂。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须檀板共金樽。（林逋：《梅花》 《千家诗》第119页）

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
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陆游：《卜算子·咏梅》 《历代诗歌选》第858页）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毛泽东：《卜算子·咏梅》　《毛主席诗词》第251页）

茶　花

昨晚从山上回来，采了几串茨实、几簇秋楂、几枝蓓蕾着的山茶。我把它们投插在一个铁壶里面，挂在壁间。

鲜红的楂子和嫩黄的茨实衬着浓碧的山茶叶——这是怎么也不能描画出的一种风味。

黑色的铁壶更和苔衣深厚的岩骨一样了。

今早刚从熟睡里醒来时，小小的一室里漾着一种清香的不知名的花气。

这是从什么地方吹来的呀？——

原来铁壶中投插着的山茶，竟开了四朵白色的鲜花！

啊，清秋活在我壶里了！　（郭沫若：《山茶花》　《花》第13页）

大理的花又多又好。尤其是茶花，如果说云南茶花甲天下，那么，大理茶花就该是盖云南了。

茶花品种之多，达七十余种。什么蝶翅、大紫袍、雪狮子、大玛瑙、童子面、恨天高……啊，不是记忆力好的园艺家，谁能记得清它们的称号，辨得出它们的容颜呢！花朵之大，有直径达七寸者。颜色有紫、有白、有粉、有红……接枝后，一株树上可开出数千朵五彩缤纷的花朵来。丽江还有上千年的万朵茶呢。尤其是大红的茶花，老远就把人的眼睛、人的心魂都吸住了。盛开时，火焰般地满树通红。假使孙悟空再现，定以为这儿是火焰山了。　（曹靖华：《洱海一枝春》　《飞花集》第269页）

究其实这还不是最深的春色。且请看那一树齐着华庭寺的廊檐一般高、油光碧绿的树叶中间托出千百朵重瓣的大花，那样红艳，每朵花都象一团烧得正旺的火焰。这就是有名的茶花。不见茶花，你是不容易懂得“春深似海”这句诗的妙处的。　（杨朔：《茶花赋》　《杨朔散文选》第208页）

有一个早上，突然发现一朵鲜艳的花儿被碰掉了，心里觉得很可惜。我把她拾起来，放在原来的花枝上，借着周围的花叶把她托住。经过了二十天的时间，她还没有凋谢。这是多么顽强的生命力啊！当时我写了一首小诗，称颂这朵山茶花：

“红粉凝霜碧玉丛，
淡妆浅笑对东风。
此生愿伴春长在，
断骨留魂证苦衷。”

她的粉红色花瓢，又嫩又润，恍惚是脂粉凝成的；衬着绿油油的叶子，又厚又有光泽，好象是用碧玉雕成的；一株小树能开许多花朵，前后开花的时间可以持续两个月。她似乎在严寒的季节，就已经预示了春天的到来；而在东风吹遍大地的时候，她更加不愿离去，即便枝折花落，她仍然不肯凋谢，始终要把她的生命献给美丽的春光。这样坚贞优美的性格，怎能不令人感动啊！（邓拓：《可贵的山茶花》《邓拓散文》第113页）

你见过山茶花吗？

真是美极了。有红的，白的，粉红的，紫的，墨色的，等等。有的一株树上就有好多种颜色，甚至一朵花上就彩色缤纷。譬如山茶的白吧，那是怎样的白啊！象高山飞瀑溅出的水片一样晶莹、一样清凉入人心脾，但它又不会刹那消失，难于把握，而是静静地逞在你眼前，让你叹赏个够。再如那墨茶，如果以为是一团墨，那就大错特错了，那是丽日下千尺清潭的深沉，带着波光，又带着阳光。那粉红的呢？也许只有九天的织女用早晨的红霞和晴午的白云彩在天机上织成的轻绡，才可比拟吧……山茶花的花形也很美。有潇洒地舒展着单瓣的，也有重瓣的，有叠成六角形或八角形的，大小疏密排列得很有致。即使闭上眼，你还是会感受到。啊，美啊……（李华岚：《山茶花》《花》第18页）

古往今来，多少文人墨客，所见山茶者，无不吟诗作赋，赞赏不绝，其中最为有名的莫过于明代谪滇状元杨升庵“绿叶红英斗雪开，黄蜂粉

蝶不曾来，海边珠树无颜色，羞把琼枝照玉台”的诗句。

云南山茶品种繁多，不同品种各具特色：有排列整齐、玲珑剔透的“通草片”，有如松球张鳞、软枝大红的“松子鳞”，有如雄狮昂首、分心卷瓣的“狮子头”，有如雪撒红绸、红白相间的“大玛瑙”，有叶阔枝壮、花大逾碗的“大理茶”，有淡妆浅抹、风韵别致的“粉牡丹”，有大红闪亮、光艳夺目的“张家红”，还有那银红透亮、绰约多姿的“昆明春”、“银红珍珠”、“柳叶银红”……在百花凋残、万木休眠之时，山茶却争相竞放，各显异彩。盖除夕临春之际，更是满树皆红，灿如织锦，一眼望去“若火齐云锦，烁日蒸霞”，瑰丽之景，正如明末担当所描绘的：“冷艳争春喜灿然，山茶按谱甲于滇，树头万朵齐吞火，残雪烧红半个天。”（施忠民：《云南山茶甲天下》《花》第22页）

最难忘记的，
是微风十月的秋山里，
飘荡着的
标致的蓝布小围裙，
那正是洁白的山茶花，
杂着红叶，斑斓地
掩映在青松林里的时节，
金色朝阳，
已经布满了林间，
花片上的露珠还滴。
谁最美丽？
是含露的山茶花
是花下的人的微笑
还是人的情意？
（周立波：《可是我的中华》《新诗选》第二册第631页）

兰　花

中有兰二本，各大丛合抱：一为春兰，止透二挺。一为冬兰，花发十

穗，穗长二尺，一穗二十余花，花大如萱，乃赭斑之色，而形则与兰无异；叶比建兰阔而柔，磅礴四垂，穗长出叶上，而花大枝重，亦交垂于旁，其香盈满亭中，开亭而入，如到众香国中也。（徐宏祖：《徐霞客游记》下册第791页）

沅州上游不远有个百燕溪，小溪谷里生芷草，到如今还随处可见。这种兰科植物生根在悬崖罅隙间，或蔓延到松树枝丫上，长叶飘拂，花朵下垂成一长串，风致楚楚。花叶形体较建兰柔和，香味较建兰淡远。游白燕溪的可坐小船去，船上人若伸手可及，多随意伸手摘花，顷刻就成一束，若崖石过高，还可以用竹竿将花打下，尽其堕入清溪里，把花捞起。除了兰芷以外，还有不少香草香花，在溪边崖下繁殖。（沈从文：《虎雏再遇记》第14-15页）

抗日战争时期，我走上西北高原，在万山丛中，黄土大路上，最引我惊诧的是苍劲的马兰。一簇簇马兰生长在黄土大路中间和道路旁边，尽管马蹄践踏，车轮滚压，马兰草依旧毅然在生长着，蓝茸茸带紫纹的马兰花开得仍然茁壮，仿佛并未把灾难放在眼里，显出无比的斗志。我虽然不象儿童时期想用它编马蛇子或做叫子，却禁不住暗暗想——马兰的生命力多强啊！它不但坚韧，而且无畏！马兰，使我更爱了，也更敬仰了。贫瘠的高原，仿佛满山遍野生长着苍劲的马兰，蓝茸茸又带紫纹的花展现出欣悦的喜气，高原的精神最清明富饶。（师田手：《马兰花》《人民文学》1963年第7、8期）

我住的院子里，核桃树和海棠红之间生着一簇马兰。春天蓬蓬勃勃生长起来，苍劲得可爱。海棠红开得红艳满枝，三棵小桃红粉嫩妖娇的小花也锦团似地耀耀发光，核桃花恰如杨花一般撒得满地，微风吹拂，芬芳扑鼻，蜂蝶争飞，自然引来许多孩子。孩子们折枝采花捉蜂扑蝶之余，却看上了那簇马兰，把它扯得稀烂。这么一簇马兰，那么多的孩子，扯起来，还了得。于是，我不得不加以保护，孩子们来扯，我耐心说服，说服不了，不惜申斥，这样，来扯的就少了。没几天，马兰又生长得蓬蓬

勃勃，依旧苍劲得可爱。海棠红和小桃红花谢了，满地落红，跟枯死发黑的核桃花相伴，似报春已将去。不知什么时候，蓝茸茸又带紫纹的马兰花开了。美吗？并非不美，却不艳丽，送春迎夏，别具一种风韵，我更喜爱。（师田手：《马兰花》《人民文学》1963年第7、8期）

忽然有一天，这一丛丛的绿叶中间竟标出一枝又一枝管状的花茎来，长约尺余。三数天后，这些花茎的顶端突然爆开。每一枝爆开几条裂缝。每一条裂缝里就钻出一朵花蕾。每一个花蕾有小指头那么长大，红通通的，映着阳光闪闪烁烁。虽未开花，那气势已经很不凡了。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壮丽、热情的兰花！每一枝开出四朵，一盆十几朵，颤巍巍的压得花茎都几乎弯了。兰花向来被认为娇弱，但是它却那么豪迈奔放，大刀阔斧。不开则已，一开就势不可当！你简直可以听得见它毕剥怒放的声音。花瓣是殷红色的，雄蕊黄，雌蕊白，使人想起那是一朵朵烈焰的化身！花体呈喇叭状，每簇四朵分别向着东南西北四个方向，使人想起那是一群群小小的军乐队，正合奏着一首首雄浑的交响乐。而在那遥远的白云下、高山旁，英雄的部队正昂首前进，……试着把这些花朵举起来，又多么象一个个注满了蜜汁的酒杯啊！（紫风：《花的火焰》《樱桃和茉莉》第241-242页）

那么，当每年第一阵春风吹过大海、轻拂珠江的时候，是谁最早发现了东皇的消息呢？是墨兰中的“鹦鹉”。早春二月，它那红黑色的花瓣就象枝头展翅的鹦哥一样开放了，往往迎着霜雪，一枝盛开二十多朵。接着，宽叶子的春兰次第开花。春兰的花期可以陆续开到夏末，其中以白色的墨兰（白墨）最为名贵。兰圃接待室的“象牙白”，是春兰的一种，花瓣白若羊脂，形若象牙，洁白透明，玲珑剔透，它使人想起舞台上著名演员丰腴而极有表情的“兰花手”。

兰圃的兰花，虽不至“滋兰九畹，树蕙百亩”，也有万余株。它们大都来自高山丛林中南风通畅、地下流泉的场所，“寻芳”的人们常常要攀高山，钻丛林，踏危石，才找得到心目中的名花。但是，在没有开花的时候，单凭叶子是很难辨认兰的品种的。而开花期又不宜移植。君不见

南岳衡山和福建五夷、丹霞、罗浮……凡有兰草处，清一色的婀娜绿衣，除了有经验的专家，谁能辨认出哪是秋香墨兰，哪是金丝马尾？这大约也就是兰花名种繁殖的困难之一吧？但又不然，兰圃春浓，名种确然不少。它们并不全是专家的杰作，却是友谊的结晶。请看，美丽的兜兰来自印尼，花期长达二、三个月；轮波之花来自日本，叶子绿中夹着淡金色，花瓣低垂，有若美人垂首。还有来自美国的"飞燕"、"蝴蝶"……朋友们送来了兰花，也送来了象兰心那样长久不改的情谊。（何小平 吴其琅：《兰圃天香》《旅游》1979年第1期）

兰若生春夏，芊蔚何青青。幽独空林色，朱蕤冒紫茎。迟迟白日晚，袅袅秋风生。岁华尽摇落，芳意竟何成！（陈子昂：《感遇·其二》《历代诗歌选》第319页）

杜鹃

这是淡紫色的花，名叫美丽杜鹃。这是花冠钟形白色，兼具紫色斑点的花，名叫常丽杜鹃。倒悬岩畔而生长的惟丽杜鹃，其花是淡玫瑰色的。皱叶杜鹃的花，淡粉红色，小萼。正在盛开的承先杜鹃，花黄色，极明亮。长蕊杜鹃开白花，香味浓，花管基部细如管形，雄蕊十余本伸出管外。

这些杜鹃，是峨眉山的特产。它们与一般的映山红不相同。它们不只是红色，而且有紫、黄、玫瑰和白色诸色，映山五彩斑斓。它们是最名贵的观赏植物，与峨眉的报春花、珙桐花齐名于世界。（徐迟：《直薄峨眉金顶记》《徐迟散文选集》第259页）

花圃里，栽着各种名贵的花：牡丹、芍药、月季、玫瑰……然而，它们都被另一种花的美丽所淹没了。

那是一株杜鹃花。她栽在盆里，盆端放在一个腰鼓形的石凳上，石凳立在花圃中央。粗壮的枝干上，是一层翠绿的叶片；再往上，是上百朵五瓣的杜鹃花簇拥在一起，嫣红嫣红，象喷吐的火焰，象燃烧的云霞，象飘舞的红绸。老远看到，眼睛一亮，心头一热，就会情不自禁地赞叹。

啊，真美！

花圃四周围着许多人，看不够似的，不愿离去。（李华岚：《花圃的杜鹃》《花》第186页）

黄山之春，繁花似锦，幽雅静谧，真是个美妙无比、奇葩荟萃的天然大花圃。黄山杜鹃是这个花圃中的名门望族，不仅色彩鲜艳，而且遍及诸峰，从初春一直开到盛夏。它的花初为深红，继而粉红，后因日晒水淋关系，逐渐褪为白色始凋落。黄山杜鹃习生于高峰岩隙间，坚韧耐寒，根部盘石而生，加之蕾多花盛，在葱茏的树木掩映下，显得格外清新秀丽。（周吾：《春染黄山分外娇》《黄山散记》第35—38页）

神农架锦绣千里碧，五月深山杜鹃红。春夏之际，在神农架主峰周围，在挺拔翠绿的冷杉林下，盛开着一团团鲜红明艳、皎洁无瑕的杜鹃花，就象给老神农的颈项上围着一条五彩缤纷的锦带。微风拂来，翻腾着鲜花的波涛；阳光照射，放射着夺目的光彩。

杜鹃花是我国的名花之一，种类繁多。据统计，全世界共有八百多个品种，我国就有六百多品种。在神农架，生长着各种各样的杜鹃花，有迎风怒放、香飘云天外的香雅杜鹃，有形似喇叭、昂首向上的喇叭杜鹃，有红里透白、面带羞涩的红晕杜鹃，有花瓣奇特、花蕊突出的长蕊杜鹃，此外，还有满山红、照山白、映山红等共二十多种。（柏梁真　陈连生：《神农架的红杜鹃》《解放日报》1980年5月24日）

樱　花

我看樱花，往少里说，也有几十次了。在东京的青山墓地看，上野公园看，千鸟渊看……在京都看，奈良看……雨里看，雾中看，月下看……日本到处都是樱花，有的是几百棵花树拥在一起，有的是一两棵花树在路旁水边悄然独立。春天在日本就是沉浸在弥漫的樱花气息里！

我的日本朋友告诉我，樱花一共有三百多种，最多的是山樱、吉野樱和八重樱。山樱和吉野樱不象桃花那样地白中透红，也不象梨花那

祥地白中透绿，它是莲灰色的。八重樱就丰满红润一些，近乎北京城里春天的海棠。此外还有浅黄色的郁金樱，枝花低垂的枝垂樱，“春分”时节最早开花的徒岸樱，花瓣多到三百余片的菊樱……掩映重叠、争妍斗艳。（冰心：《樱花赞》《雪浪花》第146页）

这时我忽然看到，山路的两旁，簇拥着雨后盛开的几百树几千树的樱花！这樱花，一堆堆，一层层，花象云海似地，在朝阳下绯红万顷，溢彩流光。当曲折的山路被这无边的花云遮盖了的时候，我们就象坐在十一只首尾相接的轻舟之中，凌驾着骀荡的东风，两舷溅起哗哗的花浪，迅捷地向着初升的太阳前进！（冰心：《樱花赞》《雪浪花》第148页）

鲁迅先生在《藤野先生》一文中说：“上野的樱花烂漫的时节，望去确也象绯红的轻云。”只用了一句话就把樱花形容得令人无限向往。作者到日本后的第一个星期天，就约了三五同伴，前往上野公园观赏樱花。果然是一片片、一排排、一簇簇，数不清盛开的樱花，灿烂绯红，有如轻云，有如红雨，有如朝辉，有如晚霞，美不胜收。

最美的要算是八重樱。每当八重樱开放的时候，日本有关方面，都要在东京的新宿公园举行樱花欣赏会。真是花飞、花舞、花落，有如花海，从远处看去象是无边无际的花云。据日本朋友说，新宿公园是东京樱花最集中的地方之一，共有三十四个品种，一千八百余株，集全国的双瓣、单瓣樱花的大成。八重樱尤为突出，一朵朵重重迭迭的花瓣，分外娆艳。（李连庆：《樱花时节》《花》第123页）

芙蓉

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弥望的是田田的叶子。叶子出水很高，象亭亭的舞女的裙。层层的叶子中间，零星地点缀着些白花，有嫣娜地开着的，有羞涩的打着朵儿的；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又如刚出浴的美人。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这时候叶子与花也有一丝的颤动，象闪电般，霎时传过荷塘的

那边去了。叶子本是肩并肩密密地挨着，这便宛然有了一道凝碧的波痕。叶子底下是脉脉的流水，遮住了，不能见一些颜色；而叶子却更见风致了。（朱自清：《荷塘月色》《散文选》第一册第449页）

大暑过后，正是荷花盛开、莲子飘香的季节。公园里，莲湖中，花若红云，叶如碧波，令人油然想起杨万里那“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咏荷佳句。

荷花，花单生，色白或淡红，花萼片四枚，呈长椭圆形。荷花，又称莲花、菡萏、芙蓉、水芸、泽芝等等。《诗经》中就有“彼泽之陂、有蒲菡萏”的记载。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诗人纵情咏颂荷花。爱国诗人屈原在《离骚》中曾幻想“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大诗人李白曾以荷花表达爱情，他的《折荷有赠》写道：“涉江玩秋水，爱此红蕖鲜。攀荷弄其珠，荡漾不成圆。佳人彩云里，欲赠隔远天。相思无因见，怅望凉风前。”白居易则描绘荷花不轻不幔，不容亵玩的品格：“蔷薇带刺攀应懒，菡萏生泥玩亦难。”另外，诗人或取其清新，或取其艳丽，写过许多秀丽如画的佳句。曹植在《芙蓉赋》中，把荷花推为群芳之首。王勃则特意写了一首《采莲赋》。周敦颐的《爱莲说》，文字不多，却写出了荷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的花中君子姿态。（吕庆怀：《夏日话荷花》《湖南日报》1980年8月6日）

一个雨后的黄昏，我穿过堤岸低垂的柳丝来到清水池畔。这里满池荷花婷婷玉立，阵阵清香，沁人心脾。我在一块青石上坐下，细细观赏：花儿红白相间，垂露欲滴，皎洁无瑕。怒放的，嫩蕊摇黄；含苞的，娇羞欲语。一对对蝴蝶扑扇着双翅，落在绽开的花蕾上。那圆大若盘的荷叶，沾着晶莹透亮的水滴，微风荡过，犹如滚动着串串明珠……（徐廷华：《荷花锦》《彩贝》第63页）

荷花，磊落大方，别有丰采。每当我看到荷花时，就想起了杨万里的诗句：“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我爱荷花，所以这诗句

使我往往不能遗忘。

荷花的独特的伞状叶子，正面碧绿，反面粉绿，有的田田浮在水面，有的亭亭凌于碧波之上，相互簇拥，不蔓不枝。远看，犹如翻滚的绿波，激昂跌宕，神为之爽；近看，又象片片翠玉，经过名工巧匠的精心雕琢，透明闪光，使你感到柔润清凉。特别是那刚刚冒出水面的嫩叶，紧握着绿色的小拳头，显示着生命力的坚强。小鱼喜欢在这新叶下游嬉，蜻蜓也爱围绕着新叶飞翔……（陈述：《荷花小记》《人民日报》1961年7月25日）

浮香绕曲岸，圆影覆华池。常恐秋风早，飘零君不知。（卢照邻：《曲池荷》《唐人绝句精华》第2页）

东林北水塘，湛湛见底清。中生白芙蓉，菡萏三百茎。白日发光彩，清飙散芳馨。泄香银囊破，泻露玉盘倾。我慙尘埃眼，见此琼瑶英。乃知红莲花，虚得清净名。夏萼敷未歇，秋芳结才成。夜深众僧寝，独起绕池行。欲收一颗子，寄向长安城。但恐出山去，人间种不生。（白居易：《东林寺白莲》《庐山历代诗选》第52页）

素藕多蒙别艳欺，此花真合在瑶池。还应有恨无人见，月晓风清欲堕时。（陆龟蒙：《白莲》《唐人绝句精华》第261页）

杨柳回塘，鸳鸯别浦，绿萍涨断莲舟路。断无蜂蝶慕幽香，红衣脱尽芳心苦。　　返照迎潮，行云带雨，依依似与骚人语：当年不肯嫁春风，无端却被秋风误。（贺铸：《芳心苦》《宋词赏析》第92页）

纤弱的睡莲花儿
从湖中茫然探首仰视，
月儿在空中向她招呼，

露出淡淡的失恋样子。

她羞愧地又把她的头儿
沉入到湖波之中——
她看到：在她的脚边，
映着月儿的憔悴的面容。

（〔德〕海涅：《新诗集·序诗》 《新诗集》第14页）

菊 花

近日趁菊花初放，我访问了“娄园”。走进幽静的庭院，穿过一条小路，迎面出现一座九层的金峰菊塔。一片绿叶扶托着点点小菊，万紫千红，灿若繁星。

数千盆菊花，布满了七个展览室。那菊花品种齐全，朵朵争艳，奇容异色，美不胜数。娄园老人陪我们来到“仰止庐”。这里，盛开着全园名贵的品种，菊香袭人，布景清雅。看那“金牡丹”，金黄色的花朵密抱如绣球；菊中绝品的“主帅红旗”，花瓣外金内朱，如初升的朝阳；还有“美人鬓发”，巧似少女的鬓发，弯卷蓬松；有的花又如层层银簪，围绕着金黄娇嫩的花芯，有的花尖端怒放，龙翔凤舞，洒脱异常。娄园老人兴致勃勃地指着两株高达丈余的嫁接菊花说，这个命名为“宇宙火箭”的接菊，是近两年试验培植成功的。每年夏至至立秋的时节，利用白蒿嫁接菊苗，三个多月以后，一株能开放出二、三十种姿色不同的菊花。

到了后院的“延龄馆”，看见遍地菊花，满墙诗画，更有“室陈三绝诗书画，菊养千盆色味香”的意境。屋中摆着四盆并蒂菊，更逗引人们的兴致。满枝绿叶，含苞待放，花蕾咧开了嘴，露出紫色艳丽的花瓣。

（孙世恺：《娄园赏菊》 《花》第39-40页）

十一月的一天，我随着观赏“小榄菊花会”的浪潮般的人流，来到有“小柴桑”之誉的菊城。一踏进街口，远远就闻到一股清幽的芳香，随风而来，沁人心脾。抬头望去，大街小巷，几乎家家户户的房门口、凉台上，都种着一盆盆、一丛丛花朵灼灼的秋菊。那金黄的、纯白的、艳红

的、淡紫的、黛绿的丽花，仰着她们那娇态逗人的圆脸，象是在迎着人们粲然微笑；不时还有一簇簇悬崖菊从墙垣上倒垂下来，摇曳着她那婀娜多姿的玉臂，宛如在欢迎远方的来客。这妩媚的笑脸、婆娑的舞姿，又仿佛是在向人们倾诉她的主人对社会主义幸福生活的由衷赞美。（李孟昱：《菊城行》 《花》第51页）

踏进公园，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种极为奇妙壮观的景致。啊！是谁的妙手，把天上片片彩霞摘落下来，飘撒在这满园翡翠之中，在璀璨的阳光下，彩色斑斓，使人目不暇接。难怪许多名画家都爱在他们画菊佳作上标以“霞色”、“落霞”的题款呢！走上前去，那争芳斗艳、仪态万千的繁花，便一个个对你绽开了笑靥。停下你的脚步仔细欣赏一番吧！那迎风飘舞的是小榄传统名菊“嫦娥牡丹”，她凌空舒袖，仿如万里长空翩翩起舞的嫦娥一般飘洒俊逸；那婷婷玉立的“黄海秋月”，恰似明月高照、光泻大地般柔和晶莹；那含羞欲语的“蜜蜡西施”，瓣带蜡光，散发着蜂蜜般的清香。还有那有如微波荡漾、碧水长流的“秋水长天”；色白如玉、花香袭人的“萃香菊”；芬芳馥郁、根叶比蔗糖还甜的“甜香菊”；耀眼金黄、色香兼备的食用菊“黄莲羹”……这朵朵菊花，简直就是一首首抒情诗，使人们强烈地感受到生活是多么美好！ （李孟昱：《菊城行》 《花》第54-55页）

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 （黄巢：《题菊花》 《历代诗歌选》第681页）

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黄巢：《不第后赋菊》 《历代诗歌选》第681页）

插在长颈的虾青瓷的瓶里，
六方的水晶瓶里的菊花，
攒在紫藤仙姑篮里的菊花，
守着酒壶的菊花，

陪着鳖盏的菊花；
未放，将放，半放，盛放的菊花。

镶着金边的绛色的鸡爪菊；
粉红色的碎瓣的绣球菊！
懒慵慵的江西腊哟；
倒挂着一饼蜂窠似的黄心，
仿佛是朵紫的向日葵呢。
长瓣抱心，密瓣平顶的菊花；
柔艳的尖瓣攒蕊的白菊
如同美人底拳着的手爪，
拳心里攫着一撮金粟。
檐前，阶下，篱畔，圃心底菊花；
霭霭的淡烟笼着的菊花，
丝丝的疏雨洗着的菊花，——
金底黄，玉底白，春酿底绿，秋山 底紫，……

剪秋萝似的小红菊花；
从鹅绒到古铜色的黄菊；
带紫苓的微绿色的“真菊”
是些小小的玉管缀成的，
为的是好让小花神儿
夜里偷去当了笙儿吹着。
大似牡丹的菊王到底奢豪些，
他的枣红色的瓣儿，铠甲似的，
张张都装上银白的里子了；
星星似的小菊花蕾儿
还拥着褐色的萼被睡着觉呢。

（闻一多：《忆菊》　《新诗选》第一册第382-383页）

阳光照耀着田野，
唤醒了野菊花儿；
笑了一笑，伸了伸腰，
她们互相瞧了一瞧。
风儿抚摸着她们，
把花瓣儿轻轻地摇着，
曙光用那芬芳的甘露
给她们干干净净洗了个澡。

她们自在逍遥，
她们摇摇摆摆，
突然，野菊花儿颤抖了一下，
都对着一个女伴儿转过身来。

这位小姑娘不是白色的，
和别的野菊花儿不一样；
所有的野菊花儿，真象野菊花儿，
披着一身洁白的衣裳。

所有的野菊花都象雪一样白，
只有她穿着鲜血似的红妆。
整个的田野围在她的身边。
“你怎么变成了这个模样？”

（〔苏〕嘉里尔：《红色野菊花》
《外国诗歌选》第324-325页）

水　仙

就水仙花的姿态而论，青翠光润的叶片，亭亭直立的花梗，疏落有致的花序，冰肌玉骨的花瓣，芬芳清幽的香气，哪一样不令人感得可爱？

别的花都要种在污浊的泥里才能生活，它可以种在清洁的水里，衬着晶莹的白石，盛在精致的瓷盆里，那竟是脱尽凡态俗骨的，无怪古人要以凌波仙子来比它了。（贾祖璋：《水仙》《散文选》第二册第643页）

正当我满心喜悦期待开花的时候，另一位朋友的经验之谈却给我浇了一瓢冷水。她认为水仙是在冬月开花，误了花期，就怕不会开花了。我不免又有一着担心。倒是儿子比我有把握，肯定它会开花。果然不差，渐渐地从每一簇叶丛中抽出一株挺立的花茎；茎端结成一个花苞；最后，花苞绽裂，吐出十来朵花儿，象是在花茎梢头撑开的一把花伞。

这两盆水仙摆在向东的窗台上，隔一层玻璃窗迎着太阳的光照，显得格外地生气勃勃。一朵朵粉嫩的小白花在六片花瓣的中心托着一个淡黄色、形如杯的副冠，看上去，宛如"金盏银台"（水仙别名）一般，晶莹可爱。那一片片修长的绿叶又是那样葱翠，确有几分"绿带拖云"的韵致，给人以清新飘逸之感。（张茜：《两棵水仙》《人民日报》1962年5月15日）

今年春节，我在厦门天界峰下的万寿岩看了一次花展。从山下拾级而上，老远就闻到一股花香。是什么花这么沁人？料不到，花展厅里摆的究是一色的水仙！一支支天葱似的花茎，托着一朵朵白瓣黄心的小花，浮在碧玉般的叶片上，象是落在海上的晨星，密密匝匝，团团簇簇，悄悄地竞吐芬芳。单瓣的叫金盏银台，复瓣的叫玉玲珑，名字也雅。特别是用各色的海螺壳或小青瓷盆盛着一掬清水供养的，球茎胚芽经过人工的刻削，叶片有的如勾，有的似剑，花朵儿散开的似漫天飞雪，成串的又如一树春梅，千姿百态，争奇斗妍，叫人不知先看哪一盆好，真是香极了，美极了，春意也浓极了。（宋祝平：《水仙花纪事》《花》第144页）

人们喜爱水仙花，不是没有原因的。水仙花有它独特的风格。从碧玉般的叶子里抽出的花枝，一枝可开七八朵至十余朵花。花的形状

有两种，一种单瓣的，六片白色花瓣向四边舒开，中间长着金黄色的花冠，就象个小酒杯，所以叫“金盏”；另一种复瓣的，卷皱的花瓣层层迭迭，上端素白，下端淡黄，当地叫“百叶”。水仙整洁，过去有人写诗赞道：“不许淤泥侵皓素，全凭风露发幽妍。”今人也有绝句赞道：“含笑春晖暖，千年风韵在。”（陈文和：《水仙花散记》《花》第128页）

牵牛花

瓦盆排列在墙脚，从墙头垂下十条麻线，每两条距离七八寸，让牵牛的藤蔓缠绕上去。这是今年的新计划，往年是把瓦盆摆在三尺光景高的木架子上的。这样，藤蔓很容易爬到了墙头；随后长出来的互相纠缠着，因自身的重量倒垂下来，但末梢的嫩条便又蛇头一般仰起，向上伸，与别组的嫩条纠缠，待不胜重量时便重演那老把戏；因此，墙头往往堆积着繁密的叶和花，与墙腰的部分不相称。今年从墙脚爬起，沿墙多了三尺光景的路程，或者会好一点；而且，这就将有一垛完全是叶和花的墙。

藤蔓从两瓣子叶中间引伸出来以后，不到一个月工夫，爬得最快的几株将要齐墙头了。每一个叶柄处生一个花苞，象谷粒那样大便转黄萎去。据几年来的经验，知道起头的一批花苞是开不出来的；到后来发育更见旺盛，新的叶蔓比近根部的肥大，那时的花苞才开得成。（叶圣陶：《圣陶随笔》第8－9页）

种了这小东西，庭中就成为系人心情的所在，早上才起，工毕回来，不觉总要在那里小立一会儿。那藤蔓缠着麻线卷上去，嫩绿的头看似静止的，并不动弹；实际却无时不回旋向上，在先朝这边，停一歇再看，它便朝那边了。前一晚只是绿豆般大一粒的嫩头，早起看时，便已透出二三寸长的新条，缀着一两张满被细白绒毛的小叶子，叶柄处是仅能辨认形状的花苞，而末梢又有了绿豆般大一粒的嫩头。有时认着墙上的斑驳痕想，明天未必便爬到那里吧；但出乎意外，明晨已爬到了斑驳痕之上；好努力的一夜工夫！“生之力”不可得见，在这样小立静观的当儿，却默契了“生之力”了。渐渐地，浑忘意想，复何言说，只呆对这一墙

绿叶。　（叶圣陶：《圣陶随笔》第 10 页）

牵牛在野地里蔓延，
用自己的脚开辟着道路。
早晨，它张开粉红色的口，
向蓝天唱着无声的歌。

没有芳香，颜色又那样素淡，
它却有着它纯朴的美。

谁把它摘下，就立即枯萎，
它只惯在野地里自由生长。
（严辰：《野花》　《新诗选》第三册第 245 页）

仙人掌

暴虐的海，深沉的海，无际无涯的海……就在大海的怀抱里，崛起一个铁青色的小岛。岛上怪石嵯峨，尘波弥漫，淡水如油。千层万叠的风化岩，记载着贫瘠的岁月。空旷、荒凉、枯燥、单调……蓦然，奇迹般地现出一片片绿油油的叶子。它顽强地、执拗地昂起头来，傲视苍穹和碧海……

这就是你呀，仙人掌！……

呵，仙人掌，在我们伟大祖国漫长的海岸线上，你又有多少兄弟安家落户呢？我曾经在祖国的闽、粤边境看到过你；在南海、黄海漫长的海疆看到过你；在海天迷茫的小岛上看到过你。我也从优美的传说、历史的记载、科学的文献中了解过你。你们，仙人掌科的肉质植物有两千多种。你们有偌多的兄弟姐妹，你们身上的每一块肉扔在土里，都会扎根长叶，繁衍再生。你们或许想把人间变成绿色世界吧？我还在边防哨所、村落和界碑旁，看到你们手牵着手儿，联成绿色的篱笆，用威武的身躯结成屏障。在你们的怀中，抱着锋利的枪刺，正气凛然，守卫着每

寸土，每粒沙。我深深地为你那英姿勃发的身影所感动，真想同你攀谈。请你告诉我，你蓬勃旺盛的生命力、坚韧不拔的斗争精神、舍己为人的高尚风格从何而来？是由于对祖国每一寸土的执着的情爱，还是由于你窥视到了沙层下沉睡的矿藏和赤金？（韩静霆：《仙人掌》《解放军文艺》1980年第6期）

仙人掌科的植物，为了适应干旱的环境，防止水分蒸发，叶便变成了刺。那刺儿的形状，长得千奇百怪。恐怕连刺儿也可供人赏玩的，亦仅此一类植物了。譬如，“鹅毛掌”上长的是鹅黄色的刺，软得象丝绒。“纸刺仙人结”上，长的是扁平雪白的刺，薄如纸，透明似轻纱。华南植物园有一种扁圆形的仙人球，上面匍伏着一只只白“蜘蛛”，原来那“蜘蛛”也是刺儿；兰圃也有同样的品种，不过那“蜘蛛”却是黑色的。有些仙人柱的刺变成细长的白毛，把柱体紧紧裹住。那名“白貂”的，象一条毛茸茸的貂尾；那称做“白云锦”的，毛细而厚；那“白头翁”飘拂着的白毛，活象百岁老人的美髯。这些名字，倒也传神。更奇特的是华南植物园里，有一种仙人球上长的硬刺，三根一组，排列有序，左右两根斜插，象鸟翅，中间一根有钩，如鸟的钩嘴，它的名字叫“鹭”，细看去，可不是一只只鹭鸟啄食的姿态么?!

景天科的肉质植物，大多是供人赏叶的。叶厚多浆，绿如翡翠，晶莹似玉雕。有似绿荷盛开的玉莲；有绿叶上白绒毛铺垫，叶缘缀以朱红小点的七径莲；有似清音宝座的佛座莲等等。还有一种极罕见的趣蝶莲，如果将花盆悬空而挂，远望似一盆莲花，近看盆中下垂的条条绿蔓，尾端都有两片竖起的绿叶，象蝴蝶的双翅，叶下几条气根，象蝴蝶的触须，酷似翠蝶翩翩起舞，生趣盎然。（周毅：《玉树琼花》《旅游》1979年第·2期）

就说品种最多的仙人掌科肉质植物吧！举凡仙人球、仙人掌、仙人柱、仙人结、仙人鞭都属于这一类。人们又依其茎的形状，一一冠以别致的名字。遍体闪烁着象牙般光泽的“象牙球”，可算是名贵的品种了；我在兰圃看到两个广东最大的“象牙球”，用一人抱不过的绿瓷盆栽种

着，它们已经活了半个世纪以上了。据说，在它的故乡，竟有活了一千几百年、需要用一部大卡车才载得下一棵的大“象牙球”哩！有些仙人掌科的植物，茎似驼峰，似白兔，似菊花，似开屏的孔雀，或似半张半合的扇，或如狮子，或象长龙，不一而足。兰圃还有一盆栽培了二十多年的仙人鞭，据说，在广州的同类植物中，数它历史最长了。华南植物园有一盆培育了三十多年的“美丽星球”，更是难得的奇珍异种。它高已盈尺，状如僧帽，淡绿的球上有瓣，呈曲波形，洒满了五彩缤纷的星点。这是五十年代末，一位香港同胞的家属献给华南植物园的。（周敦。《玉树琼花》　《旅游》1979年第2期）

葵　花

你是太阳的儿子，你长得多象太阳呵！圆圆的脸，放射着金色的光芒。太阳给了你生命，太阳哺育你成长。你的心永远向着太阳。不论是春天的风沙，不管是夏日的乌云，或者是秋季的迷雾，都不能使你迷失方向，都不能扭转你的面庞。

你没有艳丽的花瓣、婀娜的身姿，没有缭绕的枝叶、浓郁的香气。你只托一个金色的花盘，着一身朴素的绿装。在蓝天下、阳光里，努力向上，生长着，挺立着。

你身材高，花冠大，花期长，结籽多，这在百花园里、群芳谱中，有哪一种花能与你相比？你的籽粒可以榨油，可供人食，这又有哪些花能与你匹敌？你的种籽越多，越饱满，你越是眼睛向下，低首向地。你不知疲倦地扩大着自己的花冠——结籽面，以便为人们作出更多的贡献。（郭树荣：《向日葵》　《人民日报》1961年7月30日）

一品红

新年前夕，有位同志从郊区进城，带来一盆一品红，说是刚从花圃里移植来的。仔细端详，比花店里摆着的确实不同些，叶子分外翠，花瓣也红得分外艳。

对一品红，我原先并不怎么太欣赏。乍看之下，总觉得它虽然红得鲜明，但那整整齐齐的薄片，竟象用红纸剪出来的，不比菊花和腊梅那

样清雅而又有生气，何况它又并不那么香。

今天，这种感觉却起了变化。倒不是因为它来自城外，比花店里的鲜嫩些；而是它那红光耀眼、充满着生命力的花瓣，顿时使得满屋生春。薄薄的花瓣，远看好象只是“万绿丛中一点红”，近看却红扑扑的连成一大片。不仅那些水仙、海棠黯然失色，腊梅虽赢得三分香，但在它的面前，也不免输却一片红。甚至窗外呼啸着的寒风，似乎也被这鲜红的光彩照得减弱了气势。这一品红呵，真叫人心花怒放，精神焕发。（袁鹰：《一品红》《花》第104-105页）

目前在首都的许多公共场所的休息室和客厅等处，我们差不多到处可以看见一种鲜红美丽的盆花，象烈火一般射出耀眼的红光，它就是一品红。

一品红，又叫万年红。当着北国严寒的日子，万花凋零，此花独盛，点缀着冰天雪地的整个冬季。一直等到春回人间、群芳争艳的时候，它才完成了任务，悄悄地离开了。这种独特的性格，实在是值得赞赏的啊！（马南邨：《一品红》《花》第108页）

海棠

我爱繁花老干的杏，临风婀娜的小红桃，贴梗累累如珠的紫荆，但最恋恋的是西府海棠。海棠的花繁得好，也淡得好；艳极了，却没有一丝荡意。疏疏的高秆子，英气隐隐逼人。可惜没有趁着月色看过；王鹏运有两句词道：“只愁淡月朦胧影，难验微波上下潮。”我想月下的海棠花，大约便是这种光景吧。为了海棠，前两天在城里特地冒了大风到中山公园去，看花的人倒也不少；但不知怎的，却忘了畿辅先哲祠。丫告诉我那里的一株，遮住了大半个院子；别处的都向上长，这一株却是横里伸张的。花的繁没有法说；海棠本无香，昔人常以为恨，这里花太繁了，却酝酿出一种淡淡的香气，使人久闻不倦。（朱自清：《看花》《花》第9页）

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

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李清照：《前调》《宋词选》第185页）

翠叶轻笼豆颗匀，胭脂浓抹蜡痕新。殷勤留著花梢露，滴下生红可惜春。枝间新绿一重重，小蕾深藏数点红。爱惜芳心莫轻吐，且教桃李闹春风。（元好问：《同儿辈赋未开海棠二首》《元诗别裁集》第156页）

木棉

木棉自己奋力上进，但从不妨碍别的花木。它与青松、翠竹和睦地相处着，并且以自己的红花和它们互相辉映。它高大了也坦率，从来不曾以密密麻麻的树冠去独个儿占有阳光雨露。在木棉开花的时候，它连一片树叶也没有。“红花要用绿叶扶”这一句老古话于它来说却是不适用的了。当时令快到炎夏，它自己的花儿即将凋谢，凤凰花和别的一些花儿盛开时，它却长出了遍体绿叶，为别的花朵挡住热风，遮盖烈日。因为木棉的高大去谴责它，那是近乎蛮不讲理的。而发出这种“啧啧”之声的，大抵也都是不求上进、不求变革、随风而倒的墙头草一类。比如“崖姜”，它的资历可谓老矣，少说也有几千年的历史了。但，就是因为不愿意看到后来的缤纷的花朵，不愿意见到促使万物生长的阳光，只是一天到晚躲在山崖陡壁后愤愤不平地妒忌一切新的，留恋所有旧的，到头来至今还只好归属于单细胞的原始植物。（徐刚：《木棉情》《花》第27页）

桃花

六桥桃花争艳，赏其幽趣数种，赏或未尽也。若桃花妙观，其趣有六：其一，在晓烟初破，霞彩影红，微露轻匀，风姿潇洒，若美人初起，娇怯新妆；其二，明月浮花，影笼香雾，色态嫣然，夜容芳润，若美人步月，丰致幽闲；其三，夕阳在山，红影花艳，酣春力倦，妩媚不胜，若美人微醉，风度羞涩；其四，细雨湿花，粉容细腻，鲜洁华滋，色更烟润，若美人浴罢，暖艳融酥；其五，高烧庭燎，把酒看花，瓣影红绡，争妍弄色，若美人晚妆，容冶波俏；其六，花事将阑，残红零落，辞条未脱，半落半留，兼

之封家姨无情，高下陡作，使万点残红，纷纷飘泊，或扑面撩人，或浮尊沾席，意恍萧骚，若美人病怯，铅华消减。六者，惟真赏者得之。（高濂：《苏堤看桃花》《西湖游记选》第173页）

龙华桃花一向出名，它始栽于何年，已难实考。近阅《龙华志》，看到明人黄瑗曾题《游龙华寺》五律一首，诗中有"桃怜齐度马，柳爱共衔卮"句。黄瑗，字纯玉，晋江人，弘治进士。依此推算，龙华种桃，至少已有近五百年历史。到了近代，龙华桃园扩大了种植面积，还引进果桃，如龙华水蜜桃、蟠桃，早已驰名于市。至于观赏桃，品种也有增加，如樱桃、白桃、垂桃、日月桃等。其中日月桃尤为名贵，其花始开时为红色，以后渐渐变成浅红色和白色，在同株桃树上，红白之花奇妙相映，煞是好看。

正因龙华桃花如此鲜艳烂漫，所以历代诗人多有题咏。近人曹钟焌《己丑上巳游龙华》七绝一首，写得较好："龙华寺畔草萋萋，柳绕江村花映溪，十里柳林红不断，画船常滞画桥西。"诗中龙华，令人神往。

然而，在龙华桃花题咏诗中，写得最好的一首，我以为莫过于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在龙华监狱中的佚名题壁诗："龙华千载仰高风，壮士身亡志未终。墙外桃花墙内血，一般鲜艳一般红。"二十八字，血晶铁韵，撼人心肺，是历来咏桃花的诗所不能比拟的。（金晓东：《三月龙华看桃花》《文汇报》1980年4月12日）

三月，正是"吹面不寒杨柳风"的时节。你看，在铺青叠翠的川西平原上，那一片片竹树掩映的人家，美丽极了！不是吗？一树树、一枝枝的桃花，有的斜倚门外，有的探露墙头，明丽鲜妍，灿若云霞，宛如镶在绿满天涯的画屏里。如果你走过墙边和屋外，在花光灼灼、一阵阵细细的嗡嗡声中，一些花瓣会簌簌地落在你的肩头，那是黄蜂在撩动花瓣采蜜。在这时候，我总感到自己沉醉在春天里，从心底禁不住呼喊着："我爱桃花。"

其实，我爱桃花，还由于祖国古代许多优秀文学作品的熏陶，许多生动的历史轶闻的感染。《诗经》有"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的形象描绘，

《史纪》有“桃李无言，下自成蹊”的简单哲理；唐代许多诗人更与桃花有不解之缘；宋代苏轼的“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传情写照，美不胜收。因此，桃花源、桃花渡、桃花林、桃花村……都成了美的感受，美的形象。　（长剑：《桃花》　《四川文学》1979年第11期）

春风满树，
红花满枝，
远观云中彩画，
近看雾中胭脂。

对着池水梳妆，
吻着明亮窗子，
开得迷人，
放得适时。

在小伙子们眼里，
燃一团火炙；
在姑娘们的心里，
拂一缕情思。

桃花呵，美之姣姣，
桃花呵，春之气质：
不迷恋初时的娇艳，
而追求来日的果实！

（石太瑞：《春花集》　《木叶之歌》第137-138页）

野　花

我记得有一种开过极细小的粉红花，现在还开着，但是更极细小了，她在冷的夜气中，瑟缩地做梦，梦见春的到来，梦见秋的到来，梦见瘦的诗人将眼泪揾在她最末的花瓣上，告诉她秋虽然来，冬虽然来，而

此后接着还是春，蝴蝶乱飞，蜜蜂都唱起春词来了。她于是一笑，虽然颜色冻得红惨惨地，仍然瑟缩着。（鲁迅：《秋夜》《鲁迅全集》第二卷第162页）

说起野花，也是海岛上的特色。春天有野迎春；夏天太阳一西斜，漫山漫坡是一片黄花，散发着一股清爽的香味。黄花丛里，有时会挺起一枝火焰般的野百合花。凉风一起，蟋蟀叫了，你就该闻见野菊花那股极浓极浓的药香。到冬天，草黄了，花也完了，天上却散下花来，于是满山就铺上一层耀眼的雪花。（杨朔：《海市》《杨朔散文选》第182页）

那长在树木上的粉红色的莲花，比池塘中的莲花大好几倍，仿佛是树上挂着的无数灯笼，真象是喜庆的节日到了。

另一种花，枝干很细，许多地方呈现着象是烧焦了的黑紫色，虽然枝杈繁茂，却不知为什么，我对它的枝干总有梅花的感觉，可是枝头开放着的却完全不是梅花，而是一个个小绿球，小球绽开，里面是由五朵——八朵小黄花组成的花。说它象绣球花吧，朵儿又没有绣球花大；更不同的是，它是木本的，在森林中和高可参天的大树在竞争着生长。

还有一种花，叶子很茂盛，象玫瑰花那样长着刺，花却完全是另一回事，一朵花象是四、五条小谷穗，迎着蜜蜂的飞舞在空中摇曳。

这些花树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种象石楠的花，每一朵由几个小喇叭形的花组成，但是这种小花并不小，它们组成的大花，每一朵都有战士的拳头大。石楠花在昆明是不奇怪的，不过这种“石楠花”不是生长在花盆里的东西，每株有二、三十米高，每棵树身要两三个人才能合抱，一棵树有几百朵花，成千棵树生长在一起，远看就象是一片火海。（苏策：《花》《花》第86-87页）

在西双版纳的土地上，有一种默默无闻的小花，博得了人们的尊敬和赞赏。

这种花，不象凤凰花那样喜欢在干湿两季交替的四、五月争妍斗艳，以娇艳、火红的色彩博得过路人的喜爱；也不象糯莎斑茹花那样用

扑鼻的芬芳，从空中向四处播散，用那草绿色的花瓣和固有的美赢得姑娘们的青睐；更不象长蕊合欢那样，喜欢开放在村前寨边，以那玫瑰红的花蕊，叫人们倍加赞赏。这种花，傣语叫糯蝶罕，是“金蜡条花”的意思。她是一种鳞茎草本植物，叶片扁平修长，深绿色，如同鲜嫩的兰草，花瓣粉红，花柄圆长形，当她盛开的时候，就象一根细长的、点燃的蜡条一样熠熠发光。

糯蝶罕花有一个可贵的特点：她不喜欢开放在村前寨边、竹楼周围，而喜欢开放在悬崖峭壁上。平时，她并不开放，或者开放得不怎么整齐、鲜艳。可是当暴风雨即将来临的时候，她就抖擞精神，盛开怒放；而等暴风雨过后，她就开放得更加整齐、更加鲜艳了，每一丛都能开出成百朵花。成百成千的花丛开出的糯蝶罕花，就象成百成千团烈火，映红了悬崖峭壁，映红了深山老林。当你从高山之巅鸟瞰的时候，这成百成千的花丛如同一条条火龙在飞舞。傣家人喜欢这种花，尊敬这种花，赋予了她形象而生动的名字，又叫她风雨花，意思是说，她是迎着风风雨雨开放的花。（征鹏：《风雨花赞》《人民日报》1980年7月19日）

蒲公英当初是不大愿意被迁移的，它紧紧扒住了根旁的土地，因此好象受了很大的伤害，一定让人以为它枯死，可是过了一个时期，又眼看着有了生气，过了二年居然开出美丽的花来了。原以为蒲公英是始终趴在地上的，没想到移到土壤松软的菜园之后，完全象蔬菜一样，绿油油的嫩叶冲天直上，真是意想不到的。（〔日〕壶井荣：《我的百花故事》《外国散文选》第558页）

我们泛舟悠悠前行，只见荬菜花。那没有穿上绿装的树木的花，争妍斗丽，密密麻麻，在前面空中形成了一顶网子，那里头有榛子树的荬菜花，有早春杨柳树的嫩黄的幼芽儿，还有野樱花的百样蓓蕾和硕大的已经半开的花儿。这些没有穿上绿装的树木的枝条，真是俏丽多姿而又腼腆动人，似乎比羞答答的女郎更觉可爱！（〔苏〕普里什文：《林中水滴》《外国散文选》第224-225页）

从这层果壳下面，一支瑞香好容易钻到世界上来，争得了自由，盛开着小小的紫红花朵。这支春天最早开放的花儿的花室，果然十分柔韧，不用小刀是折不断的，不过也好象没有必要去折它。这种花远远闻去异香扑鼻，有如风信子，但移近鼻子，却有一股怪味，比狼的臊气还难闻。（〔苏〕普里什文：《林中水滴》《外国散文选》第221页）

榛子树和赤杨树还在开花，它们的金色的花穗现在还被小鸟惹得降下烟雾来，但是事情已不在它们身上了：它们活着，但是它们的时日过去了。现在满目都是星星一般的蓝色的小花儿，娇俏妩媚，令人叹赏，偶尔也会遇见瑞香，一样有惊人的美色。（〔苏〕普里什文：《林中水滴》《外国散文选》第239页）

巨石临空高悬在曲折的路上，
仿佛是当它从山顶往下飞滚
安拉却把它突然搁置在半空；
而今它身上长满了绿草和荒榛；
有一棵难忘的小花不怕它坍塌，
靠巨石的庇护，躲避着骤雨狂风，
安然地生长在它的阴影之下，
暑热中，把头垂向细弱的长茎！——
多么诱人啊，比在寒冷的夜晚
柔情女郎的蓝眼睛还要诱人！……

（〔俄〕莱蒙托夫：《伊斯梅尔——贝》《莱蒙托夫诗选》第330页）

春天到来的时候荒野的山岩上
寂寞的毋忘草孤独地开着花朵，
尽管是狂风吹着它，暴雨打着它，
山岩仍然象往常一样地屹立着；
但美丽的小花不复在山上闪烁，

它已经被狂风吹坏、被冰雹打落。

（〔俄〕莱蒙托夫：《绝句》
《莱蒙托夫诗选》第97页）

其 它

石榴有梅树的枝干，有杨柳的叶片，奇崛而不枯瘠，清新而不柔媚，这风度实兼备了梅柳之长，而舍去了梅柳之短。

最可爱的是它的花，那对于炎阳的直射毫不避易的深红的花。……单那小茄形的骨朵已经就是一种奇迹了。你看，它逐渐翻红，逐渐从顶端整裂为四瓣，任你用怎样犀利的剪刀也都剪不出那样的匀称，可是谁用红玛瑙琢成了那样多的花瓶儿，而且还精巧地插上了花？

单瓣的花虽没有双瓣的豪华，但它却更有一段妙幻的演艺，红玛瑙的花瓶儿由希腊式的安普剌变为中国式的金罍，殷、周时古味盎然的一种青铜器。博古家所命名的各种锈彩，它都是具备着的。

你以为它真是盛酒的金罍吗？它会笑你呢。秋天来了，它对于自己的戏法好象忍俊不禁地，破口大笑起来，露出一口的皓齿，那样透明光嫩的皓齿，你在别的地方还看见过吗？（郭沫若：《石榴》《花》第10页）

在这些植物中间，常常隐隐地现出由两片浅红色的花瓣所组成的花朵。在浓郁的橡胶树下面，这些比米粒大不了多少的花儿，看起来就象是夏夜黄昏时节的飞萤。它们立在细嫩的花茎上，是准备往外飞的样子。荫深的叶影使它们幻想以为这就是深夜，以为此刻它们就可以飞出去吸取露珠。多么天真和幼稚的花儿啊！但它们却有一个相当不平凡的名字——虎刺梅。老虎，身上还长了刺，多吓人！和它们成为鲜明对照的是蟹爪莲。它们也是隐伏在这些热带植物的枝叶下面。这种亚热带的花儿，名字并不怎么响亮，但是开出来的花朵可有点骇人。两串灯笼般的大红花从一个茎子上分杈开来，张牙舞爪地向前伸去，活象公蟹的一对前爪。它们想攫取些什么东西呢？谁也说不出来。但它们那副虎视眈眈的样儿，和虎刺梅那种跃跃欲飞的神情相映成趣，顿时给了

这个静止的原始"森林"以生命——而且还似乎是具有战斗性的生命！
（叶君健：《花》　《花》第75-76页）

不知道由于什么缘故，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在我故乡的那个城市里，几乎家家都种上几盆夹竹桃，而且都摆在大门内影壁墙下，正对着大门口。客人一走进大门，扑鼻的是一阵幽香，入目的是绿蜡似的叶子和红霞或白雪似的花朵，立刻就感觉到仿佛走进自己的家门口，大有宾至如归之感了。

我们家的大门内也有两盆，一盆红色的，一盆白色的。我小的时候，天天都要从这下面走出走进。红色的花朵让我想到火，白色的花朵让我想到雪。火与雪是不相容的，但是这两盆花却融洽地开在一起，宛如火上有雪，或雪上有火。我顾而乐之，小小的心灵里觉得十分奇妙，十分有趣。　（季羡林：《夹竹桃》　《人民文学》1963年第1期）

然而，在一墙之隔的大门内，夹竹桃却在那里静悄悄地一声不响，一朵花败了，又开出一朵；一嘟噜花黄了，又长出一嘟噜；在和煦的春风里，在盛夏的暴雨里，在深秋的清冷里，看不出什么特别茂盛的时候，也看不出什么特别衰败的时候，无日不迎风弄姿，从春天一直到秋天，从迎春花一直到玉簪花和菊花，无不奉陪。这一点韧性，同院子里那些花比起来，不是形成一个强烈的对照吗？

但是夹竹桃的妙处还不止于此。我特别喜欢月光下的夹竹桃。你站在它下面，花朵是一团模糊；但是香气却毫不含糊，浓浓烈烈地从花枝上袭了下来。它把影子投到墙上，叶影参差，花影迷离，可以引起我许多幻想。我幻想它是地图，它居然就是地图了。这一堆影子是亚洲，那一堆影子是非洲，中间空白的地方是大海。碰巧有几只小虫子爬过，这就是远渡重洋的海轮。我幻想它是水中的荇藻，我眼前就真地展现出一个小池塘。夜蛾飞过映在墙上的影子就是游鱼。我幻想它是一幅墨竹，我就真看到一幅画。微风乍起，叶影吹动，这一幅画竟变成活画了。　（季羡林：《夹竹桃》　《人民文学》1963年第1期）

从天池起步，攀登座座峻峭的山峰，一到“雪线”附近，猛然发现，朵朵鲜花挺立在寒风中，给冰雪世界增添了春色，这就是被叫作“高山玫瑰”的雪莲。雪莲很象湖中莲花，茎高四十至七、八十厘米，叶子似芭蕉，呈淡绿色。花盘冰雪般晶莹洁白，大瓣层叠，中间长着细丝状的紫红色和橙色花蕊，一朵花有碗口大。采摘一棵，挪近鼻子一闻，哟，一股秋菊似的幽香袭来，顿觉神清气爽。据行家介绍，雪莲“秉性”坚强、泼辣，不象“家花”牡丹之类那样娇气、要人“服侍”、需要优裕条件。它单单生长在气候严寒、土质贫瘠的冰山雪岭上，每年盛夏开花，一直开到深秋，不畏冰雪，即使在雪花纷飞中，照样吐苞放瓣，敢于同雪花争艳，最终与茎同枯而不落。翌年又从根部萌发，年复一年，繁衍生息。在新疆各族人民心目中，雪莲成了“坚强”的同义词，同“岁寒三友”——松、竹、梅媲美，广为传扬。（成一　赵昌春等：《仙境瑶池——天池》《丝绸之路漫记》第256页）

杏花和春雨有不解之缘，陆放翁的“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说明了两者的关系。人们提到杏花，脑海中自然会出现：江南三月，春雨蒙蒙，杏花冒雨迎人这样一幅令人遐想不已的春意图。

杏的花期在象征早春的梅花之后，因而伴着杏花的是正浓的春意。李清照所说的“买得一枝春欲放”，大概便是杏花。杏花的构造和桃、梅相仿，花瓣也是五枚，据说有六枚的，而这种花所结的实中的仁，必定是两枚且有毒。含苞待放时的杏花，呈鲜红色，开后逐渐转白，等到变成纯白时，就快要落英缤纷了。（吴德铎：《杏花春雨江南》《花》第90页）

每当阳春三月，大自然给人们带来美妙的春色时，在祖国的大地上，便可以看到纷纷扬扬、赛似白雪的杨柳花。

我爱我们淮安家乡的杨柳花。她远没有牡丹那样雍容华贵，也没有秋菊那样清丽高雅。她只不过象那些不引人注目的小麦花花、高粱花花一样，平凡素净，质朴无华。

我更爱我们淮安家乡特制的杨柳花。她不仅保持着大自然里杨柳

花平凡和质朴的容颜，而且倾注了淮安人悠悠无尽的遐思，寄托了淮安人绵绵不绝的深情。

儿时，每当春风吹绿大地，我们一群顽皮的孩子，常常会信手攀来一束刚刚吐芽的杨柳枝条，轻轻剥去枝头嫩皮，然后连皮带叶向另一端抹去，立刻就能做成一支枝干雪白、花朵墨绿的杨柳花——这便是我们淮安家乡的一种特制的杨柳花。（朱国瑾：《杨柳花》《花》第190-191页）

稻花有点象丹桂，只有半粒米那样大，却异常精致。在"晾花"时期，向着午间的太阳，它开得象个小银铃，挂在穗上，颤颤巍巍，十分动人。微风过处，似乎还有一股沁人心脾的香气扑鼻而来。（杨石：《禾苗篇》《岭南春》第73页）

那是在玫瑰花盛开的季节，我和几位同志相约去访玫瑰之乡——庄浪河畔的永登县苦水公社。我们清晨出发。当离这个公社还有十里多路的时候，就闻到了阵阵随风飘来的沁心的玫瑰香。清香促使我们加快了步子，爬过最后一个高坡，面前豁然出现了一个玫瑰花的世界。你瞧，依山、傍水、滨渠、夹路，到处是丛连丛、片挨片的玫瑰树，枝繁叶茂，郁郁葱葱。翠枝上，盛开的玫瑰花，红如云霞。我们扑进玫瑰园，清香沁满胸肺，令人心旷神怡。我们围着一丛丛、一丛丛的玫瑰花，象穿飞于花朵间的蜂蝶，闻香观色。这是一幅多么灿烂的天然锦绣图，殷红的花朵似绒绣，花瓣上闪亮着晶莹的露珠，那清香就从那俏丽的瓣层间吐放出来。我不是诗人，但这时却有一股诗情冲激在胸间。啊，玫瑰乡，你是如花似锦的祖国衣襟上一颗明珠！（谢冰南：《玫瑰乡之行》《甘肃日报》1977年11月20日）

扫墓时候所常吃的还有一种野菜，俗名草紫，通称紫云英。农人在收获后，播种日内，用作肥料，是一种很被贱视的植物，但采取嫩茎瀹食，味颇鲜美，似豌豆苗。花紫红色，数十亩接连不断，一片锦绣，如铺着华美的地毯，非常好看，而且花朵状若蝴蝶，又如鸡雏，尤为小孩所

喜；间有白色的花，相传可以治痢，很是珍重，但不易得。（周作人：《故乡的野菜》《散文选》第一册第179页）

茉莉，在南国真是普遍极了，公园的花径、湖边的小路，常常有它的踪迹。城市人家的阳台、乡村茅舍的屋角，也每每出现它的身影。有时你晨昏走进一座园林或庭院，突然有一股浓香袭来，沁人肺腑，使人不禁想搜索一下这香气究竟是从哪里飘荡来的。一寻访，啊，原来在不惹人注意的僻静角落里，有一株或几株茉莉，在绿得发亮的叶子之间，正在悄悄地开着花呢。这种白色的小花花，就象那些谦逊和害羞的乡村小姑娘一样，不喜欢在人前夸耀自己的颜色，只有在夜里人家看不见时才轻轻舒开了洁白的花蕾，从纯净的花心里吐出一缕缕芳香。多美的一首抒情诗啊！很难相信，浓郁的花香竟出自这么低矮的灌木丛中。正因为茉莉有着这样的风格和特点，它如今已经成为南国许多人家的挚友，构成南国风光的一种植物了。清代有一位画家写下了一对颇有韵味的对联："月挂荔枝树上，人行茉莉香中"，是相当简洁生动地渲染了南国花树的情调的。（紫风：《樱桃和茉莉》《光明日报》1980年2月16日）

花　丛

那时恰值春意浓郁，春光醉人。举目凝视，一大架紫藤，把整整半个院子都罩了起来。一串串盛开的藤花，满吊枝头，迎风摇曳，婀娜妩媚。白丁香、紫丁香，以及红艳得朱唇似的西府海棠……都刚刚卸下盛妆，余香尚未尽消呢，紫藤可迎上来了。（曹靖华：《谈散文》《飞花集》第356-357页）

在霍拉格拉村，我走到一株盛开的娑罗花树下，一阵幽雅的清香使人迷醉，仔细地欣赏了一下。厚厚的多汁的花瓣雪白，有一点淡红的边，而花蕊是嫩黄的，就象白玉杯中盛了半杯蜂蜜一样，从中间伸出的花冠象一条卷舌，舌尖上是一丛淡紫色的茸芽。后来我知道，娑罗、庙花，还有忘记名字的一种小红花，在锡兰是高贵的花。庙花，在锡兰到

处成片地生长，远望去象挂了一树晶莹的雪花呢。在锡兰街头，常常从一阵微风中闻到一股甜蜜蜜的香味儿，原来就来自庙花。不过庙花清早开放，到下午就成朵地落了下来。在阿努腊达普腊古城岩石庙外，我看到水池边庙花满地，洁白可爱，曾经拾起来装满外衣的两只口袋。当我向你介绍锡兰时，我不能不谈到花。我甚至这样想：如果要没有这些甜蜜的或者清幽的花香，没有这些浓艳的或者淡雅的花色，我真不知道怎样来表达这热带大自然的美呢！你简直无法想象，这儿的花，不是一朵一朵、一簇一簇，而一开就是密密层层的一片，在市街上从人家的屋顶上、墙垣上倒垂下来，白的雪白，红的血红，黄的嫩黄，紫的艳紫，宛如一片明霞，灼人心目。说它们是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那是不足以说明真相的，你只能说它们是从太阳里喷射出来的，就象明晃晃的火焰从火中喷射出来的一样。（刘白羽：《珍珠》《刘白羽散文选》第232-233页）

……大家都一口气地攀到最高峰，淹没在海棠花的红海里。后山一条大路，两旁，四周，都是海棠。人们坐在花下，走在路上，既望不见花外的青天，也看不见花外还有别的世界。花开得正盛，来早了，还未开好，来晚了已经开败，“千朵万朵压枝低”，每棵树都炫耀自己的鼎盛时代，每一朵花都在微风中枝头上颤抖着说出自己的喜悦。“喷云吹雾花无数，一条锦绣游人路”，是的，是一条花巷，一条花街，上天下地都是花，可谓花天花地。可是，这些说法都不行，都不足以说出花的动态，“四厢花影怒于潮”，“四山花影下如潮”，还是“花潮”好。古人写诗真有他的，善于说出要害，说出花的气势。你不要乱跑，你静下来，你看那一望无际的花，“如钱塘潮夜澎湃”，有风，花在动，无风，花也潮水一般地动。在阳光照射下，每一个花瓣都有它自己的阴影，就仿佛多少波浪在大海上翻腾，你越看得出神，你就越感到这一片花潮正在向天空向四面八方伸张，好象有一种生命力在不断扩展。而且，你可以听到潮水的声音，谁知道呢，也许是花下的人语声，也许是花丛中蜜蜂嗡嗡声，也许什么地方有黄莺的歌声，还有什么地方送来看花人的琴声、歌声、笑声……，这一切交织在一起，再加上风声，天籁人籁，就如同海上午夜的

潮声。（李广田：《花潮》 《现代游记选》第474页）

一阵儿浓、一阵儿淡的花香，引着我继续往前走，树林渐渐稀疏起来。草径一转，豁然开朗，露出一片青天。虽是初冬，这儿却一团一团、一组一组，有多少颜色，有多少花啊！红艳艳的山丹，娇黄的金钟儿，白玉般的蔷薇，粉妆的二度梅，淡雅的西府海棠，香味浓郁的月桂，苍翠的棕竹，墨紫的红叶。还有好多盆三角梅，绿叶梢头密密实实缀满了各色的小花，把花枝压得弯下腰来。花间几只带着紫斑的大蝴蝶，一会儿翩翩飘在空中，一会儿又竖起双翅悄落在花上，简直分不清是蝴蝶变成花朵缀在枝头，还是花朵生出翅膀飞了起来，我仿佛走进了一个童话世界。（宋祝平：《种花老人》 《花》第202页）

今年的盆花更是开得璀璨。那金星点点的金桔和四季桔，宛如满市高悬的红灯。那千黄百紫、幽香挺拔的岭菊，花花相对，叶叶相当，焕如霞绮，丽若彩虹。那端庄古雅的宫粉茶花，也绽开了新芯，清红淡白的容姿，也在恣意取宠争春。那未语先羞的含笑，未见花容就先扑来清澈的芳香，她那破颜一笑，确是掩盖了群芳。那飘逸潇洒的“仙客来”，端的象仙女下凡，迷煞了多少游人。然而，要看花容还得到芍药丛去，这里有鲜艳如火的“点妆红”，有红黄相染的“赛西施”。而更引人注目的，是穿着节日盛装的“五彩芍药”，一朵花中开出了淡黄、紫罗兰、乳白、粉红、朱丹等缤纷彩色，人们称她为“花中娇客”，实在一点也不过分。要闻春香，得到兰苑，这里的墨兰正在吐艳迎春，远远就飘来缕缕沁人心脾的清香。那清雅幽逸的花色固然是美艳可爱，那细叶临风的舞姿又何尝不是韵味无穷！被赞为“凌波仙子”的福建水仙，有的婷婷玉立，有的蟹爪勾拦，她们都沐浴春风，竞吐幽芳。而最雍容华贵的，还是“百花之王”的牡丹，千姿百态，艳色撩人，真不愧为“独占人间第一春”。还有那象征爱情的玫瑰、寓意友谊的石竹、预示吉兆的鸡冠、充满生意的彩雀……这似锦的繁花，这万千的仪态，哪能笔笔细描！（张绰：《南国花市早占春》 《广东散文特写选》第191-192页）

樱树早已开出复瓣花来。山里的春榆、草樱、山梨，花事正盛，有白的，有桃红的。山毛榉和朴树隐隐地浮现着绿意。我感到，我的心仿佛被这淡雅的春色和这恬静的新绿洗涤得透明净亮了。

我真想告诉自己：这景色，这风姿，才是真正的美呵！夸张点说，这水灵灵充满生机的美景，才能真正显示出生命的博大和力量。（〔日〕檀一雄：《山梨花》　《译林》1983年第1期第109页）

（2）　草

再说小草儿吃亏了没有，让急雨狼虎似的胡亲了这一阵子？别说了，它们这才真漏着喜色哪，绿得发亮，绿得生油，绿得放光。它们这才乐哪！　（徐志摩：《"浓得化不开"》　《中国现代散文》上册第284页）

草儿沾满露珠，晶光闪闪，柔软、碧绿，简直象透明的一样。一条小溪从其嫩茎间流过。　（〔法〕于·列那尔：《草》　《世界文学》1981年第4期第226页）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　《历代诗歌选》第567页）

庭草根自浅，造化无遗功。低回一寸心，不敢怨春风。（曹邺：《庭草》　《唐人绝句精华》第249页）

（3）　树

松　柏

盖阁后之峰独高于群峰，而松又在峰顶，仰视如幢葆临头上，当日正中时，有风拂其枝，如龙凤翔舞，离褷蜿蜒，轇轕徘徊，影落檐瓦间，金

碧相组绣。观之者，目为之明。有声如吹埙篪，如过雨，又如水激崖石，或如铁马驰骤，剑槊相磨戛，忽又作草虫鸣切切，乍大乍小，若远若近，莫可名状。听之者，耳为之聪。（刘基：《松风阁记》《历代游记选》第144页）

汤寺以上，山皆直松，名材桧、榧、梗、楠，藤络莎被，幽荫荟蔚。陟老人峰，悬崖多异松，负石绝出。过此以往，无树非松，无松不奇：有干大如胫而根蟠屈以亩计者；有根只寻丈而枝扶疏蔽道旁者；有循崖度壑因依于悬度者；有穿罅宂缝崩迸如侧生者；有幢幢如羽葆者；有矫矫如蛟龙者；有卧而起，起而复卧者；有横而断，断而复横者。文殊院之左，云梯之背，山形下绝，皆有松踞之，倚倾还会，与人俯仰，此尤奇也。（钱谦益：《游黄山记》《历代游记选》第291页）

有古松，根生于东，身仆于西，头向于南，穿入石中，裂出石外。石似活，似中空，故能伏匿其中，而与之相化；又似畏天不敢上长，大十围，高无二尺也。（袁枚：《游黄山记》《历代游记选》第353页）

九里松者，仅见一株两株，如飞龙劈空，雄古奇伟。想当年万绿参天，松风声壮于钱塘潮，今已化为乌有；更千百岁，桑田沧海，恐北高峰头有螺蚌壳矣，安问树有无哉？（张京元：《九里松》《古文百则》第396页）

老松在夕阳底下默然站着。人说它象盘旋的虬龙，我说它象开屏的孔雀，一颗一颗底松球，衬着暗绿的针叶，远望着更象得很。……中国人爱松不尽是因为它长寿，乃是因为它当飘风飞雪的时节能够站得住，生机不断，可发荣底时机一到，便又青绿起来。人对着松树是不会失望的。它能给人一种兴奋，虽然树上留着许多枯枝丫，看来越发增加它底壮美。就是枯死，也不象别的树木等闲地倒下来。千年百年还是那么立着，藤萝缠它，薜荔粘它，都不怕，反而使它更优越更秀丽。（许地山：《杂感集》第67页）

到了森林里，回头不见铁路，也望不清车站。上边是郁郁葱葱的松针，遮着青天，下边是一望无际的白雪，盖着大地。阵阵松涛，送着松脂的清香。当风停涛止时，松林里静得几乎连一根松针落下来都能听见。（曹靖华：《到赤松林去》　《飞花集》第249页）

几枝松，几个观松人，溶出溶入；一幅幅，有似古山水，笔意简洁。而大风呼啸，摇撼松树，如龙如凤，显出它们矫健多姿。它们的根盘入岩缝，和花冈石一般颜色、一般坚贞。它们有风修剪的波浪形的华盖；它们因风展开了似飞翔之翼翅。从峰顶俯视，它们如苔藓，披覆住岩石；从山腰仰视，它们如天女，亭亭而玉立。沿着岩壁折缝，一个个的走将出来，薄纱轻绸，露出的身段翩然起舞。（徐迟：《黄山记》　《徐迟散文选集》第288页）

你看它不管是在悬崖的缝隙间也好，不管是在贫瘠的土地上也好，只要有一粒种子——这粒种子也不管是你有意种植的，还是随意丢落的，也不管是风吹来的，还是从飞鸟的嘴里跌落的，总之，只要有一粒种子，它就不择地势，不畏严寒酷热，随处茁壮地生长起来了。它既不需要谁来施肥，也不需要谁来灌溉。狂风吹不倒它，洪水淹不没它，严寒冻不死它，干旱旱不坏它。它只是一味地无忧无虑地生长。（陶铸：《松树的风格》）

戒坛寺里的松树最著名，各式各样，人们都给它起了个名儿，如卧龙松、自在松、通天松、活动松……这里面我最爱的，是大殿前面的广台边上长的那棵卧龙松了。它不往高里长，长出了土就下垂，尽往横里发展，所以叫做卧龙松。它从一边弯弯曲曲地生出了许多枝脉，就连小树枝，也有碗口那样粗。树上长满了碧绿的松针，好象撑开的一把伞。高不过一丈，周围占的面积，倒约摸有十丈多宽。你想这是够多么有趣的一棵松树呢。我们还站在树边照过相的。

在卧龙松的稍后一点，就是自在松。这个名儿起得也很有意思。用

一块石头把它支撑着，你看它仿佛逍遥自在，懒洋洋地靠在这块石头上，的确有一种很舒坦的姿态。通天松也离得不远，它的得名，就单纯是为了它能耸立云表、高不可攀的缘故。全寺里的松树没有再高过它的了。

另外那棵活动松，可惜已经死了，只剩下些老根枯干，留给游人凭吊。据老和尚说，它活的时候，在它的任何一个枝上摇晃一下，满树的枝子，自己都会动的。“一枝不动，百枝不摇”，就是这树的出典。（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第二集第7-8页）

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风声一何盛，松枝一何劲。冰霜正惨凄，终岁常端正。岂不懼凝寒，松柏有本性。（刘桢：《赠从弟》《历代诗歌选》第175页）

好！黄山松，我大声为你呼好，
谁有你挺的硬，扎的稳，站的高；
九万里雷霆，八千里风暴，
劈不歪，砍不动，轰不倒！

要站就站上云头，
七十二峰你峰峰皆到；
要飞就飞上九霄，
把美妙的天堂看个饱！

不怕山谷里阴风的夹袭，
你双臂一抖，抗的准，击的巧！
更不畏高山雪冷寒彻骨，
你折断了霜剑，扭弯了冰刀！

谁有你的根底艰难贫苦啊，
就从那紫色的岩上挺起了腰，

即使是裸露着的根须，
也把山岩紧紧地拥抱！

你的雄姿象千古高峰不动摇，
每一根针叶都闪烁着骄傲；
那背阳的阴处，你横眉怒扫，
向着阳光，你迸出劲枝万千条！

啊，黄山松，我热烈地赞美你，
我要学你艰苦奋战，不屈不挠；
看！在这碧紫透红的群峰之上，
你象昂扬的战旗在呼啦啦地飘。

（张万舒：《黄山松》
《诗选》第二册第277页）

杨　柳

堤上柳色，自正月上旬柔弄鹅黄，二月娇拖鸭绿，依依一望，色再撩人，故诗人有“忽见陌头杨柳色”之想。又若截雾横烟，隐约万树；敲风障雨，潇洒长堤：爱其分绿影红，终为牵愁惹恨。风流意态，尽入楼中，春色萧骚，授我衣袂间矣。（高濂：《山满楼观柳》《西湖游记选》第175页）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树，笔直的干，笔直的枝。它的干呢，通常是丈把高，象是加以人工似的，一丈以内，绝无旁枝；它所有的丫枝呢，一律向上，而且紧紧靠拢，也象是加以人工似的，成为一束，绝无横斜逸出；它的宽大的叶子也是片片向上，几乎没有斜生的，更不用说倒垂了；它的皮，光滑而有银色的晕圈，微微泛出淡青色。这是虽在北方的风雪的压迫下却保持着倔强挺立的一种树！哪怕只有碗来粗细吧，它却努力向上发展，高到丈许，二丈，参天耸立，不折不挠，对抗着西北风。

这就是白杨树，西北极普通的一种树，然而绝不是平凡的树！

它没有婆娑的姿态，没有屈曲盘旋的虬枝，也许你要说它不美丽，——如果美是专指“婆娑”或“横斜逸出”之类而言，那么白杨树算不得树中的好女子；但是他却是伟岸，正直，朴质，严肃，也不缺乏温和，更不用提它的坚强不屈与挺拔，它是树中的伟丈夫！当你在积雪初融的高原上走过，看见平坦的大地上傲然挺立这么一株或一排白杨树，难道你就只觉得树只是树，难道就不想到它的朴质，严肃，坚强不屈，至少也象征了北方的农民；难道你竟一点儿也不联想到，在敌后的广大土地上，到处有坚强不屈、就象这白杨树一样傲然挺立的守卫他们家乡的哨兵！难道你又不更远一点想到这样枝枝叶叶靠紧团结、力求上进的白杨树，宛然象征了今天在华北平原纵横激荡用血写出新中国历史的那种精神和意志。（茅盾：《白杨礼赞》《散文选》第二册第66页）

荷塘的四面，远远近近，高高低低都是树，而杨柳最多。这些树将一片荷塘重重围住；只在小路一旁，漏着几段空隙，象是特为月光留下的。树色一例是阴阴的，乍看象一团烟雾；但杨柳的丰姿，便在烟雾里也辨得出。树梢上隐隐约约的是一带远山，只有些大意罢了。树缝里也漏着一两点路灯光，没精打采的，是渴睡人的眼。这时候最热闹的，要数树上的蝉声与水里的蛙声；但热闹是它们的，我什么也没有。（朱自清：《荷塘月色》《散文选》第一册第450页）

岸上原有三株两株的垂杨树，淡淡的影子，在水里摇曳着。它们那柔细的枝条浴着月光，就象一支支美人的臂膊，交互的缠着，挽着；又象是月儿披着的发。而月儿偶尔也从它们的交叉处偷偷窥看我们，大有小姑娘怕羞的样子。岸上另有几株不知名的老树，光光的立着；在月光里照起来，却又俨然是精神矍铄的老人。（朱自清：《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散文选》第一册第422页）

在春天里我爱繁枝密叶的垂柳。

试设想溪边湖畔，当黄昏推出新月、水面浮上薄雾的时候，有三两柔条在银光里飘拂，且不说栖莺系马，曾绾住离人多少相思，只看她泪

人儿似的低头悄立，恰象有一腔冤抑，待向人细诉。

你曾为她的沉默而动心吗？

在秋天里我又爱萧萧的白杨。他是个出色的歌者。风前月下，拖着瘦长的身影，似流浪的诗人，向荒原踯躅，独个儿与地下人为邻。兴来时引吭高歌，更无须竖琴洞箫，有墙下的促织与田间的络纬相和。你不听见那曲子吗？郁勃苍凉，如猿鸣狐啼，聆余音哀转，小楼一角，正有人潸然泪下哩。

你的眼角湿了，是为他的孤独吗？ （唐弢：《自春徂秋》 《散文选》第二册第707页）

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贺知章：《咏柳》 《历代诗歌选》第331页）

弱带低垂可自由，傍他门户倚他楼。金风不解相抬举，露压烟欺直到秋。 （李山甫：《柳》 《唐人绝句精华》第268页）

软风吹着，细雾罩着，浅草托着，——春色已上了柳梢了。

村外底小河边，抽出些又纤又细的柳条儿，满粘些又小又嫩的柳芽儿。

但是春寒还重呢！柳呀！你这样地抽青，是为你底生命努力吗？还是要给太阳底下的行人造成些伞盖吗？……

（应修人：《新柳》 《新诗选》第一册第220页）

其它

他简直落尽叶子，单剩干子，然而脱了当初满树是果实和叶子时候的弧形，欠伸得很舒服。但是，有几枝还低亚着，护定他从打枣的竿梢所得的皮伤，而最直最长的几枝，却已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使天空闪闪地鬼睒眼；直刺着天空中圆满的月亮，使月亮窘得发白。 （鲁迅：《秋夜》 《鲁迅全集》第二卷第163页）

当春尽夏初，我眼看见新桐初乳的光景。那些嫩黄的小叶子一簇簇地顶在秃枝头上，好象一堂树灯。又好象小学生的剪贴图案，布置均匀而带幼稚气。植物的生叶，也有种种技巧：有的新陈代谢，瞒过了人的眼睛而在暗中偷换青黄。有的微乎其微，渐乎其渐，使人不觉察其由秃枝变成绿叶。只有梧桐树的生叶，技巧最为拙劣，但态度最为坦白。它们的枝头疏而粗，它们的叶子平而大。叶子一生，全树显然变容。

在夏天，我又眼看见绿叶成荫的光景。那些团扇大的叶片，长得密密层层，望去不留一线空隙，好象一个大绿幛，又好象图案画中的一座青山。在我所常见的庭院植物中，叶子之大，除了芭蕉以外，恐怕无过于梧桐了。……梧桐叶虽不及它大，可是数目繁多。那猪耳朵一般的东西，重重叠叠地挂着，一直从低枝上挂到树顶。窗前摆了几枝梧桐，我觉得绿意实在太多了。古人说“芭蕉分绿上窗纱，”眼光未免太低，只是阶前窗下的所见而已。若登楼眺望，芭蕉便落在眼底，应见“梧桐分绿上窗纱”了。

一个月以来，我又眼看见梧桐落叶的光景。样子真凄惨呢！最初绿色黑暗起来，变成墨绿；后来又由墨绿转成焦黄；北风一起，它们大惊小怪地闹将起来，大大的黄叶便开始辞枝——起初突然地脱落一两张来，后来成群地飞下一大批来，好象谁从高楼上丢下来的东西。枝头渐渐地虚空了，露出树后面的房屋来，终于只剩几根枝条，回复了初春的面目。　（丰子恺：《丰子恺杰作选》第1－2页）

在非洲腹地的布隆迪共和国访问期间，在我们居住的一座洁白的小楼门前，有两棵大树，婀娜、翠绿，秀气极了。那树的形状，不同于一般树木，它没有枝丫，没有碎叶，在结实而修长的树干上面，生出长长的坚硬的阔叶，而那阔叶也不象一般树木那样向四周扩散，它只向两侧伸展，看去就象开屏的孔雀，又象展开的扇面。起初我不知道它叫什么树，暂且就称它为孔雀树、扇子树。　（玛拉沁夫：《旅行家树》　《远方集》第21页）

秋日的黄山，色彩更为丰富。而最迷人的，是那红于二月花的丹

枫。在青鸾峰腰，在平天矼上，乍看那层层枫林，有的叶片象一串串正在燃烧的爆竹，有的枝头象缀满着密集的蓓蕾，红瓣黄蕊交辉。仔细一看，红得颇有层次，色彩丰富极了，怪不得历代画家都把红枫丹崖当作秋山的主调来看。（周方：《峰海巡礼》《黄山散记》第22页）

屋后有一株银杏。每逢深秋，一树金黄，朔风乍起，落叶翩翩，恰如仙女玉扇坠地。夜半梦醒，疑为雨声，早起开门一看，一夜过后，满庭灿烂。屋顶、房檐、水盆，无处不是落叶，片片红枫相间其中。我把黄金翠锦都铺到院子里了。（〔日〕德富芦花《我家的财富》《外国文学》1982年第12期第43-44页）

树木的死法各不相同。譬如白桦树，它是从内部腐烂，所以人一直把它的白树皮当作一棵树，其实里面早已是一堆朽物了。这种海绵似的木质，浸满了水分，非常沉重：如果把它推一下，一不小心，那树梢倒下来，会打伤人，甚至砸死人。那白桦树桩，你常常可以看到如同一个花球：树皮依然是白的，树脂很多，还不曾腐烂，仿佛是一个白衬领，而当中的朽木上，却长满了花朵和新的小树苗。至于那云杉和松树死了以后，都先象脱衣服一般把全身树皮一截一截脱掉，做堆儿归在树下。然后树梢坠落，树枝也断了，最后连树桩都要烂完。（〔苏〕普里什文：《林中水滴》《外国散文选》第223页）

一株伟大的长青树，
独立在巉岩的危崖上，
严肃得象一个撑天的巨人。
它的枝叶纷披，
象浓厚的头发。
它久经霜雪的皮肤，
如百炼的铁块。
它挺直的躯干，
一点也不萎缩弯曲，

它的脚跟插入在泥土里，
插入在坚硬的石块里，
毫不动摇的向四面瞻顾。
它在白天和夜里，
都是一样站立着。
（常任侠：《冬天的树》 《新诗选》第二册第320页）

（4） 林

我们坐在橡胶树林的绿荫里，敞开上衣，让轻风徐徐拂着内衣纳凉。翠"海"茫茫，不知何处是"岸"。偶尔举首仰望，啊，是谁的妙手，搜集了人间所有翡翠，嵌镶成这面无边的翡翠幕幔，把蓝天遮得一丝缝儿也不露呢？艳阳扑到幕幔上，映得一片葱绿耀眼，把台布、人脸、洁白的衬衣、女同志的淡色的夏裙，以及这儿的一切一切啊，都抹上了一层淡淡的绿影。 （曹靖华：《天涯处处皆芳草》 《飞花集》第271页）

就看看这里的树林吧。离开思茅不远，一进入西双版纳的原始密林，你就会为各种植物的那种无穷无尽、充沛旺盛的生命力所震惊。你看那参天的古树，它从群树丛中伸出了脑袋，孤高挺直，耸然而起，仿佛想一直长到天上，把天空戳上一个窟窿。大叶子的蔓藤爬在树干上，伸着肥大浓绿的胳臂，树多高，它就爬多高，一直爬到白云里去。一些象兰草一样的草本植物，就生长在大树的枝干上，骄傲地在空中繁茂滋长。大榕树劲头更大，一棵树就能繁衍成一片树林。粗大的枝干上长出了一条条的腿；只要有机会踏到地面上，它立刻就深深地牢牢地钻进去，仿佛想把大地钻透，任凭风多大，也休想动摇它丝毫。芭蕉的叶子大得惊人，一片叶子好象就能搭一个天棚，影子铺到地上，浓黑一团。总之，在这里，各种的树，各种的草，各种的花，生长在一起，纠缠在一起，长呀，长呀，长成堆，长成团，长成了一块，郁郁苍苍，浓翠欲滴，连一条蛇都难钻进去。 （季羡林：《西双版纳礼赞》 《朗润集》第25-26页）

吊萝山林区，蕴藏着数量异常可观的木材，是海南岛著名林区。这一带山峰横跨崖县、琼中境界，大山有好几百个，最高的山峰达一千四百公尺。汽车一驰入吊萝山区，就看到一派生机旺盛的翠色，这是墨绿一样的颜色，绿得耀眼，绿得教人心头发痒。仿佛一个大自然的画师，打翻了调色板，把一切强烈的绿色油彩都倾倒下来涂染了山头。那些古树藤萝，象是一根根都在使劲叫喊："生长，生长，生长！"这就是一年四季翠色常在的亚热带森林了。（秦牧：《吊萝山翠色》《长河浪花集》第219页）

两匹小蒙古马，开始走进原始红柳和梧桐林。红柳是丛生的植物，梧桐相反的是独干峥嵘。柳丛的普通高度，能遮蔽马上骑士头部以下的躯体。枯老的红柳林中，各丛柳枝上大致成水平的挂着带泥的枯草，看起来好象若干年前，这额济纳河下游发过洪水模样。右面一块空场上，搭了两个蒙古包，蒙古包前竖着两根大木杆，拴着三匹小马。左面柳林里不知什么原因，惊动了一匹青春活泼的骆驼，摇摆着驼峰和起落着脑袋，向蒙古包跑去。

柳林完了，进入梧桐林。这里的梧桐，可不是大叶，而树干也不很高，树皮也不如内地的光泽美丽。不过，这里的梧桐林，却完全在原始状态中，生长的疏密，完全没有人工的支配。不可胜数的梧桐，已经枯死倒地，被风雪侵蚀，剥脱了树皮，呈露着黄白色光滑的树身。好似大战后的场地，满山满谷的尸身，露出发了酵的手臂、大腿和肚皮。

道路是没有开辟的，只是随着森林里的人迹和兽迹走。在梧桐稠密的地方，日光透不到地上来，四望都是阴森。有几处密林旁边，蒙古人用小的树枝编成捕马的围墙，破旧的蒙古包偶尔可以看见。羊粪、马粪、牛粪、驼粪以及破羊皮等是表示有人家的特征。（范长江：《塞上行》《中国报告文学丛书》第二辑第一分册第255-256页）

呵，绿色的树的海洋！……现在，我不正处在树海的怀抱中吗？抬起头来，参天的红松和鱼鳞松、落叶松，用它们伞状的枝丫遮住了天；低

下头来，挺立在草丛中的珍珠梅，和红色的黄色的花朵，编织着多彩的森林的大地。那些森林中特有的黑绿色的凤蝶，它们成双成对地飞舞着，扑采着花草的香粉。（李若冰：《呵，绿色的树的海洋》《山·湖·草原》第235页）

这里没有阳光，只有那望不到头的、象墙壁似的古树。树上爬满了粗粗细细的弯弯曲曲的藤萝——有的藤萝从树枝上吊下来，又在那湿濡的、充满了恶臭的草地上生了根……

这里没有道路，只有那深没足踝的、一步一滑的稀泥、腐草和败叶。那粗大的树干横倒在地上，人们从它的身上踏了过去——有的树干因为躺倒的年代太久了，经人一压，它便呻吟了一声，折了……（成荫等：《万水千山》《中国电影剧本选集》5 第122-123页）

无数高大的葵树矗立在地面上，笔直地指向云天。真的，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众多、这样高大和全身充满了气力的葵！虽然每一棵和每一棵间都有一定的距离，但是它们顶上的绿叶连着绿叶，绿叶覆盖着绿叶，织成了一片无尽的绿荫。人们在这样的林子里行走，只能从叶隙中窥见狭小的天空。阳光也变成了野菊花那样细碎，一会儿开放，一会儿凋残了。走进林子深处，树木就越苍翠，越矫健，刚才使我惊奇的高大，现在看来又多么平凡！空气清新得象蜜水一样，深深吸下一口，简直甜到心底儿里。泥土越来越柔软，葵的姿态也越来越奇妙了。在许多挺直的葵中，有这么一棵：它微微倾斜着身体，俨然是一个矜持的主人，向来客作三十度的弯腰致意。也有这样的一棵：似乎在不意中摔了一交，但立刻又爬了起来，奋勇直上。也还偶然有这样的一两棵：斜斜靠着水边，好象打算照照自己的倩影似的。最奇怪的是这个景象了：两棵老葵紧紧地交加在一起。它们仿佛是猝然听到什么大喜讯，因而互相扑向对方的怀里，从此就结成了生死之交……这些神奇的姿态和景色，渐渐把我引进了童话的领域。我们象似在一座无边宽阔的绿宫中漫游，抚摸着那些滚圆的葵干，就似乎抚摸着宫殿中一根根巨大的圆柱。（紫风：《葵林短曲》《樱桃和茉莉》第246-247页）

树林到了。阴暗而寂静。体态匀称的白杨树高高地在你上面簌簌作响；白桦树的下垂的长枝微微颤动；一棵强大的橡树象战士一般站在一棵优雅的菩提树旁边。你的车子在长满绿草的、阴影斑驳的小路上行驶着；黄色的大苍蝇一动不动地在金黄色的空气中逗留了一会，突然飞去；小蚊蚋成群地盘旋着，在阴暗的地方发亮，在太阳光里发黑；鸟儿安闲地歌唱着。知更鸟的金嗓子欢愉地发出天真烂漫的絮絮叨叨声，这声音同铃兰的香气很调和。再走远去，再走远去，去到树林的深处。……树林丛密起来。……心中感觉到说不出的沉寂；四周也都充满睡意，悄然无声。但是忽然一阵风吹来了，树梢哗哗地响起来，仿佛翻落的波浪。有些地方，从去年的褐色的落叶中间生出很高的草来；蘑菇各自戴着自己的帽子站着。雪兔突然跳出，狗高声吠叫着急起直追。（〔俄〕屠格涅夫：《树林和草原》《外国文学作品选》第109-110页）

同是这座树林，当晚秋山鹬飞来的时候，显得多么美好啊！山鹬不停在树林深处，必须到树林边上去找它们。没有风，也没有太阳，没有光亮，没有阴影，没有动作，没有声音；柔和的空气中弥漫着秋天的象葡萄酒似的香气；远处黄澄澄的田野上笼罩着一层淡薄的雾。光秃秃的褐色树枝中间，露出宁静而洁白的天空，菩提树上有几处挂着最后几张金色的叶子。两脚踏在潮湿的土地上觉得有弹性；高高的干燥的草一动也不动；长长的蛛丝在苍白的草上闪闪发光。呼吸舒畅，可是心里感到一种异样的惊悸。（〔俄〕屠格涅夫：《树林和草原》《外国散文选》第110页）

但是森林仍然十分优美，令人心旷神怡，白桦、山杨、白杨、柳树、水曲柳、接骨木、稠李、绣线菊、山里红等等树木中间，生长着高可没人的蒿草。高大的蕨菜和叶子直径可达一俄尺多的牛蒡，同乔木和灌木混杂在一起，形成了茂密的无法通行的树丛，给黑熊、紫貂和鹿提供了良好的栖息场所。狭谷两侧，群山绵亘，山上长满冷杉、枞树和落叶松等针叶林，象是两道绿色的墙壁。再往上又是阔叶林，顶峰是童山，间或

覆盖着灌木林。（〔俄〕契诃夫：《萨哈林旅行记》第79页）

熟悉森林生活的人，对于这种采伐迹地是最感兴趣不过的，因为森林——即是一部天书，而采伐迹地却是打开了的书中的一页。原来松树被砍掉以后，阳光照射进来，野草欣然茁长，又密又高，使得松树和云杉的种子不能发育成长。大耳的小枥树居然把野草战胜了，不顾一切地长得蓊蓊郁郁。待它们压服了野草，爱好阴影的小云杉树却又在它们下面成长起来，而且竟超过了它们，于是，云杉便照例更替松树。不过，这个采伐迹地上却是混合的森林，主要因为这里有泥泞的斑驳的苔藓的缘故，——自从树林砍伐以后，那苔藓十分得意，生气勃勃的呢。（〔苏〕普里什文：《林中水滴》《外国散文选》第222页）

如果有心细察锦毯一般的大地，无论哪个树桩的废墟都显得那么美丽如画，着实不亚于宫廷和塔的建筑的废墟。数不尽的花儿。蘑菇和羊齿草匆匆地补偿一度高大的树木的死亡。但是最先还是小树苗紧挨着树桩长出来。鲜绿的、星斗一般的、带有密密麻麻褐色小锤子的苔藓，急着去掩盖那从前曾把整棵树木支撑起来、现在却一截截横陈在地下的光秃的朽木；在那片苔藓上，常常有又大又红、状如碟子的蘑菇。而浅绿的羊齿草、红色的草莓、越桔和淡蓝的黑莓，把废墟团团围了起来。野樱果的藤蔓也是常见的，它们不知为什么老要爬过树桩去：你看那长着小巧的叶儿的细藤上，挂了好些红艳艳的果子，给树桩的废墟平添了许多诗情画意。（〔苏〕普里什文：《林中水滴》《外国散文选》第223-224页）

原来我们到一片野生的森林中去侦察，只见云杉和白桦之间的草墩上残留着枯黄的芦苇，我们随即回想到了春天和秋天的时候，这片森林该是个怎样的不透阳光、无法穿越的隐僻冷落的去处。我们是喜欢这个隐僻的地方的，因为这里的森林中空气温暖宜人，万物春意深浓。想着想着，突然近旁水光闪了一闪，我们认出了那是涅尔河，于是欢欣若狂，直奔河岸去，仿佛一下子到了另一个气候温暖的国度。这里的生

活沸腾，沼泽上的百鸟争鸣不休，彩鹬、大沙锥发着情，好象小神马在阴暗下来的空中驰骋，琴鸡呼唤着伴侣，鹤几乎就在我们的身边发出喇叭的号令；总之这儿的一切都是我们所喜爱的，连野鸭也敢落在我们对面的澄清的水中。没有一点点人所带来的声音：既没有诱鸟的笛声，也没有发动机的嘟嘟声。

就在这个时刻，春天的转变来到了，草木茁长，百花争艳。（〔苏〕普里什文：《林中水滴》《外国散文选》第244页）

在这料峭寒岭上不用往上走多远，就到了山林的顶头；从那儿往左拐，沿着松林间的曲径走去，我来到一处绿草如茵的幽谷。潺潺溪流从岩石里涌出，形成一股小喷泉，正好为我做个小龙头。“一个颇为神圣、幽静的林荫处，宁英不常往来，也无斐尼斯出入。”（宁英、斐尼斯，皆为神话传说中野处如水边、林地一带的神妖。——原编者注）环绕着林间空地的树木虽不是参天古松，却也枝叶扶疏，长得十分茂密。除了东北方隐约的山尖和头顶上的天穹之外，看不到什么别的景物。这里隐秘得象间屋子，野营是安全可靠的。（〔英〕史蒂文生：《松林一夜》《散文》1981年第7期第19页）

他跳下船，登上岸，走进森林里。
黑暗里，枯叶在他脚下沙沙作响，
腐草散发出扑鼻的霉烂气息，
老树向四方伸展着无数槎枒的
树枝形成的黑影万怪千奇。
他行行重行行，直到路已不通——
整个森林伸出缠满乱藤的手臂，
暗中默默地阻拦着他再向前走去。

（〔印〕泰戈尔：《报答》《诗选》第233页）

（5） 竹

其南岸，皆竹，竹皆溪周而石倚之。蒹故难竹，至此，林林亩亩。竹，丈始枝；笋，丈犹箨；竹粉生于节，笋梢出于林，根鞭出于篱，孙大于母。（刘侗：《水尽头》《明代散文选注》第138页）

在庐山，走到哪里，都可以发现成簇成垄的竹，有的紧相依偎，有的散漫疏朗，纤巧清秀，竹阴浓郁。可以说，庐山因竹多，更增加了一份妩媚。

……我们赴乌龙潭瀑布、黄龙潭瀑布途中，在深山幽谷中，在潺潺溪流畔，或者琤琤的瀑布侧，都有一丛或者多丛修竹，婆娑弄姿，使幽谷更清幽，使溪瀑更阴凉。

在庐山我们的住所后山，也有几丛修竹。一天借着午睡的空隙，走进竹林间，竟是另一番天地：竹丛枝叶扶疏，遮住了大半个天；阳光透过竹叶的缝缝隙隙，在山径上跳跃；一阵风吹来，地上的竹荫离乱地簸动，竹子随风发出咿呀的低语，盛暑天时，置身其中，凉透心脾。（彦火：《庐山组曲》《醉人的旅程》第166-167页）

不用裁为鸣凤管，不须截作钓鱼竿。千花百草凋零后，留向纷纷雪里看。（白居易：《题窗竹》《唐人绝句精华》第176页）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郑燮：《竹石》《历代诗歌选》第449页）

几千竿竹子
拥挤着立在一方田里，
碧青的，
鲜绿的，——
这是生命的光，

青春的吻所留的润泽呀。
他们自自在在地随风摇摆着，
轻轻巧巧地互相安慰抚摩着
各把肩上一片片的日光
相与推让移卸着。
这又不是从和谐的生活里
流出来的无声的音乐么？

（刘延陵：《竹》 《新诗选》第一册第316页）

（6） 果

荔枝生巴峡间，树形团团如帷盖。叶如桂，冬青；华如桔，春荣；实如丹，夏熟。朵如葡萄，核如枇杷，壳如红缯，膜如紫绡，瓤肉莹白如冰雪，浆液甘酸如醴酪。大略如彼，其实过之。若离本枝，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日外，色香味尽去矣。 （白居易：《荔枝图序》 《历代散文选》第211-212页）

今年秋天，各种各样的水果，象不断的宝石的泉流，从四郊涌进北京城，桃，梨，苹果，柿子……在到处商店的窗中架上，发出诱人的艳色与浓香。尤其是葡萄，紫的象紫晶，绿的象绿玉，一串串的密密颗粒上面，蒙着一层细细的白霜。看到了葡萄，我感到快乐和幸福！ （冰心：《从“公社果”谈起》 《小桔灯》第27页）

这绝非过誉。灵宝枣确实好：它皮薄，肉厚、果大、核小、汁多、味甜，清香可口，作短圆筒形。鲜枣大者每枚约一市两，有“枣王”之誉。

枣是好东西。它在我国有三千多年的栽培历史。自古以来，每遇荒年，曾用枣度荒……

枣是好东西。枣木质坚而细，色泽鲜艳，且富弹性，耐热、耐潮、耐磨、耐压，用途极广。

枣是好东西。它开花迟，可免霜冻，产量稳定。枣花之艳，虽不及

桃李，但质朴淡雅，清香浓郁，却有过之。且蜜汁多，花期长，更是好的蜜源植物。

枣是好东西。枣树要求低，栽培易，不象其它果树，娇小姐似地需很多人"服侍"。它泼皮、倔强、耐旱、耐涝、耐寒、耐碱……更不象西王母的蟠桃："中夏地薄，种之不生。"枣却不然，凡山地、平原、沙荒、河滩、道旁、沟边、房前、屋后、院内、院外，凡不宜于其它果树或农作物生长的地方，它却能"随遇而安"，毫不苛求。（曹靖华：《顽猴探头树枝间，蟠桃哪有灵枣鲜？》《飞花集》第155-156页）

我不喜欢吃枣，我却喜欢枣树。春末夏初，早晚站在院子里，一阵阵的清香很醉人。最初我还以为是人家家里点藏香呢！说是枣树花香，还以为是哄我。因为枣树很高，枝丫上比桂花还要小几倍的小白点似的花，怎样也看不真。枣树干高，枝丫很别致，站远瞭望，象一个瘦骨嶙峋的老人。秋天晚上，有时忽然被一声音响惊醒，醒了茫然半晌，又听下去，一阵风刚扫到窗，就又听到一点声响，声音是清脆的。原来那熟透了的枣被风吹落到青石砖地上。从那声音听来，枣儿是又肥又硕又香脆！如果我还保留一点孩子气，我会在半夜起来到院子里捡枣子吃，尽管我不太爱吃这类果子。（凤子：《谈养花》《花》第32页）

晓连星影出，晚带日光悬。本因遗采掇，翻自保天年。（刘禹锡：《咏红柿子》《唐人绝句五百首》第434页）

芰裳荇带处仙乡，风定犹闻碧玉香。鹭影不来秋瑟瑟，苇花伴宿露瀼瀼。扫除腻粉呈风骨，褪却红衣学淡妆。好象濂溪称净植，莫随浅叶随寒塘。（鲁迅：《莲蓬人》《鲁迅旧诗笺注》第8页）

九 动物类

（1） 家畜

骆驼

骑骆驼作沙漠长征，在我尚为第一次。我们在北平和平绥线一带所看到的骆驼，体格总不很大，骆峰小而倒仆的多。这五只骆驼，因为被喀尔喀人终年休养着，精神焕发，体格壮美，其中三匹有出乎寻常的高度，人骑在驼峰间，只剩了一个头部比驼峰略高一筹。骆驼肚子肥大得可怕，从背梁到肚底，我们这般骑士们的腿长只够它五分之二。新长的秋毛，是那样的鲜嫩，那样的舒展。（范长江：《塞上行》《中国报告文学丛书》第二辑第一分册第268-269页）

颠不翻的船，
挡不住的车。
驼峰巍峨，是我们活动的哨所；
驼铃叮咚，日夜为我们唱歌。
我爱你呀，金色的骆驼！

站起来——一道梁；
卧下去——一面坡。
风、沙、雨、雪磨炼了你刚毅的性格，
忍得住渴耐得住饿，经得起长途跋涉。
我爱你呀，金色的骆驼！

沙浪拍天，你是一座坝，
为掩护我们，顶风而卧；
雪涛扫地，你是一团火，
柔软的驼绒呵，给我们多少温热！
我爱你呀，金色的骆驼！

你一步能迈两米多，
丈量着祖国的万顷沙漠；
你一气儿能跑千里远，
追逐着一切可疑的蹄窝！
我爱你呀，金色的骆驼。

（王石祥：《塞上驼铃》 《诗 选》第一册第 60-61 页）

骆驼——
背上驮着麻袋，
麻袋里装的煤块。
看它吃力地扬脖，
一定是沉重的负担，
但并不低诉哀怨。

骆驼——
一声不吭，
迈着沉重的脚步，
脖子一扬一抑，
口里喷着寒气，
气息匀长有力。

（远千里：《我和骆驼》 《新诗选》第二册 第 561 页）

马

呼韩邪：臣说到，真正的好马，马头就是“王”，要正要 方；眼睛是“丞相”

要神要亮；脊背骨是“将军”，要硬要强；肚子是“城池”，要宽要张；四条腿是“王的命令”，要快要长；两耳象劈开的竹管；尖而刚；皮毛象太阳下的缎子，闪亮光。这样的马，不乱吃、不乱动，骑上去，它不狂奔、不乱跑。但是在宽阔无边的草原上，它驰骋起来，千里万里，象风也似地飞过。在它眼里，没有不能到的地方。这才真是生死可以相托的好马。（曹禺：《王昭君》《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献礼演出获创作一等奖剧本选集》下第44页）

人类所曾做到的最高贵的征服，就是征服了这豪迈而骠悍的动物——马。它和人分担着疆场的劳苦，同享着战斗的光荣；它和它的主人一样，具有无畏的精神，它眼看着危急当前而慷慨以赴；它听惯了兵器搏击的声音，喜爱它，追求它，以同样的兴奋鼓舞起来。它也和主人共欢乐：在射猎时，在演武时，在赛跑时，它也精神抖擞，耀武扬威。但是它驯良不亚于勇毅，它一点不逞自己的烈性，它知道克制它的动作：它不但在驾驭人的手下屈从着他的操纵，还仿佛窥伺着驾驭人的颜色，它总是按照着从主人的表情方面得来的印象而奔腾，而缓步，而止步，它的一切动作都只为了满足主人的愿望，这天生就是一种舍己从人的动物，它甚至于会迎合别人的心意，它用动作的敏捷和准确来表达和执行别人的意旨，人家希望它感觉到多少它就能感觉到多少，它所表现出来的总是在恰如人愿的程度上；因为它无保留地贡献着自己，所以它不拒绝任何使命，所以它尽一切力量来为人服务，它还要超出自己的力量，甚至于舍弃生命以求服从得更好。（〔法〕布封：《动物素描》《外国散文选》第7页）

这种动物底奴役或驯养已太普遍、太悠久了，以至于我们看到它们时，很少是处在自然状态中：它们在劳动中经常是披着鞍辔的；人家从来不解除它们的羁绊，纵然是在休息的时候；如果人家偶尔让它们在牧场上自由地行走，它们也总是带着奴役的标志，并且还时常带着劳动与痛苦所给予的残酷痕迹：嘴巴被衔铁勒成的皱纹变了形，腹侧留下一道道的疮痍或被马刺刮出一条条的伤疤，蹄子也都被铁钉洞穿了。它们

浑身的姿态都显得不自然，这是惯受羁绊而留下的迹象。现在即使把它们的羁绊解脱掉也是枉然，它们再也不会因此而显得自由活泼些了。就是那些奴役状况最和婉的马，那些只为着摆阔绰、壮观瞻而喂养供奉着的马，那些不是为着装饰它们本身、却是为着满足主人的虚荣而戴上黄金链条的马，它们额上覆着妍丽的一撮毛，项鬣编成了细辫，满身盖着丝绸和金碧，这一切之侮辱马性，较之它们脚下的蹄铁还有过之无不及。（〔法〕布封：《动物素描》《外国散文选》第8页）

龙脊贴连钱，银蹄白踏烟。无人织锦韉，谁为铸金鞭。
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何当金络脑，快走踏清秋。
赤兔无人用，当须吕布骑。吾闻果下马，羁策任蛮儿。
飂叔去匆匆，如今不豢龙。夜来霜压栈，骏骨折西风。
催榜渡乌江，神骓泣向风。君王今解剑，何处逐英雄。
伯乐向前看，旋毛在腹间。只今掊白草，何日蓦青山。
（李贺：《马诗》《唐人绝句精华》第160页）

我象年轻人看见漂亮的女人似的，
心里激荡着欢喜。
这黑马骏秀而机敏，
乌黑发亮的身体，
象裹住了黑缎似的光滑；
两只耳朵直竖着，
象两个新削的黑漆的竹筒；
四条腿直立着，
稳定象四根钢柱；
脚蹄洁白，干净，
好象上面沾满了白雪。

它肃静地站在夜色里，
全身的黑毛映着雪光，

好象随时都在警戒着；
假如不是它的耳朵在翻动
和它的眼睛在闪瞬，
你会以为它是个
为纪念英雄而铸造的马像。
（艾青：《雪里钻》 《新诗选》第二册第244-245页）

总得叫大车装个够，
它横竖不说一句话，
背上的压力往肉里扣，
它把头沉重的垂下！

这刻不知道下刻的命，
它有泪只往心里咽，
眼里飘来一道鞭影，
它抬起头望望前面。
（臧克家：《老马》 《新诗选》第二册第264-265页）

看那马跑上冰面，
就象滚动的银球；
看那马驰上平原，
好似飞翔的雄鹰。

那马跑上雪地，
就象滚滚的雪浪；
那马驰上沙丘，
好似袅袅的青烟。

四蹄触到大地，
腾起美丽的彩云；

铁掌砸到砂石，
溅起金红的火星。

说起它的毛色，
象黑夜一般洁净，
象黑墨一般浓重，
象黑缎一般光亮……

（巴·布林贝赫：《龙宫的婚礼》第 47-48 页）

驴

这些疲懒的家伙，倘遇着陌生的雌性，也象都市里的色鬼们看见从乡下来的姑娘，是会发一发性的。那就不管三七二十一的来一手全武行，踢跳一阵，或者一直奔闯下去，将货物一下子摔下山坡。但发性的时候很少，因为已经精疲力尽，是连性欲都没有的了。不过并不就因此安分，即使用怎样的重载折磨，也还有对付的方法。那是无缘无故地就停下来，任你打，任你骂，只给一个不理。非但此也！这等有经验的畜生，还有着更惊人的涵养，是即使在鞭打之下，也能连动弹都不动弹的这本领。那冷眼观望着打骂者的神气，一如是说："还怎样呢？"这样实行着甘地主义，直到驮户的头上冒出火来，眼中充满了泪，且再三地祈求过，唉唉，恰恰是我们已经猜想到的：还是不走！无可奈何的驮户就只好认输，将货物放到自己肩上，慢慢地搬着下山，一面咒骂着驴的祖宗。而驴子自己反倒置若罔闻，自自在在地跟在后面走着。（师陀：《芦焚散文选集》第58页）

几只驴子
——那有悲哀的眼
　　和疲乏的耳朵的畜生，
载负了土地的
痛苦的重压，
它们厌倦的脚步

徐缓地踏过
北国的
修长而又寂寞的道路……

（艾青：《北方》　　《新诗选》第二册第208-209页）

牛

渴饮颍川水，饿喘吴门月。黄金如可种，我力终不歇。（刘叉：《代牛言》　　《唐人绝句精华》第164页）

耕犁千亩实千箱，力尽筋疲谁复伤？但得众生皆得饱，不辞羸病卧残阳。（李纲：《病牛》　　《历代诗歌选》第797页）

性鲁心愚，住烟村饱谙农务。丑则丑堪画堪图。杏花村，桃林野，春风几度。疏林外红日西晡，载吹笛牧童归去。

〔醉春风〕绿野喜春耕，一犁江上雨。力田扶耙受驱驰，因为主甘分受苦、苦、苦。经了些横雨斜风，酷寒盛暑，暮烟晓雾。……

〔红绣鞋〕牧放在芳草岸白苹古渡，嬉游于绿杨堤红蓼平湖，画工描我在远山图。助田单英勇阵，驾老子蓦山居，古今人吟未足。

〔石榴花〕朝耕暮垦费工夫，辛苦为谁乎？一朝染患倒在官衢。见一个宰辅，借问农夫："气喘因何故？"听说罢感叹长吁。那官人劝课还朝去，题着咱名字奏鸾舆。

〔斗鹌鹑〕他道我润国裕民，受千辛万苦。每日向堰口拖船，渡头拽车。一勇性天生胆气粗，从来不怕虎。为伍的是伴哥、王留，受用的是村歌社鼓。……

〔五〕泥牛能报春，石牛能致雨，耕牛运土遭诛戮。从今后草坡边野鹿无朋友，麦垄上山羊失了伴侣。那的是我伤情处，再不见柳梢残月，再不见古木昏乌。

〔六〕筋儿铺了弓，皮儿鞔做鼓，骨头儿卖与钗环铺。黑角儿做就乌犀带，花蹄儿开成玳瑁梳，无一件抛残物。好材儿卖与了靴匠，碎皮儿回与田夫。

〔尾〕我元阳寿未终，死得真个屈苦！告你个阎罗王正直无私曲，诉不尽平生受过苦！ （姚守中：《中吕·粉蝶儿·牛诉冤》 《历代诗歌选》第1002页）

牛有黎黑的，白斑的，
深黑紫黄的，
牛有各色各样的牛。
散在草地上。

它们中间，
哪一条小牛哞地叫了一声，
清脆地，象青草一样青。

小牛是调皮的，
你看它蹦跳着，
用刚生的小角
去吓送饭的孩子。

（贾芝：《拦牛》 《新诗选》第二册第353-354页）

猪

老公猪真是垂垂耄矣，然而火性却仍很旺。看到几个陌生客人，尽在栏里龇牙怒目，咆哮发威。要不是有一条粗缆绳拴住，这样一头野性的家伙扑上来可不是好玩的。外面树下还分别套着两头正当盛年的公猪，白的是约克，黑的是盘克，体重都在四百斤左右，身腰气派，更是威猛狞恶。难怪人们说，公猪栏的墙壁一定要用石头砌得结结实实的，普通的砖墙，根本禁不起它一撞。

三头老母猪和一大群儿孙住在另一处——岗背村的小猪场里。这时正躺在院子里晒太阳。听到世坤喊，只微微抬起头来哼一声，又躺下去了。（周敏：《猪城记》 《花期》第45-46页）

猪一放到草地，张嘴就吃，丑陋的嘴脸再也不离开地面。

它并不选择鲜嫩的草。它碰上什么咬什么。它盲目地向前伸着那永不疲倦的鼻子，既象一把犁刀，又象一只瞎眼鼹鼠。（〔法〕于·列那尔：《猪和珍珠》 《世界文学》1981年第4期第228页）

狗

我第一次见到这种“久负盛名”的动物时大吃一惊，它也是食肉兽，但样子却很猥琐，走起路来一颠一踬，皮毛没有光泽，还隐隐有几块大暗斑。它那个模样儿，就好象刚给人打了一顿，或者刚从什么阴暗的角落里被揪了出来，光天化日之下，显得有点狼狈的模样。总之，它是豺狼一类走兽，但比起有点骠悍的豺狼来，样子要猥琐难看一些。（素牧：《鬣狗的风格》 《长街灯语》第55-56页）

还有过这样一件事情：一条拉丁种的大护羊狗第一次很痛地生产，小狗生下来都已经死了；大狗也痛得快要断气了。这种悲惨的景象，在一条还没有生过小狗的猎狐狗身上唤起了极其显著的同情。

这条漂亮的小小猎狗的那种紧张情绪使人吃惊：它发出低声哀号，在护羊狗周围走来走去，它舐去护羊狗的痛苦的眼睛上的泪水，自己也哭了。它一下子跑进厨房里去，衔着骨头飞奔出来，送给病狗；然后它又跑到人们跟前，发出轻轻的、诉苦的叫声，朝人们身上跳去，好象在向人求救一样；它一直在哭，泪珠从它美丽的眼睛里流了下来。这个景象使人很感动，同时也叫人感到有点可怕。（〔苏〕高尔基：《文学写照·米·米·柯宾斯基》 《回忆录选》第238页）

布兰多不仅头长得神气，眼睛机灵，而且性情也很抑郁。它连连啜泣、哀号、悲叹，思家之情使它非常痛苦。当然，吸引它忘记乡思的东西很多：新的环境、陌生的人、多种多样的气味、园中养的兔子发出的沙沙声、由于栏栅很高无法追捕兔子而只能望栏兴叹等等。它被这种不自由的环境激怒了，暴跳如雷，龇牙咧嘴地尽力争取扩大自由。好多东西，只要它一抓到，就被扯坏咬破，它知道该怎样发泄不快。但这对于

获得自由无济于事。于是它就日夜不停地狂吠、悲鸣、嚎叫。（〔德〕安纳丽丝·波萍迪：《回忆阿登纳》第148页）

雷士刚来的时候还是只小狗，它的族谱不详，却生下了它这只瘦得可怜的小幼犬。它的毛很细，米色中带棕块，尾巴很短，耳朵也小，是给剪过的。剪它耳朵的人没留神，结果一只长一只短。它看起来有点象维克托唱片公司商标上的那只狗，歪着头倾听留声机的大喇叭。（〔巴西〕贝利：《贝利自传》第90-91页）

那条狗是我的！雷士似乎也明白这一点，而且对我报以赤诚之心，我无论到什么地方，它都紧紧跟着。我上学，它就守在校门外，等到我再次解放出来。我们去打猎，它最爱在矮树丛中跑。它还是只最好的猎狗，把我们打下的鸟小心翼翼地衔回来，连皮毛也不会咬破。我们去捉鱼，它就站在岸边喘气，又想参加凑热闹，但又不喜欢下水。

它最出色的是在我们踢球的时候。如果我们想放一些树枝在地上当球门，只要我指向那里叫声“挖！”雷士就会奔向那里拚命地挖，好象全世界的骨头都藏在下面似的。我们上场比赛的时候，它的那种机灵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它似乎懂得球场上孩子们跑来跑去，狗是不应该跑进去的。它会乖乖地坐在球门后边，等到球赛的半场结束，它会慢步跑到场边，坐在我身旁，睁大眼睛望着我，半歪着头，就象是等我对它讲话似的。它是个很理想的伙伴。（〔巴西〕贝利：《贝利自传》第92页）

我那些猎狗也是斯巴达名种，
下垂的肉腮，沙黄的毛色，两边挂着
长长的耳朵，正好挥去清晨的露水；
弯弯的腿，象纯种的公牛，挂着垂肉；
追赶起来不快，但是他们吠起来
一声应和一声，就象钟乐齐鸣。
无论在克里特、斯巴达、西萨利，听不到

有哪一队猎狗，跟猎人的号角和鸣，
应着他的呼召，吠叫得这样入调。

（〔英〕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
《莎士比亚喜剧五种》第82页）

猫

它一身有着雪似的白毛，在雪似的白毛中间夹着数块墨色的细毛，黑白相间，白的就越白，而黑的越发显得黑了。身上只有三块椭圆形的墨色，脸是一半儿白，一半儿黑，象是脸上罩了一个鬼脸儿似的，在黑白各半的脸中间，闪着两颗小电灯泡似的眼睛，见我低下头去望它，它也一个劲儿地盯着我。躺在地上的一条全黑尾巴，悠然自得地摇摆着，嘴张得很大，露出几颗嫩白的小齿，象刀尖似的，咪咪地叫喊着，那几茎细鱼骨头似的白胡须，傲傲地动着。（周而复：《猫》《歼灭》第151页）

有一个地方，有一个长了一嘴白胡子的灰色小猫。虽然有胡子，可是她是一个猫姑娘，一个真正的猫姑娘。她长得很美，一双淡绿色的眼睛，四个雪白的小爪子，身上的毛都是带条纹的，浅灰色夹深灰色，可以说是穿上了一件雅致的花衣服。（严文井：《不泄气的猫姑娘》《严文井近作》第35页）

（2） 家禽

鸡

有一次我们养过三只牝鸡、两只雄鸡。这两只雄鸡中只有一只得势，把那三只母鸡都占有了。那不得势的一只，真是孤苦得可怜。得势的一只雄鸡不消说要欺负它，便连那些娥皇女英们也不把它看在眼里。它有时性的冲动发作了，偷觑着自己的情敌不在，便想方设计地去诱惑它们。分明是没有食物的，它也要咯咯地叫，或者去替它们梳理羽毛，

但它们不理睬它。它弄得焦急了，竟然用起暴力来，在那时它们一面遁逃，一面戛着惊呼求救的声音，呼唤它们的大舜皇帝。等到大舜 皇帝一来，那位背时的先生又拖着尾巴跑了。……

牝鸡孵化了鸡雏的时候，平常是那么驯善的家禽，立地要变成一些鸷鸟。它们保护着自己的幼儿是一刻也不肯懈怠的。两只眼睛 如象燃着的两团烈火。颈子时常要竖着向四方倾听。全身的神经好象紧 张得要断裂的一样。这样加紧的防御，有时还要变为攻击。不怕你 便 不 怀敌意走近它们，它们也要戛出一种怪的叫声，飞来啄你。摄取饮食的 时候，它们自己也决不肯先吃，只是咯咯地唤着鸡雏。假如有 别的同类要来分争，不管是雄是雌，它们一样地总要毫不容情地扑啄。睡眠或者 下雨的时候，要把自己的鸡雏抱在自己的胸胁下，可怜胸脯上的羽毛要 抱来一根也没有存在的 程度。（郭沫若：《山中杂 记·菩提树下》《学生时代》第296页）

我们在这里泡了壶山茶喝，坐着歇乏，看见一堆孩子围着 群 小 鸡，正喂蚂蚱给小鸡吃。小鸡的毛色都发灰，不象平时看见的那 样。一问，卖茶的妇女搭言说："是俺孩子他爹上山挖药材，拣 回 来的一窝 小山鸡。"怪不得呢。有两只小山鸡争着饮水，蹬翻了水碗，往 青 石 板 上一跑，满石板印上许多小小的"个"字。（杨朔：《泰山极顶》《现 代游记选》第123页）

鸭

白色的鸭也似有一点烦躁了，有不洁的颜色的都市的河沟里传 出它 们焦急的叫声。有的还未厌倦那船一样的徐徐的划行。有的却倒插它们 的长颈在水里，红色的蹼趾伸在尾后，不停地扑击着水以支持身体的平 衡。不知是在寻找沟底的细微的食物，还是贪那深深的水里的寒冷。

有几个已上岸了。在柳树下来回地作绅士的散步，舒息划 行 的 疲劳。然后参差地站着，用嘴细细地抚理它们遍体白色的羽毛，间或又摇动身子或扑展着阔翅，使那缀在羽毛间的水珠坠落。一个已修 饰 完 毕

的，弯曲它的颈到背上，长长的红嘴藏没在翅膀里，静静合上它白色的茸毛间的小黑眼，仿佛准备睡眠。可怜的小动物，你就是这样做你的梦吗？ （何其芳：《雨前》 《中国现代散文》下册第85页）

鹅

塘里游泳着几头白鹅。羽毛已经这般洁白的白鹅，还在水上不住地洗刷它们这般洁白的羽毛。它们扑翅而动，游行在秋水上，左盼右顾。它们举止雍容，仪态万方。 （徐迟：《井冈山记》 《徐迟散文选集》第273-274页）

眠沙卧水自成群，曲岸残阳极浦云。那解将心怜孔翠，羁雌长共故雄分。 （李商隐：《题鹅》 《唐人绝句精华》第230页）

（3） 野 兽

象

就在一百多步远的地方，一片树木乱摇乱晃，接着，一棵树嘭喳地倒下去，露出一头大象，搧着耳朵，卷起倒下那树的嫩叶，慢吞吞地咀嚼着。这种树叫“狄柯尔”，类似棕榈，象最爱吃，有时干脆把树拱倒，逍遥自在地饱餐一顿。那象吃得好香，什么都忘了。我看得发呆，也什么都忘了，连自己也忘了，仿佛这正是上古的洪荒时代，人类还不存在，眼前只是一片荒凉原始的大自然。

大象吃得心满意足，打了个响鼻，慢吞吞地迈进更深的森林里去。我们这才清醒过来，悄悄开动车，三转两转，来到一条阴沉沉的河边。（杨朔：《野茫茫》 《杨朔散文选》第291页）

赭堡还有象，更通人性。我去看赭堡附近山顶的琥珀宫时，骑的就是大象。象的全身刺着花绣，耳朵上戴着大铜耳环，环子上系着彩色的绸子飘带。养象的人叫它是“象小姐”，怪不得打扮得这样妖娆。想不

到大象还爱音乐呢。爬山的时候，后边有人叮叮当当敲着小钟，象小姐便踏着拍子，迈着又慢又笨的步子，一摇一晃的，颠得人骨头都痛。

下来以后，养象的人说："给小姐点钱买糖吃吧。"大象便伸着鼻子到你跟前。我塞一枚印度币到它鼻眼里，瞧它把鼻子往后一甩，钱就递到主人手里去，乖觉得很。（杨朔：《印度情思》　《亚洲日出》第33页）

猴

有一处小猴随处跳跃，猴身高仅尺许，毛极细润清洁，不避人，亦无任何拘束，啖以香蕉，即当人前饱吃一顿，吃后缘树急爬而上，轻捷如履平地。（邹韬奋：《萍踪寄语》　《中国报告文学丛书》第一辑 第四分册第26页）

你走在野地里，瞧吧，路两旁常常坐着猴子的家庭：老猴子替小猴子从头上捉虱子，更小的猴子抱着母亲的肚子，就是母亲蹦跳、爬树，也不会掉。只要你嘬嘬叫上几声，哎呀呀，四下尼母树的叶子一阵乱响，更多的猴子会猱下来，都围到你跟前。胆大的竟敢一只手抓着你的胳臂、一只手从你掌心里拿香蕉吃。别以为这种种飞禽走兽是养熟的。不是，都是野的，却跟人处的十分相得，你看有意思没有意思？（杨朔：《印度情思》　《亚洲日出》第33页）

最高的一块石头顶上，立着一只老猴，那是猴王，很有点长者的风度，两眼警惕地观察着周围的一切，唯恐猴群受到伤害。

猴王在高石头上一出现，霎时间，平地上、石块顶上的几十只大小猴子，都放心大胆地用餐了。那刚刚出生几个月的小猴儿，偎在母猴的胸前，四只爪子紧紧抱着妈妈的腰，也跟着来用早餐了。……那小崽见了稻谷，也学着妈妈的样子，用爪子抓起来一颗颗地朝小嘴里送。猴妈妈总是不放心吧，它一只爪子抓东西吃，另一只爪子伸出来护卫着小崽。一时间只听到稻谷粒在猴儿口中嚼得咯嘣嘣地响。那小崽，边吃边哞哞地叫，声音又象小羊，又象小猫，很好听的。

第二天上午，我们来到另一个食场。这里的猴群叫东群，昨天看的

是西群。八点半钟，食场的地上、石头上洒满了稻谷，站长吹起了哨子。最早到达的是一只猴子妈妈和两只小崽，一只是前年生的，一只是去年生的。妈妈先从树梢上跳下来，两只小崽还留在枝头，大的给小的抓虱子。不一会儿，“老大”“老二”来了。这是两只公猴，被西群赶出来的。到东群来吃东西也不受欢迎，每天要抢在前边，或者等大家吃饱走了之后它两个再来吃。但有人在旁边，猴王也不敢欺负它们。又过一会儿，三十几只猴子到齐了。好嘛，就象丰盛的宴会一样，它们埋头吃起来，什么也不管不顾了。不知是谁重重地跺了一下脚，惊动得它们爬上了左前方的十几株冬青树的枝头，但还是在那里吃。

八时五十分，站长老黄拿着一大塑料口袋的新鲜的蕃薯片来到猴子中间。猴子们把站长围了起来，伸出爪子要。那“老大”最先要到一块，把皮用牙啃掉，一两分钟就吃完了。它又向站长要，硬是从站长手中夺走了一块。“老二”呢，不知从哪里钻了出来，抢走了好几块蕃薯，美美地饱餐了一顿。

猴王也禁不住美味的引诱，以神速的动作由树叉上抢到一块，但它吃得很慢，边吃边注意周围的一切。一只小崽几次跳到树叉上都没有把蕃薯片抓到手（因为卡得很紧，它力量不够），急得吱吱叫，猴母要打它，猴王看到了，要打猴母，猴母跑了。（张天来：《猕猴乐园》《现代游记选》第346-348页）

那猴子在一个盘子大小的圆面上，迅速地转动，随时都有摔到观众们脚前的危险，同时她不知疲倦地防范那些要戳她的小宝贝的人们。有时，她没有挡开一击，她便发出一声惨叫。她的手臂挥旋得象一根鞭子，但是观众是那么多，而每一位都急于打一下，拉拉猴子的尾巴，或抖抖系在她颈上的链子，以致她无法对付所有的人。于是她的眼睛可怜地乱翻着，痛苦和悲惨的皱纹便出现她的嘴角边了。

小猴子的手臂紧压在她的胸脯上，贴得那么紧，以致于指头都几乎隐入母猴皮上的细毛里了。它的眼睛凝视着人们的黄色面孔和愚钝的眼睛，他们从它的恐怖中汲取一种淡淡的快感。（〔苏〕高尔基：《高尔基论美国》第141页）

虎

在一个大笼子里，一个人放着手枪，同时用漂亮的鞭子残酷地抽打着班加尔的老虎，驱赶它们。那些漂亮的野兽们，给恐惧弄疯了，给灯光把眼睛照花了，给音乐和枪声把耳朵震聋了，在铁柱之间，往来狂跑，怒吼着，咆哮着，它们的绿眼睛发闪；它们的嘴唇颤抖着，暴露出愤怒的牙齿来，一时用这一只爪，一时又用另一只爪狠毒地抽打着空气。但是那人对它的眼睛开枪，响亮的空枪和痛楚的鞭挞，把那畜牲底有力的、蜿蜒有致的身躯，赶到笼子的角落里去。在一个强者底激愤与暴怒的激荡之下，满怀着耻辱的痛苦，那个被俘的畜牲暂时地冻结在它的角落里，蛇似的尾巴不安地扭动着，发狂的眼睛直瞅着前面……

有弹性的身体收缩成硬硬的一堆肌肉，颤动着，准备跳到空中，把它的爪子陷入那执鞭人底肉体中去，撕碎他，消灭他…… （〔苏〕高尔基：《高尔基论美国》第134-135页）

虎在笼中旋转。

虎在狭的笼中
沉默地
　　旋转，
低声地
　　咆哮，
不理睬笼外的
嘲弄和施舍。

它累了，俯卧着。
铁栏内，
一团灿烂的斑纹，
一团火！

站起来，
两眼炯炯地闪光，
锋锐的长牙露出，
扑出去的姿势
使笼外发出一片惊呼。

（曾卓：《铁栏与火》 《悬崖边的树》第99页）

老虎！老虎！你金色辉煌
火似地照亮黑夜的林莽，
什么样超凡的手和眼睛
能塑造你这可怕的匀称？

在什么样遥远的海底天空，
烧出给你做眼睛的火种？
凭什么样翅膀他胆敢高翔？
敢于攫火的是什么样手掌？

什么样技巧，什么样肩头，
能扭成你的心脏的肌肉？
等到你的心一开始跳跃，
什么样吓坏人的手和脚？

什么样铁链？什么样铁锤？
什么样熔炉炼你的脑髓？
什么样铁砧？什么样握力
敢捏牢这些可怕的东西？

当星星射下来万道金辉，
并在天空里遍洒着珠泪，
看了看这杰作他可曾微笑？

造小羊的可不也造了你了？

老虎！老虎！你金色辉煌，
火似地照亮黑夜的林莽，
什么样超凡的手和眼睛
敢塑造你这可怕的匀称？

（〔英〕布莱克：《老虎》 《外国诗歌选》第37-38页）

狼

昏黑的夜色降临在群山的上空。披着积雪的大地把惨白的闪光射向黑暗的天空。在山毛榉林里，移动着不安的狼群的黑影。

母狼已到了该恋爱的时刻了。公狼们围绕在她的周围。它们不安地互相注视着，包围着她。

看，母狼象闪电般地奔向山巅去了，四只公狼也立刻从后边追了上去。它们在披着积雪的森林里奔跑了好久。它们的奔跑象突然开始那样突然停止了。母狼带着一副威严的神气站在那儿。公狼们围绕在她的周围，象猎犬似的用火热的目光盯住她。最年轻的一只狼忽然纵身一跳，落在母狼的跟前。但这只不过片刻的光景。其余的公狼激怒了，它们向它扑去，于是在母狼的周围展开了疯狂的、暴乱的厮咬。母狼依旧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好似群狼磨着牙齿、撕下了一块块的皮毛，并不是由于她的原因。几只公狼在雪地上翻滚着，互相咬着喉咙，拖着大腿。在狂暴的厮斗中，它们几乎都喘不过气来了。

在混作一团的厮斗中，一只浅黄色的狼最后胜利了。它的毛上染着鲜血。这是一只有着强壮的胸膛和斗士般的脖子的狼，它的耳朵是小而灵敏，尾巴短而微带鬈毛。胜利者走到母狼的跟前，温柔地咬着她的脖子。

母狼却故意装出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屈从的样子，磨着牙，嗥叫着，躲闪着。但公狼紧紧地拖住她的脖子，直到她安静下来，最后好似终于承认了公狼的权力。

现在其他的公狼只好把嘴巴竖向天空，发出延续不断的呻吟声，这

声音是如此可怜，正象恋爱中的一切不幸者的呻吟声一样。除此以外，它们是再没有什么可做的了。（〔意〕朱塞佩·德·桑蒂斯等：《人与狼》《意大利电影剧本选》下第197页）

在维斯吉奥的主要街道的一端，象神话中的游牧者一样，出现了五只狼。它们悄悄地蹑足而行。然后，象它们突然出现那样，它们又突然站住了，停在原地。它们的强有力的两腿看上去好象在地上生了根似的，一动不动地站着，好象在研究着情况。这以后，它们又重新不声不响地，象影子般地向前移动着。

看，这就是它们念念不忘的目标——圈着牛群和羊群的家畜栏，在这里已经需要另一种战术了。

狼群象接到命令般地从原地跳了起来，它们已经袭进家畜栏里，腾起了一阵凄惨的叫声，引起了一片混乱。被吓坏了的羊群向四下里奔跑着，企图逃出畜栏；它们向门口挤着，互相压踏着，重新溃散又重新向前奔跑着，但到哪里也躲不过由于见到血腥而变得毫无理性的猛兽。牛群组成了一个圆圈来进行防御。它们把头低得很低，机警地监视着狼群。但狼从四面八方进攻着，终于在这儿也抢走了捕获物。

从一些窗户里伸出枪筒来，响起了枪声。有几只狼逃窜了。但要想射中奔跑着的狼正象向闪电瞄准一样不可能。（〔意〕朱塞佩·德·桑蒂斯等：《人与狼》《意大利电影剧本选》下第190-191页）

其它

这是在头部，背部，尾巴上，都长着钢针似的刺毛的四足兽，所谓“绅士相处，应如豪猪与豪猪，中间保持相当的距离”，就因为太靠近了彼此都没有好处。……

但豪猪的“绅士风度”之可贵，尚不在那一身的钢针似的刺毛。它是矮胖胖的，一张方正而持重的面孔，老是踱着方步，不慌不忙。它的潇洒悠闲，实在也到了殊堪钦佩的地步。可以在一些滋味不坏的灌木丛中玩上一个整天，很有教养似的边走边哼，逍遥自得，无所用心，宛然是一位乐天派。它不喜群的生活，但也并非完全孤独，由此可见它在

"待人接物"上多么有分寸。（茅盾：《森林中的绅士》《茅盾散文速写集》第432页）

乌热布好象不理睬这些，鹿哨仍旧呜呜地响着，可是还没有来一只鹿。我有点沉不住气了，这时，乌热布轻轻拍了我一下，我听到轻轻一声窸窣响，鹿来了。在林中空地对面的树丛里，探出一个动物脑袋来，慢慢的躲躲闪闪地走出一头没有角的母鹿来，在对空地警觉地张望，……不久，远处的鹿又呜呜叫起来，还越来越近，接着前边森林里响起一阵枯枝被踏断的"咯巴"声，一转眼一头大鹿茸耸向天空的公鹿雄赳赳地冲了出来，它跑到空地中央，淡黑色的嘴唇张开，又呜呜的叫起来。

这头公鹿长得矫健威武，象马那么高，阳光把它镀成紫缎色，对一棵小桦树使劲撞了几下，向母鹿奔去。（王平：《鹿哨》《猎村纪事》第214页）

我看见河里有一个圆圆的东西，一会儿露出头，一会儿钻进水里。腿短，头圆，长着两只滴溜乱转的黑眼睛。露出头的时候，看得清背和两肋的发亮深褐色的毛和银黑色颈下和腹部。

……

乌热布说："水獭是一种有趣的野兽。它生活在水边，捕鱼为生，鱼类怕水獭，正象山里的动物怕老虎一样，所以水獭另外有一个名字叫鱼虎……"

乌热布正讲着，水獭露出头，游得很快，它的脑袋有西瓜那般大，脑袋又象鼠又象猫。水獭不慌不忙地破浪前进。

我又端起枪，乌热布告诉我："猎人打水獭一般不用枪，容易弄坏毛皮。它的身体很光滑，穿着一件不漏水的皮大衣，在水里游来游去，回到岸上，只要把身子一抖，水点全飞掉了。所以它的皮毛很贵重。它的尾巴是一个有力的舵，四条短腿上长着有蹼的脚，就象四条桨一样。水獭象一个神出鬼没的流浪汉，因为白天经常躲在水边的洞里，晚上才出来活动。它的辨别方向的能力很强，当河水绕弯的时候，它就会从陆地上挑选最近的地方穿过去，有时水獭还要从这条河转移到另一条河，所

以在离河很远的深山里也能打到它。水獭胆小，狡猾，小心谨 慎。它和黄鼠狼是同一类型动物，样子也有一点象。它的嘴上长着 胡子，它比猫和黄鼠狼凶猛得多。它在被追得危急的时候，能够和狗打架，受了 重伤不打哼哼。”（王平：《捉水獭》 《猎村纪事》第199-200页）

所有的生物，都根据自己生存的需要 而 活动。黄羊生存 的方法，有点值得注意的地方。它对于动物界来说，完全是“守 势”的，或者“消极”的生存。它没有巨牙，又无利爪，不能牺牲任何动物来满足自己。但是，其他的动物却不能说没有牺牲它的意思，因此，首 先 它 有一种适应于当地当季的土色和草色之保护作用的毛色，减少被旁 人发现的可能，万一被其他有伤害性的动物发现以后，它就开始逃 跑，它的普通速度几等于马的狂奔。在紧急关头，它能纵跃前 进，一跃 能 离地三四尺高，一二丈左右远。不但成长的黄羊如此，初生的羊犊刚脱母胎之 后，一见风就可以跑路。（范长江：《塞上行》 《中国报告文学丛 书》第二辑第一分册第238页）

藏羚羊、黄羊和野驴见我们车队过来了，就向远方 不 停 地飞跑；最有趣的是晒太阳的灰色鼠兔，简直是成千上 万，一听 见 车响，就在草丛中吱吱乱叫，拚命地向自己的洞穴直窜；那又肥又 笨 的 旱獭，也拖着滚圆的身子向洞里蹒跚，进了洞后，还探出圆圆的脑袋，向着车队 呜呜怪叫。 （齐克：《奔雀莫错》 《大江源记》第156页）

我觉得很好玩，看着这些柔软、黑灰色条纹的毛茸茸的松鼠，和它们灌木似的尾巴，它们的念珠似的闪烁的眼睛，它们温柔而忙碌的老 练的动作。一切可吃的东西，必须收放在屋角的纱橱里，防备这些贪婪 的动物。因此它们在压抑不住的渴望中吸嗅着，来到碗橱周围闻来闻去的想找 个窟窿钻进去。如果有些谷粒或是面包的碎片掉在外面，它们就准 能找到，而且用两只前爪捧着，使大劲地啃，一面把这东西转来转去地来适合它们的嘴。我只要有一点响动，它们立刻把尾巴 撅到背上，飞快地跑走，可是跑到半道又停下了，坐在门口的垫子上，用后 爪 挠

着耳朵，然后又跑回来。（〔印〕泰戈尔：《孟加拉风光》《外国散文选》第541页）

蓦地，空地上出现个黑影，
两颗火星忽然闪了一闪，
好象两盏光亮的明灯……
随后一只野兽从树丛中
扑通一声，跳到了细沙上，
仰面朝天躺下来，四爪乱蹬。
那是荒野中永恒的寄客——
凶猛的金钱豹。
它啃着一块湿淋淋的骨头，快乐地叫着；
它得意地摇着自己的尾巴，
把它那血红的目光投向
圆圆的月亮，
它身上的毛发出耀眼的银色的闪光。

（〔俄〕莱蒙托夫：《童僧》
《莱蒙托夫诗选》第481-482页）

只有一条蛇闪耀着黄色的脊背，
在枯草中沙沙地蠕动，
好象是一把细雕的刀鞘，
上下都刻满了黄金的花纹，
把松软的沙土划了道小沟，
它在小心地滑动着；忽然间，
玩耍着，在沙土上尽情快乐着，
慢慢地盘成了三重小圆环；
突然间又象被什么烫灼了，
扭曲着身子，又蹦了几蹦，
便藏入远处的丛林当中……

（〔俄〕莱蒙托夫：《童僧》
《莱蒙托夫诗选》第488-489页）

（4） 鸟 雀

鹰

一只远来的鹰隼仿佛带着愤怒，对这沉重的天色的愤怒，平张的双翅不动地从天空斜插下，几乎触到河沟对岸的土阜，而又鼓扑着双翅，作出猛烈的声响腾上了天空。那样巨大的翅使我惊异。我看见了它两胁间斑白的羽毛。

接着听见了它有力的鸣声，如同一个巨大的心的呼号，或是在黑暗里寻找伴侣的叫唤。（何其芳：《雨前》《中国现代散文》下册第86页）

晚天是赤红的。公园如同一个废墟。鹰在赤红的天空之中盘旋，作出短促而悠远的歌唱，嘹唳地，清脆地。

鹰是我所爱的。它有着两个强健的翅膀。

鹰的歌声是嘹唳而清脆的，如同一个巨人底口在远天吹出了口哨。而当这口哨一响着的时候，我就忘却我底忧愁而感觉兴奋了。（丽尼：《鹰之歌》《中国现代散文》下册第150页）

凄风淅沥飞严霜，苍鹰上击翻曙光。云披雾裂虹霓断，霹雳掣电捎平冈。奢然劲翮剪荆棘，下攫狐兔腾苍茫。爪毛吻血百鸟逝，独立四顾时激昂。炎风溽暑忽然至，羽翼脱落自摧藏。草中狸鼠足为患，一夕十顾惊且伤。但愿清商复为假，拔去万累云间翔。（柳宗元：《笼鹰词》《历代诗歌选》第548页）

扑着轻风，
健翮的鹰隼，

——那奋飞得很高
壮泪地鸣唱的禽鸟，
以无限的眷恋，
在四周低徊盘旋，
然后，又栖息到光翘的檐角。

高飞的禽鸟集向塔，
星群与云与阳光，
——那些发亮的东西，
也照耀而装饰着塔……

（严辰：《塔》 《新诗选》第三册第230页）

天 鹅

它象白色的雪橇，在水池子里滑行，从这朵云到那朵 云。因为它只贪馋流苏状的云朵。它观看着云朵出现、移动，又消失在 水里。有朵云是它所向往的。它用喙瞄准它，突然扎下它裹雪的脖子。

然后，活象是女人的一条胳膊伸出衣袖，它抽回 脖子。 （〔法〕于·列那尔：《天鹅》 《世界文学》1981 年第 4 期第 232 页）

天鹅的面目优雅，形状妍美，与它那种温和的天性正 好相称。它叫谁看了都顺眼。凡是它所到之处，它都成了这地方的点缀品，使 这地方美化；人人喜爱它，人人欢迎它，人人欣赏它。任何 禽 类 都不配这样地受人钟爱：原来大自然对于任何禽类都没有赋予这样 多 的高 贵而柔和的优美，使我们意识到它创造物类竟能达到这样妍 丽的程 度。俊 秀的身段，圆润的形貌，优美的线条，皎洁的白色，婉转的、传神的 动作，忽而兴致勃发、忽而悠然忘形的姿态，总之，天鹅身上 的 一 切都散布着我们欣赏优雅与妍美时所感到的那种舒畅、那种陶醉，一切都使 人觉得它不同凡俗，一切都描绘出它是爱情之鸟；古代神话把这个媚人的 鸟说成为天下第一美女的父亲，一切都证明这个富有才情 与 风 趣的神话是很有根据的。

我们看见它那种雍容自在的样子，看见它在水上活动得那么轻便、那么自由，就不能不承认它不但是羽族里第一名善航者，并且是大自然提供给我们的航行术的最美的模型。可不是么，它的颈子高高的，胸脯挺挺的、圆圆的，就仿佛是破浪前进的船头；它的宽广的腹部就象船底；它的身子为了便于疾驶，向前倾着，愈向后就愈挺起，最后翘得高高的就象船舳；尾巴是地道的舵；脚就是宽阔的桨；它的一对大翅膀在风前半张着，微微地鼓起来，这就是帆，它们推着这艘活的船舶，连船带驾驶者一起推着跑。（〔法〕布封：《动物素描》《外国散文选》第11-13页）

驯天鹅的惯常叫声与其说是响亮的，毋宁说是浑浊的；那是一种哮喘声，十分象俗语所谓的"猫咒天"，古罗马人用一个谐音字"独楞散"表示出来。听着那种音调，就觉得它仿佛是在恫吓，或是在愤怒；古人之能描写出那些和鸣铿锵的天鹅，使它们那么受人赞美，显然不是拿一些象我们驯养的这种几乎喑哑的天鹅做蓝本的。我们觉得野天鹅曾较好地保持着它的天赋美质，它有充分自由的感觉，同时也就有充分自由的音调。可不是么，我们在它的鸣叫里，或者宁可说在它的嘹唳里，可以听得出一种有节奏、有曲折的歌声，有如军号的响亮；不过这种尖锐的、少变换的音调，远抵不上我们的鸣禽的那种温柔的和声与悠扬朗润的变化罢了。

此外，古人不仅把天鹅说成为一个神奇的歌手，他们还认为，在一切临终时有所感触的生物中，只有天鹅会在弥留时歌唱，用和谐的声音作为它最后叹息的前奏。据他们说，天鹅发出这样柔和、这样动人的声调，是在它将要断气的时候，它是要对生命作一个哀痛而深情的告别；这种声调如怨如诉，低沉地、悲伤地、凄黯地构成它自己的丧歌。他们又说，人们可以听到这种歌声，是在朝暾初上、风浪既平的时候；甚至于有人还看到许多天鹅唱着自己的挽歌，在音乐声中气绝了。……无疑地，天鹅并不歌唱自己的死亡；但是，每逢谈到一个大天才临终前所作的最后一次飞扬、最后一次辉煌表现的时候，人们总是无限感慨地想到这样一句动人的成语："这是天鹅之歌！"（〔法〕布封：《动物素描》《外国散文选》第14-15页）

海 燕

乌黑的一身羽毛，光滑漂亮，积伶积俐，加上一双剪刀似的尾巴，一对劲俊轻快的翅膀，凑成了那样可爱的活泼的一只小燕子。当春间二三月，轻飓微微的吹拂着，如毛的细雨无因的由天上洒落着，千条万条的柔柳齐舒了它们的黄绿的眼，红的白的黄的花、绿的草、绿的树叶，皆如赶赴市集者似的奔聚而来，形成了烂熳无比的春天时，那些小燕子，那末伶俐可爱的小燕子，便也由南方飞来，加入了这个隽妙无比的春景的图画中，为春光平添了许多的生趣。小燕子带了它的双剪似的尾，在微风细雨中，或在阳光满地时，斜飞于旷亮无比的天空之上，唧的一声，已由这里稻田上，飞到了那边的高柳之下了。再几只却隽逸的在粼粼如縠纹的湖面横掠着，小燕子的剪尾或翼尖，偶沾了水面一下，那小圆晕便一圈一圈的荡漾了开去。那边还有飞倦了的几对，闲散的憩息于纤细的电线上，——嫩蓝的春天，几支木杆，几痕细线连于杆与杆间，线上是停着几个粗而有致的小黑点，那便是燕子，是多么有趣的一幅图画呀！（郑振铎：《海燕》《散文选》第一册第501页）

就在这时，我们的小燕子，二只，三只，四只，在海上出现了。它们仍是隽逸的从容的在海面上斜掠着，如在小湖面上一样；海水被它的似剪的尾与翼尖一打，也仍是连漾了好几圈圆晕。小小的燕子，浩莽的大海，飞着飞着，不会觉得倦么？不会遇着暴风疾雨么？我们真替它们担心呢！

小燕子却从容的憩着了。它们展开了双翼，身子一落，落在海面上了，双翼如浮圈似的支持着体重，活是一只乌黑的小水禽，在随波上下的浮着，又安闲，又舒适。海是它们那么安好的家，我们真是想不到。（郑振铎：《海燕》《散文选》第一册第502-503页）

乌云从天空上垂下来，一群勇敢的海燕叫啸着，飞掠着。海浪撞在海岛上，喷起雪白的浪花，海涛一起一伏，我乘的木船忽然升上高高的浪头，忽然落入深深的漩涡，但撑船人的手握得紧紧的，船在狂风巨浪

中欢乐地前进。海燕飞过我们头顶，似乎在跟我们比赛，……太阳和云雾搏斗着，太阳终于把电光一样明亮的光焰斜射到海面上，那时，那些海燕呼啸得更加欢腾，而人们心里也充满喜悦。大海还在沸腾，但，雾已向远方沉没……（刘白羽：《怒海》《刘白羽散文选》第296页）

大 雁

金河秋半虏弦开，云外惊飞四散哀。仙掌月明孤影过，长门灯暗数声来。须知胡骑纷纷在，岂逐春风一一回？莫厌潇湘少人处，水多菰米岸莓苔。（杜牧：《早雁》《历代诗歌选》第639页）

不幸的失群的孤客！
谁教你抛弃了旧侣，
拆散了阵宇，
流落到这水国的绝塞，
拚着过碟的愁肠，
泣诉那无边的酸楚？

啊！从那浮云的密幕里，
迸出这样的哀音，
这样的痛苦，这样的热情！

孤寂的流落者！
不须叫喊得哟！
你那沉细的音波，
在这大海的惊雷里，
还不值得那涛头上，
溅破的一粒浮沤呢！

可怜的孤魂啊！

更不须向天回首了。
天是一个无涯的秘密，
一幅蓝色的谜语，
太难了，不是你能猜破的。
也不须向海低头了。
这辱骂高天的恶汉，
他的咸卤的唾沫，
不要渍湿了你的翅膀，
粘滞了你的行程！

（闻一多：《孤雁》 《新诗选》第一册第377-378页）

鹤

太阳移到当空，丛莽里闷热得很。近处有一片草泽地，落下大群的野鹤，有的红头红腿，有的黑头黑腿，一齐用长嘴在水草里乱搅，捣得青蛙或者小鱼腾空跳出水草，正好叫野鹤一口接住吞下去。（杨朔：《野茫茫》 《杨朔散文选》第293页）

巴特纳的白鹤真多。……这些白鹤，不是一只两只，而是成群结队地来去。有的停在屋顶上，有的立在烟囱上，有的驻足在清真寺的尖顶上，有的栖息在高枝上。他们在那儿昂首闲眺，在那儿徘徊小憩，在那儿喁喁情话，在那儿营巢暂住。

有时候，它们联翩翱翔，长空里一群群鹤影，上下飞舞，映在湛蓝的天幕下，构成了一幅绝美的画图。（闻捷 袁鹰：《非洲的火炬》第51-52页）

她长得丹顶上翘，长嗉下垂，嘴和腿完全鲜红，腹部又是一片雪白，而那墨色的身躯，真象黑丝绒一样闪闪发光。对比里现出和谐，朴素里见到大方，真是美极了。她两翅大得象车轮，在飞禽里是很少见的。她一旦出现，总是昂着头，曲着腿，身披着阳光，背摩着青天，展开大翅平

掠前进。她边飞边发出叫声，清脆、幽远而沁人心脾。这大概就是古人所说的鹤唳吧？很少见她扇动翅膀，如果迅速前进，象闪电，象疾风，眨眼间掠过千山万谷。形象、风格，大大不同于一般的鹤。（李秀峰：《晴岚碧海话崆峒》《甘肃散文特写选》第42页）

乌鸦

“哇……哇……”

天方黎明，穿着黑色礼服的乌鸦就开始活动了，在屋顶，在树梢，在地坪上。

接着几十只，几百只，几千只集合起来，在静寂的天空中发出刷刷的拍翅声，盘旋地飞了过去。一队过去了，一队又来了，这队往东，那队往西，黑云似的在大家的头上盖了过去。这时倘若站在城外的高坡上下望，好象西安城中被地雷轰炸起了冲天的尘埃和碎片。

到了晚上，开始朦胧的时候，乌鸦又回来了，一样的成群结队从大家的头上刷了过来，仿佛西安城象一顶极大的网，把它们一一收了进去。

这些乌鸦是长年住在西安城里的，在这里生长，在这里老死。它们不象南方的寒鸦，客人似的，只发现在冷天里，也很少披着白色的领带。它们的颜色和叫声很象南方人认为不祥的乌鸦，然而它们在西安却是一种吉利的鸟儿。据说民国十九年西安的乌鸦曾经绝了迹，于是当年的西安就被军队围困了九个月之久，遭了极大的灾难。而现在，西安是已经被指定作为国民政府的陪都了，所以乌鸦一年比一年多了起来，计算不清有多少万只，岂非是吉利之兆？（鲁彦：《西安印象》《散文选》第二册第216-217页）

（一）

我大清早起，
站在人家屋角上哑哑的啼。
人家讨嫌我，说我不吉利。——
我不能呢呢喃喃讨人家的欢喜！

（二）

天寒风紧，无枝可栖。
我整日里飞去飞回，整日里又寒
　又饥。——
我不能带着鞘儿，翁翁央央的替
　人家飞；
也不能叫人家系在竹竿头，赚一
　把黄小米！

（胡适：《老鸦》 《新诗选》第一册第105-106页）

“哑！哑！哑！”
队队的归鸦，相和相答。
淡茫茫的冷月，
衬着那翠迭迭的浓林，
越显得枝柯老态如画。
……
鸦都睡了；满园悄悄无声。
惟有一个突地惊醒，
这枝飞到那枝，
不知为甚的叫得这般凄紧？
听它仿佛说道，
“归呀！归呀！”

（俞平伯：《冬夜之公园》
《新诗选》第一册第130页）

孔 雀

清晨，露水未干，你碰巧能在花荫里看见只孔雀，迎着朝阳展开彩屏，庄严地舞着。舞到得意处，浑身一抖，每根翎子都唰唰乱颤。

……

德里西南方有座极其漂亮的古城，叫赭堡，全城都刷成粉红色，因

而别名玫瑰城。其实不妨叫它是孔雀之乡。那儿的孔雀多得出奇，有的干脆养在人家里，跟鸡一样。天天黄昏，孔雀出来打食。路边上，野地里，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好象美人儿拖着翠色的长裙子，四处转游，根本也不躲避人。（杨朔：《印度情思》《亚洲日出》第32页）

莎乐美，你知道我有许多白孔雀，就是那在园里的石榴树和大扁柏之间走来走去的那些美丽的白孔雀。它们的嘴都镀着黄金。它们吃的谷也镀着黄金，它们的脚都染着紫颜色。它们叫一声，便要下雨。它们把尾巴一展开，月亮便从天上露出脸来。它们一对一对地在扁柏和黑石榴树之间走来走去，而且每一只都有一个奴隶服侍它。它们有时候飞着穿过这些树，有时候睡在草上，或绕着池边散步。全世界都没有这样珍奇的鸟。（〔英〕王尔德：《莎乐美》《外国独幕剧选》第一册第243页）

其它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庄子：《逍遥游》《历代散文选》第37页）

鹭鸶是一首精巧的诗。

色素的配合，身段的大小，一切都很适宜。

白鹤太大而嫌生硬，可不用说，即如粉红的朱鹭或灰色的苍鹭，也觉得大了一些，而且太不寻常了。

然而鹭鸶却因为它的常见，而被人忘却它的美。

那雪白的蓑毛，那全身的流线形结构，那铁色的长喙，那青色的脚，增之一分则嫌长，减之一分则嫌短，素之一分忽则嫌白，黛之一分忽则嫌黑。

在清水田里时有一只两只站着钓鱼，整个的田便成了一幅嵌在琉璃框里的画面。田的大小好象有心人为鹭鸶设计出的镜匣。

晴天的清晨，每每看见它孤独地站立在小树的绝顶，看来象不是安稳，而它却很悠然。这是别的鸟很难表现的一种嗜好。人们说它是在望哨，可它真是在望哨吗？

黄昏的空中偶见鹭鸶的低飞，更是乡居生活中的一种恩惠。那是清澄的形象化，而且具有了生命了。（郭沫若：《丁东草》《散文选》第一册第279-280页）

雉就是一种秋冬二季可任人猎击的鸟类。它栖息平原间的草薮中和沼泽边。形状象鸡，雄的身体较大，姿容轻健，颊部裸出红色，羽毛绿色多杂彩，有金属光泽，尾羽很长，有美丽的横斑。雌的身体较小，羽色茶褐，极不美丽，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因为它的身体肥壮，肉味美，产量又多，所以是一种重要的野味。这几天在上海试往小菜场等处注意一回，就可见一羽一羽已经满挂在野味摊上了。（贾祖璋：《雉》《散文选》第二册第640页）

在饭店门口，有一棵大树，几百只缝纫鸟就栖居在上面。缝纫鸟，顾名思义，自然是有缝纫技能的。这种鸟的巢穴，不是用泥糊成的，而是由它们自己用一根根韧性很强的嫩草，巧妙得不可思议地编织而成的。我曾细心地观察过它们的劳作。它们从印度洋沿岸的草丛中衔来一根两三尺长的嫩草，用自己的尖嘴，先是把草打成几道圆圈，而后用人类织布的原理，有经有纬地开始把长长的嫩草左右穿梭。看上去它们那尖嘴的灵巧程度，一点也不比人类的双手差。但那劳作是相当艰巨的。它们双脚的爪子，首先要紧紧抓住树枝以保护自己，唯一能劳动的就是它们那只尖嘴。一只鸟要花两三天时间不停歇的劳动，才能给自己编织成一个能容纳它自己和情侣俩相依而居的窝。（玛拉沁夫：《缝纫鸟》《远方集》第17页）

在茅屋后面或是山脚下的丛林里，我听到了黄鹂的尖利的富有召唤性和启发性的啼叫。可是，它们飞起来迅若流星，在密密的树枝树叶里忽隐忽现，常常是在我仰视的眼前一闪而过，金黄的羽毛上映照着阳

光，美丽极了，想多看一眼都很困难。（孙犁：《黄鹂》《晚华集》第71页）

只听到“嗒、嗒”和“咝、哧”声从寂静的夜空传来。真象舞会乐队敲起了圆鼓，奏起了乐曲。我一惊，立即爬了起来。……树林附近的那片大约有两公顷的空地上，奇迹般地出现一群松鸡，垂下翅膀在雪上跑圈圈，尾巴象孔雀开屏那样展开，低低地鸣叫着：“堂堂挺堂，堂堂堂挺堂。”中间一只母松鸡站在半截树桩上，昂着头穿着一身油黑闪亮的礼服，高傲地跷起一只腿不停地“咯咯”叫着，发布着命令。真是个好大的“舞会”。松鸡身体比斑鸠大，嘴的形状象鸡，身体大部分是黑色，间有白、黄杂色斑纹，下部灰白色。二十几只大公松鸡，以那只母松鸡为核心，首尾相接，尽情地跳着，一个追逐一个，渐渐变成一个飞速旋转的黑环。（王平：《松鸡的“舞会”》《猎村纪事》第189-190页）

我顺着林荫路望去，看见了一只嘴边还带黄色、头上生着柔毛的小麻雀。它从巢里跌落下来（风猛烈地吹打着林荫路上的白桦树），呆呆地伏在地上，孤立无援地张开两只羽毛还未丰满的小翅膀。

我的狗慢慢向它靠近。忽然，从附近一棵树上飞下一只黑胸脯的老麻雀，象一颗石子似地落到狗的鼻子跟前——它全身倒竖着羽毛，惊惶万状，发出绝望、凄惨的叫声，两次扑向露出牙齿、大张着的狗嘴边去。（〔俄〕屠格涅夫：《麻雀》《屠格涅夫散文诗集》第41页）

飞来一只白鹤，落在从黄色的沼泽和小丘之间流过的小河对岸，低头散起步来。

爱吃鱼的鹗鸟飞了来，微微扇动着翅膀，停在空中，察看下面的猎物。

尾巴头上呈凹形的鹞鹰飞来，在高空翱翔。

白头轮尾鸟也飞来了，它最爱吃鸟蛋。它来后，所有鹬鸽都从柴垛中出来，象蚊子一样跟在它后面飞。一会儿，看家的乌鸦也加到鹬鸽群中去。

巨大的猛禽露出一副很可怜的样子，这庞然大物也居然惊慌失措，东西乱窜，恨不得立刻逃脱。

林鸽们发出“呜——呜”的声音。

松树林中有一只杜鹃不倦地啼啭着。

苍鹭从干枯了的老芦苇丛中猛地跃起。

黑琴鸡就在附近喋喋不休地叫着。

芦鸥发出啾啾声，停在小芦苇上摇来摆去。（〔苏〕普里什文：《林中水滴》《外国散文选》第235-236页）

当猫头鹰在动物面前露面时，正是中午时分；明亮的阳光正照耀着大地。它慢腾腾地走着，显得既尊贵又庄严。它那双大而呆滞的眼睛盯视着四周，露出一副极为傲慢的神态。（〔美〕詹姆斯·瑟伯：《神仙猫头鹰》《散文》1981年第1期第24页）

百啭千声随意移，山花红紫树高低。始知锁向金笼听，不及林间自在啼。（欧阳修：《画眉鸟》《历代诗歌选》第296页）

（5）鱼　贝

玉泉池方一亩，鱼百尾，黑背紫尾，有红者斑者，长短以尺数止于三四。水深黑而青见底，底绿苔如毯，毛不长，虽瓦砾亦遍生苍绿，疑有水仙捐佩玦。鱼游闲适回缓。僧人于池上设几煎茶待客。客循池走，鱼则亦尾客影而游；客倚阑，鱼则亦聚阑边仰沫若有求。喜瓜饼，僧间具，数钱一握，投必争：在前者为后者所挤，尾出水面，以下拥上，则众鱼掀一鱼全出水，忽一跃入水，众鱼惊散，而水清如故。客坐定，鱼复回绕不已，若欣若慕。（查人渶：《玉泉观鱼》《西湖游记选》第198页）

西沙群岛的海贝、海螺是花色繁多的：有黑得发亮、黑里透黄的虎斑贝，颜色绚丽、五彩斑斓的豹斑贝；有玲珑晶莹的白玉贝，小巧精致的花瓣贝；还有那闪着彩虹般颜色的夜光螺、马蹄螺……在这所有的海贝

海螺中，我最喜爱、最珍贵的，却是那可以作螺号来吹的凤凰螺。（向明：《凤凰螺》 《散文选》第 494 页）

突然，从拆破的纸角处渐次显露出几颗椭圆的东西。第一颗五彩斑斓，透亮耀目，象琥珀，更象彩玉；另一颗通体碧色，宛如一片碧玉雕就的翠叶，叶络也丝丝可见；第三颗红里透紫，象霁红名瓷，红得流光，紫得可爱；还有一颗底色乳白，仿佛丹青手匠心独运地又加描几笔淡金的云影，素雅之中见辉煌。这，是四颗彩色贝壳！（成汉飙：《彩贝》 《彩贝》第 92 页）

（6） 昆 虫

蜂 蝶

一只只蝴蝶，正甜甜地歇在花蕊上。站在沈老奶奶身后，有一位头上扎着羊角似短辫的娇小身材的姑娘，踮起脚尖，悄悄地走近花前，拍那蝴蝶，却拍个空，蝴蝶从她的指缝里逃走了；它并不远逃，又挑战似地环着姑娘的羊角短辫子飞，引起大家一阵轻快的笑。（凤章：《绣春图》 《山坞的早晨》第 35 页）

一只巨蛾似的灰蝴蝶，坠落在深渊中，仰浮于水面，成三角形，仿佛两翅活活地给钉子钉在水上。它不停地微动着细腿，身体也跟着扭动，于是，这小小的蝴蝶就在整个深渊中荡起微波，密密地一圈一圈四散开去。（〔苏〕普里什文：《林中水滴》 《外国散文选》第 226 页）

不论平地与山尖，无限风光尽被占。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罗隐：《蜂》 《历代诗歌选》第 688 页）

啊，蜜蜂，你们拿工作当欢乐，
你们除了香露——天仙的气息，

再不需要别的食物，
冬季来了，你们就姑且躲开一下，
为了给人们酿造蜜糖，
你们裹取花蕊上琥珀色的香液。

象新妇一般，
纯洁的饮露者，你们留连在
山丘上的百合花丛之间，
朱色花瓣的姐妹，
光的女儿，你们一齐
从这皇袍上飞起来吧！
（〔法〕雨果：《皇袍》　《外国诗歌选》第 121-122 页）

蚊　蝇

可是你等着，等着，却等来了苍蝇。它们从龌龊的地方飞出来，嗡嗡的，绕住你，钉你的涂一层胶似的皮肤。戴红顶子象个大员模样的金苍蝇刚从粪坑里吃饱了来，专拣你的鼻子尖上蹲。（茅盾：《雷雨前》《茅盾散文速写集》第 68 页）

于是冬去春来春去夏来半年之中西安城里人满了。于是苍蝇也多了。

嗡嗡嗡嗡嗡嗡嗡。

飞进了窗子，飞进了门户，坐在凳子上，伏在桌子上，躺在床铺上，挂在墙壁上，你来了它走了，你走了它来了。喝你的茶，吃你的饭，随后粘在你衣上，站在你头上，扯你的耳朵，拍你的眉毛，摸你的鼻子，吻你的嘴唇……最先是灰黑色的小的，随后是芝麻模样起斑点的大的，最后是红头绿背的肥胖的……或则长襟短袖鬈发蓬松，象年轻的舞女，或则西装革履轻柔活泼，象摩登的男子，或则长袍马褂严词厉色，象老年的政客……或作婀娜的媚态，或作纵跳的姿势，或作危坐的模样……有些突着臀部，有些挺着腰背，有些翘着胡髭……

嗡嗡嗡嗡嗡嗡……

自外而内，自内而外，自上而下，自下而上，自左而右，自右而左，前后络绎往来交织，纷忙杂乱叫嚣喧哗……忽作散兵形，忽作密集队，忽然从天花板上掷下炸弹，忽从痰盂中轰地雷，一眨眼间，到处都是枪弹的痕迹……（鲁彦：《西安印象》《散文选》第二册第222-223页）

苍蝇，我的房间里多的是红头苍蝇。这苍蝇，比较另外的苍蝇更加神气，来的时候，总是兜着大圈子，大声的嗡嗡然，很有些绅士的风度。它的外表也很漂亮，我在做小孩的时候，就知道"头戴红缨帽，身穿绿绸袍"的，便是指这位先生。

可是，它的外表虽然这样漂亮，神气虽然这样十足，它的肚子里却满装了一肚子的大粪。（许杰：《炎夏小记》《许杰散文选集》第13页）

午尖处，小黑蝇和四脚蛇特多，尤以黑蝇多得可怕，顷刻布满人之头身各部，随手可以打死十数黑蝇，令人胆寒。煮茶与面片时，因无锅盖，黑蝇成群飞赴其中，结果煮了一锅的黑蝇！我们如果拿碗茶，一会又落满茶上！后来我发现一个办法，就是拿碗对风而行，黑蝇为风力所阻，不能赶上我们，我们可以得暂时的安静；风力不足，则站山头，可常得多风，亦为制蝇之一道。（范长江：《塞上行》《中国报告文学丛书》第二辑第一分册第291-292页）

沉沉夏夜兰堂开，飞蚊伺暗声如雷。嘈然欻起初骇听，殷殷若自南山来。喧腾鼓舞喜昏黑，昧者不分聪者惑。露华滴沥月上天，利嘴迎人着不得。我躯七尺尔如芒，我孤尔众能我伤。天生有时不可遏，为尔设幄潜匡床。清商一来秋日晚，蚤尔微形饲丹鸟！（刘禹锡：《聚蚊谣》《历代诗歌选》第555页）

蚂 蚁

蚁群排着不很整齐的阵列，在窗下墙上斜斜地画了一条黑线，从容地爬行着，玲珑的触角频频摇动，探索着前面的路。这可怜的远征的队伍，是为了一星半粒的食粮，或是地下的巢穴也为淫雨所浸没了？刚爬到窗櫺上，却被一片小小的积水所阻，徬徨一阵，行列便折向下面，成了一个犄角。（柯灵：《雨街小景》《散文选》第二册第668页）

我拍摄下了我那小河，不料把一只脚弄湿了，正要在蚂蚁作窝的土丘上坐下来（这是冬天的习惯），猛然发现蚂蚁都爬出来了，一个挤一个，黑压压的一群，待在那里，不知要等待什么东西呢，还是要在开始工作以前醒醒头脑。大寒的前几天，天气也很温暖，我们奇怪为什么不见蚂蚁，为什么白桦还没有流汁水。后来夜里温度降到零下十八度，我们才明白：白桦和蚂蚁从结冻的土地上，都猜到了天会转冷。而现在，大地解冻了，白桦就流出了汁水，蚂蚁也爬出来了。（〔苏〕普里什文：《林中水滴》《外国散文选》第237页）

其 它

这芦苇底下和田边的草丛，是萤火虫的发祥地。它们一个个从草丛中起来，是忽明忽暗的一点点的白光；好似天上的繁星，一个个在那里移动。最有趣的是这些白光虽然乱窜，但也有一些追逐的形迹：有时一个飞在前面，亮了起来，另一个就会向它一直赶去，但前面一个忽然隐没了，或者飞到水面上，与水中的星光混杂了；或者飞入芦苇或稻田里，给那枝叶遮住；于是追逐者失了目标，就迟疑地转换方向飞去。有时反给别个萤火虫作为追逐的目标了。而且这样的追逐往往不止一对，所以水面上，稻田上，一明一暗，一上一下的闪闪的白光与天上的星光同样的繁多；尤其是在水面的，映着皱起的银波，那情景是很感兴趣的。（贾祖璋：《萤火虫》《散文选》第二册第636页）

下午，阳光一被高山挡去，蜗牛就从阴湿的草丛里爬出来。它拖着

沉重的甲壳，伸长触角，睁开长在触角上的眼睛，把软绵绵的身子紧紧贴在地面，慢得不可再慢的行进着。它还不时停下脚步，抿动着那灰黑色的小嘴巴，好象在得意地夸口：

“粗野的快脚鹿才那么猛冲莽撞！瞧我，稳稳妥妥，一分一寸地前进，既斯文，又善良，很得体；出门带上间‘保险屋’，遇上什么风吹草动，往后一缩，只剩下一具迷人的外壳……”（韩荫：《蜗牛》《广东散文特写选》第212页）

也有两种蜘蛛，专门在墙壁的角上，依着两座墙壁的交接所造成的角，在那里布着一些蛛丝，等着昆虫入网，以维持生活的。不过，这里的两种，如果细细的辨认起来，它们也有些不同。这种不同的情形，从它的网上，或是从它的身体上，都可以看得出来。有一种，身体以及它的八只脚，都有些红色的；而另一种，却带有些白色的。红色的一种，它的网做得很零乱，它只是把一根丝一根丝交错起来成为一种“刺蓬”的形状。至于白色的一种呢，它的网却有些象绵绸一样，只是厚厚的织得如同一张乳白色的绵纸一般。

这几种蜘蛛，这里都是有的。至于有一种身上有黑白的斑节花纹与金红色的闪光的大蜘蛛，在我们家乡，往往可以在“冷坑粪池”或是“仰天茅坑”上面看到的，在这里却是没有。

这里的蜘蛛，虽然有这么几种，但是，最讨厌而最能代表蜘蛛的特性的，当然是结网的蜘蛛了。

这种结网的蜘蛛，最大的，可以大如一粒板栗；最细的，却细得如同一粒粟米。其余，在这中间的，从绿豆那么大起，直到蚕豆那么大为止，几乎无所不有。（许杰：《炎夏小记》《许杰散文选集》第18-19页）

垂緌饮清露，流响入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
（虞世南：《蝉》《唐人绝句精华》第1页）

我爱这枝间生长的绿叶，
绿叶给我生命的琼浆，

任凭那春风怎样淫邪，
春风里还载着桃李的芳香：
我心中从不起爱情的幻想。

我的天性生来就良好，
我愿这世界永远安宁；
哪知到处是毒虫与飞鸟；
螳螂，蜻蜓，阳雀与黄莺，
它们要残害我的生命；

于是我露出了保护的容色，
象一支嫩芽伏处在叶尖；
我更墨守明哲的缄默，
运思我内心的理智冥玄，
忘却了外物的纷纭与艰险。

我最恨那蝴蝶炫耀着美丽，
讥诮我一身丑恶与笨拙；
哪知我正在培养技艺，
创造出美丽来羞死那蝴蝶，
给生命罩上一层颜色。

因此我努力吸饮叶浆，
直到我炼成了三寸纯金，
吐出那万丈的细韧丝芒，
织成一个精密的体形，
取象那星球绕日的行径。

我伏在茧内沉沉的蛰眠，
梦想那就是灵魂的永生；

我心中忽然发生爱念，
化作了彩蛾去寻找欢心，
那知呀，这就是生命的止境！
（罗念生：《蚕》 《新诗选》第二册第625-627页）

十　器物类

（1）　车　辆

每天早晚两次，机关车拖着一长列的车厢，象爬虫似的在这里走过。说象爬虫，可一点也不过分冤枉了这家伙。你在大都市车站的月台上，听得“嗞”——的一声歇斯底列的口笛，立刻满月台的人象鬼迷了似的乱推乱撞，而于是，在隆隆的震响中，“这家伙”喘着大气冲来了，那时你觉得它快得很，又莽撞得很，可不是？然而在寥阔的田野中，凭着短窗远远地看去，它就象爬虫，怪妩媚地爬着，爬着，直到天边看不见，混失在绿野中。

晚间，这家伙按着钟点经过时，在夏夜的薄光下，就象是一条身上有磷光的黑虫，爬得更慢了，你会代替它心焦。　（茅盾：《乡村杂景》《茅盾散文速写集》第 127 页）

在罗斯托夫附近的某处，一个炎热、窒闷的日子，草原动也不动地睡着了。只有那被卷起的滚滚尘埃所包围的列车，向前飞驶着。沿着两边土堤迎面而来的青草、田野慌张不安地沉没在尘埃中。而列车，不顾一切，只想到自己的行驶，不可遏止地、幸福地哈哈大笑着。

原是跑着的列车，突然在某个车站上停住了，扔掉了尘埃的斗篷——现出精致的闪闪发光的金属、磨刀的木材和油漆。　（〔苏〕伊凡诺夫：《会见高尔基》第 109 页）

那是真正的车子了，是这样漂亮，这样光彩夺目，有红色或黄色的车轮，高头大马，和庄严的车夫，车里还有微笑着的太太们。但我在这儿所见到的是什么呢？我敢说这儿车子的种类的确很多；但停在我前面，最初被我见到并吸引了我的注意的，是一只搁在四个瘦骨磷磷的大

车轮上象摇篮那样的东西。罗拔脱称之为四轮马车。前轮几乎和后轮一样大，前后的车轮几乎是碰到的。这种前轮是太大了，无法装在车厢底下；在转弯的时候，前轮的内缘擦到车厢，发出一种难听的象预示恶兆似的声音，所以四轮马车不能作急转弯；这种小车子可以跑得很快，任在每一个转弯角上就潜伏着覆车的危险。（〔美〕桑达雅那：《人与地》第142-143页）

（2）舸舰　舸舶

乌篷船大的为"四明瓦"(Sy-mennyoa)，小的为脚划船(划读如uoa)亦称小船。但是最适用的还是在这中间的"三道"，亦即三明瓦。篷是半圆形的，用竹片编成，中夹竹箬，上涂黑油；在两扇"定篷"之间放着一扇遮阳，也是半圆的，木作格子，嵌着一片片的小鱼鳞，径约一寸，颇有点透明，略似玻璃而坚韧耐用，这就称为明瓦。三明瓦者，谓其中舱有两道，后舱有一道明瓦也。船尾用橹，大抵两支，船首有竹篙，用以定船。船头着眉目，状如老虎，但似在微笑，颇滑稽而不可怕，唯白篷船则无之。三道船篷之高大约可以使你直立，舱宽可以放下一顶方桌，四个人坐着打马将，——这个恐怕你也已学会了吧？小船则真是一叶扁舟，你坐在船底席上，篷顶离你的头有两三寸，你的两手可以搁在左右的舷上，还把手都露出在外边。在这种船里仿佛是在水面上坐，靠近田岸去时泥土便和你的眼鼻接近，而且遇到风浪，或是坐得少不小心，就会船底朝天，发生危险，但是也颇有趣味，是水乡的一种特色。（周作人：《乌篷船》《散文选》第一册第184-185页）

秦淮河里的船，比北京万生园、颐和园的船好，比西湖的船好，比扬州瘦西湖的船也好。这几处的船不是觉着笨，就是觉着简陋，局促；都不能引起乘客们的情韵，如秦淮河的船一样。秦淮河的船约略可分为两种：一是大船；一是小船，就是所谓"七板子"。大船舱口阔大，可容二三十人。里面陈设着字画和光洁的红木家具，桌上一律嵌着冰凉的大理石面。窗格雕镂颇细，使人起柔腻之感。窗格里映着红色蓝色的玻

璃；玻璃上有精致的花纹，也颇悦人目。“七板子”规模虽不及大船，但那淡蓝色的栏杆、空敞的舱，也足系人情思。而最出色处却在它的舱前。舱前是甲板上的一部，上面有弧形的顶，两边用疏疏的栏杆支着。里面通常放着两张藤的躺椅。躺下，可以谈天，可以望远，可以顾盼两岸的河房。大船上也有这个，但在小船上更觉清隽罢了。舱前的顶下，一律悬着灯彩，灯的多少、明暗，彩苏的精粗、艳晦，是不一的，但好歹总还你一个灯彩。这灯彩实在是最能钩人的东西。夜幕垂垂地下来时，大小船上都点起灯火。（朱自清：《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散文选》第一册第418页）

一个童话式的、琳琅满目的小宫殿，划破了运河上空的夜幕，沿着那条电灯光所组成的长线，不慌不忙地飘浮下来。它的前后左右，象一个皇后的随从似的，忠实地护卫着几束电灯光所组成的花瓣。当它浮到我们坐着的那个茶楼前面时，我们才发现它原来是一艘庞大的远洋邮船。它周围的那些灿烂的花朵就是运河当局所提供的领航小艇。（叶君健：《在苏伊士运河上来去》《天安门之夜》第178-179页）

西湖船的基本形式，是有白篷的两头尖的扁舟。……西湖船的坐位是一条藤穿的长方形木框。背后有同样藤穿的长方形木框，当作靠背。这些木框涂着赭黄的油漆，与船身为同色或同类色，分明地表出它是这船的装置的一部分。木框上的藤，穿成冰梅花纹样。每一小孔都通风，一望而知为软软的坐垫与靠背，因此坐下去心地是很好的。靠背坐对垫的角度，比九十度稍大——大约一百度。既不象旧式厅堂上的太师椅子那么竖得笔直，使人坐了腰痛；也不象醉翁椅那坐放得平坦，使人坐了起不身来。靠背的木框，象括弧般微微向内弯曲，恰好切合坐者的背部的曲线。因此坐下去身体是很舒服的。（丰子恺：《丰子恺杰作选》第51-52页）

（3）　武　器

强大的炮兵队伍一出现，人群里立时惹起一片惊诧声。这里以数十辆美国的战防炮为前导，接着是日本高射炮、加拿大高射炮、日本加农炮，以及美国榴弹炮等等，一色是美造十轮大卡车所牵引，擦得又光又亮。每尊炮都有着自己的历史。你看那是些什么炮，昂然地翘着炮口，大得惊人？有些工人学生却象摆弄母亲给他们的玩具似的，抱着炮颈坐在上边，还在炮身上写着“瞄准蒋介石”等口号。原来这先前是蒋匪宝贵得象眼珠子一样的“重炮十二团”，全是155毫米巨型榴弹炮，由美帝国主义替他在印度装备的，又替他运到东北去屠杀中国人民，但在他亲自指挥的所谓辽西会战中，连同美国亲手训练的廖耀湘兵团，一起亲自给解放军送上门来了。（杨朔：《前进，钢铁的大军》《杨朔散文选》第105-106页）

他们的大炮也是树干制成的。一棵大树砍下后，把树干锯成五六尺长，一头是实的，一头挖空，靠近实头的一端再挖开一个发火的小孔。他们把黑色火药、铁片、铅块和三棱石子都装在树干里。

这些木制大炮暗藏在通往井冈山的五六条小道的工事里，等敌人走近了，他们便点燃信管，然后跑开以策安全。爆炸声响了，大炮也炸得七零八落，但是“它们能把敌人炸得尸骨无存”。（〔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第267-268页）

老乡们抬着
刚缴获的平射炮，
象抬着
一只油光黑亮的小牛犊子，
……

老乡们抬着

刚缴获的平射炮，
象抬着
一乘花枝招展的喜轿，
……

老乡们抬着
刚缴获的平射炮，
象抬着
老年人新得的胖小子，
……

（商展思：《抬炮》 《新诗选》第三册第 70-71 页）

我爱你，我的百炼精钢铸成的短剑，
我爱你，我的光亮而又寒冷的朋友。
阴郁的格鲁吉亚人为复仇把你铸造，
自由的契尔克斯人磨快你为了战斗。

一只百合般的纤手在那送别的时候
把你赠送给我，作为永远的纪念物，
在你的锋刃上第一次流淌的不是血，
而是那晶莹的眼泪——痛苦的珍珠。

那双黑色的眼睛，当它对我凝视时，
整个充满了一种神秘的难解的悲伤，
正如同你的钢锋在这摇曳的灯光前
时而昏暗，时而又发射出闪闪寒光。

你是我的伴侣，爱情的无言的保证，
流浪人将要把你看做他很好的榜样。
是的，正象你一样，我的钢铁朋友，

我也永远不变，我的心也永远坚强。
（〔俄〕莱蒙托夫：《剑》 《莱蒙托夫诗选》第 201-202 页）

我的短剑闪耀着它那黄金的花纹，
霜刃是犀利的，毫无缺损，
它的钢锋依然保留着神秘的锻炼——
这是战斗的东方的遗痕。

好多年来它在深山中为骑士服务，
对劳役不晓得索取报酬，
它已不只是可怕地刺穿一个胸膛，
不只是砍透了一副甲胄。

它比奴隶还要温顺地分享着欢乐，
铿锵地回答侮蔑的语言。
在那个时候它的最为豪华的雕饰
就是他人的耻辱的衣衫。
（〔俄〕莱蒙托夫：《诗人》 《莱蒙托夫诗选》第 210 页）

（4） 其 它

阳嘉元年，复造候风地动仪，以精铜铸成，员径八尺，合盖隆起，形似酒尊，饰以篆文、山龟鸟兽之形。中有都柱，旁行八道，施关发机；外有八龙，首衔铜丸，下有蟾蜍，张口承之。其牙机巧制，皆隐在尊中，覆盖周密无际。如有地动，尊则振龙，机发吐丸，而蟾蜍衔之。振声激扬，伺者因此觉知。虽一龙发机，而七首不动，灵其方面，乃知震之所在。验之以事，合契若神。（范晔：《后汉书·张衡传》 《魏晋南北朝文学作品选》第 205 页）

A村和B村中间隔着一条小河。从“端阳”那时候起，小河的两岸就

排满了水车，远望去活象一条蜈蚣。这长长的水车的行列，不分昼夜，在那里咕噜咕噜地叫。而这叫声，又可以分做三个不同的时期：

最初那五六天，水车就象精壮的小伙子似的，它那“杭育，杭育”的喊声里带点儿轻松的笑意。水车的尾巴浸着浅绿色的河水，辘辘辘地从上滚下去的叶子板格格地憨笑似的一边跟小河亲一下嘴，一边就喝了满满的一口，即刻又辘辘辘地上去，高兴得嘻嘻哈哈地把水吐了出来，马上又辘辘地再滚了下去。小河也温柔地微笑，河面漾满了一圈一圈的笑涡。

然而小河它也渐渐瘦了。水车的尾巴接长了一节，它也不象个精壮的小伙子，却象个瘦长的痨病鬼了。叶子板很费力似的喀喀地滚响，滚到这瘦的小河里抢夺了半口水，有时半口还不到，再喀喀地挣扎地上来，没有到顶（这里是水车的嘴巴），太阳已经把带泥的板边晒成灰白色了。小河也是满脸土色，再也笑不出来，却吐着叹息的泡沫。

这样过了两天，水车的尾巴就不得不再接长一节。可是，象一个支气管炎的老头子，它咳得那么响，却是干咳。叶子板因为是三节了，滚得更加慢，更加吃力，轧轧地，响声也是干燥的，听了叫人牙齿发酸。

（茅盾：《春水》　《茅盾散文速写集》第144页）

……但是使一个女人的灵魂特别感动的，就是当三个年老的男人十分虔敬地走到圣箱前面，把灿烂的帘幕推到旁边，打开箱子，小心谨慎地取出一本书，它是上帝亲手写成的，为了保存它，犹太人曾经忍受过那么多的痛苦和仇恨，侮辱和死亡，忍受了整整一千年的殉难。这一本书是一大卷羊皮纸，它就象一个国王的孩子，穿上一件文彩绚烂，用红色天鹅绒制成的小衣裳；在两根卷木上面，有两个小小的银色的罩子，里边各式各样的琥珀和铃铛在优美地动荡，发出美妙的声音，在前面，在银色的小链子上面，悬挂着金色的盾牌，上面嵌着五色的宝石。

（〔德〕海涅：《巴赫拉赫的法学教师》　《海涅散文选》第223-224页）

玉带生，文信国所遗砚也。予见之吴下，既摹其铭而装池之，且为之歌曰：

玉带生，吾语汝：汝产自端州，汝来自横浦。幸免事降表佥名谢道清，亦不识大都承旨赵孟頫。能令信公喜，辟汝置幕府。当年文墨宾，代汝一一数。参军谁？谢皋羽。寮佐谁？邓中甫。弟子谁？王炎午。独汝形躯短小，风貌朴古。步不能趋，口不能语。既无鹦之鸲之活眼睛，兼少犀纹彪纹好眉妩。赖有忠信存，波涛孰敢侮？是时丞相气尚豪，可怜一舟之外无尺土，共汝草檄飞书意良苦，四十四字铭厥背，爱汝心坚刚不吐。自从转战屡丧师，天之所坏不可支。惊心柴市日，慷慨且诵临终诗，疾风蓬勃扬沙时。传有十义士，表以石塔藏公尸。生也亡命何所之？或云西台上，晞发一叟涕涟洏；手击竹如意，生时亦相随。冬青成阴陵骨朽，百年踪迹人莫知。会稽张思廉，逢生赋长句。抱遗老人阁笔看，七客寮中敢嗔怒。吾今遇汝沧浪亭，漆匣初开紫衣露。海桑陵谷又经三百秋，以手摩挲尚如故。洗汝池上之寒泉，漂汝林端之霏雾，俾汝长留天地间，忠魂墨气常凝聚。（朱彝尊：《玉带生歌》《历代诗歌选》第 1185 页）

十一 音响类

（1） 乐 音

声 乐

沿路听见断续的歌声：有从沿河的妓楼飘来的，有从河上船里度来的。我们明知那些歌声，只是些因袭的言词，从生涩的歌喉里机械的发出来的；但它们经了夏夜的微风的吹漾和水波的摇拂，袅娜着到我们耳边的时候，已经不单是她们的歌声，而混着微风和河水的密语了。于是我们不得不被牵惹着，震撼着，相与浮沉于这歌声里了。（朱自清：《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散文选》第一册第419页）

那时处处都是歌声和凄厉的胡琴声，圆润的喉咙，确乎是很少的。但那生涩的，尖脆的调子能使人有少年的，粗率不拘的感觉，也正可快我们的意。况且多少隔开些儿听着，因为想象与渴慕的做美，总觉更有滋味；而竞发的喧嚣，抑扬的不齐，远近的杂沓，和乐器的噪噪切切，合成另一意味的谐音，也使我们无所适从，如随着大风而走。这实在因为我们的心枯涩久了，变为脆弱；故偶然润泽一下，便疯狂似的不能自主了。（朱自清：《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散文选》第一册第421页）

一个低沉的声音，从远远的森林中来了，从广阔的原野上来了。它，缓缓地、沉重地越来越响，象一条河水，流到了我的身边。

“咿呀……嗨……嗬……咿呀……嗨……嗬……”这是什么歌子？这不是我们熟悉的伏尔加船夫曲么？是的，听，那不是一个人在唱，也不是几个人几十个人在唱，那是几百几千个人在唱。歌声象河水似地奔流着、翻滚着、呼啸着……它猛烈地冲撞着岩石，迸射出喷怒的火星

的浪花。突然，地球颤抖，山野震动，仿佛巨人们挥动着拳头，把千万年的岩石举起在半空中。岩石驯服了，于是，他们胜利地歌唱着前进，向新的困难，向新的胜利前进。“咿呀……嗨……嗬……咿呀……嗨……嗬……”渐渐地，歌声远去，最后，从地平线上消失了。（戈阳：《杰出的苏联歌舞》《通讯与特写》第33-36页）

那歌声从深绿色的树叶
落在地上
那满开着玫瑰花的地上
充满了愉快的生命的歌声
大地静静地盖着红花被睡着。
那歌声飘在半空
碰不到云彩也碰不到风
天上是那样灰蓬蓬
好象这歌声并没有谁肯听。
只有屋脊上跳来跳去的麻雀
吱一吱一地在讲些什么，
好象是受了点什么压迫
发一发牢骚快活快活。
（臧云远：《百灵鸟》《新诗选》第三册第314页）

半夜的时辰来到，
彼得先生开始歌唱；
歌声飘过了河流和森林，
悦耳的歌声到处漾荡。

松树悄悄地倾听，
河流停住潺潺的声音，
苍白的月亮在天空颤抖，
聪明的星辰在窃听。

（〔德〕海涅：《梅台夫人》　《新 诗集》第 147-148 页）

他们受于耳，感于心：
这样酣美的乐音，
　　绝不象人手所能奏弹的鸣琴；
神奇婉转的歌吟，
伴着弦乐的高音，
　　使他们的灵魂，深觉幸福、欢欣；
天空愿这欢欣长保，
使万千山谷鸣应，响彻云霄。

大自然听了这悠扬的音韵，
仰见一轮皓月，流光如银，
　　在玉兔银座之下的空界，莫不振奋；
她于是完全承认，
自己的责任已尽，
　　她的统治任务从此已告完成；
只有这样和谐的乐音，
才能使天和地团结更紧，契合更深。

（〔英〕弥尔顿：《圣 诞清晨歌》　《复乐园·斗士参孙》第 219-220 页）

器　乐

这一次是在雪花底下听的音乐。梆子这一个 乐 器，发 出那样怪异的音色，说出那样多情的、说不完的喁喁情话。她 仿佛是《子夜歌》上描写到的女人。在欢乐的时候，她的责任就是尽量的供那薄幸的 情郎欢乐。然后，一切凄凉、痛苦、孤单、情焰的燃烧底冷 却，都属于她。铃子也是一个多情的乐器，有西北原野的爽朗，急遽地叮响 着，然 后，悲 怆地振荡。音乐的世界是安静极了。　（徐迟：《回首可怜 歌 舞 地》　《中国现代散文》下册第 458 页）

忽然窗外飘来了口弦琴(鄂温克含在口吹的一种民族乐器)的声音，琴声是那样的和谐美妙，一开始就把她吸引住。琴声变化莫测，忽而欢快，象在姹紫嫣红百花盛开的春天里，低垂的柳枝轻掠溪面，玛瑙般的驯鹿群在河畔岩石上悠扬地啃着唠嗑(苔藓)，小鹿咪咪鸣叫。忽而急骤如雷电风雨，忽而去如游丝，在空中飘呀、飘呀。

……琴声开始高昂，如鹰击长空，转而又变得明朗清澈，象冷泉清清的流水，在轻柔翠绿的小藻间，在晶莹的碎石上淙淙流过。

琴声慢慢低沉哀怨，如泣如诉，象一个不幸的流浪儿在诉说自己苦难的遭遇，悲哀的调子在夜空中显得特别凄凉，溪水反射着清冷的月光，五峰山的暗影显得很阴森，月光透过树林在地上投射了斑斑驳驳的摇晃树影……　(王平：《猎村琴声》　《猎村纪事》第16-17页)

一阵冷风袭来，我忍不住打了个寒噤。只听见一片飒飒的响声，如雨，如潮，如万马奔腾，如衔枚疾走。落叶在我眼前翻旋飞舞，犹如漫天大雪。我仿佛置身于一个风雪迷漫的寒冷的冬日，耳畔震荡着雄伟而又悲壮的合唱和独唱，以及由长号深沉的奏鸣、小号清脆的号召声、弦乐的森严的震音、定音鼓的隆隆声组成的巨大音响……这回肠荡气、撼人心灵的声音充塞我的胸间，仿佛来自遥远的天庭，又好象发自灼热的地心，好比是林中的暴风，大海的怒涛，生命的呐喊，感情的熔岩！这不分明是莫扎特的最后遗作《安魂曲》么？　(顾炯：《安魂曲》　《风物·友谊·情思》第109-110页)

风在吼，浪在啸，风吼海啸之间，突然传来了一阵优美的胡琴声。这是谁？在这激烈晃荡着的炮艇上，还有人拉胡琴！琴声是这样悠闲，和粗犷的风浪形成了绝然相反的对照。我仔细听着，听着，我担心它会突然被风浪声淹没下去，然而它不但没有，反而越来越柔和、闲适了。(陆其明：《水兵交响乐》　《水兵生活速写》第1页)

喇叭，锁哪，曲儿小，腔儿大。官船来往乱如麻，全仗你抬声

价。军听了军愁，民听了民怕，那里去辨什么 真共假？眼见的吹翻了这家，吹伤了那家，只吹的水净 鹅飞罢！ （王磐：《中吕·朝天子·咏喇叭》 《历代诗歌选》第 1069 页）

丁东，丁东，
沉默弥漫了堂中，
　又一个鼓手，
　在堂前奏弄，
……
这鼓声与众不同——
　他清如鹤唳，
　他细似吟蛩，
……
　象寒泉注涧，
　象雨打梧桐，
……
　陡然成急切，
　忽又变沉雄，
……
　象狂涛打岸，
　象霹雳腾空，
……
　擂得你胆寒，
　挝得你发耸，
……
　象鱼龙走峡，
　象冰甲交锋，
……

（闻一多：《渔阳曲》 《新诗选》第一 册第 400-405 页）

其 它

虫之乐队，因季候的关系，而颇有不同：夏天与秋令 的虫声，便是截然的两样。蝉之声是高旷的，享乐的，带着自己满足 之 意 的；它高高的栖在梧桐树，或竹枝上，迎风而唱，那是生之歌，生之 盛 年 之歌，那是结婚歌，那是中世纪武士美 人 大 宴 时 的 行 吟 诗 人 之 歌。无论听了那叽……叽……的曼长音，或叽格……叽格……的较短声，都可 以同样受到一种轻快的美感。秋虫的鸣声最复杂；但无论纺织娘的 咭嘎，蟋蟀的唧唧，金玲子的叮令，还有无数不可名状的秋虫之鸣声，其 音 调 之凄抑却都是一样的：他们唱的是秋之歌，是暮年 之歌，是薤露 之 曲。他们的歌声，是如秋风之扫落叶，怨妇之奏琵琶，孤峭而 幽 奇，清 远而凄迷，低徊而愁肠百结。你如果是一个孤客，独 宿于荒郊逆旅，一盏盏荧荧的油灯，对着一张板床，一张木桌，一二张硬板凳，再一听见 四壁唧唧知知的虫声间作，那你今夜便不用再想稳稳当当的安睡了。 （郑振铎：《蝉与纺织娘》 《中国现代散文选》上册第 194 页）

若是在鄙野的乡间，这时令满耳是虫声了。白天与 夜 间 一 样地安闲；一切人物或动或静，都有自得之趣；嫩暖的阳光或 者 轻 淡的云影覆盖在场上，到夜呢，明耀的星月或者徐缓的凉风看守着 整 夜，在 这境界这时间唯一的足以感动心情的就是虫儿们的合奏。它们 高、低、宏、细、疾、徐、作、歇，仿佛曾经过乐师的精心训练，所以这样地无 可批评，踌躇满志。其实它们每一个都是神妙的乐师；众妙 毕集，各抒 灵 趣，哪有不成人间绝响的呢。虽然这些虫声会引起动人的感叹，秋士 的伤怀，独客的微喟，思妇的低泣；但是这正是无上的美的 境界，绝好的自然诗篇，不独是旁人最欢喜吟味的，就是当境者也感受一种酸酸的麻麻的 味道，这种味道在一方面是非常隽永的。 （叶绍钧：《没有秋虫的 地方》 《散文选》第一册第 466-467 页）

这里有秋虫，有很多的秋虫，本来没有秋虫的地方到底是 该诅咒的例外。躺在床上听听，真是个奇妙的合奏，有时很繁碎，有时 很凝集，而

总觉恰合正好，足以娱耳。中间有一种不知名的虫，它们的声音响亮而曼长，象一种弦乐，而且引起人家一种想象，仿佛见一位乐人在那里徐按慢抽地拉奏。（叶绍钧：《圣陶随笔》第52页）

在这时候，往往有几缕的蝉声在槛外鸣奏着。闭了目，静静的听了他们忽高忽低，忽断忽续，此唱彼和，仿佛是一大阵绝清的乐阵，在那里奏着绝清幽的曲子，炎热似乎也减少了，然后，朦胧的朦胧的睡去了，什么都不觉得。良久，良久，清梦醒来时，却又是满耳的蝉声，山中的蝉真多！（郑振铎：《蝉与纺织娘》《中国现代散文》上册第195页）

在曲折廓落的游廊间，当北风卷雪渺无片响的时分，忽近处传来琅琅的书声。谛听，分明得很，是小孩子的。它对于我们十分亲密，因为和从前我们在书房里所唱出的正是一个样子的。这尽可以使我重温热久未曾尝的儿时的甜酒，使我俯拾眠歌声里的温馨梦痕，并可以减轻北风的尖冷，抚慰素雪的飘零。换一句干脆点的话，就是在清冷双绝的况味中，它恰好给喝了一点热热酽酽的东西，使一切已凝的，一切凝着的，一切将凝的，都软洋洋躺着腰肢不自支持了。（俞平伯：《陶然亭的雪》《杂拌儿》第56-57页）

海在我们脚下沉吟着，诗人一般。那声音象是朦胧的月光和玫瑰花间的晨雾那样的温柔，象是情人的蜜语那样的甜美。低低地，轻轻地，象微风拂过琴弦，象落花飘到水上。（鲁彦：《听潮的故事》《中国现代散文》上册第355页）

在林子里，鹪鹩，那种好斗的黑色的催明鸟，它们一代一代和乌鸦战争着，现在正"大丢大丢"的急躁而清脆的唱着歌；布谷在提醒着懈惰的农夫；斑鸠是忧郁的，哀伤的，死去了儿子似的在"孤苦——，孤苦——"的哭泣；在地主的雕着花的门楼顶上，鸽象懦弱的幸灾乐祸者，低低的，嘲弄的，"不苦不苦"的叫着，不住的转着圈子。这些追逐着气候的鸟们，它们也象铁匠一样一代一代的在林子里落脚，永远在一定的

地方作客，而且永不改变它们的音调。（师陀：《铁匠》《散文选》第二册第411页）

天中底云雀，林中底金莺，都鼓起它们底舌簧。轻风把它们底声音挤成一片，分送给山中各样有耳无耳的生物。桃花听得入神，禁不住落了几点粉泪，一片一片凝在地上。小草花听得大醉，也和着声音底节拍一会倒，一会起，没有镇定的时候。（许地山：《春底林野》《散文选》第一册第402页）

滴——嗒，滴——嗒！

在万籁俱寂的夜里，独自一人倾听钟摆冷漠无情、连续不断的滴嗒声，是会觉得阴森可怕的。这种声音单调一律，象数学一样精确，永远重复着一句话：生活在不知疲倦地前进。黑暗和睡梦笼罩着大地，万物默默无声，——只有时钟冷冷地、大声地向人们告报分秒的逝去……钟摆在滴嗒作响，每一响都标志着生命缩短一秒钟，标志着大自然赋入我们每人生命中的一瞬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苏〕高尔基：《时钟》《散文》1982年第6期第40页）

滴——嗒，滴——嗒！

世上没有比时钟更冷漠无情的了。它总是那样节奏准确地响着，在你诞生的时候是如此，在你贪婪地折下青春幻想花朵的时候也是如此。人从出生之日起，每过一天便向死亡靠近一步。而你在濒死语梗时，时钟也将枯燥地，无动于衷地计算着你末日的分秒。在它冷冰冰的计算中——请仔细听——响着一种因洞悉一切而感到慵困倦怠的声音。自古至今任何东西也不曾使它激动、使它感到珍贵。它是冷漠无情的。（〔苏〕高尔基：《时钟》《散文》1982年第6期第40页）

（2）杂音

到杨树浦去的电车经过齐齐哈尔路的时候，你就可以听到一种“沙

沙的急雨”和“隆隆的雷响”混合在一起的声音。一进厂，猛烈的噪音，就会消灭——不，麻痹了你的听觉。马达的吼叫，皮带的拍击，锭子的转动，齿轮的轧轹，……一切使人难受的声音，好象被压缩了的空气一般的紧装在这红砖墙的厂房里面，分辨不出这是什么声音，也绝没有使你听觉有分别这些音响的余裕。纺纱间里的“落纱”（专管落纱的熟练工）和“荡管”（巡回管理的上级女工）命令工人的时候，不用言语，不用手势，而用经常衔在嘴里的口哨，因为只有口哨的锐厉的高音，才能突破这种紧张了的空气。（夏衍：《包身工》《中国报告文学丛书》第一辑第一分册第272页）

不多久，许多木筏皆离岸了。许多下行船也拔了锚，推开篷，着手荡桨摇橹了。我卧在船舱中，就只听到水面人语声，以及橹桨激水声，与橹桨本身被扳动时咿咿哑哑声。河岸吊脚楼上妇人在晓气迷蒙中锐声的喊人，正如同音乐中的笙管一样，超过众声而上。河面杂声的综合，交织了庄严与流动，一切真是一个圣境。（沈从文：《虎雏再遇记》第27页）

但是，一到夜晚，时断时续的鹤鸣声，就使那些外来的人难以入梦了。

我还是有生以来头一遭儿听到鹤唳。那声音很象远处驰过一队骑兵，马蹄踏在石子路上，咯咯咯咯咯，单调而又难听，一点也不清雅柔和。同白鹤的外形和体态，实在太不相称。成群成群的鹤一齐叫将起来，就象万马奔腾，精兵骤至，加上夜半的风声，很容易使人想起“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故事。（闻捷　袁鹰：《非洲的火炬》第52页）

杜厄总是静悄悄的。镣铐有节奏地哗啦哗啦地响着，海浪均匀地拍击着岸边，电报的铁线发出呜呜的呻吟，对这一切，你的耳朵很快就会习惯。这些声音加重了这死一般的寂静。严峻的烙印不仅仅打在涂着黑白条纹的木桩上。假如有人走在街上无意中大声笑起来，那么这笑声会是非常刺耳和使人感到不自然。从杜厄建立的那天起，生活就

采取了这样一种形式，这形式只能用凄惨的、绝望的声音表现出来。唯有冬夜里从海上吹进峡谷的凛冽寒风，唱的才是需要的歌儿。（〔俄〕契诃夫：《萨哈林旅行记》第94页）

又是一次很久的沉默。在外面，从路上，不时地传过一位过路者的急速的、响亮的脚步声。我们在晚上，在孤寂中，在沉默中听到的这些脚步声有一种奇声的声响。街上是阴晦而且冷清；远处，人们也许可以听到一位更夫的平板的、缓慢的语声；也许——如果这些古城有铁路——人们也许可以听到一辆机车的窒闷的、看不见的汽笛声。于是，这一切声音——脚步声、人语声、汽笛声，窗子的拍击声，木块在壁火中的爆炸声，金丝雀的有节奏的啄声——于是，这一切声音便造成了一种高度的和谐，一种深邃的、神秘的合唱，就仿佛是宇宙万物的永恒的、不可知的语言一样。（〔西〕阿索林：《西班牙小景》第73-74页）

一阵遥远的铃声带着一种颤动而悠长的声音突然响了起来；接着，另一阵更近一些的铃声用一种嘹亮的、喧闹的爆发声来回答它。圆而大的电灯不时地闪烁着，有时候它们好象是要熄灭了，可是不久又发出它们那惨白的光来。引擎的巨大的喘息在大窗下震响着，人们听到那辽远的汽笛声，货物车带着一种冲撞声和吱吱的喧声经过，一个报贩子唱着一种悲哀的调子，时长时短的火车的汽笛声响了。（〔西〕阿索林：《西班牙小景》第73页）

十二 其它类

（1） 食 品

河东人刘白堕善能酿酒。夏季六月，时暑赫晞，以罂贮酒，暴于日中，经一旬，其酒味不动。饮之香美，醉而经月不醒。京师朝贵多出郡登藩，远相饷馈，逾于千里。以其远至，号曰鹤觞，亦名骑驴酒。（杨衒之：《洛阳大市》《魏晋南北朝文学作品选》第246-247页）

菜真有点特殊。有从山上新采的蕨薇，有蜜蜂蛹儿，有鹌鹑。最后赤羽女主人端来几盆火，上头搁着浅浅的平底铁锅，又端来几盘切碎的野鸭子。石川解释说，古时候诸侯打猎，猎到的野味，当场烤着吃，现在正是仿照古代狩场的吃法。女主人便亲自替大家烧烤野鸭，加上各种各样的佐料，一尝，鲜美极了。（杨朔：《鹤首》《杨朔散文选》第284页）

大蛋糕有方的有圆的，里面有馅，一般是苹果馅，因为这时正是苹果当令。蛋糕的四边还做着精致美观的花纹。有两家还做了很好的什锦蛋糕，馅里放着核桃仁、杏仁以及葡萄干等，拌着很多的鸡蛋和牛奶，做得又软又香。（储安平：《新疆新面貌》第95页）

这一晚，在上海品尝的便是一席充满地方特色的丰盛沪菜。我曾经这样设想：如果把中间正规的六个大菜免了，只用开头的花篮冷盘和八小碟，再加上殿后的花式甜点、小笼汤包与花生露，已经足以成为一次十分丰美的晚餐。那个特大的花篮冷盘不但装饰典雅，五色缤纷，有如百花杂陈的花篮，而且用料的新鲜，调配的精美，已经叫贪馋如我者苦

苦不肯箸下多留一点余地。八小碟有甜有咸，有酸有辣，有热有冷，有干有湿，可以各取所需，自适其适。小笼汤包比之香港以"南翔小笼"作号召者不知要香腴清滑多少，这本是果腹使饫的后劲，若是吃了几只之后，再殿以花式甜点与花生露，还不是一回餍足而美好的晚餐么？但是当晚这些只不过是聊供点缀而已，正规的大菜还有六个。曰：鸡茸玉米，青豆虾仁，盐焗鸭，蟹粉津白，清蒸扁鱼和一品莼菜汤。这六个大菜中，盐焗鸭是杰出的，以香酥胜；蟹粉津白用料质量高，以甘滑胜；清蒸扁鱼清鲜幼嫩，以确保原味胜；一品莼菜汤，莼菜是近郊新采，土著特色极浓，非他方所易及时取食，它以醒胃润喉胜。其余鸡茸玉米与青豆虾仁，寻常中亦有其不寻常处。临席时，看过菜单，有此六个大菜存在意念之中，遂使我们对待前此及往后所有点缀精品，于举箸之顷，不免也有若干不忍的踌躇。（吴其敏：《几度游踪》《香港作家散文选》第20-21页）

（2）服饰

此处人民的装束很特别，无论男女，下半身总包着一条裙，上半身穿着一件西装的上衣，一面赤着脚，下身的裙都欢喜用红红绿绿花纹繁多的布料。有的男子满脸生着胡子，下面却包着红的花的裙子！就是苦力，在炎热中这条包裹着的裙子也是舍不得脱下的，这比我国人穿长衫的习惯更牢不可破了。（邹韬奋：《萍踪寄语》《中国报告文学丛书》第一辑第四分册第34页）

兄弟民族平时本来就是讲究穿衣服的，现在过节，自然打扮得更美更漂亮。尤其是妇女，很多颜色和花色，在内地一般妇女穿不出、不敢穿的，这儿却是百花齐放，焕耀眩目。那象石榴花的火红色，那象金子一样闪着光芒的金黄色，那象罂粟花一样的洋红色，那象铜锈生绿那样的浓绿色，而且配着一身是胆的大花式，带着那种咄咄逼人的气势，使你竟不得不停下步子来向她们夺目而视。另外，则是一些极其文静的色调，象天色甫明那样鱼肚白的淡蓝色，象还没有成熟的苹果那样的嫩

绿色，淡淡的象一阵轻烟似的淡紫色，那娴静的嵌着小白花的藏青色，这一切，在你身边过去，又好象一阵清风似的使你感到一种凉爽的感觉；既丰满而又窈窕，既活泼而又柔和，她们行走在树荫下，风姿绰约，遗留给人们以一种深长的记忆。（储安平：《新疆新面貌》第96页）

记者在张掖所得的第一印象，是没有裤子穿的朋友太多了！十四五岁以下的小孩，十之七八没有裤子，有家的人还可以在家里避寒，整天坐卧在热土炕上，偶尔出外走走，又逃了回去，倒还可以勉强过得去；有许多根本无家的孩子，只好在大衙门和阔人们的公馆背风的墙下，过颤栗的生活，他们的上身披着百孔千疮的破衣，或者原来就是没有做成衣服形式的烂布块和麻布袋，胡乱裹在身上，从绅士阶级们的“卫生”观点来观察，对于他们简直无从说起了。中年以上的妇人，在街上流落的，比孩子们少些，不过，随地也可看到，她们的外观上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她们无论上身单薄破烂到什么程度，如果裤子上半截实在遮不着她们认为非遮不可的地方，那么她们总在自己腰部的下面围着一圈污烂的麻布或布块，最低限度得挂一块在小腹的前面。（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中国报告文学丛书》第二辑第一分册第119页）

她的这身服装的确是很奇怪的：一件宽大鼓出的白缎子外衣，上面绣着色彩鲜明的挪亚方舟时代各式各样的禽兽；一件金色衣料做成的紧身衣活象一件骑士的胸甲，衣袖用红色天鹅绒做成，开上黄色的裂缝；头上戴一顶高得不近人情的高帽子；围绕着脖子的是一道白色硬麻纱做成的宽大的绉边，再加上一根银链。链上悬挂着各式各样的纪念币、凸花的玉石和其他的古董，在许多古董中间有一个阿姆斯特丹城市的图画，这些东西一直悬挂到胸前。但是其余女人的服装也同样地奇怪，它们是各个时代的时装的一种混合，有些女人戴满了金子和钻石，很象一个移动的珠宝商店。（〔德〕海涅：《巴赫拉赫的法学教师》《海涅散文选》第225-226页）

(3) 艺术品

画

李龙眠画罗汉渡江，凡十有八人，一角漫灭，存十五人有半，及童子三人。

凡未渡者五人。一人值坏纸，仅见腰足。一人戴笠携杖，衣袂翩然，若将渡而无意者。一人凝立远望，开口自语。一人跽左足，蹲右足，以手捧膝，作缠结状，双屨脱置足旁，回顾微哂。一人坐岸上，以手踞地，伸足入水，如测浅深者。

方渡者九人。一人以手揭衣，一人左手策杖，目皆下视，口呿不合。一人脱衣，双手捧之而承以首。一人前其杖，回首视捧衣者。两童子首发鬌鬌，共舁一人以渡。所舁者长眉覆颊，面怪伟如秋潭老蛟。一人仰面视长眉者。一人貌亦老苍，伛偻策杖，去岸无几，若幸其将至者。一人附童子背，童子瞪目闭口，以手反负之，若重不能胜者。一人貌老过于伛偻者，右足登岸，左足在水，若起未能；而已渡者一人，捉其右臂，作势起之；老者努其喙，缬纹皆见。又一人已渡者，双足尚跣，出其履将纳之，而仰视石壁，以一指探鼻孔，轩渠自得。（黄淳耀：《李龙眠画罗汉记》《中国历代散文选》下册第518页）

现在展开在我们面前的是几幅新罗山人的画。这些精美的作品显示了新罗山人的独特风格。

那天山积雪的画面多么新奇！一片耸立的冰峰，凝成了琉璃世界；一个孤身的旅客，披着红袍突出在画面上，他牵了一头骆驼，一齐仰首望天；天上飞着一只孤鸿，使人真有“高处不胜寒”的感觉。这个景致够多么令人玩味而不能忘怀啊！

再看那一幅折枝芍药吧。画面上出现了非常鲜艳的红白二色的两束花儿，分列上下；中间有两首题诗，穿插在高低两处空隙里；好象清晨刚刚折下的几朵花儿，露水都还没有干哩！读罢两首题诗，使人更加觉

得这芍药真比牡丹还要美丽！

还有那小幅的花鸟，也够引人入胜了。鸟儿满身的翎毛，充分表现了一种真实的感觉；小鸟脚下的小枝，似乎正在迎风摇晃的样子；人们都会觉得这画面是多么熟悉的呀，是在什么地方见过的呢？原来这样的情景，在客观的自然界里是到处都有的。（邓拓：《新罗山人的画》《邓拓散文》第44页）

而画家笔下的这位女神的情态也恰如其分。你看她含情脉脉，似有无穷幽怨，把岸上的人弄得呆住了。这个时候，天上飞过一对鸿雁，青龙也在飞舞，月亮正躲在云彩旁边，轻风吹拂着岸上的树枝，水波荡漾，芙蓉开花。画家以行云流水般的彩笔，把诗人无限缱绻之情，完全形象化地表现无余了。（邓拓：《中国古代绘画的光辉艺术成就》《邓拓散文》第53页）

达·芬奇的画在这当中毕竟是出类拔萃的，他画耶稣坐在一张长桌的中央，神情悲愤严肃，摊开了两手，似乎正说出了有人要叛卖他的话，这话立刻引起了十二个门徒的震动。他们有的走到耶稣的跟前来询问，有的惊愕得伸开了手掌，有的异常悲伤，有的窃窃私议。而犹大则惊惶地把手按住了钱袋。这十二个人分成了数组，各有各的激动的神情。这一切，又是紧紧围绕着作为全画中心的耶稣的。它由各个生动的细部组成，而又浑然形成一个完美的整体。它把活泼和沉重、单纯和复杂都巧妙地统一起来了。

据说，熟悉圣经故事的人还可以从每一个人的举止和神情，分析这十二个门徒平素的性格。那容易激动的是彼得，那沉着的是约翰，那厚重的是安得烈，猥琐的则是犹大……每一个人都这样栩栩如生，使你想起许多古老的故事。仿佛这些死了一千多年的人，尸骨已经化为泥沙草木的人，忽然又一个个地复活，从泥土里钻出来，附身到墙壁上去，构成了那幅壁画似的，全画的气氛生动极了。（秦牧：《最后的晚餐》《艺海拾贝》第39-40页）

我喜欢养鸽，亲戚朋友全都晓得的。在我结束了养鸽的生活以后，有一天一位最关切我的老朋友冯幼伟先生很高兴地对我说："畹华，我在无意中买到一件古董，对于你很有关系，送给你做纪念品是再合适没有的了。"说着拿出来看，是一个方形的镜框子，里面画着一对鸽子。画地是黑色，鸽子是白色，鸽子的眼睛和脚都是红色，并排着站在一块淡青色的云石上面，是一种西洋画的路子，生动得好象要活似的。我先当它是画在纸上，跟普通那样配上一镜框的。经他解释了，才知道实在就是画在内层的玻璃上面，仿佛跟鼻烟壶里的画性质相同。按着画意和装潢来估计，总该是在一百多年前的旧物。据说还是乾隆时代一位西洋名画家郎世宁的手笔，因为上面没有款字，我们也无法来鉴定它的真假。但是这种古色古香的样子，看了着实可爱。（梅兰芳等：《舞台生活四十年》第一集第72-73页）

《蒙娜丽萨》这幅画经过四年的精心制作才完成。它非常优美：蒙娜丽萨的眉毛舒展，嘴角稍皱，脸部显出刚可察觉的微笑，这微笑仿佛是从脸上掠过似的，既有内心的激动，而又没有失去安详平静的表情。观众看了以后，就可以发现那天真无邪的性格和旺盛的青春生命力。她的眼睛特具神采，视线锐利而脉脉含情。达·芬奇用半明半暗的手法，把她的脸部画得非常柔和，颈部和胸部画得使人好象可以感到血管在跳动。双手柔嫩丰满，纤长的手指自由而安详地放在安乐椅的靠臂上。衣服朴素无华，姿态自然，显得庄严圣洁。（贺熙煦：《达·芬奇》第17页）

我们试以屋顶中央一系列图画中最好的一幅——《创世亚当》为例，作一些介绍。在这儿，米开朗琪罗把关于上帝创造人类始祖亚当的传说，表现为充满雄伟气魄和英雄意志的场面，并且消除了一般宗教画常有的违反现实的神秘气氛。上帝的形象既威武有力，同时又慈祥可亲，他的手指即将和亚当的手接触了，这接触意味着亚当即可获得生命的力量。因此亚当好象即将由休憩状态转入行动或斗争：他的头已抬起，目光中显出希望，巨大而沉重的身体似乎就要迸发出无穷的力量。

亚当这个形象是特别感动人的，艺术家极力想用它来表现自己对人——正义的人、勇敢的战士的那种渴望、倾慕与信念。（朱龙华：《米开朗琪罗》第25-26页）

雷奥那多还答应为弗朗彻斯柯·戴尔·乔亢多的妻子蒙娜丽萨绘制一幅肖像，时作时辍，耗费了四年光阴，结果仍未完成。此画现存于芳丹勃罗，为法国国王法兰西斯所有。凡是想瞻仰巧侔造化的艺术境界的人们，在这幅头像面前都能如愿以偿，因为一切细致的神态和容貌特点都刻划得维妙维肖。双眸明亮，略带润湿，恰似实际生活中所见的眼睛；眼眶周围那些淡红、微发青紫的圆圈也好象天然所生；睫毛的绘法尤其是倍见苦心；双眉表现得酷似真实，或纤或浓，每根细毛都植根在皮肤里，弯曲翘转，各有法度，连所有的毛孔都摹画得极为逼真。鼻梁和娇红的鼻孔宛如生人所有。嘴的轮廓很美，双唇的玫瑰色调又和脸色溶和调谐，颊上的绛霞完全不象经过画工渲染，而象真正的血肉。不论何人，只要仔细观察喉部，一定都感到他能看见脉管在搏动。总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幅画足以使最高傲的艺术家浑身颤抖，最见多识广的鉴赏家赞不绝口。蒙娜丽萨原来就是一位绝色美人，雷奥那多在为她画像的时候，又预先作好布置，使她身边不断有人在歌唱、弹奏乐器或讲述笑话，为了叫她心情舒畅，不致流露出画家经常赋予肖像的那种阴郁神色。因此，这幅肖像的脸上表情欣悦，嫣然微笑，动人魂魄，真可说是天仙化身，绝非人世所有。此画历来被推为神品，因为天然真实也不能使它增加分毫。（〔意〕瓦萨里：《达·芬奇轶事》《外国散文选》第311-312页）

雕像

直等看到谢家声同志所塑的头像（见十月号《美术》杂志封面），我不禁拍案而起："着啊，这才是鲁迅！"它坚毅，然而慈祥；深邃，然而博大；仿佛以悲悯的神情凝视着整个世界，然而这悲悯却令人奋发，给人以鼓舞和希望；几簇直竖的头发，强烈地说明鲁迅和他所处社会的不能调和的精神！（唐弢：《"画眼睛"》《春涛集》第135页）

最近北京美术馆里展出了一件叫做"破镜重圆"的玉器雕刻。它的主角，不用说，是一位美人——而且在这件独特的作品中是一位相当妩媚的美人。她亭亭玉立，头微微地掉向一边，眸子低垂，但是她的视线却在斜斜地凝望着她双手捧着的那两片半圆似的破镜。她有点羞怯，有点感伤，也有点吃惊……她没有想到她终于能够收回那半片遗失了的破镜。她的整个表情是既含蓄又深沉，非常吸引人。她使你同情她的身世，同时又使你联想到一个女子在一个变乱的封建社会里可能遭遇到的命运。（叶君健：《玉》　《两京散记》第65页）

艺术家们匠心独运，不久就刻成了一座石雕，他们采取了和啤酒、火柴、电池的商标图画完全不同的表现手法：五只羊不是体型大小差不多，而是相差很大。有一只最巨型的山羊雄立在顶端，浑身是劲，神态栩栩，那弯曲的角、圆睁的眼、飘动的髯……都给刻划出来了。它使人想起一只巨羊登临在岩石上，顾盼生姿的情景。其他的羊，依次环绕在下，有一只最小的，还钻到一只母羊身底下去吮乳。最小的羊和最大的羊，体型差距，竟达好几倍。

大家都对这座雕刻大为喝彩，认为它构图巧妙，由于突出了一只大羊，使得羊群的神气生动极了。（秦牧：《广州城徼》　《艺海拾贝》第125-126页）

我最喜爱的是那些断碑残碣上的石雕。一处古浴池前一座石碑上，一个满面春风的神像，作着舞蹈姿态。神像头上缠着七条眼镜蛇，手上握着一束禾叶，镌刻得栩栩如生，精美绝伦。石刻中常常发现各种各样的侏儒形小人，有如我们敦煌画壁上的飞仙，装点在一片浮雕的各角或两侧，憨态可掬，令人喜爱。（刘白羽：《珍珠》　《刘白羽散文选》第239页）

告别了莫扎特的故居，我们沿着盐溪河走向莫扎特纪念广场。广场中央高高地竖立着莫扎特的全身铜像，他穿着十八世纪的紧身上衣，

肩披斗篷，右手握笔，左手提着斗篷的下摆，正微微抬起左腿，仿佛要走下大理石座基，向人们诉说生活和艺术的真谛；他神态刚毅，英俊潇洒，抬头眺望着可爱的家乡，好象正在构思着一首新的交响曲……（顾炯：《萨尔茨堡情思》《风物·友谊·情思》第97页）

也许是由于我毫无思想准备，那样漫不经心，兴致低落的缘故，我被眼前骤然出现的意想不到的情景震慑了，这里竟然别有洞天！一扇巨大的古代雕壁迎面而立，浑然一体地占据了整个山墙，以无与伦比的气势扑入眼帘。

这里是海上仙岛的一角，挺拔的峭壁，突兀的巉岩，惊涛拍岸而起，浪花如雪莲一般抛溅。室内的光线是浑沌的，若明若暗，掺入淡蓝色的薄辉。冷眼看去，似有祥云、雾霭和海浪的飞沫在缭绕。

山岩上有几孔洞窟，高高低低地排列着，错落有致。正当中坐着一个老人，那面容好象在哪里见过一样的熟悉，饱经风霜而略带几分疲倦。他象谁？我说不上来。每个人都可以肯定自己曾经见过他，他是那样质朴又富于个性，具有生活在长江与黄河流域的民族的典型特征。他的两眼闭合，肌肉全部放松了，安详、自然、恬静，仿佛已沉沉入舞。但是，他那微微抿起的嘴唇起了绝妙的作用，透露出内心的神思在游动，似睡又醒，使人宛若感到他在均匀地呼吸。他端坐在风呼浪啸的海岛上，静的神态对动的背景产生了奇异的稳定效果，周围的气氛在一霎那凝固了。当我向他走近的时候，不由得蹑手蹑脚地放轻了步子，真担心打扰了他的"静修"……（理由：《弹丸之地》《痴情》第211-212页）

我一进殿门，就被这座塑像吸引住了。第一次看完塑像离开以后，我走着走着，由不得转身回去，第二次欣赏这艺术里的精品。菩萨头上的金冠那么玲珑剔透，额边的丝带真象飘飘欲动，嘴唇微含笑意地合拢着，两只大眼脉脉平视，庄严里蕴蓄着温柔，沉思里流露出那么深远的智慧光芒。那裸露着胸膛、右臂和双脚的体态，非常自然而大方，丝毫没有狂放或庸俗的气味。灼灼发光的璎珞在胸间织成网状，网的结交

点上绚出金莲一朵。饰物和整个造型配合得那么和谐，不使人产生秾艳或累赘的感觉。背依着一块黑色的岩石，座下是一匹绿色的大犸。左腿下垂，踏着灿然初开的莲花。右腿轻轻提起，斜落在大犸的臀部。看来这样坐才最自然、最美、最舒服，换上任何坐法都会破坏艺术形象。衫袍上的褶绉棱棱可辨，袍边很象莲叶边，忽然收入，忽然突出，飘飘于罩袍之外，给人以强烈的质感。金色罩袍上的花纹是突起的云彩，呈现出蒸腾要飞的气势。右手非常自然地下垂。左手不意地放在腿上，拇指微曲，中指和食指向拇指轻拢未合，在欲弹未弹中，栩栩如生地表现出悠然思考的神情。（李秀峰：《晴岚碧海话崆峒》《甘肃散文特写选》第42-43页）

那个铜女人的庞大身躯，从头到脚都包在铜锈中。冰冷的面孔盲然地透视过雾，向着空旷的海面，仿佛那铜人正期待着太阳把光明带给它的无神的眼睛。自由神底脚下边的地方很小，她好象从海洋里升上来，而她的座台，便是冻凝的波涛。她的手臂，高举在海洋上和船舶的桅樯上，给予她的姿态以一种崇高的庄严的美丽。火炬是那么紧紧地抓在她的手里，好象就要爆发为一种光明的火焰，它会驱开灰色的烟雾，把四周的一切浸洗在强烈而欢欣的光明之中。（〔俄〕高尔基：《高尔基论美国》第73-74页）

让我们检视这半身石膏像，那无疑是表情最相似的。在头与面孔中，最令人注目的是美与优越的特质；在其次的瞬间，我们为一种力的表情所吸引，这种表情主要地是从眉宇间不安的颤动发生的——那儿显示着各种阴云会聚其上，而且从那阴云间会发出闪电——而且也是从那眼光里迫人的威胁中发生的。这个眉宇是无敌的标志。（〔丹麦〕勃兰兑斯：《拜伦评传》第1页）

看呀！慈母瑰丽的雕像，
矗立在山岩，她站得那么高，
那样稳，春天太阳的光线

照见她朴素而高贵的衣衫。

我开始雕塑她斑白的头发，
每一根发丝都充满了悲伤，哀痛，
因为她活着的年代，经历了
人类最为艰险的一段路程。

我开始雕塑她衰老的面孔，
每一条皱纹里，都蕴藏着
慈和的微笑与挣扎在
生之旅途上淤积在心里的忧患。

我开始雕塑她庄严的嘴唇，
它从来不说谎，严守着口德，
但在幽默的语言里，曾吐诉过
反抗强暴与讽刺丑恶的声音。

我开始雕塑她听厌了病患的
呻吟与嚣噪声响的耳朵，
它安静地垂在苍老的鬓边，
自然的音簌，随着风丝飘过。

我开始雕塑她深沉的眼睛，
正是第九年，叶落花残的秋天；
那一双看穿了人间百相的眼睛呵，
微微地启开了，闪耀着灵焰。

呵！复活了，我的母亲！
复活了，被苦难抽打的老人！
她望着我，泪水滴在脸腮，仿佛说——

可怜的孩子，你实现了我的愿望。

我流泪了，吻她光辉的额角，
但我不敢骄傲，因为这伟大的
雕塑还没有完工，我继续地
刻划她那深锁着仇恨的眉毛。

（王亚平：《塑像》 《新诗选》第二册第387-388页）

其 它

（核舟）舟首尾长约八分有奇，方可二黍许。中轩敞者为舱，箬篷覆之。旁开小窗，左右各四，共八扇。启窗而观，雕栏相望焉。闭之，则右刻“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左刻“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石青糁之。

船头坐三人，中峨冠而多髯者为东坡，佛印居右，鲁直居左。苏、黄共阅一手卷。东坡右手执卷端，左手抚鲁直背。鲁直左手执卷末，右手指卷，如有所语。东坡现右足，鲁直现左足，各微侧，其两膝相比者，各隐卷底衣褶中。佛印绝类弥勒，袒胸露乳，矫首昂视，神情与苏、黄不属；卧右膝，屈右臂支船，而竖其左膝，左臂挂念珠倚之，珠可历历数也。

舟尾横卧一楫。楫左右舟子各一人。居右者椎髻仰面，左手倚一衡木，右手攀右趾，若啸呼状。居左者右手执蒲葵扇，左手抚炉，炉上有壶；其人视端容寂，若听茶声然。

其船背稍夷，则题名其上，文曰“天启壬戌秋日，虞山王毅叔远甫刻”，细若蚊足，钩画了了，其色墨；又用篆章一，文曰“初平山人”，其色丹。

通计一舟，为人五；为窗八；为箬篷，为楫，为炉，为壶，为手卷，为念珠各一；对联、题名并篆文，为字共三十有四。而计其长曾不盈寸，盖简桃核修狭者为之。嘻，技亦灵怪矣哉！ （魏学洢：《核舟记》 《古文百则》第384页）

对着一盆精彩的盆景，有时的确颇能发人遐思。在那小小的长方形的陶盆里面，盈尺之地，有时出现了一株盘根错节的老树，仿佛历尽

风霜；有时又出现了两三株临风玉立、枝叶扶疏的乔木，仿佛秋风萧瑟，群鸦就要飞临栖宿。这些玩意使你想起在什么名山胜地曾经看过的什么美景。不错，那些作者们把他们生平看到的认为美的景象，精粹地重现在这么一个盆子里了。（秦牧：《南国盆景》《艺海拾贝》第88页）

为了表现黄山的云海，你知道吴印咸同志费了多少工夫才拍下了一张奇妙的镜头！可是也正因为这样，他的作品才更令人喜爱。他自己在一张照片上题了《妙在非海，而确又似海》。这是饶有诗情画意的艺术作品。看那画面上浮现于云海之滨的几个山峰，仿佛同北戴河海滨的岩石一样。一望无际的白云，起伏荡漾，也好象海水漫没了岩畔的沙洲。如果不说这是黄山的云海，谁会想到这白蒙蒙的一片却是去不得的万丈峭壁和空谷呢？……

至于黄山的松树，在摄影镜头中的表现，更是姿态万千的。陈勃同志的《松林烟雨》，把雨中的松树林，分析出远近好多个层次，即便是最远的那一层，在淡淡的烟雨中也能看出它们的苍劲挺拔之势，衬托着远处屏列着的山峦，更显得气势雄浑，令人神往。大概作者在不同的气候条件下，都曾经对于黄山的松树做了比较的研究，所以他能够拍出迥然不同的各种松树来。例如在《蒲团倾盖》这一个镜头中，作者摄取了与《松林烟雨》几乎完全相反的另一种情景。在这里，他利用阳光透过松针发出的闪光，拍出了蒲团松的独特风姿。（邓拓：《看看黄山有多美》《邓拓散文》第72页）

摊开，一块透明的镜面，
挂起，一缕柔软的淡烟，
轻如流云，薄似蝉羽，
奇丽的珍品令人惊叹！

象看见那古老的桑园，
飞飘着织女的衣衫；

象看见那堆积的蚕茧，
抽不完金丝银线——

两千年前的工艺水准，
竟能够如此夺目耀眼，
一缕金丝——一根琴弦，
拨响在人们的心田……

（石太端：《奇丽的珍品》 《木叶之歌》第 158 页）

（4） 灯 光

在我们停泊的地方，灯光原是纷然的；不过这些灯光都是黄而有晕的。黄已经不能明了，再加上了晕，便更不成了。灯愈多，晕就愈甚；在繁星般的黄的交错里，秦淮河仿佛笼上了一团光雾。光芒与雾气腾腾的晕着，什么都只剩了轮廓了；所以人面的详细的曲线，便消失于我们的眼底了。但灯光究竟夺不了那边的月色；灯光是浑的，月色是清的。在浑沌的灯光里，渗入一派清辉，却真是奇迹！ （朱自清：《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散文选》第一册第 421-422 页）

那盖着雪的广阔沙漠开始有些波动。原来的那层薄薄的初雪在这波动中变成了一道道粼粼的波纹。这些波纹向四面扩展开来，乍看去象一个茫无边际的大海，而且海是那么透明，它甚至还映出了天上的星星。这些星星还在顽皮地眨着眼呢。它们象捉迷藏似地，一会儿隐藏起来，一会儿又出现。但仔细一瞧，原来它们都是下面的灯光，因为空中的雾气现在不是在凝结，而是在分散。当它在分散的时候，它有时崩开几条裂纹。地面上的灯光，在这些裂纹中间露出来，就宛如映在水上的星星。 （叶君健：《夜航》 《六十年散文选介》第 199 页）

到了山巅，大连全市的电灯如中宵的繁星般，密密层层布满太空。淡如说是钻石缀成的大衣披在淡装的素娥身上，漱玉说比得不确，不如

说我们乘了云梯，到了清虚上界，下望诸星，吐豪光千丈的情景为逼真些。（庐隐：《月下的回忆》　《散文选》第一册第610页）

那天我从苏黎世转机，自西向东横贯了奥地利全境。可惜是夜间，气候又不佳，天地间茫茫苍苍的，什么也看不见。我还是不死心，盯着舷窗的外面，希望能看看雄伟的阿尔卑斯山，看看美丽的多瑙河，可是夜幕把一切都笼罩了，只有机翼两端的红灯睁着警觉的眼睛，忠实地陪伴着我夜航。飞机开始降落时，突然眼前亮起一片灿烂的星光，一串串，一层层，星罗棋布，重楼迭翠，仿佛一下子闯进了神话中的珠山宝海。仔细一看，却不是星，而是灯，是维也纳的万家灯火。（顾炯：《维也纳一瞥》　《风物·友谊·情思》第75页）

这些夜间的火光具有自己的特性——它们愈战胜黑暗就愈加迫近，它们闪烁发光，它们许下诺言，它们还以自己的临近引人向往。似乎眼看着再划上三桨两桨，——旅程就该结束了。而其实呢——还远着哩！……

我们还需在黑得象墨水似的河上走很久。峡谷岩崖时而翩然露现，慢慢移动，时而又倏地隐没，留在后边，连个影子也没有，仿佛溶进了茫无际涯的远方，而火光依然幻变着，招引着，戳在前面，——还是那样的接近，还是那样的遥远……（〔俄〕柯罗连科：《小火光》　《散文》1982年第3期第43页）

（5）　火

八点钟以后，抛锚停泊。萨哈林岸上的森林有五处燃着大火。周围一片昏暗，海面弥漫着浓烟。我看不见码头和建筑物，只见哨所里灯影绰绰，其中有两盏发着红光。昏暗的背景上，黑黝黝的山峰、滚滚的浓烟、大火和灯光，构成一幅线条粗糙的恐怖画面，仿佛把人带进神秘世界。左面，燃着奇异莫测的篝火。上空，群山耸立。远处，大火的血红色火光从山峰后面高高升起，伸向天际。仿佛整个萨哈林都在燃烧。

（〔俄〕契诃夫：《萨哈林旅行记》第 15 页）

好大的火呵，
荒原成了火海！

火花飞舞着、旋转着，
火柱直冲到九霄云外！

火焰象金色的鹿，
奔跑得比风还快！

腾起的烟在阳光里，
象层层绚丽的云彩。

火焰狂笑着、奔跑着，
披荆斩棘，多么痛快！

火的队伍大进军，
豺狼狐兔齐闪开！

（艾青：《烧荒》　《诗选》第一册第 204-205 页）

它们张着血样的口，
血样的眼睛，
喷出了黑色的烟，
乳色的雾，
红色的云，
冲向天空，
夹着毁灭一切的威势。
火！火！火！

它们咆哮着，伸出贪婪的长舌，
向四边探展，
寻找它们的仇敌，
到处都不见，
吐出愤怒的气息，
把数十里长空盖起，
星月都屏住气，在战栗，
隐身到云雾后面，
象夏夜的孩子，
听了神怪的故事，
都藏到母亲的怀里，
避开那血色的魔掌，
火！ 火！ 火！

（石灵：《火》 《新诗选》第三册第 61-62 页）

浓烟旋卷着旋卷着
　喷吐四散。
只一霎那间，浓烟里
迸出了闪亮的火花，
烈焰伸出千百贪馋的
　舌头遮住了青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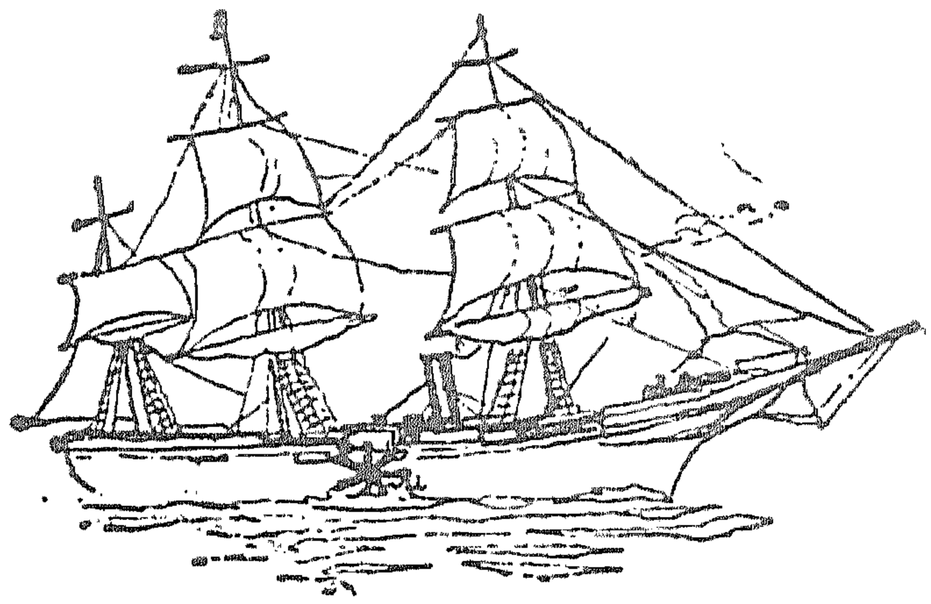
象一群愤怒的火蛇
　逃出撕裂的地狱，
头颈舞动着伸向天空
发出嘶嘶的咆哮声，
毁灭在女人耳边疯狂地
　吹奏着燃烧曲。

晨鸟惊惧地停止了

欢快之歌。
阵阵乌鸦呱呱地啼叫着，
北风加劲地吹着——
茅屋接连着茅屋延烧起
熊熊的大火。

（〔印〕泰戈尔：《轻微的损害》
《诗选》第 239-240 页）

缺　页



场　面　部

缺　页

一 环境类

（1） 都 市

在太平洋未取地中海的势力而代之的时候，威尼斯实为东西商业贸易上最重要的一个城市，在世界史上出过很大的风头，现在是意国的一个重要的商埠和海军军港，在港口禁止旅客摄影，同时也是欧美旅客麇集之地。该城不大，约二十五哩长，九哩宽。第一特点是河流之多，除少数的几条街道外，简直就把河当作街道，两旁房屋的门口就是河，仿佛象涨了大水似的。我国的苏州的河流也特多，有人把我国的苏州来比威尼斯，其实苏州的河流虽多，还不是一出门口就是河。以这小小的威尼斯，除有一条两百尺左右阔的大运河(Canal Grande)，象S字形似的贯穿全城外，布满全城的还有一百五十条小运河，上面架着三百七十八条桥(大多数是石造的，下有圆门)，我觉得这个城简直就可称为“水城”。除附近的一个小岛利都(Lido)上面有电车外，全城没有一辆任何形式的车子，只有小艇和公共汽船；小艇好象端午节的龙船，两头向上跷，不过没有那样长，里面有漆布的软垫椅，可坐四个人至六个人，船后有一个摇桨，在水上来来去去，就好象陆地上的马车。公共汽船的外形也好象上海马路上的电车或公共汽车，船上的喇叭声和上海的公共汽车的喇叭声一样。我们在画片上所见的威尼斯的景象，往往是两旁洋房夹着一条运河，上面驾着一条圆门的桥，河上一个小艇在荡漾着，这确是威尼斯很普遍的景象。（邹韬奋：《萍踪寄语》《中国报告文学丛书》第一辑第四分册第47页）

华盛顿是一个建筑美丽的城市，这是诸君在世界名胜的照片里所习见的。但是在任何世界的名都，除了一个正在努力建筑共劳共享的

新社会的国家外，都是所谓“两个世界的城市”，一方面有着奢侈豪华的世界，一方面有着穷苦愁惨的世界，华盛顿当然也不能例外。我到华盛顿，离了火车，先踏上的是前一个世界，仰头望见的便是费了一千八百万金圆，全部用花岗石建造的那样宏丽的火车站。接着叫了一辆街车，驶进了好象公园似的境域，树荫夹道，清风徐来，触目所见，都是美丽的建筑点缀在绿草如茵的环境中，车子在坦平广阔的柏油马路上竟无声响地溜滑过去。（邹韬奋：《萍踪寄语》《中国报告文学丛书》第一辑第四分册第603页）

在五月间，我还访问了久别的故乡绍兴。这个古趣盎然的小城，满溢着历史的芳香，现在也已是对外开放的城市。从会稽山畔大禹陵的嵯峨殿宇，龙山脚下越王台的苍茫遗迹，王羲之兰亭修禊的流觞曲水，陆放翁低吟《钗头凤》的沈氏故园，秋瑾烈士的城南旧宅和畅堂，直至鲁迅东昌坊口老家的百草园和三味书屋，如林的古迹名胜，勾勒出中华民族从古到今一个灿烂辉煌的侧影。特别使人高兴的是，绍兴还新成立了总理旧居纪念馆，使这个古城增添了一笔无产阶级革命的光彩。（柯灵：《小浪花》《香雪海》第178-179页）

一层暮霭，渐渐罩住这个大城市。

我们登上一家居民的晒台，纵目眺望，卡士巴全景有如海浪滚滚，涌入胸怀。真是一些奇异的建筑啊！从高处俯视，又是一种景象：只见屋顶叠着屋顶，晒台压着晒台，高高低低，黑压压一片；看不见哪儿是长街，分不出哪儿是小巷，连我们刚刚走过的巷道，也不知消失在哪些屋顶和晒台之间了。但就在这些拥挤的住宅、简陋的屋子里，却诞生和成长着一代代倔强、淳朴而又平凡的卡士巴人。（闻捷　袁鹰：《非洲的火炬》第95-96页）

不过从空中看“上海之夜”，那却太不平凡了。如果搭欧亚班机到上海，当飞机刚过昆山不久，即可望见东方的地上有一座“灯城”，市周马路的路灯，行列整齐，好象一座大城的城墙垛口。灯墙里面是纵横的

灯河，每条街上的红绿电灯广告，就好象河里面一丛丛的荷花。南京路上的先施、永安几大公司，是这座灯城里的灯山，和北平故宫后面的景山，在夏季以它的青翠领袖全城一样，有相等的风度。（范长江：《塞上行》《中国报告文学丛书》第二辑第一分册第366页）

这是一个大都会，一个国际港口，载着棉花、糖、烟草和食品的轮船从这儿驶往欧洲。大堤和码头上挤满了种植场主、办事人员和忙着装卸货物的码头工人。来自世界各国和各大港口的海员和水手三三两两地走来走去，他们高谈阔论，大声叫喊，喧闹不已。街上有英国人、北方佬、法国人、西班牙人、墨西哥人，偶尔也能看到自由黑人，但通常看到的则是奴隶。带锁链的黑人奴隶成群结队地走过街道，被押往拥有千亩以上土地的棉花种植场。街上到处是酒店和赌窟。在这座古老的城市里，曾经悬挂过法国和英国的国旗，如今又挂上了美国国旗。这里有一座著名的大教堂，有在建筑和维修上耗资巨万的华厦，也有狭窄的街道。街道两边楼房的二楼都装有古雅的铁栏杆，街上还有覆盖着西班牙青苔的生趣盎然的橡树和鳞次栉比的低矮简陋的房屋。这是一座具有古老情调和陈旧传统的城市，毫无印第安纳那种粗犷清新的气氛。（〔美〕卡尔·桑德堡：《林肯传》第11-12页）

〔一枝花〕普天下锦绣乡，环海内风流地。大元朝新附国，亡宋家旧华夷。水秀山奇，一到处堪游戏，这答儿忒富贵。满城中绣幕风帘，一哄地人烟凑集。

〔梁州第七〕百十里街衢整齐，万余家楼阁参差，并无半答儿闲田地。松轩竹径，药圃花蹊，茶园稻陌，竹坞梅溪。一陀儿一句诗题，一步儿一扇屏帏。西盐场便似一带琼瑶，吴山色千叠翡翠。兀良，望钱塘江万顷玻璃。更有清溪、绿水，画船儿来往闲游戏。浙江亭紧相对，相对着险岭高峰长怪石，堪羡堪题。

〔尾〕家家掩映渠流水，楼阁峥嵘出翠微，遥望西湖暮山势。看了这壁，觑了那壁，纵有丹青下不得笔。（关汉卿：《〔南吕〕一枝花·杭州景》《元散曲选注》第47-48页）

圆形的、菱形的如宝石雕刻的建筑
象是给这海的城戴上了辉煌的桂冠
而那沿着海岸滚动的雪白的浪花呵
象是在她的胸前挂上了一串一串的银链
哦！青岛，这秀丽无比的海之城呵
宛如一位身着白衣的仙女婷立在海畔
她庄静地凝视着海中的倒影，骄傲地笑了，
内心里充满了不可捉摸的思念
望着这海城迷人的姿色，大海被引得难以自制
它激情地喧嚷着几次想扑上海岸

（孙静轩：《海与城》 《诗选》第二册第30页）

（2） 城 镇

这座小城，是极有趣的！你们想象看：家家户户，面临着小街小巷，一开起门来，就看见荡漾的海水和飞翔的海鸥。门口石阶旁边，长满了厚厚的青苔，从石阶上跳上公共汽艇，就上街去了。这座城里，当然也有教堂，有官殿，和其它的公共建筑，座座都紧靠着水边。夜间一行行一串串的灯火，倒影在颤摇的水光里，真是静美极了！ （冰心：《通讯六》 《小桔灯》第232页）

山海关是万里长城尽东头的重镇，人烟不算少，街市也齐整，只是年深日久，面貌显得有点儿苍老。关上迎面矗起一座两层高的箭楼，恶森森地压在古长城上，那块写着“天下第一关”著名的横匾就挂在箭楼高头，每个字都比筐箩还大，把这座关塞烘染得越发雄壮。根据记载，明朝以前，这里没有城廓，只有一道城墙。明朝初年大将徐达才创建山海关，并且派重兵把守。登上箭楼，但见北边莽莽苍苍的，那燕山就象波浪似的起伏翻滚；南边紧临渤海，海浪遇上大风，就会山崩地裂一般震动起来。 （杨朔：《秋风萧瑟》 《杨朔散文选》第211-212页）

现在太阳还没出来，那火红的霞光，却把宇宙山川照耀得通明，黎明时分的威海城，静静地躺在山与港湾的怀抱中。这是一座三万多人口的小城，朴素而整齐的房屋，沿着海滩，从北面的奈古山麓一直伸展到南面的金线顶山坡，逶迤十余里，形如一钩新月。论建筑，它没有上海那样一些高楼大厦，也没有青岛那样一些风格各不相同的花园小楼；论风景，它不象杭州那样妩媚娇艳，也不象苏州那样小巧玲珑，然而它却有与众不同的独特风貌。它，一律瓦灰色的中国式的平房，并不太宽的黄土街道，一切都很平凡，然而在这平凡中，却流露出一种独特的英雄气概。它朴质、刚毅、深沉、含蓄，更多的富有我们民族的风貌。不信你瞧，这早在元朝就已是海上运输的重要枢纽地，清朝光绪年间的北洋海军基地的威海卫，不说别的，光那负山临海的天然形势就已经够雄伟的了。那树木葱茏连绵不断的山岭，象一道天然的屏障，由南至北地屹立在城市的背后，两条狭长而峻峭的山岭，象两条臂膀似的，环绕过城市的两端深深地插入南北两边的大海里，这就是那有名的南帮炮台和北帮炮台的所在地。城市的正面，就是有名的威海港，刘公岛恰象一个坚强的哨兵，屹立在港湾前面的老洋里，成为海上的天然屏障。（峻青：《记威海》《散文选》第 355-356 页）

一八一一年，欧登塞大约有七千居民。在东西大街上，在市中心，如画一般地座落着几幢古色古香的官邸，房子装着雕花的铁门，宽阔的台阶两旁装饰着石雕。富恩岛的贵族人家在这里过冬，每到夏天则到自己的庄园里去避暑。那里，百年老树环抱，爱摆架子而又娴雅的天鹅在绿水清池中嬉戏。富恩岛的达官贵人和发了财的官商们也住到这些地方来。战争几乎没有触动过这些沉溺在万花丛中的安乐窝。唯一不同的是那些身穿军装的士兵们不时地在大街上出没。

欧登塞大部分居民栖身在四郊矮小破旧的小房子里。他们都是些卖手艺和打短工的小贩：裁缝、鞋匠、泥灰匠、挖土工、洗衣女工和织布女工。贫困笼罩着四郊。谢雷兄弟医院附设的济贫院里，挤满了贫病交迫的老人。那些走投无路的父母不得不打发自己的孩子沿街乞讨。在

司法官员难以计数的枯燥无味的记录文件里，记载了多少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的遭遇，记载了为获取一片面包而流浪街头的小流浪儿的不幸。无论什么样的救济组织都对付不了这与日俱增贫苦人的数字。那几年，座落在城市入口的欧登塞监狱大有人满之患；监狱的建筑物就象一只沉重的箱子，阴森森的。每过一天，都会给四邻的居民带来新的忧虑。（〔苏〕伊·穆拉维约娃：《安徒生传》第5－6页）

梯弗里斯用炎热，用曲巷的静寂和街市的喧哗，用鲜艳的五光十色的毛毡和阳台上悬挂的衣服，用花果的芳馨，用酒窖的强烈的香味和清凉，迎接了莱蒙托夫。善良的蓝眼睛的水牛拉着装得重甸甸的货车，狡猾的小驴子用瘦小的蹄子踏着没有铺上石头的街道。莱蒙托夫在市场上和商店的行列中，兴致勃勃地观察着那些语音杂乱的、形形色色的、高声吵嚷的和慢吞吞的人群。

古要塞的墙壁的废墟，一节一节地从多石的山上流向市场。混浊的库拉河，在岩石之间奔腾着，哗啦哗啦地从窄窄的桥下急流而过。

联队正在宽阔的玛达多夫广场上操演，饰着羽毛的军帽和长长的佩剑摇晃着。梯弗里斯正在准备迎接沙皇。（〔苏〕安德朗尼科夫：《莱蒙托夫传》第70-71页）

在莱茵河的下边，在那儿河岸失掉了它的笑容，崇山峻岭上奇异的城堡的废墟显示出更傲慢的态度，一种更粗野更严肃的壮丽呈现出来，那儿躺着一座黯淡古老的城巴赫拉赫，就象太古时代一个动人心魄的传说一般。从前这里城墙并不是一向都是朽烂倾圮，城垛没有齿，小小的望楼没有窗户，在它们的缝隙里风在呼啸，麻雀在作巢；我们可以透过破裂了的城门看见这些粘土的小街，在这些可怜难看的小街上，并不是一向都充满着那种荒凉的沉寂，只是间或被叫喊的儿童、咒骂的女人和鸣叫的母牛所打破。（〔德〕海涅：《巴赫拉赫的法学教师》《海涅散文选》第187页）

（3） 村 落

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陶渊明：《桃花源记》《古文百则》第216页）

那别墅是在乡下。前面偏左的地方，是一片淡蓝的湖水，对面环拥着不尽的青山。山的影子倒映在水里，越显得清清朗朗的。水面常如镜子一般。风起时，微有皱痕，象少女们皱她们的眉头，过一会子就好了。湖的余势束成一条小港，缓缓地不声不响地流过别墅的门前。门前有一条小石桥，桥那边尽是田亩。这边沿岸一带，相间地栽着桃树和柳树，春来当有一番热闹的梦。（朱自清：《阿河》《背影》第23页）

广西西北，在峥嵘峭峻的万山丛中，有个东兰县。从云贵高原奔腾扑来的千峰万嶂，重重叠叠，耸入云端，宛如万幅壮锦，天外飘来，高悬背后。右江和红水河的清流红波，映带左右，显得它分外眉清目秀，齿皓颜红。

东兰，这是壮族同胞聚居的地方，全县十四万人口中，壮族就占十二万多。

……

这儿山秀水奇。有些河活象调皮的小姑娘，突如其来地从岩洞窜出来，蹦蹦跳跳，在峡谷中晒晒太阳，换换新鲜空气，闲荡一阵，人不知鬼不觉地又钻进岩洞，杳无踪影了。

东兰县城，正象一颗椭圆形的大玛瑙，嵌在这秀山奇水的翡翠中间。清澈得水晶似的九曲河，宛如一条青纱带，轻轻儿搂腰扎在“玛瑙”中间，把县城划作两半。（曹靖华：《风物还是东兰好》《飞花集》第306-308页）

这条七千人口的大村庄，濒临在东江下游的南岸，滔滔河水向南流，汇流于宽阔的珠江。这一块河流环绕的三角地带，在旧社会名为“狗反之地”，官僚土匪，地主恶霸，互相勾结又互相争夺，槎滘便是他们杀人越货、奸淫掳掠的黑巢穴。受苦遭殃的是劳苦的农民。这些带着血泪的悲惨日子，已是一去不复返了。现在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幅令人振奋的崭新的画景，高压电线、高耸的工厂烟囱、众多的排灌站、来来往往的小电船，衬托着绿绒一般的稻田与密茂的蕉林，衬托着无数新建的红砖房子，把土地和村庄装扮得秀丽动人。（陈残云：《重访水乡》《广东散文特写选》第440页）

我们到了谭井村。这是个小渔村，在岛子的东海岸，夏秋两季，全村就以捕鲍鱼为主。它和岭南的其它渔村没有两样：拔地参天的古榕树，象绿色的华盖，象擎天的巨伞，张开在半空里，千千万万条气根，从树干上流苏般地垂挂下来，碧绿碧绿的茂叶投下了很阔的浓荫。四五十户的村子，掩映在花红果黄之间、浓绿深翠之中。只在肥嫩的香蕉丛里露出一块白壁，或在龙眼林后送出一角屋脊，或在多子的木瓜树旁现出半个门框、一段仙人掌和剑麻织成的篱笆。

这村子的最大特点是石头多：仿佛整个村子，整个花园般的岛子，全植根在黑褐色的海岸岩石上。到处是裸出的巨石，那一堵堵院墙，那一所所住房，也都是大大小小石块的结晶。

村子中央，就是庞大的卧牛石群。这工夫，织网的、等候下海的都聚在这里。过去用破船破网在海上同风浪搏斗，在生活中和饥饿搏斗的人们，现在正用银光闪闪的胶丝，为生产队织着一张张大网；一张拖网总有几十丈长，只有集体生产才有这么大的气魄！织网的有年轻的渔家姑娘，有花白胡子的老人，有脑后挽个发髻的大嫂……。网梭在手里蹦跳，笑语在村子里飘荡。这就是我们的新生活呵！（沈仁康：《任凭风吹浪打》《杏花雨》第20页）

我第一次来到这里是在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天气温暖，没有一点

几风，使人感到有一种节日的气氛。庄稼人在树荫下睡觉或喝茶；大门旁的窗户下，女人们相互在头上抓虱子。庭院和菜园里鲜花盛开，窗台上摆着洋海棠。有很多小孩，他们都在大街上玩耍，有的玩“当兵”，有的玩“骑马”，有的在逗引着吃饱后昏昏欲睡的狗。老流浪汉出身的牧羊人赶着有一百五十多头牲口的畜群回到屯里。一时，屯里充满了只有夏季才能听到的声音——牛羊的哞咩叫声，牧羊人的抽鞭子声，驱赶牛犊的妇女和孩子们的喊声，尘土飞扬和满是粪便的土道上人和牲口奔跑的脚步声。空气中弥漫着牛羊的腥膻味，——真是一幅完整的田园生活画面。连杜伊卡河在这里也是迷人的。它在几家后院菜园子旁边流过。河的两岸长着山水杨和香蒲，一片翠绿。当我来到这里时，河中平滑如镜的水面上落下了黄昏时的阴影，河水好象一动不动，静静地入睡了。（〔俄〕契诃夫：《萨哈林旅行记》第69-70页）

我的诗献给中国的一个小小的乡村——
它被一条山岗所伸出的手臂环护着。
山岗上是年老的常常呻吟的松树；
红叶子象鸭掌般挣开着的枫树；
高大的结着戴帽子的果实的槲子树
和老槐树，主干被雷霆劈断的老槐树；
这些年老的树在山岗上集成树林，
荫蔽着一个古老的乡村和它的居民。

我想起乡村边上澄清的池沼——
它的周围密密地环抱着浓绿的杨柳，
水面浮着菱叶、水葫芦叶、睡莲的白花。
它是天的忠心的伴侣、映着天的欢笑和愁苦；
它是云的梳妆台，太阳、月亮、飞鸟的镜子；
它是群星的沐浴处，水禽的游泳池；
而老实又庞大的水牛从水里伸出了头，
看着村妇蹲在石板上洗着蔬菜和衣服。

我想起乡村里幽静的果树园——
园里种满桃子、杏子、李子、石榴和林檎，
外面围着石砌的围墙或竹编的篱笆，
墙上和篱笆上爬满了莴萝和纺车花：
那里是喜鹊的家，麻雀的游戏场；
蜜蜂的酿造室，蚂蚁的堆货栈；
蟋蟀的练音房，纺织娘的弹奏处；
而残忍的蜘蛛偷偷地织着网捕捉蝴蝶。

我想起乡村路边的石井——
青石砌成的六角形的石井是乡村的储水库，
汲水的年月久了，它的边沿已刻着绳迹，
暗 绿而濡湿的青苔也已长满它的周围，
我想起乡村田野上的道路——
用卵石或石板铺的曲折窄小的道路，
它们从乡村通到溪流、山岗和树林，
通过森林后面和山那面的另一个乡村。

我想起乡村附近的小溪——
它无日无夜地从远方引来了流水
给乡村灌溉田地、果树园、池沼和井，
供给乡村上的居民们以足够的饮料；
我想起乡村附近小溪上的木桥——
它因劳苦消瘦得只剩了一副骨骼，
长年地赤露着瘦长的腿站在水里，
让村民们从它驼着的背脊骨上走过。

我想起乡村中间平坦的旷场——
它是村童们的竞技场，角力和摔跤的地方，

大人们在那里打麦，摞豆，扬谷，筛米……
长长的横竹竿上飘着未干的衣服和裤子；
宽大的地席上铺晒着大麦、黄豆和荞麦；
夏天晚上人们在那里谈天、乘凉、甚至争吵，
冬天早晨在那里解开衣服找虱子、晒太阳；
假如一头牛从山崖跌下，它就成了屠场——

我想起乡村里那些简陋的房屋——
它们紧紧地挨挤着，好象冬天寒冷的人们，
它们被柴烟薰成乌黑，到处挂满了尘埃，
里面充溢着女人的叱骂和小孩的啼哭；
屋檐下悬挂着向日葵和萝卜的种子，
和成串的焦红的辣椒，枯黄的干菜；
小小的窗子凝望着村外的道路，
看着山峦以及远处山脚下的村落。

（艾青：《献给乡村的诗》 《新诗选》第二册第 256-258 页）

（4） 山 寨

这地方不象别的傣族寨子那样建在广袤的平坝里，而是独处在四周层峦迭嶂的深谷之中。每一家的竹楼后面都是遮天蔽日的热带雨林。大白天，常有那长着美丽犄角的小鹿，象撒欢的孩子，连蹦带跳从东边的树林里冲出来，穿过寨子，又跑进西边的树林里；于是，在谁家的竹楼后面，就会传来那呦呦的鹿鸣。有时，你还可以看见胆小的麂子在寨边的小溪里喝水。那里有一条从高山上倾泻下来的瀑布。在斑驳的苔藓和如穹隆般的墨绿的树林衬托下，本来应是银色的瀑布，居然给人一种凛冽的绿意。 （张长：《紫色的山谷》 《紫色的山谷》第 42 页）

在哀牢山脉的万山丛中，有一个傻尼人的山寨。
在苦难的过去，这个寨子被围在一片原始老林里面，老林又被围在

高山中间。山外是林，林外是山，谁晓得围了几转？面对着这厚厚密密的老林，高高的山，这被窒息的山寨呵，卑微而又可怜。周围再没有活动的世界，一抬头，一个簸箕大的天。它挣扎着努力想和那山外的世界联系，于是，一缕瘦弱的炊烟飘起来了，怯生生地探向蓝天，一条细细的路也从寨子里伸出来了，盘旋、蜿蜒……钻进了一片老林，又吃力地爬上一座高山。然而，瘦长的炊烟只离开屋顶三尺，就被狂暴的山风驱散；那好容易才爬上山岭的小路呵，一摇头，又痛苦地倒回寨子里面。（张长：《一个傜尼族的山寨》　《三色虹》第44页）

这是一个万山丛中的村寨，四面尽是高山和密林。经常有白茫茫的云雾笼罩着山顶和山腰。每当早晨或傍晚，山间又有一股股暗蓝色的炊烟缓缓升起，经久不散。炊烟下面，一排排高脚屋子象蜂巢一般，密密层层傍着山腰，一排排的梯田斜斜地挂在山坡上面。一条条蜿蜒如蛇的小路忽而盘旋而上，忽而又隐没在深谷里。就是它，把山中的世界和山外沸腾的生活连接在一起了。（紫风：《深山贵客》　《广东散文特写选》第67页）

（5）　工　厂

高踞在整个鞍山钢铁公司之上、雄视四方的高炉是那样的大，若要形容它，真不是简单事。当我第一次走到那里，真是想不出人怎能做出这样大的东西。高炉本身加上炉子之上的卷扬机和铁架，比它后面的三个高大的热风炉还要高。一座斜塔象一把扶梯，架在炉顶上。铁架里的卷扬机的大轮子好象架在高高天空中的纺车。几个高炉这样并立着，巨风呼啸，彤云密布，火光四射，就象《西游记》里的火焰山。（徐迟：《在高炉上》　《徐迟散文选集》第107页）

在广阔无垠的建筑群里，你先看到耸立黄河之滨，昂头青天之边，一座直刺青天的烟囱。它象愤怒的苍龙，日夜不息，喷射着一丈多长的烈焰，给青天涂上红带，使银星丧失光芒。这是什么地方呢？这里就是

等于旧兰州电厂发电量一百二十倍，既发电又供热的兰州热电厂，这就是兰州热电厂的烟囱。你又会看到：在蓝天秋阳之下，林立的炼塔，争妍斗奇；纵横的油罐，闪光发亮；火车汽车，轰鸣飞奔，放射着多采的光芒，交织成动人的乐章。这是什么地方呢？这就是我国目前最先进的综合炼油企业，产品已有三十多种，年产量远远超过旧中国炼油量的兰州炼油厂。你还会看到：一排排的水池，既象神话里的明镜，又象大地上的湖泊。镜里有徘徊的蓝天白云，有浮动的绰约人影。在这里你会感到心旷神怡，豁然开朗。这是什么地方呢？这就是滤涤黄河泥沙，供给人民清水，一昼夜生产可供一千万人最高标准用水量一天的兰州市自来水厂。当然，你可以驱车参观化工厂、水泥厂，也可以掉车访问兰州石油机器厂。这是撑天的几根大柱，也是压地的几朵奇花，它们给兰州以新的生命，新的光芒！（李秀峰：《兰州春晓》《甘肃散文特写选》第 33-34 页）

（6）园　林

歙西徐氏有园，曰“就园”，方广可数十亩。其西北隅凿地为方池，引溪水入焉。池之四周，皆累以危石；池上横石为桥，以通往来。由池而西为亭，再西翼然而出者为楼；池之南端，临以虚堂，堂半出水上，前有横栏可俯；堂背为渠，溪水所从入池者也。循渠折而东行，皆长廊，中累层石为台，台高二寻，其上正平，可罗坐十余人，旁植梅桧竹柏石楠甚众。台下逶迤环以复壁，北复构堂三楹。堂之右侧，与前池通；由堂左折，循墙入重门，中敞以广庭，前缭以曲榭，繁蕤翳生，而牡丹数十百本，环匝栏楹，花时尤绝盛。由庭东入，其间重阿曲房，周回复壁，窅然而深，洞然而明。墙阴古桂，交柯连阴，风动影碧，浮映衣袂。园之外，田塍相错；烟墟远树，历历如画；而环歙百余里中，天都、云门、灵、金、黄、罗诸峰，浮青散紫，皆在几席。盖池亭之胜，东西数州之地，未有若斯园者。（王灼：《游歙西徐氏园记》《历代游记选》第 378-379 页）

饭后安德莱夫人又约游园。法国式的芳径，树木夹路，秋末残叶满

地，踏步行来胜于毡茵。小池一角清漪如画，那时已萧萧微雨，浪纹都画秋痕。（瞿秋白：《赤都心史》《中国报告文学丛书》第一辑第二分册第133页）

伦敦是英国的首都，位置在泰晤士河入海处的两岸，人口将近九百万。这里有许多高大的建筑，平整的街道，但是我最欣赏的，是城里散布着的几个阔大的公园！西方的公园设计是：亭台楼阁少（或者没有），而树木花卉多。一大片一大片绿油油的草地，一大堆一大堆葱郁的树木，草地边缘种着各种各色鲜艳的花，这时正是春天，花园里盛开着黄色的迎春，紫色的丁香，红色的杜鹃……最爽心悦目的是红紫黄白各色的郁金香，一朵朵象玲珑的宝石制成的杯盏一样，在朝阳下承接着清露。树下和路旁，都安放着长椅，老人们在椅子上休息，看报，织活，小孩子们在草地上奔走游戏。中午下班的时候，更有许多职工人员，在草地上坐、卧、吃干粮、晒太阳——这当然是在春天有阳光的日子，一般说来，伦敦的晴天比北京是少多了。（冰心：《通讯八》《小桔灯》第237-238页）

灵隐也去了。四十多年前头一回到灵隐就觉得那里可爱，以后每到一回杭州总得去灵隐，一直保持着对那里的好感。一进山门就望见对面的飞来峰，走到峰下向右拐弯，通过春淙亭，佳境就在眼前展开。左边是飞来峰的侧面，不说那些就山石雕成的佛像，就连那山石的凹凸、俯仰、向背，也似乎全是名手雕出来的。石缝里长出些高高矮矮的树木，苍翠，茂密，姿态不一，又给山石添上点缀。沿峰脚是一道泉流，从西往东，水大时候急急忙忙，水小时候从从容容，泉声就有宏细疾徐的分别。道跟泉流平行。道左边先是壑雷亭，后是冷泉亭，在亭子里坐，抬头可以看飞来峰，低头可以看冷泉。道右边是灵隐寺的围墙，淡黄颜色。道上多的是大树，又大又高，说"参天"当然嫌夸张，可真做到了"荫天蔽日"。暑天到那里，不用说，顿觉清凉，就是旁的时候去，也会感觉"身在画图中"，自己跟周围的环境融和一气，挺心旷神怡的。灵隐的可爱，我以为就在这个地方。（叶圣陶：《游了三个湖》《现代游记

选»第 212 页）

荷花厅在揖峰指柏轩之西，厅前有大天棚很为爽垲，这是供游客们啜茗休憩的所在。棚临大池塘，种着各色各种荷花，入夏翠盖红裳，足供欣赏。现在荷花没有了，却可在这里赏菊；原来花工们别出心裁，在前面连绵不断的假山上，象散兵线般散放着一盆盆黄白的菊花，远远望去，倒象是秋夜散布天际的星斗一样。出厅更向西进，有一个金碧辉煌的水榭，上有蓝底金字匾额，大书“真趣”二字，并没款识，据说是清帝乾隆所写的。西去不多远，有一只石造的画舫，窗嵌五色玻璃，十分富丽；现在船舷、船头、船尾上，都密集地安放着各色小型的盆菊，形成了一只美丽的花船。沿着长廊再向西去，由假山上拾级而登，就是赏梅所在的暗香疏影楼。出楼向南，得一亭，叫做听涛亭，与荷池边的观瀑亭遥遥相对。原来这里是西部假山最高的所在，下有人造瀑布，开了机括，水从隐蔽着的水塔管中汤汤下泻，泻过湖石叠成的几叠水坝，活象山中真瀑，挂下一大匹白练来，气势磅礴，水声淙淙，边看边听，使人心脾一清；这是狮子林的又一特点，为其他园林所没有的。出亭，过短廊，入问梅阁，古诗“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昨日绮窗前，寒梅着花未？”因阁下多梅树，就借用“问梅花开未”的意思，作为阁名。阁中桌凳，都作梅花形，窗上全是冰梅纹的格子，而又挂着“绮窗春讯”四字的横额，都是和梅花互相配合的。现在当然不用问梅花开否，但也有菊花可赏，林和靖可只得反串陶渊明了。从这里一路沿廊下去，还有双香仙馆、扇子亭、立雪亭、修竹阁等建筑物，为了这一带已没有菊花，也就不用流连了。

（周瘦鹃：《赏菊狮子林》 《花》第 46-47 页）

苏州是以园林出名的地区中最著名的一个。苏州的大小园林一共有一百七十九座。对外来的旅客说，只要选择其中三、五座有代表性和具有不同风格特点的看看就够了，譬如沧浪亭、狮子林、拙政园和留园。它们分别创始于宋、元、明三个不同的时代。我曾经在不同的季节和不同的天气在这里游览。在秋天和煦的阳光下，或是池塘水廊长满 绿色荷叶的盛夏，或是细雨如油的春天，或是满园白雪皑皑的冬日，季节不

同，气候各异，同是一座园林也就会显出不同的情调。

……

在园林里，我往往在曲桥亭畔的石凳上或水廊池边的假山上坐很长时间，透过那些古树奇石看远处的红楼一角，看横过眼前令你无法一望到底的白粉墙，看漏窗外的别有洞天，又看池塘上连自己的倒影也在摇动的水面。人没移动，景色的变化却多得很，仿佛永远也不会令你一览无遗，愈看就愈会出现新的意境，不断地引人入胜。

一般的私家园林，面积都不会很大，但园林艺术家有本领使你感觉到处身于很大、很深、很远的境界中。园林艺术家使人们感觉到园林宽阔、深远的方法是把园内和园外的景结合起来。记得沧浪亭有一座面水轩，透过长廊或灰墙上的漏窗，园外的农舍田野、远山白云就象背景一样和园内连成一片，园外的景仿佛是园林的一部分。在蠡园的一座台阁上，向前遥望，那境界实在令人着迷，原来烟波浩渺的太湖景色被拉到眼前来了，陪衬起园内的假山、流水和楼阁，使得这个园林的气势更加不凡了。（黄蒙田：《画中游》《香港作家散文选》第32-33页）

从严冬到春花三月，这倚山傍水的梅园，游人络绎不绝，今胜于昔，这同几十年前当然大不一样。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还有许多外国朋友和海外归来观光的侨胞，都争来游览，有时候，园林里的道路都被堵塞。与梅园遥相对峙又别有风格的蠡园，是太湖的一个旁角，又称蠡湖。楼馆亭台，假山花木和曲折小桥，皆伸展到湖水当中，是她的特色。许多游人在这里划船竞赛，穿梭来去，纵情地谈笑歌唱。在我的印象里，蠡园可算是太湖周围许多园林中特有情趣的一个。人们以为锡山、惠山没有浓荫的树木，没有引人入胜的奇花异草，是一个缺陷。但两山相连的锡惠公园里，寿长已达八百年的银杏，高入云天，那大红、紫红、粉红、橘红的、黄的、绿的、白的多种颜色的大盆景杜鹃花，争艳齐开，则不能不认为是难得的令人惊叹的奇观。月前，乘回上海之便，途经苏州，又去访问了市内最大的园林拙政园和以假山众多为特色的狮子林，也见到各式品种的室内杜鹃花大盆景，引着许多游人，注神观赏，良久不肯离去。（吴强：《太湖散记》《吴强近作》第177页）

比如说，我们曾经游览过的星海公园，它就是大连一个滨海的公园。建设上，它充分利用了海湾所具有的客观条件。这里的岸旁，有叠石而成的一系列小丘，草树盘郁，磴径纵横，铺着细沙的浅滩，相接在它的前面。朝潮夕汐，月出日升，固极晨昏之佳境；而冬温夏凉，春风秋雨，又著四时之殊致。再向前展望，浩瀚辽阔，一碧无垠。以视昆明湖之列嶂如屏，玄武湖之诸洲环绕，别有令人胸怀开豁之胜。我们来到这里，临风小立，酣闻潮音涛语，仿佛襟期亦经一番涤濯冲刷，顿感畅然展拓，至于巨细无所不容。

我们来到星海公园，已近日落时候。黄昏前的薄霭，逐渐向着我们四际弥漫，迫使我们无法在广大的公园中多作盘旋，只能挑选了临海的部分景色，恣意赏览。

忽然发现，曲径通幽处，有亭翼然，出于林下。说翼然一点不加夸张，它檐角峥嵘，确乎有即将凌空飞去的样子，而朱柱殷然，与绿荫取得十分协调的映照。我被吸引着，走向它的近处来，于是一个整然如经编织的花圃从右边向眼前突出了。花圃占地实际不多，但花的品种不可屈指而数，错杂纷披，又极绚烂之致。但奇怪的是，这时使我投下最大的注意力的不是那些玫瑰、山茶、美人蕉、鸡冠或葵花等等，而是沿着短篱，四垂蔓延的莴萝。她不只有红的白的一两种颜色，简直是五色缤纷，有浅黄的，也有淡蓝的，各种不同色素，渗汇其间，使这类小花小的更精致，更娇憨，更惹人爱怜了。（吴其敏：《几度游踪》《香港作家散文选》第 17-18 页）

走出长甬道的车站，绕过火车轨道，就看见一座高耸的木牌坊，在横额上有几个汉字写着“井之头恩赐公园”。我们走进牌坊，便见马路两旁树木葱茏，绿阴匝地，一种幽妙的意趣，萦缭脑际，我们怔怔地站在树影下，好象身入深山古林了。在那枝柯掩映中，一道金黄色的柔光正荡漾着。使我想象到一个披着金绿柔发的仙女，正赤着足，踏着白云，从这里经过的情景。再向西方看，一抹彩霞，正横在那迭翠的峰峦上，如黑点的飞鸦，穿林翩翻，我一缕的愁心真不知如何安派，我要吩咐征

鸿把它带回故国吧！（庐隐：《异国秋思》《散文选》第一册第614页）

（7）　校　园

现在校长带她去看学校。她曾给这所学校描绘出一个模糊的轮廓：背靠崖壁，面向碧海，校舍比较小，建筑很朴素，在课堂里上课，眼界很宽阔，海风一阵阵从敞亮的窗户里传来浪花声。当她在滂贝古堡式的村子里穿行的时候，想象中的景物开始倒塌。校长带她到一棵大榕树底下止了步。这是百年以上的参天大树，绿云缀缱，几乎遮住了半片天。周围是一片草地，长着野草、蓬蒿和苦艾。老校长宁静地微笑，说这就是岛上的学校，草地是学生的活动场所，华盖似的大榕树就是天然的保护伞。

老校长看她瞪着水灵灵的眼睛发愣，提议去看看课堂。她的眼光向草场四周扫射了一圈，哪有半点建筑物的影子？可是走了不远，就听说到了。她顺着校长的手势低头看去，看到地上开了一条长方形的地坑，一条窄窄的石级往下伸降。她探险似的跟着校长往下走到底，这才看清楚了：一间长方形的地下室，一排一排粗糙的白木课桌椅。通风和采光，就靠通向地面的那条槽槽。它的特点是黝暗和潮湿，扑鼻的霉气使她感到窒息。同样的课堂有四间，都在草场下面。这是她在教育史上从来没有接触过的“地下学校”。（柯灵：《团圆》《香雪海》第242页）

昨天晚上，我走过校园。四周一片寂静，只有远处的蛙鸣划破深夜的沉寂。黑暗仿佛凝结了起来，能摸得着，捉得住。我走着走着，蓦地看到远处有了灯光，是从一些宿舍的窗子里流出来的。我心里一愣，我的眼睛仿佛有了佛经上叫做天眼通的那种神力，透过墙壁，就看了进去。我看到一位年老的教师在那里伏案苦读。他仿佛正在写文章，想把几十年的研究心得写了下来，丰富我们文化知识的宝库。他又仿佛是在备课，想把第二天要讲的东西整理得更深刻、更生动，让青年学生获得更多的滋养。他也可能是在看青年教师的论文，想给他们提些意

见，共同切磋琢磨。他时而低头沉思，时而抬头微笑。对他说来，这时候，除了他自己和眼前的工作以外，宇宙万物都似乎不存在。他完完全全陶醉于自己的工作中了。

今天早晨，我又走过校园。这时候，晨光初露，晓风未起。浓绿的松柏，淡绿的杨柳，大叶的杨树，小叶的槐树，成行并列，相映成趣。未名湖绿水满盈，不见一条皱纹，宛如一面明镜。还看不到多少人走路，但从绿草湖畔，丁香丛中，杨柳树下，土山高头却传来一阵阵朗诵外语的声音。倾耳细听，俄语、英语、梵语、阿拉伯语等等，依稀可辨。在很多地方，我只是闻声而不见人。但是仅仅从声音里也可以听出 那种如饥如渴迫切吸收知识、学习技巧的炽热心情。这一群男女大孩子 仿佛想把知识象清晨的空气和芬芳的花香那样一口气吸了下去。我 走进大图书馆，又看到一群男女青年挤坐在里面，低头做数学或物理化学的习题。也都是全神贯注，鸦雀无声。 （季羡林：《春满燕园》 《朗润集》第 15-16 页）

（8） 街 道

南京路成了屠兽场。被杀者之血，溅满了好几丈阔，好几丈长的东方最繁华的街道，染得灰色的路变作紫红色。但被几阵的自来水 的冲洗，街血也便随了染成红色的水，流到沟中，流到黄浦江中，流到大海中，而不见什么痕迹。街道又回复最繁华的状态。车马与行人，走过屠兽场时，已不见一点的屠杀的标记。整洁的灰色路，仍旧是整洁 的灰色。然而，在有“人”的心者的眼中，脑中，红红的被屠杀者的血，是永远洗涤不去的。 （郑振铎：《六月一日》 《中国报告文学丛书》第一辑第一分册第 27 页）

天气静定了，街道干燥了，我开始带着好奇的眼光，到这个生疏的景仰的陪都的街道上去巡礼。

果然我的眼福颇不浅，走到东大街的口子，新筑的辽阔的马路，和西边巍峨的钟楼以及东边高大的城门便都庄严地映入了我的 眼帘，我

不禁肃然起敬了，仿佛觉得自己又到了故都北平的禁城旁。马路上来往的呜呜的汽车，叮当叮当的上海包车式的人力车，两旁辘辘地揽起了一阵阵烟尘的骡车，以及宽阔的砖阶上来往如梭的行人，——这一切都极象我十年前所见的北平。（鲁彦：《西安印象》《散文选》第二册第218-219页）

如果不是星期天，城里那条最主要的街道——西大街上，是很少行人的。两旁店铺的门，有的虚掩着，有的干脆就关闭。有名的市场“马号”里，游人也是寥寥无几。这个市场，高高低低，非常阴暗。各个小铺子里的店员们，呆呆地站在柜台旁边，有的就靠着柜台睡着了。

只有南门外大街上，几家小铁器铺里，传出叮叮当当的响声；另外，从西关水磨那里，传来哗哗的流水声。（孙犁：《保定旧事》《晚华集》第51-52页）

苏州城里，有不少这样别致的小街小巷：长长的，瘦瘦的，曲曲又弯弯；石子路面，经夜露洒过，阵雨洗过，光滑、闪亮。在它的旁边，往往躺着一条小河，同样是长长的，瘦瘦的，曲曲又弯弯。水面活溜溜的，风一吹，荡漾着轻柔的涟漪，就象有啥人在悄悄地抖动碧绿的绸子。每隔二三十步，就有一座小桥。有耸肩驼背的石拱小桥，有清秀玲珑的石板桥，也有小巧的砖砌桥和油漆栏杆的小木桥。正是唐诗人杜荀鹤形容过的：“君到姑苏见，人家皆枕河，故宫闲地少，水港小桥多。”（风章：《水港桥畔》《山坞的早晨》第10页）

此刻，他已经站在伦敦喧闹的十字路口上了。各种样式的单马车、轿车马车、公共马车、轻便马车的洪流，从身边飞驰而过，真可谓车水马龙，热闹非凡！头上是浓雾萦绕的灰暗的天空，空气被工厂烟囱里喷吐出来的黑烟所污染。安徒生穿行于人群之中，两只眼睛贪婪地捕捉着周围的一切。一张张苍白的疲惫的脸孔在他面前掠过，富人舒适的高楼大厦和工人肮脏昏暗的贫民窟之间形成多么可怕的对照！穷苦人触目皆是。他们默默无言地走着——行乞是被法律禁止的——然而他们

的眼睛里却充满了悲观绝望的神情，比任何语言更能说明问题！（〔苏〕伊·穆拉维约娃：《安徒生传》第271页）

这里的贫民窟不象其他地区的那样狭窄肮脏，腥臭气闷。这地方的生活有一种强烈的没落中产阶级的气味：街道广阔，人烟稠密，到处有极难看的洋铁小便池，急进党派的俱乐部，还有许多整天有黄色车辆来回开行的电车轨道；在热闹的大街上，住家门前居然还有长满青草的“前花园”，园中除了从街门通向正屋的那一段甬道以外，其它地方从没有人行走；但美中不足的是，一眼望去，一连几哩路都是一色单调难看的砖房，乌黑的铁栏杆，铺石的人行道，石板屋顶，来往的也全是些派头十足但衣着平常，或是衣服坏得失去体统的人们；他们已习惯于这个地方的生活，大部分人都是为了别人的事，毫无兴趣地在终日奔波劳碌。只有在伦敦小市民的贪欲和商业“热狂”中，才偶尔会有一点微弱的热情和活跃气象透露出来。警察和小教堂虽不多，但也常在眼前出现，并不足以打破这地方的单调情景。阳光和煦，没有雾气；虽然煤烟经常使得人的手脸或房屋的砖瓦灰泥看起来显得模糊肮脏，但它的浓厚的程度倒还不至于使得伦敦人感到烦闷。（〔英〕萧伯纳：《康蒂妲》《外国剧作选》第五册第363页）

（9）广 场

海珠广场座落在珠江岸畔，异常辽阔，闻名全国的海珠桥就在它的旁边，四围大厦矗立，绿树婆娑，是一个很美丽壮观的所在。广场的中心，雄峙着一座解放军战士的英雄石像，底座和英雄像都是用花岗岩凿成的，差不多有两层楼高，气象雄伟，和这个巨大的广场相得益彰。（秦牧：《英雄手中的花束》《艺海拾贝》第116页）

克里姆林宫里面的马路原来都是用鹅卵石铺成的，大宫对面的广场原来铺的都是方形木块。根本就没有什么柏油马路。

在伊万大帝钟楼的右边，如果面向着斯帕斯门望去，那里是一个又

大又空的校场(现在那里是一个街心花园)，是练兵的处所。夏季里，暖风吹得校场上尘土飞扬；冬天，整个校场都埋在雪堆里了。广场的尽头，在到克里姆林宫花园去的斜坡跟前，有一个很大的“口”字形的大理石游廊高高地突出在平地的上面，游廊的中央有一个高耸着的石座，上面竖着一座铁铸的纪念碑，是纪念罗曼诺夫王朝的一个皇帝(大概是亚历山大二世)的。游廊的顶棚上，满是用马赛克画法绘成的罗曼诺夫王朝历代皇帝的形象。　(〔苏〕克·集·斯维尔德洛娃：《斯维尔德洛夫传》第 425 页)

(10)　码　头

我的小船今天应停泊到一个大码头，想起这件事，我就有点儿慌张起来了。小船应停泊的地方，照史籍上所说，出丹砂，出辰州符，事实上却只出胖人，出肥猪，出鞭炮，出雨伞。一条长长的河街，在那里可以见到无数水手柏子与无数柏子的情妇。长街尽头飘扬着税关的 幡信，税关前停泊了无数上下行验关的船只。长街尽头油坊围城如 城垣，长年有油可打，打油人摇荡悬空油槌，轰的向前抛去时，莫不伴以摇曳长歌，由日到夜，不知休止。河中长年有大木筏停泊，每一木筏浮江而下时，同时四方角隅至少有三十个人举桡激水。沿河吊脚 楼下泊定了大而明黄的船只，船尾高张，皆到两丈左右，小船从下面经过时，仰头看去恰如一间大屋。(那上面必有金漆写得有福字同顺字！) 这个地方 就是我一提及它时充满了感情的辰州地方。　(沈从文：《虎雏再遇记》 第 17 页)

汉水两岸，停泊着许多船舶，桅杆和森林一样，真是古人所谓舳舻如云的景象。两岸屋宇，鳞次栉比。汽轮驶过武圣街，这里快要建立另一座跨汉水的公路桥；汽轮又驶近集稼嘴，拐了个弯，就到了汉水与长江汇流处。

在这里，你充分可以感到武汉三镇的雄壮的形势。一座 钢铁工业和机器工业之城正在兴建起来。汽轮震动了，愈驶近长江时，你愈感到这道大江的威力，一片白浪汹涌澎湃，浩瀚无际地向两头伸展。汽轮吼

叫一声，向上游方向顶去。迎面一片洪流，好象是天上泻下来的瀑布。（徐迟：《汉水桥头》 《徐迟散文选集》第 160-161 页）

汉堡港是美丽的。岸上，一幢幢红色和黄色的建筑群；港口，碧蓝的海水翻卷着银白的浪花……

汉堡港是忙碌的。每天来来往往，穿梭着各国的船舶，码头上吊杆起落……但工人的脚步是稳重的，德国人原是出名的有 秩序。一百多年来，汉堡港早就形成了自己的节奏——有条不紊，按部就班，寓丰富于单纯，多变化而又精密……就象成熟的乐队演奏熟悉的乐曲。（柯岩：《船长》 《起飞的浩歌》第 45 页）

（11） 茶 楼

小河口的吊楼子茶馆内已坐了好些茶客，他们那中庸的、古雅的肖像隐约供在粗粗雕饰的窗棂内。上面是阴沉的天色，楼下配以斜 缓的河坡同流水，这样，于是把他们装进了一幅古代的绘画内。

他们生意买卖已经讲妥，安静而闲适的品评着他们那一宇宙 内包含的各样事，精心嗑开一粒粒五香酱油瓜子，咽下许多碗苦茶。

有些不做声的则闭眼在领略这世界的神秘。思想飞入玄 虚内，不过，恐怕他们又没有想着任何事。

听风声的猎猎，座中有一位泥瓦匠低声赞叹：

“这天气真痛快！”

遂端茶一饮而尽。水咕嘟嘟的从喉咙管一直响到胃里，报告 那经过的途程。（严文井：《风雨》 《散文选》第二册第 584 页）

这里的桥堍下，大都有一爿茶馆，或者是一爿卖水兼卖茶的水灶。天麻麻亮，茶座早已客满。上了些年纪的人，捧着凸肚的小茶壶，在这里谈天说笑，讲山海经，度过一个又一个早晨。

……

厂里的老工人，都喜欢到街西头石拱桥堍下那爿茶馆 喝茶。茶馆

的招牌已老得发黑，字迹也模糊不清了，这并无关紧要，在这条街上，啥人还不知四海春茶馆呢？这里的水开，茶香，加上送茶倒水的服务人员热乎，所以生意颇好。每天发两个市：早市和午市。早市从天刚亮五点钟左右至九点，喝茶的大都是做中班的工人；午市，实际上是下午市，从两点多钟至傍晚五点，喝茶的大都是下了早班的工人。主顾都是老主顾。茶堂里放着七八张四仙桌子，啥人占哪张桌子，坐哪个座位，似乎也是一定的，就好象大家订过不成文的协议。喜欢揉老座位坐，据说这是喝茶人的习惯。（凤章：《水港桥畔》《山坞的早晨》第 10-11 页）

一遇到赶场天，绿树乡那条斜坡似的小街上的几家茶馆，照例是挤得满满的：有时一条板凳上要坐上三四个客人，街上随时都还有人探头来看有没有空座。川流不息地出去了一帮，又进来了一帮。据说解放以前，在这里，只有地主、保甲长们才能进茶馆，才进得起茶馆；今天的茶馆，却成了来自四乡农民的天下了。里面的陈设很简单：矮小的茶几，竹片子串起来的躺椅，几条没有上漆的板凳，配上一两张油渍发光的方桌，外面黄釉里面印着蓝花的盖碗茶摆在桌子上。粉壁上贴了一些有关生产的年画。“茶资每人三百元”、“葵瓜子每碟一百元”的红纸条子，在柱头上贴了好几张。每逢三、六、九场期，年纪稍大一点的农民，在供销合作社卖了土产，把自己需要的东西买好，交给年轻的小伙子带走以后，一定要到茶馆来喝上一碗茶，嗑点瓜子，抽着叶子烟，彼此谈谈家常；他们尤其喜欢谈到组织起来以后的生产情况，到处都是一片喜悦的声音。（蹇先艾：《在茶馆里》《新芽集》第 78 页）

(12) 餐　厅

而我，则细细端详着周围的一切。经过了这一阵子，瞳孔已经和比较暗弱的光线适应，这时，我才看到，这座英国人办的餐厅，是大有讲究的。原来，整个餐厅的布置就象一个船舱，四周有许多木头结构的部件，宛似船壁；中间还竖立着一根大木头，看来好象是船桅，上面有巨大的缆索垂了下来。这样的布置造成了一个假象，仿佛一只大木船航行

于万顷波涛之间，我们此刻正在船舱里进餐似的。除了各张桌子上的烛光外，它也还有壁灯，不过吐射出来的，只是淡淡的光辉罢了。（秦牧：《烛光摇曳的船舱》《晴窗晨笔》第144页）

七七小饭馆的一个角落，虽然是个角落，可是灶披间和饭座都可以看见。舞台被隔成两部。右后部是灶披间，可见锅灶，升着旺盛的煤火，有蔬菜、肉类挂在锅灶的顶空。有门通饭座，中间隔了一层板墙，墙上挂了一副对联：是"吃饭不忘救国""饮酒常思杀敌！"上款："七七小饭馆开幕志喜"；下款："同学弟万世修敬贺"。墙下是帐桌，上有算盘、笔、墨、帐簿之类。台上只看得到一张饭桌，其余的饭桌都隐在台后。左侧，有楼梯，从那儿上楼。是雅座。（宋之的：《雾重庆》第28页）

酒店的气派很豪华，金碧辉煌。大理石的墙壁，花纹光滑，铜铸的吊灯架和楼梯扶手、栏杆，金黄耀眼。它的气派和它的历史十分相称，歌德当年从故乡来到魏玛时，曾在这里住过。不过，现在的规模，已不是当年的面目了，建筑和设备，完全是现代化的。它的右边还保留着三个雕花的拱圈石门，那是文艺复兴时期大画家卡伦那赫的画室遗迹。尽管它和现代的建筑物配得不很和谐，但那是古代文化的花朵，可以给现代的建筑物点缀门楣。

大象酒店似乎是特别为国际友人预备的，每个房间有三个叫人的电铃，电钮旁边用线条勾画了一个人的轮廓，一个打扫房子，一个拿着餐具，一个提着箱子。不通语言，望图生义，你要什么人，你就可以按那种电铃。服务员都是客客气气，彬彬有礼的。（楼栖：《魏玛纪行》《柏林呵，柏林！》第46页）

这间餐厅有一种特殊的格调。四面墙头作苹果绿，壁炉架上摆着一面英国式的古金框圆镜，左右各有插着红烛的银烛台，不过第二天那红烛就不见了。墙上挂着珍贵的古铜版画，画的是英国女王亨丽埃塔以及十七、十八世纪英国王室其他成员的肖像；女的或袒胸露臂，或高领密扣，各依不同的年龄、姿色或服式而定。男的显得正直、纤弱，表情

文雅而嫌单调。这些像已经退色发黄，但还是神气非凡地瞧着围在桌旁就餐的人。房间的一角有台落地钟，钟摆没有了，已经不走了。……那边是一只贵重的桃花心木壁角橱，隔着玻璃可以看见里面陈设着银烛台和用于摆设的假葡萄，其颜色大概是蓝色的。餐厅四角高挂着点得发黑的廉价吊灯，它们和这些英国王室的成员们丝毫不相称。

（〔德〕安纳丽丝·波萍迦：《回忆阿登纳》第160页）

他们三个走进酒店。人们从室外走进这空气混浊的房间，魑魅似的灯光和烟雾象是扑到人身上来似的。

从壁上的灯罩里洒下一片红绿光，把人脸照得歪曲，象涂上了一层古怪的油光，香烟头也变得绿莹莹的。电唱机放出靡靡的爵士音乐；角落里有几架简单的赌钱机器，“吃角子老虎”伴随着音乐吭吭作响。在这样的酒馆里，由于被这种震耳的嘈杂、这种腾腾的烟雾所笼罩，酒醉的人们反而常常会显得奇特的安静。他们嗡嗡地含混地说着话，象在低声呻吟。　（沈默君等：《海魂》　《中国电影剧本选集》第692页）

（13）　店　铺

这是一条城中唯一的大街。排着一些门面低矮狭浅的古老店铺。店铺大都是京广洋货铺，书籍纸张铺，图章铺，杂货铺。他们不大进这些铺子买东西，所注意的只是货摊子。这种货摊子都摆在店铺的门口。有的是店老板特意为他们设来应市的，有的是别的小本货贩摆设的。货摊种类不同，要都以小孩玩具为主。铜质的小锣小铙；洋铁的花瓶烛台；泥制的哈叭狗，不倒翁，屁股上能吹出声音来的小雀子；柳条编的元宝小篮；木头大刀，木头小鼓，木头拐杖，木头碗盏，——都用红绿颜料涂得很花哨。除了这一类丑陋粗劣的土货而外，那些京广洋货铺门前的摊子上却摆着另外一种玩具：小汽船，小飞机，皮球，洋娃娃，七星摇铃，翻杠子的小东洋佬，……一些又精巧又古怪的橡皮或赛璐珞的玩意儿。对于这类东西，他们很少过问，顶多也不过站着看一回。——这时候那贩子连忙把发条开足，那小小东洋佬就卖命地“格搭！格搭！”翻

起杠子来。看的人松开板着的丑脸，笑得那种傻样子。（吴 组 缃：《泰山风光》《散文选》第二册第 474-475页）

东大街是西安城里最热闹的街道，岂止两旁开满了各色各样的店铺，就连店铺外面的人行道上也摆满了摊子。这些摊子上摆着的是水果，是锅盔，是腊肉，是杂货，是布匹，是古董……

而其中最多的是窑的、瓷的、玉的、比酒杯大比茶杯小的奇异的瓶子和盅子，其次是铜的、钢的、铁的、比钻子长的挑针，短短的弯形的剔刀和圆头的槌子，随后是三四寸高的油灯，一寸多高的长方形的花边的木的或铜的盘子……（鲁彦：《西 安 印象》《散文 选》第二册第 218-219 页）

尽管临街的大门总是敞开着，但铺子里依然五味俱全：又有橄榄油味，又有喀山肥皂味，又有洋油味，又有青鱼味，有时还夹着一股刺鼻的下等白酒味。而茶叶这种出名怕串味的商品，就存放在这样的空气里。究竟是巴维尔·叶果罗维奇的主顾们不大讲究或者不大懂行呢；还是茶叶成年累月经烟草、肥皂放在一起居然没有走味——这很难说。（亚·巴·契诃夫：《契诃夫童年生活的故事》《回忆契诃夫》第 9 页）

就这样，一天黄昏，我在旅途上错过了村子，却远远望见一个铁匠铺，火光熊熊，孤零零地座落在两条大路交叉点的路旁。从敞开的大门里射出来的火星是那么灿烂辉煌，宛如十字路口燃起一堆篝火；对面沿溪边的一行白杨树，也象火把一样冒着青烟。在黄昏的微辉中，铁锤有节奏的响声传得老远老远，如同某个铁骑兵团在逐渐接近地驰骋而来。过了一会儿，我就在那敞开的门前，在强烈的火光里，在震耳欲聋的响声里，在滚雷般的震动里，停了下来。看到人的双手把烧红了的铁杆卷曲、伸直的这幅劳动场面，我已经感到幸福和快慰。（〔法〕左拉：《铁匠》《散文》1981 年第 10 期第 37 页）

炉子里的火焰优美地跳跃着，风箱大声地抽动着。在作坊的中

央，那个淳朴的、可敬的旧铁砧，铁匠作坊的灵魂，正在等待着那行将承受锤打的烧红的铁。于是铁从火里取出来了。于是铁锤用力地接连打下去，快乐地唱着它们的千年不变的歌，而同时那个大铁砧，它好象是怀着一肚子的满意——或许是虚荣心——想着，假如没有它，铁匠作坊里什么事也做不起来。（〔西〕阿索林：《西班牙小景》第 58 页）

（14）　工　地

从阴沉沉的上空，云稀处，这时也射下了一道狭窄的金光。这道金光里，摇晃着一些金色的航标，三四片金帆和数十条快棹归来的金色的渔舟。突然一阵浓密的水气升起，又把一切都淹没了。这时，能够听见各种不同的汽笛声焦躁地响起来，急促、古怪的呼应，叫啸和叱责。

一忽儿，从白蒙蒙的水气中间又浮现出一些黑色的形象来，一些奇异的、无法形容的事物，一些坚固、威武而巨大的结构，好象是云霞中的岛屿，或者是雾海中的舰队。数它们一数，一共是八座。

它们果真是岛屿？舰队？还是什么海市蜃楼？

它们原来是一些满载着建设材料的木驳、铁驳，高举着铁臂的起重吊船，龙门架，水上发电厂，水上混凝土工厂，巨大的钢结构的围令，粗大的管柱群以及一切从来也没有看见过的机具，如大型钻探机、震动打桩机等。这些机具，旋转的、摇动的、震动的，吐着气，喷着水。从那里传出钢铁叮当声，马达轰响声，还有一种震动大江的“啃啦！啃啦”的沉重的冲击声，因水气而传送得更远。原来，这是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工地。

这当然只能是著名的武汉长江大桥的正桥工地。（徐迟：《长江桥头》《徐迟散文选集》第 162-163 页）

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沸腾的工地展开在他们面前。这是一个晴朗的秋夜。天上一片星光，工地上一片灯火。工地灯火，照映得天上的星光黯然失色了。电焊火花一亮又一亮，把整个天空染青了。铁路上，电气火车吹着笛子飞跑。公路上，运输卡车象一台皮带机似的旋

转不已。而主体工程所在地，更是一片灿烂的灯火。（徐迟：《捜尽奇峰打草稿》《徐迟散文选集》第 224 页）

一九五九年春末，我第一次见到云雀了。那是在热气腾腾的日子里，我在茂名石油城基建工地上一支机械化土方施工队生活。主厂房工地一望无际，原是连绵不断的小山包，现在已大半给推平了，变成一片黄土平原，满布着推土机的履带和自卸汽车轮胎的斑驳痕迹。在这里，推土机上下摆动着大刀片，铲运机拉着铲斗，一天二十四小时轧轧地响，自卸汽车不停地来往奔驰，挖土机则伸出钢臂，永不疲倦地左右摇动。就这样，一个个小山包给搬掉了，一个个水洼给填平了。沸腾的白天过去了，接着而来的是沸腾的黑夜。远远近近的轧轧声此呼彼应，强烈的探照灯光这里那里照射。远处安装工地上传来机关枪般的铆钉机声，闪耀着淡蓝色的电焊弧光，一闪一闪地照亮了半边天。人生活在这里，热血会永远沸腾，心啊，永远都在激动！（于逢：《云雀》《广东散文特写选》第 448 页）

二 习俗类

（1） 乡 俗

我四五岁时，有一天，我家为了“打送”（吾乡风俗，亲戚家的孩子第一次上门来作客，辞去时，主人家必做几盘包子送他，名曰“打送”）某家的小客人，母亲，姑母，婶母，和诸姊们都在做米粉包子。厅屋的中间放一只大匾，匾的中央放一只大盘，盘内盛着一大堆粘土一般的米粉，和一大碗做馅用的甜甜的豆沙。母亲们大家围坐在大匾的四周。各人卷起衣袖，向盘内摘取一块米粉来，捏做一只碗的形状；夹取一筷豆沙来藏在这碗内；然后把碗口收拢来，做成一个圆子。再用手法把圆子捏成三角形，扭出三条绞丝花纹的脊梁来；最后在脊梁凑合的中心点上打一个红色的“寿”字印子，包子便做成。一圈一圈地陈列在大匾内，样子很是好看。大家一边做，一边兴高采烈地说笑。有时说谁的做得太小，谁的做得太大；有时盛称姑母的做得太玲珑，有时笑指母亲的做得象个饧饼。笑语之声，充满一堂。 （丰子恺：《梦痕》 《散文选》第一册 第591 页）

灯市的起始，是在汉代，而极盛则在明。北都的灯市，起于初八，到十三而盛，十七终止。在这期间，从早到晚是“市”，从夕到明是“灯”。市的地段，在东华门，东直二里。在市里，有从各地方来的商旅有中外古今的珍异，有三代八朝的古董，有各阶层人物的服用物。衢三行，市四列，所谓九市开场。市里挤满着人，连车子都不能旋转身。市楼，大都是南北相向，到夜晚，每家挤满着看灯的人。其间，特别在门前挂上帘幙的，那里面的人，一定是勋家，戚家，宦家，豪右家的眷属。一到晚，就张灯奏乐。灯的名目与质料，一般的说，烧珠料丝一类的，总是夹画

堆墨；纱则用在五色的明家灯，纸及麦楷作的灯上；通草，则做百花，鸟、兽、虫、鱼，及走马一类的灯。乐可以分作三类，“鼓吹”不外是桔律阳，撼东山，海青十番；“杂耍”不外队舞，细舞，筒子觔斗，蹬坛，蹬梯；“弦索”是套数，小曲，落数，打碟子。也放烟火，分为两种，一是架，二是盒，高的达一丈，盒层多至五，名目有“寿带”，“葡萄架”，“珍珠帘”，“长明塔”。在这时，“丝竹肉声，不辨拍煞，光影五色，照人无妍媸。烟罩尘笼，月不得明，露不得下。”主其事的大概是富商们；百官们也放假五天，重要的官员，不许与会。市楼，这十天完全租给人看灯，价钱的高低，看年岁的好坏，高的时候，一天要租至百数缗。童子捶鼓，从夕到晓，叫做“太平鼓”；二童子引索略地，如白光轮，一童子跳光中，叫“跳白索”；妇女着白绫衫，相率宵行，以消疾病，叫“走百病”，或“走桥”。汪历贤诗，“蹋蹋灯光莫归去，前门钉子玉河桥”，即是指此。至各城门，手暗触钉，意思是可以得到男孩子，叫做“男子祥”。很多的人，戴面具，耍大头和尚，聚欢的男女杂沓。寺观壁上，晃着灯谜，谁都可以立在那里猜，叫做“商灯”。巷陌桥道，皆编竹张灯，并扎彩排楼，各处不断的，是嘈杂声，锣鼓声，花爆声。（阿英：《夜航集》第 222-224 页）

阴历正月初五，在南方是接财神的日子，但在郃阳，却是送穷鬼的日子。……南方接财神，年年奉行的多是商家，一般住家大概都已没有什么表示。而郃阳的送穷鬼，却是家家户户都做的。

这一天天还没有亮，大家就起来，争先恐后的放鞭炮，有的从房内一直燃放到大门外，把穷鬼吓了出去，一面举行大扫除，把房内的尘土全扫到大门外。平常扫地都从外面扫进来，把尘土当做了财宝，这一天把尘土当做了可怕的穷鬼，所以往外扫。虽然过年才五天，纸窗才新糊过，但时常起大风，有一二天便被刮破的，这一天早晨必须补好，地上如有洞，也得塞住，怕穷鬼从这些窟窿里钻出来。这叫做塞穷窟窿。这一天大家要吃馄饨，也叫做塞穷窟窿，因为喉咙也是窟窿之一。（鲁彦：《关中琐记》《鲁彦散文集》第 193 页）

那位老祭司来了。他身穿黑色长袍，头戴黑帽，黑纱从他宽大的法

冠上飘垂下来。祭司要求我们找一只大黑公鸡作为祭品，从阿波罗神庙时代起，以后经由拜占庭祭司传下的仪式都是如此的。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只黑公鸡，连同圣刀一起呈给了祭司。与此同时，由农民组成的几支乐队从附近各地来到这里。雅典上流社会的一些人士也来凑热闹。太阳落山的时候，科帕诺斯山上挤满了人。

老祭司一本正经地行礼如仪。要求我们画出房屋地基的准确界限，我们环绕着雷蒙德早已划好的一块方地跳起舞来，表示这就是我们的房屋的地基。然后，在一轮红日徐徐落下的同时，祭司在最靠近房屋的那一块基石处，割断了黑公鸡的喉管，把猩红的鲜血洒在那块石头上面。他一手举着那把圣刀，另一只手举着那只被宰杀的公鸡，郑重其事地绕着地基走了三圈，接下去便是祷告和念咒。他对盖房屋的每一块石头祝福，又询问了我们的名字，喃喃念诵一段祷告文，其中不断听到伊莎多拉·邓肯（我母亲）、奥古斯丁、雷蒙德、伊丽莎白和伊莎多拉（我自己）的名字。每一次他都把我们的姓氏邓肯念成“宋肯”。因为在他的嘴里，“德”这个音变成了大舌头硬音“斯”。他反复劝勉我们虔诚、和睦地在这所房子里生活下去，还祈祷我们的子孙后代亦复如此。当他祷告完毕，乐师们带着乡村的简陋乐器来了，几大桶葡萄酒和拉基酒打开了，小山上燃起了熊熊篝火，我们同邻近的农民们一起跳舞、喝酒，欢乐通宵。（〔美〕伊莎多拉·邓肯：《邓肯自传》第 137-138 页）

（2）殡　葬

经过是这样：在母亲辞世的第二天早晨，万国殡仪馆便来一辆汽车，如同接送病人的卧车一般，将遗体运到馆中。我们一家子也跟了去。当我们在休息室中等候的时候，他们在楼下用药水灌洗母亲的身体。下午二时已收拾清楚，安放在一间紫色的屋子里，用花圈绕上，旁边点上一对白烛。我们进去时，肃然的连眼泪都没有了！堂中庄严，如入寺殿。母亲安稳的仰卧在矮长榻之上、深棕色的棉被之下，脸上似乎由他们略用些美容术，觉得比寻常还好看。我们俯下去偎着母亲的脸，只觉冷彻心腑，如同石膏制成的慈像一般！我们开了门，亲友们上前行

礼之后，便轻轻将母亲举起，又安稳装入棺内，放在白绫簇花的枕头上，齐眉罩了一床红缎绣花的被，盖上玻璃盖子。棺前仍就点着一对高高的白烛。紫绒的桌罩下立着一个银十字架。母亲慈爱纯洁的灵魂，长久依傍在上帝的旁边了！（冰心：《南归》《冰心选集》第 324 页）

在万国殡仪馆里面我和一些年纪差不多的朋友过了四天严肃而悲痛的日子。我从没有象这样地被感动过。灵堂中静静地躺着那个老人，每天从早到晚，许许多多的人，一个一个地或者五六个人一排地到这里来向着他致最深的敬礼。我站在旁边，我的眼睛把这一切全都看了进去。

一个秃顶的老人刚走进来站了一下，忽然埋下头低声啜泣了。另一个十三四岁的女孩子已经走出了灵堂，却还把头伸进帷幔里面来，红着眼圈哀求道："让我再看一下吧，这是最后的一次了。"

灵堂里灯光是不够明亮的。一群小学生恭敬地排成前后两列，一齐抬起头，痴呆地望着一张放大的照片。没有一个人说话。空气是十分严肃的。忽然一个年纪较大的孩子埋下头鞠躬了，其余的人马上都低下头来，有的在第三次鞠躬以后，还留恋地把他们的头频频点着。孩子们的心是最真挚的。他们知道如今失掉一个爱护他们的友人了。"救救孩子"，我的耳边还仿佛响着那个老人的声音。

我所认识的一个杂志社的工友意外地来了。他红着脸畏怯地在灵堂的一角站了片刻，孩子似地恭恭敬敬行了三个礼，然后悄悄地走开了。

我还看见一个盲人，他穿着一身整齐的西装，把一只手扶在另一个穿长衫的人的肩上慢慢地从外面走进来。到了灵前，那个引路的人站住了。他把手从那人的肩上取回来，向前移动一步，端端正正地立着，抬起他那看不见的眼睛茫然望了望前面，于是低下头，恭恭敬敬地行了三鞠躬礼。他依旧把手扶在另一个人的肩上默默地退去了。

两个穿和服的太太低着头，闭着眼睛默默地合掌祷告了一会，当我给她们拉帷幔的时候，我瞥见了她们的满是泪痕的脸，过后在帷幔外面响起了悲痛的哭声。

……

下午两点钟灵柩离开了殡仪馆。送葬的行列是异常有秩序的。许多人悲痛地唱着挽歌。此外便是严肃的沉默。

到了墓地，举行了仪式以后，十三四个人抬起了灵柩。那个刚刚在纪念堂上读了哀词的朋友，突然从人群中跑来，把他的手掌也放在灵柩下面，这情形把我也深深地感动了。我想至少在这一会儿所有的心都被躺在这灵柩中的老人连接了在一起的。

灵柩上覆盖着一幅旗子，这是民众代表献给死者的。上面有三个大字："民族魂"。

在往墓穴去的途中，灵柩是愈来愈重了。那个押柩车来的西洋人跑来感动地用英语问道："我可以帮忙吗？"我点了点头。他默默地把手伸到灵柩下面去。

到了墓穴已经是傍晚了，大家把灵柩放下去。一个架子上缚着两根带子，灵柩就放在带子上面。带子往下坠，灵柩也跟着缓缓地落下去。人们悲声低唱着安息歌。我站在旁边，被后面的人拥挤着。在暮色苍茫中，我只看见白底黑字的"民族魂"渐渐地往下沉，等他们完全停住不动时，人们就把水门汀的墓盖抬来了。一下子，我们就失去了一切。

"安息吧，安息吧……"这简直是一片哭声。

仪式完毕了，上弦月在天的一角露了出来。没有灯光。在阴暗中群众象潮涌似地开始散去了。……（巴金：《一点不能忘却的记忆》《中国报告文学丛书》第一辑第一分册第 333、334、336 页）

这是一个奇怪的殡仪。

棺材里躺着的是六年前反动政府绞杀的共产主义者；走在出殡行列最前面的，却是招魂的和尚道士、吹鼓手与雅乐队；打洋鼓、吹洋号的音乐队，紧紧跟随在吹鼓手和雅乐队的后面；再后面是红红绿绿的各种纸扎人，旗伞执事。还有一座结着蓝白缎条花朵的影亭，里面摆着一帧父亲的肖像。

我们戴孝打白幡的儿女们，走在棺材前面引路。母亲和亲友们，坐

在结着蓝布白花的马车里，跟在棺材的后面缓缓前进。在出殡行列的最后面，是排得又宽又长的送殡群众的队伍。参加送殡的群众，每人胸前都佩戴着一朵蓝色或白色的纸花，左臂上裹着黑纱。人们的脸上都流露出无限的愤恨和悲痛；有的手里拿着一叠叠红红绿绿的传单，飞快地撒向送殡行列两旁的观众的手里；有的手里捧着花圈；有的肩上扛着挽联，……（李星华：《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第199-210页）

那天是四月十八日，星期二。从来不曾有过这样多的人汇集在白宫草坪上，估计有二万五千人。他们排成二列纵队，分别从灵柩两侧鱼贯地走过东厅，瞻仰遗容。

四月十九日，白宫中来了六百名显要的人物，哀悼仪式结束后，扶柩的人抬起了银扶手。大教堂的巨钟发出噎噎之声，与所有教堂的丧钟声互相应和，响彻春天的晴空。首都四周的堡垒和派往该市的几个炮兵连有节奏地放着礼炮，低沉的隆隆炮声，表示对林肯的沉痛哀悼。

合众国第十六任总统阿伯拉罕·林肯的躯体最后一次出了总统府正面的巍峨的大门。在通往国会大厦的一英里的路上，人行道和路边都挤满了前来瞻仰的人群，沿街每幢房子的屋顶、窗口、门前、阳台和楼梯上都挤满了人。六万群众目送着四万人的送殡行列。

十二名退伍军人后备军的军士把灵柩抬到巨大的灵台上。灵堂设在有着壮丽的白色圆顶的国会大厦中。这个圆顶是在战火纷飞的年月里完工的。在那万籁俱寂、人们彻夜守灵的深夜，林肯躺在那里，他已瞑目长逝，再也望不见这高高的、壮丽的圆顶的穹窿了。对他来说，这圆顶就是联邦的象征。

四月二十一日上午，灵柩被安放在华盛顿车站的一节特别的殡车上。车站上的人群一直延伸到很远很远的地方，他们久久伫立着，脱帽致哀。

送殡的旅程开始了。载着遗体的列车将行驶一千七百英里，沿途经过的实际上就是四年零两个月前林肯第一次赴华盛顿就职时所经过的各站。巴尔的摩处处表示出哀悼和崇敬。哈里斯堡有三万人冒着夜间和清晨的倾盆大雨来瞻仰遗容。费拉德尔菲亚有五十万人等候殡

车。灵柩停放在独立厅里，前来致哀的人排了三英里长。在纽约市，从高楼大厦到贫民窟，到处都披上了黑纱。将近十万人汇成了浩浩荡荡的送殡行列，几乎各个种族、各个民族、各种宗教和各种政治信仰都有代表参加，其中包括两千名黑人代表。在克利夫兰，来自俄亥俄州北部的一百万人前来表示了哀悼。将近十万人从西北各地赶到芝加哥瞻仰遗容。沿途的每一座城镇、每一个乡村、每一个十字路口和每一个孤独的农庄，都表示了沉痛的悲哀。最后终于回到了家乡斯普林菲尔德，灵柩停放在林肯生前曾在那里发表过演讲的州议会大厦里，前来哀悼的有七万五千人。从清晨到深夜，来往的人群川流不息，故乡的人们在向他告别。

公元一八六五年五月四日那天，柩车和送殡队伍从州议会大厦到了橡树岭公墓。数千名听众和观众聚集在墓地旁的青山绿水边，聆听着祈祷和圣歌，聆听着朗诵第二次就职演说词。

墓穴底的石板上铺着一层常青树叶，人们把灵柩放在一个黑胡桃木制成的棺椁里，并在灵柩上均匀细致地摆上各种花朵。他们把抛撒鲜花作为一种象征，撒了一把又一把，积成了花丘，仿佛永远也表不尽生者和逝者双方的心意。

夜幕低垂，万籁俱寂。

他在那里安息了。　（〔美〕卡尔·桑德堡：《林肯传》第 591-594 页）

在春天的怀抱中，在大地上，在城市中，
在山径上，在古老的树林中，
　那里紫罗兰花不久前从地里长出来，
　　点缀在灰白的碎石之间，
经过山径两旁田野之中的绿草，
　经过无边的绿草，
经过铺着黄金色的麦穗的田野，
　麦粒正从那阴暗的田野里的苞
　　衣中露头，
经过开着红白花的苹果树的果园，

一具尸体被搬运着，日夜行走在道上，
运到它可以永远安息的墓地。

棺木经过大街小巷，
经过白天和黑夜，走过黑云笼罩的大地，
卷起的旌旗排成行列，
　城市全蒙上了黑纱，
各州都如同蒙着黑纱的女人，
长长的蜿蜒的行列，举着无数的火炬，
千万人的头和脸如同沉默的大海，
这里是停柩所，是已运到的棺木，
　和无数阴沉的脸面，
整夜唱着挽歌，无数的人发出了
雄壮而庄严的声音，
所有的挽歌的悲悼声都倾泻到棺
　木的周围，
灯光暗淡的教堂，悲颤的琴声——
　你就在这一切中间移动着，
丧钟在悠扬地、悠扬地鸣响，
这里，你缓缓地走过的棺木啊，
我献给你我的紫丁香花枝。

（〔美〕惠特曼：《当紫丁香最近在庭园中开放的时候》 《草叶集》第 262-263 页）

（3） 赛 会

然而记得有一回，也亲见过较盛的赛会。开首是一个孩子骑马先来，称为“塘报”；过了许久，“高照”到了，长竹竿揭起一条很长的旗，一个汗流浃背的胖大汉用两手托着；他高兴的时候，就肯将竿头放在头顶或牙齿上，甚而至于鼻尖。其次是所谓“高跷”，“抬阁”，“马头”了；还有

扮犯人的，红衣枷锁，内中也有孩子。我那时觉得这些都是有光荣的事业，与闻其事的即全是大有运气的人，——大概羡慕他们的出风头吧。（鲁迅：《五猖会》《鲁迅全集》第一卷第 262 页）

那一天正是五月十五，河中人过大端阳节。箱子岩洞窟中最美丽的三支龙船，皆被乡下人拖出浮在水面上。船只狭而长，船舷描绘有朱砂线条，全船坐满了青年桡手，头腰各缠红布，鼓声起处，船便如一枝没羽箭，在平静无波的长潭中来去如飞。河身大约一里路宽，两岸皆有人看船，大声呐喊助兴。且有好事者，从后山爬到悬崖顶上去，把百挂鞭炮从高岩上抛下，尽鞭炮在半空中爆炸，彭彭彭彭的炸炮声与水面船中锣鼓声相应和。引起人对于历史发生一种幻想，一点感慨。（沈从文：《虎雏再遇记》第 49 页）

远远地平线上扬起尘土，随着尘土出现了群马的黑点；众人的目光被吸引过来，他们呐喊着各聚一起，争先恐后地向远处眺望。

赛马的小孩各自用心操着自己的马，喊着自己部落的口号飞奔。

一匹匹壮马飞越过起伏的丘陵，又踏过奔流的小河；它们在宽阔的草滩上时前时后地飞奔。

哈森的骏马跑到前面，即刻又有几匹马赶上来。

飞奔而来的马看得很清楚了，终点各聚一起的人群响起了喊声。

哈森看清了自己的骏马，他驱马迎了上去，几个小伙子也随即迎了上去。

飞奔而来的马更近了。人群各自喊着自己部落的口号为马匹加油。

哈森的骏马已突出地跑到前面，当它看到哈森并听到哈森的喊声，竟象腾空似地飞了过来。

骏马吸引了所有的人们。姑娘们喊着，用手帕在空中摇晃；小伙子们几乎喊破了嗓子；几个老年人竟被这匹马感动得流出眼泪。

哈森的骏马第一个胜利地到达终点。

众人拥上来给骏马披上鲜花、彩绸。（王玉湖：《哈森与加米拉》

《中国电影剧本选集》2 第 220-221 页）

可能他们还想看看我军的实力究竟如何吧，在赛马大会上，他们提出了与我军比武的要求。“赛马”、“比枪法”是西藏一般游牧生活集会的习惯，如果比输了，是很不光彩的。

首先比赛枪法。副连长是有名的射手，当然无所畏惧，据枪三发，弹弹命中，博得了众口一致的称赞。接着，一排长又表演了重机枪点射五发五中的绝技，惊得他们直吐舌头。最后，有一个头人想要给自己挽回面子，一定要请我们和他们比箭。射箭与打枪不同，首先没有臂力就张不开弓，张满了弓还得讲究准头。连首长正想谢绝他们的这个邀请，李狄三灵机一动，忽然想起了那位名叫巴利祥子的蒙族战士。巴利祥子是猎手出身，在蒙族战士中臂力过人，让他来试一试，虽不一定有箭箭中靶的把握，总比干脆谢绝要强得多。巴利祥子当即遵命出列，让那头人先射，那头人闭目吸气，瞪眼用力，箭箭射中靶牌。巴利祥子接弓在手，请人把靶牌后移五十大步，这时大家都为他捏一把汗，但见他骑马蹲踏势站稳，左手托弓，右手搭箭引弦，两臂一张，“咔吧”一声，箭杆还没出手，弓背却断成两段。那些观看的藏民惊得张开嘴巴半天合不拢来，呆了几秒钟，才响雷一般地喝彩起来。头人们一看，果然人人了得，于是枪也不比了，箭也不赛了，干干脆脆地举起酸酒，要和我们结盟。（左齐：《李狄三》《散文选》第 182 页）

（4）庙 会

乌镇那时每年阴历七月十五至十七要连出三天城隍会，其盛况不下于元宵节的闹龙灯。出会的费用由镇上的大小商号摊派（名为“写疏”），“节目”则由各街坊准备。所谓“节目”就是各种彩扎的“抬阁”和“地戏”。“抬阁”是由四个精壮汉子抬着一块平板，上面由童男童女装扮成戏文中的各种角色，如白娘娘、吕洞宾、牛郎织女等等，四围挂着琉璃彩珠，打上彩灯。“地戏”比较简单，挑几十个汉子（不再是儿童），穿上做戏的“行头”，在地上走着，有时也舞弄一下手中的大刀和花枪。

因为各街坊要互相竞赛，所以“抬阁”和“地戏”年年出新斗奇，除非哪年逢上了大灾荒。（茅盾：《我走过的道路》第 45-46 页）

北城外的大钟寺，西城外的白云观，南城的火神庙（厂甸）是最有名的。可是，开庙最初的两三天，并不十分热闹，因为人们还正忙着彼此贺年，无暇及此。到了初五六，庙会开始风光起来，小孩们特别热心去逛，为的是到城外看看野景，可以骑毛驴，还能买到那些新年特有的玩具。白云观外的广场上有赛轿车赛马的；在老年间，据说还有赛骆驼的。这些比赛并不争取谁第一谁第二，而是在观众面前表演骡马与骑者的美好姿态与技能。（老舍：《北京的春节》《我热爱新北京》第12页）

关帝庙前。

正在举行着盛大的庙会。

庙门口，村民们拥进拥出。

殿内香烟缭绕，有不少人前呼后拥地挤进殿内，在神像前叩头跪拜。

街道上也是人潮似水，万头攒动。

少英、小云、三妹也在人群中挤来挤去。

锣鼓之声大响，人群向道路两旁分开，玩耍的队伍过来了。

锣鼓的队伍走在最前面，领头打鼓的作着各种姿势，挥舞着鼓槌，敲着各种鼓点。紧跟着的是耍龙灯的，一个年轻的壮汉在前边耍戏龙珠，一条绿色的大龙，随着戏龙珠上下左右舞动着。（阳翰笙：《逃亡》《阳翰笙电影剧本选集》第 13 页）

碰巧山根底正有庙会，沿路摆满小摊，有卖各种甜食的，有卖镶着玻璃珠子的手镯的，还有卖色彩浓艳的披巾的。……许多妇女嘴里嚼着豆蔻，围在各种小摊前挑选自己心爱的物件。她们的服装不是大红大紫，就是大绿大黄，都带着强烈的热带色彩。一些吉普赛女人打扮得更鲜艳：头顶上高高支起尖顶的绸子披巾；两鬓插着珠子花，鼻子的左面

挂着环子，也有的嵌着一朵小小的金梅花；脚脖子上戴着几串小铃铛，一走路，哗啦哗啦响，好听得很。看起来，无论女人男人，眼神都显得那么急切，好象是在期待着什么——他们究竟期待什么呢？（杨朔：《印度情思》《杨朔散文选》第 266 页）

前些天，只是听人说起"庙会"，我连一次也没有参加过。今天亲眼一看，这场面可真不简单呀，怪不得人们这样焦急地盼望着它哩！

方圆一里多长的空场上，四周搭满了一边敞开着的大帐篷，帐篷顶上，插着各色迎风招展的彩旗。帐篷里边，真是三百六十行，行行俱全。从布匹到纽扣、针线，从各种图书到信纸信封，理发、修鞋、修补衣服，饭食、啤酒、汽水、茶水样样都有。空场的东西两边，用好几个"解放牌"汽车和木板搭了两座临时性的大舞台。一边是唱秦腔大戏，一边是节目繁多的歌舞演出。听说秦腔是专业剧团演的，而歌舞节目则是各个单位的职工抽空赶排出来的。工地附近的牧民公社，为了表示对石油工人的慰问，也派了二十多个姑娘小伙子组成的业余剧团，来参加演出。除了台上的，场地上还有各单位的化装宣传队，他们敲着锣鼓，穿红戴绿，在拥挤的人群中穿来穿去，煞是热闹。

说起人来，真得用"人山人海"这句话来形容。平日劳动时，在这方圆上千公里的原野上，人们各处一地，除了本单位的同志外，往往好多天见不到一个人的影子。今天，故一下见到这么多的人，好象一块磁铁，把所有的铁屑都吸聚到一块儿了。（李季：《祝福随笔》《甘肃散文特写选》第 3－4 页）

（5）节　日

元宵节，处处悬灯结彩，整条的大街象是办喜事，火炽而美丽。有名的老铺都要挂出几百盏灯来，有的一律是玻璃的，有的清一色是牛角的，有的都是纱灯；有的各形各色，有的通通彩绘全部红楼梦或水浒传故事。这，在当年，也就是一种广告：灯一悬起，任何人都可以进到铺中参观；晚间灯中都点上烛，观者就更多。这广告可不庸俗……

除了悬灯，广场上还放花盆。在城隍庙里并且燃起火判，火舌由判官的泥像的口，耳，鼻，眼中伸吐出来。公园里放起天灯，象巨星似的飞到天空。

男男女女都出来踏月，看灯，看焰火；街上的人拥挤不动。在旧社会里，女人们轻易不出门，她们可以在灯节里得到些自由。

小孩们买各种花炮燃放，即使不跑到街上去淘气，在家中也照样能有声有光的玩耍。家中也有灯：走马灯——原始的电影——宫灯，各形各色的纸灯，还有纱灯，里边有小铃，到时候就叮叮的响。大家还必须吃汤圆呀。这的确是美好快乐的日子。（老舍：《北京的春节》《我热爱新北京》第12-13页）

第二天，我们又赶到糯衣乡去。这里有一个名叫“牛打架”的山谷。据说是过去青年男女们在这里放牛，以斗牛为戏，便相沿成习，一年一度在这里庆祝“火把节”的。当我们骑马穿过山林，越过几座山头之后，耳边便响着越来越近的音乐声。果然，转过了最后的山头，在这仿佛荒无人烟的山林中，忽然出现了象是古希腊的露天剧场，象是吉普赛人的野营一样的壮观的场面。篝火缭绕，牛马满山，松树上挂满了大三弦。山谷里，松林下，有的撒尼姑娘还在对着小明镜整装，而在一片象铺着绿毯的草坪上，姑娘们的绣花包头已浮动象彩云一样了。

……

在节日的下一天，牛斗过了，跤摔过了，人和牲口的膂力和健康都试验过了，小伙子和姑娘们的爱情也成熟了，在最后一个夜晚，火把被点亮了。火把照耀着山林和村寨。在明亮的火光中，按照古老的风习，响起了“召魂”的声音。但与其说这是在召唤祖先的灵魂归来享受祭祀，不如说是在召唤青年们的爱情的灵魂；因为，在节日之后，新的劳动又要开始了。（方纪：《欢乐的“火把节”》《方纪散文集》第53-55页）

四月十五日的黎明，允景洪万人空巷，黎明之城，倾城而出。凤凰树上，开满了色彩鲜丽的大花朵；凤凰树下，攒动着鲜丽色彩的傣族姑

娘，皓齿玉臂，笑着舞着。到处是清脆笑声，到处是轻歌曼舞。在市中心的十字街头，群众拥挤而整齐，齐整而热狂地盼望着。一时欢声雷动，和谐而有节奏。他们看见缅甸总理来了，打着象脚鼓。中国总理，敲着芒锣而来。缅甸总理载歌载舞。中国总理也熟练地跳起了他刚学会的民族舞。

泼水节的高潮时刻来到！中国总理用一只银钵的水泼向缅甸总理了。缅甸总理却用一脸盆的水泼向中国总理。一时之间，水花在允景洪飞溅。万道喷泉，向着晴空迸发。虹彩和笑声，在阳光中飞耀。两国总理将芬芳的水和花朵泼向幸福的民族，泼向幸福的人民，泼向幸福的森林，泼向幸福的大地。（徐迟：《傣族泼水节与回归沙漠带》《徐迟散文选集》第405页）

火把节，这真是用火来表达感情的一个节日啊！时间在农历六月二十四日，这正是炎热的盛夏。然而，灿烂的阳光，也没有火把节的火那么热烈。在那繁星闪闪的夜晚，人们用左手执着一束燃烧的火把，挂在肩上的挎包或是衣袋里，都装满了掺着松香的香面。当火把挨近你的时候，只见他右手抓出一把香面，猛地朝火把上洒去，“嘭”地一声，你的脚前或是身后就会腾起一团金星耀眼的烈焰。等你又惊又喜地看着火焰象闪电一样在瞬间消失，向你洒火的人早已欢笑着跑开了。于是，你又举着火把，抓起香面，向那人追去，以便用同样热情的火焰去回报他。就这样，整个彝家山寨，只见无数火把象一条条金龙游来游去，一团团火光在闪闪烁烁，就仿佛是天上的星星降落在人间……

白天，彝族青年们在石林间的草坪上举行了斗牛、摔跤等比赛活动，可惜我没有赶上。我晚上来到彝家山寨，正是人们互相“泼”火“泼”得最欢乐的时候。由于我是来自远方的客人，一进寨子，立刻就被五六支火把包围住了。……

正当我在这一片焰火中手足无措的时候，一位彝家大爹伸手把我拉出火把的包围圈。彝家大爹虽然银须飘洒，却显得红光满面，很有精神。他乐呵呵地对我说：

“好罗好罗！同志，你得了这十几把吉祥的火，今年保你消灾免病

罗！”

“哦，你们彝家的火，还能起这么大的作用啊！”我也笑了起来。

“这是我们老祖辈传下来的风俗呀！火把节这天晚上，到处洒洒火，把蚊子、跳蚤、蝗虫都烧光，把身上的霉气都驱尽，人就平平安安的好劳动罗！”彝家大爹说着，把他手里的那支火把和香面袋递给了我，“喏，拿去，还敬那些姑娘们几把火！”

我接过火把和香面袋一看，原来刚才向我洒火的是一群彝家姑娘呀！可是，还不等我洒火，她们见我也有了火把，早就嘻笑着跑远了。我灵机一动，既然火是表达美好感情的，何不向这位好心的彝家大爹先洒一把呢？

彝家大爹不防，我举着火把挨近了他，“嘭”地朝火把上洒了一把香面，一团火焰象一朵红玫瑰花，在他脚边开放了。彝家大爹乐得跳起了双脚。（张昆华：《水火有情》《洱海花》第18-20页）

这是一个寒冷的冬夜，但年轻人热情的笑语似乎把寒意驱散了。城市已经披上了节日的盛装，街道上空悬挂着五颜六色的彩旗，商店橱窗里灯火辉煌，霓虹灯广告放射出炫目的光芒。一些人家的庭院里也放上了系着彩带的圣诞树，点缀着繁星般的亮灯，与绿枝上的积雪交相辉映。这都市的夜晚在我眼前呈现出一种陌生的繁荣，但真正打动我心弦的却是年轻人精神的闪光。我想，人们总是在各自的经历中进行分析、对比、鉴别，从而扬弃污浊，吸取养分，探索前进的方向……（顾炯：《新年晚会》《风物·友谊·情思》第39页）

同时，他家里那间宽大的起居室也布置就绪，准备过圣诞节了。一棵长得特别美丽的枞树竖了起来，高得直顶天花板。银色的彩球、金银丝条和手工做的星星，将枞树装扮得十分迷人。紧挨着枞树的大壁龛里放着圣诞马槽。在那显示圣地风光的岩石和沼泽上面，布置着又尖又长的棕榈树叶，其下是马厩，里面可见玛利亚·约瑟和睡在马槽里的小孩。前面是一群牧人，他们蹲在熊熊的篝火周围。天使在绿天鹅绒壁板上飘游，最上面有一颗用金黄麦秆扎成的大星星。枞树底下是东方

来的，用骆驼载着礼物的博士旅行队。……

……

这时，圣诞歌曲小本子已经打开了，大家齐唱《平安夜·圣善夜》和其他名歌。过了一会儿，天主教主教不见了，随即就响起了清晰的铃铛声，大家走进起居室。只见圣诞树上的蜡烛点燃了，牧人的篝火也燃烧起来。玛利亚·约瑟和马槽被照得通明透亮，耀眼夺目。天主教主教站在圣诞树旁，朗读圣诞福音。孩子们跪在马槽前激动得结结巴巴地吟诵着诗歌。然后大家被请到礼物桌前。给联邦总理准备的礼物摊子最大：许多艺术书籍，一条新羊毛围巾，一只可装在亭榭或工作室里配有晴雨表和寒暑表的温度计，以及很多圣诞明信片。每个人都得到一盘五颜六色的好吃的东西。（〔德〕安纳丽丝·波萍迦：《回忆阿登纳》第243-244页）

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游伎皆秾李，行歌尽《落梅》。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苏味道：《正月十五夜》《历代诗歌选》第317页）

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韩翃：《寒食》《历代诗歌选》第495页）

二月二日江上行，东风日暖闻吹笙。花须柳眼各无赖，紫蝶黄蜂俱有情。万里忆归元亮井，三年从事亚夫营。新滩莫悟游人意，更作风檐夜雨声。（李商隐：《二月二日》《历代诗歌选》第670页）

鹅湖山下稻粱肥，豚栅鸡埘半掩扉。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王驾：《社日》《唐人绝句精华》第290页）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

把新桃换旧符。（王安石：《元 日》《历 代 诗 歌 选》第 299 页）

何事又作南来，看重阳药市，元夕灯山。花时万人乐处，敲帽垂鞭。闻歌感旧，尚时时、流涕尊前。（陆游：《汉宫 春》《历代诗歌选》第 853 页）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　　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辛弃疾：《青玉案·元夕》《历代诗歌选》第 870 页）

上灯节已经来临，
满街颤着灯的光明；
红的灯挂在门口，
五彩的龙灯抬过街心。

星斗布满了天空，
闪着光，也象许多灯笼。
灯烛光中的杨柳，
白得与银丝的縩相同。

满城中锣鼓喧阗，
还有鞭炮声夹在中间，
游人的笑语嘈杂，
惊起了栖禽，飞舞高天。

黑暗里飘来花芳，
消溶进一片暖的衣香；
四下里钗环闪亮，

娇媚呈于喜悦的面庞。

听呀，听一声欢呼——
空中忽喷上许多白珠！
这是哪儿放焰火，
还是陨星飘洒进虚无？

是在周侯府前头，
扎起了一座五彩牌楼，
灯笼各样的都有，
烛光要燃到天亮方休……

（朱湘：《王娇》 《新诗选》第一册第 457-458 页）

日子在疾飞，拜兰节来到了，
到处是快乐欢笑，喜气洋洋；
教士也放下了他的古兰经，
再听不见他们祝福的歌唱；
清真寺周围，灯火明亮；
寒冷的山崖上整夜不息地
燃起一堆堆红红的篝火，
仿佛是在人间的云层上空
闪烁着人间的星辰；但月亮，
当她向大地投下自己的目光，
没有看到可以匹敌的对手，
只得孤零零地带着一轮月晕
在那暗蓝色的天空中徜徉！

欢乐的赛马会早已结束；
射击比赛也停了：天色昏沉。
勇敢的年轻人挤作一堆，

听歌手歌唱，围在篝火四近。
白发老人们也站成一排，
默默无言地在凝神静听。
石头上坐着个没带武器的
不知从哪里来的陌生人。
他无需穿戴那征战的衣装；
他是个歌手，他骄傲而贫穷！
这草原的娇子，天国的宠儿，
他不缺饭吃，虽然没有金银。
他开始歌唱了：三根琴弦
在手下发出了铮铮的声音，
他唱出一支古老的歌曲，
歌声粗犷、质朴而又动人。

（〔俄〕莱蒙托夫：《伊斯梅尔——贝》
《莱蒙托夫诗选》第 368-369 页）

（6） 迷 信

连阴雨淅淅沥沥地下了半个多月了，还没有丝毫放晴的样儿。近几天来，石奶奶每天都诚心诚意地用黄表剪个“扫天媳妇”，挂到院里的竹竿梢上，希望她真能显灵：扫开阴云，让骄阳露出笑脸来。可是细雨淅沥，每次挂出去，顷刻就被细雨淋成一小团黄泥似的，顺着竹竿溜下去，在积水里消失了。昨天又挂出了一个新的，昨夜，劲风阵阵，彻夜未息。今天，果然碧空万里，红日高悬。（曹靖华：《顽猴探头树枝间，蟠桃哪有灵枣鲜？》《飞花集》第 148 页）

譬如吧：报仇杀人，原是要出些力、冒些险的，但竟也有一种轻而易举的办法：把桃木刻成人形，写上仇人的姓名、年庚和生辰，天天拜它，用箭头刺它，七七四十九天，便可以摄致生魂，致仇人于死命；一张“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的红纸条，可以预防任何的灾难；一服用打破了的

鼓皮制成的“败鼓皮丸”，可以使多年的膨胀病霍然而愈。（唐弢：《“符咒文学”》《春涛集》第31页）

来到寨子，进了头人的家，只见宽大的竹楼里乱嗡嗡的，一个披着暗红袈裟的佛爷在灰暗的油灯下叽哩咕噜地念着乌黑的贝叶经。病人呻吟着，躺在她满脸泪痕的母亲的怀里。一个巫婆似的老太婆，手里捏着一颗不知是什么野兽的牙齿，白森森地，直刺向小孩的肋骨，喝问道：

“你这个琵琶鬼，赶快说出你的名字，是不是依罕！”

“快说！快说！”旁边很多人帮着吼。

随着一阵阵的吼叫，昏迷的孩子发出痛苦的呻吟和一阵嘟嘟囔囔的呓语。

“听到没有，”那巫婆似的老太婆逼视着进来的我们，煞有介事地说：“我孙女说的，就是依罕！依罕！”（张长：《仇恨的火焰》《紫色的山谷》第138-139页）

同瞎子隔不到两丈路，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一张瘦削的脸，两道乌黑的眉毛，眼睛很神气，剪的和尚头；穿了一身灰色的绸褂裤，很新；脚上一双黄皮鞋，油上的很亮；恭而且敬的坐在黄布篷底下。有几个乡下人围着他的测字摊子。在那摊子上，毛笔、砚台、字卷子、卦筒子、中华民国二十五年通书、万年历、空白的命书、白纸条子。砚台盘子上边，插着一个白纸牌子，上面写了“代写书信”四个字。摊子前面围着一块大白布，上面写了：“赛卧龙命相：细批终身鸿运一大厚册，原润二元，为优待顾客起见，继续减润一月，批金不取，仅收纸墨笔费三角，命相一角，相金不取，仅收号金三分，合婚选吉二角。”他脸正对着一个四十多岁的、包了青布包头的乡下女人，左手在掐子丑寅卯，初一初二初三，……右手的笔在粉板上画，嘴里在问——

“你问财气？问运气？”

“问运气：我家男人，这个月里可能出门做点小生意？”

他正正经经地，把个头一摇一摆的往下说。（姚残石：《镇江的一角》《中国报告文学丛书》第一辑第三分册第184页）

我们又上了路。傍晚的时候，我看到一种奇异的现象。我坐在骡车前部，头顶着车篷，两脚垂挂在外面，忽然火光一闪，先是右边，然后是左边。我以为是闪电，但一想不对，这闪光太靠近地面了。我坐在车上，等着这闪光再出现，但什么也没看见。这时近处树丛里忽然出现一团橘黄色的火球，在昏暗的暮色中闪亮了一下，就渐渐熄灭，使得那处树丛比刚才更加黑暗。这景象使我毛骨悚然。突然火球又出现了，闪亮一下，又归于黑暗。就在那亮光的一刹那，我瞥见几个人影晃动了几下。这些人影都紧贴地面，火球好象就在他们那里忽亮忽灭的。

快到树丛跟前时，我跳下车来，拨开外面的小树，看见几个坟头，前面有两个男人和一个老妇人，每人手里拿着一串纸钱，点着后扔到坟头上，然后跪在雪地里在坟前磕三个头。我这才意识到人家是在祭祖坟，然而这种简朴的祭祀使我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因为它与我的世界和我的精神毫无共同之处，而富有莫名的神秘味道。我回身走了。一路上看到田野里火光点点，处处有人在自家祖坟前磕头。（〔美〕杰克·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第 31-32 页）

桑条无叶土生烟，箫管迎龙水庙前。朱门几处看歌舞，犹恐春阴咽管弦。（李绚：《观祈雨》《唐人绝句精华》第 122 页）

年年到此日，沥酒拜街中。万户千门看，无人不送穷。（姚合：《晦日送穷》《唐人绝句精华》第 196 页）

里人有病不饮药，神君一来疫鬼却。走迎老巫夜降神，白羊赤鲤纵横陈。男女殷勤案前拜，家贫无罄神勿怪。老巫击鼓舞且歌，纸钱索索阴风多。巫言汝寿当止此，神念汝虔赊汝死。送神上马巫出门，家人登屋啼招魂。（高启：《里巫行》《历代诗歌选》第 1053 页）

三 宗教类

炼度的法事主要是在晚间，白天共念三天的道经，只知道他们对着三清的画像行礼，口里念着“至心朝礼”什么什么天尊而已。到了夜里，炼度的精彩节目就开始了。第一天是“上表”，大道士率领孝子背着表文，大约是请求为死者赎罪的表文吧，俯伏在坛下，约莫有个把钟头，据说这是大“入定”神魂到天上面圣去了。第二天晚上，是表演“破地狱”。这里前后的关系不大明白，似乎有点儿凌乱了。刚才上了表章，怎么不等等结果，却用自力去强暴地打开了地狱城呢？当时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去问阿金师父一声，只是看了那戏剧似的演出，仿佛是《闹天宫》里的一场，觉得很是痛快有趣，白天里先拿来了一座四五尺见方的纸糊的酆都城，城门城墙都画得很整齐，放在大厅当中，临时大道士走来作法，末了将手里的七皇剑戳进城门去，把它撕得粉碎，这时节众多道士都扮成各色鬼魂，四散奔走，是观众们所最欣赏的一幕。记得鬼里边有大头鬼和小头鬼，五伤鬼，因为不详所以或者没有，但的确记得有死在考场的“科场鬼”，以及赌鬼鸦片烟鬼，种种引人发笑的情状。众鬼仓皇奔走一通之后，又回到当作后台的厅房里去，这一幕精彩的表演就算完结了。末了一天是“炼幡”，便是炼度的正文。其法系将记着死者姓名的幡折叠藏在里边，外边层层包裹，用耐火的包装，据说是多用盐卤，每一层里藏着一种纸糊物件，约十层光景，扎缚得象一个莲蓬或是胡蜂果相似。还有左右两副，是金童玉女，也是如法炮制。这三个包好的东西，放在三堆劈柴的火里烧炼，在适宜的时间抖出外壳，将里边的彩物挥舞一会儿，复又烧却，等候第二重的彩物出现，直至最后将主幡烧炼出来，象征从火中将死者超度出了。这做幡烧幡的工作很是烦难，却要真实的本领才行，因为万一炼不出来，道士便要罚得从新做过一场的。因此这主要的幡乃是由阿金自己来烧，也不复怎么打扮，只是穿着斜领的短袄，头戴普通的道士冠而已。到得烧到最后的一层，即是主幡

将要出来的时候，不但道士们非常紧张，有的走到太上老君像的前面，捧拳礼拜，祈祷求祐，就是观众也无不替他们捏一把汗呢。幸而诸事顺遂的结束，便把烧出来的三道幡送出灵前供了起来，于是这一场法事遂完全了结了。（周作人：《周作人回忆录》第31页）

这些由老年人领导的一批一批教徒进入门口时，常常一进门就站住，先念上一段经，大约两三分钟光景，念完后行了一个“接瓦都”礼，再继续前进。“接瓦都”是伊斯兰教中一种通行的礼节，用两手摊开，左右手手指相接，使两手摊成九十度角，然后扬至额角，从鼻部、口部徐徐下抹，连抹两下；这也是一种祷告的意思。

教徒进寺以后，就静静地走进礼拜殿，跪在那里。也有就在殿外走廊上，或南、北东面的院子里跪下来的。有的人自己带了一条毯子或白布来，以作垫膝之用……。

乃玛子（即做礼拜）开始，阿訇在上面领作，一忽儿全体俯腰前拜，一忽儿又大家跪下，全身伏地。如此前后好几次。……做乃玛子的时间并不很长，只有十分钟光景，做完以后，大部分教徒起立外出，他们在院子里互相握手问候。还有一小部分教徒则仍留在礼拜殿里，听阿訇继续讲经。（储安平：《新疆新面貌》第90-91页）

塔尔寺的大金瓦寺，为宗喀巴降生之地，故为塔尔寺中最神圣的地区，内藏宗喀巴生前各种遗物，故蒙藏人以到大金瓦寺前叩头为终身大事。寺门前之廊阶，系以松木铺成，每年更换一次，然而每年换去之木板，皆已被叩头者之双手双足及头额磨擦成二三寸深之五个大坑。蒙藏人民往往以一生生产之所得，不远千里，长途跋涉，完全在一次叩头中耗尽。甚有从西藏、内蒙等处，完全叩头以至塔尔寺者，此等人少则数年，多则十数年始能叩到塔尔寺。有叩头至中途而资斧断绝，无能为继，则作记道中返家，再行经营牧畜等，俟经费有着时，再从作记处继续叩起，必达到塔尔寺而后已。（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中国报告文学丛书》第二辑第一分册第100页）

回族年节的规定，是依据阿拉伯历法，每年年节不在相同的时间，今年如果在十月，明年就在九月，在这一月中，所有教徒都"奉斋"。即是这一月里面，每天日出以后，日入以前不进饮食，饮食的时间只能在日出之前和日落之后。据说，这中间的意思，是令一般人知道饥饿痛苦，好真心救济贫穷。又有一说，谓回教教主穆罕默德尝与人苦战，每日黎明以前略进饮食之后，即出外战争，至日落始归家就食，故以后教徒皆每年奉斋一月来纪念他。

这个大典的举行，是在二十七日，上午十时左右，西宁附近的回民男子，都先后齐集马步芳平日练兵的校场。我看不到有一个人在指挥他们，而他们老老少少的自动向西方坐成很整齐的行列。一种庄严的伟大印象，透入每个参观者之心中。此时北风劲烈，记者重裘无温，而席地而坐之整万回民，没有丝毫浮动气象，不能不谓为难能可贵。

（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中国报告文学丛书》第二辑第一分册第102-103页）

由聂各庄向西前进，这时太阳躲在云里，路上尘土不扬，香客络绎于道，相见时大家点头说着祝福的话，一片"虔诚"。"一路平安""带福还家"等语声不绝。走了五里，到第一个茶棚，唤作老爷庙，香客们到佛前参拜过，坐在茶棚底下休息。自有知客奉上了滚热的小米粥和咸菜馒头。我虽没有磕头（据说不磕头没有粥吃），可是走得出汗，粥也就不客气的喝下了。出来又往上走了三里，到了双泉茶棚，我们又坐下喝粥。所有穿着黄布围裙的茶役，大都从天津来的。用过的筷子，由茶役在他肩着的黑抹布上一抿，算洗过了。碗是不管张三李四喝过，只要空下，就收去，又盛得满满的送到别人跟前了。真是佛法平等，人间到此才没了轩轾。

……

再上去是双龙岭。这里的红枣大米粥十分可口。待我们出来，走到半途，看见一位全身红衣，脚镣手铐，三步一磕头的还愿女子。看她由人扶着才能立起，一脸严肃虔诚的神情，我无暇笑她愚昧，只感到一种虔诚的神圣。跟她的人说："从昨夜子正上山，走了将近一天了。"到

第五个茶棚仙花洞，天将暗了。刚遇“少林五虎”在佛前参拜，绣旗开处，一队队出来打拳比艺，看此情景，哪知人间何世。

一到大峰口，山背子说：“这可走去一半路了。”这时满山路灯亮起，蜿蜒高去，上接天空群星，晚凉习习，不知此身在人间天上。路灯上写着“天津估衣商敬献”字样。上下山的山轿，都点起亮晃晃的火把，一路喝嚷着各样颂词，来去如飞。回看山谷里，也一路明亮着灯，我们不胜惊喜。再上去到了磕头岭，老远就看见了电灯，里面陈设非常富丽。喝着粥，听飘来的鼓乐，有如到了天上宫阙。就只那小发电机的扰声，略觉可厌。这一山的开销，大都由天津商家筹来。据说一个茶棚，约费一千五百元。单做馒头的面粉，要二百多袋、粥米十大包，从北平来的运费，就要一百元。这一般天津客，在三月底就上山了。今天第一天开锅，看客们是要尽肚子吃饱的。待我们到贵子港，已是末了一个茶棚了。玻璃的棚门，十分辉煌。再往西一望，妙峰山金顶已在眼前了。经过了不少的香摊、山杖堆、各色绒花铺，我们已置身香烟缭绕的娘娘宫里了。在各处随喜后（罪过罪过），到客房土炕上睡时，已是午夜了。听见一阵爆竹响，知道“少林五虎”已赶到进“子时香”了。（蒋恩钿：《妙峰山进香》《中国报告文学丛书》第一辑第三分册第306-308页）

是日，村妇数十人，童女垂鬟，或坐或起，诵经声营营嘤嘤，皆合十如僧状。拈香焚纸，考击钟鼓，老者壮者少者，若翁若夫若子弟。提筐捧盘，注汤瀹茗，前招后呼若女释者皆在焉。（查人渶：《游三洞》《西湖游记选》第189页）

城里有十座或是十二座教堂；钟声什么时候都会响；劳动者带着棕色的帽子走过去，虔信的妇女来往不绝。每过一忽儿就有一个愁容满面的人从街上跑过，一路摇铃报告我们的邻人中有一个死了。

一到复活节前一星期，这种忧郁的遗传便达到极顶了；一大队一大队的人，穿着连头巾的黑袍子、黄袍子、栗色的袍子，整列而行，抬着许多流血的基督、悲苦的圣处女；喇叭的嗄声在远处哀号，钟声徐鸣；各处教堂里都有一个大十字架，两边点四支蜡烛，伸出伤惨的两臂，掩到石

板的上方，在本堂的黑暗中，虔信的妇女悲叹、哭泣，吻那双被钉子穿透的脚。

这种忧郁，在一个冬天特别冷、食物少、房子没有顶的破城里，一世纪一世纪的承续下来，仿佛已经成为了一种悠久的陈金，一种参不透的氛围，包含了痛苦、任从、缄默、对于生命颤动力难堪的弃绝。（〔西〕阿索林：《安托尼奥·阿索林》《西窗集》第64页）

教堂里有一个洗礼堂和一个黑而深的池子。钟不时地响着。那些弯身咳嗽着的、脸儿刮得光光的矮小的老人，和那些枯干的手里捧着一串大念珠的矮小的老妇人都走进教堂去。那两个教士和一个半身穿着红衣的司事便从圣器库中走了出来。黄昏降临了。大蜡烛的光映照在高墙上。一位教士在他的讲坛的高处开始讽诵玫瑰经了，座上的人们高声跟着他。残日的余辉越过圆屋顶的窗子渐渐呈现惨白色。在城里，劳动者和工匠已做完了他们每日的工作，原始的纺织厂、木匠作、疯狂而快活的铁工场都默不作声了。远远地，一点微小的光把被暗影所湮没的微红的回光射在墙上。在这疲劳的休息时间，唯一有生机的是那个教堂。在那里，信徒们用一种缓慢而洪亮的声音祈祷着。念完了经，那些佝偻的矮老头子都曳着脚步慢慢地走了，而那些不时喊着"天啊！"的矮老太婆，也戴着她们的帽子，在古城的弯曲的小路中不见了。在那沉寂而黑暗的教堂中，两三盏微弱而长明的小灯，在一位基督或是一位圣母前闪烁着。（〔西〕阿索林：《西班牙小景》第146页）

海岸。白天。

岸上停放着两艘饰满鲜花的船只。

为两条船受"洗礼"而组织的游艺会和庆祝会正在进行中。

涅达和罗连佐肩并肩地站着，祝贺两条船受"洗礼"，她把一只盛满酒浆的高脚杯掷在一艘船上打碎了。另外一个女人在另一艘船上打碎了杯子。

呼喊声、鼓掌声、节日的钟声齐鸣。

在第一个和第二个"新生儿"中间，出现了前来给小船行洗礼的教

区神父。

神父往船上洒着圣水。仪式完毕以后，大家鼓掌、喊叫。掌声、喊声、节日的钟声。（〔意〕鲁奇诺·维斯康蒂：《大地在波动》《意大利电影剧本选》上第158-159页）

四 婚恋类

（1） 初 恋

一种强烈的欲望撞击着他，他的心狂跳起来，他挥舞着长刀，劈开拦路的枝叶，象一头狮子，向森林的深处冲去。

歌声戛然消失了。勒拉猛地发现，一个紫红统裙、黑绒上衣、身材苗条的姑娘就站在他几步远的地方。她双手蒙住脸，把额头抵在一棵粗壮的红木树上，给他一个圆圆的结实的背脊。

这是姑娘害羞的动作。对小伙子来说，如果也害羞，不敢去扳转她的肩膀，那他就失去了一生中最不应该失去的机会。……勒拉按捺着心的狂跳，慢慢地走了过去。

姑娘仍一动不动。勒拉颤抖着双手，伸了出去。但他的手没触到姑娘的肩膀，立即又缩回来了。“会是玛梅吗？会是我日夜思念的玛梅吗？要不是，可就……”犹豫使他木然了。他的眼光落到姑娘的裙边上，那艳丽的山茶花的图案沾住了他的目光：“这花，不是和荷包上的图案一模一样吗？是的，只有她，才绣得出这样的图案。是她……”勇气回到他身上，他伸出双手，把她的肩膀扳转过来。…… （李钧龙：《景颇山“汤蝶”纪实》 《无字的情书》第67页）

他走过镜子跟前，斜起眼睛看一看自己的容颜，难道有什么奇迹出现了吗？如果说，在童话里，一个温柔可爱的姑娘可怜一头毛茸茸的熊，并且因为它的善良而爱上了它，到后来，熊变成了英俊的王子。那么，我们这位不被承认、贫寒而不漂亮的诗人，是不是也会出现类似的奇迹呢？

……

他写了一首诗，描写那双曾经使他神魂颠倒的褐色 的眼睛，那双象四月的晴空那样明亮的、湛蓝的、含情脉脉的眼睛：

那双深蓝色的眼睛
令人倾倒，使人迷恋，
那双蓝色的眼睛
把天空在我眼前照亮。

他把这些诗寄给自己钟爱的姑娘。每次长谈后总感 言犹未尽。每到晚上还要无休止地写信向她倾吐情思。“我周围的一切，日复一 日地都变成了诗，我自己的生活仿佛也是一首诗，而您是诗中 的主角——您不会为此生气吧？”他写道。（〔苏〕伊·穆拉 维约 娃：《安徒 生 传》第 191-192 页）

他们是十全十美的搭挡，杰克是壮健的，旺盛 的，粗糙的；玛贝尔是纤弱的，修整的，文雅的。他们一同骑脚踏车，在俯瞰海湾的勃克雷山的金英花田中野餐，乘他的小船作长途航行。一个初夏的 星期日下午，他们坐船荡下海口。玛贝尔穿着柔软的白长袍，戴着彩绘的 帽子，端整地坐在船头上。她用那么柔和的声音对他讲斯温彭的 悲 观 诗，使得杰克沉沉睡去了。潮水已退，把他们搁浅了。因为她知道 他 所 得到的休息是多么少，玛贝尔不去惊动他。当他醒 来时，他只好把他那唯一的好裤子卷到膝盖以上，背起她来，经过污泥上岸了。这是他同那 个少女最亲密的一次接触呢。（〔美〕斯通：《杰克·伦敦传》第 80 页）

一天下午，在一次友谊的集会上，透过一杯黄 金 色 的“托卡”酒，我遇到一双大眼睛，用那样炽热的崇拜和匈牙利式的激情烧 灼着我的心，每一流盼，对我就是布达佩斯的整个春天。他身材高大，而 且 匀 称，满头浓重漆黑的鬈发闪烁着紫光。确实，他完全可以为米开朗 琪 罗 雕塑大卫充作模特儿。他微笑的时候，那两片鲜红的、肉 感 的 嘴唇之间，雪白坚固的牙齿闪闪发光。从第一次相对注视的时候起，我们 所 拥 有的每一点吸引力都迸发出来，把我们投入疯狂的拥 抱 之 中。就从这第一次对视的时候起，我们已经投入彼此的怀抱，世界上没有 任何一种力量

能够把我们分开。 （〔美〕伊莎多拉·邓肯：《邓肯自传》第109页）

当着那天边才染了春霞，
当着那溪边开遍了红花，
当着我的痴情化成了火焰，
我便悄悄地走在她的窗前。
我说，姑娘啊，蚕儿正在初眠，
您的情怀可曾觉得疲倦？
只要您听着我的歌声落了泪，
那么不必探出窗儿来问我“你是谁？”
……

当着那温温的柳絮成团，
当着那彩色的蝴蝶翩翩，
当着我的心中正燃着火焰，
我便悄悄地走在她的窗前。
我说，姑娘啊，蚕儿正在三眠，
您的情怀可曾觉得疲倦？
只要您听着我的歌声落了泪，
就不必探出窗儿来问我“你是谁？”
……

当着凋落了黄色的蘼芜，
当着那里衣燕子呖呖，
当着我的怀中还燃着余焰，
我便悄悄地走在她的窗前。
我说，姑娘啊，蚕儿正在织茧，
您的情怀可曾觉得疲倦？
只要您听着我的歌声落了泪，
就不必探出窗儿来问我“你是谁？”

（冯至：《蚕马》 《新诗选》第一册第329-333页）

达吉雅娜带着愤怒，
听着这些流言；可是秘密地
带着说不出来的安慰
情不自禁的想到这桩事情；
并且心里也就有了意思；
时候到了，她恋爱了。
仿佛是落在田地里的种子，
受到了春的火焰勃发了生机。
她的想象
早就被柔情和苦闷燃烧着，
渴望命定的食粮；
心的痛苦，
早就压迫她的年轻的胸膛；
她的灵魂在等待着……一个什么人。
这可等到了。……一睁开眼睛；
她就说，这是他！
唉！现在在白天，在夜里，
都是那热烈的唯一的梦，
一切都充满了他；
一切不断地用迷人的魔力
使可爱的女郎想念到他。
她厌烦那些亲切的讲话的声音，
仆人们的关心的视线
沉没在愁闷里面，
她不理会那些客人，
并且诅咒他们的空闲，
他们的意外的到来
以及他们长时间的坐谈。

（〔俄〕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第 81 页）

他低声悄语，“我的爱人，抬起你的眼睛。”

我严厉地斥责他，我说“走开！”；然而他一动也不动。

他站在我的面前，握住了我的双手。我说，“别缠我！”；然而他就是不走。

他的脸凑到我的耳边。我瞧他一眼，我说，“好不害臊！”；然而他就是声色不动。

他的嘴唇接触我的面颊。我浑身发抖，我说，“你太放肆！”；然而他就是不识羞。

他把一朵花缀在我的头发上。我说，“这可没有用！”；然而他就是站在那声色不动。

他从我颈子上拿了花环走了。我哭泣，我问我的心：“为什么他不回来？”（〔印〕泰戈尔：《园丁集·三六》《园丁集》第30页）

（2）热　恋

“如果我不跟你走呢？”

“那……那……”苏鸿熙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

还是先不要责怪姑娘吧。她爱苏鸿熙，她爱他为人正直、爽朗，爱他事业上刻苦、顽强，爱他工作的责任心和对病人的热情。她从这个东方青年的身上，看到一个美好的灵魂，多情而调皮的姑娘，在故意测试苏鸿熙。

“锦，原谅我。”苏鸿熙思忖之后，认真地回答，“在我心灵的天平上，摆着两种爱，一种是对祖国深深的爱，一种是对你真挚的爱。这两种爱都是我生命不可缺少的。如果严酷的现实只允许我选择一种，那么，我只有把整个生命的砝码，都加在祖国一边。”

这纯洁真情的话语使姑娘倾倒，她紧紧依偎在苏鸿熙火热的怀抱里，深情地说：“带我走吧，我们永远在一起！”（马继红　王宗仁　李天：《来自大洋彼岸的爱情》《起飞的浩歌》第300页）

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

便胜却、人间无数。　　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秦观：《鹊桥仙》
《宋词赏析》第89页）

素：不，我情愿跟你平分那一块裹尸布，我跟着你；我一步也不离开你。

欧：（抱她在怀）噢，让我一个人走吧！到处被人追逐，流离颠沛，毫无容身之地，我真是一个可怕的人！

〔他一阵痉挛，离开素儿，将行。

素：（凄然，拍掌）欧那尼，你丢下我吗？

欧：（复回）那末好吧，你不要我走，我就留下吧。喂！到我的怀里来。你要我陪你多久，我就陪你多久。且让我们休息一下，忘掉一切吧。（他将她抱到石凳上）在这里坐一会儿吧。（他跪在她的脚旁）你那秋水一般明媚的眼光，照耀着我的眼睛。请你再唱一支歌吧，唱那你在黄昏的时候，乌黑的眼睛里含着晶莹的泪珠，时常发出娇声唱的那些歌儿。且让我们及时行乐，喝一满杯美酒吧。这一点钟是我们的；此外一切皆空。你说话呀，使我沉醉，使我狂欢。恋爱，不是一种幸福吗？你知道跪在你面前的，就是你所爱的人，而且现在只有我们俩在一起，这不是幸福吗？在这万籁无声、静悄悄的夜里，两人谈着爱情，这不也是幸福吗？噢，让我现在安眠，睡在你的怀抱里做一个甜蜜的梦吧。噢，素儿小姐，我亲爱的人！

〔忽闻远处钟声。

素：（惊起）警钟，你听到没有？警钟的声音呀！

欧：（仍跪在她的脚旁）呃！不是的，那是我们结婚的钟声。

〔钟声渐密。一片叫喊声。街上灯火忽明。

素：起来！逃走吧！天哪，全城都亮了！

欧：（徐起）那是我们洞房里的花烛！

（〔法〕雨果：《欧那尼》　《外国剧作选》第五册第63-64页）

斐迪南：我什么也不怕——什么也不怕——只怕你爱情的限界！不怕那些障碍象山岭一样阻拦着我们，我要把它当作阶梯，攀过山头，

飞奔到露伊斯的怀中去。恶毒命运的风暴只会更加鼓起我的热情，种种的危险只能够使我的露伊斯更显得动人。——再不要提恐惧的话吧，我亲爱的！我自己——我要象魔龙守护地底的黄金一样守护你。——信任我吧！你再用不着别的天使——我要投身在你和命运的中间——替你承当一切的创伤——替你收集快乐杯中的每一滴酒浆——然后用爱的圆盘盛起来献给你。（温柔地拥抱她）我的露伊斯应该在这条胳膊上度过她的一生；上帝再见到你的时候，应该发现你比他放你下凡的时候更加美丽，而且不得不怀着惊异的心情来承认，只有爱情是最后完成灵魂的工作的。

（〔德〕席勒：《阴谋和爱情》 《外国剧作选》第四册第417页）

国王：（沉思，叹息）我知道苦行的力量，我也知道那个女孩不得自由，

但是我的心却离不开她，正如水不能从低地倒流。

可尊敬的爱神啊！你射的是花朵的箭，哪里来的这样大的力量呢？

（回忆）哎呀！想起来了——

直到现在湿婆的怒火还在你体中燃烧，

正如地中之火在大海底下燃烧一般。

不然，爱神呀！你除灰烬外什么都没有了，

为什么还能让我这样的人痛苦熬煎？

而且，那一群爱人都为你和月亮所欺，你们似乎是可以信赖的。为什么？

你有花朵的箭，月亮有清冷的光，

在我这样的人看来两者都是谎。

月亮用它清冷的光辉散放着火焰，

你也把你的花朵的箭做得硬如金刚。

但是

那个经常带给我烦恼的旗子上画着海怪的爱

神我仍然会喜爱，

假如他借助于那个长长的眼睛为爱情所陶醉

的女郎来把我虐待。 （〔印〕迦梨陀娑：《沙恭达罗》第

31-32 页）

（3）　相　思

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从之梁父艰。侧身东望涕沾翰。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路远莫致倚逍遥，何为怀忧心烦劳。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从之湘水深。侧身南望涕沾襟。美人赠我琴琅玕，何以报之双玉盘，路远莫致倚惆怅，何为怀忧心烦伤。我所思兮在汉阳，欲往从之陇阪长。侧身西望涕沾裳。美人赠我貂襜褕，何以报之明月珠，路远莫致倚峙躇，何为怀忧心烦纡。我所思兮在雁门，欲往从之雪纷纷。侧身北望涕沾巾。美人赠我锦绣缎，何以报之青玉案。路远莫致倚增叹，何为怀忧心烦惋　（张衡：《四愁诗》　《历代诗歌选》第 86 页）

红娘：〖中吕粉蝶儿〗风静帘闲，透纱窗麝兰香散，启朱扉摇响双环。绛台高，金荷小，银釭犹灿。比及将暖帐轻弹，先揭起这梅红罗软帘偷看。

〖醉春风〗则见他钗横玉斜横，鬓偏云乱挽。日高犹自不明眸，畅好是懒、懒。（旦做起身长叹科）（红唱）半晌抬身，几回搔耳，一声长叹。（王实甫：《西厢记》　《元杂剧选注》第 208 页）

倩女：自从王秀才去后，一卧不起，但合眼便与王生在一处，则被这相思病害杀人也呵！（唱）

〖中吕粉蝶儿〗自执手临岐，空留下这场憔悴，想人生最苦别离。说话处少精神，睡卧处无颠倒，茶饭上不知滋味。似这般废寝忘食，折挫得一日瘦如一日。〖醉春风〗空服遍瞳眩药不能痊，知他这腊腊病何日起，要好时直等的见他时，也只为这症候因他上得得。一会家缥缈呵忘了魂灵，一会家精细呵使着躯壳，一会家混沌呵不知天地。

(云)我眼里只见王生在面前,原来是梅香在这里。梅香,如今是甚时候了?(梅香云)如今春光将尽,绿暗红稀,将近四月也。(正旦唱)

【迎仙客】日长也愁更长,红稀也信尤稀。(带云)王生,你好下的也。(唱)春归也奄然人未归。(梅香云)姐姐,俺姐夫去了未及一年,你如何这等想他?(正旦唱)我则道相别也数十年,我则道相隔着几万里。为数归期,则那竹院里刻遍琅玕翠。(郑光祖:《倩女离魂》《元杂剧选注》第445-446页)

少年:我寂寞得没有法子,每到太阳落了,山上的鸟儿都归到巢里去了的时候,便一个人慢慢的走到这后面的山上来望这个屋子里的灯光,尤其是莲姑娘窗上的灯光。我一看了这窗上的灯光,好象我还是五六年前在爹爹妈妈膝下做幸福的孩子,每天到这边山上来喊莲妹出来同玩,我拚命的摘些山花给莲妹戴的时候一样,真不知道多么欢喜,多么安慰!尤其是落霏霏细雨的晚上,那窗上的灯光,远远望起来越显得朦朦胧胧的,又好象秋天里我捉得许多萤火虫儿,莲妹把它装在蛋壳里一样,真是好看。我一面呆看,一面痴想,每每被雨点把一身打的透湿,还不觉得,直等那灯光熄了,莲妹也睡了,我才凄凄凉凉的挨到戏台底下去睡。(田汉:《获虎之夜》《独幕剧选》1第127页)

(4) 幽会

呵,我爱的姑娘在那边,
一丛青苍苍的藤几前面;
草帽下闪烁着青青面颊,
她好似一朵红的,红的玫瑰。

南风欣语,提醒了前夜:
疏淡的新月在青空阑珊,

我们同坐在松底溪滩，
剖心地，我俩密密倾谈。

古刹的钟声，清淡，
她的发香，似幽兰；
我们同数星星，
笑白云儿多疏懒。

看，她有如仙嫒，
胸中埋着我的情爱，
呵，我的爱是一朵玫瑰，
五月的蓓蕾开放于自然的胸怀。

（殷　夫：《呵，我爱的》　《新诗选》第二册第 3 页）

王娇的妆楼还在开着窗，
　中秋夜里将阑的夜色，
　照见一双人倚在楼侧，
楼板上映着窗影的斜方。

空中疾行过浑圆的月球；
　银雾里立着亭台花木，
　桂树的影在根旁静伏，
桂花看到深夜分外清幽。

女郎怕冷，斜靠着他的肩，
　温热与情在她的胸内，
　眼睛半开半闭的将睡，
如梦的情话响在他耳边。

（朱湘：《王娇》　《新诗选》第一册第 482 页）

天黑哪，那矮矮的灌木丛
变成了一片暗蓝；
月亮升起来啦，那美丽的百灵鸟
又开始曼声叫唤。

小伙子和姑娘并肩走着，
轻轻来到灌木丛边。
这久别相逢的心情呵，
比用玫瑰酿的蜜还香甜。

本来有很多话要说，
可是谁也没有开言，
他俩的心情是那样平静，
只觉得一切都那么美妙、香甜。

他俩在草地上坐了下来，
羞涩而又大胆地瞅着对方的两眼。
看样子，他俩是下了决心，
就这么坐上一个夜晚。

（万忆萱：《在矮矮的灌木丛边》 《诗选》第一册第43页）

丁香的呼吸多么芬芳！
星儿象一团金蜂一样，
在紫蓝色的天空里
发出战战兢兢的微光！

从幽黯的栗树林中，
露出别墅的辉煌的白影，
我听到玻璃门响动的声音，
我听到可爱的低语的声音。

可爱的战栗，微妙的颤动，
羞怯的温柔的拥抱——
娇嫩的蔷薇在倾听，
夜莺在一旁啼叫。
（〔德〕海涅：《新诗集·序诗》 《新诗集》第 20-21 页）

（5） 盟 誓

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得与君绝！ （《汉乐府·铙歌·上邪》 《历代诗歌选》第 109 页）

府吏马在前，新妇车在后。隐隐何甸甸，俱会大道口。下马入车中，低头共耳语："誓不相隔卿，且暂还家去。吾今且赴府，不久当还归，誓天不相负。"新妇谓府吏："感君区区怀。君既若见录，不久望君来。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蒲苇纫如丝，磐石无转移。我有亲父兄，性行暴如雷。恐不任我意，逆以煎我怀。"举手长劳劳，二情同依依。（《汉乐府·焦仲卿妻》 《历代诗歌选》第 127 页）

请听一句我别前的誓语，
你是我的生命，我爱你。
我要凭那松开的卷发，
每阵爱琴海的风都追逐着它
我要凭那长睫毛的眼睛，
睫毛直吻着你颊上的桃红，
我要凭那野鹿似的眼睛誓语，
你是我的生命，我爱你。

还有我久欲一尝的红唇，
还有那轻盈紧束的腰身，
我要凭这些定情的鲜花，
它们胜过一切言语的表达，
我要说，凭爱情的一串悲喜，
你是我的生命，我爱你。
（〔英〕拜伦：《雅典的少女》 《拜伦抒情诗选》第 9 页）

王生、倩女：（正末云）小生此行，一举及第，怎敢忘了小姐。（魂旦云）你若得登第呵，（唱）

【棉搭絮】你做了贵门娇客，一样矜夸；那相府荣华，锦绣堆压。你还想飞入寻常百姓家？那时节似鱼跃龙门播海涯，饮御酒插宫花，那其间占鳌头占鳌头登上甲。

（正末云）小生倘不中呵，却是怎生？（魂旦云）你若不中呵，妾身荆钗裙布，愿同甘苦。（唱）

【拙鲁速】你若是似贾谊困在长沙，我敢似孟光般显贤达。休想我半星儿意差，一分儿抹搭。我情愿举案齐眉傍书榻，任粗粝淡薄生涯；遮莫戴荆钗，穿布麻。（郑光祖：《倩女离魂》 《元杂剧 选注》第 441 页）

赫蜜雅：我的好莱珊德！
我为你起誓，有丘比特的最硬的弓、
最出色的金头子的箭为证，我，
凭着维纳斯的鸽子，纯洁的象征，
凭着那结合灵魂、增长爱情的忠贞；
凭着迦太基女王举火自焚的烈焰，
当她望见负心人的归帆消失在天边；
凭着男人们说过就背弃的誓言，
那数目远超过女人所许下的心愿；

我起誓，就在你方才约定的地点，
明天，我言而有信，来跟你会面。

（〔英〕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
《莎士比亚喜剧五种》第 13 页）

摩洛哥亲王：凭着这一柄曾经手刃波斯王并且使一个三次战败苏里曼苏丹的波斯王子授首的宝剑起誓，我要瞪眼吓退世间最狰狞的猛汉，跟全世界最勇武的壮士比赛胆量，从母熊的胸前夺下哺乳的小熊；当一头饿狮咆哮攫食的时候，我要向它揶揄侮弄，为了要博得你的垂青，小姐。

（〔英〕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　《外国剧作选》2 第 31 页）

米兰达：你瞧上去很疲乏。

腓迪南：不，尊贵的姑娘！当你在我身边的时候，黑夜里变成了清新的早晨。我恳求你告诉我你的名字，好让我把它放进我的祈祷里去。

米兰达：米兰达。

腓迪南：可赞美的米兰达！真是一切仰慕的最高峰，价值抵得过世界上一切最珍贵的财宝！我的眼睛曾经关注地盼睐过许多女郎，许多次她们那柔婉的声调使我的过于敏感的听觉对之倾倒；为了各种不同的美点，我曾经喜欢过各个不同的女子；但是从不曾全心全意地爱上一个，总有一些缺点损害了她那崇高的优美。但是你啊，这样完美而无双，是把每一个人的最好的美点集合起来而造成的。

米兰达：我不曾见过一个和我同性的人，除了在镜子里见到自己的面孔以外，我不记得任何女子的相貌；除了你，好友，和我的亲爱的父亲以外，也不曾见过哪一个我可以称为男子的人。我不知道别处地方的人都是生得什么样子，但是凭着我最可宝贵的嫁妆——贞洁起誓：除了你之外，在这世上我不企望任何的伴侣；除了你之外，我的想象也不能再产生出一个可以使我喜爱的形象。

腓迪南：听我的心灵向你诉告：当我第一眼看见你的时候，我的心就已经飞到了你的身边，甘心为你执役，使我成为你的奴隶。

米兰达：你爱我吗？

腓迪南：天在顶上，地在底下！为我作证这一句妙音。要是我所说的话是真的，愿天地赐给我幸福的结果，如其所说是假，那么，请把我命中注定的幸运都转成恶运！超过世间其他一切事物的界限之上，我爱你，珍重你，崇拜你！（米兰达流下了眼泪）

米兰达：我是太平凡了。我不敢献给你我所愿意献给你的，更不敢从你接受我所渴想得到的。但这是废话；越是掩饰，它越是显露得清楚。去吧，羞怯的狡狯！让单纯而神圣的天真指导我说什么话吧！要是你肯娶我，我愿意做你的妻子；不然的话，我将到死都是你的婢女；你可以拒绝我做你的伴侣；但不论你愿意不愿意，我将是你的奴仆。

腓迪南：我最亲爱的人！我将永远低首在你的面前。（〔英〕莎士比亚：《暴风雨》《莎士比亚全集》第一集第51页）

克莉奥佩特拉：还没有知道我的心吗？

安　东　尼：不是心，是石心！

克莉奥佩特拉：啊！亲爱的，要是我果然这样，愿上天在我冷酷的心里酿成一阵有毒的冰雹，让第一块雹石落在我的头上，溶化了我的生命。然后让它打死凯撒里昂，再让我的孩子和我的勇敢的埃及人一个一个在这雹阵之下丧身；让他们死无葬身之地，充作尼罗河上蝇蚋的食料！（〔英〕莎士比亚：《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莎士比亚全集》第十集第85页）

布：（自衣袋内拿出一个陈旧的小十字架，举在她的眼前）用这个发誓好么？

安：（伸手去接）是，当然可以。给我。

布：（将手缩回）这是我母亲给我的十字架，上帝使她灵魂平安。（机械地用手划了一个十字）我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她对我说，不管睡觉或是醒的时候，都把这个带在身边，不要掉了，它可以带给我好运气。不到多少时候，她就死了。可是从那一天起，我一直把它

带在身上，我告诉你，它有很大的力量。我倒楣的时候，或是在海上漂流的时候，它救了我；上次船沉的时候，我把它系在脖子上，其他的人都死了，我却上岸得救了。（十分诚恳地）我现在警告你，你对它发誓，我母亲会亲自从天上看下来；若是你发的誓言是骗人的话，她会祈求天和一切的神来咒诅你！

安：（被他的态度所惊异——迷信地）若是骗人的话——真的——我没有这胆量。不过这是真话，我不怕发誓。给我。

布：（将十字架递给她——几乎是惊惧的样儿，好象他为她的安全担忧）当心你的誓言，我说。

安：（小心翼翼地持着十字架）你——要我说些什么？你说。

布：你说，我是这世界上你所爱的唯一的男人。

安：（望着他的眼睛）我说。

布：从今天起，忘记以前你做的一切坏事，永远不再做。

安：（用力地）我说！我对天发誓！

布：若是你说谎，天会咒诅你。说呀！

安：如果我说谎，天咒诅我！

布：（深深嘘了口气）哦，天，我现在相信你了！（〔美〕奥尼尔：《安娜·桂丝蒂》《外国剧作选》第五册第818-819页）

素芬走上小露台，在栏杆旁坐下，忠良也跟了过去。他们依偎着，凝望着月亮。

忠良深情地说："素芬，你看见月亮旁边那颗星星吗？"

素芬点头说："看见。"

忠良仍旧看着月亮，问："你知道那颗星星是谁？"

素芬垂下眼睑，微笑着摇摇头答道："不知道。"

忠良热情横溢地："这颗星星就是我。你是个月亮。"

素芬觉得幸福、喜悦，又觉有些意外："我会是月亮吗？"

忠良海誓山盟似的："至少在我心里永远是这样想法。"

素芬觉得太幸福了，她并不想做月亮，只要忠良真的这样爱她，就已经心满意足了。她不由得感激地问道："真的吗？"

忠良的热情更加不可抑制，倾诉着："真的，素芬！啊！但愿我们永远同甘苦，共患难，生生世世都这样好，生生世世都这样幸福……"

他们互相紧紧地依偎着，忠良从手上脱下一枚戒指来。素芬低头看了一眼，顺从地伸出一个指头，让忠良把戒指戴上去。她被忠良那种浓烈的感情所吸引、所感染，眼睛里不自觉地泛起了幸福与感激的泪花，她微微仰起头，把脸庞儿更偎近了忠良……（蔡楚生等：《一江春水向东流》《五四以来电影剧本选集》下册第16-17页）

（6）婚礼

新娘和新郎并立在神桌面前，由一对证婚人把桌上一对大红烛点燃。有人赞礼。新郎和新娘转身过来先拜天地，回头又转身过去再拜祖宗，接着是两人相对作一夫妻交拜。这一交拜过后，夫妇之道便算成立了。这自然是生殖器崇拜时代神前结婚的遗习。……交拜过后是入洞房。这入洞房的一幕很有趣。分明是在白天，新郎一只手要掌着一盏烛，一只手是牵着新娘头上盖着的一张黑色纱帕。不消说新郎是在前面走，蒙头盖脑的新娘是由伴娘和傧相及其他的人簇拥着跟在后面。这情景令人怎样也不能不想到掳掠结婚时代的复活。那蒙头盖脑的新娘被新郎牵着的，不正是才由异族得来的女俘虏吗？结婚的寝室叫作"洞"房，进"洞"房时白天都要点烛，那不还表示着一个穴居野处的风习吗？（郭沫若：《少年时代》第282页）

歌声中，一位慈祥的长者出来举行拴线礼，把一根根红线拴在新郎和新娘的手腕上。岩鹏和伊叶幸福而腼腆地微笑着，向为他俩拴线的长者微微点头，表示感谢；然后，他俩又相对地笑了笑，那喜悦的目光象两道电火相碰，一种抑制不住的激情，把他俩的脸颊都烧红了……

于是，贺喜的人群一齐发出了"水！水！水！"的欢呼声。也许是这欢呼的声浪撞击着新娘的父母的心扉，这时，我瞥见伊桂和朱叶的眼睛都同时溢出了泪花。（张昆华：《姑娘茶》《洱海花》第40页）

新郎和新娘穿着绣花袷袢端坐在炕上。有人告诉我这种袷袢是世代相传，只在婚礼时才穿用的。

新娘子还盖着脸呢！一个女郎走过去，一下子把那块罩脸的缀着珠穗的绢帕挑了起来，露出了一张俊俏的忍笑不住的脸，引起了众人一阵哄笑。显然，这一切古风，象那袭绣花袷袢一样，是为毡房与土屋中的生活添彩而保留下来的，并没有人再认真对待什么封建礼仪。过去新娘子的脸，要前三、后三，共蒙上六天呢。

这时候，不知道是谁偷偷把新郎和新娘各自戒指上长有一尺许的绿带系在一起了；新郎的手一动，把新娘的手也牵带起来，又引起一阵欢笑。

一个老汉抓过年轻人手里的鹰笛吹奏起来，唇上两撇白胡须滑稽地抖动着，围着那土灶只几尺见方的空地上，姑娘们和小伙子们舞了起来。那舞姿正如鹰翔，双臂似翅，盘旋俯仰，上下翻飞。舞至酣时，口哨，击掌，欢呼声四起。（黄宗江：《婚礼客话》《散文选》第340-341页）

一般来说鄂温克人订婚以后，男方主动向女方家赠送若干礼物，如驯鹿(一般为十只)、酒、灰鼠皮等。到要结婚时，男方的乌力楞不管离女方的乌力楞多远，也一定要迁徙到靠女方近的地方。到结婚那天，新郎和其生身父母先到女方家去，同时还要邀请两位氏族里德高望重的长者和男方乌力楞的全体成员。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一位拿着玛鲁神的老人，最后是牵驯鹿的人。女方也以同样的队伍来迎接。新郎新娘相遇后，先和玛鲁神接吻，然后两人相抱互吻。女方要送给男方一个叫做阿达玛勒的桦皮盒（长扁或圆形的），上边镌刻着驯鹿头像，涂有红、黄、黑等颜色，象征着吉祥幸福。男方也要送给女方一副手帕或袜子作为交换。接着新郎新娘从男方送来的驯鹿中挑两只最好的，两人各牵一只绕女方的“仙人柱”走三圈。最后大家都到“仙人柱”里面去参加宴会。（王平：《饶有风趣的婚礼》《猎村纪事》第217-218页）

教堂里已经燃起蜡烛，唱诗班的歌手们表情漠然地站在唱台上，等

待着新婚夫妇的来临。场内已经站有许多女苦役犯和自由妇女。她们焦急地瞧着门口。忽然，传来一阵低语声。门口有人挥了一下手，激动地压低声音说："来了！"歌手们开始清理嗓子。人群从门口涌了进来。有人大声喊了一句。终于，新婚夫妇走了进来。新郎是苦役犯排字工，约二十五岁，身穿礼服，上浆的白领折成硬角，结着白色领带。新娘也是苦役犯，年纪约大三、四岁，身穿一身镶白色花边的蓝色长裙，头上插着花朵。傧相和排字工们都结着白领带。叶戈尔神甫走出祭室，在经坛上长时间地翻弄着圣经。"上帝赐福……"他朗声读道。婚礼开始了。当神甫把礼冠戴向新郎和新娘的头上并祈求上帝赐予他们幸福的时候，在场的妇女们脸上出现了深受感动和无比欢乐的表情。她们似乎已经忘记，这一切都是发生在监狱教堂里，是在远离祖国的苦役地。神甫对新郎说："新郎，你要象阿勃拉姆那样，得到荣耀……"婚礼结束，人们走出教堂。更夫立即吹熄蜡烛，散发出一股脂油味道。这使人心里不觉惆怅起来。我们走出教堂，站在门口的台阶上。天正下雨。门外，昏黑中人影攒动，停着两辆四轮马车，一辆坐着新婚夫妇，一辆还空着。

"神父，请光临！"人们齐声说，黑影里立刻有几十双手伸向叶戈尔神甫，很怕失掉他似的。"请光临，赏光吧！"

叶戈尔神甫被扶上马车，随大家一起到新婚夫妇家里去了。（〔俄〕契诃夫：《萨哈林旅行记》第247-248页）

婚礼在深夜秘密地举行，因为根据西班牙的风俗，一个鳏夫续弦时，他们新婚之夜的时间和地点必须不能被人发觉。所以每一件事情尽可能的在黑暗中进行；只有最接近的家属才参加婚礼，这些睡眼惺忪的客人最后只能得到一杯朱古力，然后这对新婚夫妇就躲到每个人所不知道的地方去了。我当然也到场，心里觉得非常奇怪，在黑夜里穿过一条黑洞洞的街道，走过一所黑洞洞的教堂，几个人急急忙忙地奔来奔去，切切地耳语，举动慌张，好似在做一件犯罪的事情一样。一会儿什么都完成了。（〔美〕桑达雅那：《人与地》第130页）

但今天在那里有盛大的宴会——
风笛鸣响着，美酒倾流着——
古达尔在给女儿举行婚礼，
他请来许多的亲人和宾客。
在那铺陈着地毯的屋顶上
女郎正坐在她女友们中间：
她们在那轻歌曼舞中度着
悠闲的时光。远处的高山
已经掩藏起了那半轮落日；
她们大家有节奏地拍着手，
唱着歌——而年轻美貌的新妇
也拿起她自己的那个铃鼓。
看哪，她一只手把铃鼓擎起，
在自己头顶上划了个圆圈，
忽而跑起来，比小鸟还轻快，
忽而又站住了——她举目一望，——
在她那使人嫉妒的睫毛下
水灵灵的两眼在闪闪发光；
她忽而轻轻地扬起了眉毛，
忽而又微微地低垂下粉颈，
而她那美好无比的小脚
在地毯上不停地旋转滑动；
她心中满怀着天真的欢欣，
脸上也露出了微微的笑容。
那清丽的月光有时轻轻地
在泛起涟漪的碧波上嬉戏，
也难以跟这与生命和青春
同样生气勃勃的微笑相比。

（〔俄〕莱蒙托夫：《恶魔》　《莱蒙托夫诗选》第 500-501 页）

（7） 别 离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 （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 《历代诗歌选》第 48 页）

吴山青，越山青，两岸青山相送迎。谁知离别情？君泪盈，妾泪盈，罗带同心结未成。江头潮已平。 （林逋：《长相思》 《唐宋词一百首》第 21 页）

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 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美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柳永：《雨霖铃》 《宋词三百首笺注》第 29 页）

月皎惊乌栖不定，更漏将阑，辘轳牵金井。唤起两眸清炯炯，泪花落枕红绵冷。 执手霜风吹鬓影，去意徊徨，别语愁难听。楼上阑干横斗柄，露寒人远鸡相应。 （周邦彦：《蝶恋花》 《历代诗歌选》第 320 页）

春山烟欲收，天澹星稀小。残月脸边明，别泪临清晓。 语已多，情未了，回首犹重道："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 （牛希济：《生查子》 《历代诗歌选》第 702 页）

鱼离水塘树剥皮，

死好分离活难离。

哥哥走了妹子在，
十指连心怎离开。

一出罗门掉一掉头，
扔不下妹子不想走。

走三步，退两步，
扔不下妹子再站住。

（广西民歌：《扔不下妹子再站住》
《民间情歌三百首》第 168 页）

我马上又要离开了
我内心喜爱的恋人，
我马上又要离开了——
你知道，我真不愿和你离分。

车声辚辚，桥梁震动作声，
桥下的流水声音凄沉；
我又要告别了我的幸福，
我内心喜爱的恋人。

星辰在天空中飞驰，
好象要远避我的忧伤——
再见吧，恋人！我纵在远方，
我的心花儿总为你开放。

（〔德〕海涅：《新诗集·序诗》 《新诗集》第 29 页）

安德洛玛刻：……儿呀，你在笑吗？你也明白你的灾难吗？为什么用手

拖住我，为什么抓住我的袍子，象一个雏儿躲到我的翅膀底下？赫克托耳再也不会从地下起来，举着那闻名的戈矛来保护你。你族里的亲人和特洛亚的力量再也救不了你；你会从那城墙高处倒坠下来，那凄惨的跌落会打断你的呼吸，可没有人怜恤你！

啊，你曾是我怀中的小宝贝，母亲最疼爱的婴儿，你的肌肤曾放出一阵阵的乳香，只可惜我白白地包裹你，白白的哺养你，白受苦，白费力。这时候，快拥抱我，拥抱着你母亲，用你的手搂住我的脖子，同我亲吻，这是最后一次了。（〔希〕欧里庇德斯：《特洛亚妇女》《欧里庇德斯悲剧二种》第 93 页）

（8）单　恋

我的日子迟缓地滞重地流着，
每过一刻，在我沉郁的心上
那不幸的爱情的悲哀就更加多，
并且钩起了种种疯狂的幻想。
但我沉默着，谁也听不见我的怨言；
我暗中流泪，泪就是我的慰安。
我的心灵被怀念的忧伤所俘获，
但在眼泪里，它却找到了酸心的快乐。
哦，生命的时刻！飞吧，我毫不惋惜，
飞吧，没入黑暗吧，你虚浮的幻影；
我所珍贵的这爱情的折磨——
尽管折磨死，让我死也为着爱情！

（〔俄〕普希金：《心愿》《普希金抒情诗集》第 36 页）

昨天我走上悲哀的道路，
那是我深深懊悔的途径；
一双美眼睛要了我的命，

一双蓝得可爱的眼睛。
不是闪光的金耳环要命，
不是含露的玫瑰的嘴唇，
或白如百合，颤颤的胸脯，
而是那蓝得可爱的眼睛。
她又说又笑，迷了我的心，
不知怎么的迷了我的魂，
我那痛苦啊，致命的创伤
却来自蓝得可爱的眼睛。
不用说啥啦，也不用着忙，
我的誓言她也许肯听：
万一她拒绝，我准会死亡，
面对那蓝得可爱的眼睛。

（〔英〕彭斯：《那个蓝眼睛的姑娘》 《彭斯诗抄》第 166 页）

海伦娜：是你吸引我，硬心肠的吸铁石！只是
给你吸住的不是铁——是我的一颗心，
象钢一般纯。你别使出那一股吸引力；
我自有力量：站住脚，不跟你走。
第米特律：我引诱了你？我向你说过了好话？
我不是明明白白告诉过你：
我不爱你——我就是没法爱你？
海伦娜：正因为是这样，我加倍地爱你。
我，是你的一条狗，第米特律啊，
你只管打我，我对你还是摇尾乞怜；
算我是你的一条狗吧，踢我、打我，
不睬我、扔开我，都好，只求你容许我
这个没有光彩的人儿跟随着你。

只把我当做一条狗，在你的爱情里
我还能乞求一个更低下的地位吗？
然而对于我，那是个了不起的位置了。

第米特律：别只管逗我吧，叫我恨不得要咒你；
我一看见你，头就直发胀。

海伦娜：而我一不看见你，心里就直发慌。

（〔英〕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
《莎士比亚喜剧 5 种》第 32 页）

莎乐美：……你一点也不想要我，约翰。你拒绝了我。你用恶言恶语骂我。你把我——莎乐美，希罗底的女儿，犹太的公主——当作一种荡妇，一种淫奔的女子看待！好，约翰，我依然活着，可是你呢，你已经死了，你的头归了我了。我任把它怎么样都随我的意。我也可以把它丢给狗，也可以把它丢给空中的飞鸟。狗所吃剩了的，空中的飞鸟也会把它吃掉。……唉！约翰，约翰，你是我唯一的爱人。其他一切的男子我都厌恨。惟有你，你真美丽啊！你的身体就是一根立在白银基石上面的象牙柱子。那就是一所群鸠乱飞银莲满目的花园。那就是一座饰着象牙盾的银塔。世界上没有一种东西能象你的身体那样白的。世界上没有一种东西能象你的头发那样黑的。世界上没有一种东西能象你的嘴唇那样红的。你的声音就是一个薰着异香的香炉，当我望着你的时候我仿佛听着一种奇妙的音乐。咳！约翰，你那时为什么不望我呢？你把你的手和满口的恶言恶语遮了你的脸。你把那要见上帝的人的盖眼布遮了你的眼睛。好，约翰，你已经看见上帝了。但是我，你始终没有看见我啊。你那时若是看见了我，你一定会爱我。我吗，我看见了你，约翰，所以我爱了你。嗳哟！我多么爱你啊！我至今还爱你，约翰。我只爱你一个人……我渴慕着你的美；我饥求着你的肉；葡萄酒也好，果子也好，不能满足我这种欲望。我现在如何是好呢，约翰？河水也好，海水也好，不能淹灭这种情热。我本是一个公主，你轻蔑了我。我本是一个处女，你把我心里的贞操夺去了。我本是很贞

洁的，你在我的脉管里点燃起情欲之火。……唉！唉！你那时为什么不望我呢，约翰？你那时假如望了我，你一定爱上了我。我深知你一定会爱上我，并且爱的神秘比死的神秘还要大些。除了爱，我们什么都不必管呀！　（[英]王尔德：《莎乐美》《外国独幕剧选》第一册第248页）

奥赖斯特：我的爱情就是这样不幸地盲目追求。

你知道这个，公主，奥赖斯特的命运注定是不断地
　崇拜你的美丽，
而又不断地发誓说他永远不再来。
我知道你的眼波又要翻开我的伤痕，
我知道我走向你的脚步，每步都在违背我的誓言。
我很知道这个，在为这个惭愧。
但是，我请神灵，我请亲眼见我愤怒着与你作别的
　神灵作证，
我曾到处寻求一个必死的机会，
来解脱我的誓言完结我的苦痛。
我曾到那些残忍的民族里去求死，
他们本是只知用生人的血来平息神鬼的愤怒的，
但是他们对我却关闭了庙门；
这些野蛮人对我想浪费的血，反倒吝惜。
我终于又到你这里来了，
我自己感觉到只有向你那双眼睛里来寻找那躲避
　着我的死亡。
我只在等待你眼光的冷淡来确定我的失望：
你的眼光只须把那一线的希望给我去掉，
只须再表示一次你向来所表示的拒绝，
那我所寻求的死亡就可以提前实现了。
这就是这一年来鼓励我的唯一的企图。
公主，必须是你来攫取我这个牺牲品，

因为我没能遇到象你那样残酷的人，
要不然西特的野蛮人早就占了你的先了。

（[法]拉辛：《昂朵马格》 《外国剧作选》第三册第144-145页）

（9） 失 恋

有一晚拜仑象平常一样，到她家去，在楼下的大厅等着，她没有知道，还在楼上和使女谈话：

“你以为我会喜欢那个跛脚的人吗？”

这声音象个大铁锤一样打在少年的头上。

象飞鸟一样翻转身，在黑暗中他曳着跛脚跑过森林，回到纽斯迭提古城来。

进了自己的房里，他把门关起，躺在床上苦恼着。悲和愤象暴风雨一样在他身内发狂，象想自杀似的绝望，不，想杀尽地上人一样的痛恨，象走马灯般的交错地在他脑子里奔跑。

可是苦痛彻夜的少年，第二天早上又泰然地去拜访查 窝 斯 家了。他装做一点事也没有的样子，象平常一样和美丽、安游玩。

这是他的性格。

有着钢铁一样强韧的精神的他，任什么痛苦都能够 默忍的。而且他和别人不同，不但不逃避把痛苦给予自己的人物，却反要接近他，他在内心感着刀刺一样的痛苦，而一根眉毛也不跳动地和对方谈笑。

（鹤见祐辅：《拜仑传》第39-40页）

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问遗君？双珠玳瑁簪，用玉 绍缭之。闻君有他心，拉杂摧烧之！ 摧烧之，当风扬其灰。从今已往，勿复相思，相思与君绝！ 鸡鸣犬吠，兄嫂当知之。妃呼豨！秋风肃肃晨风飔，东方须臾高知之！ （《汉乐府·铙歌·有所思》 《历代诗歌选》第107页）

一切都完了，我们是一刀两断。
从最后一次的拥抱里，
我垂下放在你膝前的手，
发出痛苦的怨言。
一切都完了——我听见了你的回答。
完了，我不会再来欺骗我自己，
也不会再追逐你，郁郁地想念，
也许，这过去的一切我都会忘记——
爱情原不是我的，和我无缘。
你还年轻，你有一颗美丽的心灵，
还有很多人会对你恹恹地钟情。

（〔俄〕普希金：《一切都完了》
《普希金抒情诗集》第 118 页）

她已经丧失了她正常的理性：
她有时穿上化装衣，唱歌、跳舞，
有时又独坐在窗前，默默无声，
成天价坐着，仿佛她不知道
他早已丢开了她，早已经变了心，
她唉声叹气地等待着负心的人。
那个被毁掉的可爱的姑娘的
整个生命都停留在往昔之中。

（〔俄〕莱蒙托夫：《伊斯梅尔——
贝》　《莱蒙托夫诗选》第 387 页）

五 家庭类

我说道，“爸爸，你走吧。”他望车外看了看，说，“我买几个桔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我看那边月台的栅栏外有几个卖东西的等着顾客。走到那边月台，须穿过铁道，须跳下去又爬上去。父亲是一个胖子，走过去自然要费事些。我本来要去的，他不肯，只好让他去。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我赶紧拭干了泪，怕他看见，也怕别人看见。我再向外看时，他已抱了朱红的桔子望回走了。过铁道时，他先将桔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着桔子走。到这边时，我赶紧去搀他。他和我走到车上，将桔子一股脑儿放在我的皮大衣上。于是扑扑衣上的泥土，心里很轻松似的，过一会说，“我走了；到那边来信！”我望着他走出去。他走了几步，回过头看见我，说，“进去吧，里边没人。”等他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再找不着了，我便进来坐下，我的眼泪又来了。（朱自清：《背影》《散文选》第一册第 439 页）

这时我如同痴了似的，一下午只两手抱头，坐在炉前，不言不动，也不到母亲跟前去。只涵和华两个互相依傍的，战栗的，在床边坐着。涵不住的剥着桔子，放在母亲嘴里，母亲闭着眼都吸咽了下去。到了夜九时，母亲脸色更惨白了。头摇了几摇，呼吸渐渐急促，涵连忙唤着父亲。父亲跪在床前，抱着母亲在床上。这时我才从炉旁慢慢的回过头来，泪眼模糊里，看见母亲鼻子两边的肌肉，重重的抽缩了几下，便不动了。我突然站了过去，抱住母亲的脸，觉得她鼻尖已经冰凉。涵俯身将他的银表，轻轻的放在母亲鼻上，战兢的拿起一看，表壳上已没有了水气。

母亲呼吸已经停止了。他突然回身，两臂抱着头大哭起来。那时正是一月七日夜九时四十五分，我们从此是无母之人了，呜呼痛哉！（冰心：《南归》《冰心选集》第323页）

只有动身的那一天早晨，我们俩是始终的聚首着。我们同倚在沙发上。有千言万语要说，却一句也都说不出，只是默默的相对。

箴呜咽的哭了，我眼眶中也装满了热泪，谁能吃得下午饭呢！

码头上，握了手后，我便上船了，船上催送客者回去的铃声已经丁丁的摇着了。我倚在船栏上，她站在岳父身边，暗暗的在拭泪。中间隔的是几丈的空间，竟不能再一握手，再一谈话。此情此景，将何以堪！最后，岳父怕她太伤心了，便领了她先走。那临别的一瞬，她已经不能再有所表示了，连手也不能挥动，只慢慢的走出码头，她的手握着白巾，在眼眶边不停的拭着。我看着她的黄色衣服，她的背影，渐渐的远了，消失在过道中了！（郑振铎：《离别》《散文选》第一册第500页）

……按旧习惯，婆婆找媳妇的事，好象碾磨道上寻驴蹄印，步步不缺。恰巧这天孟祥英一不小心，被碾滚子碾坏了个笤帚把，婆婆借着这事骂起孟祥英的爹娘来。因为骂得太不象话了，孟祥英忍不住便答了话：

“娘！不用骂了，我给你用布补一补！”

婆婆说：“补你娘的×！”

“我跟我姐姐借个新的赔你！”

“赔你娘的×！”

补也不行，赔也不行，一直要骂“娘”，孟祥英气极了，便大胆向她说：“我娘死了多年了，现在你就是我的娘！你骂你自己吧！娘！”

“你娘的×！”

“娘！”

“你娘的×！”

“娘！娘！娘！”

婆婆不骂了。她以为媳妇顶了她，没得骂个痛快。她想：“这东西

比我的嘴还硬！须得另想办法来治她！”（赵树理：《孟祥英翻身》《中国现代散文》下册第394-395页）

我们四个人提着大大小小的手提包，下了火车，冷冷清清，没见一个亲人！站在月台上，四处张望，很失望，也很迷惑：到底出了什么事？突然之间，只听见一阵叫嚷：“在那儿！哪，在那儿！”一堆人从月台那一头跑来了：大哥、大嫂，还有蕙妹、妹夫、侄儿建建。

“哎呀！来了！来了！是他们！”我们这堆人也叫起来了。

他们朝我们跑；我们朝他们跑。所有的人都在叫嚷；所有的手都朝天乱抓——不知先抓哪只手去握，不知先和哪个先说话，又惊讶，又兴奋，又难受，还得认人，还得埋怨，还得解释，还得抢着提手提包……

……

到的人，接的人，都不甘心，恨不得各归各位：上火车；站月台；再来一次“月台会亲人”。

三十年后，我和家人就那样子相见了。没有眼泪，没有感伤，没有尴尬。好象我们只是分别了一下子，每个人到后台换了服装，换了粉墨——脸上画了皱纹，头发扑了白粉；再出场时，角色都老了：腔调温和了，步子沉重了，腰有点儿弯，笑里透着沧桑，只是眉梢眼角偶尔闪一下三十年前的神态。（聂华苓：《三十年后》第8-9页）

……我估量了一下，每个房间都不足十平方米，而且很低矮，跨过门道时得低垂着头。丹麦朋友对我说，实际上安徒生一家只占用其中的一个房间，邻室还住着一个手套工人家庭。安徒生十四岁以前，就是在如此窘困的条件下度过的，他们穷得连一张床也没有。由此我仿佛看见一个贫穷的孩子，衣着褴褛，因为经常挨饿，长得很消瘦。白天，他在地上玩着父亲为他制作的木偶，在游戏中为自己创造出一个幻想的世界。为了帮助爸爸妈妈增加一些收入，他不时跑到街上去，为一个剧院贴海报。晚上，在幽暗的烛光下，他听老祖母给他讲故事。这些故事常常是忧伤的，有时却也有美好的向往。社会的不平，现实的压抑，摧残着安徒生童稚的心灵，也培养了他丰富的想象，给了他写作的灵感和

力量。（顾炯：《花园里的城市》《风物·友谊·情思》第 10 页）

这对科学伴侣并没有分开，他们保持着“热线”联系。那是在每天吃过晚饭的时候，丈夫的电话铃响了，象钟表一样准确。他每次给妻子打电话，总是抱着自己的小儿子。电话机是挂在墙上的，他把儿子高高举起，去凑近话筒。

“喂，是你呀，我的小宝贝！”耳机里响起妈妈的声音，那声音听起来柔情似水，“告诉我，你吃过晚饭了吗？”

“吃、过、了！”儿子朝话筒喊着。

“现在谁抱着你哪？”

“爸爸……”

“喂，你想妈妈么？”

“想……”

“妈妈也想你呀，想极了！”

就这样，他们对着话筒谈上很久。有时儿子说，有时爸爸说，有时儿子和爸爸抢着说。

“不行了，到时间啦！”妈妈打断谈话，“我还有事呢，忙得很……”

电话挂了，耳机沉寂了。在这沉寂里，丈夫领受了妻子的全部感情，有母爱，有恩爱，还有一种更加巨大的感情，那是对祖国，对科学，对未来的炽热的爱情！（理由：《科学与爱情》《痴情》第 46-47 页）

老程大步跨进自己的家门了。他爱人的病已经好去大半，正坐在床边给婴儿喂奶，回头突然看见他，心里扑腾一下，惊喜得忘了招呼，只顾笑眯眯地把他望着。是呵，多久没见着了，生孩子的时候他也不在身边，现在他却突然一下站在自己面前，自来纯朴文静的妻子说什么好呢？

老程说着走过去，妻子才把女孩朝他面前一递，柔声地说：“你看。”白布包单里一张红润润的小脸儿还有皱纹，刚合着的眼睛上面长长的睫毛又黑又清晰，老程欢喜得在身上擦擦手掌，伸去刚摸着女儿的小脸蛋，孩子的眼睛慢慢张开，嗬，竟象两滴水银似的透亮，那小嘴才微微一

动，老程就高兴的叫着："笑了，笑了！"笨手笨脚地接过孩子来摇着笑着。妻子给他端水来刚擦了脸，一个三岁多的男孩从门外蹦了进来，先是迟迟疑疑地望着他，接着就"爸爸、爸爸"地叫着在他身上爬上爬下，缠着他不放了。（之光：《花是怎么红的》 李累、之光《报告文学集》第159页）

有一次小佛兰克林又开快车时，爱丽娜认为他有危险驾驶的嫌疑，向她的丈夫坚持必须将他的驾驶执照没收。他丈夫答应了，而且还要将小儿子大大训斥一顿。爱丽娜特意坐在书房门外听她丈夫是否照办。她"非常气愤和坚决"，听着佛兰克林申斥小儿子。起初，佛兰克林的确斥骂他的儿子，不过每句话开头总是说："你的母亲说……"，将责任推在她的身上。他这样骂了几句后，突然拍桌子高声嚷道："你的母亲要我暂时把你的驾车执照拿过来，所以赶快交给我吧！"

爱丽娜起初很高兴，但过了两天，她惊奇地发现佛兰克林又偷偷地将执照交还给小儿子，只是低声劝他"以后驾车慢一点"而已！（亚尔佛烈·史坦恩堡：《罗斯福夫人传》第104页）

某个周末的中央公园。父子俩散步来到爬蔓花草已经枯萎的棚架旁。泰德让比利坐好后，带着平静的笑容，以谆谆教诲的口气把事情给他讲明了。

"……所以，只好让那位法官先生来决定了，因为他是一个非常聪敏而且经验丰富的人啊……这样，他同意了妈妈的意见……不过，爸爸实际上还是跟着你的啊。每隔一个星期都要跟你一起吃一次饭，每个月还可以有两次和你一起度周末哩。"

"……我的床呢？我睡在哪里？"

"这一切，妈妈都会给你安排。"

"玩具呢？"

"那你可以全部带到妈妈那里去。而且，要是听话，妈妈还会给你买新的哩。"

"晚上睡觉，谁给我念书上的故事？"

“当然是妈妈。”

“那我睡觉前，爸爸不再吻我啦？”

“那，那……当然不行啦。不过，我会来看你的啊，不是很好吗？”

比利眼眶里噙着泪水。

“不愿意的话，还可以回来吗？”

“怎么这样说呀？和妈妈在一起可真快乐哩。真的，妈妈是多么爱你啊。”

“呶，爸爸一定要挂电话给我啊！”

比利用小手的手背抹着眼泪。泰德抑制着激动，强作笑容：

“好啦……好吧，咱们买雪糕去！”

父亲让儿子骑在肩上从花架下走去。（〔美〕罗伯特·本顿：《克雷默夫妇》《克雷默夫妇》第 239-240 页）

弗拉狄密尔不预先通知她，而且出乎意外地抵到家里。他抱起他的母亲，几乎用接吻窒息了她。然后他开始洗脸手，并把自己修整起来。但是他情不自禁，用满是肥皂沫的手又去拥抱他的母亲和姐姐，并且在走廊上跑来跑去。（〔苏〕V·勃尔特棱夫：《玛雅可夫斯基的三次被捕》载玛雅可夫斯基《我自己》第 65 页）

其日牛马嘶，新妇入青庐。奄奄黄昏后，寂寂人定初。“我命绝今日，魂去尸长留！”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府吏闻此事，心知长别离。徘徊庭树下，自挂东南枝。（《汉乐府·焦仲卿妻》《历代诗歌选》第 138 页）

峥嵘赤云西，日脚下平地。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邻人满墙头，感叹亦歔欷。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杜甫：《羌村三首》其一《历代诗歌选》第 455 页）

六 社交类

（1） 会 晤

走上功德林的扶梯，被侍者导引进那房间时，近十位先到的恬静地起立相迎。靠窗的左角，正是光线最明亮的地方，站着那位弘一法师，带笑的容颜，细小的眼里眸子放出晶莹的光。丏尊先生给我介绍之后，教我坐在弘一法师的侧边。弘一法师坐下来之后，便悠然地数着手里的念珠。我想一颗念珠一声阿弥陀佛吧。本来没有什么话要同他谈，见这样更沉入近乎催眠状态的凝思，言语是全不需要了。可怪的是在座一些人，或是他的旧友，或是他的学生，在这难得的会晤顷，似应有好些抒情的话同他谈，然而不然，大家也只默然不多开口。未必因僧俗殊途，尘净异致，而有所矜持吧。或者，他们以为这样默对一二小时，已胜于十年的晤谈了。（叶绍钧：《两法师》《中国现代散文》上册第158页）

我是怀着这些复杂的心情会见长江的。出乎意料之外，接待我的这位名记者，竟是那样平易可亲，不摆架子。他拉着我的手，上下端详，问长问短，当他知道我方二十二岁，当记者仅三年，从没出过远门，竟然只身从东海之滨长途跋涉来到武汉，还打算去抗日前线采访时，他大加赞许，拍着我的肩膀，笑容可掬地说：老弟，欢迎你来，我们是同行呀！他的热情爽朗，一见如故，使我见面时显出的拘谨和靦觍全告消失，心里感到温暖。（赵家欣：《怀念范长江同志》《风雨故人情》第15页）

第二天早晨，我还没有起床，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是总理办公室打来的，叫我不要出去，七点半有人来领我到某个地方去。我放下电

话，愣住了：难道今天元旦，总理也不休息，还要接见我们？……

八时整，总理来了。他还穿着那套半旧的制服，面带笑容，神采奕奕，他和在场的每一个同志握了手，还问了许多同志的近况。他好象对每一个人都是那么了解，甚至记得一些同志在什么地方闹过什么笑话，记得多少年前某月某日和一些同志谈了什么话。他谈笑风生，很快使这小会议厅里充满了欢乐的笑声，气氛顿时活跃起来。

总理坐在靠窗边的沙发上，窗外温暖的阳光透过窗幔洒进来，使总理的身边充满着光辉。总理说："今天是元旦，利用这个节日和同志们谈谈心。你们谈，我也谈，谈谈形势，谈谈学习和世界观的改造，都是自己人嘛，大家可以畅所欲言。"他又转身对我说，"昨天晚上我们谈的就不错嘛。"

当一些同志向总理汇报时，我正在思考着，总理工作忙，为什么花这么多时间来找我们谈话？当总理听了大家的汇报，谈起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的时候，我才恍然大悟。（鲁彦周：《总理的教诲永世铭记》《安徽散文选》第21-22页）

（2）欢　迎

圣保罗的场面更是癫狂了。这自然得很，因为圣保罗的人口更多。大家显然已经忘了我们和哥林仙队的那场比赛。我们一到孔戈尼亚斯机场，大批人群就一拥而至了。有巴西的消防队来护卫我们，他们用消防员坐的大汽车把我们送走了。从机场到市中心区得开几小时的车，原因是街上挤满了人。我们的大卡车不断按喇叭向前挤出一条路，可是人群并不让道。到处都是喧闹的人声，结果是什么声音也无法听到。街道两旁的阳台上也都站满了人，有人向我们撒五彩纸屑，有人投掷碎报纸，有人放鞭炮，有人抛食物的包装纸，也有烟蒂。至于落在谁的头上，他们就管不着了。到处都有人放罗马焰火筒和小火箭，简直象个由疯子主持的疯人院！

我们连吃东西的时间都没有，又累又饿，都宁可拿我们的奖章去换来一块夹心面包或几分钟的休息，也别受这个活罪。象呆子装笑脸装

上几个钟头，两手高举致意，还叉开食指和中指成V形表示“胜利”，这都累极了。我们羡慕那些家在里约热内卢的队友，他们留在那里可以免受这些苦头。我们最后到达巴卡姆布体育场的时候，人们更加疯狂！刚才所有发生过的事，这下子有了更为集中的表演。焰火又来了，尖声呼叫和拥抱又来了，另外还有人演讲，这是我们最不感兴趣的事。这时我已精疲力尽，对周围发生的事已经麻木不仁，似乎成了一种幻觉。自从我们到达累西腓以来，我已开始给弄得眼花缭乱，糊里糊涂了。记者群向我接二连三地提出问题，我也不记得是如何回答的。同别人讲了什么话，我也一点印象都没有了。每宗事物都好象是在梦中出现的一样。（〔巴西〕贝利：《贝利自传》第65页）

在著名的英国勋爵及其夫人们的府邸里，人们展开双臂欢迎这位著名作家，到处都是耀眼的亮光，绸缎绫罗、珠光宝气的波涛，此起彼落的欢声笑语。每天都有多少起拜访应酬，弄得安徒生眼花缭乱，耳朵嗡嗡作声。他陷入恭维话的海洋之中，人们给他拍照，雕刻家给他塑像，出版社预支给他高额的稿酬，维多利亚女王要亲自接见他……（〔苏〕伊·穆拉维约娃：《安徒生传》第271页）

（3） 送 别

我走入那唯一的石板铺的小路，那时夜已经来了。我知道再往前走，我就会失掉这可爱的学校，和那许多的朋友了。我停住脚用留恋的眼光回头去看，三座祠堂静静地立在模糊的夜色里，石级上草地上到处都是人影，许多头在动。我看不清那些熟识的面貌，他们都被夜涂上了灰色，就象戴上了面网。我只看见许多头的轮廓。但是刚才的许多笑脸，许多送别的声音好象还在我的眼前耳边荡漾。周围的景物是空幻的，一切都失了现实性，过去的五天的生活都远远地退去了。我仿佛就在做梦。（巴金：《别》《旅途随笔》第67-68页）

傍晚了。我留他住一宿，他一面摇头一面高声说：“老了，夜里还得

人服侍！日后再见吧！”我用眼泪留他，他象没有看见，起来紧了紧腰跟跄着向外面移步了。我扶着他，走下了西坡，老哥哥的村庄已在炊烟中显出影子来了。

我回步的时候晚霞正灼在西天，回头望望老哥哥，已经有些模糊了，在冷风里只一个黑影在闪。

“日后再见吧！”我一边走着一边味着老哥哥这句话。（臧克家：《老哥哥》《散文选》第二册第556页）

一霎时，人们心里，象海上波涛起伏汹涌；千百双眼睛，热切地投向主席身边。主席在汽车边站定，目光高高地望着全体送行的人，经过每一个人的脸；好象所有在场的人，他都看到了。这时，他眼睛里露出一种亲切的微笑，向人们点了点头。

站在前面的中央负责同志们，迎上前去。主席伸出他那宽大的手掌，和大家一一握手道别。主席的脸色是严肃的、从容的，眼睛里充满了无限的关切和鼓舞之情。然后，又停下来，望着所有送行的人，举起右手，用力一挥，便朝停在前面的飞机一直走去。

机场上人群静静地立着，千百双眼睛跟随着主席高大的身形在人群里移动，望着主席一步一步走近了飞机，一步一步踏上了飞机的梯子。

这一会儿时间好长啊！人们屏住了呼吸，一动不动地望着主席的一举手，一投足，直到他在飞机舱口停住，回过身来，向着送行的人群。

人群又一次象疾风卷过水面，向着飞机拥了过去。主席站在飞机舱口，取下头上的帽子，注视着送行的人们，象是安慰，象是鼓励；人们不知道怎样表达自己的心情，只是拚命地一齐挥手，象是机场上骤地刮来一阵旋风。千百条手臂挥舞着，伸向主席。

主席也举起手来，举起他那顶深灰色的盔式帽；但是举得很慢很慢很慢，象是在举起一件十分沉重的东西。一点一点地，一点一点地，举起来，举起来，等到举过了头顶，忽然用力一挥，便停止在空中，一动不动了。（方纪：《挥手之间》《雪浪花》第10-11页）

孩子们围着我们的汽车，把脸靠近玻璃窗频频向我们招手，我也把脸靠近玻璃，隔着窗子亲他们，他们都抢着来和我亲吻，一个，又一个，负责招待的同志拉开了他们给车子让路，因为我们还要赶火车回去呢！一个孩子看看那大人，无可奈何地向我做了个鬼脸，我也还他个鬼脸，我们笑得更开心了。车子动了，车两边的孩子一面喊再见，一面鼓掌，又是招手，我不知怎样向所有的孩子去说我是多么的愿意再看见他们。我向左面的孩子招招手，回过头来又向右面的孩子招招手。招招左手，招招右手，最后两手一齐招着，就这样飞呀飞的，飞走了。（黄宗英：《克城一日》《和平列车向前行》第32页）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已，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历代诗歌选》第305页）

渭城朝雨裛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王维：《送元二使安西》《历代诗歌选》第367页）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李白：《赠汪伦》《历代诗歌选》第410页）

张帆欲去仍搔首，更醉君家酒。吟诗日日待春风，及至桃花开后却匆匆。　歌声频为行人咽，记著樽前雪。明朝酒醒大江流，满载一船离恨向衡州。（陈与义：《虞美人》《历代诗歌选》第801页）

蜀道登天，一杯送绣衣行客。还自叹：中年多病，不堪离别。东北看惊诸葛《表》，西南更草相如《檄》。把功名、收拾付君侯，如椽笔。　儿女泪，君休滴。荆楚路，吾能说。要新诗准备，庐山山色。赤壁矶头千古浪，铜鞮陌上三更月。正梅

花。万里雪深时，须相忆。 （辛弃疾：《满江红》 《历代诗歌选》第867页）

（4） 舞 会

他挽挽袖子，笑得眯起了眼睛。大家又高兴得拍起手来。只见手鼓在乌热布的手中“冬吧”一声跳起来，他灵敏地转了一下身子，把右腿向后一拉，把手鼓向上一举，又紧急地一转身，接着手鼓便突然象猛烈的暴风雨一样，急促地震响起来。几个小伙子的口弦琴奏起了民族舞曲，随着粗犷的曲调和那倾泻的雨点般的鼓声，阿特坎慢慢举起双臂，把脚一点，就轻轻地旋舞起来了。他的两腿象姑娘似的灵活，细碎的舞步随着鼓点轻柔地舒展。他时而刚劲得象飞上蓝天的雄鹰，时而又轻盈得象随风舞动的红花，有张有弛，有刚有柔，既矫健有力，又婀娜多姿。 （王平：《篝火晚会》 《猎村纪事》第222页）

一阵清脆的欢呼，姑娘们在场边提起了裙角，斜倾着身子，有些急不可待了。小伙子们只好随着老人的激越的鼓声，一齐弓腰后退，从拥进来的姑娘们的胳肢窝里退到了场边。

这时，场子里又是一番风采：红的统裙象朵朵怒放的山茶，随风飞转，也象一片片燃烧的篝火，照彻夜空。一只只裸露的山膀挥动起来，象柔软的柳枝，在轻风中摇曳。啊嗄！——又一声欢呼，姑娘们变戏法似地一齐从腰间抽出红艳艳的彩巾，抖开了来，高举在头上，人们的头顶上，立即闪现出一片彤云，叫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哎罗！哎罗！哎罗哎！

她们的歌声更嘹亮，更动人。

随着她们的舞步，整个活动进入了高潮，象脚鼓一齐擂响，铜炮枪此起彼伏，欢乐的阵阵呼哨，象滚过一声声春雷，震动山峦。

姑娘们随着舞步节奏的加快，动作的激烈，进入了一种感情的境界，有的抖落了头上的花朵，有的跳飞了脖颈上的彩巾，有的腰带绊住了脚杆，也不想理会。红色的腰带在脚杆之间飘动，倒反使她们的舞姿别具特色，给人一种飘然如仙的幻觉；有的姑娘在场上跳晕了，旁边的

姑娘立即把她搀扶下来，霎时，又有醒过来的姑娘补上了她的位置。她们一个个热汗淋淋，满面通红。欢乐使她们发狂了。（李钧龙：《景颇山"汤蝶"纪实》《无字的情书》第60-61页）

我所听到的华尔兹节拍，使我回忆起许多年前我在博恩霍姆岛的童年生活……那是一个丰收节的晚上。我贴着墙，躲在谷物干燥室里，免得人们发现我这个小小的牧童，赶我去睡觉。谷物干燥室变成了舞场。桌子上坐着一个年轻的石匠在拉提琴，一对又一对的舞伴围绕着他飞也似地狂舞。主人和那个脸上总带着迷人酒窝、体格丰满的女工卡罗丽娜跳舞。工头陪着主人的年轻老婆跳舞，只同她一个人跳（真不要脸）。小伙子跳得满身大汗，跳完之后只好把上衣脱掉。

"喂，给我们拉一个爱情华尔兹吧！"有个人喊。

"给我们拉一个你自己编的华尔兹吧！我们大家请求你！"人人都喊起来，彼此抢着说，并且还鼓起掌来。

于是石匠把提琴放在下巴颏底下，重又演奏起来。他闭着眼睛拉着，左右摇晃着，仿佛在梦中拉出了这种婉转的、热情的琴声。主人同年轻的女主人跳着，她把头垂在他肩上，这样就解除了我的儿童心理上的沉重负担，可见她仍旧是爱他的。工头现在跟自己的意中人卡罗丽娜跳了。这本来是爱情华尔兹嘛！这样一来，一切就归于正常了。这两对舞伴以及别的人的步法都惊人地平稳而美妙。

妇女们带着悠然自得的神气旋转着，男人们兴奋地顿着他们的鞋后跟。（〔丹〕尼克索：《至死不渝》《外国散文选》第323-324页）

这儿，椰林里，
走出来一群青年妇女，
红色的沙笼那么鲜艳；
那儿，田埂上，
跳出了几个青年男子，
方格子的围裙分外惹眼；
还有，金塔下，

移动着一队托钵的僧侣，
黄色的袈裟十分庄严。
他们干什么
来到这绿油油的田间？
仿佛是为了
举行野外的舞会，
牵动了这绿油油的画面：
那五光十色的舞衣，
穿梭似地在田间摆动；
好象五光十色的蝴蝶，
花翅膀在绿叶中间招展。

（光未然：《绿色的伊拉瓦底》
《新诗选》第二册第525-526 页）

山岭月出，
长鼓声声踏月来；
长鼓围舞树下，
一步一低徊。

鼓手弯着腰，
两臂象弓开；
一阵山歌唱起，
男的来，女的来。

今夜呵，今夜，
长鼓呵，
跳到太阳出来，
跳到阿贵阿妹成双对。

（芦荻：《长鼓舞》 《芦荻抒情》第 51 页）

（5） 宴 饮

我们这一群都是三等搭客，这一大堆男女青年一上了船，不但大唱特唱其《国际歌》，而且彼此大叫其“同志”。当天下午五点钟吃茶，我一踏进餐室，已和我谈过话的几位便叫我做“中国的同志”，拉我坐在一起。下午茶点，有茶、面包、牛油、饼干。夜里八点到十点晚餐，一汤、一菜、一水果，茶或咖啡听便。因人数多，分两班吃。寻常在船上和同船的搭客们共餐，本来没有什么特别情形，但此次在西比尔船上所遇的这班孩子们，却有些不同。美国人的性情本来比别国人来得活泼愉快，而这班孩子们的年龄大抵都不过在二十岁左右（同舱中也有年龄较大的，但居极少数），所以在吃饭的时候，满餐室里面都充满着活泼愉快的空气。不是谈论这个，便是争辩那个，而在谈论和争辩里面大抵都出以隽永有趣的口吻，往往几句笑话，弄得你笑不可抑，全室哄然；谈话声和笑声总是继续不断地发挥着它们的力量，他们又善于唱歌，只要有一两个人在嘴上哼出几句，便象一块石头掷在湖面，波纹由近而远，彼此唱和起来，倏然间餐室一变而为合唱大会了。餐室里有许多人，而捧盘送茶的只一男两女，有一个女侍者名叫娜扎，年轻貌美，笑容可掬，而做事尤聪明伶俐，大家都喜欢叫娜扎，尤其是有时她捧出的是什么好菜，例如鸡，一列一列的桌上轮流欢呼“娜扎”三次，继以大笑，娜扎也笑眯眯地来去照料。因客多而侍者少，我们这班孩子们看见他们忙，便有好几个出来帮忙，夹入凑热闹，而全体也极力设法节省种种手续，例如每样菜不必侍者将每盘分别递给各人，只须站在桌的一头，由各人换着次序把菜递下去。吃完收盘的时候，也是这样，各人把空盘依次递下去，堆在桌的一头，再由侍者一齐拿去。（邹韬奋：《萍踪寄语》《中国报告文学丛书》第一辑第四分册第 222-223 页）

话说，请国家总理和副总理毕竟也不简单。邀请是几位电影演员发起的，汇报到上海电影局，为此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在白杨家设宴。忙坏了白杨和她的爱人一家大小。电影局领导和白杨同志一起商

定名单，布置保卫工作、清洁卫生工作……这些我们都不清楚了，总理、陈老总当然更不知道了。我们到时候各自用饭盒、提篮、大口杯、小锅子，每人端着一个菜去了。有意思的是：几乎每人都外加了一碟够劲的辣椒，都想到陈老总爱吃辣子吧。记得我烧的黄瓜塞肉。王丹凤烧的油焖黄豆芽。秦怡烧了一砂锅地地道道的霉干菜狮子头。她说总理最爱吃霉干菜狮子头，并且是总理的拿手菜。总理在重庆时曾系了围裙亲自烧来请大家吃。秦怡还说要和周总理比比手艺。瑞芳没来，是又赶到某个外景地去了吧……。总之，一群人热热闹闹按时到了白杨家，发现白杨家的篱笆门油漆一新，小院里盆花吐艳，客厅里琴棋书画布置有致，长窗上薄纱轻垂，新式的电扇大概是从道具仓库搬来的。我们一边赞叹电影厂"抢景"有办法，一边觉得：就让总理、陈老总看看我们更真实更平常的生活多好。不一会儿，周总理和陈老总穿着便服来了。午饭时，我们的菜端上来，烧菜人自己也不认识了，是又经高手加过工配过色的。总理、陈老总说："太多了，真是你们自己烧的吗？"我们彼此眨眨眼睛做了个不知是点头还是摇头的表情。直到今天，秦怡同志每说到这件事还叹气："唉，我原本是要和总理比比手艺的。我多想让总理尝尝我自己烧的狮子头……"（黄宗英：《我只望你的遗风长存》《星》第108-109页）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孟浩然：《过故人庄》《历代诗歌选》第343页）

绿蚁新酷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白居易：《问刘十九》《历代诗歌选》第614页）

白日底光芒照射着朱梦，
丹墀上默跪着双双的桐影。
宴饮的宾客坐满了两厢，
高堂上虎踞着他们的主人，

……

银盏玉蝶——尝不遍燕脯龙肝，
鸬鹚杓子泻着美酒如泉……
杯盘的交响闹成铿锵一片，
笑容堆皱在主人底满脸。

……

（闻一多：《渔阳曲》 《新诗选》第一册第 399-400 页）

按照部落古老的遗风，
宰羊款待远方的弟兄，
让老树撑起遮阳绿伞，
让山泉洗净旅途风尘。

环绕着铜盘席地坐下，
不用筷子也不用刀叉，
伸手撕下大块的羊肉，
涂上香料再撒上盐花。

主人以满壶清水代酒，
一再劝客人畅饮几口，
谈笑间吃完一只整羊，
这才算是知己的朋友。

（闻捷：《款待》 《闻捷诗选》第 261 页）

七　劳动类

（1）　工　矿

我到炼钢车间时，正好一个平炉在出钢，那通红的钢水奔流出来，就象谁把一轮太阳忽然捧到你的眼前。透过蓝眼镜片看一看，那铁的溶液就象沸腾的白金一样闪闪发光。我在轧钢的操纵台上，看着那由加热炉里奔出来的一条钢带，就象一条矫健的火龙，带着股热风往前直冲。可是巧妙的机器箝住它，轧它，推它，然后它柔顺地爬上传送台。（刘白羽：《从富拉尔基到齐齐哈尔》　《刘白羽散文选》第118页）

紧张的时刻来到了。我国第一座自动化的高炉将要出铁了。

钢钻向出铁口进攻，最初出铁口丝毫不动声色。高炉出第一炉铁水一般地是不容易的。但经氧气燃烧了它，就有一道紫色的火焰从出铁口喷射。火焰喷出一两丈远。

高炉炉前工又一次用钢钻钻进。这次，金紫色的火焰立刻扑向他们，又张牙舞爪的跳跃了数次。铁水终于蠕动地从蠕动前导的铁渣中涌现，顺着出铁沟流下。一霎眼间，光芒如朝阳初升一般，霍霍四射，给全体在场的人贴上金色的装束。

人们在欢呼。早春的风吹来仍然寒冷，可是金光传送着逼人的热波。烟气升腾，平台又被包围在一阵金色的云雾中。只见一条金色的奔流滚滚流去，流下平台，跳跃到下面几个威武的、巨大的铁水包中间。

只一忽儿，电气火车头把燃烧着的铁水牵引到炼钢厂，送入更光辉灿烂的平炉去了。　（徐迟：《在高炉上》　《徐迟散文选集》第103-104页）

转过一座山，就进入可怕的境地了。煤堆上正走动着几十个黑脸、黑臂、光着黑腿的装煤手，用后脖颈顶着一筐筐的煤块往才驶进煤巷的货车皮里装。装满了四十吨，大家共同平分那块把钱。

沿着煤谷走上去，朝着那高耸的烟囱，朝着那隆隆的声音走。交错的小火车道上正走着小煤车。下坡路的车飞也似地跑，车由井口一送出，煤矿工人便骑在下奔的车上，呲着白牙，扬着黑手掌，高声喊着就溜下山去了。苦的是上坡路。他们咧着红唇，揉着汗咸的眼，气喘吁吁地向井口推。

井口才忙呢。几根交叉的木条中间转着一个通了铁绳的滑车。直径丈余的井口轮流升降着空车和煤车。当当的铃声，隆隆的车声，杂着在井口司事人的喊声，气氛紧张极了。（肖乾：《平绥琐记》《中国报告文学丛书》第一辑第一分册第174-175页）

一个象绞水辘轳的大绞车，竖立在乌黑的巨大井口，十个绞车工分掌左右。他们紧抓绞把，前弓后蹬，脚尖、膝盖、胸口依次擦过地皮，大跃大落，如豹扑鹰击，如浪跃涛举，此起彼伏，就象黑色的巨浪，不知岁月，无分寒暑地向这屹立的煤山冲击！（魏钢焰：《艳阳漫步》《绿叶赞》第175页）

但是，推土机顾不上听这些叫喊，大卡车一倒下料，它就跟随指挥者的小旗子，叫推就冲，怒吼着，用尽最大的力量。后退时又是那样的机动灵敏，碰不着那些围观的人群。

有一个刹那，它推时，下面的石料正在塌陷。推，很危险。它的轮子象坦克的，只要车子和石料一同滑下，那是没救的。它不上，完不成这历史的使命，它是不能不推的。它怒吼着冲上去了。围观者们，多么想伸出手来拉住它，使它完成了任务还能退回来。这想法尽管无用，这是每个同志不能不有的关怀和心意。领导和指挥们更担心，指望着它，又怕它回不来了。但是，它勇猛的推下了大石料，又急速的退回来了。围观者一片吼叫“呀！只差一秒，一秒。”“咳！这大家伙真机灵。”正站在旁边的水利部长弹跳起来，向司机伸出了她的大拇指。多少的感激、

关怀、佩服、激动，都在这无声的拇指上了。

推土机呀！每次冲锋，不都是在这种危险中搏斗着吗？每一步，都是生和死的关口。它没有表现出一丝一毫的犹豫，退缩。它是那样始终如一的勇敢，沉着，不顾死活。好象这不是推土机手在工作。一直到合龙的胜利成功，在鞭炮和欢呼声中，人们也顾不上问一声这推土机手的姓名、年龄，也望不见他的面容、眼睛和神情。（刘真：《一片叶子》《起飞的浩歌》第163-164页）

这个秋天的傍晚，我第一次看到铁匠。他正在打一片铁铧，他敞着怀，露出粗壮的胸脯，每呼吸一下，肋部便显现出久经锻炼的钢筋铁骨般的肋条。他身子向前一倾，猛地一下，把铁锤抡下来，就这样，片刻不停地、灵便而持续地晃动着身体，肌肉紧张而有力地伸展收缩；铁锤按照一个有规则的圆圈环转，迸起点点火星，留下条条光尾。铁匠就这样挥舞着“小姐”；而他的儿子，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则用钳子夹住烧红的铁块，从另一面敲打，发出轻微的响声，被老头子手里那“姑娘”的令人眼花缭乱的舞蹈声所淹没。笃，笃——，笃，笃——，犹如母亲庄严的声音，在鼓励婴儿咿呀学语。“小姐”不停地舞蹈，抖动着裙衣上的钻石，她每次跳到铁砧上，便在犁铧上留下一个脚印。一股血红的火焰一直飞溅到地面，照亮了两个工人的魁梧的身躯，把他们的远大的身影投射到打铁间阴暗而又乱糟糟的角落。熊熊的火光逐渐暗淡下来，铁匠停止了工作。他依然浑身黝黑地伫立在那里，手拄着铁锤的把柄，任脑门上汗珠滚滚，他擦也不擦。他的两肋还在呼搧，在他儿子慢慢推拉着的风箱的呼呼声中，我仍能听见他喘息的声音。（〔法〕左拉：《铁匠》《散文》1981年第10期第37页）

一个星，两个星，无数明丽的火星。
一锤影，两锤影，无数快重的锤影。
来呀，大家齐用力，
咱们要使这铁火碰动！

一只手，两只手，无数粗硬的黑手。
一阵风，两阵风，无数呼动的风阵。
来呀，大家齐用力，
咱们先要忍住这火热的苦闷。

一个星，一锤影；一只手，一阵风；
无数的星，无数的锤影；
无数的手，无数的风阵。
来呀，大家齐用力，
在这里是生活的紧奋！

（王统照：《铁匠铺 中》《新诗 选》第一 册第199-200页）

石灰的白雾迷了人形，
泥巴给人涂一身黑点。
铁锤下的火花象彗星向人扫射，
风挟着木屑直往鼻眼里钻。

这里终天奏着狂暴的音乐：
人声的叫喊，轧轧的起重机，
你听，这是多么高亢的歌！
大锯在木桩上奏着提琴，
节奏的铁砧扣着拍子；
这群工人在这极度的狂乐里，
活动着，手应着心，也极度的兴奋。

有的把巧思运入一方石条的花纹，
有的持一块木片仔细地端详，
有的把手底的砖块飞上半空，
有的用罪恶的黑手捏成耶稣慈悲的模样！

这群人从早晨背起太阳，
一天的汗雨泄尽了力量；
平地上，一万幕灯火闪着黄昏，
灯光下喘息着累倒了的心。
（臧克家：《罪恶的黑手》　《新诗选》第二册第273页）

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赧郎明月夜，歌曲动寒川。　（李白：《秋浦歌》其十四　《历代诗歌选》第 386 页）

采玉采玉须水碧，琢作步摇徒好色。老夫饥寒龙为愁，蓝溪水气无清白。夜雨冈头食蒘子，杜鹃口血老夫泪。蓝溪之水厌生人，身死千年恨溪水。斜山柏风雨如啸，泉脚挂绳青袅袅。村寒白屋念娇婴，古台石磴悬肠草。　（李贺：《老夫采玉歌》《历代诗歌选》第629页）

白头灶户低草房，六月煎盐烈火傍。走出门前炎日里，偷闲一刻是乘凉。　（吴嘉纪：《绝句》　《历代诗歌选》第1172页）

（2）　航　运

恰好在这时，我看见一只顺流而下的木船。这种船恐怕也是特别适宜通过闽江急流的船——它又尖，又窄，又薄，看上去就如同一片窄窄的木片。但就这窄窄的木片，出没于惊涛骇浪间，一下埋入波涛之中，一下浮升波涛之上，如若说那急流象风，那么这船真是风中之箭了。……你注视着它，那实在是惊险万分呢！面前是嵯峨的礁石，是沸腾的漩涡，水急，浪急，风急，而在这一切力量冲激回荡之间，只要稍有半点差错，那船和船上的人就都要撞得粉碎，无影无踪。可是，你看，那船不就那样笔直的朝那黑森森的乱石冲去了吗。眼看浪花已在礁石上飞溅，而这时那船上的人，镇定，勇敢，毫不迟疑地顺着急流划去。就在一

瞬之间，小船紧紧擦着礁石一转，飞过去了，而后它又在波澜舒阔的江水中悠然前进了。（刘白羽：《平明小札》《刘白羽散文选》第288页）

装了许多干电瓶的航标船开船了。驾驶员在船尾，开动机器，拉着舵柄旋转不已。舵柄很长，他不时从它下面钻过来又钻过去。小小的船，灵活无比，在大江中，上前，下放，旋转，迂回，横靠，直逼，逆浪，顺流，驶行到一个个安置着航标灯的小木船或小木筏前。船头两个航标员，穿着救生衣，跳下船，到灯前，换电瓶。每一次花不了一分钟时间就换好了。他们灵敏，快速，身手矫健，跳上跳下，而大江奔流在他们的身影之下。

县城前面的一系列灯标都换好了，他们又飞舟入峡，峡谷中的航标灯大都兀立在崖岸边边置于三角架上。三角架往往只两只脚落实在崖岸上，也有的只一只脚落实。因为崖岸笔立，险峻，嶙峋的石壁上找不到一块可以平放三角架的地方。然而航标灯就在这样的悬崖上发光，航标员就这样攀登到悬空的崖岸上去，离开急流或有一两丈高，简直难以相信人能够上去。（徐迟：《三峡记》《徐迟散文选集》第252-253页）

小船系在江边的一块岩石上，被江水拍打得一上一下地颠簸着。我刚跳上船，还没有来得及跟送别的人打招呼，一个又老又瘦的船夫，便去动手解缆了。

缆绳一松，随着他轻轻地跳上来，小船早已象一片树叶一样，卷进滔滔的激流之中了。

浪花高高地漫过了船舷，小船象是向水底下沉去；周围全是汹涌的、浑黄的水，升起来，升起来，遮断了周围的景物、送别的人。而船身下面，奔腾旋转的江水，象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一块小小的生铁一样，以不可抗拒的力量把小船向江水的深处拉去。

这时，就在我对面，那个又瘦又小的老人，安然地坐在船头上。两只赤裸的象钢筋一样细瘦的臂膀，挽起双桨轻轻一点，小船便象箭一般滑出漩涡，飞上水面，在浪花的尖顶上飞驰起来。（方纪：《轻舟出南津关》《方纪散文集》第184-185页）

（3）　技　艺

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向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庄子《庖丁解牛》《古文百则》第78页）

在公园一类的游览地方，常常看到剪影艺人在给游人剪影。一块黑纸片，卡嚓卡嚓的，几下子就给剪出一个人的黑影来。有些手艺高强的，剪得维妙维肖，栩栩如生，常常使我十分赞叹。

在几分钟之间，完成一个活灵活现的剪影，并不是一桩简单的事。这得有很好的基础功夫。你如果问一问那些剪影艺人，他们会说出他们从事剪影的秘诀。这就是：除了要全面地掌握对象外，还得格外注意特点，下剪恰到好处。如果审视他们展出的各种人物剪影，我们也可以发现：他们对于人物的特征，例如宽广的前额，垂下的头发，隆鼻子或者曲鼻子，厚嘴唇或者薄嘴唇，痣疣、眼镜之类，是十分留神的。每逢碰到这些地方，剪刀就放慢一些，以便全部攫住这些特征，勾勒传神。（秦牧：《神速的剪影》《艺海拾贝》第164页）

（4）　纺　织

车间空中浸润着一层淡淡暖雾，梭子在噼啪的弹动，纺锤在滴溜的旋转，雪白的布，印色的布，从纺织姑娘手底下象瀑布一样倾泻出来。这一切彩色缤纷，就好象有一股春风将一阵阵落花纷纷吹舞。（刘白羽：《金达莱》《刘白羽散文选》第268页）

就在这霜飞雪舞的大冷天，只要一踏进我们的织绸车间，也会叫人产生一种和煦春天的感觉。那一条条车弄堂里，一部部织绸机上，正吐出各式各样绚丽多姿、彩色缤纷的绸缎罗葛。这一排机的绸面上出现的是青松翠柏，那一排机的绸面上却开出了玫瑰、月季、芍药、牡丹；织

锦缎上彩霞片片，古香缎上蜂蝶翩翩。最引人的要算“百鸟迎春”被面了，上面开着灿烂的百花，一百只活跃跃姿态不同的鸟儿，在花丛里嬉戏啾鸣。好一片闹腾的春光！（风章：《飞雪迎春》《山坞的早晨》第20页）

永远照不到一线慈和的阳光，
也吹不进一丝凉爽的风儿，
千百只手把住千百辆纺车，
在灰暗的石室里竞速的旋动。

两只眼把定了手里的细线，
一个心粘住了自己的工作，
纺车楞楞地唱着自然的音乐，
棉纤维象柳絮在头上飞绕。

过度的工作弄成了驼背驼腰，
恶浊的空气损伤了呼吸匀和，
惨白的脸上找不出一丝儿欢笑，
青春眼里丧失了晶莹的光波。

（王亚平：《纺纱室里》《新诗选》第二册第359页）

（5）采伐

说着她蹲下身，右膝抵住油锯，左腿紧紧绷起，重新打开茬口。锯了一半，加个锲，莲花锤托得浑圆，把锲子打进锯口，不一会，大树倾斜，“喳喳”几声叫茬，树仍旧是横山倒方向。我正为姑娘着急，只见她神态自若，双眉微蹙，仰脸看了一下向山上倾斜的树冠，用斧子噌噌砍了两根支杆，一头顶在山坡成了一个高低杠。她两腿一跃，双手合抱住支杆，口里喊着“一、二、三”，支杆顶着大树，渐渐使树冠倾斜向山下。“你按住支杆！”她向小伙子命令道。她操起油锯，油锯一阵吼叫，随着那

“顺山倒”的喊山声，大树轰然倒向集材道上。小伙子手里拎着安全帽，惊异得目瞪口呆，脑门冒汗。（王平：《松塔》《猎村纪事》第67页）

以前，山上的木材要集运下山来，送到河中，主要是从洪道放下山来。这洪道是一条奇特的道路，从高高的山上，沿着峡谷，用木材铺一条滑道，象一条木槽，接到河边，木材就从滑道放下山来。木材从高高的山上放下来，真象生了一百双翅膀，迅猛飞奔，声震云天，山鸣谷应。木材飞入河中，激起冲天水柱，溅起漫天浪花。木材要是飞到半路上，碰到洪道里一块小石头，或洪道不平，遇到一点阻碍，就会暴跳起来，越轨横飞，悬空翻一个筋斗，一下摔在石头上，裂成几大块。（傅仇：《千里岷山春常在》《森林炊烟》第40-41页）

（6）耕　作

前面那大场院上，却一片马嘶人叫，队员们正赶着打场呢！坪场里面，这堆金黄的小山，是谷子；那堆焦黑的丘陵，是荞麦。红的高粱，白马牙玉茭，扬着风，一阵阵烟雾腾腾；马蹄答答响，石碾子咕噜噜转着跑。人脸晒红了，汗珠在眉峰上闪光，灰尘披满衣衫，声音却分外欢畅、洪亮。给暖洋洋的日光一蒸发，空气中弥漫着新粮食的香味。（刘白羽：《红玛瑙》《雪浪花》第21-22页）

杨场长弯着他那顶天立地的大个子，挥舞着镰刀，茁壮的稻秆发出了清脆的声响，稻穗一抱抱扑向他的臂弯。他轻轻地拢抱着一捆捆稻穗，象抱着睡熟了的婴儿，轻移慢步，放在躺成一线的稻墙上。（魏钢焰：《秋收散记》《绿叶赞》第151页）

特别引起我注意的是赖凤珍，她身手敏捷，在稻田里匍匐前进，一面拔草，一面匀泥，操作熟练，仿佛一举一动都合乎韵律。她的手脚比谁都快，我眼看他们在田头同时开手，起先是整齐的一排，慢慢就有了参差，有的上前，有的落后，有时后面的又赶上去；可是隔不多久，矮小

的赖凤珍就象一支箭头，远远地伸出在前面，把所有的男女同伴都甩在后面了。（柯灵：《母与女》《香雪海》第81页）

正是禾稻成熟之时，丰收的年景最可爱。今天的阳光是这般明亮。只见一个很大的打谷场，晒着一大片一大片黄熟的谷子。公社社员们在场上劳动时，体态轻盈，节奏鲜明。他们好象是在一幅金黄色的地毡上跳舞。走近这片打谷场时，一片清香扑鼻。舞影婆娑，歌声轻扬。（徐迟：《井冈山记》《徐迟散文选集》第273页）

冈头花草齐，燕子东西飞。田塍望如线，白水光参差。农妇白纻裙，农父绿蓑衣。齐唱田中歌，嚶佇如竹枝。但闻怨响音，不辨俚语词。时时一大笑，此必相嘲嗤。水平苗漠漠，烟火生墟落。黄犬往复还，赤鸡鸣且啄。（刘禹锡：《插田歌》《历代诗歌选》第559页）

田夫抛秋田妇接，小儿拔秧大儿插。笠是兜鍪蓑是甲，雨从头上湿到胛。唤渠朝餐歇半霎，低头折腰只不答。秧根未牢莳未匝，照管鹅儿与雏鸭。（杨万里：《插秧歌》《历代诗歌选》第342页）

（7） 采 摘

姑娘嘴上和人说笑，手上的动作却十分轻快。她腰间挎的果篮，一会儿就满了。空篮子向上传，满篮子往下递。有几枝枇杷，长在树梢头，连立在高梯上的人也采不到。只见她轻盈地踩在高处一根软枝条上，那枝条一颤一晃的，她全然不觉，敏捷地把梢头那几枝枇杷采下来。她象一只矫捷的燕子，又象一朵飘忽的彩云。（凤章：《山坞的早晨》《山坞的早晨》第8页）

我向山坡下面看去，只见许多人，男的女的，身背果篮，手拿摘钩，

肩扛高梯，一个接着一个，披着朝阳，踏着晨露，沿着石坎小道上坡来了。呵，采枇杷开始了。

马上，枇杷林里热闹起来。年轻的，男的女的都上了树。有的立在斜倚的高梯上，有的就干脆站在或坐在树丫杈上，把一枝枝枇杷采来放到挎在腰边的果篮里。年纪大一些的人，在树底下接果篮，把里面满装的枇杷轻轻地转放到竹篓子里，再把空果篮递给树上的人。（凤章：《山坞的早晨》《山坞的早晨》第6页）

君不见四明山下寒无粮，九月种麦五月尝。一春辛苦无别业，日日采藤行远冈。山深无虎行不畏，老少分山若相避。忽然遇藤随意斫，手触藤花落如蝟。藤多力困一颦伸，对面闻声不见人。日昃将来各休息，妻儿懒拂灶中尘……（戴表元：《采藤行》《历代诗歌选》第381页）

（8）狩　猎

躺在茅草坡上，望着天空，云慢悠悠地游动。上山之前对森林的神秘感觉完全消失。心情逐着林海的波涛起伏，舒畅辽阔得将要进入忘我的境界。忽然，一声野兽的吼叫把我惊醒了。那声音如牛叫而高亢，象火车鸣笛而短促，叫声里透着惊慌，又象是悲哀地呼唤着什么，一递一声地叫了两三分钟。过一会才意会到还是狍子。我的同伴——老猎人和怀来县委会的同志们已经找到了狍子的固定的道路（它们总是在几株大树干上磨犄角），发现了狍子反刍的地方（茅草被压成窝，粪便还是新鲜的）。不久就听到枪声，一群狍子被赶出密林，跑上裸露地带。有一头从我们面前穿过小路，跑上百多米就站下来回头看看，那眼睛露出恐怖又怨恨那些追捕者的神色，不过一两分钟，它窜上高达五百多米的高坡，翻过山顶，不见了。右面山顶上，这时候腾起了一阵欢呼，猎人们都从隐蔽着的山头上跑下来。老猎手射中了一只，弹穿了腹部，它还挣扎着跑了二十多米，流血过多，才倒下来。这是一只雄狍，重五十三斤，身形秀美而健壮，角上有三个丫叉，已经三岁了。（侯金镜：《漫游小

五台》 《现代游记选》第66-67页）

“有一天，捕鹿队照常从基地出发，进山去了。白禄山骑的黄膘马，虽说个头不高，但是耐力、速度都很棒。他领着一个小组，刚翻过一座小山，就看见雪地上有鹿的足迹，码着这足迹没走多远，就看见前面岩石上站着两只鹿，一公一母。他们小组马上布设包围圈，一步一步地向鹿逼近。但是机警的鹿，能够闻出任何一点异样味道，听见任何一点异样声响，两只鹿很快发觉了猎人，还没等猎人靠近，它们便拚命冲出包围圈，逃之夭夭了。他们马上追了下去。这时两只鹿使了一计，先是交头接耳，好象约定了一个相会的地点，随后便一东一西，分道逃去。猎人们研究了一下，决定放走公鹿，集中力量捕捉母鹿。一来母鹿没有公鹿力量大，容易追撵，二来母鹿可能怀了胎，若能捕获，岂不是一举两得！对策下定，他们就放开马缰，急驰猛追。就是在一二尺深的雪里，鹿还是跑得很快。有时跌倒了，爬起来还跑，真有那么一点‘倔’劲儿！

……

“又追了几十里路。鹿的速度渐渐地变慢，停下歇息的次数也越来越多了，这说明它已疲惫不堪。再追下去，就可以活捉了。这时，那鹿又使出一个花招：它以为自己身体轻敏，比马更善于攀山，便径直往附近悬崖跑了上去。白禄山勒住马，观察了一下地势，悬崖真高啊！如在平时，除了傻子谁也不会骑自己心爱的马往上攀登。他弯下身去拍了拍马脖子说：‘马呀，再坚持一会儿！’马好象明白了主人的意思，扎下头向那高高的悬崖攀去。

“鹿登上悬崖就以为保险了，至少可以歇息一阵子了，但没成想，猎人紧跟脚就爬了上去。鹿忽然变得盲目了，一个劲儿地在原地打圈，后来又突然向悬崖边缘冲了过去，象是要跳崖自尽，但是看见崖下那千重云雾、万丈深涧，它胆怯了。正在它犹豫的当儿，白禄山冒着可能被鹿带下悬崖去的危险，猛地跑过去一下就抓住了它的两只耳朵。经一事长一智，这次他带来了一条皮绳，准备把它绊倒之后，捆住它的四肢。可那鹿还打算找机会逃身，便用最后一点力量，跟白禄山拚了起来。它扎着头硬把白禄山往悬崖边上顶，想伤害猎人哪！

“白禄山识破它的意图，提高了警惕，防备着它那一手。同时跟它开玩笑说：‘我不能掉下去，你也不能掉下去，咱俩都得活着。还是你投降吧！’鹿哪里听他的劝告，依然与他死拚着。

“正当悬崖上的搏斗难分难解的时候，另外几个猎人赶上来了。他们一起动手，把鹿按倒在地上……，就这样终于捕捉到了第一只活鹿。”（玛拉沁夫：《捕鹿的故事》　《远方集》第 81-83 页）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苏轼：《江城子》　《历代诗歌选》第 769 页）

（9）　捕　渔

捕捞这些海产却是很费力气的。哪儿有悬崖陡壁，海水又深，哪儿才盛产干贝鲍鱼等我。我去参观过一次“碰”鲍鱼的。干这行的渔民都是中年人，水性好，经验多，每人带一把小铲、一个葫芦，葫芦下面系着一张小网。趁落潮的时候，水比较浅，渔民戴好水镜，先在水里四处游着，透过水镜望着海底。一发现鲍鱼，便丢下葫芦钻进水底下去。鲍鱼也是个怪玩意儿，只有半面壳，附在礁石上，要是你一铲子铲不下来，砸烂它的壳，再也休想拿得下来。渔民拿到鲍鱼，便浮上水面，把鲍鱼丢进网里，扶着葫芦喘几口气，又钻下去。他们都象年轻小伙子一样嬉笑欢闹，往我们艇子上扔壳里闪着珍珠色的鲍鱼，扔一尺左右长的活海参，扔贝壳象蒲扇一样的干贝，还扔一种叫“刺锅”的怪东西，学名叫海胆，圆圆的，周身都是挺长的黑刺，跟刺猬差不多，还会爬呢。

……黄花鱼起了群，都从海底浮到海面上，大鲨鱼追着吃，追得黄花鱼嘁嘁叫。听见鱼叫，渔民就知道是大鱼群来了，一网最多的能捕二十多万条，倒在舱里，一跳一尺多高。俗话说得好：“过了谷雨，百鱼上岸。”大对虾也象一阵乌云似的涌到近海，密密层层。你挤我撞，挤得在海面上乱蹦乱跳。这叫桃花虾，肚子里满是子儿，最肥。渔民便用一种

网上绑着坛子做浮标的“坛子网”拉虾，一网一网往船上倒，一网一网往海滩上运，海滩上的虾便堆成垛，垛成山。渔民不叫它是虾山，却叫做金山银山。这是最旺的渔季，也是最热闹的海市。（杨朔：《海市》《杨朔散文选》第182-183页）

江面上不断漂着灵巧的小竹伐子，老渔翁戴着尖顶竹笠，安闲地倚着鱼篓抽烟。竹筏子的梢上停着几只鱼鹰，神气有点迟钝，忽然间会变得异常机灵，抖着翅膀扑进水里去，山影一时都搅碎了。一转眼，鱼鹰又浮出水面，长嘴里咬着条银色细鳞的鲢子鱼，咕嘟地吞下去。这时渔翁站起身伸出眼篙，挑上鱼鹰，一捏它的长脖子，那鱼便吐进竹篓里去。（杨朔：《画山绣水》《杨朔散文选》第223页）

顾老三一边说就一边挽了挽袖子，把手里的鱼叉，嗯地一声往水面叉了出去，只听见哗哗几响，等一霎时，鱼叉从水面举了起来，铁叉上挂着一条溜滑溜滑的青鱼。

我正高兴得要叫了起来，当他这根叉青鱼的竿子还没收回到船舱里，不想他另一只手已伸出去，把一根鱼叉往一堆蕴藻里叉去，只听见哗地一声水响，顾老三的第二根鱼叉，一下就叉着了两条活跳活跳的鲈鱼。

我一下子看呆了。这几个月，我在四周水乡碰到过不少网鱼、捉鱼、叉鱼的人，却从来没看见有一个人象顾老三这样会使双叉的！看来他不止是眼力好，手条子还这么出色！真是又灵活又快速。我心里一连暗暗为他叫了几声好，欢天喜地的伸出一双手，帮他把扎在鱼叉上的青鱼跟鲈鱼取了下来。（柯蓝：《鱼鹰》《起飞的孔雀》第23-25页）

鱼也有耳朵，在鼻子的两旁，听觉能力很强，水又传音，捕捞它们颇不容易。不等船靠近，鱼群又转一个方向逃跑。船在后边紧追。

围网队最怕鱼群靠近湖边，那里水浅，又有许多树桩，不好下网。鱼群偏偏靠近了湖边。老宋带领一部分工人，划着几只小舢板，向鱼群袭击。鱼群不知这是什么新战术，又向湖心深水处逃去。老宋他们又

上了船，以最高的速度围着鱼群转圈儿。船隆隆地飞驰，白色的尼龙网瀑布般地向湖里倾泻，拖在船后的两行排筏划子，随围网一只只箭头似地射了出去。一圈转成，围网便下好了，漂在水面上筏子好象地图上的虚线；虚线之内的水，由于鱼群的拥挤而变得黑如墨染。

鱼群发觉被围，迅速地沿围网跑一圈，找不到逃跑的漏洞，便慌乱地跳网。偌大一片黑水，顿时沸腾起来。小头鲢子，头大体轻，炒爆花似的，一挺几尺高。数不清的鱼遮住人们的视线，看不到收网的划子，更看不到对岸的山坡。这些鱼，在空中甩尾巴，又跌到围网里，砸得湖水啪啪直响，浪花满天飞溅。胖头鲢子，头大肉肥，全力以赴，也跃不出水面，还是拚命挣扎，把网里的水翻腾得油锅似地直旋、直滚，发出哗哗的巨响。

网越收，鱼越跳，跳得昏头昏脑。有的鱼明明跳出围网，又糊里糊涂地跳回来；有的鱼，则刚好跳进收鱼的划子里，省得渔工再去捉它。

我无法用文字描述那种极度紧张而又充满了无限欢乐的气氛。渔工全打着赤膊，嗷嗷的叫声此起彼落，就连我这个参观者也耐不住脱去毛线衣，挽起裤脚，和他们一起拉网，一起砍鱼，一边欢叫。

这一网就捕住大鱼二万斤。多么惊人，多么喜人！（孙肖平：《梅山渔火》《安徽散文选》第 131-132 页）

这天，天气特好，浩瀚的湖面风平浪静，遥远的苏堤只显现一抹淡淡的青影。不远处，一叶小舟正在收网，那是老湖清夫妇在忙碌。喜悦的笑纹在他们脸上显露——锦纶丝网上不时挂着青鲫、银扁、草鱼。丝网在收呵收……猛然间，湖面上卷起一团浪花，鱼网在水里猛烈地晃动起来，接着，船也跟着晃动起来。好家伙，一条大红鲤！瞧那甩出水面的红尾巴足有蒲扇那么大。这鱼在拚命挣扎着，忽儿拖着船箭也似地朝前冲，忽儿往深处钻，使船头没进了水里，忽儿拉着船滴溜溜地转圈子，卷起了漩涡……。我知道，鲤鱼钻进了网眼，是不会朝后缩，只会朝前冲的，所以越挤越紧很难脱身，但这么大的鱼要捉上船、在拉起丝网时不让它脱下网眼，谈何容易。我的额上急出了汗珠。

只见老湖清不慌不忙，稳坐船头，拉着丝网的手一点不放松，任凭

那鱼东窜西撞，消耗力气。就在鱼和船头最接近的一刹那，老湖清猛地窜下湖去，一手插进了鲤鱼的腮帮里。鱼从网上脱下来了，于是，人和鱼混做一团，在湖面上翻腾、打滚……。我并不怀疑老湖清那冲波如鱼膺、跃浪似飞鲸的水上本领；我也曾听闻，在年轻时人们把《水浒》里"浪里白条"的美号送给他；但如今，他毕竟是年近花甲的人了！不过我的担心是多余的。不一会，他就征服了那鱼，在他妻子的帮助下把鱼拉进了舱里。

我们驶近一看，我的天！这鱼象个十一二岁的孩子，足有四五十斤重，那湿漉漉的金黄色的鳞片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嘴巴一张一合地翕着气，红艳艳的尾巴还在拍拍地打着船板，那肚皮圆鼓鼓地藏满了鱼子。我欣喜若狂地大声叫道："老湖清，你今天可大丰收啦！"（刘健平：《湖明水清》《彩贝》第 60-61 页）

（10）其它

九曲河象一面梳妆镜，满天星斗和姑娘们的身影映在镜中，脚下是无底的"蓝天"。水桶轻轻儿一触着水，"天"破了，"群星"慌乱地跳起来。她们从容地从"蓝天"里汲满两桶抖颤的"星星"，挑在肩头。黎明前的轻雾，蝉翼似地罩在她们身上。她们穿云钻雾，拾级而上……这究竟是"七仙女"来到人间呢，还是我们是在"天宫"呢？（曹靖华：《风物还是东兰好》《飞花集》第 308 页）

搭眼一看，盐堆一条一条的，好象许多蛟龙似的，从东向西卧伏着。每条盐堆中间，都有一支小渠模样的坑道，坑道里的盐水泛着黑色的液浆。许多工人戴着草帽、墨镜，穿着套裤、胶靴，手里拿着盐耙、盐钻，好象全副武装的精壮武士，分布在一条条坑道旁边，正在和盐海决斗似的。

我看见，一个矮个子工人，抓着长把子盐耙，在坑道近处弓着身子，用力地向前推，把耙子推入水中，然后又倒退着，用力地把耙子拉回来；而站在坑边的一个黧黑面庞的工人，也抓着一根长把子盐勺，迅速地探

入水中，等他把勺子扬起的时候，一颗颗白净的盐粒就倒上了盐堆。接着，那个工人又把盐耙拉回来了，这个工人又把盐勺探入了水中……从东面到西面，挖盐工人就是这样协作地劳动着。当他们把一处盐打捞完了以后，又抓起盐钻，顺着坑道，冲击盐盖，盐盖一打开，又继续向前打捞了。那一条条盐堆，就是工人们一钻一耙一勺地积累起来的。（李若冰：《柴达木手记》第 32 页）

煮海之民何所营？妇无蚕织夫无耕。衣食之源太寥落，牢盆煮就汝输征。年年春夏潮盈浦，潮退刮泥成岛屿；风干日曝盐味加，始灌潮波增成卤。卤浓盐淡未得间，采樵深入无穷山；豹踪虎迹不敢避，朝阳出去夕阳还。船载肩擎未遑歇，投入巨灶炎炎热；晨烧暮烁堆积高，才得波涛变成雪。自从潴卤至飞霜，无非假贷充糇粮；秤入官中充微值，一缗往往十缗偿。周而复始无休息，官租未了私租逼；驱妻逐子课工程，虽作人形俱菜色。煮海之民何苦辛，安得母富子不贫！本朝一物不失所，愿广皇仁到海滨。甲兵净洗征输辍，君有余财罢盐铁。太平相业尔惟盐，化作夏商周时节。（柳永：《煮海歌》《历代诗歌选》第 730 页）

小麦青青大麦黄，原头日出天色凉，姑妇相呼有忙事，舍后煮茧门前香。缲车嘈嘈似风雨，茧厚丝长无断缕，今年那暇织绢著，明日西门卖丝去。（范成大：《缲丝行》《历代诗歌选》第 339 页）

洗衣！洗衣！
晶莹的泉水流过小溪，
带着肥皂的泡沫，
带着退下的颜色，
洗衣！洗衣！

一齐流去小溪。

光滑的石子在水中，
一件件衣裳慢慢地冲，
柔滑！女人的手，
一双，白玉的藕；
洗衣！洗衣！
一齐流去小溪。

洗下男人的汗来；
洗下女人的粉白；
清泉不断地涌来，
肥皂的泡沫，退下的颜色，一齐流过；
洗衣！洗衣！
一齐流去小溪。

（林庚：《洗衣歌》　《新诗选》第二册第 342 页）

八　交易类

不知道何因缘，那卖花生酥的黄脸汉子认定了我是一个好主顾，用了苍蝇叮血那样的韧精神来向我兜售他的货品了。他翘起他那乌黑的长爪甲的手指，从他的托盘内取出一盒花生酥来，拈了一块送到我的鼻子尖，一面夸奖他的货色：

“闻闻看，喷香，鲜甜，时新货！你先生是吃惯用惯！上一趟你交易了十盒去，送送朋友，大家称赞！今回还是十盒吧？另外买一盒，船里消消闲！”

我真有点窘了，碰见这样生意经烂熟的小贩。已有十年之久，我不曾坐过这条船！何来“上一趟”的交易呀！　（茅盾：《故乡杂记》《茅盾文集》第九卷第137页）

我也喜欢去大菜市，那里面什么都有，什么都多。许许多多白衣白帽的售货员，站在摊架中间，忙忙碌碌地称这个，包那个。摊上的鸡蛋堆得整整齐齐地象一座座的小山。水果和蔬菜摊上更是好看，红的、紫的、绿的、黄的；各种颜色杂在一起，好象一幅水彩画。猪肉、牛肉什么的，就是一大片一大片地挂着，还有兔子、火鸡什么的。鱼摊上可腥气啦，可是那一条条、黄黄花花的鳝鱼，挤在大木盆里，粘滑滑的穿来穿去地扭缠在一起，多好玩呀！　（冰心：《陶奇的暑假日记》《小桔灯》第88页）

第一家是菊舲书店，主要的是卖旧西书和旧的新文化书，木版书偶尔也有几部。这书店很小，只有一个兼充店伙的掌柜，书是散乱不整。但是，你得尊重这个掌柜的，在我的经历中，在城隍庙书市内，只有他是最典型、最有学术修养的。这也是说，你在他手里，不容易买到贱价书，他识货。这个人很喜欢发议论，只要引起他的话头，他会滔滔不绝的发表

他的意见。譬如有一回，我拿起一部合订本的《新潮》一卷："老板，卖几多钱？"他翻翻书："一只洋。"我说："旧杂志也要卖这大价钱吗？"于是他发议论了："旧杂志，都是绝版的了，应该比新书的价钱卖得更高呢。这些书，老实说，要买的人，我就要三块钱，他也得挺着胸脯来买；不要的，我就要两只角子，他也不会要，一块钱，还能说贵么？你别当我不懂，只有那些墨者黑也的人，才会把有价值的书当报纸卖。"争执了很久，还是一块钱买了。在包书的时候，他又忍不住的开起口来："肯跑旧书店的人，总是有希望的，那些没有希望的，只会跑大光明，哪里想到什么旧书铺。"近来他的论调却转换了，他似乎有些伤感。这个中年人，你去买一回书，他至少会重复向你说两回："唉！隔壁的葆光关了，这真是可惜！有这样长历史的书店，掌柜的又勤勤恳恳，还是支持不下去。这个年头，真是百业凋零，什么生意都不能做！不景气，可惜，可惜！"言下总是不胜感伤之至，一脸的忧郁！声调也很凄楚。当我听到"不景气"的时候，我真有点吃惊，但马上就明白了，因为在他的账桌上，翻开了的，是一本社会科学书，他不仅是一个会做生意的掌柜，而且还是一个孜孜不倦的学者呢！于是，我感到这位掌柜，真仿佛是现在《儒林外史》里的异人了。（阿英：《城隍庙的书市》《中国报告文学丛书》第一辑第一分册第211-212页）

卖书的是一个很和气的人，无论你怎么翻，怎么拣，他都没有话说，只是在旁边的茶桌上和几个朋友谈天说地，直到你喊"卖书的"，他才笑嘻嘻的走了过来。在还价上，你也是绝对的自由，他要拾个铜子，你还他一个，也没有愠意，只是说太少。讲定了价，等到你付钱，发现缺少几个，他也没有什么，还会很客气的向你说："你带去看好了，钱不够有什么关系，下次给我吧。"他有如此的慷慨。（阿英：《城隍庙的书市》《中国报告文学丛书》第一辑第一分册第216页）

一走进菜市场，仿佛走进了另一个世界。这里面五光十色，令人眼花缭乱。但是，仔细一看，所有的东西却又都摆得整整齐齐，有条不紊。菜摊子、肉摊子、鱼虾摊子、水果摊子，还有其他的许许多多的摊子，分

门别类，秩序井然。又各有特点，互相辉映。你就看那蔬菜摊子吧。这里有各种不同的颜色：紫色的茄子、白色的萝卜、红色的西红柿、绿色的小白菜，纷然杂陈，交光互影。这里又有各种不同的线条：大冬瓜又圆又粗，豆荚又细又长，白菜的叶子又扁又宽。就这样，不同的颜色、不同的线条，紧密地摆在一起，于纷杂中见统一。我的眼一花，我觉得，眼前不是什么菜摊子，而是一幅出自名家手笔的彩色绚丽、线条鲜明的油画或水彩画。

不只菜摊子是这样，其他的摊子也莫不如此。卖鱼的摊子上，活鱼在水里游泳，十几斤重的大鲤鱼躺在案板上。卖鸡鸭的摊子上，鸡鸭在笼子里互相召唤。卖肉的摊子上，整爿的猪肉、牛肉和羊肉挂在那里。还为穆斯林设了卖牛、羊肉的专柜。在其他的摊子上，鸡蛋和鸭蛋堆得象小山，一个个闪着耀眼的白光。咸肉和板鸭成排挂在架子上，肥得仿佛就要滴下油来。水果摊子更是琳琅满目。肥大的水蜜桃、大个儿的西瓜、又黄又圆的香瓜、白嫩的鲜藕，摆在一起，竞妍斗艳。（季羡林：《上海菜市场》《朗润集》第 61-62 页）

（三角市场）那儿光卖梨膏糖的就有两份。北门外有个得意轩，是落子馆，又叫坤书馆。它的西边有个卖梨膏糖的，这人的姓名我忘了，他会做很多东西：象温朴、炒红果、梨膏糖、炸白薯片……，他做出来的梨膏糖有桌子面那么大，掏两眼，往外一挂，嘿，那样真好看！那家什也漂亮，都是漆盒，盒子直径有六十到七十厘米，干净、漂亮，手艺也好。在“云里飞”的场子旁边，也有个糖摊儿。他那糖是砂糖熬的，掺上些果料，什么味都有，一个铜板买一块。这人姓李，大伙叫他“糖李”。……三角市场还有个卖膏药的，姓杨，在“糖李”的北边。我记得他那摊上搁着盒蝎子，那蝎子可以随便拿，挂嘴唇上也不螫人。别人不知道他有那药，光看他拿着蝎子玩儿。那蝎子老实极了，拿哪儿都不螫他。这人就叫“蝎子杨”。卖膏药的旁边有个相面算卦摊，摆摊的叫王子珍，他有个女儿，后来也学会了相面算卦。王子珍旁边是个卖大正琴的，再有，就是卖镜框的、理发馆、小饭铺啦，等等。（侯宝林：《我的青少年时代》第 41-42 页）

他把那条带絮的被头翻了翻，这里那里看了看，生气似的说。

“喻，里向有不少碎洞……”

不知是哪儿来的勇气，我马上赔笑接住。

“先生，新打的被絮呢，才盖了二年哩。”

那个眉毛皱了皱，不耐烦地说。

“一块八！”

我又赔着笑。

“那末绷足两块吧。”我提心地看着他的面色。

他不说话。接着，却拉起嗓子唱了。

“嗳——土布——条子——棉……”

大门口那里一黑，我无意识地偏过头去望了望，吓，这个猴子脸的青年，我虽然只不过在教育局里和他碰到一次，因为他的脸孔黄瘦得那么反常，他在我脑筋里的印象很深刻，他不是陆家浜初小的校长吗？真碰得太巧了！他见了我，也好象有点诧异，显然他也认识我。我对他苦笑了一下，他也苦笑着对我点了点头，彼此的苦处，不消明说，老早都在肚子里明白了。

他当的是一件绒绳衫和一条呢裤子，裤脚管口上已经有点碎了，而且又很脏，大约是读书时代学校里做的制服吧？当铺里冷冷的说不要，只要他的绒绳衫，一块半！

他的嘴巴比我会说，他侃侃地跟朝奉辩论，说他的裤子做的时候费了七块钱，绒绳衫做成它费了八块钱，六块绒绳，二块结工，一点不含糊：八块！现在起码要押三块钱，并且：

“这不是卖给你们，不过暂时押一押，押得大，赎的时候也一样大，你们开典当不过在求利息，我多押一块钱就多出你一块钱的利息，干吗要扣得这么紧？”

可是朝奉却不耐烦地：

“一块半！当不当随你！”

他足有一分钟不说话，接着就沉重地叹了口气，点了点头。他的模样，简直比丧家之犬还狼狈，还可怜。（白燕：《鞭笞》《中国报告文

学丛书》第一辑第三分册第199-200页）

鼓楼市场就是现在钟楼前面、鼓楼后面这一块地方，原来用铁蒺藜围着，它有东南西北四个出入口。进南门挨着鼓楼这一块，有卖破烂的、算卦的和卖扒糕、炸丸子、豆汁、馅饼、烧饼、锅饼等小摊儿，还有小酒摊。有三个茶馆：路北的是鲁记茶馆，路东的是石记茶馆，路西这家茶馆我忘了他的名字了。西门外边有个落子馆。别看鼓楼市场地方不大，卖艺的场子可不少，一进南门有两份说书的，东边这个说书的说《七国》；还有个说书的说什么书记不清了，只记得说书人的外号叫"冯小辫"。说书满赚钱，比我们唱戏的强多了。再进去一些，东边有块场子，那是说相声的，有时摆在西边大槐树底下。我们这场子没有固定的地方，有时也在那唱戏。还有个唱喝喝腔的大棚，那也是很穷的戏棚，没有什么大戏，有几件行头，随便穿着。　（侯宝林：《我的青少年时代》第56页）

伊莱扎是一个美丽的姑娘，只有六十四分之一的非洲人血统，看起来是个白人，但还是一个奴隶。一个名叫卡尔文·费尔班克的美以美教会青年牧师和一个从新奥尔良的粗脖子的法国人争着抬价购买伊莱扎。价钱抬到一千二百美元后，法国人问："你还要抬多高？"费尔班克回答说："比你高一点，先生。"两个继续抬价，直到费尔班克慢吞吞地叫出"一千四百五十美元"。满头大汗的拍卖人一看法国人有些犹豫，便把伊莱扎的衣服从肩上拉下，露出她的脖子和乳房，并且大声高喊："机不可失呀！"正当人群里喃喃发出怨言和骚乱的时候，法国人缓慢地叫出"一千五百八十美元"。于是，拍卖人拿起槌子，叫着"一、二、三"。伊莱扎把她那痛苦而使人怜悯的面孔转过去望着费尔班克，费尔班克立即叫出"一千五百八十五美元"。拍卖人说道："我就要把这个姑娘卖掉了，你还要抬价钱吗？"法国人摇摇头。伊莱扎这时昏倒过去了。拍卖人对费尔班克说："先生，你出很便宜的价钱就得到了她。你准备拿她干什么呢？"费尔班克大声说道："解放她！"大多数观众高兴得大喊大叫起来。　（〔美〕卡尔·桑德堡：《林肯传》第46页）

九 政治类

(1) 典 礼

记者在熙来攘往的人丛中跑了一段，跳上一辆公共汽车，向前直驶，刚开到很热闹的托丁汉可脱路和新牛津街的转角，恰到了十一点钟，只听见一个炮声，各车立刻停止，喧嚷嘈杂的街市，顷刻间成为万籁俱寂毫无声息的境域。我车里的那个穿着制服的售票员立刻脱帽立正致敬，全车的人都立起来，男的都脱着帽，呆若木鸡似的；有两三岁的孩子轻声说些什么，也被他的母亲禁住，他只得睁大着眼睛发怔。我原是夹在里面看热闹的，但也未便独自一个人还堂皇坐着，所以也依法炮制，随着大家脱着帽立着。但我这时候却象在教会学校时照例做礼拜一样，我心里却另在转我的念头。尤其有趣的是各店门口的男女伙计们，以及行人道上的男女老幼，他们都于顷刻间各就原有的方向及地位呆立着不动，好象大家同时受着电气似的偶像！两分钟到了，炮声一响，街路上又象车水马龙似的动起来，好象受着电气似的偶像，同时也好象听了"开步走"的口号，蠕蠕地动起来。这种现象确可以表示他们一般人民的训练程度——虽则这种所谓"休战纪念"在实际上没有多大的意义，甚至可以说毫无意义，因为年年干着这样的"纪念"，年年在这一天，各国的大人先生们都要举行老调的典礼，凑凑热闹；象英国在这一天便要由英王把花圈放在参战兵士的纪念碑前(这次有雾，英王怕有碍身体，未出来，由威尔士亲王代行)，全国教堂都做礼拜祷告，大唱"哦，上帝啊，我们几千年来的救助者"，有什么用？老调儿弹了十五年了，现在各帝国主义者正在准备着再来一次更惨酷的战争！ (邹韬奋：《萍踪寄语》 《中国报告文学丛书》第一辑第四分册第93-95页)

在万头攒动的人海里，在锣鼓喧天的狂舞里，在五彩纷飞的旗帜

里，在人民大众从心底爆发出的欢呼声里，这天，一九四九年二月三号，上午十点钟，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支队伍踏着雄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从永定门进入北平，举行胜利的入城大典。这是北平创世纪的第一页，而北平二百万人民是用他们滚热的胸膛砌成一条人巷，紧紧地拥抱着自己的军队的。这是怎样值得骄傲的伟大行列呀！装甲车开过一台又一台，摩托化步兵驶过一辆又一辆，也不知多少。每当一辆战车从密密的人丛里缓缓驶过，工人，学生，男的，女的，兴奋地截住车子去和战士握手，有的拥到车旁，用粉笔往车上写标语，往战士的军衣上写口号。一个围红绒巾的女学生攀着装甲车写上："你们终于来了！"兴奋得掉下了眼泪。（杨朔：《前进，钢铁的大军》《杨朔散文选》第105页）

十月一日，第一个开国纪念日。这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所希望的日子，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不惜牺牲流血追求的日子。这个日子终于来到了。下午三时，毛主席胸前挂着上书"中央人民政府主席"金字的鲜红锦绸，出现在天安门上时，群众向毛主席欢呼万岁！毛主席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成立了！"毛主席亲自开动有电线通往广场中央国旗旗杆的电钮，使第一面五星红旗徐徐地上升，在二十二尺高的旗杆上随风飘展。五十四门大炮代表"五四"运动，齐放二十八响代表共产党二十八年来领导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一时浓烟弥漫，百鸟飞鸣，把整个北京都震动了。会场上一条黄狗吓得向西逃跑。让中外反动派及其走狗们，象这条狗一样的震惊吧！让全国人民高兴吧！看哪，军乐正在奏着国歌，此时，从天安门上的玉栏杆向着人民广场望去，直到前门以北，无数的红星与红旗织成了跳动的华丽的地毯。毛主席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以后，开始阅兵式。华北军区司令员兼京津卫戍司令部司令员聂荣臻任阅兵总指挥，坐着小吉普车先由天安门驰出；朱总司令任检阅司令员，也坐着吉普车由天安门驰出。此时军号齐鸣，总司令阅兵开始了。大约有半个钟头的时间，前门外面的礼炮在空中爆炸，星光闪烁，化成千变万化的神奇水墨画。总司令又回到主席台，宣读人民解放军总部的

命令。受检阅的部队经过主席台，从东向西，以人民海军为前导，接着是一个步兵师、一个炮兵师、一个战车师、一个骑兵师，十四架飞机从广场上空由东向西掠过。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向受检阅的部队一一敬礼。阅兵式共经过三个钟头。这时天色已晚，开始检阅人民的行列。天安门广场，人群动起来，变成红灯的海，象两道河流，一条向东，一条向西。礼花从四面八方打上天空，在空中炸裂化成五光十色，欢腾啊！人们的心都和礼花一样在爆炸啊！无数的人，无数的手向着毛主席的方向流，喊着："万岁！""毛主席万岁！"人群的流，越流越急，都在毛主席的面前跳跃，高呼："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对着扩音器，不断地回答人民的高呼："万岁！同志们万岁！"毛主席从下午三点钟一直到晚上十点多钟，没有休息，也没有吃饭。最后毛主席还高呼："万岁，同志们万岁！"（赖少其：《我见到了毛主席》《安徽散文选》第16-17页）

将近中午时分，应邀出席就职典礼的知名人士来到为他们预设的席位上。当最高法院的法官们穿着黑色长袍进场时，场内发出了一阵嘈杂声。几个后到的州长进来了，然后是头戴羽饰礼帽、身穿金边衣服和白色裤子的外交使节。众议员们在正午入席，接着是内阁成员。

林肯坐在前排中间；当时钟敲过十二点之后，他和其他人的视线一起注视着当选副总统安德鲁·约翰逊进场。经过介绍后，约翰逊站了起来。他手里没有拿讲稿。他即席对参议员和最高法院的法官们说，他们的权力是人民大众给的。他激动地说道："尽管我很微贱，尽管也许人们认为我是一个平民，请允许我在明智的与会者的面前阐述这样一个真理：法官、阁员、总统以及他的顾问们的权力和崇高地位都来源于人民。"

……

人群开始列队向国会大厦的门廊行进。蒙蒙细雨已经停止。诺亚·布鲁克斯写道："在汹涌澎湃的人海中爆发出经久不息、无比响亮的欢呼声。"总统同应邀出席的知名人士一道登上了讲台。接着，阿伯拉罕·林肯走到前面宣读就职演说词。雷鸣般的掌声一阵接一阵地迸发出来。

……

在林肯念到最后一段时，记者们注意到，许多人的眼眶湿润了。演说完毕后，林肯把他的右手放在打开的《圣经》的一页上，跟着首席法官蔡斯复诵就职誓词。

象葛提斯堡演说那样，特别是象那篇“裂开了的房子”的演说那样，第二次就职演说有着各种不同的意义。对于一些人来说，它是复仇的怒吼，而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它却是一种非常动听的祝福和祈祷。

晚上，白宫举行招待会。在正门前面的平台上，在大道后面的人行道和车道上，到处人山人海。从八点到十一点，林肯几乎是在同川流不息的来宾握手中度过的。记者们写道，他同六千多人握了手。（〔美〕卡尔·桑德堡：《林肯传》第534页）

（2）　欢　庆

事情是这样突然发展的。有一辆吉普车驰经郊外市镇的街道时，报告了日本投降。立刻城市里飞送了号外来。立刻市镇在爆竹金星的飞舞里狂欢而且飞舞了。医学院附近一个咖啡座立刻挤满了人，老板拉开了嘴巴，尽量地打开了酒瓶和大酒罐，并声明大庆祝不收一文钱。酒象泉水一样的流放了。人们已在这个酒店里跳起交际舞和滑稽突梯的怪舞——医学院有不少会玩的男女——直跳到酒店外面。很快的，每一个人都醉了。狂欢之夜啊！每一个人都叫喊，叫喊着喉咙都沙哑了。酒店里这样的零乱，弥漫着烟云，象刚刚遭受了原子炸弹一样。（徐迟：《狂欢之夜》　《徐迟散文选集》第15页）

码头上鸣放礼炮，阳光把广场上灰色的烟雾染成金黄色。无数群众站在街垒后面：男的挥动帽子，女的挥动手帕，向胜利的游行队伍致敬。放平了的炮口，显得谦逊、安详，生怕威吓着快乐的群众。

……

人民的代表站在礼台上，他们都是刚毅、严肃、诚实的人。“共和国”的半身像，由于红色帷幕的陪衬，显得格外洁白，泰然望着闪耀的枪

林。枪林中飘扬着鲜艳、辉煌的旌旗。天空中升起了城市的喧语、喇叭和铜鼓的军乐、礼炮和欢呼的声音。

……

巴黎公社宣布成立了。军队兴奋地从街上、码头上、林荫道上拥了过来，迎风吹着军号，擂着战鼓，激起了回声，激动了人心。他们向巴黎公社欢呼致敬，让它庄严地宣布，这受检阅的浩浩荡荡的公民队伍是要打击凡尔赛的；他们掮着枪向城外走去，广大的城市好象巨大的蜂窝，充满了喧声。

……

今天是思想和"革命"结合的婚礼。（〔法〕儒勒·瓦莱斯：《节日》《外国散文选》第19-21页）

战争结束了。国家经受的这一次严峻考验、一场大病，现在已经过去了。

黎明时分，隆隆的礼炮声响彻了华盛顿上空。泥泞的街道上人群如海，歌声似潮，欢呼声在空中激荡。政府各部门的职员例外放了一天假。

白宫前面的草坪上人山人海，铜管乐队的吹奏声都被礼炮声淹没了。塔德出现在那个人人熟悉的窗口前，总统经常就在那里发表讲话。当塔德挥舞起一面缴获来的南部同盟旗帜时，人群顿时沸腾起来。总统走上阳台来看望下面的人群，这时群众一边欢呼，一边把帽子扔上天空，那些扔了帽子的人又一把抓起别人的帽子向空中抛去。群情沸腾，欢呼声和尖叫声响彻云霄，缭绕不绝。当激动的情绪平静下来时，总统发表了简短的贺词，然后宣布正在安排一次正式的庆祝活动。"我建议，作为这次会见的结束，请乐队演奏一首具有特色的乐曲。……我始终认为《迪克西之歌》是我所听到过的一首最好的乐曲。"

四月十日这一天，整个北部再次举行庆祝胜利的活动。这次花的时间更长，活动更多，情绪更高。现在，主战和反战的人们同在一起欢庆胜利。联邦万岁！林肯万岁！林肯得力的左右手——格兰特和薛尔曼万岁！快把各色彩旗挂起来，举办一次旗帜的盛会。

火炬、灯光和篝火彻夜不灭，歌声、欢呼声通宵达旦。这一天人们完全沉浸在狂欢之中。（〔美〕卡尔·桑德堡：《林肯传》第555-556页）

（3）演　讲

一九一八年爱国运动波及到我们高小时，我们学生也开起大会来了。

在会场中，我们几百个小学生，都怀着一肚子的愤恨，一方面痛恨日本帝国主义无赓的侵略，另一方面更痛恨曹、章等卖国贼的狗肺狼心！就是那些年轻的教师们（年老的教师们对于爱国运动表示不甚关心的样子），也和学生一样，十分激愤。宣布开会之后，一个青年教师跑上讲堂，将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的灭亡中国的廿一条，一条一条地边念边讲。他的声音由低而高，渐渐地吼叫起来，脸色涨红，渐而发青，颈子涨大得象要爆炸的样子，满头的汗珠子，满嘴唇的白沫，拳头在讲桌上捶得嘣嘣响。听讲的我们，在这位教师如此激昂慷慨的鼓动之下，哪一个不是鼓起嘴巴，睁大着眼睛——每对透亮的小眼睛，都是红红的象要冒出火来；有几个学生竟流泪哭起来了。（方志敏：《可爱的中国》《中国现代散文》下册第11页）

齐燮元究竟是督军兼巡阅使，他的声音是加倍的洪亮；那时场中也特别肃静——齐燮元究竟是与众不同呀！他咬字眼儿真咬得清白；他的话是"字本位"，是一个字一个字吐出来的。字与字间的时距，我不能指明，只觉比普通人说话延长罢了；最令我惊奇而且焦躁的，是有几句说完之后，那时我总以为第二句应该开始了，岂知一等不来，二等不至，三等不到；他是在唱歌呢，这儿碰着全休止符了！等到三等等完，四拍拍毕，第二句的第一个字才姗姗的来了。这其间至少有一分钟；要用主观的计时法，简直可说足有五分钟！说来说去，究竟他说的是什么呢？我恭恭敬敬的答道：半篇八股！（朱自清：《旅行杂记》《背影》第105-106页）

他浑身战栗着，摆动着，痉挛地解开浆洗得硬邦邦的衬衫领子，两手挥舞着；衬衫的袖头从上衣袖子下面吊出来，盖住了他的手背，他就高高地举起手来，摇了一摇，把袖头固定在适当的地方。我觉得马尔托夫并不是在论证，而是在恳请、央求：一定要避免破裂，党太弱了，不能分裂成两个，工人首先需要的是"自由"，必须支持杜马。他的前一部分演说有时候听起来近乎歇斯底里，过多的词句令人费解，而演说者本人也使人有一种不快之感。在演说的末尾，他叫喊起来，反对武装起义的工人战斗队，而且根本反对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这些话似乎已经离开了他演讲的主题，但他依然使用"好战的"语调，依然那么慷慨激昂。（〔苏〕高尔基：《列宁》 《外国散文选》第168页）

接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匆匆地登上讲台，用喉音喊了一声："同志们"。我觉得他不会讲话，但是过了一分钟，我也象所有的人一样，被他的演说给"吞没"了。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能把极其复杂的政治问题讲得如此简单明了。他并不想编造漂亮的词句，他把每个字眼都明白地说出来，毫不费力地表达出其精确的含义。要描述他所唤起的不寻常的印象，是很困难的。

他的一只手伸向前面，稍微往上抬起，手掌好象是在衡量每一个字眼，驳倒对手的空话，而用一些重要的原理去代替它们，证明工人阶级有权利和义务走自己的道路，而不是落在自由资产阶级后面，甚至也不要跟自由资产阶级并肩同行，——所有这一切都是不同凡响的，而且从列宁口里说出来时就象不是出于他自己，而确实是出于历史的意志。他的演说的和谐、完整、明快和强劲，他站在讲台上的整个形象——简直就象一件古典艺术作品：什么都有，然而没有丝毫多余，没有任何装饰，即使有的话，也看不出来，正如脸上的两只眼睛、手上的五个指头那样天生必不可少似的。 （〔苏〕高尔基：《列宁》 《外国散文选》第169-170页）

白里安开始一个演说的时候，他的声音总是非常低小，就如同强迫他的听众必须停止所有其他的动作，专心倾听他的演说一般。他开场

的几句话，总是游移不定的，好象一个水手向各方面顺风转舵。他继续地说下去，凡是曾经听过他的声调的，永远不会忘掉。那种深刻而动人的声调，使他的仇敌们更为激怒。——他们将白里安的声调比作海上女妖的歌曲，这些海上女妖的手挥目送，便使水手们迷了正途，而遭遇沉没。白里安的演说，是一种极深刻而带有音乐味的声调，好象在弹一个四弦琴；并且有一个丝毫不讹、适相吻合的回声。群众对他的演说的反映，万人如一。他的演说的确有一种天然的魔力，能充满这成千成万的听众的内心。但当大家正在听得出神的时候，白里安突然在台上向听众周匝屈身一躬。这时，他的声音渐渐减弱，而终于寂然。有时他却低声细语，一似其中蕴藏着很重大的秘密。对于全场的每个人，都能留下一种印象，就是：他的演说，好象是对着一个人一个人的谈话；这样机密地将他的知识分给他们，不许他们再向任何人重复述说。

顷刻之后，他的声音忽然爆发，好象一声雷鸣。他这种显然的愤怒，使全场听众都为之惊骇不已。他也常常模仿他的一个仇敌的轻微而琐屑的言语，而后加以斥责，使他自己和所有听众都激怒到极点。他的隆隆的声浪，足以控制他的仇敌。听众们被他那渐渐宏大的声音和满含着刺激性的辞句所左右，而坐在那里喘气。

他的成功非常迅速而容易。他所以表示愤怒的目的，纯粹为了刺激当时那些如同握在掌中的听众。

他有时又变成极忧郁的样子。他立刻就显着极瘦小、疲倦而羸弱；在他的衣服里面，好象空无一物。这时，从他的外表看来，他甚至连举一羽的力气都没有了。他给予听众一种深刻的印象，就是：他对于人所妬羡的权力，视之无足轻重，不愿为此小事而轻启争端。他准备放弃他的权力，视之如同随手抛置一件多年的敝衣。

他对于这些必须克服的听众们，猝然又改变了态度，就如同在海上突然涌起一座奇峰。他将以前曾经告成的事业中的要点，一一都说给他们听；并且告诉他们，他就是唯一能够见诸实行的人。……他大声和他的仇敌挑战。

“是的，先生们，是的！我希望永远握有政权！我愿意和我的权力连在一起，永不脱离！”（〔法〕汤姆逊：《白里安》第160页）

著名律师戴维·达德利·菲尔德陪同一个身材瘦高的人走上讲台。他身上穿着一套过长的满是皱纹的新黑呢服，就象是刚从他的手提包里拿出来似的。这时会场响起了一阵欢迎的掌声，演讲者站在讲台上，左手搁在上衣的翻领上微笑着，他这样站着等待掌声逐渐平息下来。他用肯塔基的土腔开场："主席先生。"开始，他慢吞吞地讲着，并不精彩，有些共和党人感到有点啼笑皆非。但当他的演讲逐渐深入主题时，情况就起了变化。听众感到他对当前的争端和人们之所以愤怒的原因剖析得深入浅出。

……

片刻之间，场内鸦雀无声，除了演讲者的声音外，只有煤气灯嗞嗞的燃烧声。听众在他前面围成一个宽大的扇形。粗大的白色圆柱无声地矗立着，但是从挤在柱子间的听众的面部表情可以看出他们都听得入迷了。……演说的结尾说："让我们坚信正义就是力量。让我们怀着这个信念勇敢地担负起义不容辞的责任并坚持到底。"

全场沸腾，掌声、喊叫声和欢呼声响成一片；人们挥动着手帕，帽子在空中飞舞。听众拥过来争着和林肯握手。一个记者急急忙忙地跑出去写报道："林肯在纽约的首次公开演讲就给听众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这是过去所没有的。"（〔美〕卡尔·桑德堡：《林肯传》第110-111页）

（4）集会

请看这辉耀的最集中的表现吧。每星期一例行的纪念周，这时是联合举行，所有武汉三镇党政军高级机关的高级人员，都奉命到训练团的团本部来参加，小汽车不用说要象龙虱过街一样布满武汉大学的校庭，霎时间真显得是猛将如云而谋臣如雨。

请看那座两面全是玻璃窗，可以容纳两三千人的高大礼堂吧。仪式将要开始之前，左文右武，整整齐齐，济济跄跄。在那武将班头，你会经常看到好些威风八面的将军，一个个佩剑戎装，精神飒爽，真是满

颈子的星斗，满肚子的军粮呀！……

忽然军乐齐鸣，全场肃然鹤立。如此三五分钟，那位“与天地参”者，稳移玉步，跨进礼堂，眼睛在睥睨，嘴唇在紧张，白手套分外的白，三星牌分外的黄。两肘略弯，两臂略弓，这一略示的随便，分外的鹰扬。而后面则跟着“袖珍本”陈诚，“盖世太保”戴笠，登坛分站两侧，一如关平，周仓。威仪之盛，呜呼，应叹观止矣。（郭沫若：《洪波曲》第151页）

工厂管理人现在是乌哈诺夫，宣布开会，用简短的演说辞，略述十月时的经过，吊革命中之战死者，——大家都站立致敬，奏哀歌之后，一个一个陆续发表热烈的祝辞。

集会的人，看来人人都异常兴致勃发。无意之中，忽然见列宁立登演坛。全会场都拥挤簇动。几分钟间，好象是奇愕不胜，寂然一晌，后来突然万岁声、鼓掌声，震天动地。……

工人群众的眼光，万箭一心，都注射在列宁身上。大家用心尽力听着演说，一字不肯放过。列宁说时，用极明显的比喻，证明苏维埃政府之为劳动者自己的政府，在劳工群众之心中，这层意义一天比一天增胜，一天比一天明了：

“‘拿着军器的人’向来是劳动群众心目中一可怕的东西；现在不但不觉他——赤军——可怕，而且还是自己的保护者。”

列宁末后几句话，埋在热烈的掌声中。

鼓掌声，万岁声，国际歌乐声，工厂的墙壁，都显得狭隘似的，——伟大的能力正生长。……（瞿秋白：《赤色十月》《散文选》第一册第193-194页）

从高处往下望，我们可以看见，好象会场的绿色墙壁一般的两座山，山坡的每一个突起的部分都坐满了人，使得整个山改变了颜色，叫人想起许多大大小小的地图挂在墙壁上，就把墙壁原来的颜色改变了，这是两座人的山。

广场当中的人坐得那么拥挤，使得那块赭黄色的毡只露出一点边边和一点小角落。在这密挤挤的人群中间，一看那服装的颜色就可以

划分出三个不同的纵长的部分，当中的学校行列最长，是蓝灰相间的五个方阵组成的；左边是杂色的行列，从旗帜上可以看出那是一些政府机关和民众团体；右边是一色密密的树林似的红缨枪林，每一杆枪下坐着一位白衣的勇士，这是人民的自卫军。因为两旁的行列较短，中间的行列较长，看来好象谁用那么粗大的一管笔在大地上写下一个腕力雄健的“中”字一般，这是一片人的海。主席台前的旗帜和从主席台前八字形伸展出来的三十七个联合国家辉煌耀目的旗帜，在这海洋上飘荡着，正象许多船上的樯桅。人们静静的坐着，忽然一下子又汹涌澎湃起来，正象变幻无常的汪洋大海。

透过扩音机，朱总司令用他的又雄壮又沉着的声音向全中国人民，向全世界人民说话，他那样明白坚定地指出来：“为了挽救目前抗战危机，反共反人民的政策必须停止！”台下的群众频频用热烈的呼号，象海潮似的响应着他，以致打断了他的声音；这种情形在中外记者和冈野进同志、李副主席的演说中也是如此，群众热烈的鼓掌，激昂的呼喊口号，表示了他们的希望和他们的要求，四万人的声音一起一落的震动着整个山谷。这是争民主，争自由的海潮。它之所以表现成为力量，就在于它是有规律性的，不可分离的，同时每个波浪又是自由的，勇猛的。
（欧阳山：《人山人海》 《散文选》第三册第 529 页）

……巴黎市民在预定的报告时间以前好久，就向这里，向法兰西学院的阴郁的大厦拥进了。和学生们一起来的有教授、工人、政府各部工作人员和家庭主妇。他们手中都执着一大束鲜花。报告开始前一小时，宽大的讲堂里就挤满了人。前排坐着白发苍苍的科学家和有名的社会活动家。稍后面，青年们相互招呼和喧嚷着。来晚的人站在走廊里、楼梯上、外面房间里、院子里。从那里，一束束紫丁香、郁金香、玫瑰、丁香花，手传手地传向前去，在人们头上浮动着，象是一股无尽头的花流。穿着白色工作服的女实验员们，起初把这些花朵分放在巨大的实验台上，后来台子给花朵堆没了，就索性把花朵堆成一堆。这个香气扑鼻的大花丘越来越增大起来了。

当约里奥——居里走进讲堂时，全体都站了起来，并热烈地欢呼。

花瓣儿象雨点般地飞舞全室。（贝·格·库兹涅佐夫：《约里奥——居里传》第59页）

（5）游　行

有好几起的“三道头”和“印捕”拔出手枪擎起木棍来驱逐群众，撕去揭帖了；但是刚赶走了面前的一群，身后的空间早又填满了群众，刚撕去了一张揭帖向前走了几步，第二张揭帖早又端端正正的贴在原处。冷酷的武力不能浇灭群众的沸腾的热血！昨日的炮火已把市民的血烧到沸滚！

自来水向密集的群众注射了！但是有什么用？“打倒帝国主义”的呼声象春雷似的从四面起来，盖过了一切的声音。W百货公司屋顶花园的高塔上忽然撒下无数的传单来，趁风力送得很远；鼓掌声和欢呼声陡的起来欢迎。沿马路每家商店楼上的窗洞里都有人头攒动，阳台上也挤满了人，都鼓掌，高喊，和马路中的大群众呼应。

这个时候，将近三点钟，沿N马路商店的玻璃窗上早一色贴满了各种的揭帖和传单，讲演亦已停止，满街飞舞的是传单，震荡远近的是“打倒帝国主义”的呼声！CS等四人此时站在S公司的门前跟着狂呼。在一个呼声过去之后，擎着手枪怒目拟人的“三道头”，印捕，华捕，又冲到群众面前示威；马路里暂时沉寂一下子，但是即有一个尖音破空而起，大家忽然看见一位女学生站在马路中间——离刚刚过去的示威队不及一丈——高喊那些口号，两旁的群众立刻齐声应和，那一种慷慨热烈的气概即使是铁汉见了也要心抖。C推着S道：“这是密司蒋，密司蒋！”（茅盾：《暴风雨》《中国报告文学丛书》第一辑第一分册第17-18页）

走到大马路，感觉到异常森严的景象。店门都已关起不必说。走廊上和电车的月台上挤满了人，但是大家静悄悄的没有声息。马路似乎狭了些，房子也似乎高了些。外国的商团和警察三二成群躲在路角里，全身武装着。日升楼前新搭起一座高台，一个印度巡捕颤巍巍的踞

在上面。看看大钟指到两点。蓦地里群众起了一阵喊声，一阵拍掌，看时，好！九辆脚踏车从新世界方面向外滩直飞，车上装着“勿忘五卅”“收回租界”……的小旗子，被风吹得急抖，铃也不响的，好象燕子滑过湖面一般轻快！顿时，喊声和拍掌声随着这九辆脚踏车而起，南京路受了第一次的震动！

于是学生们，都从袋里拿出了小旗子，把司的克倒过来当旗杆，在各处演讲起来！南京路上连巡捕的鬼影子也捉不来了！人完全拥入街道，四面八方好象潮水似的拥入南京路！因而交通断绝！电车，无轨电车，公共汽车，乘客都下来了。一乘停着，第二乘就也衔尾停下来，直弄得南京路变成了陈列所！于是工人们，穿了他们的破衣服，拿了他们参加市民大会的大旗小旗，在大马路游行了！口号喊得震天价响，路越发水泄不通！小商人们，拿了板凳，也到门前来演讲了！学徒，工人，一切的市民都对武装着的商团们挑战，石子、木片做武器，从四面八方向他头上飞来！有人开始打电车！一架飞机出现在天空里！

这足以使帝国主义者战栗了！料不到有这样不怕死的“下贱的Chinamen”会来捣乱的，于是开出他的武装汽车来，但是演讲者是早有组织的，永远吃不着他的亏的。

浙江路一带，闹得太凶了，只得用救火车来浇，交通也断绝了。爱多亚路上外国人的汽车不许通行，迫得外国人下车，背后跟起几百人喊打。

如此直到夜里八九点钟。从爱多亚路起到麦根路的电车统统打坏了！石子瓦片一直在街上飞，而帝国主义者终究不敢开一枪！

有一个小伙计对我说：“今天我才做了人！”

有一个工人被巡捕捉住了要打，工人大喊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只有我打你，没有你打我的份！”

唉！五卅！伟大的五卅！做人的日子！我打你的日子！

烈士们呀！你可以笑了！虽然那些高等华人们死了一般的不做声，不要紧，尽有低等华人在。革命终将在低等华人手里成功。（陆定一：《五卅节的上海》《中国报告文学丛书》第一辑第一分册第36-37页）

第一辆坦克从远而近，一个青年学生挥着两只手，站在坦克的炮塔上，狂热地喊："万岁！""万岁！"每辆坦克上飘着一面红旗。人群里激起一片欢呼，有的欢喜得流出泪，也忘了擦了。戴着无檐皮帽的坦克手，从坦克塔里露出上身，向人民招手、微笑、敬礼。坦克部队后面是摩托化警卫部队，卡车上一色绿的钢盔，雪亮的刺刀。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看得高兴，笑着喘了口气说："这口气可喘过来了！"另外一位说："我们老百姓有了这样强大的武装，任何反动派也不许他再欺负我们了。"

这时，一片"东方红，太阳升……"歌声响彻天际。远远好象一片麦浪波动，近来一看，原来是戴着皮帽子的人民骑兵来到了。人们叫呀、鼓掌呀，把五彩的红旗都抛上天空。的哒的哒的马蹄踏着柏油马路，那样整齐雄壮，骑兵们手上的马刀闪着寒光。骑兵后面就是英雄的步兵。三时，作为前导的军乐队一出现，人民的欢腾达到顶点的时候到了。英雄的部队一支从永定门进城，一支从西直门进城，一个是被敌人称作"暴风雨式的军队"，一个是"塔山英雄部队"。在一九四六年冬季，那天空似乎还黑暗的时代，他们在长白山下四保临江，并肩作战。这两支英雄部队从艰难到胜利，在这里得到人民的热爱、狂爱，战士们在千万只热爱的眼光下前进。　（刘白羽：《沸腾了的北平城》《散文选》第四册第 291-294 页）

一阵热烈的欢呼和掌声过去，人们严肃地注视着眼前的这支庞大的铁流。在庄严的军乐声中，在擦擦的整齐的步伐声中，在轰隆的摩托化部队行进声中，在雄鹰高飞响彻云霄的钢铁声中，在来自内蒙草原的慓悍铁骑的得得马蹄声中，千万个吕顺保在前进，千万个张英才在前进，千万个刘梅村在前进，千万个魏来国在前进，……片刻间，整个大地沉默了，北京城沉默了，古城幽远的晴空里，红旗招展着，柳树低垂着，飞鸟收缩了翅膀。

……

在武装部队和生产大队的间隔中，新中国突然开了灿烂的鲜花。系着红领巾、举着鲜花和鸽子的少年儿童队员们，拥着、挤着，跳着，笑着踏遍了大广场。这是一个插曲，这是一首美丽的诗，新中国的后代在

歌颂他们父兄们的功勋。（戈阳：《第一个国庆节》《向新的高潮前进》第14-15页）

燕妮在给库格曼的一封信里，兴高采烈地描写了一八六九年十月二十四日在海德公园里组织的一次最盛大的示威游行。

“……这个伦敦最大的公园里”，燕妮这样写道，“人山人海，挤满了男女老幼。连树颠上都攀满了人。据报上的数字，参加游行的人数将近七万，但由于这些报刊都是英国人主办的，这一数字肯定是被估计得过低了。有些参加游行的人，拿着红色、绿色和白色的旗帜，旗帜上写着各色各样的标语，比如：‘让火药保持干燥！’或‘反抗暴君是我们的天职！’许多雅各宾党人戴的红色尖顶帽子高举在旗帜上面，举着这些帽子的游行者都在唱《马赛曲》……”（〔苏〕沃罗比耶娃等：《马克思的女儿》第38-39页）

天已经黑了，在那蒙着冰的白雪上闪烁着微弱的星月光辉。巴甫洛夫团队在河岸上列队，迈着正步走了过来。他们的军乐队奏着“马赛曲”。在兵士们的欢呼声中，农民们站成了一列纵队，并且展开了一面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大红旗，旗上绣着一行金字：“革命劳动群众联盟万岁！”

……

不知从哪里出现了一些火炬，殷红色的光芒照耀着黑夜。附近的冰雪上反映出千万点火星，人群的头上荡着黑烟。他们一边歌唱，一边往芳丹卡那方面走去。……

这个浩浩荡荡的游行行列就这样走过了城市。一批又一批的人加入这个行列，绣着金字的红旗也越来越多了。多年劳苦累弯了腰的两位老人手携手地走着，他们的脸上真的流露出儿童般的快乐神情。

……

赤卫队列队站在斯莫尔尼宫附近的街道两旁。……斯莫尔尼宫的台阶上聚集着百名左右手举着旗帜的工农代表。这些旗帜在拱门里射出的刺眼灯光的衬托下，有些发黑。这些旗帜好象海浪落到台阶上，拥

抱并且吻着农民。喧嚷的行列拥进了大门，登上了台阶……（〔苏〕克·集·斯维尔德洛娃：《斯维尔德洛夫传》第379页）

怒号般的汽笛开始发响，
厂门前拥出清色的群众，
天，似有千万个战车在驰驱，
地，似乎在挣扎着震动。

呵哟，伟大的交响，
力的音节和力的旋律，
沓沓的步声和小贩的叫喊，
汽笛的呼声久久不息……

……

我突入人群，高呼：
“我们……我们……我们……”
白的红的五彩纸片，
在晨曦中翻飞象队鸽群。

呵，响应，响应，响应，
满街上是我们的呼声！
我融入于一个声音的洪流，
我们是伟大的一个心灵。

满街都是工人，同志，我们，
满街都是粗暴的呼声，
满街都是喜悦的笑，叫，
夜的沉寂扫荡净尽。

呵哟，这是一阵春雷的暴吼，

新时代的呱呱声音，
谁都溶入了一个憧憬的烟流，
谁都拿起拳头欢迎自己的早晨。

（殷夫：《一九二九年的五月一日》
《新诗选》第二册第26-27页）

（6）暴　动

在七月十三日、十四日、十五日连续三天里，纽约市的暴徒按事先的安排聚集起来，他们对进攻和夺取的目标都有具体计划。他们把联邦宪兵司令从三大道和四十三街交叉口的办公室里撵了出来，把征兵用的抽签转盘或转筒砸个稀烂，把书籍报刊撕得粉碎，然后在地板上浇上松脂油，一把火烧了大楼。他们击退了前来弹压的警察和救火的消防队员，使征兵办公室和毗邻的六幢建筑物全被烧毁。他们又捣毁和焚烧设在百老汇大街的联邦征兵办公室，抢劫了附近的商店，烧毁了十二座建筑物。他们把共和党市长奥普代克家的门窗砸个稀巴烂，将室内洗劫一空。半夜里，他们又袭击了联邦邮政局长艾布拉姆·韦克曼的家，抢走家具和衣物，纵火焚烧房屋。他们还烧了一幢渡口栈房、一些旅馆、杂货店、服装店和工厂；不让他们白喝酒的酒馆也被付之一炬。他们还烧了警察局、两个教堂和一个黑人孤儿院。他们袭击了州军火库，把四十名警察和十五名武装工人撵走，从被他们打死的五个人身上踩过去，抢走一些枪支弹药，放火烧了库房。他们在克拉克逊街把一名黑人吊死在树上，然后又鬼哭狼嚎般地狂叫着焚烧这个黑人的尸首。在这三天里，他们每天吊死三个黑人。他们把纽约州第十一民兵团的一个上尉吊死在灯柱上。他们吊死、枪杀、打死和踩死的黑人至少有三十个。这些暴徒还在一些地段构筑了防御和掩蔽用的街垒。他们高唱“我们要把老格里利吊死在酸苹果树上，然后把他直接打进地狱”。他们大叫：“让征兵和战争见鬼去吧！”“把老阿伯叫到纽约来！”

暴乱分子第一天直接攻击的目标是他们憎恨的东西——征兵。这天是星期一。就在上个星期六，一个蒙上眼睛的人从转盘中抽出一千

二百名被征者的名字。这一千二百人的名字都已公布，只要不发生什么意外情况使政府改变主意，名单上的这一千二百人中的绝大部分就将穿上军装，被送去打仗。（〔美〕卡尔·桑德堡：《林肯传》第335-336页）

满城都是火，官府四散躲。城里无一人，红军府上坐。

（倪瓒：《松江谣》《历代诗歌选》第986页）

村氓终岁不入城，入城怕逢县令行。行逢县令犹自可，莫见当衙据案坐。但闻坐处已惊魂，何事喧轰来向村。锒铛杻械从青盖，狼顾狐嗥怖杀人。鞭笞榜掠惨不止，老幼家家血相视。官私计尽生路无，不如却就城中死。一呼万应齐挥拳，胥隶奔散如飞烟。可怜县令窜何处？眼望高城不敢前。城中大官临广堂，颇知县令出赈荒。门内氓声忽鼎沸，急传温语无张皇。"城中酒浓傅饦好，人人给钱买醉饱。"醉饱争趋县令衙，撤扉毁阁如风扫。县令深宵匍匐归，奴颜囚首销凶威。诘朝氓去城中定，大官咨嗟顾县令。（赵执信：《氓入城行》《历代诗歌选》第1224页）

（7）监　狱

我被带进这地上的地狱以来，第八个晚上又忽然降临了。一点灰白色的天光一些一些的减薄下去，和摆在热气中的一块冰，和没有油的一盏灯一般地慢慢地消灭了。于是灰色的栅木的前面，本来是紧紧地站着一堵高墙，使人连呼吸都不得不短促的，现在也渐渐（自然是似乎的）地扩大开来，苍霭的暮色，把那惨青着脸的，满着瘢痕的高墙也变成了一面无边的海洋，使人冥想出神起来了……（殷夫：《监房的一夜》《中国报告文学丛书》第一辑第一分册第81页）

特务们把我押送到归绥市牛旗（庆凯旗）东北方的"第一模范监

狱”，单独地关在一间牢房里。跨进牢门，觉得有一股阴森发霉的气息直灌进我的肺腑。当我回头再看时，铁门在背后“啪”一声落锁了。漆黑的房间里，阴郁而潮湿，只有一小片光亮，从一尺见方的铁窗里射进来。我屏着气，定定心，向周围打量了一番：这个囚室，高不满七尺，长七尺，宽七尺，简直象个坟墓。

从窗口望出去，对面的牢房，遮住了视线。在每个窗口和铁栏后面，都会看到瘦骨嶙峋的影子和焦黑的枯黄的面孔。日子久了，我才知道，监狱的北面，是天主教堂，东西是城隍庙——那里设有绞刑架。常常是当教堂的钟声“当——当——当——”响起时，判了死刑的犯人被拉到十殿阎君脚下送掉性命。（杨植林　乔明甫：《王若飞在狱中》第5页）

雨天，苦役犯下工回监狱过夜时，衣服往往淋得湿透，满脚是泥水。但是没有地方烘烤。一部分衣服挂在床头，另一部分只能湿着铺到身下权当褥子。皮外套散发着羊皮的腥羶味，鞋子散出皮革和焦油的臭味。犯人好久没有洗过的衬衣满是汗渍，如今还没有干透，又同旧布袋和发霉的脏衣服混放在一起；包脚布散发出汗臭味；他自己也是很久没有洗过澡了，浑身是虱子；吸的是廉价烟叶；由于患气臌症，屁声不绝；吃的面包、肉、咸鱼也都堆放在囚室里；还有食物的残渣、骨头、锅里吃剩的菜汤；用手指捻死在床铺上的臭虫，——这一切使得囚室里的空气又臭又酸，又湿又闷，水蒸气达到饱和的程度。寒冬的早晨，窗户里面冻结着一层冰，室内昏暗无光；空气里的硫化氢、阿摩尼亚和各种其它化合物同水蒸气混合在一起，结果是，用看守的话说：“熏得头痛”。
（〔俄〕契诃夫：《萨哈林旅行记》第53-54页）

我们走进囚室。室内看起来挺宽敞，有效空间约为二百立方俄丈。光线充足，窗户开着。墙壁没有粉刷，凹凸不平，原木之间的空隙里积满灰尘，只有荷兰式火炉是白色的。地板是木头的，没有上油漆，很干燥。囚室中间有两排斜面通铺，苦役犯们睡觉时分成两排，头冲着头。铺位没有编号，中间没有任何间隔，因此整个床铺可睡七十人，也可睡

一百七十人。没有任何行李，只好睡在硬木板上或者铺着破口袋、自己的衣服以及各种褴褛不堪的破烂儿。床铺上摆着帽子、鞋、面包、盛牛奶的空瓶子（瓶嘴塞着纸或破布），还有鞋楦子。床底下堆放着箱子、肮脏的口袋、包袱、工具以及各种破旧物品。床铺前有一只吃饱了的猫在懒洋洋地走动。墙上挂着衣服、小锅、工具，搁架上放着茶壶、面包和装东西的小木箱。　（〔俄〕契诃夫：《萨哈林旅行记》第50页）

我举步迈上台阶
奔向一扇扇
紧闭的牢门

哪里是昔日的
南号通、北号通
刑讯室、病号房
哪里有父亲
蒙垢的冤魂
被时光驳蚀的
狭窄的门楣上
可还迸溅着
囚人们的热血
灰色的残垣下
阴湿的天井中
可还回荡着
囚人们的歌音

呵，我轻抚密密的铁栅
仿佛听到书页翻动的
“沙沙”声响
我贴紧漆黑的铁门
仿佛听到那怦怦跳动的

追求真理的心音

（晓钢：《铜像》第8－9页）

（8） 刑 讯

去年七月，柏林的“秘密警察”抓去一个音乐家，被指为嫌疑犯，被引入一个囚室，里面灯光如豆，黑暗得很，有八个S.S.（黑衫党员，称防卫团，亦即国社党员，其地位较S.A.即褐衫者高，穿褐衫者称冲锋团）在那里等着。囚室里面只中间有一张桌子，他被伏缚在上面，两脚用绳缚住，两个S.S.拉着他的手臂，两个S.S.同时开始鞭挞，叫他招出同伴的人。他只被打四五下的时候，已痛苦难受，用手挣扎，脚上的绳被弄断了，他用力挣起来，请他们把他立付枪决，情愿速死；他们哪里肯许，绑上去再打，他痛不可当，大呼：“招了！招了！”于是再打几下之后，被拖到楼上另一个地方去。他上梯见一玻璃窗，即打算自杀，跑上去把玻璃打破，割破手臂间的血管。S.S.赶上来打时，见血流如注，才把他铐上，交给狱卒带去；狱卒替他涂上一些碘酒，把布包扎起来。后由一个医生很粗暴似的来验视一下，睨视他手上的包扎和背上的伤痕，问打了几下，狱卒答说“十五下”。（邹韬奋：《萍踪寄语》《中国报告文学丛书》第一辑第四分册第180页）

“将他绑起来，抛到江里去喂鱼！”肥人指着那个士兵说。

那些打手一齐上前，七手八脚将那士兵从糖包上拖下来，按倒在舱面上，绑手的绑手，绑脚的绑脚，一刻儿就把那士兵绑起来了。绳子很长，除缚结外，还各有一长段拖着。

那士兵似乎入于昏迷状态了。

……

于是他们将他搬到舱沿边，告将他手上和脚上两条拖着的绳子，缚在船沿的铁栏干上，然后将他抬过栏干向江内吊下去。人并没有浸入水内，离水面还有一尺多高，只是仰吊在那里。被轮船激起的江水溅沫，急雨般打到他面上来。

那士兵被吊得彻心彻骨的痛，大声哀叫。

那几个魔鬼似的人们，听到了哀叫，只是“好玩！好玩！”的叫着跳着作乐。（方志敏：《可爱的中国》第9-10页）

终于，普罗霍罗夫捆好了。行刑员拿起三叉皮鞭，不慌不忙地摆弄着。

“挺住！”他声音不高地说。接着并不扬起手臂，不过是象试试效果，打了第一鞭。

“一——下！”看守用念经般的声音数道。

初时，普罗霍罗夫还不出声响，甚至脸部表情都没有变化。但是接着全身一阵痉挛，发出的不是叫喊，而是一声嘶叫。

“两下！”看守高声数着。

行刑员站在犯人身旁，鞭子落下去刚好横着抽在犯人身上。每打五下以后，他就慢步转到另一边去，让犯人喘息半分钟，普罗霍罗夫的头发粘在前额上，脖颈涨得老粗，五——十下鞭打之后，身上的鞭痕由红变紫，由紫变青。每下鞭打都在皮肤上留下一道血印。

“大人！”透过嘶叫和哭泣可以听到，“大人，饶了我吧，大人！”

第二十——三十下以后，他开始数落自己，断断续续地，既象醉汉，又象在说谵语。

“我是倒霉的人，我没救了……我干了什么，要受这种苦啊？”

接着，他奇怪地伸长脖子，发出象是呕吐的声音……他已经语不成声，只是低声地哼着，喘着。从开始施刑，好象过去了整整一个世纪。但是看守却只喊到“四十二！四十三！”离九十下还远着呢。我走到外面。街上一片沉寂。看守室里传出阵阵撕裂人心的号叫。我觉得这声音能够传遍整个杜厄。一个穿着便服的苦役犯正打看守房旁边路过，他朝房子瞥了一眼，脸上，甚至走路的姿势里都显出内心的惊惧。我又走进看守室，接着又退了出来，而看守仍然在那里数着。

九十下终于满了。普罗霍罗夫的手脚被迅速松开。人们帮他站立起来。鞭打的部位斑痕累累，又青又紫，滴着血。牙齿格格打战，面色蜡黄，流着冷汗，眼神错乱。当给他喝药水的时候，他痉挛地咬住杯

子……用冷水浇了他的头，然后送他到警察分局去。（〔俄〕契诃夫：《萨哈林旅行记》第 276-277 页）

（9） 行 刑

十二个丈夫、父亲、儿子，俄国的生活全靠这种人的善良、勤劳、纯朴来维持，现在他们却被捉了起来，关进监牢，带上脚镣。然后，为了不让他们抓住将要吊死他们的绳子，把他们的手反缚在背后，带到绞刑架下。有几个和他们同样的农民，就要把他们吊起来，不过这几人都有武装，穿着很好的靴子和干净的制服，手上拿着枪，伴送着被判决的人。这些被判决的人旁边，走着一个身穿锦缎法衣，围着项巾，手里拿着十字架，头发长长的人。队伍停住了。全部事务的主持者说了几句话，秘书念着公文，当念完公文，那长发的人便面对别的人正准备用绳子绞死的那些人讲了一些关于上帝和基督的话。讲过这些话之后，刽子手——他们有好几个人，一个人是处理不了这样复杂的工作的，——立刻冲肥皂水，抹到索套上，以便把那些带着镣铐的人勒得更紧；接着就给他们穿上尸衣，带到绞架的木台上，给颈子套上索套。

就这样，一个接一个，这些活活的人，随着凳子从脚下抽出，就互相撞碰着，全身的重量立刻把自己颈上的索套拉得紧紧，于是痛苦地窒息而死。这之前还是活生生的人，只消一会儿工夫，就变成吊在绳子上的死尸，起初还慢慢地摇晃着，后来便一动不动地停住了。（〔俄〕列夫·托尔斯泰：《我不能沉默》《外国散文选》第 129 页）

朋友们打算秘密地把布朗从死牢里营救出来。为此，布朗捎信给他们说，他的死对自由事业更有好处。他希望他将为年轻人所怀念。他五十九岁了，可是那些为其事业战斗而牺牲的人平均年龄仅二十五岁出头一点。在走上绞刑架之前，他在查尔斯敦监狱里写下了最后的遗言："我，约翰·布朗，现在坚决相信，只有用鲜血才能洗清这个有罪的国土的罪行。我过去自以为不需要流很多血就可以做到这一点，现在我看到，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越过三千名手持上了刺刀的步枪的

国民警卫队的头顶，布朗遥望蓝岭山巅，云蒸霞蔚，阳光灿烂。他说。“这是一个美丽的国家，我今天才有幸真正认识了它。”

警察局长问他：“拉绞索时我要不要给你一个信号？”银须老人从容回答：“不，不要，利索点搞完了事。”

弗吉尼亚州长和监狱看守都说他死时沉着冷静，面无惧色（〔美〕卡尔·桑德堡：《林肯传》第105页）

人们在广场上慢慢地聚齐，
沉郁的钟声也在当当地响起，
向各处传播这个不幸的消息。
在那个高高的断头台上，刽子手
系着鲜明的衣带，穿着红色的长衣，
拿着一把磨得风快风快的大斧，
挽起袖口，正在摩拳擦掌地
很快地在那里踱过来、踱过去，
等候着我们那勇敢的战士，
而勇敢的战士，年轻的商人，
正在辞别他两个亲爱的弟弟：

“你们，我的弟弟啊，我的亲人，
在这最后诀别的时候，让我们、
让我们再来抱一抱，再来吻一吻。
替我问候阿丽娜·德米特里耶芙娜，
告诉她，不要太难过，不要太伤心，
我的事也不必告诉我的孩子们；
请替我向我们父母的房屋致敬，
请替我问候我们所有的伙伴们，
而你们要常在神圣的教堂里祈祷，
为我的灵魂、我罪孽深重的灵魂！”

斯节班·卡拉希尼珂夫便受了
那残暴无比的耻辱的极刑；
而他那可怜的不幸的头颅
滚落在断头台上的血泊中。

（[俄]莱蒙托夫：《沙皇伊万·瓦西里叶维奇、年轻的近卫士和勇敢的商人卡拉希尼克夫之歌》《莱蒙托夫诗选》第452-453页）

（10）其它

卡车的隆隆声在野地里显得孤单单的——又是一辆卡车把他送往蔚县监督劳动。押送"德国特务"的人戒备森严地拿着枪。其实，为确保安全起见，他们不妨先枪决他领导下设计的坦克。卡车途经八达岭。雪把他的胡子、眉毛都染白了。黑夜里他只见野狼闪着碧绿的眼睛。他柏林家的地毯就是这种绿色。现在要是能把这地毯裹在身上就好了。在这大冬天里坐卡车，身上冷得就象穿了皇帝的新装——什么也没穿！也许今晚就冻死，连同他的知识一起消亡。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但是知识碰到暴力，毫无招架之功；知识分子碰到秦始皇，也只有束手待坑……（陈祖芬：《祖国高于一切》《起飞的浩歌》第178页）

拉蒙去过印大会入场券的印刷厂。那些小伙子们几乎干了一整夜，他们不停地签上大会职员的名字，仿造入场券，为的是第二天好让林肯的支持者占满整个会议大厅，使西华德的啦啦队没有插足的余地。芝加哥四万外来客人中的一大半都在一刻不停地为阿伯拉罕·林肯大声呐喊，"拥戴老阿伯，拥护劈栅栏木条候选人"的喧闹声终日不息。由于贾德已同铁路公司谈妥，所以任何呐喊助威者只要本人愿意，都可以花很便宜的路费坐火车到芝加哥来。这些人有的是为道义的热情所激发，有的是被威士忌酒烧红了眼睛，他们为拥戴林肯大喊大叫，手舞足蹈，欢腾雀跃，喧闹不已。

在代表大会处理例行公事的头两天里，西华德的支持者们经芝加

哥竞选经理人的许可得以自由出入会场。但是到了五月十八日那天，当旭日刚从东方升起，几千人正乱哄哄地围着“伟格卫姆”大厦各个大门团团转的时候，林肯的助威者们乘势挤进门去，直到把所有的座位和能立足之地都占满为止。而纽约州的好几百个助威的小伙子都无法挤进去。拉蒙和费尔招募了一千名大嗓门的人，给他们个个都发了入场券，全都进了会议厅。这些人都一眼不眨地盯着坐镇在大厅两头的两个领头人，一个是芝加哥的艾姆斯医生，据说“在风平浪静的日子里”，他的喊声可以从密执安湖的一边清清楚楚地传到对岸；另一个是由伯顿·库克代表从奥塔瓦去雇来的，他能发出巨大激昂的吼声。这两个“特大嗓门”盯着主席台上的库克，一看到他掏出手帕，就立即拉开嗓门拚命地吼个不停，直到库克收起手帕为止。而那专门挑来呐喊助威的一千人当即一齐响应，跟着他们的领头人声嘶力竭地喊叫起来。

提名发言用的都是单句。贾德说：“我，代表伊利诺斯州代表团，要求提名本州的阿伯拉罕·林肯，作为美国总统候选人。”这时，库克掏出他的手帕来了。斯威特这样记述道：“五千人从座位上跳起来，其中还有不少妇女，狂野的吼叫声犹如全城晚祷钟发出的巨大响声。上千只汽笛的齐鸣，数百面大铜锣的齐敲，大概都会被这种震耳欲聋的声浪所淹没。”（〔美〕卡尔·桑德堡：《林肯传》第 117-118 页）

五月十八日那天，林肯从家里步行到办公室，正当他和两个学法律的学生谈话的时候，门猛地撞开了，《斯普林菲尔德报》编辑贝克冲进来，告诉他芝加哥第一轮投票的结果。他们一起走到电报局，没有得到进一步的消息。在《斯普林菲尔德报》办公室里，碰到一群人向他们叫喊，说好消息就要来了。林肯没精打采地靠在圈椅上，可是当他听到在第二轮投票中他的票数骤然大增时，他立即直起身来。当电报告知他的提名已经获得一致通过时，他知道，对他来说，一个重大而严酷的时刻来临了，一百响欢乐的礼炮轰鸣在他耳中也成了一支阴沉的乐曲。他浏览了雪片般飞来的贺电，应接不暇地同人们一一握手，然后回家去报告这一消息，他的妻子听到后顿时容光焕发，喜气洋洋。当天下午，他又同许多来访者握了手。

那个星期五的夜晚，人们用木箱、木桶和劈柴点起了篝火，把散加芒河畔照得如同白昼。一个铜管乐队和大批欢呼的人群潮水般地拥到林肯家的前廊，要求他发表讲话。他意识到他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一种事业的代表获得这种提名荣誉的。他多么希望自己的房子大得可以把人们统统请进屋里来。欢呼的人群熙熙攘攘，闹个通宵，直到东方破晓后才平静下来。（〔美〕卡尔·桑德堡：《林肯传》第120-121页）

剧院里的观众谁也没有看到这千钧一发之际所发生的事情，只有一个人明瞭这瞬间的情况，这就是那个作好了一切准备、伺机而动的“不速之客”。他穿过外面的门进入狭窄的过道，然后把那根结实的细木棍插进砖墙上两英寸深的凹处，把门顶住。他蹑手蹑脚地摸到包厢门口，通过小孔观察包厢里的动静和扶手摇椅上他要暗算的那个人。他轻轻地拉开门，走近他要杀害的人。他右手握着一支铜制的单发大口径小手枪，一种致命的八盎司重的袖珍手枪，左手持着一把匕首，不慌不忙、准确无误地伺机而动。他举起枪，伸直右臂，眯缝着一只眼，瞄准五英尺内那个受害者的脑袋，扣动扳机。

“乒”的一声，一颗直径不到半英寸的铅弹头射向受害者头部左侧，从齐耳高、距左耳三英寸的地方进入了后脑。“子弹的路线是斜着穿过大脑朝右眼方向去的，最后停留在右眼眶后几英寸的地方。”

……

一个女人的尖叫声穿透了整个大厅。有些人后来说那是林肯夫人的声音。这一声尖叫震惊了许多人，使他们毛骨悚然。“他把总统打死了！”人们一下子拥到舞台边，越过舞台上的煤气脚灯爬上舞台，过道里挤满了不知往哪儿走才好的观众。（〔美〕卡尔·桑德堡：《林肯传》第570-573页）

十 战争类

（1） 行 军

满天都是星光，火把也亮起来了。从山脚向上望，只见火把排成许多“之”字形，一直连到天上，跟星光接起来，分不出是火把还是星星。这真是我平生没见过的奇观。

大家都知道这座山是怎样的陡了，不由浑身紧张，前后呼喊起来，都想努一把力，好快些翻过山去。

“不要掉队呀！”

“不要落后做乌龟呀！”

“我们顶着天啦！”

大家听了，哈哈地笑起来。

在之字拐的路上一步步地上去。向上看，火把在头顶上一点点排到天空；向下看，简直是绝壁，火把照着人的脸，就在脚下。（陆定一：《老山界》《中国报告文学丛书》第一辑第一分册第40-41页）

队伍急走了几十里，甩开敌人，走的人疲马乏，露水沾到衣裳上，都感到压肩膀。走着走着破晓了，天亮了，东面天边上露了红，一转眼，又大又红的太阳推到地面上来。原来我们已经走进河北大平原，张眼一望，遍地都是齐腿腕子深的小麦，麦梢上平涂着一层胭脂色的朝阳。到处都是水车。农民已经套上牲口，正拉着水车浇地。只见那红光灿烂的大平原上，四处的水车都在转动。

本来是疲劳不堪的队伍一时又来了精神，本来是紧张无声的战士忽然间都活跃起来。说的说，笑的笑，前前后后扬起了歌声。（杨朔：《“走进太阳里去”》《杨朔散文选》第124-125页）

我曾经过一次夜行军。那时是南方的冬天，山野里蒙着一重灰色的雾，月色微白，我们就趁着月色出发。夜越来越深，人也越走越困，背上越来越冷。最后，困极了，一抬起脚来我就睡着了，脚一踩着地我又醒了。就在这一睡一醒、前后颠摆中我走了一夜。（黄药眠：《自红篇》《面向生活的海洋》第282-283页）

嗬！好一支精悍的队伍！几百人的队伍，脚步轻得就象蚕咬桑叶，小伙子们背着满袋手榴弹、鼓鼓的子弹带，脖子上挂一条干粮袋，皮带上系一双草鞋，一个个那么轻便、利落、敏捷，一双双眼睛都那么机警而深沉，闪射着投入激战前的焦灼和快乐，迫不及待的复仇意志，可以忍受巨大考验的刚毅火花。这部队，可真是每一分钟都可以跳起来、扑上去的夜老虎！（魏钢焰：《船夫曲》《绿叶赞》第109页）

当太阳快落山的时候，山后还映着火红的晚霞，从公路两旁的村庄里，开出了大队的人马，人马象无数的黑线一样，到公路上汇合起来向南推进，宽大的公路显得狭小了。

公路上闪着火光，无数的人马、车炮拥挤着，人喊马叫，摩托哼响。从背后的城市里，赶来了大队的汽车，在公路上拉成了一条长长的白色的光带，黑夜给划破了。

大队汽车往南飞驰，驶过步兵连队，驰过马车、牛车、独轮小车队，驰过担架民伕队，随又驰过的是炮队。

所有的车辆都满载军火、粮草、弹药、器材、医药、被服。牛车上躺着爬城云梯，马车上躺着爆破长棍，而大炮的车辆也在轰隆作响，炮兵们在赶打骡马，大声地吆喝，公路上车如流水马如龙。（韩希梁：《六十八天》第9页》）

晚上行军，再舒服也没有了，虽然没有月亮和星光，我们要象瞎子似的摸着走，但带着花香迎面吹来的清风，象冰淇淋似的沁入我们的心脾，令人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愉快。尤其当它从树梢轻轻地掠过，发出清脆的哨声时，简直是世间一曲最美，最悦耳的令人陶醉的音乐。

走着，大家寂静地走着，在每个人的怀里藏着一颗追求光明，追求革命的赤心，跳跃着，燃烧着！虽然一连走了三四个钟头没有休息，但谁也不敢说疲倦，谁也精神抖擞地追赶着前面的队伍。

突然，在那遥远的山边，发现几点红光了，这是黑暗中的曙光，我们的目的地快到了！

“走上前去呵，曙光在前，同志们奋斗！”

我首先放开嗓子唱着，大家都一齐唱了起来，雄壮的歌声，冲破了黑夜的沉寂。（谢冰莹：《一个女兵的自传》第 210-211 页）

我们越过的大山，上一阵，下一阵，峥嵘嵯峨，异常险陡，深邃的裂口交错着……潮湿浓密的大雾包围着我们……雪与霰把我们湿透了，凛冽的寒风几乎要刮倒我们……但是我们迅速、坚决地向前移动，没有丝毫怨言……亚历山大·瓦西利耶维奇（苏沃洛夫）骑着他的老哥萨克马，披着一件蓝破外套，戴着元帅帽子，帽边垂在头上。

越爬得高越难上。有些地方，要四只脚爬着在冰面上走。所有的向导都跑了，部队盲目地向前进，时常跌到雪坑里。风雪把一切都遮盖了，每人都要摸索着找一块踏脚处。岩石被风暴刮松了，哗哗地滚到深渊去，常常把人也拖了去。每错一步，伤一条命。错脚就是死亡。”（〔苏〕奥西波夫：《苏沃洛夫传》第 144-145 页）

匈奴草黄马正肥，金山西见烟尘飞。汉家大将西出师，将军金甲夜不脱。半夜行军戈相拔，风头如刀面如割。马毛带雪汗气蒸，五花连钱旋作冰，幕中草檄砚水凝。（岑参：《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历代诗歌选》第 431 页）

我跨上了马鞍，
在队伍里向东方前进。
马群在疾进中扬起的雪屑
飞粘在人们的身上，脸上，
无边的雪在原野上反光。

我们经过了许多村庄——
北方的低矮而又宽敞的房屋
和许多稀疏的树林；
一切都静静地被雪掩盖着，
只从远处听见了狗的叫声。

（艾青：《雪里钻》 《新诗选》第二册第 246 页）

黄土大道南北摆，
队伍队伍向南开，
黄土大道三丈宽，
路有多宽人多宽。

龙腾半空满天云，
望不见头来望不见尾，
前面走的钢铁营，
常胜连队紧相随。

黄土腾空卷又卷，
汽车的喇叭喊又喊，
重炮大队前边走，
后边跟着坦克团。

再就数那轻骑兵，
千万条游龙一阵风，
高山流水哗啦啦响，
前征的路上马蹄忙。

（吕剑：《队伍队伍向南开》 《新诗选》第三册第 207-208 页）

从那乌拉山直到多瑙河，

一直到那一条大河，
摇摇晃晃地，浩浩荡荡地，
各种军队在蠕动着。
白色的帽缨在迎风摇曳，
好象草原上的茅草，
五色的枪骑兵扬起尘土，
在那里飞快地奔跑。
战斗大队在一行一行地
很快地密集地行进，
在大队前面是旌旗招展，
敲起了咚咚的鼓声。
炮兵排起了铜炮的行列，
也在突进着、轰鸣着，
导火线，象是面临着战斗，
已经冒着烟燃烧着。
久经战争风暴的磨炼的
那年老的白发将军
辉耀着他那炯炯的目光，
率领着他们在前进。
全军在行进着，声势浩大，
好象那暴发的山洪，
他们慢悠悠的直奔东方，
有如一朵朵的乌云。

（〔俄〕莱蒙托夫：《争辩》 《莱蒙托夫诗选》第 300-301 页）

（2） 宿 营

晚上露营，一觉醒来，大雪已把我们埋个严严实实。有些同志睡觉不注意，摊铺离篝火太近，火烤化了雪，半夜又冻成了冰，结果雨衣冻在雪地上，当枕头的干粮袋冻结在雨衣上，头发冻在“枕头”上，被子冻在

头发上，那才真叫冷。虽然如此，可大伙宿营时，总是把最暖和的地方让给别人。在旷野中，让别的同志睡中间，自己睡旁边；遇到有山洞时，让别人睡洞里，自己留在洞外，把外面的风雪留给自己，把自己的体温去暖和同志们。

半夜起来站岗，当你从棉被和皮大衣里钻出来之后，五官、四肢，好象立即由皮肉变成了石膏，一下子就麻木起来。开始，你感到冷气从袖口、下襟、裤脚里钻进来；不久之后，纽扣缝里，围着毛巾的脖子缝里，也受到了它们的袭击。渐渐地，它几乎可以从衣服的任何部分，无阻无拦地渗透进去。如果十分钟里你不想办法游动游动，这股冷风不仅可以透过衣服，而且简直可以从胸前吹进，穿过皮肉，从背上吹出来。（吴之南：《高原书简》《散文选》第 385 页）

我们出发以来要算今天住的地方最苦，同时也算最快乐！我们虽然是睡在地上，睡在草堆上如猪栏里的小猪一般，虽然蚊子咬出了我们的鲜血，虽然鸡屎牛粪染脏了我们的衣服，虽然有种闻所未闻的臭气塞住我们的鼻孔，有些见所未见的污物摆在我们的面前，然而我们精神之乐，竟战胜了物质之苦，我和老百姓们讲了许多痛快的话，我真的完全忘记了疲劳和痛苦。（冰莹：《从军日记三节》《中国报告文学丛书》第一辑第一分册》第 69 页）

山径的上上下下，都有冻得睡不着的人点起的篝火。他们围火坐着，低声谈话。四周太静了，谈话声虽然又低又远，我照样听得清楚。声音时近时远，忽高忽低，有时也象蚕吃桑叶那样悉悉簌簌。我仔细听来，它先是象如泣如诉的山泉，而后又象在远处喃喃自语的海洋。……（〔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第 357 页）

（3）演　练

在郭兴福做完单兵进攻示范动作以后，战士们两人一组开始了演习。……

“开始——”郭兴福一声口令发出，就见两个战士老虎出山般地从坟包后面跃身而起，杀气腾腾地向山上的“敌人”堑壕冲去。这两人是钱根苗和李伯英。象郭兴福刚才做过的那样，只见他两人一边向山上飞奔，一边连续开枪射击，一边从六十米外连续把手榴弹准确地投进“敌人”堑壕。连续射击和投弹都是在飞速奔跑中完成的。只见他们枪口火光闪闪，壕边胸靶纷纷倒地，壕内闪着手榴弹爆炸的火光，尘土滚滚而起，眨眼之间，钱根苗和李伯英已经喊着震天杀声冲上壕边，他们左右开枪打死了“残敌”，接着把雪亮的刺刀插进“敌人”的胸膛。“敌人”溃退了，他们向纵深追去。……从发起冲锋，经过百米左右由山下到山上的连续战斗，直至消灭“敌人”，总共才十几秒钟。真如闪电一般。（连云山等：《郭兴福和他的战士们》　《散文选》第 430-431 页）

双方端起枪来，一个虎视眈眈，一个微微作笑，同三年前一样。余伟上场就使出了专制大个儿的“掏下刺”，余明群挺枪相迎，刹那间，两杆枪电光石火般地交触了一下，又离开了。余伟只觉得虎口酥麻，一看，余明群仍是微微笑意，神态怡然。然而，这已经是一副重新锻造过的笑容，仿佛里面揉进了钢，透出冷静、坦然、对敌手的蔑视、对自己的刺刀深深的信任……余伟不敢莽撞，便固心于守。不想，余明群一个猛扑，那杆枪忽而骗上刺下，忽而左靠右打，余伟防不胜防，连连退却，差点被逼到场线外去。最后余明群奋起神威，一个“跳打刺”，那枪居高临下，竟如山一般沉，余伟挣不脱，防不开，只听得“呔嘿一咚！”余明群喉咙眼和余伟左胸护具上，同时迸出了一个音响。这回轮到余明群在余伟的护具上擂大鼓啦。这一枪实在漂亮，连中枪者也不禁叫道：“好枪！”

就这样，直杀了四盘十几个回合，余明群以三比一赢了余伟。（江奇涛：《我们的虎将笑微微》　《散文选》第 646 页）

（4）　阵地战

敌人一个营趁火力掩护向这面山岭上冲锋过来了，紧张的战斗开

始了。曹纬却沉着地两眼一瞬不瞬地望着走近来的敌人，他好象僵硬了，不发一枪，不扔一颗手榴弹。老战士赵树强、高维德都在悄悄地交头接耳嘱咐新同志："到时候跟我冲呀！"果然敌人喊着杀声奔跑着冲上山岭来了。曹纬看看时机已经到来，猛喊："刺刀，手榴弹，冲呀！"机枪班长早就忍耐不住了，这时首先端起机枪一搂扫死当头五个敌人。战士们跳起来冲下去，一时杀声、枪声、炸弹声响成一团。曹纬和战士们一齐冲下去，亲手打死一个扛机枪的，他夺得机枪，敌人溃退了。敌人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向这雪山上猛冲的时候，曹纬的头部负伤了，血流下来，他不曾为自己的血吓倒，就和不曾为旁人的血吓倒一样，他还是高喊着："守住阵地，打垮敌人！"他依然如故地在奋勇作战，火线上每个人都被他的顽强意志所感动了。他在阵地上象一面闪闪摇动的红旗一样，在这小小雪山上往返进行十六次反冲锋，任凭敌人怎样凶猛，曹纬的战士立着脚跟，就是一步不退。（刘白羽：《一个战斗英雄的传记》《刘白羽散文选》第 24-25 页）

勇士们的子弹打光了。蜂拥上来的敌人占领了山头，把他们压倒到山脚。飞机掷下的汽油弹把他们的身上烧着了火。这时候，勇士们是仍然不会后退的呀，他们把枪一摔，身上帽子上冒着呜呜的火苗向敌人扑去，把敌人抱住，让身上的火，也要把占领阵地的敌人烧死。……据这个营的营长告诉我，战后，这个连的阵地上，枪支完全摔碎了，机枪零件扔得满山都是。烈士们的尸体保留着各种各样的姿势，有抱住敌人腰的，有抱住敌人头的，有掐住敌人脖子把敌人揍倒在地上的，和敌人倒在一起烧在一起。还有一个战士，他手里还紧握着一个手榴弹，弹体上沾满脑浆；和他死在一起的美国鬼子脑浆迸裂，涂了一地。另有一个战士，他的嘴里还衔着敌人的半块耳朵。在掩埋烈士遗体的时候，由于他们两手扣着，把敌人抱得那样紧，分都分不开，以致有的把手指都折断了。……这个连虽然伤亡很大，但他们却打死了三百多敌人，更重要的，他们使得我们部队的主力赶上来，聚歼了敌人。（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第 48 页）

占领阵地以后，连长把连指挥所移到山顶上，命令我和另外几个同志留下坚守阵地，掩护其他同志夺取西面的13号高地……连长叶祖权的袖子挽得高高的，挥着拳头喊："同志们，一定要守住山头！"我说："你放心吧，有一个人就有阵地！"正说着，敌人就开始反扑了，步兵沿着13、14号山梁向我们冲上来。这些兔崽子还使用了六〇炮，"轰！轰！轰！"山头好象站不稳一样，直晃动，只有两丈多宽的山顶凹地，又是弹片又是硝烟又是尘土的，呛得人直咳嗽。"轰！"又是一炮，"连长！连长！连长！"我听见战友们哭喊着连长，知道他牺牲了——我们的好连长！我肺气炸了，挎起机枪，跳到战壕边上向下扫，"啾——"一颗子弹从耳边擦过，我赶紧跳进战壕，一摸耳根，红的，血！好险哪！不过，不要紧，耳朵还在呢。

我们居高临下，把南边的敌人打退了，西边的敌人又爬上来，又有同志负伤了，敌众我寡，怎么办？紧急之中，我忽然想起了电影《英雄儿女》中的王成，赶紧把缴获的和烈士留下的枪收拢来，在山顶的正中和山头环形堑壕的东、西、南三面摆上三挺轻机枪、两支冲锋枪，随身背一支半自动步枪，敌人从哪一边上来，就抓起那一边的火器扫射。敌人爬上来了，先不管它，等它靠近了，我抓起机枪，咬着牙，"嘟嘟嘟……"打倒他三两个，其他的就连滚带爬地回去了；这边刚打退，那面的敌人又靠近了，我急忙猫着腰，沿着战壕跑过去，抓起机枪狠扫……敌人搞不清山头有多少兵马，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了。就这样，我象个消防队员救火似地东奔西跑，越打越顺手，越打越痛快，敌人的几次冲锋都给我们打退了。（雷铎：《从悬崖到坦途》《起飞的浩歌》第202-203页）

（5）攻坚战

"无论如何要夺取娄山关！"这是自高级首长以至普通的战斗员全体一致的意志。

右翼的山，一律是悬崖绝壁；中间马路，敌人火力封锁了；左翼的山，虽然无路，然而还可以爬。先派一个坚强而又机动的连，由最左翼迂回到娄山关之敌的侧右背。主力则夺取可以瞰制娄山关的点金山。

点金山高、尖、陡、大，不易攀登，足以使敌人有恃而无恐。

限黄昏前后夺下娄山关！这是命令，也是全体红色健儿的意志！抢山，夺下点金山，这一艰巨的任务给了第一营。

第一梯队进入冲锋出发地，第二梯队在不远的荫蔽地集结，火力队位置于指挥阵地中对着敌人猛烈射击。冲锋信号发出了，喊声如雷，向着敌人的阵地扑过去，一阵猛烈的手榴弹，在烟尘蔽天一片杀声中夺得了点金山。

登临点金山顶，可以四望群山，娄山关口也清楚地摆在眼前，敌人一堆一堆地在关的附近各要点加修工事。娄山关虽然不远，然而仍须翻过两个山头，而这两个山头都被敌人占据着，机关枪连续地向着我们射击，这是敌人最后挣扎的地方了。

将近黄昏，加以微雨，点金山的英雄们并未歇气就冲下去。疲乏、饥饿控制着每一个人，然而并未减少他们的勇气。在团首长直接领导之下，组织了冲锋，配备了火力。一阵猛烈射击，一个跑步，敌人后退了。但不等你稳固地占领这一阵地，他们又呐喊着反攻回来了，阵地又被敌人所恢复。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终究不能奏效。大家看得清楚，有一军官，在后头督队（以后俘虏说是个旅长）。他的士兵坍下了，又被他督上来。他异常坚决，马鞭子赶，马刀砍，士兵们只得垂头丧气地跑回来。

“弟兄们，打死压迫你们的官长啊！”

“白军士兵们，你们拚命，为的哪个呢？看你们官长，再看看你们自己！”

红色战士们于冲锋之后休息的空隙，向着白军弟兄们喊话。

“打死他，特等射手！”指挥员的命令。于是集合了四、五个特等射手，集中向着那位官长瞄准。一声“瞄准——放！”军官倒了。冲锋部队乘机冲上去。敌人好象竹竿之下的鸭子，呼哈、呼哈地滚下去了。

娄山关的整个敌人，因之动摇，自取捷径各自逃去。

娄山关占领了！娄山关是我们的了！（彭雪枫：《娄山关前后》《中国报告文学丛书》第一辑第一分册第252-253页）

第二仗打响了。我们连顺着山梁，向敌人的最后据点——14号高地发起强攻。这是敌人最重要的核心阵地，主峰顶上，一圈环形战壕串着一串坚固的“A”形工事。一挺重机枪死死地卡住山梁，不敲掉它就上不了顶峰。第一个战友刚冲到封锁线，就负伤倒下；第二个又冲上去，又倒下了……指挥所首长在报话机里焦急地询问着战况。怎么办？怎么办？？为祖国献身的时刻到了。

我反复琢磨着敌人的弱点，偷偷从右翼摸到它的鼻子底下，把轻机枪瞄准了敌人重机枪的射孔，心里说：“老小子！我一扣扳机，就叫你跟你老祖宗团圆去！”没料到，重机枪有铁挡板，“当当当”，弹头全打在挡板上。鬼东西发现了我，马上掉转枪口向我扫射。我的周围是一片平地，进不得退不得，“啾啾啾”，弹头在我身边乱窜，把一截小杉木穿得跟蜂窝差不多。我那时心里反倒很冷静，只是想：看来，今天要“光荣”在这里了，“光荣”就“光荣”，战友们会替我报仇的；就是太便宜了这帮王八蛋！应该想办法活着，多消灭它几个！……难道没有别的招数了吗？——欸！电影上不是有装死的镜头吗？我也试试看，反正豁出去了……正在这时，一颗子弹打在我的枪腿上，机枪跳了起来，我趁势把枪一翻，枪腿翘得老高；我的脑袋也趁势触到地下，右脸贴着地皮……

果然，兔崽子不打了，掉转枪口去打左边。他以为老子死了哩，没那么容易！我听到背后远远的有人喊我，哈！连战友们也以为我真的“光荣”了。我睁着贴地的那只眼瞅着敌人的动静，偷偷又把机枪转回来，悄悄换上新弹盘。刚好，就在这时，敌人停射换弹链了，副射手露出了脑袋。好！龟孙们，现在轮到我来收拾你们了。我一扣扳机，那个敌人就见阎王去了。

我乘机向上飞跑了几步，跃上敌人的山头主战壕，和敌人短兵相接了。一个敌兵站在战壕上，举着手榴弹正要向下扔，看样子就是刚才的重机枪手，我来不及瞄准，只好把机枪抵在腰上，横着摇了两摇，这家伙就四脚朝天掉到战壕里去了。我的西面，一位战友刚冲到壕前就倒下去了，我发现了打枪的那小子，机枪马上又向西一摇，又撂倒了一个……

这一段，打得很残酷。我们的班长、排长都先后负伤抬下去了，我

只好接替了指挥，和兄弟班排一起肃清顶峰的残敌。敌人这个最顽固的据点，终于被我们攻下了，阵地上一片欢呼……（雷铎：《从悬崖到坦途》《起飞的浩歌》第208-209页）

（6）肉搏战

田单乃收城中得千余牛，为绛缯衣，画以五彩龙文，束兵刃于其角，而灌脂束苇于尾，烧其端。凿城数十穴，夜纵牛，壮士五千人随其后。牛尾热，怒而奔燕军，燕军夜大惊。牛尾炬火，光明炫耀，燕军视之，皆龙文，所触尽死伤。五千人因衔枚击之，而城中鼓噪从之，老弱皆击铜器为声，声动天地。燕军大骇，败走。齐人遂夷杀其将骑劫。燕军扰乱奔走，齐人追亡逐北，所过城邑，皆畔燕而归。（司马迁：《史记·田单列传》第2455页）

院子里闹翻了，火堆踢的扬起来，窗格子（鬼子拆下准备烧火的）踩烂了，明晃晃的刺刀“乒乓地”响着、飞着。

崔大嘴紧闭着嘴巴，和坦克一样冲散着敌人，将鬼子的刺刀拨的跳起舞来，他一口气刺倒了两个鬼子。

吴刚的力气不知从哪来的那么大，他的苍白的脸上象崖石一般森严，他从鬼子军官的心窝里拔出刺刀来，向着旁边的鬼子就刺。有一次，鬼子两把刺刀朝他杀来，一把朝着他的脸，一把朝着他的腰，几乎没有法子同时招架，但是吴刚灵巧地一闪身，两把刺刀从他衣服和脸皮边过去，他顺势给一个站不住脚的鬼子一刺刀，鬼子“哇哇”了一声。另一个鬼子收回刺刀，第二次向吴刚刺来，但是这家伙却被吴刚身旁的李排长扎了一个窟窿。……（周元青：《解救》《散文选》第四册第142-143页）

当刘四虎只身同十几个敌人拚刺的时候，旅政委余秋里同志在山下拿着望远镜，目睹了战斗经过：十几把刺刀，围着刘四虎打转，呐喊声没有了，爆炸声不见了，有的是出奇的静。刘四虎安如泰山，左右观察，

十分自如，他瞅准机会，突然一个猛扑，只见寒光交错，铁血相迸，敌群中顿时少了一把刺刀。刘四虎拔出刺刀，迅疾跃退两步，站定下来，又是一阵僵持。那帮饭桶们刺刀上硬是没钢，再没一把敢冒命贴上去。于是，刘四虎如法炮制，一连捅死了七个敌人……（江奇涛：《我们的虎将笑微微》《散文选》第644页）

火线上一棵树中了二百五十颗子弹，另一棵中了一百一十颗。三十匹战马倒毙在农民拉梅尔家的牛栏内。他亲眼看见两个骑兵在徒步搏斗，最后同归于尽，脚挨脚地横尸地上。一名弗吉尼亚军士兵和一名第三宾夕法尼亚团的士兵在马上厮杀，彼此用军刀砍向对方的头和肩，然后扭作一团，马从他们胯下跑掉了。最后发现两人都僵硬地死在地上，各自紧紧地抓住对方，手指上满是血污。

同盟军的步兵抢走了联邦军的大炮，联邦军的步兵又重新夺了回来。在圆顶山、小圆顶山和克尔普山上，开枪和中弹的人喊声连天。开满白雏菊的草地上布满了马匹践踏的蹄印。死伤遍野，伤者和死者横七竖八地叠在一起，片刻间就是一小堆。在蓄奴州境外打的第一仗就这样宣告结束了。（〔美〕卡尔·桑德堡：《林肯传》第331页）

在一片玉米地和一座白色小教堂的周围，沿着一座石桥和一条牛群踩出的草原小道，骤然刮起了战争的风暴。约瑟夫·胡克将军骑马冲杀在风暴的最猛烈处。他在谈到这个场面时写道："战场北边和大部分地区的玉米秆全都象用快刀削过似的，成排躺着的尸体就象片刻之前站着的队列一样整齐。"胡克从马鞍上滚落下来，一只脚鲜血直流。在同盟军方面，亚拉巴马州的盖尔上校被包围了，他拔出左轮手枪，向士兵们喊道："弟兄们，我们被人从侧翼包围了，让我们就在这儿战死吧。"他浑身被子弹射穿得象筛子似的躺倒在地。军官们在横七竖八的尸体中择路而行，有个受伤未死的人叫喊道："别让你们的马踩着我！"（〔美〕卡尔·桑德堡：《林肯传》第250页）

当两队人马渐渐的走近来，变得互相缠结的时候，一次长久的零星

的搏斗便开始了。……长矛的折断声，钢甲的撞击声，及马蹄的杂沓声，一时均乱糟糟的震响着；骑马的人被打倒地下，有的就永远这样躺着了，有的则还能挣扎起来，拔出短刀作战，步兵则拿着利刃与斧头从骑兵后面钻出阵前。……这一场混战渐渐地发展为乱戳的肉搏了。……

在那两位敌对的国王的旗帜于一片钢的波浪上来回飘扬的地方，战争总是最为剧烈的，喊声也更响，流的血也更多，堆起的尸骸也更高。在左面作战的是西班牙的红衣主教，他的长袍已经扯得粉碎，而且醮满了血，在薄暮的阴影中看去，简直是变成黑色的了；他勇猛得象一头老虎一样，拚死地冲入葡萄牙人的行列中去，将左右的人乱砍着。在右面，则有若望爵士的炮队在轰袭，那回声从河岸上一直震荡到对面的岩边，随后他的毛瑟枪队又劈劈拍拍的响起来。佛南陀的六队由加里西亚人及阿斯土里斯人组成的骑兵溃退了，那个不肯放松的葡萄牙王子便将他们追着。（〔美〕华尔希：《西班牙女王伊萨白尔传》第67-68页）

白色的阳光照在高高的山上，
在那里，剧烈的战斗正在进行。

近傍，那青铜的军号悲壮地响起，
冲锋的军号，以庄严的声音，鼓舞我们的士兵。

一个青年，我们团里的一个新兵，
飞似地前进，子弹在脚下扬起缕缕烟尘。
而在山岩后，一个日本军曹迎上来。

于是开始了惊心动魄的肉搏战！
军号还在吹，山谷震响着喊杀声……

交锋几个回合，那青年猛力刺了一刀，
敌人来不及回避，也把刺刀迎面刺来，

两把刺刀同时刺入两人的胸膛，
两个人全静止般地对峙着，呵！决死的斗争！

只因为勇士的刺刀比日本人的刺刀短几分，
才没叫颤栗的敌人倒下来，
我们的勇士没有时间思索，有的是决心，
他猛力把胸膛往前一挺，让敌人的刺刀穿过背梁，
勇士的刺刀同时深深地刺入敌人的胸膛，
敌人倒下，勇士站立着。山谷顿时寂静！

（蔡其矫：《肉搏》　《新诗选》第三册第 327 页）

你们没有见过这样的激战！……
旌旗阴影似地在空中招展，
　　炮火照亮了浓烟，
刀剑铿铿作响，霰弹在嘶鸣，
战士的手臂杀得感到发酸，
死尸堆积成山，它阻挡住了
　　凌空疾飞的炮弹。

那一天敌人才算多少尝到
我们英勇的搏斗和白刃战
　　是怎样一种味道！……
大地在震动——象我们的胸膛，
人马搅成了一堆，不得开交，
千百门大炮都在同时轰鸣，
　　汇成漫长的怒嗥……

（〔俄〕莱蒙托夫：《波罗金诺》
《莱蒙托夫诗选》第 175-176 页）

（7） 战 后

走到通湘门的时候，城门是闭着的，城门外也还横着好些尸首，有些是我们自己的人。我冒着那浓烈的尸臭，在一些死尸间向那城门走去，在那城门洞下也横陈着好几个尸首，都是穿着革命军的军服的。尸首大都偃伏着，其中最把我打动了的，是靠着城门洞的左壁坐在地上的一个，两手叉着，头部是折叠在胸上的。这些阵亡了的勇士不用说都是受了重伤，爬到了这城门洞口来暂时躲避敌人的弹雨的；但他们的伤害很重，就要乘着夜阴爬回自己的本营都不能够办到，便睡的睡着，坐的坐着，整整地在那儿饿死了。想到他们的彻骨的疼痛，想到他们的焦灼的饥渴，想到他们的绞心的忧虑，忧虑到自己的生死和留在故乡的家族，禁不住有灼热的眼泪在眼睛里涌。但我那时候的感触却是没有流于感伤；因为我觉得他们的死是光荣的。他们的血是有代价的，他们是死得其所，是死而无憾。（郭沫若：《北伐途次》《中国报告文学丛书》第一辑第二分册第302-303页）

夜间没有秩序的队伍，摆在马路上，活象发了大水的河，前呼后流，向遵义行进。虽然打了一天的仗，翻了一天的山，而且又要走夜路，可是并没有谁觉得疲劳，胜利的欢喜挂在人们的面上。马路两边的山谷里，反应着歌声、吼声、笑声，前后左右绞在一起，成了一窝蜂。人们简直疯了。（彭雪枫：《娄山关前后》《中国报告文学丛书》第一辑第一分册第255页）

战斗一共继续了四天四夜，以后便是安静的戒严状态；街道仍然封锁着，很难得看见一辆马车；傲慢的国民军兵士们脸上带着残暴和愚蠢的凶恶表情，守护着他们的店铺，拿枪刺和枪托来威吓人。一群一群喝醉酒的凯旋的青年机动队在街上游行，唱着为祖国死，那些十六七岁的小孩夸耀着他们手上染着哥哥们的血；小资产阶级的女子从她们的柜台后面跑出来，把花抛给这班战胜者来祝贺他们。加威聂雅克把一个

屠杀了几十个法国人的坏蛋放在他的马车里到处展览。资产阶级胜利了。然而在城外圣安东乡的房屋仍然在冒烟，炮弹打坏的墙壁倒塌了，房间的内部暴露出来，给人看见石头上的伤痕，残破的家具还在燃烧，穿衣镜的碎片还在发光……屋主到哪儿去了呢？居住的人到哪儿去了呢？没有一个人想到他们。……人在有些地方撒灰沙，可是血迹还看得见。国葬院附近不许人通过，因为国葬院被炮弹打坏了；大街上张着帐篷，马在啃香·热里热大街上平日小心培养的树木；在公果尔德广场上到处都是干草、胸甲骑兵的胸甲和马鞍，兵士们在推勒里王宫花园内墙边煮汤。便是在一八一四年巴黎也没有见到这种景象。（〔俄〕赫尔岑：《家庭的戏剧》第 8-9 页）

一片死树林，那是被轰炸烧焦了的。有一处，所有的树都被连根拔了起来。树林的边缘有株白桦树，树皮上尽是些斑点、括弧、小线条、小点点之类，使人觉得那是一篇速记的原稿。这儿就是他的生活的全部的历史。现在，这段记录已经零落得只是些残字断句：有的烧成了炭，有的成了碎片，有的完全消灭……（〔苏〕B·英倍尔：《列宁格勒日记》第 4 页）

混乱的状况越来越难以描绘了。所有的街道上、庭院里都停放着被抛下的汽车，有些装满了指挥部的材料。红军战士正在把这些废物往下搬，以便使用这些车辆。于是，这些公文纸张、簿子和往来信件随着冰冷的寒风在全村飘舞起来。草原上布满了德文报纸和杂志。满街满巷都是邮局尚未寄出的信件，还有领饷证和国防军证、淫秽的小说、风景明信片、战地服役守则、国防军总司令部的命令、德国钞票。坦克车从“元首”的自传、罗森贝格和荣伊宣扬谬论的书以及别的废物上驶过。（〔德〕魏纳特：《斯大林格勒回忆录》第 99 页）

在这些废物之中躺着死人，奇形怪状地蜷曲着。眼睛和嘴巴由于惊恐而张开着，身子冻得僵硬，头骨破裂了，内脏拖露在外面，大部分在手脚上捆扎着纱布，还浸透着治冻疮的黄药膏。这些人骨瘦如柴，躺在

野战医院的草褥子上，死神还未曾把他们完全结果了。这些都是害了冻疮的病人，残废的和半死的人，在逃命时没有人再来关心他们。他们就躺在那儿，这些被酒气熏天的“先知”赶到“上帝所许诺的国家”里去的可怜的丐骑士。异邦的风在他们流血的耳旁吹动着宣传队的公文夹子。（〔德〕魏纳特：《斯大林格勒回忆录》第100页）

再回过头来看看葛提斯堡。笼罩坎伯兰山脉的苍烟已渐渐暗淡，最后是一片朦胧的暮色，夜暮降临了。月亮升起来了，温柔的黄澄澄的月光慈祥地抚摸着战士们的新坟和乡亲们的旧墓，以及由于军情紧急而来不及掩埋的死马的残骸。《纽约先驱报》记者徘徊在墓地中，写下了他送往报社的文稿。文稿是这样结尾的：“空气、树木、坟墓，一切都悄然无声，连那些搜寻残物留作纪念的人也都已离去。这里的士兵再也不会在起床号中惊醒过来了。”

在那个地方，在许多农舍的寂静的墙角里，都有一座高高的古老的时钟，它们从容不迫地滴嗒滴嗒地报道时刻。不管那果园里是嫣红盈梢还是冰凌坠枝，不管外面是时逢春播还是节当秋收，不管是淫雨霏霏还是久旱成灾，也不管人们在生老病死，那钟摆总是从容不迫地滴嗒滴嗒地由左摆到右，由右摆到左。

那钟面最熟悉一个孩子的一双眼睛，因为他常常倾听着它那滴嗒之声，并学会了识别长针和短针。随着钟摆年复一年的摆动，这孩子也一年年地长大成人，离家远去。屋子里的人都知道，那古老的时钟还依然留在原处，而这孩子却再也不能重返旧居，向它凝望和发出“现在是什么时间”的问题了。

在这一行行的无名英雄的墓穴中，在葛提斯堡的这个神圣的最后安息地，这孩子将永远长眠。他为什么要离家远去？为什么再也不能重返家园？追根溯源，就是那军旗和战鼓之谜，是个人在国家的命运中犹如沧海一粟之谜，是血肉之躯被人为的硝烟弹雨所吞没之谜。（〔美〕卡尔·桑德堡：《林肯传》第367页）

刺鼻的是难闻的焦枯气味。

触目的惟有一片残破与荒凉，
风来扬起阵阵的灰，
云浓日暗惨无光。
我们如来到古国的废墟，
我们如来到寂寥的墓场，
摧残，颓唐，
枯槁，灭亡，
我们在这里清楚地，
认识了那四位魔王。
这一顺倒塌的是谁家的墙？
这阶石烧黑的是谁家的堂？
这雕镂的铁片是谁家的楼阑？
这焦黑的木块是谁家的屋梁？

（叶绍钧：《浏河战场》 《新诗选》第一册第229-230页）

他们在荒凉寂寞的战场上躺了一地。
他们的血在地上形成一片沼泽；
丑陋的秃鹰搜索着他们那摊开的肚肠；
他们的尸首散布在草坪上，冷冰冰的，
黑漆漆的，歪扭着，怪可怕的，
有着被雷电击毙的人身的各种形体；
他们的脑盖象一块顽冥的石头；
雪花用洁白的尸布将他们裹了起来；
可以说他们那僵硬的、拘挛着的古怪的手，
还在努力举起利剑来驱逐敌人；
他们的嘴不说话，他们的眼睛没有光；
在这一动也不动的狰狞的睡眠上，
黑夜悠悠地走过；
即使那装在铁丝网里用骡马拖着示众的尸首，
也不曾有他们那样多的伤痕和裂口；

在他们的尸首底下，蚂蚁和幼虫纷乱地爬着；
他们的身子在泥土里陷进去了一半，
好象海洋上一只正要沉下去的破船；
他们的骸骨上面遮盖着溃烂的肌肉和阴影，
就象以西结试图使之复活的成千成万的骷髅；
在他们身上到处可以看见炮弹炸开的裂口、
大刀砍破的伤痕和长矛戳开的窟窿；
凛冽的寒风从沉寂的地面上呼啸而过；
他们躺在阴湿的天空底下，赤裸裸的，血淋淋的。

（雨果：《国殇》 《雨果诗选》第 87 页）

（8） 溃 退

秦兵逼肥水而陈，晋兵不得渡。谢玄遣使谓阳平公融曰："君悬军深入，而置陈逼水，此乃持久之计，非欲速战者也。若移陈少却，使晋兵得渡，以决胜负，不亦善乎！"秦诸将皆曰："我众彼寡，不如遏之，使不得上，可以万全。"坚曰："但引兵少却，使之半渡，我以铁骑蹙而杀之，蔑不胜矣！"融亦以为然，遂麾兵使却。秦兵遂退，不可复止。谢玄、谢琰、桓伊等引兵渡水击之。融驰骑略陈，欲以帅退者，马倒，为晋兵所杀，秦兵遂溃。玄等乘胜追击，至于青冈，秦兵大败，自相蹈藉而死者，蔽野塞川。其走者闻风声鹤唳，皆以为晋兵且至，昼夜不敢息，草行露宿，重以饥冻，死者什七、八。初，秦兵少却，朱序在陈后呼曰："秦兵败矣！"众遂大奔。 （司马光：《资治通鉴·肥水之战》 《古代散文选》第 241 页）

进，与操遇于赤壁。

时操军众已有疾疫，初一交战，操军不利，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将黄盖曰："今寇众我寡，难与持久。操军方连船舰，首尾相接，可烧而走也。"乃取蒙冲斗舰十艘，载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旌旗，豫备走舸，系于其尾。先以书遗操，诈云欲降。时东南风急，盖以十舰最著前，中江举帆，余船以次俱进。操军吏士皆出营立观，指言

盖降。去北军二里余，同时发火，火烈风猛，船往如箭，烧尽北船，延及岸上营落。顷之，烟炎张天，人马烧溺死者甚众。瑜等率轻锐继甚后，雷鼓大震，北军大坏。操引军从华容道步走，遇泥泞，道不通，天又大风，悉使羸兵负草填之，骑乃得过。羸兵为人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众。刘备、周瑜水陆并进，追操至南郡。时操军兼以饥疫，死者太半。操乃留征南将军曹仁、横野将军徐晃守江陵，折冲将军乐进守襄阳，引军北还。（司马光：《资治通鉴·赤壁之战》《历代散文选》第269页）

山崩地裂似的一声号炮响，接着是霹雳般的吼叫："黑旗来啦！"

洋枪队拨转马头便跑，但自相拥挤，自相冲撞，乱做一团，逃不出去，便鬼哭狼嚎地叫嚷起来。

"黑旗来啦！"吼声就在耳边了，但不见人影。只见长长的竹竿矛象长蛇似的直钻进来。

洋枪队无计可施了。胆大的，举枪要放，被竹竿矛一搅，子弹向了天；胆小的，枪在背上，都忘了取。竹竿矛往前一捅，便翻下马去；竹竿矛往后一拖，便栽下马来。乖觉的，早跳下马去叩头饶命；机伶的，也撤出重围，策马逃生。（陈白尘等：《宋景诗》《中国电影剧本选集》第501页）

就在敌人这样朝令夕改，自我揉搓之下，三十二师向北前进中，已被我歼灭了一部，等他到了六营集之后，他们带来的惊恐也就立即传染了七十师。加上六营集同样狭窄得可怜，突然挤来这么一群残兵败将。一时人马相踏，车炮冲撞，乱成一团。于是他们便急忙向南突围。正在这时，我军发起了总攻。敌人一出六营集，就遭到了我军迎头痛击。许多官兵突然中弹倒毙，队伍大乱。我军从四面八方猛压过去，只听得一片人喊马叫，枪炮齐鸣，敌军纷纷扔下武器向高粱地里乱钻起来。炮车、弹药狼藉遍地，无数的骡马乱窜乱跳，有些敌人一跌倒，来不及爬起就被人马活活踩死。就这样，蒋匪的所谓两个整编师，刹时变成了我们庞大的俘虏群。在六营集东南的大洼地里，我军整整捕捉了一夜的俘虏。（曾克：《无敌的力量》《曾克散文选》第33-34页）

十一 争斗类

（1） 殴 斗

拉思伯恩少校从椅子上一跃而起，只见一个陌生家伙手攥匕首向他猛扑过来，就象一头张牙舞爪、活蹦乱跳的野兽，一只来势凶猛的老虎，一只披着人皮的猞猁。他光着头，露着乌黑发亮的浓发，没有胡须的脸上杀气腾腾，闪动着一双凶狠发光的眼睛，身上穿着一件黑色便装。他恶狠狠地对准拉思伯恩的心窝猛刺过去。拉思伯恩用右上臂挡开刺来的匕首，手臂上挨了深深的一刀，他便向后晃了一晃。那个恶虎般的陌生人乘机跨上包厢的围栏。这时拉思伯恩已恢复过来，便又向陌生人直扑过去。那个人发觉拉思伯恩的一只手在后面拽住他，于是又转身向拉思伯恩猛刺一刀，随后纵身往下跳。但装饰包厢的联邦锦旗缠住了他的马靴上的马刺，使他失去了控制。他也许是从十英尺高的地方跌到舞台上的。他左脚落地，离脚踝稍微上面一点的胫骨折断了。一些人听到拉思伯恩在喊“逮住那个人！”许多人看见有个人从前排座位跳上舞台，一边追赶那个神秘的陌生人，一边喊道“逮住那个人！”可是陌生人从跨上包厢围栏跳到舞台上直至逃脱，前后还不到半分钟。

陌生人以惊人的速度从两个演员之间冲过舞台，穿过一个入口处，从距入口处四十英尺的一扇通往一条胡同的小门逃了出去。胡同里站着一匹栗色骏马，一个反应迟钝的仆役握着缰绳站在那儿。陌生人一脚把仆役踢开，翻身上马。人们听见马蹄在石子路上奔跑的嗒嗒声，一会儿就消失了。（〔美〕卡尔·桑德堡：《林肯传》第 571-572 页）

看哪，两人默默地后退了几步，
这一场武士的格斗就此开幕。

这时候基里别叶维奇挥起拳头
先向商人卡拉希尼珂夫打去，
恰好打到了他的胸膛当中——
年轻的勇士胸膛上咚地一响，
斯节班·巴拉莫诺维奇晃了晃身，
他宽阔的胸前挂着个基辅造的
带有殉教者遗殖的青铜十字架，
十字架被打弯了，扎进了前胸；
鲜血象露珠般从十字架上流渗；
斯节班·巴拉莫诺维奇想了一想：
“命中注定三更死，没法挨延到天明，
为了正义我将坚持到最后一瞬！”
他摆好了姿势，使出灵巧的一着，
抖擞起浑身的力，鼓足了浑身的劲，
向着他恨得要死的仇人打去，
一拳下去，正好打中了他的左鬓。

（〔俄〕莱蒙托夫：《沙皇伊万·瓦西里叶维奇、年轻的近卫士和勇敢的商人卡拉希尼珂夫之歌》　《莱蒙托夫诗选》第 449-450 页）

（2）人兽斗

寄乃告请好剑及咋蛇犬。至八月朝，便诣庙中坐，怀剑将犬。先将数石米餈，用蜜剹灌之，以置穴口。蛇便出，头大如囷，目如二尺镜，闻餈香气，先啖食之。寄便放犬，犬就啮咋；寄从后斫得数创。创痛急，蛇因踊出，至庭而死。　（干宝：《搜神记·李寄》　《历代散文选》第 57 页）

少时，一狼径去；其一犬坐于前。久之，目似瞑，意暇甚。屠暴起以刀劈狼首，又数刀毙之。方欲行，转视积薪后，一狼洞其中，意将隧入以攻其后也。身已半入，止露尻尾。屠自后断其股，亦毙之。乃悟前狼

假寐，盖以诱敌。（蒲松龄：《聊斋志异·狼》《历代散文选》第390-391页）

两牧竖入山至狼穴，穴有小狼二，谋分捉之。各登一树，相去数十步。少顷，大狼至，入穴失子，意甚仓皇。竖于树上扭小狼蹄耳故令嗥；大狼闻声仰视，怒奔树下，号且爬抓。其一竖又在彼树致小狼鸣急。狼闻声四顾，始望见之；乃舍此趋彼，跑号如前状。前树又鸣，又转奔之。口无停声，足无停趾，数十往复，奔渐迟，声渐弱；既而奄奄僵卧，久之不动。竖下视之，气已绝矣。（蒲松龄：《牧竖》《历代散文选》第395页）

话音未落，猎犬在洞口就汪汪地叫起来。哼哼哼，窜出一条象牛一样高大、足有四五百斤重的野猪来。它身躯高大，嘴巴比家猪还长，长着两颗长长的獠牙，哼叫着直向猎犬扑去。乌热布"当"地一枪，那个野猪"扑登"一下，应声而倒，趴在雪地上不动了。我兴奋地用鄂温克话对乌热布喊了一声："呵雅，瓦卡！"（好啊，打死了！）乌热布还在推子弹，我冲上去。乌热布粗暴地不知对我喊了一句什么，我离野猪也就有五六步远了。说时迟，那时快，那个野猪"呼"地一下子从地上爬起照我冲过来，我心里一阵紧缩，眼前一黑，枪也来不及开了，原来这个狡猾的野猪并没有死，而是趴在地上装死，伺机反扑。在这紧急关头，乌热布大概是不便开枪，已冲在我和野猪中间，只见他把我一把推倒，乌热布两腿腾空跳起，躲过了野猪那电刀子似的獠牙，骑在野猪背上，一面大喊："上树！"一边死死地抓住长长的猪鬃。我几乎是爬着抱着树噌噌地攀了上去，我掏出枪瞄准，心发颤怕打不准伤了乌热布，不知所措。库列看到自己的主人处在危急时刻，就拚命扑上来一口咬住野猪的后腿。这个野猪非常凶猛，有力气。它发出一种"嗷、嗷"的叫声，用它那两把电刀子似的獠牙，向左刺，向右刺，向上刺，想把骑在它身上的乌热布刺死。刺不着，咬不上，就往前窜，猛撞我爬上的那棵松树，差点把我撞下来。野猪吼叫着，一个劲猛撞，落叶松簌簌直抖，我紧紧地抱着树干。这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搏斗。乌热布处在危险中，如果有一丝一毫的胆

怯和缺乏机智，就会从野猪背上跌下来。只见乌热布摘下腰上猎刀，猛地向猪脖颈下的胸窝刺去，野猪吼叫了一声倒在地上，……。（王平：《凶猛的野猪》《猎村纪事》第187-188页）

“快掩蔽，这是一只合克（公熊）。”几个人迅速形成了包围圈，伏在楞场四周的灌木里。我听到呼呼的粗喘声，难道又是熊和狼打架吗？我心里又敲起了小鼓。不知是天冷还是害怕，真觉得一股寒气袭上心头。我学着乌热布的样子匍匐前进，爬着爬着，爬到一棵大松树跟前。乌热布悄悄告诉我：“我一开枪，熊立即会向这边扑来，你就上树，我迎风往东跑；它头上的毛很长，迎风一跑就把眼睛挡住，看不清前面的东西，我再突然转一个弯，绕回大树下；熊寻找我的时候你和大家一起朝熊开枪；注意打熊胸口上的那撮白毛，那是熊的心脏。”乌热布和大伙打好招呼（看来都有经验了），我就往树上爬，大概是太紧张了，弄断了发脆的树枝，咔嚓一声响，熊呜地叫了一声朝我扑来。乌热布的枪响了。熊吼叫一声，打了一个趔趄，显然没击中要害，向乌热布跑的方向窜去。乌热布精灵得象一只山鹰，迎风向东跑了几步，一个急转身，回到原来的松树下。看来熊是很容易生气的，又是个有勇无谋的笨家伙，他还没有判断开枪的人现在正在哪里呢，几支枪同时响了。熊又剪起前腿一纵，呜地叫了一声，倒在雪地上。“打死了，熊被打死了！”（王平：《猎熊》《猎村纪事》第180-181页）

“呼——”一阵腥风迎面扑来。鲁勒呼一抬头，两道绿幽幽的亮光直刺瞳孔。他暗叫一声不好，一把将身后的新战士陈新按到地上，自己侧身一闪，避到一棵树后，同时叫了一声：“老虎！”

他的叫声还没落地，“嗖”一声，一个庞然大物落了下来，掠过了陈新的身后。鲁勒呼眼明手快，迅速转过身来，“唰”地挥起开路用的长刀，朝老虎的后脑便劈了过去。但是，老虎不见了，劈出去的刀已收不回来，“咔嚓”一声，一棵碗口粗的小树砍成了两截，“哗啦啦”撒落一身雨水，紧接着树倒的声音。突然，山谷里又发出一声“呼哗——嗤啦”的长响。

鲁勒呼和陈新都愣了一下：怪了，是啥声音？鲁勒呼伸手朝前一探，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气；再往前跨几步，便是一个黑洞洞的万丈深渊。那"呼哗——嗤啦"的声音，原来是老虎掉到深渊里去了。（李钧龙：《在丛林地带》《散文选》第454-455页）

太阳落山之前，老猎人又发现了一只很大的黑熊。他非常高兴，出人意料地竟敢脱光上身去撵黑熊。老猎人缓慢地绕到黑熊前面大约六七公尺的地方，大喝一声。黑熊被这突兀其来的喊声惊住了，猛地一下站起来。老猎人就在黑熊站起来的一刹那，举枪向黑熊的前胸猛射，黑熊中弹倒了下去。但是老猎人并没有马上到黑熊跟前去，而是伏下身来等待，过了很久很久，黑熊挣扎着站起来，又倒下去，又站起来，又倒下去。这时，猎人们才扑到黑熊跟前，去拖那笨重的野物。（亚影：《摩天岭》《甘肃散文特写选》第82页）

我们顺利地到达了山背后广阔的平地上，在阿尔卑斯山麝香草的芳香中来回奔走。这正是麝香草花盛开的季节。密密丛丛的麝香草高齐人膝，把宽敞的平地装饰得象一片紫色的花的海洋。在这个大海洋中只有偶尔几处露出巨大的岩石。突然间我们听到一声响亮而锐利的惊叫声。这是司徒卢威太太，她刚才还在高高兴兴地唱歌，这时候骇怕得脸无人色，拚命地奔跑过来："救命呀！牛来了！"果然，在她后面百步远的地方出现了"那头牛"。它把牛尾翘得高高地飞奔而来。"赶快扔掉你的阳伞！"我朝着她喊道。显然是她那把火红色的阳伞惹起了这场可怕的意外。说起那把阳伞，以前就被经常用来象征红色共和国，从而激怒过好些留恋秩序井然的生灵。可怜的阿玛丽爱简直是太骇怕了，以致听不见我的劝告。我是靠她最近的一个人，因此赶紧跑过去将她那把倒楣的阳伞扔掉，并且选了一处石岩让她登上去躲避。不一会，我们都登上了那片石岩。司徒卢威太太被带到岩顶。笨重迟钝的古斯塔夫也到了岩顶上，只是花了更多的力气。我们还在后面向岩顶攀登。这时候才真正危急哩。我们那个暴怒的敌人顿时就将那把倒楣的阳伞用犄角撞得粉碎，接着用牛蹄践踏着。它气呼呼地站在我们的临时要塞

面前。这片大石岩对它的角来说太硬，对它的腿来说又太高。我们的敌人几次尝试都遭到失败之后，决定采取一种军事策略：就地困敌。我们相信它是这个意图，所以觉得情况相当不妙，因为四下里看不到管牛的人。我们只好心安理得地顺应形势，认为我们暂时是安全的。这头牛也终于渐渐明白，它对我们已经无能为力。也许在它的同类中，它还算得是个知识分子哩。而我们这些两条腿的国王们，往常也太低估了它们的智力。最后，它骄傲地抬起那曾经凶狠地咆哮着要进攻坚硬岩石的头，耀武扬威地摇了几摇，终于慢吞吞地、威风凛凛地撤退了。

（〔德〕威廉·李卜克内西：《一个革命士兵的回忆》第 156-157 页）

我等着。这时在夜的阴影中
它(金钱豹)已经发觉了敌人，
突然发出了一声长长的吼声，
凄切得好象是一声呻吟……
它愤怒地用脚爪刨掘沙土，
用后腿直立起来，向后一靠，
象可怕的死神一样向着我
来了第一次疯狂的猛扑……
但我已预先防住了这一着。
我给它的打击是又快又准。
我的趁手的树枝象斧子般
砍开了它那宽大的头顶……
它象人一样发出了呻吟，
随后就倒栽在一旁。虽然
鲜血从它的伤口不住流出，
如同汹涌的波涛，但战斗
又重新沸腾——决死的战斗！

它向着我的胸口扑过来，
但我已刺入了它的咽喉，

把我的武器在它的咽喉里
转动了两次……它怪声大吼，
用最后的力量挣扎着，
我们象两条蛇纠缠在一起，
比两个朋友拥抱得还紧，
一齐倒在地上，在黑暗里
战斗在地面上仍继续下去。
在这个时候我也是可怕的；
凶狠而野蛮，象荒野的斑豹，
我怒火燃烧，同它一样吼叫；
仿佛我自己也是出生在
荒山深林的清新的帷幔下、
那豺狼和虎豹的家庭中。
好象是，我早已经忘掉了
人间的语言——在我的胸膛里
也发出了那样可怕的叫声，
仿佛从童年时我的舌头
就不惯发出其他的声音……
但我的敌人已没有力量，
挣扎着，呼吸已逐渐缓慢，
最后一次压在我的身上……
它那不转动的眼睛的瞳人
可怕地发出一道闪光——然后
闭了起来，沉入最后的梦境；
但它同它的胜利的敌人，
正如战士在战斗中那样，
都毫无畏惧地迎接死神！……

（〔俄〕莱蒙托夫：《童僧》《莱蒙托夫诗选》第482-484页）

（3） 其 它

万历间，宫中有鼠，大与猫等，为害甚剧。遍求民间佳猫捕制之，辄被噉食。

适异国来贡狮猫，毛白如雪。抱投鼠屋，阖其扉，潜窥之。猫蹲良久。鼠逡巡自穴中出，见猫，怒奔之。猫避登几上，鼠亦登，猫则跃下。如此往复，不啻百次。众咸谓猫怯，以为是无能为者。既而鼠跳掷渐迟，硕腹似喘，蹲地上少休。猫即疾下，爪掬顶毛，口齕首领，辗转争持，猫声呜呜，鼠声啾啾。启扉急视，则鼠首已嚼碎矣。（蒲松龄：《大鼠》《历代散文选》第338页）

尝见一蜘蛛布网壁间，离地约二三尺。一大蛇过其下，昂首欲吞蜘蛛，而势稍不及，久之，蛇将行矣，蜘蛛忽悬丝而下。蛇复昂首待之，蜘蛛仍还守其网，如是者三四次；蛇意稍倦，以首俯地，蜘蛛乘其不备，奋身飚下，踞蛇之首，抵死不动；蛇狂跳颠掷，以至于死，蜘蛛乃噬其脑果腹而去。

又一壁虎与一蝎相遇。蝎素无目，贸然前行，壁虎故以其尾略逗之；蝎怒，猛力螫之。壁虎之尾圆转光滑，即被蝎螫，毒亦不能骤入，而壁虎又性黠而行捷，早已缩避，蝎尾适自中其身，而怒愈不可遏，欲得壁虎而甘心焉。壁虎复以其尾逗之，迅速缩去，蝎螫之不中，又自中其身。如是者三次，蝎遂不复动，盖已死矣。壁虎于是恣啖其躯，仅存壳焉。闻壁虎以是术制蝎，百不失一，盖其以蝎为粮也久矣，故又为之蝎虎云。

又见一蜈蚣盘旋蚓穴之上。蚓匿穴中，忽探首拔去蜈蚣一足。蜈蚣怒，欲入穴，而穴小不能容；正徬徨旋绕，蚓复乘间拔其一足。蜈蚣益怒而无如之何，守穴口，不肯去，蚓遂渐拔其足；阅一时许，则蜈蚣已无一足，身虽未死，而不能转动，横卧于地，如僵蚕焉。蚓乃公然出穴，噬其腹而吸食之。（薛福成：《庸庵笔记》《历代散文选》第440-441页）

这时手枪已经都亮出来，
铁锤铿锵的敲着通条。
枪弹装进了磨光的枪筒，
并且扳机第一次响出噼啪的声音。
接着，火药的浅灰色的细流
倒进了药槽里面。
锯齿形的、牢牢地拧紧的火石
又扳了上去。吉里奥惶惑地
站在附近一棵大树桩的后面。
两个仇人扔下斗篷。
沙莱茨基非常之准确地
量出了三十二步，
让朋友们分别站在足迹的两头，
各人手里拿着自己的手枪。
“现在走进来吧。”
冷酷地，
还没有瞄准，
两个仇人迈着生硬的步子，
静静地、整整的跨了四步，
四步死亡的步子。
这时叶甫盖尼没有停止前进，
把自己的手枪开始第一个静静地举起。
接着他们又走了五步，
于是连斯基眯着左眼，
开始也来瞄准——但是恰恰这时
奥涅金发射了……固定的时辰
鸣响了。诗人
默默地松手掉下他的手枪，
静静地把手放上胸膛，
就倒了下来。

昏黯的目光表明是死，不是痛苦。
好象是缓缓地顺着山坡，
在太阳底下闪闪发光，
雪块落将下去一样。
立刻浑身都冷了，
奥涅金赶忙向这个青年跑去，
看着他，呼唤他……全都无用了；
他已经不在了。年轻的歌人
遇到了没有到时候的结局！
暴风雨刮了起来，美丽的花朵
在黎明的时候凋谢了，
神坛上的火熄灭了！……

（〔俄〕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

十二 襄灾类

（1） 抗 洪

堰顶上，防汛队员们迎着暴雨，踩着污泥，汗水和雨水一起流淌，拿起了麻袋，垫好了块石，把堰顶加得又高又宽。堰后的斜坡上，一行又一行的队伍，飞快地传递着麻袋、石块。……

暴雨更猛，狂风更紧，洪峰更狠，它冲向围堰和混凝土高墙的连结口。刚刚堵起来的连结口上漏水了，两个饭碗大的洞口，喷射着泥浆一般的黄水。这时，正在工棚里等候抢险任务的预备队员，哗的一声冲上了围堰，有的扛着麻袋，有的抱着草袋，有的背着石筐，眨眼工夫就在洞口上堆起一道围墙。可是，黄水并不伏贴，一忽儿向上冒，一忽儿向下钻，就象一把把利刃猛穿猛削，把淤积土撕开了条条裂缝，土块扑达扑达的落了下来。洞口在扩大，围墙内的积水越涨越高。

预备二队上来了，他们分成三排，从坡下一直排到堰顶上，两步一人的距离。只见手一伸，一筐细沙卵石接过来了，手一甩，就递过去了。那灵活的身姿、轻快的手势，简直是一场优美健壮的舞蹈！一筐筐的细沙卵石投下去了，顺着水流涌进了洞口，塞住了洞口。同时，吸水管插进围墙里的积水中，两台抽水机一开，眨眼工夫就把积水抽光了。（吴烟痕：《水上长城》《六十年散文选介》第189-190页）

水位又涨高了，平地成了汪洋。人泡在水中，波涛在身边狂啸，有人抱着电桩，有人抱着树杆，人拉人，肩挨肩，这是多么严峻的时刻啊！老队长落泪了。没有船怎样把人救到山上去呢？在泪水模糊的视野里，他看到了公路上排排参天的桉树，蓦地计上心来：如果在桉树与桉树之间拉一道保险绳，让社员攀扶着趟水，不就可以安全上山了吗？他

猛抬头，手一挥，拉开嗓门说："不要慌！我去拿绳索来——"话毕，他又向身边的同志交代了趟水救人的任务，自己转身到供销社去。二百多根牵绳背回来了，几个人一齐动手，将四根一公分粗的牵绳编为一股股又粗又长的绳索。叶成坤同志和几个人趟着齐腰的洪水，来到紧靠排洪渠的公路低洼处，把绳索的一头拴在大树上，然后顺公路探水到桉树旁，在树杆上绕了两圈，一棵接一棵，一直连到社员跟前。"快！攀着绳索过。"他抱着一个小孩走在前头，人们由浅入深仿着他攀索行走，向花山转移……

这个办法成功了！又拉一根通往公社，当他拉第三根通往同和大队方向时，他儿子喊道：

"爸爸，你腰痛不能再泡在水里了……"老队长的腰痛病，已有十多年了，那年他砍树盖医疗站，当树杆倒向社员房屋时，他奋不顾身冲上去，用力扛着树杆，不料脚一滑，跌倒在地，被大树杆压伤了腰。虽说已经治愈，但每每刮风下雨，就痛得他直不起腰。如今在冷水里泡了几个小时，痛得他周身发冷，脸色发白，但是为了营救阶级兄弟，他咬牙忍痛。

"别管我，快去扶人上山！"三道绳索成"之"字形，结成一条长二里半的索道，社员们有秩序地攀索高移。叶成坤站在洪水没胸的桥头，镇定指挥，就象"之"字的拐弯处，立下一根定海大柱。

"老兄弟呃，多亏你了，一根绳索救了那么多人……"一个白发盈头的大娘走到叶成坤跟前说。（李大业：《砥柱中流》《霞光》第156-157页）

"哗！"一个大浪打来，房子猛一摇晃。"哗！"又一个浪头扑来，"嘎嚓！"草房的支柱断了，连房顶带人一起在水中游动。"啊！"大人死死抱住小孩。"哇！哇！"孩子们吓得大哭。妇女紧紧闭上眼睛。廖会计抬眼四望，就见失去支撑的房顶滑雪似地飞速向下游冲去，一分钟就冲出一里来远。谁都明白，只需六、七分钟，就要冲到电站，那拦江堤坝、泄洪道，还有满江的漂浮物……危险就在眼前！廖会计把雨衣包着的小木箱交给爱人，它多少有点浮力。自己反正不会游水，便将三岁半的

小女儿背上，把带子拴得紧紧的，做好了最坏的准备。

又一个浪头打来，房顶跌入波谷，九个人全都没入水中。当飘摇的房顶又一次浮上浪尖时，人们已隐约地看见了横在江中的水坝。“啊！”所有的人都倒吸了一口冷气。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满载解放军战士的“机帆船四号”赶来了！听到机帆船的汽笛声，房顶上的人抑制不住满心的喜悦，欢呼着站起来。“趴下，快趴下！”船上的人连声呼喊。眼看房顶又一次跌入浪谷里。“跳！”战士们争相跃进激流，奋勇游过去，机帆船也驶向下游拦截。战士们推着轮胎，铺上木板，先救小孩、妇女。刚把最后一个人救上船，正伸手提木箱，“格嚓！”草房顶全散架了。真悬哪！人们的心都缩紧了。廖二爸望着渐渐被漩涡吞噬的竹笆、草排，感叹地说：“解放军再晚来一会，我们都喂鱼罗。托共产党的福呀！”廖会计也激动地拉住部队首长的手说：“解放军给了我们全家第二次生命，一辈子也忘不了解放军的恩情！”（张飙等：《我们是当代青年》《霞光》第148-149页）

随着一声痛苦地呻吟，利子依达大桥倒塌了。凶恶的泥石流将两孔重达一百多吨的钢梁一口吞没，连同被拦腰截断的桥墩一起，卷进了吐着白沫的大渡河。

列车以六十公里的时速，驶出毛头马一号隧道。

泥石流冲入大渡河，陡然间在河心筑起一道天然大坝，水深流急的大渡河竟被拦腰截断。河水暴跳着，掀起滔天的巨浪。

列车轰鸣着驶入奶奶包隧道，离断桥不到五百米。

列车在隧道内曲线运行，离断桥越来越近，二百米、一百米、九十米、八十米，突然，机车的头灯从洞壁移向洞口，灯光穿透蒙蒙雨雾，把断桥和吞噬断桥的泥石流暴露在它的照射下。

“危险！”王明儒和副司机唐昌华几乎同时发现了险情。

千钧一发之际，王明儒和他的助手当机立断，采取了非常制动措施。随着一阵剧烈的颠簸，飞速行驶的列车骤然减缓了速度。然而，强大的惯性无情地把列车推出了隧道口，推上了断桥，向着漆黑的深谷滑去……。

闸瓦死死抱住飞转的车轮，磨出耀眼的火花。

“吱——”，“吱——”，被闸瓦死死卡住的车轮痛苦地在钢轨上滑行，发出一阵阵撕裂人心的尖叫。

“不好，紧急制动！”运转车长吴光寿掏出怀表，表盘上时针和分针正定定地指着：一点四十九分。

在车轮和断轨猛烈的撞击声中，司机们连连拉响风笛，向正在睡梦中的千名旅客发出惊心动魄的警报。在生死存亡的关头，王明儒和他的助手们，庄严而镇定地向全体旅客默默表示最后的诀别，祝愿大家能脱险生还，去同亲人团聚。

长时间剧烈的颠簸之后，车停了。餐车里，碗筷杯盏打了一地，睡梦中的旅客被惊醒，前仰后合，撞到了一起。大家惊惶不定，一时谁也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

“糟啦！”吴光寿第一个跳下车，从列车尾部磕磕绊绊朝前跑去。

“啊——”借着闪电的亮光一看，吴光寿不禁倒吸一口冷气。九重天外正倾下亿万雨柱，阴森森的沟壑里扑出来卷石拔树的狂风。大桥拦腰折断了，列车最前面的两台内燃机车、一节邮政车和11号硬座车已无踪影，10号、9号硬座车也翻在十多米下的河边。他再回头一看，1至8号车厢则安然地停在隧道内。他明白，近八百名旅客的生命和价值几百万元的国家财产得救了！损失被减少到了最低程度。而我们的司机却……（陈建国等：《瞬间》《霞光》第111-113页）

在宽阔的水面上，解放军部队的冲锋舟划出一道道浪花，快速救人。

那冲锋舟是用特制的轻型外壳做的，后尾装有一部小马达，平时折叠成片，放置车上；一遇江河，便展开入水。由于它速度快，灵敏度好，在战斗中是冲锋开路的水上尖兵；今天，它在鱼城人民急需的时刻出现，成了水上救人最理想的运载工具。

一班长谭天洪坐在冲锋舟上，远远看见一架房子倒了。房顶上一个老大爷被洪水冲走，一会儿没入水中，一会儿浮上水面。冲锋舟击涛迎浪，在后面追赶。快接近了，忽然一个大浪把老大爷打入水中。谭

天洪连忙鱼跃入水，猛钻一个“猛子”，在水下托起老大爷。冲锋舟上的战士把他抱上船。

老大爷从半昏迷中苏醒过来，望着谭天洪问：“解放军同志，你贵姓？”

“我……解放军。”谭天洪答道。

“解放军，你真是浪里白条呀！”老大爷激动地称赞。他似乎读过古书。

浪里白条，多壮美的名称！一位产妇刚生了孩子两天，在楼房上呼救，是“浪里白条”把她救到冲锋舟上；一个骑在漂木上的少年险些儿被卷入急流，也是“浪里白条”把他救上冲锋舟。在危房上，在洪涛中，在树丫上，当最后几百名遇险群众被“浪里白条”们打救之后，都向县委指挥部的同志说：解放军同志真勇敢，不怕死，要给舟桥连的同志请功啊！

（刘耀晖：《钓鱼城大水战》《霞光》第37-38页）

（2） 抢 险

在这同时，二号墩旁边的大吊船上的钢丝绳也给狂风拉断了。这种三十五吨大吊船平素威风凛凛，它就是吃这一点亏，自己既没有机器，也没有舵，平日靠轮船拖驳，这时只能让狂风摆弄。现在它也顶着激流，向上游的方向移动。

二号墩上的人立刻发现，打电话呼救，担心那吊船撞上一号墩。但它从一号墩边上擦了过去；它是比较地靠近左岸的，风把它渐渐吹向岸边。

副局长下令一中队准备抢救。实际上还没有等他命令，一中队长石景仁早已闪了出来。这是一位满下巴都是灰白的短须、苍老，但两眼却发光的老工人。他抓住一个工长的肩膀，拉他过来，告诉他，在三号桥台下面，有着一盘二十五公厘的钢丝绳，赶紧派人去抬来。几个黑影飞奔而去。

……

这有经验的人，知道风向和水流将使吊船靠上左岸的那一块滩。

象一条巨蟒似地盘成一团的钢丝绳被抬到堤上了。二十多人，象舞龙灯似的把钢丝绳抬在肩膀上，排成一长行。

石队长不断地叫着，指挥着大家，从那被风吹得人站不住、站不直的堤上开始行动。他们从岸边高高的石级急行下坡去。

汉阳岸急速地上升，他们下降到水边，后面的人跟着他。

他们一直奔到沙滩上，从闪电中看到吊船已经靠近前面的左岸。再一看，才看到浪掀将起来，比两个多人还高。可是随着退下去的浪，紧握着钢丝绳，他们急速地涉水到吊船附近，最后把钢丝绳送上吊船。他们在海浪似的水花飞溅的岸边把吊船拴住了。（徐迟：《长江桥头》《徐迟散文选集》第 167-169 页）

“SOS”！“SOS”！！“SOS”！！！塞浦路斯商船“艾琳娜斯霍浦号”不断发出紧急呼号。船长伊柯优斯眼看这艘二十八年的超龄船，在九级大风袭击中主机不能运转，全船失去控制，海底阀裂损，大量海水涌入机舱，已齐人脖颈，决定发出弃船求救信号。

“SOS”！“SOS”！！“SOS”！！！

全体船员及一名家属已下到救生小艇，但小艇被悬崖似的巨浪颠簸得直上直下，完全没有行驶能力。在望远镜里看见远远一只船影，水手们用全部生命凝视着，但黑影渐渐消失。可能是风浪太大，他们自己也在危险之中，不能靠近。

又是一个黑影远远驶去，又是一个远远的黑影……也可能那只是自己希望的幻影吧，船员们已失去获救的信心……

“滴滴滴，答答答，滴滴滴！”“汉川号”一年轻的报务员在呼啸的风暴声中突然收到了“SOS”的求救信号。贝汉廷一跃而起，到海图室查明了难船失事位置，他立即命令：“全体船员进入岗位准备抢救！”“满舵！全速进！”超高频无线电话从此不断呼叫：“艾琳娜斯霍浦号！我是中国船‘汉川号’！前来救助，请回答，请回答！！”

一片静默。遇难船早已失去全部通讯能力。

当“汉川号”驶近难船时，只见它船身已右倾三十多度，船尾下沉。在十分危险的状态里，正在狂风暴雪中哑然下沉，下沉……当“汉川号”

好不容易驶近救生艇时，一个压顶巨浪把它打回遇难船的舷旁去了。四次驶近，四次打开，贝汉廷下令开车在它周围游弋等待。直到一个多小时后，第五次驶近时，老水手王敬元一直捏在手中的粗尼龙撇缆绳，才好象脱弦之箭顶风穿雪疾飞过去，被难船水手接住……这时，只有这时，贝汉廷才腾出空儿来回答整个地中海东部塞得港、马耳他、雅典、塞浦路斯电台及附近船舶的互相呼号："我是中国'汉川号'，现在'艾琳娜斯霍浦号'的船员已安全登上我船，请放心，谢谢……"

但是，"艾琳娜斯霍浦号"船长伊柯优斯却迟迟不肯上到"汉川号"。他和三个船员留在他的小艇中一再坚持靠拢难船。贝汉廷在风浪中再三向他疾呼"危险！危险！！"但看到他那样坚持，考虑到他仍坐在自己的救生艇上，他还是"艾琳娜斯霍浦号"的船长，有权做出自己的决定。因此只能劝慰他："作为一个船长，我很了解你的处境和心情。我一定在旁守护，在旁守护！在旁——守护！！"小艇时起时伏地在巨浪的峰波间摇晃着离去！"汉川号"始终在旁边巡回游弋……

十七点多，夜幕即将降临，九级的西北风把浪和雪卷上阴暗的高空，风在白茫茫的海上打转，海浪呼啸怒吼，贝汉廷开始忧虑地用汽笛和高音喇叭招呼那位守职的船长。

十七点二十四分，小艇终于再次靠近"汉川号"。贝汉廷特地到甲板上去迎接这位不幸的希腊同行。当他得知"汉川号"正在驶往伦敦途中时，他一再要求："请继续留在遇险船边，因为我必须守候她沉没。在她沉没后，请把我和我的船员送到希腊克利蒂岛登岸。"

贝汉廷，这位在他的航海日志上没有误过一天航期的船长，抢船期抢得没有一次是在港口休息日停泊记录的精细之极的船长，这时却毫不迟疑地答应了。考虑到这艘没有灯光漂泊在国际航线附近的遇难船，对附近的船只是个极大的威胁，他不但答应了伊柯优斯的要求，而且立即命令把甲板灯全部打开，守候在她旁边。并反复高声呼号："航行中的船舶，我是中国'汉川号'！请注意！在你的左弦三浬处有艘不点灯的遇难船，请注意远行，请注意不要碰撞……"就这样通宵守护，防止了一切可能发生的事故，直到难船最后沉没。他整整两天两夜没有合眼！　（柯岩：《船长》《起飞的浩歌》第64-65页）

十三 娱乐类

（1） 游 戏

孩子们呵着冻得通红、象紫芽姜一般的小手，七八个一齐来塑雪罗汉。因为不成功，谁的父亲，也来帮忙了。罗汉就塑得比孩子们高得多，虽然不过是上小下大的一堆，终于分不清是壶卢还是罗汉，然而很洁白，很明艳，以自身的滋润相粘结，整个地闪闪地生光。孩子们用龙眼核给他做眼珠，又从谁的母亲的脂粉奁中偷得胭脂来涂在嘴唇上。这回确是一个大阿罗汉了。他也就目光灼灼地嘴唇通红地坐在雪地里。（鲁迅：《雪》 《鲁迅全集》第二卷 180 页）

冬天的百草园比较的无味；雪一下，可就两样了。拍雪人（将自己的全形印在雪上）和塑雪罗汉需要人们鉴赏，这是荒园，人迹罕至，所以不相宜，只好来捕鸟。薄薄的雪，是不行的；总须积雪盖了地面一两天，鸟雀们久已无处觅食的时候才好。扫开一块雪，露出地面，用一枝短棒支起一面大的竹筛来，下面撒些秕谷，棒上系一条长绳，人远远地牵着，看鸟雀下来啄食，走到竹筛底下的时候，将绳子一拉，便罩住了。（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鲁迅全集》第二卷第 279 页）

这撑是一种技术。我手脚太蠢，始终不曾学会。你初起手尝试时，容易把船身横住在河中，东颠西撞的狼狈。英国人是不轻易开口笑人的，但是小心他们不出声的皱眉！也不知有多少次河中本来优闲的秩序叫我这莽撞的外行给搅乱了。我真的始终不曾学会。每回我不服输去租船再试的时候，有一个白胡子的船家往往带讥讽的对我说："先生，这撑船费劲，天热累人，还是拿个薄皮舟溜溜吧！"我哪里肯听话，长篙

子一点就把船撑了开去，结果还是把河身一段段的腰斩了去！

你站在桥上去看人家撑，那多不费劲，多美！尤其在礼拜天有几个专家的女郎，穿一身缟素衣服，裙裾在风前悠悠的飘着，戴一顶宽边的薄纱帽，帽影在水草间颤动，你看她们出桥洞时的姿态，捻起一根竟象没分量的长竿，只轻轻的，不经心的往波心里一点，身子微微的一蹲，这船身便波的转出了桥影，翠条鱼似的向前滑了去。她们那敏捷，那闲暇，那轻盈，真是值得歌咏的。（徐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桥》《散文选》第一册第564页）

最难忘记的是我一位叫婀娜的表姐，年岁比我大得多，自小无父无母，常到我家来玩，领着我跳绳、扑蝴蝶，有时也到海沿上去捡贝壳。沙滩上有些小眼，婀娜姐姐会捏一根草棍插进去，顺着草棍扒沙子。扒着扒着，一只小螃蟹露出来，两眼机灵灵地直竖着，跟火柴棍一样，忽然飞也似的横跑起来，惹得我们笑着追赶。（杨朔：《蓬莱仙境》《杨朔散文选》第171页）

平地上，摆了好几个啤酒瓶子，每一个买了票的人，给你一根筷子，立正站在离瓶子半步远的地方，只许垂头，不准弯腰，手要齐胸平伸，把筷子对准瓶口。筷子落手时，能进瓶子里的，就奖给你一张印着万马奔腾图案的精美的小画片。一张票玩一次，投不中的，票就作废了。

第二张票，叫做“金钩钓鱼”，给买票的人发一根带有小铁丝做的钓鱼竿，站在用线绳围着的栏杆外边，钓那些用短线绳捆好的小书签、糖、水果、发卡、日记本……各种各样的小礼品。

……

我还一直没有发现这种玩艺。人群中间的小空地上，插着一棵一人高的老树，枝干齐全，就是没有了树叶，就象外国人在圣诞节玩的圣诞树一样，在树的枝干上，高高低低挂了许多乱七八糟的小纸包，糖呀，小歌片呀，书签、铅笔、纸烟等，多引诱人呀！买票的人，要用手巾把眼蒙起来，再给你一把剪子，伸直手臂，向树走去，剪到什么，就奖给你什么。（李季：《祝福随笔》《甘肃散文特写选》第5-6页）

寨头口的广场上，正在举行着丢包的游戏。

一群姑娘排成一排，站在东边，紧身的衣服，紧身的筒裙，头上是缠得很别致的白头巾，象一朵朵刚出水的荷花。

小伙子站在西边，蓝荫荫的北京土布衣裳，也是白头巾，一个个象澜沧江畔挺拔的小枞树。

开始丢包了：

一位姑娘紧抿着微笑的嘴，挺正经地把一个带着长尾巴的彩球抛给了对面的小伙子。

西边的小伙子也规规矩矩地接过来，很有礼貌地抛回给对面的另一位姑娘。

一个，两个，三个……彩球象一颗颗美丽的流星，划过蓝蓝的天……

我好象听说过，彩球是青年人的心，小伙子把它抛出去，就好象告诉姑娘："姑娘啊，我把心给了你！"

"我不白要你的，我的也给你——喏！"于是受球的姑娘又把球儿抛还对方。　（张长：《节日的欢乐》　《紫色的山谷》第 176-177 页）

（2）　观　剧

和孩子们一起看戏看电影，是常有的事，但是和演戏的孩子一同看戏，在我却是第一次。这经验使我快乐，使我惊奇。他们都只有十一二岁，但是在京戏上，他们比我"内行"得多！他们不象一般的儿童，拉着你问戏里的故事，或是问台上哪个是好人哪个是坏人，他们也更不在位子上磨来蹭去，或是东瞧西望。他们是聚精凝神地在学习、在观摩，他们密切地注视着台上的每一个动作：掏翎子、甩水袖、翻跟斗、打出手……他们侧着小脑袋，入神地听着每一句唱词和道白，一面还频频抬头看着台前墙上映射的字幕。他们有时也指点着互相耳语，听到好处，身子往后一倚，长长地发出一声钦羡的叹息！　（冰心：《和演戏的孩子一起看戏》　《小桔灯》第 48-49 页）

她的眼睛贪馋地盯住了舞台。她专注地听，不放过每一个鼓点，每一个乐音，每一句唱词。每一个极细微的动作都给她带来了无穷的意义。一切是这样地令人喜欢，而又真是令人伤心。舞台上的一切都是虚妄的，然而又何等的真实！幸好这晚上的戏凄楚动人。不止是她，大多数的观众都为不幸的韩玉娘流不尽的泪。她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剧场，是怎么回家的。（徐迟：《牡丹》《徐迟散文选集》第 327-328 页）

“那时群众上戏馆，都称听戏，如果说是看戏，就会有人讥笑他是外行了。有些观众，遇到台上大段唱工，索性闭上眼睛，手里拍着板眼，细细咀嚼演员的一腔一调，一字一音。听到高兴的时候，提起了嗓子，用大声唱一个彩，来表示他的满意。戏剧圈里至今还流传着两句俚语：‘唱戏的是疯子，听戏的是傻子。’这两句话非常恰当地描写出当时戏院里的情形。”（梅兰芳等：《舞台生活四十年》第一集第 26 页）

（3）游览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王羲之：《兰亭集序》《历代散文选》第 149 页）

……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入之甚寒。问其深，则其好游者不能穷也，谓之后洞。余与四人拥火以入，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有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尽。”遂与之俱出。盖予所至，比好游者尚不能十一，然视其左右，来而记之者已少。盖其又深，则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时，予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也。既其出，则或咎其欲出者，而予亦悔其随之，而不得极夫游之乐也。（王安石：《游褒

禅山记》 《古文观止》第 1035-1036 页）

元丰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齐安舟行适临汝，而长子迈将赴饶之德兴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观所谓石钟者。寺僧使小童持斧，于乱石间择其一二扣之，硿硿焉。余固笑而不信也。至莫夜月明，独与迈乘小舟至绝壁下。大石侧立千尺，如猛兽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栖鹘，闻人声亦惊起，磔磔云霄间；又有若老人欬且笑于山谷中者，或曰此鹳鹤也。余方心动欲还，而大声发于水上，噌吰如钟鼓不绝。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则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浅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为此也。舟回至两山间，将入港口，有大石当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窍，与风水相吞吐，有窾坎镗鞳之声，与向之噌吰者相应，如乐作焉。因笑谓迈曰："汝识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无射也，窾坎镗鞳者，魏庄子之歌钟也。古之人不余欺也！" （苏轼：《石钟山记》 《古代散文选注》第617页）

杭人游湖，已出酉归，避月如仇。是夕好名，逐队争出，多犒门军酒钱，轿夫擎燎，列俟岸上。一入舟，速舟子急放断桥，赶入胜会。以故二鼓以前，人声鼓吹，如沸如撼，如魇如呓，如聋如哑，大船小船一齐凑岸，一无所见，止见篙击篙，舟触舟，肩摩肩，面看面而已。少刻兴尽，官府席散，皂隶喝道去。轿夫叫船上，怖以关门，灯笼火把如列星，一一簇拥而去。岸上人亦逐队赶门，渐稀渐薄，顷刻散尽矣。 （张岱：《陶庵梦忆·西湖七月半》 《历代散文选》第 359 页）

星期天，我们也去看花。不错，一路同去看花的人可多着哩。进了公园门，步步登山，接踵摩肩，人就更多了。向高处看，隔着密密层层的绿荫，只见一面红云，望不到边际，真是，"寺门尚远花光来，漫天锦绣连云开"。这时候，什么苍松啊，翠柏啊，碧梧啊，修竹啊，……都挽不住游人。大家都一口气地攀到最高峰，淹没在海棠花的红海里。后山一条大路，两旁，四周，都是海棠。人们坐在花下，走在路上，既望不见花外的青天，也看不见花外还有别的世界。花开得正盛，来早了，还未开

好，来晚了已经开败，“千朵万朵压枝底”，每棵树都炫耀自己的鼎盛时代，每一朵花都在微风中枝头上颤抖着说出自己的喜悦。“喷云吹雾花无数，一条锦绣游人路”，是的，是一条花巷，一条花街，上天下地都是花，可谓花天花地。可是，这些说法都不行，都不足以说出花的动态，“四厢花影怒于潮”，“四山花影下如潮”，还是“花潮”好。古人写诗真有他的，善于说出要害，说出花的气势。你不要乱跑，你静下来，你看那一望无际的花，“如钱塘潮夜澎湃”，有风，花在动，无风，花也潮水一般地动，在阳光照射下，每一个花瓣都有它自己的阴影，就仿佛多少波浪在大海上翻腾，你越看得出神，你就越感到这一片花潮正在向天空向四面八方伸张，好象有一种生命力在不断扩展。而且，你可以听到潮水的声音，谁知道呢，也许是花下的人语声，也许是花丛中蜜蜂嗡嗡声，也许什么地方有黄莺的歌声，还有什么地方送来看花人的琴声，歌声，笑声……，这一切交织在一起，再加上风声，天籁人籁，就如同海上午夜的潮声。大家都是来看花的，可是，这个花到底怎么看法？有人走累了，拣个最好的地方坐下来看，不一会，又感到这里不够好，也许别个地方更好吧，于是站起来，既依依不舍，又满怀向往，慢步移向别处去。多数人都在花下走来走去，这棵树下看看，好，那棵树下看看，也好，伫立在另一棵树下仔细端详一番，更好，看看，想想，再看看，再想想。有人很大方，只是驻足观赏，有人贪心重，伸手牵过一枝花来摇摇，或者干脆翘起鼻子一嗅，再嗅，甚至三嗅。“天公斗巧乃如此，令人一步千徘徊”。人们面对这绮丽的风光，真是徒唤奈何了。（李广田：《花潮》《花》第127页）

老头儿们看花，一面看，一面自言自语，或者嘴里低吟着什么。老妈妈看花，扶着拐杖，牵着孙孙，很珍惜地折下一朵，簪在自己的发髻上。青年们穿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好象参加什么盛会，不少人已经穿上雪白的衬衫，有的甚至是绸衬衫，有的甚至已是短袖衬衫，好象夏天已经来到他们身上，东张张，西望望，既看花，又看人，阳气得很。青年妇女们，也都打扮得利利落落，很多人都穿着花衣花裙，好象要与花争妍；也有人擦了点胭脂，抹了点口红，显得很突出，可是，在这花世界里，又叫人感到无所谓了。很自然地想起了龚自珍《西郊落花歌》中说的，“如

八万四千天女洗脸罢，齐向此地倾胭脂”，真也有点形容过分，反而没有真实感了。小学生们，系着漂亮的红领巾，带着弹弓来了，可是他们并没有射击，即便有鸟，也不射了，被这一片没头没脑的花惊呆了。画家们正调好了颜色对花写生，看花的人又围住了画花的，出神地看画家画花。喜欢照相的人，抱着照相机跑来跑去，不知是照花，还是照人，是怕人遮了花，还是要选一个最好的镜头，使如花的人永远伴着最美的花。有人在花下喝茶，有人在花下弹琴，有人在花下下象棋，有人在花下打桥牌。昆明四季如春，四季有花，可是不管山茶也罢，报春也罢，梅花也罢，杜鹃也罢，都没有海棠这样幸运，有这么多人，这样热热闹闹地来访它，来赏它，这样兴致勃勃地来赶这个开花的季节。还有桃花什么的，目前也还开着，在这附近，就有几树碧桃正开，“猩红鹦绿天人姿，回首天桃恼失色”，显得冷冷落落地呆在一旁，并没有谁去理睬。在这圆通山头，可以看西山和滇池，可以看平林和原野，可是这时候，大家都在看花，什么也顾不得了。（李广田：《花潮》《花》第128页）

游四川峨眉山，头一天歇脚于山下幽静的报国寺，翌日乘车至净水，再往前就没有公路了。你若想一览峨眉风采，就得由此徒步爬山。我们同行数十人，大多是青年，起初说笑歌吟，好不热闹。前面是欹路峻峡，不能并行，大家自然排成一行，缓步前进。随着山路愈变艰险，人们都只顾自己的脚底下，因而刚才那股谈笑风生的劲头，逐渐消失了。最使我们这些来自塞外草原的游客不习惯的，是南方山区那种雨不象雨、雾不是雾的绵绵水丝，一直打在脸上，全身湿乎乎的，这正是“山行本无雨，空翠湿人衣”。

我们来到万年寺进午餐时，果真下起雨来。大家担心今天可能受阻于此；但不多时，密集在附近几座高峰上的乌云，象预先约好了似的同时滚滚散去，雨渐渐变小，我们又欣然上路。（玛拉沁夫：《峨眉道上》《远方集》第41页）

（4） 垂 钓

我把大蚯蚓拍死，串在钩子上，卷开线，往那水泡最多的地方丢了下去，然后一手提着钓竿，静静地站在岸上注视着浮子的动静。

水面平静得和镜子一样，七粒浮子有三粒沉在水中，连极细微的颤动也看得见，离开河边几尺远，虾儿和小鱼是不去的。红色的蚯蚓不是鲤鱼和甲鱼所爱吃，爱吃的只有鲫鱼。它的吃法，可以从浮子上看出来：最先，浮子轻微地有节拍地抖了几下，这是它的试验，钓竿不能动，一动，它就走了；随后水面上的浮子，一粒或半粒，沉了下去，又浮了上来，反复了几次，这是它把钩子吸进嘴边又吐了出来，钓竿仍不能动，一动，尚未深入的钩子就从它的嘴边溜脱了；最后，水面的浮子，两三粒一起的突然往下沉了下去，又即刻一起浮了上来，这是它完全把钩子吞了进去，拖着往上跑的时候，可以迅速地把竿子提起来；倘若慢了一刻，等本来沉在水下的三粒浮子也送上水面，它就已吃去了蚯蚓，脱了钩了。

我知道这一切，眼快手快，第一次不到十分钟就钓上了一条相当大的鲫鱼。但同时到底因为初试，用力过猛了一点，使钩上的鱼儿跟着钓线绕了一个极大的圆圈，倘不是立刻往后跳了几步，鱼儿又落到水面，可就脱了钩了。然而它虽然没有落在水面，却已拍的撞在石路上，给打了个半死半活。

于是我欢喜地高举着钓竿，往家里走去。鱼儿仍在钓钩上，柔软的竿尖一松一紧地颤动着，仿佛蜻蜓点水一样。（鲁彦：《钓鱼》《散文选》第二册第196-197页）

那是一些十岁以上十六岁以下的男女孩子，和十六岁以上的青年以及四五十岁的将近老年的男子。他们象埋伏的哨兵似的，从村前到村后，占据着两道弯弯曲曲的河岸。孩子们五六成群的多在埠头上蹲着，坐着，或者伏着，把头伸在水面上，窥着水中石缝间的鱼虾。他们的钓竿是粗糙的，短小的，用细小的黄铜丝做的小钩，小钩上串着黑色的小蚯蚓，用鸡毛做浮子，用细线穿着。河虾是他们唯一的目的物。有时

他们的头相碰了，钓线和钓线相缠了，这个的脚踢翻了那个的虾盆，便互相詈骂起来，厮打起来。青年们三三两两的或站在河滩的浅处，或坐在水车尽头上，或蹲在船边，一边望着水面的浮子，一面时高时低的笑语着。他们的钓竿是柔软的，细长的，一节一节青黑相间，显得特别美丽。他们用鹅毛做浮子，用丝线穿着，用针做成钩子。钩上串着红色的大蚯蚓。鲫鱼是他们的目的物。老年人多是单独的占据一处，坐在极小的板凳上，支着纸伞或布伞，静默得象打瞌睡似的望着水面的浮子。他们的钓竿和青年们的一样，但很少象青年们那样美丽。他们的目的物也是鲫鱼。在这三种人之外，有时还有几个中年的男子，背着粗大的钓竿，每节用黄铜丝包扎着，发着闪耀的光，用粗大的弦线穿着一大串长而且粗的浮子，把弦线卷在洋纱车筒上，把车筒钉在钓竿的根上，钩子是两枚或三枚的大铁钩，用染黑的铜丝紧扎着，不用食饵。他们象巡逻兵似的，在河岸上慢慢的走着，注意着水面。那里起了泡沫，他们便把钩子轻轻的坠下去，等待鱼儿的误触。鲤鱼是他们的目的物。（鲁彦：《钓鱼》《散文选》第二册第 191-192 页）

在圣卡塔利娜岛附近捕获的旗鱼，每条重一百磅到六百磅。钓这种鱼的方法比较精巧。钓丝是活泛的，旗鱼轻轻地叼住了饵——一条小青花鱼或者飞鱼——然后带着饵游出约一百米远。接着，它停下了，这时你也把船停下，等上一会儿，让旗鱼有时间吞饵，而你就慢慢地用卷线框子曳它，直到钓线被绷紧了。随后你就给旗鱼猛扯上两三下子，这时候有趣的玩意儿就开始了。旗鱼游出一百多米远，卷线框子发出尖利的声音，随后鱼停下来，你赶快把线卷起，否则它就会象根棉线似的突然断了。因为，如果鱼在逃走的时候突然扭转方向，水的阻力就会把钓丝绷断了。随后，鱼开始蹿出水面二十来次，甚至四十次，把脑袋摇摆得象个哈巴狗儿似的。最后，它潜入海底。这时你就要把它提升到水面，而这工作是吃力的。（〔英〕卓别林：《卓别林自传》第 298-299 页）

十四 运动类

吴儿善泅者数百，皆披发文身，手持十幅大彩旗，争先鼓勇，溯迎而上，出没于鲸波万仞中，腾身百变，而旗尾略不沾湿，以此夸能。（周密：《观潮》 《历代散文选》第322页）

裁判员发出“开始”的口令。小栾轻捷地跃进几步，挥出剑去，在对手面前晃了几晃，对方举剑相迎。这是一种互相挑引的动作，两道剑光翩翻缠绕，仿佛在空中划着问号，都在试探对方的虚实。小栾越逼越近，对方一直退到“警戒线”上，出现短暂的相峙。小栾奋臂挥剑，“啪”地一声，把对方的剑向外一击，剑尖威胁着对手的胸部。对方本能地把剑向内拨去做出防守动作，这正是小栾所预料的。她连续转入第二战术意图。趁对方头一个防守动作还没完成，一抖腕子，把剑抽了出来，那剑在空中划出一个扇面形，从内侧绕到外侧，指向对方暴露出来的空档。同时弓步上前，飞剑直刺。这一连串娴熟细腻的剑法，伴随着力度、幅度、深度、精度，刹那间爆发出来，如灵蛇吐焰，银光一闪，正中对方的腹部。

裁判台上，表明扎加列娃被刺中的彩灯霍然亮了！

看台上高声喝彩。

苏联选手刚一上场就受挫，焦躁地在台上踱着步子。

比赛重新开始。小栾继续争取主动，越过中线，挺剑前进。她透过面罩观察，对方那雪亮的护手盘在不停地翻转，两条腿在强悍地跳跃着，这表明对手也在伺机进攻。小栾毫不迟疑，冲开对方的门户一剑刺去。就在她抬腿举剑的瞬间，对方突然大喊一声，凶猛地扑上来，双方几乎要迎头相撞了。小栾的左脚落地以后，对方的脚也踏下来，踩住她的脚面。对方的剑刺在她左臂上方的无效部位。这一剑刺得太狠了，

剑身象蛇一样的拱曲，又形成僵硬的直角，弹簧钢制成的剑身也承受不住这样剧烈的变形，发出刺耳的断裂声。折断的剑头约有二十厘米，飞迸出去，落在击剑台上。对方的半柄断剑依然在手，剑头失去了完全装置，而对方由于惯性作用，全身的重量还在向前运动。这时，小栾的左臂传来一阵电击般的感觉，待她收回自己的动作，左臂已经麻木了，僵硬了……（理由：《扬眉剑出鞘》《全国优秀报告文学评选获奖作品集》第257-258页）

朱政起步助跑，纵身一跃，双手向马背撑去，身体腾空而起，在疾速的翻滚中把躯干贴向双腿，只见她的双腿伸得那样直，脚尖绷得那样俏，在人们的面前展现了一个矫健、优美的镜头——教练员看了心头一阵惊喜："呀！真没想到！"

朱政接着做第二个动作。当她越过马背，如雏凤凌空冉冉升至最高点时，两肩一抖，全身顿时象陀螺一般飞快地旋转着，一百八，三百六，五百四……戛然而止，稳稳地落在地面上。这时教练员兴奋得几乎跳了起来："呵，超水平！"（理由：《淘气的姑娘》《她有多少孩子》第148页）

容志行在这场比赛中担任左锋，踢得十分活跃。下半场开始以后二十多分钟，李宙哲带球从右后方切入，一记长传，向左面飞吊；容志行举步疾驰，迎向前去接球。这时对方的门前防守森严，层层设卡，看来并无突破的希望。球落在离门前三十米左右的地方，对方的边后卫奋不顾身地扑上来堵截；容志行背对球门，把球向后一挑，飞过对方的头顶。对方的右中卫连忙补空，拦住容志行的去路；只见他又是一挑，突破了第二道防线。对方的左中卫相继争抢，来势汹汹；容志行妙脚生花，一挑一闪把第三员卫将也甩在身后。在球即将落地的一霎那，容志行举脚劲射，那球象闪电般破网而入。这三挑三闪一射的动作，如七巧连环，波浪迭起，令场内场外的观众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理由：《11号在微笑》《她有多少孩子》第129页）

将过中午，许多煤夫借了吃饭的机会，聚在一家小店下象棋，记者也去参加。他们几乎全为鸦片政策下的牺牲者，加以工作之不合卫生，营养之不充足，故其身体与面貌皆苍白羸弱，令人可虑。他们这小小集团中，走棋技术都不甚高。末后有一位中年弱瘦、衣服褴褛、烟毒遍身的煤工，出来和记者对奕，他精密高远的棋步，令人惊服他的聪明，只有用"同归于尽"或"稳扎稳打"的战术，记者才可以希望与之打成平手！而且他的态度之大方、内心之沉着，皆为不易多见者。记者曾在某处见有黄包车夫自做对联云："莫笑拉车受辛苦，请看当年宋太祖。"颇与此事同令人有所感动。（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中国报告文学丛书》第二辑第一分册第168页）

最后一项比赛，单杠的决赛开始了。只见他站在杠前高举手臂向裁判示意后，飞身上杠。车轮式的旋转中，他的左手突然离杠紧贴身体一侧，右手单手握杠大回环两周，动作惊险优美而又独具一格，博得观众一片赞叹声。紧接着，他又做了一次左手单臂大回环，一个漂亮的腾身越杠冲霄而起。在观众的惊呼声中他又稳稳地落回，抓住了杠子。最后童非以旋空翻转体720度飘然落下，纹丝不动地站在海绵垫上。当裁判亮出这次大奖赛以来的最高分9.9分时，友好的法国观众一次又一次以热烈的掌声向童非致意。无数双热情的手，从观众席上穿过铁栏杆伸向童非，许许多多的人守候在体育馆的门口，想请童非为他们签名留念。（张晓岚：《奇迹》《起飞的浩歌》第365页）

第九回合爆发了。我的力量好象有了好转。我趁祖（傅利沙）阵脚未定，便先享以一记凌厉的右直拳。他即还以颜色，一记勾拳把我打得晃了两下。但是我接连几记右直拳都击中了他的头部，而且连绵不断，气势甚盛。在此瞬息之间，样样事情都对上了焦点，我发出的重拳落点奇准，再不打空。他的左鼻孔开始流血，脚步不稳。我取得了主动！他后退了！我连续打出七、八记直拳，拳拳到肉，全中他的头部。傅利沙的眼角肿到一团，大如咖啡杯；我每一拳打下去，它的体积便增大一点。傅利沙象蛮牛般向前冲，向前冲，但我早已智珠在握，胸有成竹了。

我打出的每一拳都击中他！这个回合结束时，他的眼上浴血，鼻孔和口角也血水直流。但他拒绝放弃比赛。我知道他是宁死也不会退出的。（穆罕默德·阿里口述　理查德·德拉姆笔录　罗斯编译：《拳王阿里自传》第283页）

我们开球之后，我忽然感到非常镇定，这是以往任何一场比赛中没有过的异样感觉。好象是得了一种“欣快症”，可以整天在球场上奔跑而不知疲倦。我如果带球就可以左穿右插，哪怕是他们全队人马来拦截我一个人，我几乎可以穿过他们的身体把球传给队友。我又觉得根本没有人可以伤害我。这真是一种不寻常的感觉，我以前从来没有经历过。也许这只是自信心使然。但过去我有自信心的时候，却没有这种战无不胜的不寻常气概。瑞典先进一球非但没有害得我们“方寸大乱，不成章法”，反而使我们清醒过来了。

在我右方的加连查又在耍他那套特别的控球技术了。他的这招真是近乎奇迹。他从右翼齐多得到传球，带近了瑞典后卫巴令，以一个假动作骗过了他，然后来个大转身。另外一名瑞典后卫艾克斯博姆也失去了平衡没法拦住他。瓦瓦正迅速赶到，加连查把球飞快带近底线，然后传给瓦瓦。瓦瓦不管有多少只脚伸出来拦截，他顺着球势，直接起脚射门。瑞典守门员斯芬森还没看到来球，球已经进了网。

巴西，进球了！　（〔巴西〕贝利：《贝利自传》第54-55页）

十五 艺术类

（1） 演 奏

他（陈三元）用木叶先吹了一支活泼轻松的花鼓调，接着，又仿效飞禽的声音吹出上百种的鸟鸣。他的吹奏，忽而引来一群叫天子钻上钻下寻找着对歌的伙伴，忽而又骗得树梢上的黄鹂声声和鸣；雁过长空，那声音显得孤、高、远、重；布谷催耕，却又象是一只温情的鸟儿在对人们娓娓细语……

他吹得多好啊！比在应差时的吹奏不知要动听多少倍。我有时听呆了，一动也不动；有时又欣喜若狂，围着他直打转转。而他，也可能是第一次，用眉开眼笑的神情在进行演奏。为我一个人演奏。（白桦：《唢呐曲》《安徽散文选》第70-71页）

听着，听着，我突然被另外一个声音所吸引了。那声音，象是从天外传来，又象是从水面上飘来，一阵阵在晚风里起伏，时强时弱。那是一个人在吹唢呐。

乐声渐趋稳定，已经能够听清吹的是一支传统的民歌。好清丽的旋律！多绚烂的色彩！我心头立即闪过一个奇迹的影子。万一真是……！我几乎激动得全身颤栗了。

乐声在一节低回的慢板之后，忽又拔高数度，以尖利如锥的锐音直刺江天。那功力、气势，是无可比拟的。演奏者的热情得到充分的渲泄。那是一种呕心沥血的吹奏啊！（白桦：《唢呐曲》《安徽散文选》第76页）

最后一个乐章的曲调是缠绵忧郁的，缓慢抒情的气氛中时而出现

神秘的变调，深沉的吟哦和慷慨的悲歌交替出现，具有一种撕裂人心的艺术力量。我仿佛看见这位孤傲的音乐家伫立在夕阳西下的群壑之间，等待着他的知心好友。但“樵人归欲尽，烟鸟栖初定”，他的“好友”却迟迟没有到来。我又仿佛看见这位不屈的探索者拖着伤痕累累的躯体，在荒漠的旷野上踽踽而行。他依恋着人生，但又不得不向尘世告别，而且不知道该走向何处。“但去莫相问，白云无尽时”，随着音乐的旋律逐渐低微、幽远，这个身影终于被苍茫的夜色吞没了……（顾炯，《大地之歌》《风物·友谊·情思》第121-122页）

昵昵儿女语，恩怨相尔汝。划然变轩昂，勇士赴敌场。浮云柳絮无根蒂，天地阔远随风扬。喧啾百鸟群，忽见孤凤凰。跻攀分寸不可上，失势一落千丈强。嗟余有两耳，未省听丝簧。自闻颍师弹，起坐在一旁。推手遽止之，湿衣泪滂滂。颍乎尔诚能，无以冰炭置我肠。（韩愈：《听颍师弹琴》《十四家诗抄》第三集第134页）

忽闻水上琵琶声，主人忘归客不发。寻声暗问弹者谁？琵琶声停欲语迟。移船相近邀相见，添酒回灯重开宴。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转轴拔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志。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无限事。轻拢慢捻抹复挑，初为《霓裳》后《六幺》。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水下滩；水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暂歇。别有幽情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白居易：《琵琶行》《历代诗歌选》第611页）

紫袖红弦明月中，自弹自感暗低容。絃凝指咽声停处，别有深情一万重。（白居易：《夜筝》《唐人绝句精华》第181页）

吴丝蜀桐张高秋，空山凝云颓不流。湘娥啼竹素女愁，李凭中国弹箜篌。昆山玉碎凤凰叫，芙蓉泣露香兰笑。十二门前融冷光，二十三丝动紫皇。女娲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逗秋雨。梦入神山教神妪，老鱼跳波瘦蛟舞。吴质不眠倚桂树，露脚斜飞湿寒兔。（李贺：《李凭箜篌引》《历代诗歌选》第621页）

破拨声繁恨已长，低鬟敛黛更摧藏。潺湲陇水听难尽，并觉风沙绕画梁。（羊士谔：《夜听琵琶》《唐人绝句精华》第126页）

（2）表　演

威尼斯的夜曲是很著名的。夜曲本是一种抒情的曲子，夜晚在人家窗下随便唱。可是运河里也有：晚上在圣马克方场的河边上，看见河中有红绿的纸球灯，便是唱夜曲的船。雇了“刚朵拉”摇过去，靠着那个船停下，船在水中间，两边挨次排着“刚朵拉”在微波里荡着，象是两只翅膀。唱曲的有男有女，围着一张桌子坐，轮到了便站起来唱，旁边有音乐和着。曲词自然是意大利语，意大利的语音据说是最纯粹，最清朗。听起来似乎的确斩截些，女人的尤其如此——意大利的歌女是出名的。音乐节奏繁密，声情热烈，想来是最流行的“爵士乐”。在微微摇摆的红绿灯球底下，颤着酽酽的歌喉，运河上一片朦胧的夜也似乎透出玫瑰红的样子。（朱自清：《威尼斯》《散文选》第一册第454页）

她（梅兰芳饰穆桂英）开始唱了。她圆韵的歌喉在夜空中颤动，听起来似乎辽远而又逼近，似乎柔和而又铿锵。歌词象珠子似地从她的一笑一颦中，从她的优雅的“水袖”中，从她的婀娜的身段中，一粒一粒地滚下来，滴在地上，溅到空中，落进每一个人的心里，引起一片深远的回音。这回音听不见，但是它却淹没了刚才涌起的那一股狂暴的掌声。

（叶君健：《看戏》《天安门之夜》第84-85页）

当阎婆惜在台上追逐张三的时候，他蹲着身子倒退，围着桌子转圈。全身、五官都有动作。舌头往外伸转，脖子一伸一缩，甩发旋转不已，身轻如燕，足快如风。满台上充满了阴森森的鬼气。唱到“我泪沾襟”的时候，内行称为“三关窍”第一个浪头（昆剧鼓板的一种名词），张三双眼直视，眼珠定在当中，仿佛月亮给白云围绕了。第二个浪头，黑眼珠就只剩下一半了，留在眼睛的上眶，有如落日衔山。到了第三个浪头，双眼全白、眼珠上插，一直到终场，始终保持白盲状态。等到阎婆惜的鬼魂把手帕绕在张三郎的颈上，提到场上，他的身体随着阎婆惜的手，忽高忽低，好象一盏纸灯笼，随风旋转，活象一个僵尸。入场时这死去的张三郎，躺在台上；一人捧首，一人捧足，把他抬起来，他的身体挺直不屈，就象一块铁板。这种功夫内行称为“铁板桥”，不经长期锻炼，是不能成熟的。　（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第一集第28页）

当魏紫演出时，她身披着大红的绸衣，那是女囚犯的罪衣，颈上带着一条金色的大锁链，对于轻柔的她，这锁链是太沉重了。她下身是雪白纺绸的鱼鳞罪裙，雪白的袜子，配上大红的鞋子。她披散的头发，却用一块青色的头帕包着。一支璀璨得和白纺绸一样的雪亮的珠簪，只有这一支，插在她的鬓边。她是那样的单纯，妩媚，美丽，却又何等的高傲，哀艳，痛苦！而和她搭配的是卓越的艺术家大和尚，一身蓝衫，雪白的胡子。牡丹犹需绿叶配，这一衬托，更显得她是一枝伊川洛浦的名花，一朵艳丽无极的大红牡丹。

魏紫这个戏演得凄楚动人。当她向狱神爷祈祷时，她颈上带着的，不仅是那太沉重的锁链，而且有一面朱红的长枷，一面更沉重、更凶险的长枷！何等的形象，何等的遭遇！这都从她的反二簧慢板唱词中颤抖着唱出来了。反二簧也许是魏紫最擅长的曲调。她的声音象泪珠被京胡的弦音串起来的一样。她唱着，转入西皮流水，哀求着，寻找着到南京去的人。她完全忘记了观众，全部进入了角色的感情和心理。
（徐迟：《牡丹》　《徐迟散文选集》第302-303页）

当那些穿绿色衣衫、衫上百花烂漫的宫女一排展开时，六个宫女持

着符节、御香和宫灯，两个宫女举着掌扇，而她(魏紫)亭亭立在她们的面前，有如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卷》拉开在舞台上，幻成了立体。她的神态，若往若还，含辞未吐。她在静止之中，包含了她的全部动作。而当魏紫在鹅毛扇后面饮下第一杯酒，以水袖拭她的绛唇时，这个演员的形态完全稳定下来了，几乎不动了，她变成了一尊塑像。她饮了第二杯，微呈醉态，吹出一口气，整个舞台上似乎只有这一口气；气若幽兰，轻轻飘动。在这样雕塑似的静止之中，魏紫的最细微的动作都是轮廓鲜明，是极美地激动观众的。饮下了第三杯酒，她娇羞地笑了。不徐不疾，用塑像似的手指向前指去，脸上抹白粉的小丑倒在地上，她唱着：

“通宵酒……香满杯……”

她是充满了表情的。她的声音明亮如山泉，但这方面，她也严格地控制着自己，因而连她的细若游丝的行腔也是清响激越的。她举起左臂，一只酒盏执在手中，象一朵紫红的千叶牡丹、人间的牡丹、馥郁的牡丹，发出了奇异的光彩。她不仅把包厢中那些迷恋她的野心家征服了，便是后厅、楼座、阁楼那些后排听众，他们是真正爱好戏剧艺术的，也莫不叹为观止。（徐迟：《牡丹》《徐迟散文选集》第312-313页）

魏紫演到赵艳容装疯时，从凝坐不动的姿态陡然侧身挺立而起。她表现了何等样的抗暴精神！而这时她和整个舞台取得了最美妙的协调。在舞台的空间悬挂起一幅光彩夺目的图画。魏紫就在上面添绘景物。她的一些动作，动似脱兔，急速迅疾。但更动人的是她静似处女的许多神奇的静止塑造给人以一种铸铜似的雕塑的感觉。她的歌喉不仅明亮而且非常含蓄，华丽的音色有丰富的内孕。她控制自己的声音时，竟然控制了全场的呼吸。整个怀仁堂上寂若无人，没有一点声音，只有她的唱腔，安详，徐疾，穿行在大红廊柱间，缭绕在金碧辉煌的画梁上。她的闪闪的眼光是一切表情的集中处。魏紫把那种痛苦至于癫疯的神情用最简洁有力的手法表演出来，达到了令人悚然的程度。演到金殿这一折戏，那戏剧性的冲突，揭露了旧时代的残酷无情，魏紫唱得声泪俱下。她发出控诉的声音，显示了反抗精神的强烈的光芒。她把自己十七年的痛苦凝聚到这个性格中去，并加以理想化了。

也许可以用征服这个字了，魏紫的演出征服了全场观众。她的眼神闪闪有光，反映了水银灯的全部光辉。通过夸张的、喜剧形式的疯魔的表情，她刻画了凄惨的、非人的悲剧内容。她以一丝不苟的准确的戏剧程式表达了角色的丰富的心灵。观众发现她的四肢柔若无骨，整个的体态的温柔结合着刚健的仪态万方。她的歌声更是风雨明晦，气象万千。（徐迟：《牡丹》《徐迟散文选集》第348-349页）

不一会儿，打鼓队由一位长者率领，进入场地，排成一行，准备表演。人常说：山雨欲来，雷鸣在即。按此经验我向四周观察非洲鼓巨鸣之前的各种微小征兆，它或许有一段轻弱的前奏，或者有什么提示性的微小动作吧，不，完全没有！一切都是安静的，那些演员们也还是文文静静地站在那里……但，只过刹那之间，突然一阵震耳欲聋的巨响，在我们头顶上炸开，迅即又象一串响雷向四处隆隆漫去。它来得是那样突然，猛烈，疾剧，那简直就是海啸，是飓风，是原子弹爆炸后的冲击波！什么由远而近哪，由弱转强呀，全然不是那么回事！那巨大的声浪、强烈的节奏，是在百分之一秒的时间里同时灌入你的双耳，冲进你的脑海，搅动你的心弦！在几十面大鼓的猛烈敲击声中，大地在颤动，海洋在颤动，我们的心也在颤动！这时我感觉到周围的一切，全被非洲鼓的声音所统治。音乐竟有如此巨大的魔力！

一切伟大的音乐，都是发自人们的内心；这巨大的非洲鼓的声浪，正是非洲人民的心声！你看那些打鼓队的演员们，刚才还是那样文静，但鼓声一经作起，他们便变成了另外一种性格的人，他们完全陶醉于忘我的狂热之中。大捶敲在鼓上，也敲在他们的心上。他们的每根神经都在受着那具有强烈节奏的鼓声的支配，他们全身的肌肉，象一块块闪光的钢铁，也在按照那强烈的节奏抖动。他们赤着脚板连续猛跳，仿佛整个大地都在他们那一只只铁脚板的猛踏下颤颤悠悠……（玛拉沁夫：《非洲鼓的怀念》《远方集》第32页）

有一次我亲身经历过她家中的一件特征事情。她病了，不能参加演出那正在小剧院上演的新戏。我知道她正因别的女演员接替了她的

新角色而在苦恼，我便去拜访这位老太太，想替她消愁解闷。她住的那所公寓里没有人，因为每个人都到剧院去了。唯一在家陪伴她的，是梅特维琪娃好心收养的一个老妇。我敲门，轻步走进客厅。梅特维琪娃神色仓皇，头发蓬松地坐在客厅的中央。起初我吓了一跳，以为她发生了什么事，但她安我的心，说：

“你看，我正在演戏。现在是我死的时候了，我是个老傻子，但我还在演戏呢。我想，我在棺材里也还是会演戏的。”

“但是，你此刻在表演什么呢？”我感到了兴趣。

我很记得梅特维琪娃，不仅记得她是一个女演员，而且记得她是一个自学出来的、有趣的人。……她是天造地设的性格演员。即令在私生活中，她也不能有一小时不摹仿她所见到的周围人物而空空放过的。她用形象讲话。当她告诉你，说她见过一位来拜访她的人，那个人表示了如此这般的一种意念的时候，你便立刻仿佛亲眼见到什么人曾经到过她那里，是怎样讲话的。

“一个傻子，”她回答，并开始讲解，“一个傻子，是厨娘或是淳朴的乡村农妇，去找医生，到了那里，坐下了，把一捆蔬菜放在她身边地上。她坐着四顾室中。墙上挂着一张画。她望着镜子里，乐了，笑了。她把她的头发压到围巾下面——噫——镜子里的人也在把头发压到围巾下面去。她忍不住，笑了。”

真正的，再也设想不出一种比这更傻样的笑了。

“医生走进来，招呼她。她走进另外一间房，但却提着那捆菜。‘你有什么病？’医生问。‘你什么部分觉得不好过？’‘我把它吞下去了。’‘你吞了什么？’‘我吞下了一根钉。’‘是一根大钉吗？’‘这样长。’她取出一根几寸长的钉。‘你要死的，老太婆，’医生说，‘如果你吞下了这样长的钉。’‘怎么会死呢，我不是现在还活着吗？’‘那末你觉得怎么样呢？’‘我觉得，它从这里钻出来了，到了这里，又到了那里，’那老妇人指点着她全身的各部。‘好，把衣服脱了。’医生走了出去，老妇人便动手脱衣。她脱下了上衣、围巾、围腰、裙子、内衣；她打算脱鞋，但脱不下，因为小腹膨大，不能弯腰。她坐在地上，先脱下一只鞋，然后又脱下另一

只；拉下了一只袜，又用那只光脚帮忙拉下了另一只袜。此刻她一丝不挂了，便开始站起来，但站不起。最后她站了起来，坐在一张椅上，交叉着手臂，坐着，就象这样。”

梅特维琪娃的表演，几乎使我相信一个裸体女人坐在我的面前。（〔苏〕史达尼斯拉夫斯基：《我的艺术生活》第126-127页）

萨尔维尼对待他的艺术工作的态度是很动人的。在演出的那一天，他清早起便激动了，吃得很少，午饭后静坐休息，不接待客人。戏八时开演，而萨尔维尼五时便到剧场，那便是开演前的三小时。他走进化装室，脱下大衣，在舞台上散步。有人走近他身边，他便略事交谈，然后走开去，沉浸于思索中，沉默地站着，然后把自己关闭在化装室里。一会儿以后，他会穿着浴衣或化装衣走出来，在台上散一会步，念念台词，试一下音，或练习一下角色所必需的姿态或一连串动作，以后又回到化装室去，把摩尔人的化装品涂到脚上，粘上胡子。当他不仅改变了自己的外形，而且内心也化了装以后，他再走到台上来，他的脚步比以前更轻快，更年轻了。舞台工人开始搭布景。萨尔维尼和他们谈话。谁知道呢，也许萨尔维尼此刻在想象自己处身于他的士兵群中，他们正在建筑工事和炮垒，防御敌人吧。他的强壮的身体、军人的姿态，他那定视着远方的眼睛，仿佛为他的假想增添了真实性。萨尔维尼会再回到他的化装室，带上发套，穿上奥赛罗的内衣，再走出来，然后又走进去，系上脚带，挂上弯刀，再走出来，然后又进去，扎好头巾，再出来，直到最后穿好奥赛罗的全部服装。每次走出来时，都仿佛萨尔维尼不仅化装了他的脸，化装了他的身体，而且也同样地化装了他的心灵，逐步逐步地建立了一个完整的性格。他借他自己的艺术心灵与身体的某种重要的准备性的化装帮助，钻进了奥赛罗的皮肉和身躯。（〔苏〕史达尼斯拉夫斯基：《我的艺术生活》第360页）

晚八时，观众进场，各个就座。灯光熄灭了，观众席渐渐沉入黑暗中。等观众刚刚有足够的时间习惯于黑暗，观众席便突然被一阵各种音响的浪潮所侵袭。喇叭吹起，鼓敲起，弦乐器奏着最高音，管乐器不

断吹响，铙钹铿锵，剧院的雷震效果器响彻了全场，凡是剧院所有能使耳朵受罪的器具，都发挥了它们的最大威力。随着这种音响的狂乱，剧院所有的射灯都射向观众。观众的眼被照耀得看不清了，这时，从观众席的每一角落里，飞出了纸屑和纸条，数百只各式与各色的小气球，在这狂欢的场景上空飞舞。这些小气球系在线上，一整晚在客人头上飘动，或爆炸而下坠，使画面得到了锦上添花的美观。

这一阵狂乱过去以后，台上开始表演节目。例如，一尊很大的炮从后台推出来。矮小的苏勒吉兹基跟在大炮后面走出，穿着一件用皮革和油布做成的奇怪制服。他发表一段冗长的演说，说着杜撰的假英语。一位翻译员解释，说苏勒吉兹基立即要试验到火星上去了。因此他要给人放在炮筒里，射到天空去。接着，他的妻子来了。于是便有一个动人而催泪的别离场面，也是说杜撰的假英语。这时候，出于一切人的意外，连我也在内——我是蔬菜会的导演，在演出前夜曾检查过所有的节目——背景上出现了一个神秘人物，戴一顶女帽，穿《三姊妹》剧中娜泰夏的红外衣。这人物望着那勇敢的英国人抽咽地哭着，用外套的毛皮领子遮住了眼睛。

……

卡查洛夫和格里布宁也打扮成奇怪的炮手，走近这无畏的英雄。他们刚才把炮拭抹干净，上了油，此刻手提小油壶，走近这位英雄，开始在他的衣服上涂油，使他容易滑进炮筒。在楼座上，有一个糊白纸的大铁圈，准备接住这位冒险家。一切都准备好了。告别礼已行过了。这位勇士发表了他的长征前的最后演说。他被举起，抬到炮口上，推进去。于是卡查洛夫和格里布宁便装火药，点燃了一根长木棍的首端，小心地把火放到火药线上。观众，特别是女人，掩住他们的耳朵，怕听震耳的炮声。但是使一切人惊讶的是，炮声并不比一支玩具手枪的发射声更响，虽然那两个燃放大炮的炮手因震动而跌倒了，观众席中响彻了苏勒吉兹基的惨叫。那个纸圈破了，圈孔中是那位勇敢的苏勒吉兹基上校。军乐队奏起一支胜利曲。这一切对于观众是这么意外，以致有人严肃地断言，他们曾看到苏勒吉兹基从空中飞过，有人真正不明白这种效果是怎样得到的。实际上，在装火药的时候，苏勒吉兹基

循便道跑到了楼座，发信号叫他们放炮的。（〔苏〕史达尼斯拉夫斯基：《我的艺术生活》第586-587页）

演出获得惊人的成功。多尔互利用她那激情洋溢、真诚感人的演技使观众为之倾倒。她的每一声喊叫都以其感情的真挚而摄人心魄。当她带着无比动人的女性的天真和本能的恐惧倒在圈椅上，念出"啊，我要死了，我要死了！"这两句台词时——全场一片饮泣声。

……第五幕时，多尔瓦利完全吸引住了全场的注意力："她哭的时候，就跟人们在生活中哭得一模一样——眼泪流淌得那么自然；她喊叫的时候，就象人们在生活中那样喊叫；她诅咒的时候，也象女人们通常诅咒时那样，扯自己的头发，扔掉花朵，揉皱连衣裙，有时还扯它，几乎一直扯到膝盖部，完全无视那种保守的传统。"

"观众们着了魔：大厅里又是鼓掌声、又是抽泣声、又是号哭声、又是喊叫声。剧的火一般的热情使得所有的心都燃烧起来。……"

"至于说到多尔瓦利，她的语调仿佛发自大自然本身，而她的喊叫则发自心灵深处，震撼着整个大厅……她的一个用来解开帽子上的缎带，把它扔在圈椅上的手势就使得全场颤抖起来，仿佛那可怕的场面就发生在观众眼前。当她疲惫不堪地倒在圈椅上，拧着自己的手，抬起她那双满含泪珠的淡蓝色的眼睛望着天空的时候，她所有的动作、姿势、目光看起来都那么真实……"（〔法〕阿·莫鲁阿：《三仲马》第115-117页）

（3）舞　蹈

她们在一支活泼的华尔兹舞曲中翩翩起舞。她们象飘动的白云，一会儿分散开来，弥漫着整个空地；一会凝结在一起，象半开的玉兰花瓣。她们不断地组成各种不同的图案，以衬托那个年轻人和独舞者所跳的优美的双人舞。头一个独舞的仙女是那么愉快和娇媚，她跳得象一只初见世面的小羚羊，又惊又喜。这块地方，这个景致，是那么迷人，她不时弯下腰来，情不自禁地抚摸地面，好象是想要把沉睡着的一切东

西都唤醒起来，以便与她一同来欣赏此良辰美景。（叶君健《"仙女们"》《两京散记》第56页）

舞蹈演员头上满戴着珠翠和鲜花，淡扫蛾眉，眉间点着猩红的吉祥痣，颈上挂着花环和璎珞，臂上戴着钏镯，身上穿着短袖襟的小褂，底下是宽大的裤子，腰前系一条打褶的围裙，光着脚，脚踝上系着宽串的铃铛。走上台来，长眉一扬，妙目一扫，徐徐举手，缓缓转身，轻轻顿足，随着琴鼓的乐音和伴唱者的歌声，眉、目、指尖、腰肢、腿、足，一齐转动，起落疾徐，轻盈曼妙，真使人目眩神移。（冰心：《归来以后》第18页）

……我们看她忽而双眉颦蹙，表现出无限的哀愁，忽而笑颊灿然，表现出无边的喜乐；忽而侧身垂睫表现出低徊婉转的娇羞；忽而张目嗔视，表现出叱咤风云的盛怒；忽然轻柔地点额抚臂，画眼描眉，表演着细腻妥帖的梳妆；忽而挺身屹立，按箭引弓，使人几乎听得见铮铮的弦响！象湿婆天一样，在舞蹈的狂欢中，她忘怀了观众，也忘怀了自己。她只顾使出浑身解数，用她灵活熟练的四肢五官，来讲说着印度古代的优美的诗歌故事。

……我们发现她们不但是表现神和人，就是草木禽兽：如莲花的花开瓣颤，小鹿的疾走惊跃，孔雀的高视阔步，都能形容尽致，尽态极妍！最精彩的是"蛇舞"，颈的轻摇，肩的微颤：一阵一阵的柔韧的蠕动，从右手的指尖，一直传到左手的指尖！我实在描写不出，只能借用白居易的两句诗："珠缨炫转星宿摇，花鬘斗薮龙蛇动"来包括了。（冰心：《归来以后》第72-73页）

笛子吹起，小鼓敲起，歌声唱起，卡拉玛开始舞蹈了。

她用她的长眉，妙目，手指，腰肢；用她髻上的花朵，腰间的褶裙；用她细碎的舞步，繁响的铃声，轻云般慢移，旋风般疾转，舞蹈出诗句里的离合悲欢。

我们虽然不晓得故事的内容，但是我们的情感，却能随着她的动作，起了共鸣！我们看她忽而双眉颦蹙，表现出无限的哀愁，忽而笑颊

粲然，表现出无边的喜乐；忽而侧身垂睫表现出低回宛转的娇羞；忽而张目嗔视，表现出叱咤风云的盛怒；忽而轻柔地点额抚臂，画眼描眉，表演着细腻妥帖的梳妆；忽而挺身屹立，按箭引弓，使人几乎听得见铮铮的弦响！象湿婆天一样，在舞蹈的狂欢中，她忘怀了观众，也忘怀了自己。（冰心：《观舞记》《小桔灯》第217页）

幕徐徐展开，人们屏息等待。

黑暗中，一道绿光缓缓移动。突然，绿光深处，一对白衣仙人趁风驾云而来。他，停住了，他，慢慢地用巨掌将肩上托着的女仙人放下，是这么柔和，是这么轻，象是放下了一朵袅袅的白云。哟，乌兰诺娃！

夜，静极了，月光，静极了，大地，静极了。在这如水的静夜中，她仿佛是一朵莲花，在微风中开放。

她在舞，又好象没有在舞。她没有舞，又好象复活了的罗丹的雕像，活动在眼前。她挥动着手上的白纱。白纱仿佛是她身体的一部分。她把手上的白纱散开了，白帆似地平铺在半空中。那白帆被风吹起了涟漪，仿佛是银河移到了人间。

她，环绕着他凌波旋转；他，跟随着她荡漾来回，象是水里的旋涡，一个接着一个；象是一叶轻舟，在无边的大海上航行。

不知在什么时候，她象白云似地上升了。只见她昂着头，驾着白帆，在人们无限的留恋中，划一道白光，飘然而去。（戈阳：《杰出的苏联歌舞》《通讯与特写》第38-39页）

当伊莎多拉·邓肯翩翩起舞的时候，人们的精神仿佛回到了远古时代，世界初创的时代。那时候，人们以形体之美作为自由表现伟大灵魂的手段，运动的韵律和声音的韵律融合为一，人体的动作与风和海洋的运动协调一致，女人手臂的姿势犹如玫瑰花瓣的开放，而她的脚在草地上踩踏，犹如树叶飘然落地。当宗教的、爱国的、牺牲的或者欲望的整个热情，合着古弦琴、竖琴或者羚鼓节奏表现出来的时候，当男男女女在他们的家庭炉旁和神的面前，或者走出家门在森林中和海边，身上充满了生命的欢乐，以宗教式的狂热跳起舞来的时候，那就必然是：

人类灵魂的每一个强烈的、巨大的或者美好的冲动，都从精神倾泻出来而化为身体，与宇宙的节奏和谐一致，完美无瑕。（〔美〕伊莎多拉·邓肯：《邓肯自传》第244-245页）

（4）指　挥

贝多芬要求亲自指挥最后一次的预奏……从第一幕的二部唱起，显而易见他全没听见台上的歌唱。他把乐曲的进行延缓很多；当乐队跟着他的指挥棒进行时，台上的歌手自顾自地匆匆向前。结果是全局都紊乱了。经常的乐队指挥翁洛夫，不说明什么理由，提议休息一会；和歌唱者交换了几句话之后，大家重新开始。同样的紊乱又发生了。不得不再休息一次。在贝多芬指挥之下，无疑是干不下去的了；但怎样使他懂得呢？没有一个人有心肠对他说：'走吧，可怜虫，你不能指挥了。'贝多芬不安起来，骚动之余，东张西望，想从不同的脸上猜出症结所在：可是大家都默不作声。他突然用命令的口吻呼唤我。我走近时，他把谈话手册授给我，示意我写。我便写着：'恳求您勿再继续，等回去再告诉您理由。'于是他一跃下台，对我嚷道：'快走！'他一口气跑回家里；进去，一动不动地倒在便榻上，双手捧住他的脸；他这样一直到晚饭时分。用餐时他一言不发，保持着最深刻的痛苦的表情。晚饭以后，当我想告别时，他留着我，表示不愿独自在家。等到我们分手的辰光，他要我陪着去看医生，以耳科出名的……在我和贝多芬的全部交谊中，没有一天可和这十一月里致命的一天相比。他心坎里受了伤，至死不曾忘记这可怕的一幕的印象。（〔法〕罗曼·罗兰：《贝多芬传》第28-29页）

这个人（卡尔·修利西特）有一种奇特的指挥方法，他用那锐利的目光代替指挥棒一扫，好象用眼力就能唤起管弦乐队的声音来。他从后台出来一露面，然后迈着摇摇晃晃的脚步走到舞台中央的指挥台前站定，这大约需要五分钟时间。这当中观众必须不断鼓掌，都会把手拍红的。虽然节目不是为妇女们安排的，观众中却也有不少女客。奇怪

的是他指挥的音乐使你根本感觉不到年龄上的差异，甚至比那些最年轻的人所指挥的还要显得年轻，洋溢着饱满的青春气息。在这样的音乐家面前，我们自然是要俯首致敬的。

然而，假如问我在全世界这些音乐家当中最崇拜谁，我必然会回答说是巴库郝斯和菲夏·特斯卡。理由是这两人如果开一百次音乐会，他们准有九十九次演奏得一样完整，一样出色。简单地用一句话来说，那就是没有任何瑕疵可以挑剔。象这样演出一百次就有九十九次能获得成功，如果不是具备高深的艺术修养和高超的技巧，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尤其是巴库郝斯更为惊人。有人要问我巴库郝斯好在什么地方，我就想这样说：巴库郝斯走到舞台上来的时候，就象在自己家中走到客厅壁炉那里一样，就象坐在客厅壁炉边上那样坐在钢琴前面，用一种就象在壁炉旁边跟人家谈心那样的感情，用音乐和听众娓娓而谈。这样演奏出来的音乐，才能让我们感受到是一种真挚的音乐，有谁能不为它那感人至深的魅力而产生共鸣呢？从这种意义上说，我最喜欢巴库郝斯。（〔日〕小泽征尔：《指挥生涯》第 163-164 页）

我头一次听到他指挥的演奏会，还是在巴黎的香爱丽榭剧院。当时他指挥的是莫扎特的《谐谑曲》和布拉姆斯的交响乐。我感到他把莫扎特的作品指挥得非常好，那美丽真挚的声音潺潺融入我的心头，宛如把我自己也化进那音乐的境界之中了。在那一瞬间，好象在那整个剧院里没有了我，没有了莫扎特，没有了蒙兹，没有了一切，只有那优美的音乐。后来我还经常回忆那动人的情景，这真是一种享受啊！

……真不知这位老人家是从什么地方拨弄出来的那水粼粼的声音，尤其是他把柏辽兹精雕细磨得那样闪闪发光，竟能使我激动得颤抖起来，实在没有想到一首乐曲经过一位指挥家的处理竟能达到这种惊人的地步。

他指挥的方法是那么自然而又柔和，看他的指挥就象听好的唱片那样，脚也不由自主地跟着打起拍子来了。他的手随着流畅的音乐自然而然地挥动着，这时，似乎他手中的指挥棒和那臂膀连同他的身影都融进了音乐之中，只有音乐而无其他，说不定这就是音乐的最高境界

吧：（〔日〕小泽征尔：《指挥生涯》第115-116页）

把众多的声音
调动起来，
听从你的命令
投入战争
把所有的乐器
组织起来，
象千军万马
向统一的目标行进……

你的耳朵在侦察，
你的眼睛在倾听，
你的指挥棒上
跳动着你的神经：

或是月夜的行军，
听到得得的马蹄声；
或是低下头去，
听得情人絮语黄昏；

突然如暴雨骤至，
雷霆万钧，
你腾空而起
从毛发也听到怒吼的声音。

你有指挥战役的魄力，
你是音乐阵地的将军！
紧接最后一个休止符，

刮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艾青：《小泽征尔》 《诗选》第一册第 201-202 页）

（5） 写 作

相传先生居乡里，落拓无偶，性尤怪僻，为村中童子师，食贫自给，不求于人。作此书时，每临晨携一大瓷罂，中贮苦茗，具淡巴菰一包，置行人大道旁，下陈芦衬，坐于上，烟茗置身畔。见行道者过，必强执与语，搜奇说异，随人所知；渴则饮以茗，或奉以烟，必令畅谈乃已。偶闻一事，归而粉饰之。如是二十余寒暑，此书方告蒇。故笔法超绝。

（邹弢：《蒲留仙》 《古文百则》第 405 页）

乱云笼罩的阿尔卑斯山远远落在后边了。意大利明媚的蓝天正向安徒生露出笑颜，微风徐徐，送来了柠檬的阵阵芳香。

米兰，热那亚，佛罗伦萨，高耸的大教堂里名工巧匠制成的色彩暗淡了的壁画，渔夫们的红顶帽子和古铜色的双肩，迎面而来的农村姑娘那火一般的眼睛和娇健的体态，灰暗而挺拔的柏树和长着白色窄叶子的李树，维纳斯的大理石般冷峻的目光，以及强盗们杀人越货的可怕故事……真是琳琅满目，目不暇接，真有些使他眼花缭乱了！在光、热、色彩的滚滚洪流中，对往事的回忆被淹没了，微不足道的烦恼和旅途的劳顿也都烟消云散了。

一八三三年十月十八日（后来他称之为“我的第二次生日”）安徒生来到了罗马。光阴飞逝，每一天都象是一个珍贵的赠品。安徒生的笔在纸上奔驰着，他要捕捉、要把那绚丽多彩的色调，瞬息万变的场面和细节记下来，形诸文字。每天夜里他迟迟不能成眠，多少新的词汇和形象，象影子一样在他眼前闪现，多少新的思想的种子在孕育、发芽，即将破土而出…… （〔苏〕伊·穆拉维约娃：《安徒生传》第 210-211 页）

子夜。巴黎阒然。百万只眼都阖上了。大多数灯光已经灭了。既然别人在休息，那是巴尔扎克工作的时候了。既然别人正在做梦，那是

他醒的时候了。巴黎其余人的白天既已完结，他的白天就要开始了。没有一个人能来打扰他，没有访客来麻烦他，没有信件使他不安。没有债主可能来敲门，也没有排字工人送信来非要交付一分额外的稿件或改正的校样不可。一个浩瀚的时间的伸展（八个至十个钟头的完全孤独）摆在他面前，他在这时间里，去从事他浩瀚的工作。正如把冷脆的矿砂熔成不败纯钢的熔炉应该不许冷却一样，他同样地知道他幻想的紧张是应该不容松弛的："我的思想必须向眉宇间滴下，如水源滴下一样。这过程是完全不知不觉的。

他只认清他工作所注定的定律："工作于必须中断与必须外出的时候，对我是不可能的。我从未一气只工作一两个小时。"只有在夜里，时间是无际而不可割的，那种持续才有可能。而且为了获得这种工作的持续，他颠倒了时间正常的割分，并把他的夜晚变到白天去。

……

仆人在桌上银烛台里点燃六支蜡烛，并紧紧地拉上窗帘，仿佛这是一个显著的符号：外面的世界现在已经整个隔绝了。因为巴尔扎克不要用日光或星光来较量他工作的钟点。他不去留心看天亮，或知道巴黎正从一个新的白天醒来。他周围的有形的东西——靠墙排着的书籍，墙壁本身，那些个门窗以及一切门窗以外的东西——都隐没在阴影里面。只有他自己脑子里的生物在谈话、动作、生活。他正在创造一个他自己的世界，一个能持久的世界。（〔奥〕司蒂芬·支魏格：《巴尔扎克传》第 179-180 页）

……象一切真正迷信的工作者一样，巴尔扎克在他工作的方式上是很拘执的。他爱他的工具象一个士兵爱他的武器。在他投身于战斗之先，他必须知道它们已经在他手边准备好了。在他左手摆着若干迭整齐的空白纸。纸是曾经小心地挑选过的，纸张有一定的尺寸与形状，带着一种淡蓝色，因而不致使眼睛眩晕或疲倦，并且有一个特别光滑的表面，他的笔能在那纸面上毫无抗阻地掠过。他的笔是用同样的小心来预备的。他除了大鸭的翎管之外是不能用别种的。在墨水池旁边——那不是一些赞美他的人作为礼物送给他的、用孔雀石做的、贵重

的一个；而是从他做学生时候就伴着他的不值钱的一个——放着一两瓶存储的墨水。他不使任何的预防被忽略，这种预防是会保证他工作的进行顺利无阻的。在他的右手摆着一个小记事册，在那里面，他时而记进去一些在后面的一章书里可能有用的思想与意念。再没有别的装备了。书籍、论文、研究资料等等，是概不需要的。在他开始写作以前，巴尔扎克已经把一切都融会在脑子里了。（〔奥〕司蒂芬·支魏格：《巴尔扎克传》第181-182页）

（6）作 画

一九二四年，我三十岁生日，我的这几位老师就合作了一张画，送给我作为纪念。这张画是在我家的书房里合画的。第一个下笔的是凌植支先生，他画的一株枇杷，占去了相当大的篇幅，姚茫文先生接着画了蔷薇、樱桃，陈师曾先生画上了竹子、山石，梦白先生就在山石上画了一支八哥。最后，轮到齐白石先生。这张画基本完成，似乎没有添补的必要了。他想了一下，就拿起笔对着那只张开嘴的八哥，画了一只小蜜蜂，这只蜜蜂就成了八哥觅食搜捕的对象，看去特别能传神，大家都喝彩称赞。这只蜜蜂，真有画龙点睛之妙，它使这幅画更显得生气栩栩。画好之后，使这幅画的布局、意境都变化了。（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第31页）

他铺开画纸，画出贝叶树特有的冠盖，井然有序，象披着一身连环铠甲。每一笔都毫不含糊，把绿色生命的活力有层次地表现在纸上。热带的骄阳在画家的头顶上喷射着火焰，酷热难当，他的脑门上渗出涔涔汗珠。草丛里飞出成群的小虫子，赶也赶不走，两条腿被咬得又红又肿，他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索性不去理睬……（理由：《痴情》《痴情》第103页）

（7） 其 它

耍狮子的是在白天来的。找一个广场，在四周围观的人丛中，留出一片空地，就在那里表演起来。一阵锣鼓敲过，出来一个戴着大红脸面具的人和一个戴着猴子面具的人，大红脸是满面滑稽的笑容，猴子是一脸的俏皮相，他们轮流着戏弄那只狮子，打它，骑它，用好吃的东西逗它，却又不让它吃到，……那狮子好象十分的和善温良，一任他们摆布；然而，忽然间，它跳了起来，发怒的向大红脸和猴子追逐，那两个欺软怕硬的家伙，就惊惶的四窜奔逃，走投无路了，最后只好跪在狮子面前，向它叩头求饶。（默涵：《狮和龙》《散文选》第三册第310-311页）

先说猴子爬杆吧：猴子上身穿着小孩的衣服，下身裸露着，它爬到高杆顶上，在上面做倒竖蜻蜓的动作，它还会连续翻筋斗。那双圆溜溜的眼睛，好奇地瞅着观众，那副滑稽相，谁看见都要发笑。

黑熊踩木球也是很好的玩意儿：黑熊本来长得笨头笨脑的，但它却会跳到大木球上，直立着身子，小心控制着身体的平衡，让大木球慢慢滚动。它还会把木球踩上跷跷板，越过中心点，当跷跷板一下子跌下来的时候，我看黑熊的模样儿，还相当紧张哩。

狼钻火圈相当惊险：舞台上围起了铁栅栏，里面放了几个垫高的铁圈，驯兽师挥舞着鞭子，赶着一只只狼，跳过这些圆圈圈。最精采的是，将捆好棉布条淋上煤油的铁圈点上了火，在驯兽师鞭子的喧响声中，野狼一个劲儿地奔跑，乖乖地钻过了一个火圈又是一个火圈。狼在野外的威风已经一点也没有了。

山羊踩钢索表演得也很出色：悬空的钢索架上，山羊象走平地一样，慢条斯理地走着。在细细的钢索上，山羊还表演了个绝技，钢索上面临时给安插上一块金属圆板，只有饭碗口那么大，山羊居然能够把四只脚都集中搁到上面去，腰身弯得象座拱桥。老实说，看到老山羊原来竟有这个本领，我不禁对它也有点尊敬了。（秦牧：《看马戏》《长

街灯语»第 121 页)

请设想我去访问一位雕塑家,一位超人,一位万能的巨大的神祇,我要求他:

"请雕塑一位弥洛岛的维纳斯像给我看。"

那神圣的雕塑家,知道了当前事件的重要性,知道了他要给我看的形象的重要性以后,拿起了一块巨大的烧红的金属。他清楚地知道神足的每一根直线、弧线和凹孔,不怕烧痛,用他的巨指按捏,压缩,和弯折那块不成形的金属。在他手中出现了一个女人的一只伟大而美丽的脚,是一切女人脚中最美丽,最端正,最典雅的脚。在这只脚上,无可增减。这只脚成了永恒的规律。那位雕塑神不慌不忙地把一个还没完成的塑像的一个完整部分放在你的面前,于是整个雕像的美,你已经可以预见了。他并不注意这雕塑成了的脚是否合你的意,是否能造成一个印象。他所创造的东西就是这样。这就是那样东西。如果观赏的人充分熟练,他们便会明白;否则,他们便不会明白其中的奥妙。继续他已经开始了的神妙工作,那位雕塑神便用更安详的态度塑造另一只神脚,塑造神的躯体。但是一霎那间他不安详了。那由坚硬的金属捏成的女人的酥胸,忽然在他手中变得绵软了,而且开始优美地膨胀起来,仿佛在呼吸那样。那位雕塑神停止了工作,迷失于赞赏中了。他的脸是亲切的,他的笑柔和得象一个害相思病的孩子。那女人的美丽的躯体仿佛轻盈了,轻盈得自动地飞升起来,虽然那是最坚硬的金属物做成的。在维纳斯的头部,那位伟大的雕塑家长时间地、热情地修饰着。这就使人觉得他喜爱这个神的头部的鼻子,眼睛,嘴,嘴唇和长颈。

现在一切都完成了!

这是两条腿——一! 这是躯体和两只手臂——二! 这是头。他把头装在躯体上——三!

瞧,维纳斯活了!

我曾经在梦中认识过她,但是从来没有在现实中见过她,从来没有想到她能在实际生活中存在,能这么简单,这么自然,这么轻巧,这么飘逸,这么伟大。现在她已经被铸成一座坚硬的铜像了,然而她却依旧是

一个超人的梦，虽然人可以抚摸她，用手去感觉她，虽然这梦是这么沉重，人不能举起她来。望着这沉重而粗糙的金属物，我们决不能想象她能这么容易地飞升到天上。仿佛这沉重的铜像呼吸了天庭的云彩，起先使我们沉醉，然后把我们引到了人类意识不可企及的境界。
（〔苏〕史达尼斯拉夫斯基：《我的艺术生活》第350-351页）

此刻，鲁日正在大街126号他自己简朴的小房里走上一座旋形楼梯，他觉得特别激动。他没有忘记自己要尽快为莱茵军写一支进行曲，即一支战歌的诺言。他在自己狭小的房里不安地重步跑上跑下。怎样开头？怎样开头？宣言、演讲、祝酒等所有那些激动人心的呼声杂乱地在他脑子里一幕幕闪现。“公民们，武装起来！……前进！自由的孩子们！……消灭专制！树起战旗！……”他还想起其他一些顺便听到的话，想起为自己的子女忧心忡忡的妇女们的呼声，想起农民们对法国的土地可能会遭到外国军队的践踏和血洗的忧虑。他近于下意识地写下头两行，这头两行只是那些呼声的反响、回声和重复：

前进，前进，祖国的儿郎，
那光荣的时刻已来临！

接着，他突然停下笔愣怔起来。就这样定了。开端是好的。现在只是要马上找到适当的节奏，找到配合歌词的旋律。他从橱上拿下自己的小提琴，试了试。绝妙的奇迹：节奏在头几拍上立即与歌词完全适配。他急忙继续写下去，这时乐曲显得平缓庄严，感到有一股力量从全身流过。所有的一切：所有这时爆发出来的感情，所有那些他在大街上、在宴会上听到的话以及对暴君的仇恨、对国土的忧虑、对胜利的信念、对自由的热爱等等一下子都涌上了心头。鲁日一点也不需要创作，一点也不需要编造，他只需押上韵，只需将歌词配上他那具有迷人魅力的旋律节奏就行了。这些歌词在今天，在这几天里都异口同声地在被歌唱。它表达了，说出了和唱出了国民在其内心深处所感受到的一切。他无需作曲，因为大街上的节奏，时间的节奏，这种在士兵们的行军步伐声中、号角高奏声中、大炮的嘎嘎声中反映出来的反抗和挑战的节奏钻

进了紧闭的百叶窗。也许他甚至没有听到这种节奏，不是他自己灵敏的耳朵，而是在这唯一的夜晚寄居在他那必死躯体里的时间之神听到了这种节奏。旋律更加和谐地合乎强有力欢呼的节拍，这种节拍正是全国人民心脏的跳动。鲁日如同在别人的口授下越来越匆忙地听写歌词、乐谱，激情涌上了心头，但激情从没充实他那狭隘的资产阶级灵魂。一种过度兴奋，一种不是自己力量，而是具有神奇威力的热情在这特别紧张的刹那间聚集了起来，以千百倍强大的力量推出了这个可怜的门外汉，把他象枚火箭一样——刹那间的光芒和耀眼的火焰——射向群星。一个夜晚使海军上尉鲁日·德·李尔成了不朽者的同伴。从街心、报刊上吸收来的最初呼声构成了他那创造性的歌词，并象不朽的旋律一样升华为一段用诗歌形式发现出来的不朽的诗节。

我们在神圣的祖国面前，
立誓向敌人复仇！
我们渴望珍贵的自由，
决心要为它而战斗！　（〔奥地利〕茨威格：《一夜天才——马塞曲的诞生》《译林》1983年第1期第255-257页）



人　物　部

缺页

一 肖像类

（1） 职业系列

工 人

老孟泰端端正正地坐在青工代表会议的主席台上，水银灯光把他的额头照得亮堂堂，他的眼睛眯细着——这不全是因为灯光太亮的缘故，他实在是忍不住心底的欢喜，遮盖不住心里泛上来的笑，层层笑纹从嘴角漾开去，他的整个的心都笑开了。（靳以：《老孟泰来到了上海》《上海十年文学选集·特写报告选》第562页）

那些赤脚的停下了，喘着气，满脸怨恨地望着，又拖起了他们的小车。他们用袖子揩去额上的汗，脏黑的脖子上的血管涨大了，又向前走去。一阵阵的灰土掩盖了他们，象生命一样灰色的、窒息的灰土……在第二辆车子的木柴上，坐着一个小小的助手——蓝眼睛的小姑娘。血，暗红的血迹，在她的小脚上凝结了。但是，她只望望天，望望田野，微笑着。你对谁笑，金发的小奴隶呀？对苦难……对你的雪白的、天真的灵魂，你笑着。你的青春用了温柔的，天鹅绒一样的眼睛望着。可是明天？明天，生命的灰色的急流就卷去了你的青春，也一样卷去了你的微笑。而且，拖着小车，这里看到黑暗的苦难，那里看到虚荣和永远的欢乐，你就不再微笑了。阴影要罩上你的天真的脸，湿润的眼睛要露出仇恨，你就跟着你的褴褛的哥哥们，举起了你的小小的、黑黑的、握得紧紧的拳头："两个世界！一个是多余的！"（〔保〕斯米尔宁斯基：《赤脚的孩子》《外国散文选》第341-342页）

鲁大海——四凤的哥哥，鲁贵的半子——进，他身体魁伟，眉毛粗而黑，两颊微微陷下去，方方的下巴和锐利的眼睛，都表现他的性格的倔强。他有一张薄薄的嘴唇，正和他的妹妹带着南方的热情的、厚而红的嘴唇形成强烈的对照。他说话微微有点口吃似的，但是在他的感情激昂的时候，词锋是锐利的。现在他刚从六百里外的煤矿回来。矿里罢了工，他是煽动者之一。几月来的精神的紧张，使他现在露出有点疲乏的神色，胡须乱蓬蓬的，看去几乎老得象鲁贵的弟弟。只有逼近地观察他，才觉出他的眼神同声音，还正是和他的妹妹一样年轻，一样地热，都是象火山要爆发，满蓄着精力的人物。他穿了一件工人的蓝布褂子，油渍的草帽拿在手里，一双黑皮鞋有一根鞋带早不知落在哪里。进门的时候，他略微有点不自在。他说话很简短，表面是冷冷的。（曹禺：《雷雨》《中国话剧选》1 第 52 页）

农　民

窄狭的石板街路上来来往往挤满了一种乡下人。他们的样子打扮都大同小异：干枯的瘦黑的脸，敝旧的深色的棉衣。有仅仅只穿一件黑布棉袍的；有在棉袍上面再套一件庞大的黑布棉马褂的。有戴毡帽的，有戴瓜帽的。帽上，衣折上，都堆着一层灰黄色的尘土。有些没戴帽，裸着一头缟色头发（间或还有拖着辫子的）；有些老年的，焦黑的口唇盖着一丛蓬松黄胡子。胡子上，头发辫子上，要是仔细看，也是沾着一层灰土。有的拄着龙头木拐，手里拿着一些粗劣的玩具之类；有的肩上背一只小小的褡裢，里面装着干粮，铜钞；有的拦腰系一根带子，背后歪插一根旱烟袋。他们的眼眶深陷，放着钝滞呆板的黯光。脸是板着的，严肃而又驯善。在街上挨挨挤挤的走着，每一个步子都跨得郑重而且认真，他们也不笑，也不说话，除非在货摊上买东西论价的时候。（吴组缃：《森山风光》《散文选》第 474 页）

二月二十八日的上午，我在延安县委王书记房里看见了一个老年农民，高高的身材，两鬓都已经白花花的了，瘦长的脸，但却没有太多的皱纹，脸颊还有两片健康的红色，眼皮都有些下垂，覆盖着一双安静、沉

着的，好象很能思索似的眼睛。两撇灰黄色的胡须中间，常露着两颗长门牙，闭起嘴来，嘴唇便有些突出来。他穿一件褪淡了颜色的蓝布棉袄，腰间系一条土毛线的破围巾，下身是灰布棉裤，布袜草鞋。（荒煤：《一个农民的道路》《散文选》第三册第605页）

我的认识老抓是在十年前，他到废宅来当槽，就是喂牲口。这个人瘦瘦的脸，突出的下巴，没有髭须；额骨在眉梢那地方特别棱起，眉毛也只有稀疏的几根；小眼睛，看不出什么灵光，可是挺有力，不倦的射出生命的火花。那一脸坎坷的肌肉，凝固的倔强执着，全部象一颗燧石。（师陀：《芦焚散文选集》第68页）

两捆嫩竹移近了，我看明白了中间那个挑的——这是个三十来岁的汉子，前额有点突，一见眼，就知道是女人背上那个孩子的父亲。他光着上半截身子，个子并不怎么高大，比起他挑的那担东西来，很不相称。可是他下死劲地驮了它们在这条横路上歪着身子走，步子踏得非常慢，两条多毛的脚杆，发着抖。他的胸脯和膀子都凸起一瓣一瓣的栗子肉，颈筋绷得弓弦一样，那条做扁挑用的杉树，深陷地嵌进肩窝的肉里面去。（蒋牧良：《龙山》《散文选》第二册第604页）

当时跟我一起工作的有个饲养员，姓刘，叫老三。老三是四十以上的人了，生得矮矮的，脸上有几颗浅麻子。人极其忠实，又能吃苦耐劳，可就有一宗，最怕学习。闲常喂完牲口，总爱蹲在墙根晒太阳，嘴里咬着小旱烟袋，跟农民家长里短地谈些庄稼话。再就是爱跟马大声小气地说话。有一次，我听见他吆吆喝喝的，不知生了多大的气，去一看，原来他正替马梳啊，刮呀，还替马顺着脖子打了一溜光滑的小辫子，实在耐烦。（杨朔：《<铁流>的故事》《杨朔散文选》第167页）

这个猪倌个子不高，可是浓黑的眉毛底下，两只大眼睛闪亮闪亮的，挺精明。他剃光头，穿件薄棉袄，斜背着一支枪，一边挂着牛角号，一边挂着鹿皮袋，穿一双龙须草鞋，打一副棕树皮绑腿。胸脯挺挺的，

又壮实又威武。我心想这真是一个标准的山里汉子。（碧野：《山高云深处》《情满青山》第46页）

这时候，李家庄方向，有一个扛锹的人，正甩着大步往渠边走，他是一个大个桩，古铜脸，满脸络腮胡子——活象画上的张飞。他穿一套青布裤褂，赤着脚，冬冬冬地走着，脚后带起了一阵阵的灰尘。他走到渠边，把大锹往地下一拄，站定了。他鼓着嘴，竖着眉，气呼呼地望着渠道东头的电力排灌站。他是谁？他就是李庄的祖泉老汉。（项夕林：《水》《安徽散文选》第141页）

军　人

兵车煞是有趣味的，拥塞着的一些丘八我觉得怎么也好象些猪。好象这两天要过年的人预备着要弄进杀房去的肥猪。你看，他们那臃肿得不成名器的尊躯，还要穿上一件臃肿得不成名器的灰色的棉军服。他们的脸墩，他们的耳朵，他们的眉毛，他们的鼻子，他们的太阳筋，他们的冲嘴，终不外是臃肿的两个字。他们的颜面神经，他们的颜面筋肉几乎是没有一丝一毫的闪动的。他们那小小的凝滞着的眼睛和他们开着的口一样，呆呆地望着——他们究竟是在看还是不是在看，这是只有上帝才晓得的了。蛮大的头颅上要顶上一个熨斗形的帽子，短缩的颈子上还要披些乌黑氈氈的长毛狗皮。啊，他们这个尊客，谁能不联想到猪身上去呢？我不了解我们中国的军阀老爷究竟什么个存心。他们刮了不少的地皮，耗了不少的民膏民脂，为什么连这些自己手下的小兵，都不稍稍装饰得好一点呢？（郭沫若：《水平线下·到宜兴去》《学生时代》第327页）

这是一位挂武装带的官长（我猜他是一个排长），灰布的军衣和马裤，却没有绑腿，腰间是一支盒子炮，并没有木盒，很随便地倒插在武装带里，另用一根南货店里扎货包的细麻绳一端拴住了那盒子炮口的准头，又一端就吊在斜皮带近肩头的孔内。所以虽则是一枝盒子炮，却不是取了"佩"的方式，而是象长枪那样"背"地来了。（茅盾：《故乡杂

记》 《茅盾散文速写集》第 101-102 页）

晚上，女生队的郑队长来训话了。

他是一个高个子身材，年龄大约在四十岁上下，人很瘦，脸上长满了凹凸不平的麻子，说得过火一点，完全象个菠萝蜜一般。从他的外表看来，是一个很老实，很文雅的先生，一点也不象军人的模样。他第一个给我们的印象就是那个奇怪的敬礼。他是把五个手指往外一拍，好象是刮人家的耳光似的，有一个同学忍不住笑了，其余的也将要响应起来，幸而连长的眼睛下一个很严厉的警告，否则笑声会象火山一般爆发的。 （谢冰莹：《一个女兵的自传》第 160 页）

一位炮科毕业的朋友，在军队里曾经有十多年的历史。中等身材，黄瘦的面孔，头上盖着稀疏干枯的短头发。一年四季都看见他穿着褪了颜色的草绿布军服，胸前五个钮扣，只剩了两个；原来穿的一双黑帆布胶鞋，近来也不见了，换上的是川东特产苧麻编的草鞋。这朋友的样子，单独的看并不稀奇；可是和他的同伴在一起，那就简直是个怪物。他的同伴们是这样的：军政部织呢厂出的马裤呢军服，裤子上的褶痕压得笔挺到底，浑身上下不许有一点皱纹；纹皮的黑皮靴，后跟上镶着马刺，全都擦得闪亮；武装带子斜挂着，是时时刻刻准备人家来拍照片刊登外国画报的派头。因此他被同伴们尊为“文学家”。意思是象这种寒伧样子，实在不配做副官。 （吴组缃：《副官及其他》 《中国现代散文》下册第 259 页）

我知道她打过仗，受过伤。亚历山大罗娃已经上了岁数，她的难看的外貌使我惊讶。她中等身材，消瘦，面带土色，有几颗麻子的脸皮上布满皱纹；脸型长长的，长相难看；她爱眯起那双本来就不大的眼睛。她的服装挺别致：扁平的身体穿着带硬领的灰呢短袄和黑裙子。头发剪得很短，梳成男人的式样。她的气派也象男人；她坐在沙发上面，把一条腿架在另一条上，一只手按在膝盖上，另一只手拿着一根长烟袋，间或吸它几口。 （〔俄〕巴纳耶娃：《巴纳耶娃回忆录》第 57 页）

这个将军的身体胖大笨重，穿一件落了钮扣的灰色军衣，和一条破烂的有饰绦的军裤。他那张浮肿的脸配上一头白发，而且脸上布满了深红色的血管，他那双泪汪汪的、无光的眼睛看起来很忧郁，很疲乏。我觉得他是一个没有人关心的可怜的人，不过他倒是可以亲近的，他好象一只纯种狗，现在老得叫起来很吃力，而且也不想叫了。（〔苏〕高尔基：《文学写照·柯罗连科时代》《回忆录选》第 181-182 页）

有个男儿汉
他从左边山上来
他一转一弯
　下得山来要过川

他的身材不高也不矮
　结结实实的一条好汉
他的服装上下蓝
　腰间缠着一条黄河水色带
他的背上背着刀
　右手挥着一根旱烟袋
　鸭嘴帽儿歪歪戴
　脚下登着一双麻草鞋
他那派头象什么？
　说他象从前的侠客
　他的腰间却有小手枪一杆
　他身上的枪疤刺刀伤不算
　额头也曾带过彩
他的一生好比这条川
　不知碰过多少壁
　　转过多少弯
　他的方向永不改

他的工作比到黄河更艰难
他是不达目的心不甘
不达目的心不甘
（柯仲平：《边区自卫军》 《新诗选》第三册第578页）

教师

而在这中间，马达的巨人型的身材，他那方脸，浓眉，阔嘴，他那叉开了两腿，石像似的站着的姿势，他那老是爱用轩动眉毛来代替笑的表情，而最后，斜插在嘴角的他那支硕大无比的烟斗，便是整个特殊中尤其突出的典型。（茅盾：《马达的故事》 《茅盾散文速写集》第613页）

她是我们的代数和历史教员，那时也不过二十多岁吧。“螓首蛾眉，齿如编贝”这八个字，就恰恰的可以形容她。她是北方人，皮肤很白嫩，身材很窈窕，又很容易红脸，难为情或是生气，就立刻连耳带颈都红了起来，我最怕的是她红脸的时候。

同学中敬爱她的，当然不止我一人，因为她是我们的女教师中间最美丽，最和平，最善诱的一位。她的态度，严肃而又和蔼，讲述时简单而又清晰。她善用譬喻；我们每每因着譬喻的有趣，而连带的牢记了原理。（冰心：《关于女人》第15-16页）

兰畦先生是我幼年的私塾师。正如他的典雅的别号所表示，他代表一批“古雅”的人物。他也有着“古雅”的面孔：古铜色的脸，端正的鼻子，整齐的八字胡。他穿了一件宽大的蓝布长衫，外面罩上墨布马褂。头上戴一顶旧皮帽，着一双老布棉鞋。他手里拿了一根长烟管，衣襟上佩着眼镜匣子——眼镜平常是不用的——他的装束，是十足古风的。这种的装束，令人一望而知他是一个山里人，这往往成为轻薄的城里人嘲笑的题材，他们给他一个特别的名称“清朝人”，这便“遗民”的意思。（陆蠡：《私塾师》 《散文选》第二册第306页）

分宾主坐下以后，问知老夫子是安徽人！因为先世宦游西安所以

随侍在此，前年也曾往北京候差，住在安徽会馆，但终不得志而返。谈吐非常文雅，而衣服则褴褛已极：大褂是赤膊穿的，颜色如用酱油煮过一般，好几颗钮扣都没有搭上；虽然拖着破鞋，但是没有袜子的；嘴上两撇清秀的胡子，圆圆的脸，但不是健康色，——这时候内室的鸦片气味一阵阵的从门帷缝里喷将出来，越加使我了解他的脸色何以黄瘦的原因。他只有一个儿子在身边，已经没有了其他眷属。（孙伏园：《长安道上》《散文选》第一册第626页）

她是最优秀学生里面的一个，后来就担任了修道院里的级任女教师；她是一个瘦瘦的女人，淡黄色的头发，高度近视，她的外貌就带了一种教诲人、教训人的气味。她一点也不愚蠢，她在口头上很会表现那种冷漠的热诚，她讲话喜欢用一些关于品德和忠诚的陈词滥调，对地理和历史年表她都记得很熟，她讲法国话正确到令人讨厌的程度，她内心隐藏着一种和耶稣会教徒虚伪的谦虚相似的自尊心。（〔俄〕赫尔岑：《往事与随想》第81页）

一位极有才能的教授阿尔杜罗·法里奈里教授就在那里朗诵和讲解德国浪漫主义古典著作。他讲课具有火山爆发那样的豪放气概。他以慢吞吞的语调讲解他的研究心得，接着往往象火焰一样尽情流露出他的奔放的感情。那时他把头转向左边的窗口，从窗口照进来的阳光、他的笑声以及披在他额角上的一撮卷发，这一切使他的容貌具有一种非凡的形象，象天使，又象魔鬼，我简直说不上，然而他似乎给我们指出了道路。

他教给我们的是一种新的道德，它的至高无上的法则就是对我们自己绝对真诚，摒弃老一套清规戒律，忘我地对待我们为之献身的事业。（费拉拉：《陶里亚蒂传》第19页）

学　生

我觉得他自己就象童话中人。他人矮，微微有点胖，圆都都的一个脸有点象黄色的番茄。他见人总是笑眯眯的，把眼睛眯成一线，因此把

他那丰满的和突出的两个脸墩便分成了两部分。他特别象番茄的地方也就在那儿。他是吉林人，爱用卷舌音的北方话也特别助长了他的天真烂漫。（郭沫若：《学生时代》第 97-98 页）

C 女士是我在大学时的同学，她比我高两班。我入大学的第一天，在举行开学典礼之前一小时，在大礼堂前的长廊上，瞥见了她。

那时的女同学，都还穿着制服，一色的月白布衫，黑绸裙儿，长蛇般的队伍，总有一二百个。在人群中，那竹布衫子，黑绸裙子，似乎特别的衬托出 C 女士那天矫的游龙般的身段。她并没有大声说话，也不曾笑，偶然看见她和近旁的女伴耳语，一低头，一侧面，只觉得她眼睛很大，极黑，横波入鬓，转盼流光。

及至进入礼堂坐下——我们是按着班次坐的，每人有一定的坐位——她正坐在我右方前三排的位子上，从从容容略向右倚。我正看一个极其美丽潇洒的侧影：浓黑的鬓发，一个润厚的耳廓，洁白的颈子，美丽的眼角和眉梢。台上讲话的人，偶然有引人发笑之处，总看见她微微的低下头，轻轻的举起左手，那润白的手指，托在腮边，似乎在微笑，又似乎在忍着笑。这印象我极其清楚，也很深。以后的两年中，直到她毕业时为止，在集会的时候，我总在同一座位上，看到这美丽的侧影。（冰心：《关于女人》第 50-51 页）

以后的三年里，她如同狮子滚绣球一般，无一时不活动，无一时不是使出浑身解数的在活动。在她，工作就是游戏，游戏就是工作。早晨看见她穿着蓝布衫，平底皮鞋，夹着书去上课；忽然又在球场上，看见她用红丝布包起头，穿着白衬衣，黑短裤，同三个男同学打网球；一转眼，又看见她骑着车，飞也似的掠过去，身上已换了短袖的浅蓝绒衣和蓝布长裤；下午她又穿着实验白衣服，在化学楼前出现；到了晚上，更摸不定了，只要大礼堂灯火辉煌，进去一看，台上总有她，不是唱歌，就是演戏；在周末的晚上，会遇见她在城里北京饭店或六国饭店，穿起曳地的长衣，踏着高跟鞋，带着长耳坠，画眉，涂指甲，和外交界或使馆界的人们，吃饭，跳舞。

她的一切活动，似乎没有影响到她的功课，她以很高的荣誉毕了业。（冰心：《关于女人》第62页）

班长王淑，坐在最前排中间位置上。每当我进来，她喊着口令，声音沉稳而略带沙哑。她身材矮小，面孔很白，眼睛在她那小而有些下尖的脸盘上，显得特别的黑和特别的大。油黑的短头发，分下来紧紧贴在两鬓上。嘴很小，下唇丰厚，说话的时候，总带着轻微的笑。

她非常聪明，各门功课都是出类拔萃的，大楷和绘画，我是望尘莫及的。她的作文，紧紧吻合着时代以及我教课的思想和感情。有说不完的意思，她就写很长的信，寄到我的学校，和我讨论，要我解答。（孙犁：《保定旧事》《晚华集》第52-53页）

这个青年学生，穿着绒外衣与绉折的汗衫，花边罩着他那形式优美的一双白手，衣装与态度都是名士风的典雅。他是中等身材；他的明亮的棕色的头发，总是长长地包着洁净而轮廓整齐的面孔，鼻子几乎是希腊人式的，眼睛蓝色的，嘴大而有表情，唇时常张开着，含有如他的诗中屡屡提及的、那种冰冷而轻蔑的微笑，而且他有一双稀有的美丽的白手。（〔丹麦〕乔治·勃兰兑斯：《海涅评传》第30-31页）

干　部

王科长以前是一个钳工，只有三十来岁，脸上却已有了皱纹。在他两眼的周围辐射出来的几条皱纹更是深刻。这是以前在旧社会中的痛苦生活在他脸上留下的痕迹。可是这个夜晚，我遇见他，他炯炯的两眼中闪射着喜悦的光芒。他浑身是精力弥漫的。（徐迟：《在高炉上》《徐迟散文选集》第105页）

老宋是个结实精干的壮年人，眉毛漆黑，眼睛好象瞌睡无神，人却是象当地人说的：机灵得象海马一样。半辈子在山风海浪里滚，斗船主，闹革命，现时是一个生产大队的总支书记。（杨朔：《海市》《杨朔散文选》第183页）

一天傍晚，他正在宿舍筹划如何采取应急措施，忽然从外边闯进一个人来。此人三十多岁，短粗的身材象一座石墩子；一身油渍斑斑的工作服，掩不住过剩的青春热力；那双粗壮的手可以一下子掰下一只牛角。来人是年轻的副厂长张万春，是几年前从团委书记岗位上提升起来的年轻干部，一向以敢拚敢冲著称。在前沿阵地上，他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不是那种只要嘴皮子不干实事的甩手干部。宫本言来厂后就听说不少有关他抢关夺险的事迹。有这么一件事就不大一般：一次，铸钢车间在浇铸一个大铸件时，因铁水跑火把皮带运输机烧着了。顿时全车间烟尘弥漫，烈焰滚滚，如不及时抢救，就有毁掉全车间的危险。就在这生命攸关的紧急关头，有的人左顾右盼寻找掩蔽所，有的人惊慌失措无所适从，机灵的悄悄地溜了；而更多的人却是抄起家什，奋不顾身地前去抢救。在抢救的人群中，有一个矮墩墩的小伙子，赤着身子，双手抱着脱下的工作服向着毒蛇般的火舌猛扑……这人就是张万春。他就是多次以这样勇敢无畏的行动，取得了工人的信任。（程树榛：《励精图治》《起飞的浩歌》第 150 页）

职　员

站务司事，矮矮的，胖得眼睛挤成一条细缝，说话时脸微微向上仰着，腰挺得很直，短短的两只手臂交握在背后，一顶漆光的黑军帽，一身蓝布制服，告诉着他底身分和履历。（吴伯箫：《夜发灵宝站》《烟尘集》第 23 页）

黄省三很畏缩地走进，惨白的脸没有一丝血色，满脸惭愧和惶恐的神气。他骨瘦如柴，只穿着一条夹裤和一件败色的旧薄棉袍。他是一个胆小而又非常神经质的人，笑起来也是那样凄惨惨的。每说一句话总要鼓起很大的气力，声音很低，说完了，就不自主地咳嗽两声。他是这样谦卑，不自信，甚至于疑心连自己的声音都会使人不耐。他年纪不算大，然而经年的忧虑和劳碌，逼得他近乎是一个衰弱的老人了。（曹禺：《日出》第 48 页）

李石清由左门上。他原来是大丰银行一个小职员，他的狡黠和逢迎的本领使他目前升为潘月亭的秘书。他很萎缩，极力地仿效他心目中大人物的气魄，却始终掩饰不住自己的穷酸相，他永远偷偷望着人的颜色，顺从而谗媚地笑着。当他正言厉色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额上有许多经历的皱纹，一条一条的细沟，蓄满了他在人生所遭受的羞辱、穷困和酸辛。在这许多他所羡慕"既富且贵"的人物里，他是时有"自惭形秽"之感的，所以在人前，为了怕人的藐视，他时而也无中生有地夸耀一下，然而一想起家里的老小便不由得低下头，忍气吞声受着屈辱。他恨那些在他上面的人，他又不得不逢迎他们。他把愤恨倒咽在肚里，只有在回家以后，一起发泄在自己可怜的妻儿身上。他是这么一个讨厌而又可悯的性格，——他有一对老鼠似的小眼睛，头发稀稀拉拉的，眉毛淡得看不出，嘴边只布着几根毛，扁鼻子，短下巴，张开嘴露着几颗黑牙齿，声音总是很尖锐的。他很瘦，很小，穿一件退了颜色的碎花黄缎袍，外面套上一件崭新的黑缎子马褂。他格登格登地走进来，脚下的漆皮鞋，是不用鞋带的那一种，虽然旧破，也刷得很亮，腿上绑着腿带。（曹禺：《日出》第 70 页）

鲁（益伯）年在三十以外，面貌尖削，两肩微耸；态度圆滑善变，脸上时时浮着随机应变的谄笑，象完全忘了自己的存在，一心在奉承别人似的。（马彦祥：《母亲的遗像》《独幕剧选》1 第 355 页）

医　生

一个外国人，抛弃他优裕的生活，越过重重的封锁线，深入到中国敌后战场，穿一身八路军的灰军装，胳膊上挂着"八路"的臂章，腰间扎着一条宽皮带，脚上穿着一双草鞋；身材魁梧、硕壮、面孔健硕，但有点清瘦，浓眉下面，深藏着一对炯灼的眼睛，那里面饱含着无边的慈爱，颧骨微高，宽大的嘴畸角上，常浮着意味深长的微笑，嘴上崛起的短髭和他的头发，都已灰白了。是的，他已是快五十的人了；但他的精神，却很矍铄，象一个活泼健旺的青年。有些时候，还流露出直朴的天真。见到

熟人，他就高高举起右手：行西班牙礼。不过，也有时候，他紧紧的握着你的手，使你感到一股挚爱的热力在交流。在西班牙的时候，大家叫他“老少年”；中国许多医务工作同志，带着崇敬的感情称呼他“老头子”；老百姓则亲昵地叫他“大鼻子”。这就是诺尔曼·白求恩博士。（周而复：《诺尔曼·白求恩断片》《散文选》第四册第49页）

这是一个年过八旬的老人，长年累月的脑力劳动，使他的头发脱落了。宽阔的额头。一双并非有神的眼睛。厚厚的嘴唇。与其说他象个学者，不如说他象个老农。但他毕竟是一个著名的医生、科学家。（点点：《张孝骞》《起飞的浩歌》第345页）

匠人

她丈夫是个泥水匠，说起来，我也认得的。那是一个忠厚的汉子：后脑上绕着一个辫子髻，终天只见他没由没缘的笑着。笑得又凄凉，又滑稽。……多年没见他，他还是那副老神气：小小的辫子绕在后脑上，含着一种又凄凉又滑稽的笑。不过脸上额上加多了皱纹，眼眶四周尤其多，把一脸的笑容凑合得格外凄凉，格外滑稽了。（吴组缃：《村居记事二则》《散文选》第二册第462-463页）

铁匠是个大个儿，当地首屈一指的大个儿，两个肩头长满了肌肉疙瘩，面孔和臂膀被炉火和锤子迸起的铁屑炽染得黝黑。他脑门方方的，一簇乱蓬蓬浓黑的头发下面，生着一双孩子气的蓝色大眼睛，钢一样明亮。他颌骨宽大，发出笑声和喘息声来，就象那巨大的风箱在狂欢和呼啸；当他以力气十足的姿态抡起臂膀——这是他常年在铁砧旁边劳动养成的习惯动作——他简直不象是年过五旬的人；他能举起绰号叫“小姐”的二十五斤重的铁锤，挥舞着这厉害无比的“姑娘”，从维农一直走到卢昂。（〔法〕左拉：《铁匠》《散文》1981年第10期第37页）

水手

他是一个短身材，肥矮，宽肩膀，约五十岁的人，有一张圆圆的、风

霜满面、泛着红色的脸；淡蓝色的眼睛，近视眼似的窥探着，闪着幽默的眼光。他的一张大嘴上面，挂着一层厚厚的向下拖着的黄色胡髭，显着稚气的顽皮及软弱，具有固执的慈爱。厚实的脖子，象根柱子，壅塞在他沉重的身躯内。他的手臂和那双巨大的长着毛的黄斑满布的手，他的短而粗的腿和一双平扁的大脚，显得难看的矮小及结实。他走路的姿势笨重，摇动。他的声音，当没有提高到隆隆吼叫的时候，压低成为一半象是窃窃私语的低音，仿佛带些悲伤的意味。他穿一套起着皱纹的，不合身的，黑色的，上岸穿的服装，一顶退了色的灰布帽，戴在斑白的、如丝的头发上。（〔美〕奥尼尔：《安娜·桂丝蒂》《外国剧作选》第五册第741页）

麦地·布克跌跌撞撞地自船舷那边走出来。他慢慢向前移动，脚步不稳，右手扶着船舷，借以稳定身体。他赤着上身，没有衣服，只穿一件肮脏的粗布裤。他的身体显得强壮有力，胸脯宽大，身材高，面容英俊，坚实，粗野，勇敢。年纪约在三十上下，正是肌肉结实、孔武有力的时期。乌黑的眼珠，因为缺少睡眠的缘故，现出红色的血丝，眼光闪烁不定。手臂和肩上的肌肉，结实得一块块凸了出来，前肘上的青筋突出，象青的绳子似的。他摸索着走到缆圈前，坐下来，面对着船舱，弯着背，双手扶着头，显得疲倦的样子。（〔美〕奥尼尔：《安娜·桂丝蒂》《外国剧作选》第五册第770页）

仆役

她的头发乱蓬蓬的，象冬天的枯草一样。身上穿着镶边的黑布棉袄和夹裤，黑里已泛出黄色；棉袄长于膝齐，夹裤也直拖到脚背上。脚倒是双天足，穿着尖头的黑布鞋，后跟还带着两片同色的“叶拢儿”。……韦小姐告诉我，女用人来了，她的名字叫阿河。

……

旧新年是过去了。……这时阿河如换了一个人。她穿着宝蓝色挑着小花儿的布棉袄裤；脚下是嫩蓝色毛绳鞋，鞋口还缀着两个半蓝半白的小绒球。……阿河这一打扮，真有些楚楚可怜了。她的头发早已是

刷得光光的，覆额的留海也梳得十分服帖。一张小小的圆脸，如正开的桃李花；脸上并没有笑，却隐隐地含着春日的光辉，象花房里充了蜜一般。这在我几乎是一个奇迹；……我觉得在深山里发见了一粒猫儿眼；这样精纯的猫儿眼，是我生平所仅见！（朱自清：《阿河》《背影》第25-27页）

有一天我雇了这样一个车夫的车子……他是一个二十岁光景的年轻人，高个子，身材魁梧，是一个漂亮的小伙子。他有一对蓝眼睛和红红的面颊，他那顶窄小的破帽子盖到眉毛上，在帽子下面露出来卷成一串串小圈的亚麻色头发，他那宽大的肩头想不到却穿上一件那么窄小的外衣。

在他那没有胡须的漂亮的脸上却带了忧郁、沮丧的神情。（〔俄〕屠格涅夫：《马霞》《外国散文选》第114页）

马车夫是个驼背的老头，眼看就要躺进坟墓了，但是他的眼睛却说明他是一个少有的无赖。他坐在驭者座上，俯着头，耸着肩，好象他一辈子都是被人提着后领似的。他的脸——是农奴的，但是从他驾御马的那种风度中，却表现出了他是反对现行制度的，并且更着重地说明了他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马的身上。马车慢吞吞地跑着，支起了车篷，泥泞到处飞溅，车身摇晃着……我感到自己好象是一盆汤中的一块光骨头。（〔俄〕伊凡诺夫：《会见高尔基》第34页）

鲁贵——约莫四十多岁的样子，神气萎缩，肿眼皮，嘴角松弛地垂下来。他的身体较胖。和许多大公馆的仆人一样，他很懂事，尤其是很懂礼节。他有点驼背，似乎永远欠着身子向主人答应着"是"。他常常贪婪地窥视着。（曹禺：《雷雨》《曹禺选集》第3页）

官吏

副处长来了。他是瘦瘦的人，三角形脸，皮肤白净有光。两只溜溜转的老鼠眼，表现出他处事的决断。据说，他处理案件非常简单爽快，

什么案子到他手里一刻儿就解决了。他有一个决案的腹稿，即是：凡关于共案，宁错杀不可错放。……他有了这个铁则，不怕几多案件，他只要看一看犯人的出身，口供如何那是次要的，是什么人，就给什么处分，毫不需要怎样去考虑，不要一刻时候，他就按一按叫人铃，说案件统给决了。拿去执行好了。因此，许多人便称赞他处事的果决和敏捷。（方志敏：《死！》　《可爱的中国》第39-40页）

但是千万不要被他的长髯吓倒，说起来，他还是一个不到四十岁的人。他生得很矮小，可是很有精神，只有他的那一副大眼镜总是那么懒散地挂着，每个人看见他，自然心里就会暗自想着："唉，我替他扶一扶眼镜才好。"说实在话，那不是架在鼻梁上，简直是落到鼻尖上了。人们都为他空担一份心，生怕它会跌碎；可是看到那一把又厚又软的胡子，总能放下点心，因为它可以减轻它下坠的力量。

他时常要捋着他的胡子，头摇着，不时地嘻开那张包在胡子中间的嘴笑着。　（靳以：《邻居们》　《靳以散文小说集》第4页）

他的狡猾的眼睛时有一种讨人欢喜的闪烁，他的上下嘴唇的胡髭都卷曲得非常可爱，他身上又常常散发着龙涎香的芬芳。曾经有一幅画，画他跪在地上祈祷，显出一副虔诚的样子。他的长长的鹰钩鼻在中部弯曲得很厉害，头上则非常尖；鼻子下面是一张狭狭的嘴，地位又仿佛生得太近了，嘴上是两片丰满的嘴唇。这样一张嘴，又使他的整个面部奇怪地显出了一种天使似的神情。他那很仔细的上了蜡又捻得光光的胡髭，低垂于嘴的两角，然后突然又向上翘起来，造成了两个有趣的尖端。这个人就是国王所最亲近的伴侣兼顾问。　（〔美〕华尔希：《西班牙女王伊萨白尔传》第9-10页）

警　察

抬起眼睛，那边站着两个巡捕：手枪在他们的腰间，泛红的脸肉，深深的纹刻在嘴围，黄的睫毛下闪着绿光，似乎在那里狞笑。　（叶圣陶：《五月卅一日急雨中》　《中国报告文学丛书》第一辑第一分册第23页）

这位洋大人的相貌也别有风趣，一张紫猪肝的脸配上一只血红色葫芦式的大鼻子，好象夏天隔夜的猪心肺，肚皮也特别的大，屁股也特别的高，肚皮好象怀了双胎已到足月的孕妇，屁股和驴子的不相上下，假使他也没有了头，简直分不清他的前后。一条警装裤，绷在屁股上，紧紧的。走起路来最足惹人发笑，就是昨天刚做了"未亡人"的嫂嫂见了他也免不了报之一笑呢？他的记忆也不大好，每次上差的时候，不是忘却了带手表，要么，就是忘记带铅笔，有一次竟忘却了戴警装的帽子，光着一头黄色的油头发来上差。所以巡捕们在背地里替他起了一个绰号，叫做"糊老大"。（一捕：《巡捕日记一页》《中国报告文学丛书》第一辑第三分册第142页）

一个挺着大肚皮、面孔活象漫画家笔下力大如牛的巡官在主持会场。他那粗大、惯于挥舞警棍的大手在孩子们背上拍拍打打，要他们站好——简直要把孩子拍个跟斗。（〔美〕菲里普·鲍诺斯基：《桑树街的一年四季》《外国散文选》第510页）

他们大氅上闪亮着
墨水和蜡的斑渍。
他们的脑袋是铅的，
所以他们没有眼泪。
带着漆皮似的灵魂
他们一路骑马前来。
驼着背，黑夜似的，
到一处便带来了
黑橡胶似的寂静
和细沙似的恐怖。
他们随心所欲的走过，
头脑里藏着
一管无形手枪的
不测风云。

（〔西〕洛尔伽：《西班牙宪警谣》
《外国诗歌选》第352-353页）

商　人

他是一位城市的小商人型，个子很小巧，给人的印象很清晰，显示得他为人精明，但丝毫也不奸猾。他很诚恳地接待着我们，并不感觉到唐突，也没有那种畏首畏尾的神气，怕受什么拖累。他还很客气地说：怕招待不周到，要请原谅。他这倒也并不是俗套的外交辞令，看他的神气，他是说得非常诚恳的。（郭沫若：《革命春秋》第251页）

坐在他对面的客人是一个三十来岁的商人，湖色线春棉袍，尖顶瓜皮帽，胡须许久不曾修剃，脸色很灰败，然而这是怎样的一双眼睛呵：冰冷、僵直，只有宰杀后的死羊眼才这样可怕。（杨朔：《征尘》《杨朔散文选》第29页）

他的妻子被一位青年制造商所追求，那人肥胖、魁梧、干净、油头，穿最时髦的英国式衣服，衣襟上永远带着一朵花，手拿一方喷香的手帕，长着两撇往上翘的威廉第二式唇须。（〔苏〕史达尼斯拉夫斯基：《我的艺术生活》第6页）

他的浑号"牧师约翰"，正配合他的人。他有一张苍白、瘦削、刮得光光的脸，淡蓝色的眼睛，白头发，似乎穿上牧师的长袍比现在系着一条围裙对他更合适。他的声音和他的一般姿态，都不会打消这种幻觉，这种幻觉使他成为这码头上的一个人物。他的声音与姿态，轻软温柔。但是在这温厚的后面，可以觉出他是戴着面具的人——一个粗悍，寡情，象铁钉一样硬的人。（〔美〕奥尼尔：《安娜·桂丝蒂》《外国剧作选》第五册第739页）

他是个六十岁的老人，因为早年经营小生意时不得不唯利是图，变得相当粗俗卑鄙，后来因为生意兴隆，饮食无度，又变得懒散而傲慢。

总之，他是个恶俗愚昧，只重口腹的人，对贱价出卖劳动力的人欺凌、鄙视，对有钱有势的人卑恭屈节，而且他在这两种态度中，都很真诚直率，并不含有仇恨或羡慕之意。因为在这世界上找不到可以赚大钱的工作，他只得小本经营，尽量剥削别人，结果也就变得贪吝不堪。可是这一点他自己却一点也没有想到。他反而相信他在商业上的成就，完全是象他这样一个能干、勤劳、精明、富有商业经验，而在私生活方面又极度安闲、热情、专事欢乐的人必然会得到的一种正当的胜利。就外貌说，他是一个矮胖子，扁平的四方脸上，有一个猪鼻子，下巴底下长着花白胡子，当中一块是灰色的，一双多泪的小蓝眼睛，带着悲哀伤感的表情。因为他说话时常带一种装模作样的腔调，所以他很容易将那表情转移到声音里去。（〔英〕萧伯纳：《康蒂妲》《外国剧作选》第五册第373页）

地　主

周乡绅颏下的长须，教人看了觉得他是“年高望重”；不止是他实际所过的五十三岁了，颀长身材，瘦狭脸庞，一双清秀中含着锐利的眼睛；而且吐属文雅，气度大方，不愧是一个世代世宦，自己又读过书，做过官，办过事，退老在家享福的乡绅！他的手腕，他的机智，已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所以人家平常决不觉得他会有奸诈；除非——除非他是动了肝火暴躁的时候，他的面目便还免不了要露出些狰狞的真相。你看他今天穿着一件宽大的生丝长衫，戴一副金丝边蓝眼镜，一只手拄一根犀角装头镶洋金的直手杖，一只手摇一把绿玉柄的全白羽毛扇；斯斯文文，踱上桥来，真是一团和气。（洪深：《五奎桥》《洪深文集》第219页）

刘文彩，身材高大，著长袍马褂；眉梢眼角，均朝下垮，颧骨上耸，两颊下塌；眼睛眯着，倒略含笑意，嘴扁无髭，颇有太婆味道；统观头部，光脑壳。（李累等：《从水牢里活出来的人们》《报告文学集》第3页）

资本家

门大开，周朴园进。他有五十五岁，鬓发已经斑白，带着椭圆形的金边眼镜，一对沉鸷的眼睛在底下闪烁着。象一切起家立业的人物，他的威严在儿子们面前格外显得峻厉。他专横、自是、倔强。他穿的衣服，还是二十年前的新装，一件团花的官纱大褂，底下是白纺绸的衬衫，长衫的领扣松散着，露着颈上的肉。他的衣服很舒展地贴在身上，整洁，没有一些尘垢。他有些胖，背微微地伛偻，他的半白的头发很润泽地分梳到后面，还保持昔日的丰采。在阳光下，他的脸呈着银白色，一般人说这就是贵人的特征，所以他才有这样大的矿产。（曹禺：《雷雨》《中国话剧选》1 第 72 页）

潘月亭——一块庞然大物，裹着一身绸缎。头发已经斑白，行动很迟缓，然而见着陈白露，他的年纪，举动，态度就突然变得又年轻，又活泼，其实他最小的儿子也已经二十出头了。他的眼睛眯得小小的，鼻子象个狮子狗；有两撇胡子，一张大嘴，金质的假牙时常在呵呵大笑的时刻夸耀地闪烁着。他穿一件古铜色的獐绒皮袍。上面套着是缎坎肩。挂着金表链和翡翠坠儿。他仿佛刚穿好衣服，领扣还未系好，一只手拿着雪茄，皱着眉却又忍不住笑。（曹禺：《日出》第 33 页）

乞丐

你在伦敦无论如何热闹的街上，几乎在每条街上都可以看见东立一个穿着破旧衣服的老头儿，西立一个穿着破旧衣服的失业工人模样的男子。有的立在店铺门口边上，有的立于马路和行人道的中间，面孔向着店铺，手上有的捧着小木盘，有的捧着小纸盒，里面排着十几盒自来火，一声不响地立着发呆。当着大风奇冷的时候，还可看见这些须发雪白的老头儿们发抖。……手上捧着几盒自来火，虽实际是在做乞丐，觉得面孔上似乎究竟好看些（？），这是他们还舍不得独立的观念。我所看见的这种以卖自来火为掩饰的叫化子虽不少，但很少看见有人挖腰包，只有一次看见一个路过的、头发也是雪白了的老太婆，拿出几个

辫士给一个捧着自来火、须发同样白的老头儿。这大概还是她在年龄上出于"同病相怜"的同情心吧。

有的手上拿着一个口琴，在马路旁一面吹着，一面兜转着大跳而特跳，好象发疯似的；有的手上拿着一个手风琴，大拉而特拉，那种两手用死劲儿拉着，全身都跟着大摇大摆的神气，使你觉得他实在是用尽了全副的精神；有的手上拿着一个喇叭，在路旁吹着开步走的军号；有的坐在路旁打着洋琴，叮叮当当打了好半天，没有人肯破钞，见有人走过便大声叫着："谢谢你！"但我看去似乎仍然没有多大的效力！有的老太婆手上拿着一本书，向里立在马路和行人道中间，对着书朗声高诵，但她尽管喘着气高诵她的好书，我却没有看见有什么人去听她。最近在一条最热闹的马路上，看见一个人头上戴着方帽，身上穿着一件宽身大袖的长袍（在大学里得了学位穿的制服），夹着几本书，翻着一本，用手指着，大声演讲，看到他长袍底下衣服的破烂不堪（制服已是破旧的），以及他那副乞相，才知道他原来是装着"大学教授"架子的叫化子！他的那副怪形怪状，最初颇引起过路人的好奇心，围着看他，后来大概发现了他的真正目的，便望望然走去了。我回来道经那条路的时候，看见这位"大学教授"只单独地一个人站在那里，但他仍然口讲指划，刺刺不休，我不得不佩服他的坚毅的精神！还有一次在另一条最热闹的马路上，看见有一个四五十岁的人物，上身连外衣都没有了，在那样车辆和行人拥挤不堪的街道，在一边马路上连着大翻其觔斗！车和人都不得不让他。他那副急形急状的模样，非亲眼目睹的人，简直不能想象。这些现象，似乎都不外乎这个意思：我要拿你几个钱，也尽了一些力，不是白拿的。换句话说，便是还含有独立的观念，不愿作依赖的表示。

此外常见的是在路旁唱歌。有一个人唱，有一男一女唱，有集队唱。这种队伍有三五人，有七八人，多时竟有二十余人，双人并行，衣服都是很破烂的；人倒多是强壮的大汉，看上去多象失业工人模样，领头的一个人把鸭舌帽翻过来拿在手上，备路人把钱丢进去。这种队伍常见于热闹市街上行人最多的时候，且走且唱，引吭高歌，颇有激昂悲壮之概。大概这类失业者一肚子牢骚无处泄，乘此机会大喊大叫一番，

所以声音特别激越洪亮。除唱歌叫化队外，还有一种奏乐叫化队，每在星期日，有十几人，或二三十人，各拿乐器，在各马路相当的方场上，合拢来奏乐。这类奏乐队的叫化子，衣服比较穿得整齐，有的大衣常服穿得很好，乐器也比较的好，怀峨林、曼陀林等俱备。

最令人看着惨然的是四五岁到十一二岁的小叫化子，这类小叫化子虽不及成人叫化子之多，但也常得遇见。有一次我在电车站旁看见一个四岁模样的小叫化子伸手向人讨钱，那样黄金发、深蓝眼、两只红苹果似的双颊，以及那一副天真烂漫的憨态，实在令人觉得可爱！有一个中国朋友曾经有一次被一个小叫化子追随着，他身上刚巧没有零钱，那孩子多追了几步，旁有一个英国绅士模样的人出来把这孩子拉开，轻声对他说道："这是外国人，不要去扰他。"在天真烂漫的孩子，觉得肚子饿了便须伸手要钱，什么外国人不外国人，他们原弄不清楚！至于有名无实的独立观念，他们当然更不能理会，所以不讨则已，一讨便是老实伸手向你要钱。

伦敦的叫化子虽有这样的五花八门，但是在女性方面，除五六十岁以上的老太婆外，青年的却没有。这原因很容易明白，因为她们有"皮肉"可作"交易"，迫不得已时便从这方面去发展了。你夜里在电灯辉煌人山人海的街市，如皮卡得利(Piccadilly)和摄政街(Regent Street)一带，便可看见"人肉市场"的概况。这在她们算是把"自由身体"(？)来做"交易"的，不是白拿你的钱，也就是含有独立观念的，但是多么残酷啊！　（邹韬奋：《萍踪寄语》《中国报告 文学丛书》第一辑第四分册第 131-133 页）

路旁所谓丐官家，都已开了门，点着灯火。妇人都已出了马，各占据一个要隘，带着孩子，拿着乞盘，火把，一切准备妥贴。所谓要隘，都是他们临时安排的：有的用一条或两条板凳，横着拦住路口，仅仅留下一个人过身的空档，乞盘就放在这空档处；有的则是用石头叠成一段或两段障碍物，横拦去路，自己盘坐着，当着那空口。这些妇人，有年轻的，有年老的，都化了装：穿着破衣服，不是白天看见的那种整洁样子了。但是也有化装的很马虎的，往往破衣服下面露出的是粉红色新洋

袜、新鞋子、鲜明洁净的印花布裤子。

还有一些男子，在路旁摆七个大石头，每一个石头上摆一盏豆油风灯，意思想是替香客照路，但也摆着乞盘；一路上有小庙，象南边乡间的土地庙，里面却是灵官菩萨。也点了灯，有人守着。

在这些人里面，白天看见的那些残废乞丐，却一个也找不着了。

我们慢慢的走下来，那些妇人看见都忸怩着藏起脸来，有的竟连忙躲避到黑暗处。哈代先生有意找她们谈话，无人肯理睬。直走到一棵大树下面，那儿一个老婆婆，当着路口坐着，旁边还睡一个小孩。……老婆婆咳了几声，扫清一下喉咙，不好意思的望一望我们，伸长着脖子向前张看着。直到那一长串人影响着一个一个的铜子落入乞盘里，通过了前面一道道嚷声鼎沸的关隘，到了近处约摸一二丈的地方，她才用一种出乎我们意外的最敏捷的手法抱起了她那个赤身露体的孙儿，放到自己怀里，用衣裳掩盖着，同时放开洪亮的声音，唱了起来：

“烧的是平安香呵，舍一个如意钱。看你五谷装满仓呵，添子又添孙。……舍一个钱呵，各人修好各人的呵，舍的快发的快，舍得多发的多呵。老奶奶看在眼里的呵！……”

当她这样唱着的时候，那个行列已经到了跟前。她的孙儿自动的从她怀里钻出来，跪到地上，双手拱在胸口，一上一下的动着，牙齿发颤，清涕直流。

那批香客正就白天所见的一样，有老有少，龙头木拐，小褡裢，手里各秉一枝香，低着头，神气严肃得带着痛苦成分，一步挨一步的从障碍物中间留好的缺口处走过去。每走过三个五个，总有一两个从褡裢里摸出铜子，丢到老婆婆的乞盘里。有时也有摊开手心，或是拍拍褡裢，表示钱已经完了的，那老婆婆就有一种权利伸手去掏查他的褡裢；查看了，实在是没有，才放他过去。如果这样子的香客一连有这么五六七八个，那这个老婆婆就着了慌，一边咒骂似的狠声嚷着：“你是行好的呵！你是行好的呵！”一边就有权利去扭住一个香客的衣裳，不让过去，直到别人代给了钱才放他走。

这一批香客过完，等这么三五分钟，又上来一批。一回儿，又是一批。老婆婆一回儿把孙儿塞进被窝里，把火把用石头压死；一回儿又把

孙儿抱出来，把火把摇亮。间歇地忙着，弄得气喘汗流。一回工夫，看看那乞盘里已经琳琅满目了。

“奶，”那孙儿钻进被窝，探出头来抖颤着说，“今晚上要的钱都是俺的。”

“是哩，是哩。都是你的，都是俺小宝的，哈哈哈哈。”说着，笑望着我们。

“老太太，”哈代先生说，“你这钱该当给你小宝宝，他比你老人家还辛苦。好好给他做几件新衣穿，给他留着娶个漂亮媳妇儿。”

“是哩，是哩！哈哈哈哈。”

这时东南西三面一片昏黑的原野里都不断的有一长串一长串的火光出现。上来的香客二十个一队，三十个一组，过去一批，又来一批，渐渐越来越拥。老婆婆大有应接不暇之势了。（吴组缃：《泰山风光》《中国报告文学丛书》第一辑第一分册第232-235页）

忽然一只手伸到我面前来了，一双干枯的手指，那一张面孔是灰色的，面上满是青筋，那面孔看去有五十多岁，青灰色的面孔上满是皱纹。那饥饿的颜色和灰白的头发，在我前面也渐次显明了。

“做做好事！做做好事！一个铜板！把一个铜板！”

这声音是颤抖的，这是听得很熟悉的，这是饥饿的声音，也是在恐惧当中发出的声音。（万迪鹤：《灰色的手》《散文选》第二册第52页）

我并没有住脚，这时候就有声音在我身后响了起来。两个，也许是三个，嗡嗡地尾随在我的身后唱着，那颤弱微细的声音，使我不能不回头。的确是两个，精瘦，除了骨架就是一层被棕黑色的油漆油过的皮了，大的顶多有七岁，小的不过四岁吧，紧紧地牵着大的那件象拆散了的“洗把”（洗地板用的东西）的布条似的上衣。眼睛象被拳头打过似地往下陷着，没有一点光亮。不晓得是艺术家还是政治家，替这小的孩子脸上画上了悲惨的线条和阴暗的色彩。这使我几乎忘记了他们曾嗡嗡地向我乞怜，也忘记了自己是可以充一回慈善家什么的。然而在他们天真的心上，向走路人乞讨便成为了权利，因而又开始向我嗡嗡地唱

着。我探索着我的口袋，摸出了两个大铜元。那两个弱小的影子一摇一摇地离开了我。在我已开始感到这条路的难走了。（罗荪：《街景》《中国现代散文》下册第366页）

我在街上走着……一个乞丐——一个衰弱的老人挡住了我。

红肿的、含着泪水的眼睛，发青的嘴唇，粗糙、褴褛的衣服，龌龊的伤口……呵，贫困把这个不幸的人，弄成了什么样子啊！

他向我伸出一只红肿、肮脏的手……。他呻吟着，他哀求施舍。（〔俄〕屠格涅夫：《乞丐》《屠格涅夫散文诗集》第15页）

“先生，您能给一角钱吗？”

……

“先生仅仅一角钱。”

保罗注视着这个人。他不老，也不肮脏，但是这面孔是一个饥饿的人的面孔，嘴唇冻得发紫，两眼充血。他手上的骨节是白色的——这只手正抓住一件翻领的薄薄的上衣。……他注意到一件旧军衣的袖子，露在那件破上衣的褴褛的袖口外面——无疑地，这便是这人仅有的一件温暖的衣服了。（〔美〕秀莱·葛兰姆：《黑人歌手罗伯逊》第241-242页）

妓女

这天晚上，在靠近台口的包厢里坐着一个女人，她以姿色出众、趣味高雅外加挥金如土而著称，名字叫阿利芬茜娜·普利西，但她更喜欢称呼自己为玛丽·久普列西。小仲马写道：“她是一个身体修长、非常纤细的黑发女子，皮肤白里透红；头不大，一双椭圆形的眼睛跟日本女人一样，象用晶莹的珐瑯质镶成，只是显得更加水灵也更加骄傲；嘴唇红得象樱桃，牙齿雪白而整齐。整个身形使人想起一座用萨克森细瓷制成的精美雕像来……”杨柳般的细腰，天鹅般的颈项、纯洁而天真的表情、拜伦式的苍白、英国式的披散在双肩的长长的卷发、白色丝连衣裙上方裸露着的酥胸、宝石项链、金手镯——这一切使她显得象皇后一样

美丽。（〔法〕阿·莫鲁阿：《三仲马》第 242-243 页）

缓慢的脚步声由甬道传进来。正中的门呀地开了一半，陈白露走进来，捻开中间的灯，室内豁然明亮。她穿着极讲究的晚礼服，颜色鲜艳，多褶的裙裾和上面的两条粉飘带，拖在地面如一片云彩。她发际插一朵红花，乌黑的头发烫成小姑娘似的鬈髻，垂在耳际。她的眼明媚动人，举动伶俐而机警，一种嘲讽的笑总挂在嘴角上。但是她的神色时常露出倦怠和烦厌；这种生活的倦怠是她那种飘泊人特有的性质。（曹禺：《日出》第 4 页）

开幕时，翠喜立在左门口，背向观众，掀起门帘向外望。——翠喜大约有三十岁左右，一个已经为人欺凌蹂躏到几乎完全麻木的动物。她并不好看，人有些胖，满脸涂着粉，一双眼皮晕晕地扑一层红胭脂，头发披在肩上，前额一块块地故意掐成的紫痕，排列整齐如一串花瓣，两个太阳穴，更红紫得吓人。她穿一件绛红色的棉袍，套上一件绒坎肩，棉鞋棉裤，黑缎带扎住腿。她右手里一支烟蒂头，时而吹一下灰放在口边，时而就用那手指搔弄自己的头发。

她仿佛在招呼谁，笑着，叫着。（曹禺：《日出》第 103 页）

她约有四五十岁的光景。雀斑的脸和红色的大鼻子上，交织着紫色的静脉青筋。密密的灰白头发，油腻腻的，堆在圆脑袋顶上。身形肥胖，松软无力；呼吸时喘息地吐着气；她说话声音响亮，象男人似的，间杂着大笑的爆发。但是在她的充满红血丝的蓝色眼睛里，仍闪烁着贪求生命的青年欲望，没有被艰苦的习惯所扑灭，显示着幽默的揶揄的神情，但是心平气和的。她戴顶男人的小便帽，穿件双排钮扣的男上装，下面是一条污垢的棉布裙子。一双赤脚，套在一双男人的大皮鞋里，有几倍大，以致使她蹒跚地拖着脚步走路。（〔美〕奥尼尔：《安娜·桂丝蒂》《外国剧作选》第五册第 743 页）

僧侣

印光法师的皮肤呈褐色，肌理颇粗，表示他是北方人；头顶几乎全秃，发着亮光；脑额很阔；浓眉底下一双眼睛这时虽不戴眼镜，却同戴了眼镜从眼镜上面射出眼光来的样子看人；嘴唇略微皱瘪：大概六十左右了。弘一法师与印光法师并肩而坐，正是绝好的对比，一个是水样的秀美，飘逸，而一个是山样的浑朴，凝重。（叶绍钧：《两法师》《中国现代散文》上册第161页）

道士则蓄发古装，仿佛国画里的人物了。在那时候的阿金，还是拖辫子穿大衫的人，及至装束登场，身披鹤氅，头戴道冠，上边插着金如意，手执牙笏，足踏禹步，便有一股道气，觉得全不象他本人了。（周作人：《周作人回忆录》第30页）

那是头戴牛毛红毡笠，身着短褐，也不怎么平净，一条百衲战带束腰，步伐坚定落实的人。因为鞋下是钉着钢钉的，所以走动蓁蓁地响。行杖捣着碎石，也咯咯有声。那装束，一看便知是涉过千山万水的老行脚。……这人生得好一副紫檀色瘦生的脸相。为风雨残蚀的顽强的颜面，好象是生着一层锈。这样的脸，任谁都看得出是漂过大海，走过崇山，见过大的世面，因为经过风浪，被风霜摧老了的。那锁在眉宇间的，也许不妨说是淡淡的哀愁，但也许竟是跋涉的疲倦。瞧那双眼睛，那纯黑的眼睛，定住时能自己发光，若是一霎，唔，简直是在打闪。（师陀：《芦焚散文选集》第62-63页）

神父路易晚上拜访牧师华盛顿。……

他满脸恐怖地望着牧师。可是华盛顿太肥了，除了喘气之外，分毫没有动。他穿着一领宽袍，坐在那里象一位皇帝。不，象摔过毛又装潢起来的猪。也不，倒象供奉着的一堆什么。他是独眼龙，也许竟是流氓。头发，胡子，眼睛全是灰色的。鼻子象一堆蜡烛油，有不少小洞。鼻子下有嘴，却用鼻子说话：

“什么呀？主基督！”（师陀：《芦焚散文选集》第262-263页）

一个高大的男子，胡子刮得溜光，系着白色领带，更使他的脸孔容光焕发。他神态矜持尊贵，从一张宝座似的大安乐椅上站起来，用一种更为腻人的声音故作谦逊地迎接我。每一个毛孔都散发出“尊贵的气息”，浑身僧侣气，这就是英国教士的典型。……

他结束了他的讲话，带着疑问的表情望着我。他的声音竟变得这样甜蜜和油滑，以致使我想到，他的光滑的秃头大概一定会冒油，而且象扑粉似地撒了不少沙糖在上面，又滋润又甜蜜。（〔德〕威廉·李卜克内西：《一个革命士兵的回忆》第216-219页）

这时出来了一个教士，穿着黑色长袍，因穿得太久，黑里放出红来；脖子上挂着白色反领，头上戴着阔边大毡帽，他大约五十来岁，生着一个鹰嘴鼻子，眼睛陷在肉里。但是最惹人注目的却是他的削瘦和苍白。他的脸和身体没有一丝动作，他的肌肉好象已经硬化，完全失去了弹性。人们看见这样一具发黄的象牙人儿也会开步走路，真该吃惊。（鲍文蔚译：《雨果夫人见证录》第105页）

詹姆士·马伏·莫瑞尔是基督教社会主义者，英国教会牧师，并且是圣马太公会和基督教社会联盟中的积极分子。他年约四十岁，生气勃勃，和蔼可亲，为人很活跃，体格魁伟，样子也很漂亮。他的精力很充沛，态度和悦诚恳而又善于体贴，声音洪亮自然。他说话时象一个老练的演说家一样的明晰有力，而且能极自如地运用丰富的词藻。他是个第一流的牧师，能够对他所喜欢的人毫无顾忌地畅谈一切，更能够在教训别人时不至引起对方的反感，在强迫别人听从自己的意思时不使别人感到屈辱，有时甚至能够在干涉别人的私事时不显得卤莽无礼。他的热忱和同情心的源泉，一刻也不会干枯；但他每天仍吃得很甜，睡得很香，使他在精疲力竭之后，能很快地恢复元气。同时，他象一个大孩子，对自己的权能不免有些虚骄，更常常不自觉地显得有些沾沾自喜。他的脸色很健康，前额饱满，眉毛稍粗一些，眼睛却明亮有神，嘴的轮廓

虽不是顶好，却也显出一种果断有力的样子，鼻子很大，鼻孔象善于表演的演说家一样便于翕动，但所有他的五官却缺少一种灵秀之气。（〔英〕萧伯纳：《康蒂妲》 《外国剧作选》第五册第366页）

囚 犯

关在单人囚室里的犯人，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大名鼎鼎的索菲娅·勃留芙施坦，绰号“小金手”。她因为从西伯利亚潜逃被判三年苦役。这是个纤巧、瘦弱的女子，头发已经斑白，脸上堆满皱纹，象个老太婆。她戴着手铐，床铺上放着一件灰色的羊皮短大衣，既可用来防寒又可当被盖。她在囚室里踱来踱去，走个不停，仿佛象只刚出洞门的老鼠，不断地在嗅着空气，她的面部表情也跟老鼠一样。望着她，很难令人置信，曾几何时她还是个天仙似的美人，曾经使所有的狱吏神魂颠倒。比如，在斯摩棱斯克有一个看守曾帮助她逃走，而且自己也同她一起逃走。在萨哈林，初期她跟所有流放到这里的女人一样，住在监外，住在自由的民宅里。她曾试图逃走，为此化装成士兵，但是却被捕获了。 （〔俄〕契诃夫：《萨哈林旅行记》第51页）

河里跑的不是渡船，而是一个方方正正的平底摆渡。这艘奇特“舰艇”的船长是一个苦役犯，绰号叫“记不得宗族的美男子”。他已七十一岁了，驼背，肩胛骨突起，断了一根肋骨，一只手缺少大拇指，全身满是鞭打留下的伤痕，但头发却一根没白，只是仿佛退了色似的。一双蓝汪汪的眼睛，明亮，愉快，和善。他衣衫褴褛，打着赤脚。他机灵，爱讲话，喜欢笑。一八五五年，他“由于愚蠢”从军队开了小差，开始流浪，自称是记不得宗族的人。他被捉住，给遣送到外贝加尔，照他的说法，当了哥萨克。 （〔俄〕契诃夫：《萨哈林旅行记》第41-42页）

叶戈尔是个烧炉工，不算是他的仆役，但“出于尊敬”，常来送劈柴，倒厨房的脏水，做一些老太婆力不胜任的活计。有时我坐在那里读书或者写什么东西，会突然听到有一种沙沙的响声和急促的喘息声，有人在桌子下面笨重地移动着。低头一瞧，原来是叶戈尔。只见他赤着脚，

蹲在那里拣碎纸，或者在擦拭灰尘。他四十来岁，笨手笨脚，动作缓慢，完全是所说的“笨伯”。他面貌纯朴，初看起来有点愚相，生着一张宽大的鲶鱼嘴，红头发，胡须稀疏，小眼睛。问他话，他不马上回答，先是斜着眼睛看看你，问道：“啥？”或者是“你说谁？”他对你总以“大人”相称，可又直呼“你”。他一分钟也闲不住，不论走到哪里，到处都能找点活儿干。他总是一边跟你谈话，一边用眼睛四处搜寻，看是否有什么东西需要收拾或者修理。他一昼夜只睡两三个小时，因为他没有时间睡觉。每逢节日，他往往穿着红色的衬衫，外面罩一件短上衣，挺着肚子，叉开两腿，站在十字路口的什么地方。这叫作“遛弯儿”。（〔俄〕契诃夫：《萨哈林旅行记》第61页）

演　员

姚黄在跨上舞台的第一场的第一个瞬间，就象一道闪电，震动了观众，正是行话所谓“挑帘红”。她那时十五岁，人长得美，天赋颖悟，学会了老牡丹花出场时的那种高度凝聚的技巧。但一切技巧是后天的，美却天赐。姚黄美极了，好比名贵品种的牡丹初放，艳丽娇嫩，光亮不可逼视。

姚黄最善于表演青春少女的纯洁的心灵。她性格明朗，在舞台上散发她自由活泼、欢乐无涯的气质。她演出娃娃旦的角色，当年最受欢迎的是《柜中缘》、《渔舟配》、《花田错》等。当她用雀跃式的碎步出台，一回眸，一闪身，一抛巾，一亮相，整个剧院一下子陷入那欢喜的境界中。与其说是一个女演员出场，不如说她是一个美目轻盈的飞天，身缠飘带，翱翔在舞台上了。（徐迟：《牡丹》《徐迟散文选集》第299页）

是在拍摄《一江春水向东流》影片时，上官来到电影厂，穿一身裁剪考究的乔其纱镶细边的长旗袍、绣花鞋，梳得乌黑发亮的发髻上簪几朵雪白的茉莉；她轻拂一把精镌的杭檀香扇，扎过眼的耳垂上嵌着小小的红宝石。导演端详着她，说：“噢唷，上官，这副派头……”上官凄然一笑：“不正派，是哦？”上官习于浓妆淡抹着意修饰；但是，她却从不为自己的思想和作风涂脂抹粉。她聪明绝顶，深谙人情世故，一眼能看穿别

人的内心活动，也明白自己在他人眼中的卑微地位。她巧于酬酢，又率直得惊人。谁要惹着她，她可是厉害极了；她若同情起人来，却是拔簪倾囊，肝胆相照。她，俗到极处反倒颇为不俗了。（黄宗英：《星》《星》第2页）

那是一个笨重肥胖的身形；紧身衣和裤子都是非常鲜明的黄色布做成的，手臂和腰部都宽大地鼓胀起来，并且从头到底都布满了缝上的突出的红色小圆圈，好象有无数的人舌头从里边伸出来一样，胸前和背上都用黑色布垫起来作护甲，布垫上面挂着铜鼓；头上戴一顶平顶圆形的黑色帽子；他的面孔也同样地又平又圆，也是橙黄的颜色，还加上红色的雀斑，显出一种打哈欠时的微笑。（〔德〕海涅：《巴赫拉赫的法学教师》《海涅散文选》第212页）

玛丽·多尔瓦利是个娇小的、深色头发的、柔弱的女子，几绺鬈发垂拂在额头上，一双带着痛苦神色的眼睛，嘴唇在不住地颤抖着，脸色总是显得那么激动，她不单单是个演员："这是一个坦露着的灵魂……她的身材象柔韧的芦苇，一阵轻轻的微风都会吹得她不住颤动。"作为一个贫穷的流浪演员的私生女，多尔瓦利的身上笼罩着一种狂暴而又低下的热情，发起怒来，会象市场上的女商贩一样骂街。……在舞台上这个令人惊诧的女子灵感洋溢，每个动作都贯穿着一种生命的活力，用她那闪烁着的才华征服所有的观众。（〔法〕阿·莫鲁阿：《三仲马》第112页）

她（伊达·费里叶）有一双人工描出来的细眉，晶莹如雪、柔滑如缎的皮肤罩着一层淡淡的红晕，嘴唇是珊瑚色的，一头秀发象曼奇尼一样卷成波浪形。她的丰满到这一段时期之前已经到了一种危险的程度，她的发音听起来让人讨厌。她说起话来，就象害着慢性感冒似的。但她善于招待客人，很快仲马就更加重视她那当家庭主妇的本事，而不去管她那些驾驭他心灵的手腕。（〔法〕阿·莫鲁阿：《三仲马》第165页）

但她(艾麦·杰克列)刚在舞台上演了五分钟,就使他感到无比惊讶:在她身上他发现了一个伟大的演员。"那迴非寻常的、拖长而又稍带鼻音的声音,听起来象是阿拉伯人的歌唱,一开始显得有点单调,但立刻就抓住了你。她有着迷人的身段、柔软的腰肢(没有束紧身)和一双又大又黑的眼睛;她的面部表情一下子从温柔转为狂怒,透过那层不自然的红晕可以看到死一般的苍白,这是内心痛苦造成的结果。瘦削的双肩,平平的胸脯——一句话,这是一个被所有的人视为不正经的女人,但和她比较起来,所有的美人都显得一钱不值……"(〔法〕阿·莫鲁阿:《三仲马》第487页)

高高的身材,周正的面孔,浓密的眉毛使巴卡什看上去象个阴沉的美男子,拜伦式的人物。抒情而又严峻,热情而又深沉,时而爱得发狂,时而凶狠无比,时而崇高庄严,总那天性就适合安东尼这个角色。(〔法〕阿·莫鲁阿:《三仲马》第113页)

艺术家

司徒乔来了。当他提着手杖用轻快的步子走进厅房的时候,在座的人中立刻扬起一阵欢声。司徒乔穿了黑色洋服,人很矫健;有一张轮廓显明的面孔,一个宽阔的前额,隆起的大鼻子,宽阔的嘴;两道浓眉底下是一双又圆又大的眼睛。这个形象,我在告罗士打行的画展会场里参观他的画的时候就有了印象的,可是在眼前这样的场合,却另有一种亲切的感觉。(黄蒙田:《司徒乔琐记》《香港作家散文选》第48-49页)

他(狄德洛)已经年迈,瘦骨嶙峋,但是动作异常灵活。他的鼻子特别长。我常在人们身上寻找跟鸟兽类似之处,我觉得狄德洛活象一只大鹅。狄德洛有一双浅色的、带怒意的眼睛,他老是咬着两片薄嘴唇,而且时常突如其来地痉挛一下。(〔俄〕巴纳耶娃:《巴纳耶娃回忆录》第17页)

他那狮子一般的雄姿，他的长发，他的有气无力，他的懒散、优雅而高傲的动作，象一头食肉兽那样，压迫着我。和他单独相处在那小房间里，我感觉到自己的渺小和他的伟大。我仿佛一个被关在狮笼中的狮子的宾客。我忽然想起，这一位沉静的巨人，在钢琴前，或指挥台后，变得怎样热烈，他的长发如何能象狮鬃一般地挺立起来，当他被熔焰般的情感控制时，他的眼将闪烁着何等样的火，他将做出何等样猛烈的、出人意表的动作。在我的想象中，狮子和安东·罗平斯坦合成一体了。

一小时后，我在乐队演习时遇见他，我又一次这样地感觉，而且看到了我在第一次会见他时所感觉和所目睹的一切。在他的创作力最高扬的一刻，他的不羁的感情，象旋风似地通过他的全身，往脑后甩头发（头发遮住了他的半边脸），抬起他的胳臂，头，身体，于是这一头食肉兽仿佛拥抱了整个这暴风雨般的乐队。他想用高昂的声音压倒这乐队，他向那些吹伸缩喇叭的人猛叫。

“把你们的猪鼻子举高一点！”

因为没有足够的声音和力量来表现在他身体里面奔腾着的情绪，所以他要求那些吹喇叭的人高举喇叭筒，为的是叫那吼声不受任何阻碍地飞向听众。

演习终止了。罗平斯坦象一只经过战斗以后的狮子，躺在睡椅上，他的疲惫的身躯全部显出猫一般的柔软，汗水淋漓。我怀着一颗颤动的心，站在他的化装室门口附近，守着他，向他祈祷，从门与门柱中间的隙缝里窥探进去。乐师们都在兴奋中，在他休息过后回到旅馆里的小房间去时，乐师们诚惶诚恐地护送他。（〔苏〕史达尼斯拉夫斯基：《我的艺术生活》第 144-145 页）

他短小臃肿，外表结实，生就运动家般的骨骼。一张土红色的宽大的脸，到晚年才皮肤变得病态而黄黄的，尤其是冬天，当他关在室内远离田野的时候。额角隆起，宽广无比。乌黑的头发，异乎寻常地浓密，好似梳子从未在上面光临过，到处逆立，赛似“梅杜斯头上的乱蛇”。眼中燃烧着一股奇异的威力，使所有见到他的人为之震慑；但大多数人不能分辨它们微妙的差别。因为在褐色而悲壮的脸上，这双眼睛射出一道

犷野的光，所以大家总以为是黑的；其实却是灰蓝的。平时又细小又深陷，兴奋或愤怒时光才大张起来，在眼眶中旋转，那才奇妙地反映出它们真正的思想。他往往用忧郁的目光向天凝视。宽大的鼻子又短又方，竟是狮子的相貌。一张细腻的嘴巴，但下唇常有比上唇前突的倾向。牙床结实得厉害，似乎可以磕破核桃。左边的下巴有一个深陷的小窝，使他的脸显得古怪地不对称。据莫希尔斯说："他的微笑是很美的，谈话之间有一副往往可爱而令人高兴的神气。但另一方面，他的笑却是不愉快的、粗野的、难看的，而且为时很短，"——那是一个不惯于欢乐的人的笑。他通常的表情是忧郁的，显示出"一种无可疗治的哀伤"。一八二五年，雷斯太勃说看见"他温柔的眼睛及其剧烈的痛苦"时，他需要竭尽全力才能止住眼泪。一年以后，勃罗姆·洪·勃隆太在一家酒店里遇见他，坐在一隅抽着一支长烟斗，闭着眼睛，那是他临死以前与日俱增的习惯。一个朋友向他说话。他悲哀地微笑，从袋里掏出一本小小的谈话手册；然后用着聋子惯有的尖锐的声音，教人家把要说的话写下来。——他的脸色时常变化，或是在钢琴上被人无意中撞见的时候，或是突然有所感应的时候，有时甚至在街上，使路人大为吃惊。"脸上的肌肉突然隆起，血管膨胀；犷野的眼睛变得加倍可怕；嘴巴发抖，仿佛一个魔术家召来了妖魔而反被妖魔制服一般，"那是莎士比亚式的面目。于里于斯·裴奈狄脱说他无异"李尔王"。（〔法〕罗曼·罗兰：《贝多芬传》第3-4页）

一百年前，一位虽不听得见雷声但已聋得听不见大型交响乐队演奏自己的乐曲的五十七岁的倔强的单身老人最后一次举拳向着咆哮的天空，然后逝去了，还是和他生前一直那样地唐突神灵，蔑视天地。他是反抗性的化身；他甚至在街上遇上一位大公和他的随从时也总不免把帽子向下按得紧紧地，然后从他们正中间大踏步地直穿而过。他有一架不听话的蒸汽轧路机的风度（大多数轧路机还恭顺地听使唤和不那么调皮呢）；他穿衣服之不讲究尤甚于田间的稻草人：事实上有一次他竟被当做流浪汉给抓了起来，因为警察不肯相信穿得这样破破烂烂的人竟会是一位大作曲家，更不能相信这副躯体竟能容得下纯音响世

界最奔腾澎湃的灵魂。（〔英〕肖伯纳：《贝多芬百年祭》《外国散文选》第290-291页）

作家

那位姓王的大编辑听说是天津的什么学堂出身，身上穿的是西装，手中拿的是手杖，脚上穿的是响鞋。他的脚步象羚羊一样，走得很快，与其说在走，宁可说在跳。他每天起床很迟，一起床便在楼上高叫茶房打水。吃饭，差不多没有一次不听他吵菜不好。每天上半天要到某女塾去教英文，上课时总爱涂一脸的雪花膏，打一身的香水。他那一双响鞋由楼上响出大门，出了大门还可以听见好一段响声。当他回来的时候也是一样，在门外老远便听见他的响鞋。大门如是关着，他总要用手杖来在门环上打得满响。一进门就叫"茶房啊，打水！"他那枝手杖，和楼梯的栏杆是很有仇恨的，无论是上楼或下楼，那棍子总要在杆头上出气。（郭沫若：《学生时代》第83-84页）

鲁迅先生，他穿着一件黑色的粗布长衫，脚上着的是绿面橡胶底的、陈嘉庚工厂制造的运动鞋。面部消瘦而苍黄，须颇粗黑。口上含着支已经燃掉了半截的香烟。态度从容。虽不露笑脸，却自然可亲，不象他老人家手写的文章那样老辣。（钟敬文：《记找鲁迅先生》《中国现代散文》上册第324页）

那时候，她（肖红）的头发就梳作两个小辫，椭圆型的脸，容色清白，闪着冷静的两只黑色大眼睛。蓝布短褂，下面是黑色的裙子。一个身材修长，而步态敏捷的十九岁的少女。见到沈玉书，她的那冷静的两只眼睛，就突然变得柔和，那就是她快乐的表现了。（骆宾基：《肖红小传》第12页）

我把他（小林多喜二）的头扶在我的膝上。他那苍白而消瘦的面孔已因痛苦而改变了模样，头发柔软的脑袋不时地从我的膝头上滑落下来。他一边呻吟着，……一边挣扎着身子，……这位同志的装束是藏青

地碎白花纹的和服上罩一件和服外套。这与他面孔和手的白皙对照起来，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五官端正的容貌表现了高度的理性，秀丽的鼻孔里凝结着鲜红的血迹。手指纤细而柔软，一指头上留有经常握笔的茧子，说明了他是一个写文章的人。（刘白羽：《樱花》《刘白羽散文选》第250-251页）

冰心走进房来，我和安格尔、薇薇、蓝蓝起身相迎。我连说不敢当，老人家老远从郊外的中央民族学院到华侨大厦来和我们见面。

“那算什么？”冰心微翘的嘴角含着笑。“你们老远从国外回来！”她说话很好听，一个个字珠圆玉润地溜出来。她穿一件藏青毛料对襟夹袄，深灰毛料裤子，乍看之下，就象北京大街上每个女性所穿的那种服装。但因为那细致的质料、原料包扣、合身的剪裁，就是一个样式的服装，穿在冰心身上就显得俏一些，也有个性一些。她的头发俐落地梳在耳后。她那个人就是一座非常典雅的象班小雕像，年代久了，有些变色了，但还是细致得逗人喜爱。她爱说：“是吗？”尾音往上一扬，眼角.嘴角轻轻一翘。（聂华苓：《三十年后》第108-109页）

希伯先生是一位有风趣的好好先生。一张并不虚肿的圆脸，沿边布满了荆棘似的短髭；鼻梁虽高，眼睛却不算大；毛发浓密，然而皮肤白净：处处给人一种矛盾的印象。小孩子初次站在他的旁边，不免望而生畏，听他三言两语之后，便意会出这位大人是怎样一个赤子，心情和他的年龄又是一个可爱的对比。他是一位半新不旧的文人，字写得规规矩矩，圆圆润润，和他自己一样平稳，和他自己一样没有棱角，而且，原谅我，和他自己一样没没无闻。中等身材，相当宽大，夏天他爱脱掉上身衣服，露出他厚实的胸脯。他的健康和强壮值得人人羡慕。谁也想不到这样一个结实的身体，藏着一颗比鸡胆还小的小胆。他虽说是一个文人，因为缺少名士的清骨，究竟还有撒野的地方，招人喜爱。方才我说他赤裸上身，未免有伤风化，实际当着亲朋家小，他才敢这样洒脱无礼。有一个毛病，不问前面是否远客高谊，他依然夺口而出，顺口而下，好比清流潺潺，忽来一声鸦噪。这就是那句一般厮走的口头禅：狗

的。（李健吾：《希伯先生》《散文选》第366页）

而且他（雪莱）是象古代希腊雕刻一样的美少年。瘦长的身影，闪光的金发，山中湖水一样澄清的眼眸，大理石一样光洁的皮肤，蔷薇般的红颊，高高的鼻子，薄薄的红唇。不论男女一看见都要为他的美丽所动。（鹤见佑辅：《拜伦传》第194页）

现在走在剑桥街上的拜伦，是一个瘦而白的青年。据那描写着当时的他的文献说："他的皮肤象雪花石膏的花瓶内，微微地亮着灯一样透明，栗色的头发有着铜色的光泽，长垂的睫毛之下，碧鼠色的双眸澄明得象高山上的湖水。"

这个美丽的青年，稍稍曳着一支腿走路的样子，倒引起人心里的美观和同情。（鹤见佑辅：《拜伦传》第54页）

他（普希金）站在门口，身子靠着门框，双手交叉地抱住宽阔的胸脯，带着不满的神情环顾左右。我还记得他的黑黑的不大的面孔：阿非利加型的嘴唇、微露的洁白的大牙齿、下垂的连鬓胡子、高高的前额下面那对几乎没有眉毛的含着怒意的微黑的眼睛、以及鬈曲的头发……他也急速地瞥了我一眼；我毫无礼貌地凝神注视他，这大概在他心里引起了不愉快的印象：他似乎烦恼地耸了耸肩，——总之，他的情绪不好，——然后走到旁边去了。（〔俄〕屠格涅夫：《回忆录》第8页）

他（别林斯基）是一个中等身材的人，初初看去很不漂亮，甚至丑陋、瘦弱。他的胸脯瘪陷，脑袋低垂着，两只肩胛骨显然一高一低……他有一张不大的、苍白中微微泛红的脸，一只不正常的、差不多是扁平的鼻子，嘴巴有点歪，尤其是张开的时候；牙齿又小又密，一绺茂密的金发披在白净秀丽的、虽然是低矮的前额上。我从来没有见过谁的眼睛比别林斯基的更加美丽。这一对浅蓝的、瞳孔深处闪耀着金光的眼睛平常被睫毛半掩着，兴奋时却睁得大大的，射出炯炯的光辉来；他快活的时候，他的目光中便流露着一种和善潇洒的可爱的神情。别林斯基的声

音微弱，有点粗嘎，但是愉快；他说起话来带着特别的重音和气音，“倔强、激动而匆促”。他象小孩似的从心底里发出笑声。他喜欢在房里走来走去，同时用秀丽的小手指头敲着盛有俄国烟草的鼻烟壶。谁要是在街上看见他戴一顶有遮檐的暖帽，穿着旧的貉绒皮袄和破烂的套鞋，用不平稳的步子挨着墙根匆匆走过，带着神经质的人特有的疑惧而严峻的神色东张西望，——谁要是只看见他这副样子，对他一定得不到正确的概念。所以我相当了解，为什么一个外省人在别人指点下看到他的时候，会惊呼道：“我只在森林里见过这样的狼，而且是一只正在被猎狗追捕的狼！”在陌生人中间，在街上，别林斯基很容易感到羞怯和窘促。在家里他通常穿一件灰色棉衣，一向很爱整洁。他的口音、态度和动作，使人清清楚楚想起了他的出身；他的整个风度是纯俄罗斯的、纯莫斯科的；也怪不得他的血管中流着纯洁的血液，——这原是我们大俄罗斯僧侣的特点，这么多世纪以来，他们一直没有受到外国血统的影响。
（〔俄〕屠格涅夫：《回忆录》第23-24页）

他（果戈里）那象通常哥萨克一样从鬓角直披下来的金发还保留着青春的色泽，但是显然已经逐渐稀疏了；他的倾斜的、光滑白净的前额仍旧能使人深深地感觉到他的才智。一对不大的深棕色的眼珠有时闪烁着愉快——正是愉快，而不是嘲笑——的神色；不过眼光总是显得有些疲倦。那管长长的尖鼻子给果戈里的相貌添了一种狐狸似的刁滑的味道；经过修剪的八字须底下两片浮肿柔软的嘴唇给人的印象也不好；它们的模糊的轮廓表现了——至少我觉得是这样——他的性格的阴暗面；每逢他要说话，他的嘴唇就讨厌地张开来，露出一排难看的牙齿；瘦小的下巴埋在宽大的黑丝绒领巾里。果戈里的仪态和动作不象大学教授，只象中小学教员，——叫人想起了外省男女中学的老师。“你是一个多么聪明、古怪和病态的人呵！”——我望着他，情不自禁地想道。
（〔俄〕屠格涅夫：《回忆录》第67页）

他（茹科夫斯基）的微微浮肿的乳白色面孔没有一条皱纹，显出安详的神态；他低着头，仿佛在倾听和思索什么；纤细稀薄的头发一绺一

绺地翘在几乎完全光秃了的脑袋上；在那一对乌黑的、中国式的吊梢眼的深沉的神色里面，流露着恬静的慈祥；两片相当肥大的、可是轮廓端正的嘴唇上经常浮着不易觉察的、然而是诚恳的微笑，表示他对人的眷顾和情意。（〔俄〕屠格涅夫：《回忆录》第 79 页）

他（克雷洛夫）在两扇窗子中间的地方一动不动地坐了三个多钟头，竟连一句话也没有说！他穿一身宽大的燕尾服，围着白颈巾；饰有流苏的长靴紧裹着两条肥硕的腿子。他把双手撑在膝盖上，甚至没有转过他那巨大、沉重、但是气度庄严的头部；只有他的眼睛间或在垂披着的眉毛下面溜动一下。弄不清他是在倾听和考虑别人的话呢，或者只不过随便闲坐和“存在”着？这副宽大的、道地的俄罗斯型的面孔上既没有睡意，也没有聚精会神的表情，有的只是超人的智慧和根深蒂固的慵懒，而且仿佛有个俏皮的东西不时想冒到外面来，却又不能——或是不愿——突破这块老年人的脂肪……（〔俄〕屠格涅夫：《回忆录》第 81-82 页）

莱蒙托夫的外貌有一种不祥的、悲剧性的东西；他那晒得黑黑的面孔和呆滞的乌黑的大眼睛，使人感到有一种阴暗而凶恶的力量、一种沉静的傲慢和激情。他的痛苦的眼光同那几乎是小孩似的细嫩的噘嘴唇的表情出奇地不调和。他的矮壮的身材、罗圈腿、拱起来的宽肩上的大头，——整个形体都令人发生不快之感；但是任何人都会立刻认出他所固有的威力。谁都知道，在某种程度上说，皮却林是他的自我写照。“他笑的时候，他的眼睛并不笑”之类的话，确实可以应用到他的身上。（〔俄〕屠格涅夫：《回忆录》第 83 页）

他（沙霍夫斯科依）的面庞宽大，又短又粗的脖子上围着一条白围巾，脸颊和下巴紧贴在围巾上面。他的头发说不上是什么颜色，长得稀稀落落，可是很长。当他因为人家念诗念不好而生气时，他就把他的头发弄得蓬蓬松松，一绺绺稀疏的长发乱成一团，使他的面貌看来非常可笑。（〔俄〕巴纳耶娃：《巴纳耶娃回忆录》第 7 页）

他(米海洛夫)的面貌很奇特；身材瘦小，鼻子和下巴尖尖的，眉毛又黑又浓。他的眼皮下垂着；小时候他动过手术，但眼皮还是抬不起来，因此人家几乎看不见他的眼珠；米海洛夫戴着一副大眼镜；他的嘴唇颜色非常鲜艳，老远就惹人注意了。

米海洛夫做了一套灰色的夏装，屠格涅夫肯定说，在黄昏的时候他会把人吓一跳，因为他活象一只蝙蝠。（〔俄〕巴纳耶娃：《巴纳耶娃回忆录》第224页）

在我面前的是个年轻人(契柯夫)，外表尤其显得年轻，中等以上身材，一张椭圆的、端正的、整洁的脸孔还没有失去年轻人的特点。在这张脸上有一种特别的东西，我当时一下子不能说明。后来，我记得很清楚，被我的妻子指出来了，她也认识契柯夫。根据她的意见，在契柯夫脸上虽然无疑的有着知识分子的气质，但还有某种象是淳朴的乡下小伙子的特点，而这是特别吸引人的。甚至契柯夫的蓝色的、明亮的、深凹的眼睛，也同时露出沉思和某种象是孩子式的单纯。所有的动作和语言的朴素是他的整个外形的最大特点，正象在他的作品中一样。一般地说，在这第一次会见中，契柯夫给我的印象是一个深知生活的乐趣的人，仿佛从他的眼中流露出无穷的机智和真诚的快乐，这种机智和快乐也洋溢在他的作品中。而同时可以猜到，某些更为深刻的东西将会显示出来，并且向好的方面发展。（符·加·柯罗连科：《安东·巴甫洛维奇·契柯夫》《回忆契柯夫》第89页）

这倒不易如愿以偿。因为他（托尔斯泰）本来丑陋得象一只猴子：一副粗暴的脸，又长又纯重。短短的头发，一直生到额部。一只小眼，木然钉住你，埋在昏暗的眼眶里面。阔鼻头，大嘴唇向前突出，加上一只大耳朵。他幼年的时候，已因这无法改变的丑陋而引起绝望的恐慌，因为他自期做一个“正经的绅士”。（〔法〕罗曼·罗兰：《托尔斯泰传》第14页）

一个可爱的肖像，我每次看到不能不起感动的肖像，表明着托尔斯泰那时所感的痛苦(一八八五年摄的)。他露着正面，坐着，两臂交叉，穿着农夫的宽大的上衣；态度烦闷。他的头发依然是黑的，口须有点花白，颊须和腮须却已纯白。两条皱纹在广大好看的额部，犁了两条匀整的沟。在善良的狗一般的大鼻子之上和两眼之中含着无限的好意。他的眼睛非常纯洁，非常明白，又非常忧郁地看着你，而且非常确实地观察你。这双眼使你怜悯，使你恳求。他的两颊陷进，带着痛苦的痕迹，眼部之下有多数粗的皺皱。他哭了，但他是强者，他准备斗争。（〔法〕罗曼·罗兰：《托尔斯泰传》第 88-89 页）

他(托尔斯泰)的容貌带了固定的皱纹，在这些皱纹之下，这容貌留在人们的记忆里面：横贯着两条弓形的纹的大额，荆棘丛一般的白眉，族长一般的须髯，使人想起第戎的摩西。衰老的颜面，和蔼了起来温柔了起来：刻着疾病，忧郁，深情的痕迹。这和他二十岁时的近于动物的那种残忍性以及赛伐斯多玻里的兵卒时代的硬装的刚强一比不知有多少变化呵！只有明净的两眼依旧有深刻的坚定性，这忠实的视力，毫不隐匿自己的一切，别人也不能对他有一点的隐匿。（〔法〕罗曼·罗兰：《托尔斯泰传》第 150 页）

他(大仲马)象时髦的公子哥儿一样，身材修长，年纪已近三十，但风华不减当年。髦发蓬松，一双眼睛“蓝得象两盏明灯”，小八字胡子漆黑。他焕发出异乎寻常的魅力。（〔法〕安·莫洛亚：《大仲马传》第 64 页）

龚古尔替我们描写过垂老之年大仲马在玛蒂尔德公主餐桌上的情状：“生就一副巨人的体格，头发是黑人的模样，已经花白；一双清澈、狡黠、河马似的小眼睛，便是低头的时候，也在观望；大脸盘上的五官，犹如漫画家笔下月球上的人类。大仲马身上有种说不出来的味儿，象是杂耍场上大喊大叫招徕看客的伙计，又象是《一千零一夜》里的行商……虽说讲起话来不象从前那样才情横溢，却还是很得劲的。打开

浩瀚的记忆宝库，扯起哑嗓子谈实事——妙不可言的实事。他每时每刻都在谈论自己，虚荣得象个大孩子——不过也并不叫人听得发烦。他不喝酒，不喝咖啡，也不抽烟。”（〔法〕安·莫洛亚：《大仲马传》第176页）

二十岁的小仲马是个年轻的美男子，气度轩昂，血气方刚。高个子，宽肩膀，五官端正，除了那种充满幻想色彩的目光和一头微微卷曲的浅栗色头发外，人们从他身上简直看不出他是圣多明各女黑奴的后裔。他的穿着打扮，象个花花公子，或者按照当年流行的说法，象头“雄狮”：带大翻领的呢上衣、白领带、英国凸纹布做的坎肩、带着金镶头的手杖。女裁缝家中度过的童年在他身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但年轻人高傲而矜持，以其犀利的词锋显示其左右逢源。而透过那种对一切感到厌腻的假面具，人们看到的是一种严肃而又敏感的性格，这是从卡特琳娜——拉别那里继承来的；小仲马掩盖自己天性中的这一方面。（〔法〕阿·莫鲁阿：《三仲马》第239页）

科学家

她一回头，我看见她的两鬓已经斑白，微黑的面颊上，已刻下细密的智慧的年轮。……她，姓秦，名官属。生于一九二九年，现任陕西西安植物园实习研究员。细端详，她比她四十九岁的实际年龄显得苍老，却又具有那样一种吸引人的特殊魅力。她那经常紧闭成一字形的嘴唇和沉静的目光，显示出一种为远大志愿和理想而深思的神情。这是一种有着顽强事业心的知识分子脸型。（黄宗英：《大雁情》《星》第25-26页）

当人们把目光从这双手移向实验者的脸上时，那就不光会赞叹，简直会愕然了。坐在实验台前的，是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七十多个岁月春秋，在他的两鬓染上斑斑银霜。他的双眉稀疏，微微下垂。眼神清澈似水，深藏着一种诚挚和热忱。给人的第一眼印象，这是一位平易的长者。以他这样高迈的年纪，竟有一双青春常在的手，仍在从事一般人

愧望莫及的实验操作，真是令人难以思议呵……（理由：《让我们活得更年轻》《她有多少孩子》第2页）

一个女物理学家，脸色很苍白，身体很瘦削，脸上略有皱纹，金色头发已经突然变成灰色，每天早晨走进居维埃路的实验室，由衣钩上拿下一件粗布工作服，罩在她的黑衣服上面，开始工作。

玛丽自己并不觉得，在这个沉闷的时期里，她的容貌达到了最完美的程度。……她在青春期的时候只是"可爱"，作大学生和青年妻子的时候颇有丰韵，现在作了成熟而且饱经忧患的学者，显得美丽惊人。她那斯拉夫脸相，表现出智慧的光彩，用不着鲜艳和愉快等等的额外装饰。（〔法〕艾芙·居礼：《居礼夫人传》第251页）

他是从火车站直接到伯尔尼专利局的，在那里看见一个头发蓬乱，穿着揉皱了的衬衣的年轻人在甬道里沉思地来回踱着。劳埃问他在哪里可以见到爱因斯坦博士先生。青年人回答说，他本人正是爱因斯坦博士。过了一会儿，他们俩就坐在基尔兴菲德街上一家小餐馆的小桌子旁了。劳埃怀着惊异的心情端详着坐在他对面的这个人……两只乌黑发亮的眼睛，毫无窘色，甚至还带点高兴的挑战神情对劳埃看着。"他看上去完全象个孩子，笑起来是那么响亮，我从来没有听见过那么响亮的笑声！"劳埃后来这样写道。（〔苏〕符·耶·里沃夫《爱因斯坦传》第83页）

政治家

毛主席走下车来。和平日不同，穿一套半新的蓝布制服，皮鞋，头戴深灰色的盔式帽；整个装束，完全是象出门做客一样，引起人们一种离别的依恋之情。

在延安人的记忆里，主席永远穿一套总是洗得很干净的旧灰布制服，布鞋，灰布八角帽。他的伟岸的身形，温和的脸，明净的额，慈祥的目光，热情而有力的声音，时时出现在会场上，课堂上，杨家岭山下散步时的大道边。主席生活在群众中间，生活在同志们中间；主席的音容笑

貌，举手投足，人们是熟悉的，理解的，怀着无限信任和爱戴，团聚在他的周围，一步不能离开，一步不曾离开；如今，主席穿起了做客的衣服，要离我们远去了！　（方纪：《挥手之间》《雪浪花》第 9-10 页）

最后到的毛泽东先生，许多人想象他不知是如何的怪杰，谁知他是书生一表，儒雅温和，走路象诸葛亮“山人”的派头，而谈吐之持重与音调，又类三家村学究，面目上没有特别“毛”的地方，只是头发稍为长一点。　（范长江：《塞上行》《中国报告文学丛书》第二辑 第一分册第 389 页）

四日午后经朋友的介绍，我们在杨虎城公馆看到周恩来先生，他有一双精神而朴质的眼睛，黑而粗的须发，现在虽然已经剃得很光，他的皮肤中所藏浓黑的发根，还清晰的表露在外面。穿的灰布棉衣，士兵式的小皮带，腿缠绑腿，口音夹杂着长江流域各省的土音，如果照普通谈话的口音判断，很有点象江西人。　（范长江：《塞上行》《中国报告文学丛书》第二辑第一分册第 377 页）

在宴会席间，朱委员长安详轻松地讲话，又认真地倾听着每一个人的言语。和这样寓伟大于平凡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一起，使你自然而然地觉得越来越没有拘束。朱老总浓眉广额，脸上，特别是嘴角皱纹很深，目光冷静深邃，显得安详而又机智。他给人以一种诚恳真挚、朴素自然、平易亲切、胸怀坦荡的深刻印象，真是寓无私无畏于平和洒脱之中。　（秦牧：《“深情注视壁上人……”》《广东散文特写选》第 507 页）

他（陈毅）文武双全，才华横溢，神采奕奕，是一代风流人物……他的豪爽坦直的性格，他的洪亮的嗓音，他的善于传神的眉目，他的阔大的脸庞，他的不须装饰的大将风度，他对待同志、同事的真挚的感情，他的爽朗、豪放的笑声，他的胖实实的中等身材，夏天，他喜欢戴墨镜，有时候，拿一根古铜色的手杖。……　（吴强：《我的戒烟》《吴强近作》第 163 页）

纳赛尔是个高大而坚实的人，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埃及遍野的椰枣树，挺得住暴风雨的。脸是棕色，象尼罗河的水色一样；眼睛深而黑，严肃里透着刚强。他让客人坐，请客人抽烟，举止稳重，说话的音调缓缓的，不讲究浮的客套。（杨朔：《纳赛尔绣像》《亚洲日出》第23页）

葛伯勤是个很矜持的人，留着一部连鬓胡须，两只沉思的大眼显得十分诚恳。性情比较沉静，可是一握手，一笑，特别是那闪耀的眼神，处处透露出他内心里那股烈焰腾腾的热情。我跟他相识已经好几年。他身上有时湿透非洲的热雨，有时挂着寒带的霜雪，有时又满披亚洲的风尘，四处奔波，从来不见他露出一丝半点疲倦的神色。他有祖国，却不能明着回到他的祖国去。他的祖国是所谓葡属几内亚。他竭尽精力，奔走呼号，在国内发动起生死的斗争。他就是这斗争的首领之一。（杨朔：《晚潮急》《杨朔散文选》第302-303页）

马克思本人是一个毅力非凡、意志坚定而仪表堂堂的人。一头浓密而蓬松的黑发、多毛的双手，穿着侧面开口的大衣。然而，不论他在你面前是个什么样子和作了什么事情，他仍然是一个能赢得别人尊重的有威信的人。他行动不灵巧，但却豪迈自恃，他待人接物完全不顾人间的烦琐礼节，而且有些骄傲甚至有点轻视别人，他的声音非常洪亮，对人和对事物的判断斩钉截铁，异常坚决……（〔苏〕波·维诺格拉茨卡娅：《燕妮·马克思》第57页）

一八四九年盛夏，恩格斯从他的"驻地"洛桑到日内瓦来看望我们。当时我们都已转移到了日内瓦。他穿着一件蓝色的上衣，这使得他那挺直的、象普鲁士人那样强壮的身躯显得更加魁梧。快乐的、炯炯有神的眼睛，响亮而愉快的嗓音，诙谐风趣的谈吐，完全是一个爽朗的、热情奔放的年轻人。原来恩格斯就是这个样子！在他那光滑的年轻人的额角后面，在他那快乐的炯炯有神的眼睛后面，竟蕴藏着写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思想。那张谈吐幽默、常常发出爽朗笑声的嘴，在一年半

以前就已经向那仍在昏睡中被束缚着的未来的主人，发出了强有力的、唤醒和策励他们拯救自己的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德〕威廉·李卜克内西：《一个革命士兵的回忆》第191页）

他的动作轻巧、敏捷，而又简单，但是他的强有力的手势跟他的谈话却十分协调，他的谈话也是语句简单而思想丰富的。在他的蒙古型的脸上，燃烧着、活跃着那为反对生活的虚伪和痛苦而不倦斗争的战士的锐利的眼睛，它们燃烧着，时而眯缝起来，时而使眼色，时而讽刺地微笑，时而闪出愤怒的火焰。这一对眼睛的光芒使得他的谈话更加炽烈而明快。

有时候，好象他灵魂里的不可制服的力量从眼睛里迸出火花，一些充满力量的语句在空中闪耀。他的谈话总是使人们似乎在肉体上也能感触到那不可抗拒的真理。

看到列宁在哥尔克村的公园里散步，那是不同寻常而又奇怪的，——因为人们一看见他，就会想到一个人坐在长桌的一端，微微地笑着，闪着舵手般锐利的眼睛，熟练地、敏捷地领导着同志们讨论，或者是站在讲台上，仰着头，把明确而清晰的语句投掷到静悄悄的人群中，投掷到渴求真理的人们的贪婪的眼睛里。

这些语句总是令我想起那铁屑的寒冷的光辉。（〔苏〕高尔基：《列宁》《外国散文选》第191-192页）

他喜欢可笑的东西，而且笑起来全身震动，的确是笑得“前仰后合”，有时竟会笑出眼泪。他能用短促的、特有的感叹词“唔—唔”来表达无数不同的语气，从刻薄的讽刺到谨慎的怀疑，而且在这“唔—唔”中间，常常流露出一种只有眼光犀利、深知生活中的那些荒谬绝伦的现象的人才具有的辛辣的幽默。

他的身材又矮又壮，体格结实，长着苏格拉底式的前额和一双洞察万物的眼睛，时常作出一种奇怪而且有几分滑稽的姿势——头向后仰，又偏到肩上，手指插在两腋下的背心里面。这个姿势有着一种非常亲切而又可笑的表情，一种象打了胜仗的公鸡似的表情，而且在这一瞬

同，他全身闪耀着快乐的光辉。他是这个可恶的世界的伟大儿子，是一个为了实现爱的事业而不得不使自己成为敌意和憎恨的牺牲品的优秀人物。（〔苏〕高尔基：《列宁》《外国散文选》第193页）

据我看来，列宁似乎没有什么改变，简直没有变老。我可以发誓，他还穿着我初次见他时所穿的那件朴素的、刷得很干净的外套，那次是一九〇七年在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世界代表大会上。善于以艺术家的眼力来观察特征的罗莎·卢森堡把列宁指给我看，并且说："把他仔细地看一下吧！那是列宁。瞧瞧那执拗的、倔强的头。一个略带亚洲人轮廓的真正俄罗斯农民的头。这种头竟想把墙撞倒。也许他会在墙上把脑袋撞碎。但他决不会屈服。"

……

在倾听和回答时，列宁显出不倦的、恬静的耐心。关于党的每一个问题以及关于个人的不幸，他都乐于听取并提出很好的建议。他对待青年人的态度特别使人感动。列宁以同志的态度，一点也没有自命不凡的盛气凌人的神气，一点也没有认为单是年长就是无可比拟的德性的味道，而是作为一个同辈，在同他息息相关的同辈中间行动。他的一举一动，丝毫没有"首长"的样子；他在党内的威信，是一个理想的父亲的威信。人们所以服从他，是因为认识到他对人了解并希望被人了解。（〔德〕蔡特金：《一次党的会议》《外国散文选》第88-90页）

列宁的那张微微黝黑的面孔，表情变化得很快，嘴角上挂着一丝活泼的微笑。他在听对方谈话的时候，眯缝着一只眼睛（这种习惯可能是因为视力的缺陷而引起的）。他的容貌不大象他的照片上的样子，因为他是一个面部表情的变化远比面孔本象重要得多的人。在谈话中间，他抬起手来在桌子上堆着的文件上面略略作些手势，他的话讲得很快，津津有味，十分坦率，直截了当，没有任何矫揉造作的表现，就象一个真正的学者讲话一样。（〔英〕赫伯特·威尔斯：《俄罗斯之谜》第61-62页）

最先映入眼帘的，乃是一张在蜡烛光映照下，堆满了书籍、文件和信件，未经油漆的桌子，和一个因为我们进去而站立起来、身穿蓝灰色棉制服的人的朦胧身影。

双方对面而立，先互相打量一番。我原知道他当时是五十一岁，不过，当面看来，脸上皱纹很深，双颊下陷，至少见老了十岁。那时，正是史诗般的红军长征刚刚结束，营养失调和苦难在他的脸上留下了烙印。

身高大概是五英尺八英寸。既不丑陋，也不漂亮；更不会使人获得任何英勇、暴躁的感觉。圆头，剪得短短的黑发间杂着白发，前额很宽，而且略微隆起，颊骨也颇突出。一对有力的上下颚，衬着大嘴，在堆满欢迎的笑容时，露出了洁白的牙齿。鼻子宽短，面色黝黑。看起来完全是一副普通面貌。要不是因为他身穿制服的话，很容易把他当作中国哪个村子里的农民老大爷，而忽略过去。

人们早就对我说过，他是一位简纯、亲切、平易近人的人，他努力工作，丝毫没有使自己成为个人英雄的兴趣。这些人的介绍都是正确的，不过，“单纯”这字眼需要稍加保留才显得真实。他那双打量我的眸子，注意力非常之深，很富观察力。中国人的眼睛大都是黑色，他的眼睛却很深，而且是淡褐色，大大的一对，闪烁着智慧和判断力。我想，象这样一位有着多年苦痛的经历的革命指导者，既然能够生存下来，就不可能非常单纯。

我在这一瞬间，有了这样一种感觉。不论以他的哪一部分来看——从声音，动作，以至他的每一个脚步，都充满了大丈夫气魄。我对屋里的阴暗光线稍能适应后，发现他的制服因为常年穿着，洗得已经破旧退色。而且，我注意到，他的脸并非没有表情，而是蕴藏在心头的感情强烈地在脸上显现出来。（〔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第1-2页）

朱德最令人惊异的是，看上去根本不象一个军事指挥员，倒很象红军的父亲。他的两眼锐利，说话缓慢、从容，总是露出和蔼的笑容。他随身带着一支自动手枪，枪法精良，烟抽得很厉害。他五十岁，可是显得老得多，满脸皱纹；但他动作有力，身体结实。（〔美〕艾格妮丝·史

沫特莱：《伟大的道路》第 393 页）

林肯五十一岁了。自从他成年以来，年复一年，他的名字、他的作风和有关他的故事，在普通人和他们的孩子中间一直广为 流传。他长得很高，而又瘦骨嶙峋；悠闲自在，可也懒散得出奇；愁容满面，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他的性格古怪、滑稽，就象一盏忽明忽暗的风灯闪烁不定。他是一个“奇怪的朋友”，又是一个“友好的怪人”。他活象个从儿童图画书中钻出来的人物。（〔美〕卡尔·桑德堡：《林肯传》第 97 页）

军 事 家

他说的是谁呢？就是现在我所要粗粗画几笔的彭德怀同志，他 现在正在前方担任前敌副总指挥的工作。

穿的是最普通的红军装束，但在灰色的布的表面上，薄薄浮着一层黄的泥灰和黑色的油，显得很旧，而且不大适宜，不过他似乎从来都没有感觉到。脸色是看不清的，因为常常有被寒风所摧裂的 许多小口布满着，但在这不算漂亮的脸上有两个黑的活泼的眼珠转动，看得见有在成人脸上找不到的天真和顽皮。还有一张颇大的嘴，充分表示着顽强，这是属于革命的无产阶级的顽强的神情。每一遇到一些青年 的干部或是什么下级同志的时候，看得出那些昂昂的心都在他的那种 最自然诚恳的握手里温柔起来了。他有时也同这些人开着玩笑，说着一些 粗鲁无伤的笑话，但更多的时候是耐烦地向他们解释许多政治上 工作上的问题！恳切地显示着对一个同志的勉励。这些听着的人便望 着他，心在那些话里沉静了起来，然而同时又更奋起了！但一当他不说话 沉思着什么的时候，周围便安静了，谁也惟恐惊扰了他。有些时候他的确使人怕的，因为他对工作是严格的，虽说在一切生活上是马马虎虎，不过这些受了严厉批评的同志却会更爱他的。

拥着一些老百姓的背，揉着他们，听老百姓讲家里事，举着大拇指在那些朴素的脸上摇晃着说：“呱呱叫，你老乡好的很……”那些嘴上长得有长胡的也会拍着他，或是将烟杆送到他的嘴边，哪怕他总是笑着推着来拒绝了。后来他走了，但他的印象却永远留在那些简单的 纯清的

脑子中。（丁玲：《彭德怀速写》《中国报告文学丛书》第一辑第一分册第 280-281 页）

但这个意外对于我是有利的，我从后排座位移到前排，不但更能听准前线战士们英勇奋斗的故事，而且还可端详一下演讲者的风貌。是个高矮适中的中年人，穿着一身整洁的普通军装。看来肉很多，但并不见得肥胖，只是使人感到他的结实。因为面部宽大且又从不隐藏自己的愉快，他的眼睛似乎相当细小；一笑起来眼角上便布满了饱经风霜的皱纹。他的态度是很生动的，但在开阔的嘴唇上却横着一撇浓黑的短须。当它们闭阖着的时候那便表示着一种不可摧毁的信心。

他很会说故事，有他自己的语法、语汇，以及种种帮助故事生动的巧妙的手势。似乎只需把他那农民型的大手随意一挥，你便可以了解一件事情的重要意义。但却又全都那么朴质，那么自然，丝毫没有做作，或者那种象煞有介事的意味。一个真挚的人，既然是述说着他心里想说的人和事，而又衷心地爱着他们，那一切原是会自然流露出来的。对着这样的人你不该有隐瞒，因为他就断不会无缘无故地掩盖起自己。你也无须顾忌，因为纵有苛责，也早被他的厚重和亲切消释尽了。

这演讲的人就是贺龙将军。（沙汀：《贺龙将军印象记》《中国现代散文》下册第 204-205 页）

他（左权）是一个十分有军人风度的人，在他微黑的脸上有两只锐利的眼睛。他很沉默，他沉默地闭着嘴是他那坚定性格的特征。他身体是结实的，战争以及一切繁忙，仿佛是丝毫不能动摇他、影响他。不管在哪里，他的腰永远挺得直直的，走起路来，迈着沉着、严正的步伐。讲话时，用沉着而果敢的音调。（刘白羽：《记左权同志》《刘白羽散文选》第 6-7 页）

司令远眺江北，想着今后大江南北的战斗。他长方脸上轮廓分明，修眉凤眼，眉宇轩昂，柔中带刚，挺直的鼻子和抿住的薄唇，越是显出他坚韧不拔的神情。一套灰色军衣，裹着他颀长而劲健的身材，两只脚还

带着戎马千里的风尘、踏破沿途的露珠，鞋帮和绑腿的下部，都有明显的湿印。他让警卫员把马牵去隐蔽，倚着芦苇，在浩淼的江面上，壮丽的江南，把他留在画中。（茵子：《长江横渡》《素花集》第17页）

刘伯承将军就坐在这桌旁。

他穿着一身旧的蓝布衬衫和西装裤，光着没有头发的头，但看见一些细微的银白的发尖，一张稍觉方形的脸，圆圆的下颌，戴着一副琥黄边的眼镜，右眼下凹，没有光，那是受伤瞎了以后换上的假眼，望视人的时候，常常眨着眼，鼻梁上便拥起一些很深的皱折，使眼睛更显得凹下去了，叫人感到那里面盖积着一些很深的什么。也许是痛苦，多少年来，他只用一只眼睛在那细密的军事地图上巡视，找寻着袭击敌人底空隙，是十分吃力的。（荒煤：刘伯承将军会见记》《散文选》第三册第599-600页）

……巴顿将军那套夸大其词的声明，那对镶银的手枪，以及他在加利福尼亚沙漠演习中那副强人的姿态，早已使他成为报章上的英雄人物。那天约有一万五千人集合在讲台下，我猜想巴顿大声疾呼的讲演一定冗长。他穿着漂亮的马裤和发光的皮靴，拿过扩音器后，只说了几句开场白后，便情绪激动起来，他的声调开始梗塞，而且泪流满面。当我们两人走下讲台时，全师自动立正，并且一再欢呼。他有一种感动他人的特质，甚至一次非正式的谈话，也能鼓舞大众。听到了巴顿将军的训示，我虽然不完全了解此中原因，但我已确信，西方特遣部队的官兵对于未来作战中领导他们的指挥官，已经有了信心。（哈蒙：《哈蒙将军自传》第71页）

帝王

高祖为人，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及壮，试为吏，为泗水亭长，廷中吏无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第342-343页）

呼韩邪高高身材，面如秋月，在他的脸上有一双灿灿发光的眼睛。他的两鬓斑白了。嘴角上留着两道向上弯着的胡须。他的眼睛有一种迷人的柔和，仿佛这威严森森的单于，时常在悲哀地沉思着什么。他微笑着，经常是和蔼而沉默的。说起话来，有时讷讷然的，总是不肯多说的样子。但他象许多匈奴人一样，爽朗明快，在时机到了的时候，他能够象倒悬的黄河，倾吐不绝。（曹禺：《王昭君》《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献礼演出获创作一等奖剧本选集》下第35页）

尼古拉长得漂亮，可是他的漂亮使人不寒而栗；再没有一张脸能够比他的脸更不留情地暴露出一个人的性格了。迅速向后倾斜的前额、充分发达而使颅骨受到影响的下颌表示出坚强的意志和贫弱的智力，表示出残忍多于敏感。然而主要的是眼睛，没有丝毫的温暖，没有一点仁慈，冰冷冷的眼睛。我不相信他曾经热烈地爱过任何一个女人，象保罗一世爱安娜·洛普希娜那样，象亚力山大一世爱自己妻子以外的一切女人那样；他不过是“对她们略施恩泽”罢了。（〔俄〕赫尔岑：《往事与随想》第73页）

他（拿破仑）身高约五呎七吋，体态优雅；短发稀疏柔软，呈深褐色；肤色滑润，白中带黄；两眼灰色，但炯炯有神；眉毛浅褐色，稀疏而突起；面部，尤其是嘴和鼻子，生得美观、清秀、轮廓分明；而表情丰富则非笔墨所能形容。到底是什么表情呢？不是版画所描绘的那种厌倦的神情，更不是怀有恶意的样子；他也没有那种使世界战栗发抖的横眉怒目的表情。他的面部的真实表情是一种讨人喜欢的沉郁多思；每当他说话的时候，这种表情便消失了，露出一副人们所能想象得出来的最令人愉快、最优雅的微笑。此外，还有他那专心致志、深思远虑的神态；而凌驾于所有显著表情之上的，还有一种沉着冷静果断的神情和刚毅无畏的气概，那是人间任何事物都丝毫不能干扰的。他的谈吐，是我所见过的人当中最有风趣的，而且据见多识广的人们说，不仅胜过当今的每个王公、君主，甚至超过了所有那些历史上我们所能忆及的一切人物。他有一种毫不造作的威严，在我的想象中无人可及。他的谈话，是人们所能

设想的最温和、最能给人以良好印象的。而他在宫廷接见中的言谈，内容之渊博我看是无与伦比的。他说话慎重，但很流利，有时特别加重语气，声音颇为低沉。他说话时，面部表情之丰富更远胜于言词。（〔英〕约翰·霍兰·罗斯：《拿破仑一世传》第330-331页）

我在很小的时候，有一次遇见了一位建立这帝国的人——一位穿着阿斯脱拉罕羊皮大氅，蓄着阿斯脱拉罕羊毛胡髭的人——那是一种紧密、浓黑而鬈曲的胡髭，是为着要配合他的大氅呢，还是由于他那拿破仑一般的坚强意志，使得他不仅在通常的地方蓄着胡髭，而且要在他周身衣服上，都蓄着那种小髭，我就不得而知了。（〔英〕彻斯脱顿：《囊中物》《散文》1981年第10期第35页）

恩里克是一个触目的、看了使人憎厌、使人敬而远之的人，身材生得肥胖而高大，相貌也很难看。他那长长的羊毛外套乱糟糟的在身上飘荡着。这样一个高大的人，他的一双脚却特别小，和全身很不相称。他不欢喜穿喀斯蒂尔骑士所穿的长靴，而穿着那满染污泥的、类乎摩尔人所穿的短鞋，一眼望去，在他的长腿之下，竟生着这样一双脚，便更觉得难看了。他的眼睛虽则是蓝色的，却显得太大；他的鼻子平阔而成钩形；他的前额上有两条直的皱纹，里面藏着两道弯曲而蒙茸的眉毛，样子异常古怪。甚至他那带着赤褐色的胡须，也很特别地翘起着，使他的面部侧影成了凹形。有一个阿谀的朝臣曾经记载道："国王的态度象狮子一样猛烈，任何人看了都会生畏。"但是另一个同时的史学家却说，他的眼睛永远那么不安，好象猢狲一样。（〔美〕华尔希：《西班牙女王伊萨白尔传》第7页）

（2） 年龄性别系列

老 翁

就在这留芳岭，第二天我会见了徐特立老先生。……

可惜我不是画家，不能把这样一位好老人画出。老人是矮个子，但那么结实，穿着一身延安制的灰布棉军服。脸那么红润，一对眼睛那么有神，一嘴稀疏的胡子那么坦白，嘴里几个缺牙那么含笑，一头斑白的长发那么纷披。这不就是“诚实”本身的形象化吗？ （郭沫若：《洪波曲》第32页）

果然一个黝黑的面孔由皮领的左面转过来。在秃了毛的大帽之下，是一个摺纹中嵌入黑线、瘪了双腮、蓬乱着胡子的一张脸。这脸上看不出有什么表情，只是一对有光的眼睛向我斜看。吃了一吓，如同小孩子梦想着怪物似的，我不由得将身子微微移动。同时慢慢地他也直立起来，高大而稍稍伛偻的身子，斜披的青布破袄，迎着这满地雪光是一种光明与深沉的对照。他用树皮似的手将长烟管揣入怀中。

“好雪！——”

这是“关内”的口音，虽然还听不出是哪一个地方。嘎长的音调颇为粗壮，这恰与他的身个儿相称。（王统照：《老人》《中国现代散文》上册第180-181页）

已经听明白，谈话的是那个被称为“杂毛婆”的女人跟她同院的一个老儿。女人要算世上顶快活而又多话的人。老儿虽不常饶舌，却有着更高的兴致。矮身材，面容光辉、温和，宛如生来带着一种透香的微笑，具有老农的娴雅。人极聪明，有天才，是个所谓“百事通”。有一副使人发笑的口才。哪怕最令人心寒的事，他媥弄着微微发黄绿色的小眼睛，由那轻松的口气吐出，便洗去晦暗，教听的人心想：“原不过如此”。因此不禁相率笑了的。 （师陀：《芦焚散文选集》第254页）

老人的服装似乎总是那样：上身穿着一件破旧青布的夹衫，肩上怕是给担子磨压所致的吧，有两个不小的洞，酱色的肉在这儿也可以看见一些；下身穿着一条灰色的黑短裤，象是两片饱受风雨的破旗子披在腿上，拖一片挂一片的。腰间围着一条生满了破洞的坏围巾，赤着脚在泥土的路上走着。随着那笃笃的拐杖声音而来的便是的答的答地——踹着烂泥土的响声。（周而复：《杨村小辑》《歼灭》第155-156页）

他是个矮子，帽子上包着白巾。胡须剪齐了白色的，象羽毛一样；脸皮皱了，红红的，土砖的颜色；老鹰一样的钩鼻子；眼睛是灰色的，很凶狠；牙齿落光了，只有两颗尖牙。他常常包着头巾，拄着拐杖，象狼一样向四周扫望，走了过来。（列·托尔斯泰：《高加索的俘虏》第21页）

一个老头儿，没戴帽子，高高的，瘦瘦的，灰苍苍的，带一张吃人的面孔，正在一个垃圾里细心地搜掘着，一面拣着煤屑，一面皱着他的烂眼的红眼睑。任何人，只要一走近他，他便象一只狼一样，笨拙地转过身躯来，并且咕噜着什么。（〔苏〕高尔基：《高尔基论美国》第86页）

阿辽夏尤其不喜欢他的外祖父华西里·华西里维奇，他长着一把红胡须、两只绿眼睛；他的两只手就好象是涂满了血，这是因为染料已经浸蚀进他的皮肤。他的詈骂和祈祷，他的诙谐和教训，都以一种奇特的方式溶合成为一种嘎声的苛性的悲泣，就好象铁锈穿进一个人的心窍似的。（〔苏〕罗斯金：《高尔基》第5页）

一个内地的老人又瘦又高，
新刮过的皱瘪的脸象只干果，
拖蹋地走在到市镇去的路上，
穿着一双补过的破靴
和一件印花棉布的短褂，
头上撑着一把破伞，

腋下夹着一根竹棍。

（〔印〕泰戈尔：《诗选·Ⅲ》 《诗选》第129页）

曾皓，看来至多不过六十五，鬓发斑白，身体虚弱，肿胀的黄脸上，微微有几根稀落惨灰的短须。一对昏蒙无神的眼睛，时常流着泪水，只在偶尔振起精神谈话时才约莫寻得出曾家人通有的清秀之气。他吝啬，自私，非常怕死，整天尽吃补药，相信一切益寿延年的偏方。……他非常注意浮面上的繁文缛礼，以为这是士大夫门第的必不可少的家教，往往故意夸张他在家里当家长的威严，但心中颇怕他的长媳。他晓得大奶奶尽管外表上对他做"奉承"文章，心里不知打些什么算盘。他也厌恶他的女婿的嚣张横肆，一年到头，总听见他在吵，在出主意，在高谈阔论种种营利的勾当。……

自然，这也许是他神经过敏，但他确实感到贫穷，对他，一个士大夫家庭中家长的地位都成了莫大的威胁。他有时几乎不相信诗书礼仪对他的子女究竟施了多大的教化和影响。他想最稳妥的方法是"容忍"，然而"容忍"久了也使他气郁，所以终不免时而唠唠叨叨，牢骚一发，便不能自止，但多半时间他愿装痴扮聋，隐忍不讲。他的需要倒也简单，除了漆寿木、吃补药两点他不让步外，其余他尽量使自己不成为子孙的赘疣。他躲在屋内，写字读佛，不见无欲，既省钱，也省力。却有时事情常闹到头上来，那么他就把多年忍住的脾气发作一下，但也与年壮气盛时大不相同，连发作的神情都很萎缩。他埋怨一切，他仿佛有一肚子的委屈要控诉，咒骂着子女们的不孝无能，叹惜着家运不昌，毁谤着邻居们的粗野无礼，间或免不了这没落的士大夫家庭的教养、趣味种种，他唯一留下来的一点骄傲也行将消散。

……当他有时觉出她（慷方）的心有些摇动时，他便猝然张皇得不能自主，几乎是下意识地故意慌乱而过分地显露老人失倚的种种衰弱和苦痛，期想更深地撼动她的情感，成为他永远的奴隶。他无时无刻不在想着自己，怜悯着自己，这使他除了自己的不幸外，看不清周围其他的人也在痛苦。

他穿一件古铜色的长袍，肥大宽适；外面套着一件慷方为他缝制的

轻软的马褂——他是异常地怕冷的——都没有系领扣，下面穿着洋式翻口绒鞋，灰缎带扎着腿。他手里拿着一串精细的念珠。（曹禺：《北京人》 《曹禺选集》第321页）

老 妪

一个瘪嘴老太婆，稀疏的几根白发从黑色的罩头布里披散在额上，穿一件破烂的棉衣，靠在树枝做的手杖上，亲热地望着站在她前面的张皇失措的孩子——这是一个褴褛得连帽子也没有戴的孩子。她又翕动着那没有牙齿的嘴，笑着说："你是……嗯，咱知道……" （丁玲：《一颗未出膛的枪弹》 《中国报告文学丛书》第一辑第一分册第285页）

这时，一个老太太推开门走进来，她穿一件黑布长棉袍，戴一顶黑剪绒帽，已经颤巍巍的，满脸皱纹，眼睛给松弛的眼皮包着，简直看不见眼珠了。可是她十分硬朗，手上拿着根长烟袋，一看支部书记老孟在，就拿烟袋一指："哈，你也在这儿。"声音还是非常响亮。这声音、姿态，用不着老孟再来介绍，我已经知道是第二耕作队队长老曹的母亲，是八十上下的人了，可是听说我们是从北京，从毛主席住的地方来的，就一定要亲自来看看我们。 （刘白羽：《写在太阳初升的时候》 《刘白羽散文选》第205页）

在有意无意之间，我的眼光偶尔一滑，正巧落在一位老妇人的一双长满老茧的手上。我的心立刻震动了一下，眼光不由地就顺着这双手向上看去：先看到两手之间的一个胀得圆圆的布包；然后看到一件洗得挺干净的退了色的蓝布褂子；再往上是一张饱经风霜布满了皱纹的脸，长着一双和善慈祥的眼睛；最后是包在头上的白手巾，银丝般的白发从里面披散下来。 （季羡林：《一双长满老茧的手》 《朗润集》第1页）

丁双莲早就瞎了右眼，后来又聋了右耳。一头稀疏的花白头发拢在后脑勺上，绾了一个旧式的髻子。她的脊背驼得象一只底朝天的筲

箕，让上衣的前襟拖过了双膝。一双拳头般大小的裹脚，套着两只三十多码的球鞋，走起路来，步履蹒跚。可是，她也有惊人处，那就是一双与她矮小瘦弱的躯体毫不相称的大手。手掌阔大，手指粗圆。一般的年轻小伙，要不是摸体力活的手也长不了那样硕大。就是这样一双大手，在她退休后的十七年中，没有"脱产"过一天。人生病了，手要干活。"不干活，就要要出病来！"多少年来，她总这样说，使大家相信劳动是她却病延年的良方。（刘正成：《收下吧，一生悲喜一颗心》《霞光》第192页）

于是只见一个矮矮的老妇人，仿佛和她褴褛的衣服襞褫在一起，畏畏缩缩走向台前来。脚上踢踏着一双木板鞋，围住屁股，系着一条大蓝围裙。她的瘦削的面孔，用一条四边缺缘的首帕包住，脸上的皱纹，比干了的坏苹果还要多，从她红衫子的短袖口探出两只长手，上面的骨节疙里疙瘩的，好象一个一个的结子。谷仓的尘土，碱水的氢氧化钾，兽毛的油分，弄得满手又起茧，又脱皮，又发僵，虽然用净水洗了又洗，依旧好象肮脏；因为操劳过了分，满手的指节发硬，合不起来，让人一看就知道受过多年的辛苦。她的面孔有一种修士的酷涩的神情。事情伤心也罢，动心也罢，磨不软这黯淡的目光。常和牲口在一起，她染上它们的喑哑，它们的缄默。（李健吾：《福楼拜评传》第81页）

在我面前，站着一个老农妇，穿着新的方格布裙子和崭新的毛皮鞋。

一挂大空心串珠在她黝黑瘦弱的脖子上绕了三圈；一块染有红点点的黄色头巾裹着她的头发，直垂到黯淡无神的眼睛上边。

可是，她那对老眼睛却含着欢迎的笑意；整张布满皱纹的脸上堆满了笑容。想必这老太婆已经年逾七旬了……然而即使是现在，也还可以看出来：她年轻时候曾是个美人！（〔俄〕屠格涅夫：《村》屠格涅夫散文诗集》第2－3页）

克莱尔·察哈纳西安自台右上。她六十三岁，红色的头发，戴着珍

珠项链和巨大的金镯子，她一方面看来是那样凶恶，一方面，尽管神情古怪，却仍然具有交际场中贵妇人的少有的风度。（〔瑞士〕迪伦马特：《老妇还乡》《迪伦马特喜剧选》第211页）

壮年

歌声渐渐近了，不一会儿，从小路弯处闪出一个人来。他个头不高，戴着一顶显得很大的竹斗笠，披着一架显得很宽绰的蓑衣，肩上一根竹扁担，挑了足有五六十个竹粪箕，高挽着的裤腿下露着一双赤脚，登着双草鞋。到跟前我才看清是一个三十五六岁的中年男子。脸清瘦，略显突起的颧骨上浮着黑红色，细眯的眼睛露着喜气。两个黑黑的脚杆不粗，但两脚的脚趾却展得很阔，象两个铁锹头。（王中才：《郎家坡》《散文选》第475-476页）

一个身材高高、有点驼背的人站在屋子的当中，沉思地望着一只大表的针面。在另一只手的指头中间一根香烟正在冒浓烟。于是他迈开长腿在屋子里走来走去，一面简短地回答房东谢·格·索莫夫的问话。

他那双近视的、孩子似的明亮的眼睛露出疲倦和焦虑的表情。他的颧骨和下巴上长满了长短不齐的浅色硬毛。教堂执事那种很久不洗的笔直的头发生在他那个方形的脑袋上。他的左手插在他那揉皱了的裤子的袋里，把裤袋里的铜板弄得叮当地响了起来；右手拿着一支香烟，他舞动香烟就象乐队指挥舞动指挥棒一样。他抽着烟。他在干咳，而且一直在看表，忧郁地咂着嘴唇。他那个长得难看的皮包骨的身体的动作告诉别人：他这个人实在疲乏不堪。（〔苏〕高尔基：《文学写照·柯罗连科时代》《回忆录选》第177-178页）

曾文清——思懿的丈夫——由右边卧室门踱出。他是个瘦长个儿，穿着宽大的袍子，服色淡雅大方；举止，谈话，带着几分闲散模样。他面色苍白，宽前额，高颧骨，无血色的嘴唇，看来异常敏感。凹下去的眼眸流露出失望的神色，悲哀而沉郁。时常凝视出神，青筋微微在额前凸起。

他又是从小为母亲所溺爱的。早年结婚，身体孱弱，小地方看去，他绝顶聪明，然而他给予人的却是那么一种沉滞的懒怠之感。懒于动作，懒于思想，懒于说话，懒于举步，懒于起床，懒于见人，懒于做任何严重费力的事情。重重对生活的厌倦和失望甚至使他懒于宣泄心中的苦痛。懒到他不想感觉自己还有感觉，懒到能使一个有眼的人看得穿："这只是一个生命的空壳。"（曹禺：《北京人》《曹禺选集》第287页）

他生得一表人材，浓眉大眼，眉眼里甚至有些俊俏。当他心怀不满的妒火时，便能看见那削薄的嘴唇，在他那鹰钩的鼻子下面剧烈地颤抖。他的牙根咬得紧紧的，象是要把所有的仇人都用他的牙齿碾碎。背着人，他是在恐惧与愤恨中过着生活。他恨他笼天盖地的才智不能施展；他怕他的野心会在时机还没有成熟的时候被人发现。他甚至在睡眠的时候都尽量避免睡得沉熟。（曹禺：《王昭君》《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献礼演出获创作一等奖剧本选集》下第32页）

他的样儿狼狈——衣服撕破，沾满污泥和木屑，好象在酒吧间地上过夜似地。前额上红肿了一块，颧骨上也青肿了一块，手骨节的皮也擦破了——他明显地曾赌气出去与人大打出手。眼睛充满红血丝，眼皮浮肿，面容憔悴。可是在这些外表的形状之外——这些形状是因为酒醉而致的——他的眼睛却流露一种精神不安的情形，一种动物的愤怒，被它自己卑下的痛苦所阻抑的愤怒。（〔美〕奥尼尔：《安娜·桂丝蒂》《外国剧作选》第五册第810-811页）

米什先生是一个四十八岁的胖子，他容光焕发、精神抖擞、颈粗背厚。他留着修饰得整整齐齐的山羊胡子，手指上套着一只粗大的指环，挂表的链子闪闪发光。他戴着活络硬领，穿着一套崭新的浅栗色服装。他显得很严肃，很威严。（〔法〕巴尼奥尔：《托帕兹》《巴尼奥尔喜剧选》第12页）

青 年

聂赫留道夫长得颇为丑陋：一对灰色小眼，低矮而凸凹不平的额头，长短不相称的手脚，这些都不能称为漂亮的容貌。他身上的美处只有那异常的魁梧的身材，温和的脸色，以及极美的牙齿。然而，这副脸孔，却从那窄小闪光的眼睛，从那易变的、时而严峻时而儿童似地难以捉摸地微笑的表情，获得这样独特而有力的性质，以至叫人不能不注意他。（〔俄〕L·托尔斯泰：《少年时代》第155页）

他（戈杜诺夫）很快就发胖了。他的脸上发出油腻腻的亮光。每逢他和妻子坐在包厢里的时候，他总是洋洋自得地向大家看一看，因为他浑身都是珠光宝气：他的围巾上别着钻石别针，衬衫钮扣是钻石做的，连背心的钮扣也是如此。他的一个指头上所戴的戒指镶了一颗大钻石，所以那只手不戴手套。（〔俄〕巴纳耶娃：《巴纳耶娃回忆录》第22页）

库尔尼克的外貌奇丑。他身材很高，肩膀狭窄，脑袋低垂着；他的脸又长又窄，鼻子和嘴巴大得出奇；眼睛小小的，配上两道紧皱着的眉毛；耳朵宽大，由于脑袋跟他的身材相比显得太小，这一对耳朵更是惹人注意了。（〔俄〕巴纳耶娃：《巴纳耶娃回忆录》第56页）

那时候见过他的人们描述他——是个中等身材，体魄强健的青年，宽宽的肩膀，宽宽的下巴，浓密的黑发下边闪着一双锐利的眼睛。他说话流利、清楚、动人，他有种习惯——说话时候要攥起拳头。他的步态是有力的、身子是向前冲的，他握手的时候太热情了，以致人们必须事前留神，免得到时候被他握得受不了。（斯蒂芬·赫姆林：《前列》第55页）

哈葛雷夫对杰克所作最后的评价是太真实了，不能加以改篡。“有许多长夜，当别人精疲力竭时，杰克和我坐在燃烧的枞木前，谈好几个

钟头。他是一个身材魁伟的人，偃卧在粗制的火炉旁，火炉的光在他那俊秀的脸上照耀。他生有清洁的快乐的仁慈的无苦恼的心肠，但他没有一点青年唯我独尊的神气。在外表上，他显得比他二十岁的年纪大。他生有柔软而强壮的身体，袒露着脖子，一丛纠结的褐发垂在前额上。当他从事激昂的谈话时，他习惯把那丛头发不耐烦地扒向后方去。他的嘴是敏感的，但嘴唇可以合成严肃有力的线条。脸上现出愉快的笑容，眼睛常带内省的表情。脸是属于艺术家和梦想家的，但有表现毅志力和无限精力的有力条纹。（〔美〕斯通：《杰克·伦敦传》第75页）

航行了一个星期后，他神清气爽地回来，入了大学。詹木斯·郝普尔把这时的他形容作斯坎狄纳维亚水手和希腊神灵的混和体；因为在什么地方一场争斗中打掉两个前齿，他的样子完全象小孩子。据郝普尔记载，他在校园中第一次见到他，日光这个名词跃然现在他的脑筋中。他生有"太阳的金线"一般的鬈发；他那软垂的衬衫中粗壮的脖子也被太阳晒黑了；他的眼睛象一个阳光照射的海。他的衣服是不考究的，他的阔肩膀上留有撑舵的痕迹。他满具不可抑制的热情和庞大的计划。……郝普尔总结起来说，杰克的人格象太阳自身发散那么多热力，他是勇敢的，年轻而令人感动的，纯洁而富于弹性的。（〔美〕斯通：《杰克·伦敦传》第84页）

安娜一遇见他就对他有了好感。他是个魁悟的、有贵族风度的翩翩公子。他那给太阳晒得透黑的肤色，使他带上迷人的神秘的色彩。他穿着一套紧身的、笔挺的白色西服，衬托着他坚实的身材，棕黄色的头发，和浓浓的一撮胡子。那时，她还没到二十岁，他已是二十三岁，他多少有些花花公子的神气，然而当他告诉她怎样花去二十万遗产的一部分到印度去狩猎时，她的芳心完全被他慑住了。（亚尔佛列·史坦恩堡：《罗斯福夫人传》第1页）

啊！在午后酷热的当儿，他是多么壮美矫健！他上身直裸到腰间，肌肉突出而坚硬，犹如米凯朗琪罗创作的力感极强的巨大雕像。在他

身上，我发现了我们的艺术家们煞费苦心地在希腊死人的肉体上寻找的现代雕塑的线条。（〔法〕左拉：《铁匠》《散文》1981年第10期第38页）

胡四毕竟是胡四。苍白的脸，高高的鼻梁；削薄的嘴唇，一口整齐的白牙齿，头发梳得光光的，嘴边上有两条极细的小胡子，偶尔笑起来那样地诱惑，尤其他那一对永远在做着“黯然消魂”之态的眼睛，看你又不看你，瞟人一眼又似乎怕人瞧见，那态度无论谁都要称为妩媚的。他不大爱笑，仿佛是很忧戚的，话也不多，但偶尔冒出一两句，便可吓得举座失色，因为人再也想象不出在这样一副美丽的面形下面会藏蓄这么许多丑陋粗恶的思想和情感。但他并不掩饰自己，因为他不觉得自己是丑陋的，反之他很自负地以为自己——如许多人那样当面地称赞他——是“中国第一美男子”。他时常照镜子，理头发，整整衣服；衣服是他的第二生命，那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宝物。现在他穿着西服，黑衬衫，白丝领带，藕荷色带着杂色斑点的衣服，裁得奇形怪样地时髦。手里持着一只很短很精致的小藤杖和银亮亮的链子。

他带着一副从容不迫的神气，脸上向来没有一丝表情，不惊愕，不客气，见人也并不招呼，那样“神秘”——这是顾八奶奶对他的评语——地走进来。（曹禺：《日出》第72页）

尤竞是个样子很奇特的腼腆青年，十八岁，瘦小文弱，声音象儿童一样不够洪亮，表情局促不安，态度畏缩退避。一切都表现出他是一个青年人，在性格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以前，由于敏感，对一切事物都会感到一种急促、尖锐的忧惧的痛苦心情。他的样子很窘迫，总象因什么事踌躇不决，坐立不安。他害怕柏格斯，如果他有胆量的话，他真要躲到什么没有人的地方去。他在极其平常的情景中所感到的紧张，实在是他自己过强的神经所引起的。他的鼻孔和嘴，都显示他的性情急躁执拗，他那暗蓄怜悯之情的眉宇，也充分地表明了他的这种性格。他超然脱俗，几无人间烟火气；凡夫俗子会认为他的神态是有危害性的，可是高人雅士却会觉得他带有仙气。他衣服穿得很不讲究。上身穿一件羊毛

网球衫，外边罩着一件蓝色旧哔叽茄克，胸口敞开，用一条绸手巾打着一个蝴蝶领结，裤子的质料颜色都和茄克相同，脚上穿一双棕色帆布鞋。他好象穿着这身衣服在草地上睡过，在水里趟过；全身看不到一点用刷子刷过的痕迹。他进门时看到有一个生人，便立刻止步，然后挨着他对面的墙壁慢慢斜着身子擦过去。（〔英〕萧伯纳：《康蒂妲》《外国剧作选》第五册第383页）

妇　女

秦嫂子是前年到我家帮工的。那时门牙已经落掉四五个。黝黄的瘦脸上挤满很深的皱摺，数茎黄茅草似的头发，远远就看得见发缝里的皮肉。看样子，已是个五六十岁的老婆婆了。母亲从前和她熟识，但乍见面却不认得。只因她是个“倒毛眼”，一根绵线终年扣在眉毛下，把上眼皮扣得向外翻转来，瞪出两只干枯红涩的眼睛，样子叫人看了觉得怪难受的。由于这个特点，母亲才慢慢认出来。母亲惊讶地说：“算起来你也不过四十吧，怎么就老得变成这样了？”（吴组缃：《村居记事二则》《散文选》第二册第462页）

这位太太胖得要命，普通人的手常是不够抱得着她的粗腰，她热烈地招待客人吃了一顿羊肉粉条，粗手粗脚还笑得不可开交。（范长江：《塞上行》《中国报告文学丛书》第二辑第一分册第259页）

那个烟馆门前常常坐了一个年纪四十来岁的妇人，扁扁的脸上擦了很厚一层白粉，眉毛扯得细细的，故意把五倍子染绿的家机布裤子，提得高高的，露出水红色洋袜子来。见兵士同火夫过身时，就把脸掉向里面，看也不看，表示正派贞静。若过身的穿着长衣或是军官，她便很巧妙的做一个眼风，把嘴角略动，且故意娇声娇气喊叫屋中男子，为她做点事情。（沈从文：《从文自传》第57页）

她很高大，无论坐着或站着，都使人感觉到面前有一座动人的胸像，呈现着力量，并向人们亲切地召唤着什么。那被我们无数次注视过

的卓娅的眼睛和嘴唇也正是母亲的特征，它们是温柔而坚毅的，银白色的头发只增加了母亲庄严而慈祥的神色。淡灰色和深绿色的衣裙跟她淡红色的肤色很相称。每天随着衣服更换的围巾、披肩、别针、鞋袜，我相信她还是照着喜爱美术的舒拉的意见安排的，她的一切有多么和谐。记得她在《卓娅和舒拉的故事》中两次说到自己的女儿和儿子都象怕火一样怕说夸张的话，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也正是一个无限朴素和真实的人。（茵子：《母亲》《幼雏集》第63-64页）

跑到电车里去，头等里面的洋太太们颈子上的粉和口红，也浓得快要滴下来了，在这疯狂了一般的世纪末，她们的装束也利用人类疯狂的心理，利用强烈的色调来刺激了。……我看着她们的样子，个个都是硕大无朋的腰身。胸前袋着两个很大的乳房，手指甲剔得白净，涂得血红，手背手膀上的黄汗毛非常之多，那肥大的腰间锁了一条宽带，使人看了想到勒在马肚上的一条宽带子，身上香水和汗臭混和着，她们见了一个穷中国小子碰了她一下，或者站在她跟前来，她们会马上用贵妇人的身分鄙夷的眼光望着。（万迪鹤：《灰色的手》《散文选》第二册第571页）

三十好几岁的人了，还留两条小辫子在后脑勺上，象猪尾巴那样耷拉着；身上穿一件紫红色的褂子，一条灰不拉几的裤子又瘦又短，下边露着半截子腿，谁看着都不舒服，不喜欢。她俩上下打量着，把她这身装束打扮，从头到脚批评指摘了一番。打这天起，两个自己从来不爱打扮的姑娘，用上全套的美容术，挖空心思打扮起她们的大姐来了。小辫子给她剪了，改成朴素、大方的齐耳短发；又参谋着，给她买来淡灰色带素花的衣料和藕荷色的裤料，帮她裁剪得合身可体，做起来穿上；脚下的鞋袜也作了相应的改革。把个竺大姐打扮得刮刮净净，利利落落，看上去漂亮了十分，年轻了十岁。她自己看看，都美得合不拢嘴。（任斌武：《让鲜花插遍祖国》《无声的浩歌》第39-40页）

我从前住在喀山的时候，曾经在柯尔纳将军的寡妇的家里当过花

匠和打扫院子的人。她是一个法国女人，年纪轻，身子肥壮，却有一双小脚，小得跟小女孩的脚一样。她有一对很漂亮的眼睛，眼珠老是在转来转去，眼睛老是张得大大的，贪婪地望着人。我想她结婚以前大概是一个女售货员，或者一个厨娘，也许还是一个"姑娘"。她早晨起来就喝得醉醺醺的，走到院子或者花园里来，身上只穿一件衬衫，再加一件橙黄色的睡衣，脚上趿了一双红羊皮的鞑靼拖鞋；她一头浓密的长发，随随便便地束着，垂在她那红艳的两颊和两个肩头上面。这是一个年轻的巫婆。她在花园里走来走去，嘴里哼着法国曲子，在旁边守着我作工。（〔苏〕高尔基：《文学写照·列夫·托尔斯泰》《回忆录选》第77页）

身材短小，颜色黯淡，似乎无底的阴暗的眼，浓厚的黑色鬈发，常穿着一件飘荡的黑袍，用一条粗的腰带系住，象进香客一样；不趋时髦，也不能遵守社会的狭窄的规矩；在椅子上坐不舒服，却常常盘膝在矮凳上，或栖息在窗台里；时而活泼狂笑，时而沉没在忧郁里：总之，一个活在梦里的大梦想家。

那在她快要见贝多芬时为她画下这幅肖像的少阿洛伊斯·比勒(Aloes Bihler)对这销魂的少女爱慕不已！爱慕她的丰富的心灵、她的幻想源泉的溅射、她的诗的热情、她的不事修饰的妩媚，以及她的慈蔼的心。在这二十五岁看来至多十八或二十岁的当儿，她没有丝毫的矫饰或虚伪：只是精神与心灵上的无限慷慨与豪爽，只是一片异常的天真与自然。（〔法〕罗曼·罗兰：《歌德与贝多芬》第14-15页）

"我还记得很清楚，她穿一件白色的丝连衣裙，上面缀满花束，肩巾也是白的，草帽则是五彩色。那时候我十八岁。中学刚毕业。一位所谓的上流社会的妇女头一回跨过我这单身汉的小屋子的门坎。您不妨想象一下这样的场面！她长得非常非常美：金色的头发，蓝宝玉一样的眼睛，珍珠般的牙齿、玫瑰色的小手纤细而又柔软，一小束鲜花绾在她那袅娜的细腰上……应该说，她风韵天成……上帝啊，我真想再重新过一下这一天……"（〔法〕阿·莫鲁阿：《三仲马》第202页）

她容颜美丽，美中不足的是下颚太大，过于突出，下巴傲慢地上翘，面容活象罗马皇帝，如果没有冷若冰霜的矜持神态，她的眼神和容貌还是给人以娇艳的感觉的。她说话时带鼻音，生硬刺耳，人们听到这样的嗓音会感到迷惘，因为原以为她的嗓音会圆润和深沉得多。后来我才琢磨出，尽管她贵为王妃，那冷漠的表情和生硬的声调，却是用来掩饰内心极度敏感而羞怯的假面具。（〔美〕伊莎多拉·邓肯：《邓肯自传》第 86 页）

她真具有倾国倾城的美貌，但我看了竟会觉得她可恨。我恨她那微微噘着的娇嫩的嘴唇，她那整齐雪白的牙齿，她那令人心醉的下颏，她那乌光漆黑的头发，她那深棕色的眼睛。我恨她那样假意恼怒，并且在做作当中流露出了那种媚人的神态。（〔美〕卓别林：《卓别林自传》第 95 页）

这位小鸽子科隆博夫人长得楚楚动人，照德国人的说法是身段极其苗条。她约莫五十岁，一头乌黑发亮的头发，有时用条旧的红天鹅绒做的带子扎在脑后。皮肤很白净，不大有皱纹，五官端正，一双灰褐色的小眼睛非常灵活。她衣着朴素，但仪态大方，丰采宛如大权在握的侯爵夫人。（〔德〕安纳丽丝·波萍迦：《回忆阿登纳》第 189 页）

康丝丹若已经随着岁月的推移而有些胖了。她身材高大，头发呈栗色，鼻子略带钩状，岁月在她脸上铺上了一层柔而薄的绒毛。没有一个主妇比她更勤快、更干净。一清早，用人还没有起来她就起来。她不让一个角落有灰尘，不让一块布不干净。当她不绣衬衣时，她就在络车上绕毛线；不是在厨房里揩拭着什么铜器，就一定是在做着什么点心。她是烹调的大师，她会做美味的熏味和炒菜；她有巧妙的法子腌制火腿和咸肉；她做香肠也是天下无敌的。不停的和热烈的操劳促使她整天跑来跑去，没有一刻安静。她的眼睛监视着那些来缝内衣的女工们；她的耳朵听着那些买破布和旧木器的旧货商的讲价；她唤住一个在街上吆喝的补碗匠，叫他修补一个瓮或一只碗；她叮嘱一个制褥人用弯曲的

棍子拍打褥子里的羊毛。 （〔西〕阿索林：《西班牙小景》第 101-102页）

罗敷喜蚕桑，采桑城南隅。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帩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 （《汉乐府·陌上桑》 《历代诗歌选》第 110 页）

胡姬年十五，春日独当垆。长裾连理带，广袖合欢襦。头上蓝田玉，耳后大秦珠。两鬟何窈窕，一世良所无。一鬟五百万，两鬟千万余。 （辛延年：《羽林郎》 《历代诗歌选》第 38 页）

（宓妃）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青松。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飖兮若流风之回雪。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渌波。秾纤得衷，修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束素。延颈秀项，皓质呈露。芳泽无加，铅华弗御。云髻峨峨，修眉联娟。丹唇外朗，皓齿内鲜。明眸善睐，靥辅承权。瓌姿艳逸，仪静体闲。柔情绰态，媚于语言。奇服旷世，骨象应图。披罗衣之璀粲兮，珥瑶碧之华琚。戴金翠之首饰，缀明珠以耀躯。践远游之文履，曳雾绡之轻裾。微幽兰之芳蔼兮，步踟蹰于山隅。于是忽焉纵体，以遨以嬉。左倚采旄，右荫桂旗。攘皓腕于神浒兮，采湍濑之玄芝。 （曹植：《洛神赋》 《中国历代散文选》上册第 461-462 页）

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头上何所有？翠为蒙叶垂鬓唇。背后何所见？珠压腰衱稳称身。就中云幕椒房亲，赐名大国虢与秦。 （杜甫：《丽人行》 《历代诗歌选》第 437 页）

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帖绣罗襦。双双金鹧鸪。（温庭筠：《菩萨蛮》　《唐宋词选注》第32页）

【醉中天】将两叶赛宫样眉儿画，把一个宜梳裹脸儿搽，额角香钿贴翠花，一笑有倾城价。若是越勾践姑苏台上见他，那西施半筹也不纳，更敢早十年败国亡家。

（云）你这等模样出众，谁家女子？（旦云）妾姓王，名嫱，字昭君，成都秭归县人。父亲王长者，祖父以来，务农为业。闾阎百姓，不知帝王家礼度。（驾唱）

【金盏儿】我看你眉扫黛，鬓堆鸦，腰弄柳，脸舒霞，那昭阳到处难安插，谁问你一犁两耙做生涯。也是你君恩留枕簟，天教雨露润桑麻。既不沙，俺江山千万里，直寻到茅舍两三家。（马致远：《汉宫秋》　《元杂剧选注》第168页）

这个山达尔女人在木棉树下的沙径上忙忙地走上走下；一块粗糙的灰色的纱丽紧紧地缠裹住她的黧黑而结实的苗条的身躯；纱丽的红边和妙焰花的火红魔咒一样在风中飘扬。

哪位心不在焉的设计之神，在用七月的云彩和电光模塑一只黑鸟的时候，一定在不知不觉之中忽然造成了这个女人的形象；她的激动的翅翼藏在身子里，她的轻健的脚步兼有了女人的行走和鸟的飞翔。

几只漆镯圈在她模塑得绝美的臂腕上，一筐的散沙顶在她头上，她在木棉树下飞掠过红沙的小径。

（〔印〕泰戈尔：《诗选·Ⅲ》 《诗选》第 137 页）

顾八奶奶进。她是一个俗不可耐的肥胖女人。穿一件花旗袍，镶着灿烂的金边，颜色鲜艳夺目，紧紧地箍在她的身上。走起路来，小鲸鱼似的。肥硕的臀峰，一起一伏，惹得人眼花缭乱，叫人想起这一层衣服所包裹的除了肉和粗恶以外，不知还有些什么。她脸上的皱纹很多，但是她将脂粉砌成一面墙，把这些深深的纹路遮藏着。她总是兴高采烈地笑。笑有种种好处，一则显得年轻些，二则自己以为笑的时候仿佛很美，三则那耀眼的金牙只有在笑的当儿才完全地显露出来。于是嘴、眼睛、鼻子挤在一起，笑，笑，以至于笑得令人想哭，想呕吐。她的眉毛是一条线，耳朵上悬着珠光宝气的钻石耳环，说起话来总是指手画脚，摇头摆尾，于是小棒锤似的指头上的宝石以及耳环，光彩四射，惹得人心发慌。她着实是心广体胖，结实得象一条小牛，却不知为什么，她的病很多，动不动便晕、吐、痛，闹个不休。但有时也仿佛"憨态可掬"，自己以为不减旧日的风韵，那种活泼、"娇小可喜"之态委实令人佩服胡四——她的新"面首"——的耐性。有时甚至于胡四，也要厌恶地掉转头去。然而顾八奶奶是超然的，她永远分不清白人家对她的讪笑。她活着，她永远那么快乐地，那么年轻地活着，因为前年据她自己说她才三十，而今年忽然地二十八了，——然而她还有一个大学毕业的女儿。胡四高兴起来，也很捧场，总说她还看不到有那样大的年纪，于是，她在男人面前越发地"天真"起来。

门内有一阵说笑声，顾八奶奶推开左面的门，麻雀牌和吵闹的声音更响。她仿佛由里面逃出来，步伐极力地故做轻盈，笑着，喘着。（曹禺：《日出》第 53-54 页）

她（周蘩漪）的脸色苍白，面部轮廓很美。眉目间看出来她是忧郁的。郁积的火燃烧着她，她的眼光时常充满了一个年轻的妇人失望后的痛苦与怨望。她经常抑制着自己。她是一个受过一点新的教育的旧式女人，有她的文弱，她的明慧，——她对诗文的爱好，但也有一股按捺不住的热情和力量在她的心里翻腾着。她的性格中有一股不可抑制的

"蛮劲"，使她能够忽然做出不顾一切的决定。她爱起人来象一团火那样热烈；恨起人来也会象一团火，把人烧毁。然而她的外形是沉静的，她象秋天傍晚的树叶轻轻落在你的身旁。她觉得自己的夏天已经过去，生命的晚霞就要暗下来了。

她通身是黑色。旗袍镶着银灰色的花边。她拿着一把团扇，挂在手指上，走进来，很自然地望着四凤。（曹禺：《雷雨》《中国话剧选》1 第 61 页）

侍萍的年纪约有四十六七，鬓发有点斑白，面貌白净，看上去也只有三十八九岁的样子。她的眼睛有些呆滞，时而呆呆地出神，但是在那秀长的睫毛和她圆大的眸子间，还寻得出她年轻时的神韵。她的衣服朴素，洁净，穿在身上，象一个由大家门户落魄的妇人。

她头上包着一条白毛巾。她说话总爱微微地笑，声音很低，很沉稳，语音象一个南方人在北方落户久了，夹杂着一些轻快的南方口音，但是她的字句说得很清楚。她的牙齿非常整齐，笑的时候在嘴角旁露出一对深深的笑涡。（曹禺：《雷雨》《中国话剧选》1 第 92 页）

巴萨尼奥　这里面是什么？（开铅匣）美丽的鲍西娅的副本！这是谁的神化之笔，描画出这样一位绝世的美人？这双眼睛是在转动吗？还是因为我的眼球在转动，所以仿佛它们也在随着转动？她的微启的双唇，是因为她嘴里吐出来的甘美芳香的气息而分裂的；唯有这样甘美的气息才能分开这样甜蜜的朋友。画师在描画她的头发的时候，一定曾经化身为蜘蛛，织下了这么一个金丝的发网，来诱捉男子们的心；哪一个男子见了它，不会比飞蛾投入蛛网还快地陷下网罗呢？可是她的眼睛！他怎么能够睁着眼睛把它们画出来呢？他在画了一只眼睛以后，我想它的逼人的光芒一定会使他自己目眩神夺，再也描画不成其余的一只。可是瞧，我用尽一切赞美的字句，还不能充分形容出这一个画中幻影的美妙；然而这幻影跟它的实体比较起来，又是多么望尘莫及！这儿是一纸手卷，宣判着我的命运。（〔英〕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莎士比亚全集》第三卷第 56 页）

她整个身子就象是个机器人；腰、肩、脑袋都是靠着发条来动转。她老是假装出一种有气无力的撒娇撒痴的口气说话；老噘着嘴，为的是让嘴显得小点；老转眼珠子，为的是让眼睛显得大点。（〔法〕莫里哀：《妇人学堂的批评》《莫里哀喜剧选》上第367页）

康蒂妲有三十三岁，身体很结实，肌肤丰满润泽，看样子以后难免要发胖，不过目前正是恰到好处，现出少女和母亲的双重美态。从她的举止，可以看出她已发现自己能以博得人们的爱怜的办法使别人屈从己意，而她也就直率地、本能地、毫不犹豫地使用这种办法。就这一点而论，她象任何美貌的女人一样，善于利用她的美以达到无关紧要的自私目的；但是康蒂妲的发亮的额头，果敢的眼神，端正的嘴和下巴，无不显示她心胸宽大，性格高洁，因此在对人的感情方面说，虽然有些爱使心计，却不失高贵气概。一个慧心人对她端详一番之后，立刻就会猜想到，那位将“圣母升天图”挂在她的壁炉上面的人所以这样做，一定是发现了她和圣母在精神上有些相似之处。（〔英〕萧伯纳：《康蒂妲》《外国剧作选》第五册第381页）

少女

我以为艺术的女人第一是有她的温柔的空气，使人如听着箫管的悠扬，如嗅着玫瑰花的芬芳，如躺着在天鹅绒的厚毯上。她是如水的密，如烟的轻，笼罩着我们；……她的一举步，一伸腰，一掠鬓，一转眼，一低头，乃至衣袂的微扬，裙幅的轻舞，都如蜜的流，风的微漾；……最可爱的是那软软的腰儿；从前有人说临风的垂柳，《红楼梦》里说晴雯的“水蛇腰儿”，都是说腰肢的细软的；但我喜欢的腰呀，简直和苏州的牛皮糖一样，使我满舌头的甜，满牙齿的软呀。腰是这般软了，手足自也有飘逸不凡之概。你瞧她的足胫多么丰满呢！从膝关节以下，渐渐的隆起，象新蒸的面包一样，后来又渐渐地缓下去了。这足胫上正罩着丝袜，淡青的？或者白的？拉得紧紧的，一些儿皱纹没有，更将那丰满的曲线显得丰满了；而那闪闪的鲜嫩的光，简直可以照出人的影子。你再往上

瞧，她的双肩又多么亭匀呢！象双生的小羊似的，又象两座玉峰似的，正是秋山那般瘦，秋水那般平呀。肩以上，便到了一般人讴歌颂赞所集的“面目”了。我最不能忘记的，是她那双鸽子般的眼睛，伶俐到象要立刻和人说话。在惺忪微倦的时候，尤其可喜，因为正象一对睡了的褐色小鸽子。和那润泽而微红的双颊，苹果般照耀着的，恰如曙色之与夕阳，巧妙的相映衬着。再加上那覆额的，稠密而蓬松的发象天空的乱云一般，点缀得更有情趣了。而她那甜蜜的微笑也是可爱的东西；微笑是半开的花朵，里面流溢着诗与画与无声的音乐。（朱自清：《女人》《背影》第 8-10 页）

她的影子真好。她那几步路走得又敏捷，又匀称，又苗条，正如一只可爱的小猫。她两手各提着一只水壶，又令我想到在一条细细的索儿上抖擞精神走着的女子。这全由于她的腰；她的腰真太软了，用白水的话说，真是软到使我如吃苏州的牛皮糖一样。不止她的腰，我的日记里说得好：“她有一套和云霞比美、水月争灵的曲线，织成大大的一张迷惑的网！”而那两颊的曲线，尤其甜蜜可人。她两颊是白中透着微红，润泽如玉。她的皮肤，嫩得可以掐出水来；我的日记里说，“我很想去掐她一下呀！”她的眼象一双小燕子，老是在滟滟的春水上打着圈儿。她的笑最使我记住，象一朵花漂浮在我的脑海里。我不是说过，她的小圆脸象正开的桃花么？那么，她微笑的时候，便是盛开的时候了：花房里充满了蜜，真如要流出来的样子。她的发不甚厚，但黑而有光，柔软而滑，如纯丝一般。（朱自清：《阿河》《朱自清诗文选集》第 81 页）

我打量着她：廿岁出头，颀长的身材，一双眼睛象是苍山顶上的晨星又圆又亮。全身白族姑娘打扮，只是那罩在白上衣之外的白族姑娘最喜穿的玫瑰红灯芯绒坎肩，换成了雅淡的浅黄色，越发使这位姑娘显得素净、秀气。（张长：《望夫云》《紫色的山谷》第 120 页）

她，抬起头来：一张圆脸，黑黑的，两条眉毛细细的，出奇的清秀。短短的头发压在遮阳帽里。一绺头发，挂在额上。风来，微微飘动，象

在逗着她头顶上的那只飞舞的蝴蝶。（凤章：《虎丘花农散记》《山坞的早晨》第104页）

姑娘吸引了旅客们的目光。她长得真漂亮，那样年轻，那样素朴，而又光艳动人。她身上一件剪裁得体的小棉袄，罩一件浅灰色蓝格子外衣，身材修长，脸色白皙，留着一头蓬松的短发，气度优雅、娴静，双眼回盼流波，象是俏丽的江南女子；嘴角挂着一丝倔犟的波纹，又带有北国女儿特有的神韵……（理由：《痴情》《痴情》第53页）

还没有一个年轻的姑娘象她那样，将乌黑发亮曲卷的长发，用一条红色的丝绢拢在脑后，高高地调皮地翘起。她轻盈的舞姿、婀娜的身影在翩翩起舞的人群中是那样惹人注目。他一眼就可以看出那嫒那清黑连衣裙的醇美和奇异，那别出心裁地在敞开的桃形领边上绣有金色波浪的花边，迅速地旋转着伴着《蓝色的多瑙河 圆舞曲》。耸起微丰的胸脯，挺着弓一样有力的脖颈，伸出有着曲线的双臂，象一只天鹅的翅膀……（王平：《女技术员和老憨》《猎村纪事》第87页）

卡倩珈十六岁了，她长大了，过渡时期的女孩所特有的外表的严峻、举动的羞怯和拙笨，都一变而为刚刚开放的花朵似的，新鲜与娇艳两相调合了。然而她其实并没有变。还是那一对浅蓝色的眸子、微笑着的眼光，还是那个几乎跟额头成一条垂线的、有着强韧的鼻孔的笔直的鼻子，和浮着愉快的微笑的小嘴；那玫瑰色的透明的面颊上的小小的酒窝，那白净的纤手，也都依然如故……而且，不知为什么，那“纯洁的女孩”的称呼也仍旧非常适合于她。她身上的新的东西，只有那扎成大人式样的、浓密而呈亚麻色的辫子，和那健壮的乳峰——它的出现显然叫她又喜又羞。（〔俄〕L·托尔斯泰：《少年时代》第139页）

十九岁的杜西，青春焕发，长得非常漂亮而健康，特别是她那温柔的神情更是动人。温柔是一种崇高的、永恒的女性美。而她的容貌的美却不能用寻常的观点来衡量，因为她并不完全合乎女性美的特征。

她的鼻子和嘴长得象个男孩；唯有她那一头美丽的浅色黑发，那一双如此深邃、如此诚实的乌黑眼睛，和那张象白雪公主一样“牛奶般白嫩、鲜血般红润”的脸，尤其是她的神态和风韵，才使她显示出最高贵的女性的美。总而言之，她是非常之美丽，而且她的美丽似乎从未随着岁月而消逝。从我那一次同她见面以后，我没有发现她的模样有什么改变。（〔德〕威廉·李卜克内西：《一个革命士兵的回忆》第272-273页）

幽尼达的脸好象一个蛋圆的、柔软的橄榄，呈现着一种古铜般的光辉——一种在黝黑的女人的皮肤上少见的，见了就使人惊异的古铜般的光辉。

幽尼达的两眼又大又黑，从它们里面闪耀出一股神秘之火，熊熊地一闪，接着便忽然熄灭。她的嘴唇是丰满而且红润的。她的两脚是纤小、细长、而且呈弓形，从高而窄的鞋底上现出柔和的曲线；薄薄的丝袜露出那淡红的皮肤。那挂在额角的细软如丝的黑发——再加上这一笔，她的画像就可以完成了——正和那琥珀色的皮肤配得非常调和。就是一个专画西班牙风物的画家都不能说画得不对。（〔西〕阿索林：《西班牙小景》第46页）

陈白露赶紧跑到墙边开灯，室内大放光明。在她面前立着一个瘦弱胆怯的小女孩子，约莫有十五六岁的样子，两根小辫垂在胸前，头发乱蓬蓬的，惊惶地睁着两个大眼睛望着陈白露，两行眼泪在睫毛下挂着。她穿一件满染油渍，十分肥大的蓝绸褂子，衣裾同袖管几乎拖曳地面。下面的裤子也硕大无比，裤管总在地上磨擦着。这一身衣服使她显得异样怯弱渺小，如一个婴儿裹在成人的袍褂里。因为寒冷和恐惧，她抖得可怜，在她亮晶晶的双眼里流露出天真和哀求。她低下头，一寸一寸地向后蹒跚，手提着裤子，提心吊胆，怕一不谨慎，跌在地上。（曹禺：《日出》第23页）

四凤约有十七八岁，脸上红润，是个健康的少女。她整个的身体都很发育，手很白很大。她穿一身纺绸的裤褂，一双略旧的布鞋。她全身

都非常整洁。她举动活泼，说话很大方，爽快，却很有分寸。她有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当着她笑的时候，牙齿整齐地露出来。天气热，鼻尖微微有点汗，她时时用手绢揩着。她很爱笑，知道自己是好看的。（曹禺：《雷雨》 《中国话剧选》第 45 页）

至于她，克拉拉，我现在都还仿佛能看见她：满脸红光从彼得家的仓房后面朝着我走过来。或者看见她光着脚，踏过青苔和落叶，在康拉德村的树林里走着，红色的头发随风飘荡，她的身子苗条得象杨柳枝一样，呵，还有她那温柔的神态，真是个令人魂销的妖姬。 （〔瑞士〕迪伦马特：《老妇还乡》 《迪伦马特喜剧选》第 208 页）

姑娘，你很美丽，
但你不是玫瑰，
你也不是茉莉，
十年前的诗人，
一定要把你抛弃！

你怎么也难想到，
你会把你的鞋跟提得高高，
头发卷而又卷，
粉花拍而再拍，
再把白手裹进丝的手套。

你是一株健美的英雄树，
把腰儿挺得笔直，
把步儿跨得轻捷，
即使在群众的会场上，
你的声音没有一些羞涩。

姑娘，你的手为劳作磨得粗黑，

你的两颊为风霜吹得憔悴，
但你笑声却更其清脆，
你的眼珠也更加英伟，
……

（殷夫：《写给一个新时代的姑娘》
《新诗选》第二册第 40-41 页）

脸儿象朵朝霞，
裙儿象片草地，
眼睛清如泉，
长眉黑似漆。

皮帽绣金，
衣襟挂玉。
靴筒里，
常插把猎刀，
发辫上，
爱别枝野菊。
起舞，柔如棉，
跨马，鹰难比。

就那双
弹琴的手呵！
勒马
却有千斤力！

要画这位姑娘，
当有一支巧笔。

既画出
她是个女儿家，
又不丢
那几分男儿气……

（张志民：《哈萨克少女》
《诗选》第二册第 286-287 页）

这是哪家的园子，
花儿开得这么鲜艳？
这是哪家的姑娘，
样儿长得这么漂亮？
眼睛好象天上的流星，
脸儿好象十五的月亮，
说话好象蜜蜂低语，
走路好象浮云一样。
哪天得妹配成双，
喝口凉水也甜到心上。

（苗族民歌：《这是哪家姑娘》
《民间情歌》第 91 页）

只要看她一眼，谁还能说一个“不！”字，
在她唇边的笑意里，黑眼睛的转动里，
有着天国的美，或者甚至可以说是
有着那光辉四射的天国人儿的形迹，
有着和最初的幻想那么和谐的、
我们一生只能见到一次的东西，
谁不能分辨出这种美和那种渺小的、
世俗的、往往是虚假的美之间的差异？
谁要是忽然间看见这样的一颗心灵
出现在他的面前，他在最初的一瞥里

就会认定，它飞来人间只为了慰藉世人，
它完全不受人间锁链的束缚拘系！
那他、他哪还会昧着自己的良心说。
这颗心灵是冰一般冷，只不过面孔美丽！
让他过去仔细地看看这列兹庚姑娘，
在她的美貌中辉耀着人间的生命，
东方的血液在她的面颊上十分清晰，
但是这可爱的形象只要离远一点——
他便又怀疑刚才心头出现的一切，
又重新相信一切都是自己的误解。

（〔俄〕莱蒙托夫：《伊斯梅尔——贝》
《莱蒙托夫诗选》第 350-351 页）

她傲然而又机灵地站在那里，
她把她的额头微微偏向一边，
她穿着一身极普通的衣衫——
但却是韵味十足！她头上扎着
一块头巾，扎得那样舒坦，
头巾下露出两条墨黑的发辫，
自然地直拖到她那柔美的胸前，
——她大约已经用了一个钟点
把它们散开又梳，梳好又编！
她一心一意想要讨别人欢喜，
在这里，女性表露得那么明显！

（〔俄〕莱蒙托夫：《伊斯梅尔——贝》
《莱蒙托夫诗选》第 351 页）

一个格鲁吉亚女郎，
头上顶着一个水罐，
从狭窄的小路上向着河岸走下来。

她笑着自己的手脚不灵，
在乱石中滑得一颠一歪。
她穿的衣服不怎么华丽；
她轻轻地走着，把那披巾的
长长的梢头向后边披开。
夏天的炎热用金色的阴影
将她的脸庞和胸膛遮蔽。
而从她的嘴唇和两颊上
冒出了阵阵的暑天的热气。
而乌黑的眼睛是这样地深沉。
这样地充满了神秘的爱情，
甚至使我的烈焰般的思想
也惶惑不宁。

（[俄]莱蒙托夫：《童僧》 《莱蒙托夫诗选》 第477-478页）

她走了一阵，看见那姑娘，
坐在露华浓的胡桃树下，
月光闪闪，在如茵的草上，
简直象春天的女神一样。
少女无邪地袒露着胸膛，
象早春的大地赤裸空旷，
在她细腻如绸的肌肤上，
亲吻的印痕象红星明亮。
奶头象双星点缀着素胸，
一双眼睛也象一对星星，
温顺地柔和地仰视天空，
仰视蓝天上银河的路径。
眼睛下面有淡蓝的暗影，
湿润殷红的双唇象伤痕。

（〔俄〕高尔基：《少女和死神》
《外国诗歌选》第276页）

少女！有温柔的暗褐色眼睛，
在瞳孔里偃伏着翳影，
有如晚空出现的晦冥。

你的卷发和阳光斗艳，
结成一条金色的发辫，
象是汇合众流的清涧。

你的疲弱的两脚站在
小溪与河川相遇的地方，
幼年与成年递嬗的时光。

你以畏怯的眼光凝望：
凝望小溪的汩汩奔忙，
凝望河川的茫茫宽广！

（〔美〕朗费罗：《少女时期》
《外国诗 歌选》第476页）

少　年

他是一个瘦瘦的高个儿少年，约有十六岁，一幅小小的漂亮的脸上长着一个钩鼻子。无论什么时候，他在乘客的瞎谈中插进一句话的时候，他的一对大大的黑眼睛就闪着幽默的光。他的浓密的黑头发上搽了大量的发油，往后直梳着，两鬓卷得精致。那种头发给人的印象乃是好象用无烟煤屑做的特制糕饼一般，不过在质地上大概更粘些，更粗些罢了。（〔苏〕巴甫连珂：《意大利印象记》第6-7页）

十六岁到十七岁那年，他觉得自己特别孤独，生理上的不健全使他

痛苦。这个微黑的、面孔很大的少年，他的从童年起便很稀疏的头发仔细地分开梳着；在沉重的眼皮底下，乌黑的眼睛中含着凝定的、常常悒郁的目光。宽而短的鼻子给他的脸上添加了天真的味道，可是那厚厚的、长着黑色的柔须的双唇，以及稳重的浑圆的下巴，加深了目光中的凝定的力量。不过，就是到了成年的时候，他那双颊的饱满中也还保留着六岁孩童身上的某种味道。然而他的颜面上的一切，他的矮小的、微驼的、不算优美但却灵敏而柔活的身体上的一切，使他在同辈人当中很是出色。他是羞怯的、猛烈的，他有着很强壮的体力。

他的容貌中隐约地重现出了某些美丽的特点；据说他象他的母亲。（〔苏〕安德朗尼科夫：《莱蒙托夫传》第31页）

儿　童

我们搬个小凳子，坐在院里树下。李春生站在当中，连说带表演，就给我们讲起美猴王来了。他缩着肩膀，拳着胳臂，耷拉着手，眼睛一眨一眨地左右乱张，嘴也一瘪一瘪地左右乱动，忽然一跳就跳起多高，随手拿起地下的一根破伞柄，把眼一瞪，鼻子一皱，嘴里大喝一声："泼魔休走，吃老孙一棒！"他旋风似地转了一个身，使劲一甩，"金箍棒"滑了手，正甩在曾雪姣屋子的窗户上，玻璃哗啷一声就碎了。我们本来正笑得东倒西歪，一下子就都愣住了。（冰心：《陶奇的暑期日记》《小桔灯》第94页）

那小西洋人，那白种的孩子，不过十一二岁光景，看去是个可爱的小孩，引我久长的注意。他戴着平顶硬草帽，帽沿下端正地嵌着长圆的小脸。白中透红的面颊，眼睛上有着金黄的长睫毛，显出和平与秀美。（朱自清：《白种人——上帝的骄子！》《背影》第12页）

那小西洋人本坐在我的对面；走近我时，突然将脸尽力地伸过来了，两只蓝眼睛大大地睁着，那好看的睫毛已看不见了；两颊的红也已退了不少了。和平、秀美的脸一变而为粗俗、凶恶的脸了！他的眼睛里有话："咄！黄种人，黄种的支那人，你——你看吧！你配看我！"他已失

了天真的稚气，脸上满布着横秋的老气了！我因此宁愿称他为“小西洋人”。他伸着脸向我足有两秒钟；电车停了，这才胜利地掉过头，牵着那大西洋人的手走了。大西洋人比儿子似乎要高出一半；这时正注目窗外，不曾看见下面的事。儿子也不去告诉他，只独断独行地伸他的脸；伸了脸之后，便又若无其事的，始终不发一言——在沉默中得着胜利，凯旋而去。（朱自清：《白种人——上帝的骄子！》《散文选》第一册第436页）

在土谷庙前，我看见一个孩子，大约有十一二岁光景，瘦小身量，面容枯槁，枯槁得有几分近似苍老。他的站相也有些出奇，在我们那时代决是不会有的。他立着，伸出左脚，是一个“稍息”的姿势，左臂却横拦在胸前，托住右肘节，右肘节以上弯上去，食中两指间夹着一支本地造的卷烟！他昂首眺望着原野，正悠然的吸着烟。虽然他并不留神四近，然而无论是谁，看到他那种都市里的流氓模样，全会感动的吧！（师陀：《芦焚散文选集》第32页）

正说着，一个光着脚丫、白白胖胖、大眼睛的孩子从包门口探进小脑瓜来。想进来，看见有生人，又有些扭捏。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糖，孩子终于蹑手蹑脚地进来了。他猛地从我手里攫去那块糖，然后赶快象一只受了惊的小鹿般扎到阿尔坦的怀里。也许因为穿少了，孩子鼻孔底下淌着两条豆青色的龙，他就那么在阿尔坦身上蹭来蹭去，把他当作一副活双杠来盘。（肖乾：《时代正在草原上飞跃》《肖乾散文特写选》第29页）

但是，正当我们站在汽车旁边东张西望的时候，忽然听到细声细气的儿童的声音，说的是一句英语：“您会说英国话吗？”我低头一看，才看到一个十二三岁的小男孩。他穿了一件又灰又黄带着条纹的上衣，头发金黄色，脸上稀稀落落有几点雀斑，两只蓝色的大眼睛一闪忽一闪忽的。

这个小孩子实在很可爱，看样子很天真，但又似乎懂得很多的东

西。虽然是个男孩，却又有点象女孩，羞羞答答，欲进又退，欲说又止。（季羡林：《塔什干的一个男孩子》 《朗润集》第81页）

提到孤儿，人们总习惯地想到褴褛的衣衫，蓬乱的头发，一副悲苦的面容，怪僻不驯的个性……想到一只羽毛未全的小鸟，在凛冽的西北风里瑟瑟发抖。

但在小金才的身上，完全看不出这种痕迹。他有着胖乎乎、红通通的脸蛋，腮帮鼓起，象两个圆圆的皮球，谁见了都想拧一下。眼睛是明亮的，整日闪烁着快乐的光芒，让你透过这两扇“小窗户”，可以看到他的充满歌声和欢笑的心灵世界。（田久雨：《淮北漫记》 《安徽散文选》第86-87页）

这小孩实在生得伶俐可爱：眉清目秀，皮肤红润，脸上轻易看不到鼻涕和眼泪，抱在怀里一直是静静的，显得非常柔顺。你如果把手指在他的嘴上轻轻地点一点，他便给你一个可爱的微笑，有时还把身子耸跳起来，表示欢迎着你的抚弄。（黎烈文：《崇高的母性》第30页）

记得有一次，走在街上，我看到人群中间有一个不超过六岁的女孩子，衣衫褴褛，浑身肮脏，赤脚，骨瘦如柴，被人毒打了：破衣烂衫露出她的身上满是累累伤痕。她丧魂失魄似地往前走，不慌不忙的，天知道为什么在人堆里蹓跶；也许，她肚子饿了。谁都不对她望一眼。可是，最使我惊奇的是——她一边走，一边脸上带着这样一副哀痛的、无可奈何的绝望的神气，使你看到这个遭受这样多的厄运与绝望的小人儿，甚至觉得很不自然，心如刀割。她老是把头发蓬乱的脑袋向两边摇摆，好象在思索些什么，撑开两只小手，打着手势，然后忽然合拢来，紧压在赤裸的胸膛上。我走回去，给了她半先令。她收起了银币，然后带着畏缩而惊愕的表情粗野地望着我，忽然撒开腿往后跑去了，好象害怕我要从她手里把钱夺走似的。（〔俄〕陀斯妥耶夫斯基：《冬天记的夏天印象》第52页）

（3） 人体局部系列

脸

我开始惊异于他们的脸。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么严肃的脸，有如昆仑的耸峙；这么郁怒的脸，有如雷电之将作；青年的柔秀的颜色退隐了，换上了壮士的北地人的苍劲。他们的眼睛冒得出焚烧掉一切的火，吻紧的嘴唇里藏着咬得死生物的牙齿，鼻头不怕闻血腥与死人的尸臭，耳朵不怕听大炮与猛兽的咆哮，而皮肤简直是百炼的铁甲。

佩弦的诗道，"笑将不复在我们唇上！"用以歌咏这许多的脸，正是适合。他们不复笑，永远不复笑！他们有的是严肃与郁怒，永远是严肃与郁怒！

似乎店铺里人脸多起来了，从家里才跑来呢，从柜台底下才探出来呢，我没有工夫想。这些人脸而且露出在店门首了，他们惊讶地望着路上那些严肃的郁怒的脸。（叶圣陶：《五月卅一日急雨中》《中国报告文学丛书》第一辑第一分册第23页）

他（指朱元璋）长得躯干魁伟，黑黑的脸，下巴比上颚长出一寸多，高高的颧骨，却又大鼻子，大耳朵，就整个脸盘看，恰象一个横摆着立体形的山字。脑盖上一块奇骨隆起，象一个小山丘，粗眉毛，大眼睛，样子虽看着叫人不喜欢，却怪匀称，怪威严而沉着。（吴晗：《朱元璋传》第4页）

他的脸是扁平的，好象生了锈的铜，在脸上皱纹处有些绿色。尤其是那一副好象白蜡做的眼睛，看来好象是胀得要凸出眼眶外面来，使得他的面部很可怕；那两只眼睛盯着我好象胶汁粘着似的，使我觉得怪难过，时常觉得要用手掌揩抹我自己的两颊。（〔美〕康恩：《高尔基》第33页）

发

上野的樱花烂漫的时节，望去确也象绯红的轻云，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鲁迅：《藤野先生》《鲁迅全集》第二卷第302页）

最后，姑娘终于向水面撒下她又黑又亮又长的头发。这黑的丝的瀑布，从她的头上泻下，到了水里，就象是水草在飘拂着、飘拂着……她开始用双手搓洗她的头发。（张长：《孔雀的故乡》《紫色的山谷》第171页）

他的头发是黑的，既硬又密，密得竟把颈子直到背脊都给遮住了。（〔苏〕伊凡诺夫：《会见高尔基》第62页）

呵，那在王宫塔上的，
那打开她浓黑的发辫，
把蓝纱挂到胸前的她是谁？
在电光的急闪中她倏然惊走
让她的黑发飞舞在胸前。

（〔印〕泰戈尔：《诗选·1》
《诗选》第31页）

她的蓬松的长发散发着异香
掩盖着青年的胸膛，滑软如
波浪，漆黑象一面睡眠的丝网。

（〔印〕泰戈尔：《报答》
《诗选》第232页）

莎乐美：我中意的是你的头发，约翰。你的头发好象一串串葡萄，好象一些从伊多米人的国土伊东的葡萄树上垂下来的一串串黑葡萄。你的头发好象黎巴嫩的杉树，好象白天里可以隐蔽狮子和盗贼的黎巴嫩的大杉树。月亮遮了她的脸，星星吓得不敢出来的漆黑的长夜，也不及你的头发这样黑……让我摸一摸你的头发。（〔英〕王尔德：《莎乐美》《外国独幕剧选》第一册第222页）

莎乐美：你的头发可怕得很，尽被泥土和灰尘遮盖住了，好象他们把一顶荆冠罩在你的额头上一样，好象一节节的蛇盘在你的脖子上一样。（〔英〕王尔德：《莎乐美》《外国独幕剧选》第一册第222页）

眼

我借着灯光看小孩的脸。出乎我意料之外，那完全是一张平凡的脸，圆圆的，没有一点特征。但是当我的眼光无意地触到他的眼光时，我就禁不住大大地吃惊了。这世界里存在着的一切在他的眼里都是不存在的。在那一对眼睛里我找不出一点承认任何权威的表示。我从没有见过这么骄傲，这么倔强，这么坚定的眼光。（巴金：《一个车夫》《旅途随笔》第164页）

过了一会她又象个瓷人，最象瓷人的部分，就是她的眼睛，眼珠定住，我们一向她看去，她忙把眼珠活动一下，然而很忙，并且一会又要定住。（肖红：《烦扰的一日》《中国现代散文》下册第34页）

她显露出秀美的彩色的容貌，更突出了她的眼睛，灵魂的窗户，那红颜中的黑色眼圈，黑色眼圈中的眼白，眼白中的乌黑的瞳仁以及瞳仁中的含有无限感情的闪光。（徐迟：《牡丹》《徐迟散文选集》第346页）

她一口气说到这里，胸脯因激动而剧烈地起伏着。但那双眼睛，那双我熟悉的眼睛里，却看不到以往那种喷射的火焰，而是象充盈的湖水

似的，慢慢地波动着，闪着光，终于，一股泪水簌簌地溢出了她的眼眶。（张长：《仇恨的火焰》《紫色的山谷》第161页）

像片能表现托尔斯泰那一双刺透别人心灵并且仿佛当场加以裁判的眼睛吗？那是一个心智敏慧的人的眼睛，时而锐利得扎痛人，时而柔和、明朗，温暖别人的心灵，仿佛要从心灵中吸取一切本质，善的和恶的。在这样的时候，他的眼睛深藏在他的沉重的眼帘后面，象太阳藏在云背后一样。另外的时候，他会象小孩子似地戏耍，爆发出共鸣的笑声，他那双刺人的眼睛会变得快乐和滑稽，从他的沉重的眼帘后面跳出来，象暴风雨过后的太阳一般发射光芒。如果有人说出一个有趣的意念，托尔斯泰会是第一个欣赏它的人。他会变得年轻地开朗和活跃，他的眼里会燃起艺术家的天才的火焰。（〔苏〕史达尼斯拉夫斯基：《我的艺术生活》第287页）

青年茨冈人忽然放开姑娘的手，把脸转向我们，我差点要惊叫起来：他的脸是那么幸福和奇妙。尤其美丽的是眼睛。老太婆只讲到青苔，而青年茨冈人的贪婪的、深沉的眼睛，却使我联想起“黑宝石”，那好象青苔一样有着条纹纤维的紫水晶来了。是迸发着火花的，深不可测的眼睛。（〔苏〕伊凡诺夫：《会见高尔基》第125页）

那女的大约三十岁光景，美貌出众，一双出奇的大眼睛，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眼神温柔、深沉、妩媚而富有吸引力，充满着火一样的热情，同时又流露出纽芬兰犬那样的驯顺和谦卑。满头金红色的头发如火焰似的，一举一动都激起人们的爱欲。当时我曾经想过，任何人只要窥视一下她那双眼睛，就会象掉进了火山的喷火口一样。（〔美〕伊莎多拉·邓肯：《邓肯自传》第92页）

伊底眼是温暖的太阳；
不然，何以伊一望着我，
我受了冻的心就热了呢？

伊底眼是解结的剪刀；
不然，何以伊一望着我，
我被镣铐的灵魂就自由了呢？

伊底眼是快乐的钥匙；
不然，何以伊一瞅着我，
我就住在乐园里了呢？

伊底眼变成忧愁的引火线了；
不然，何以伊一盯着我，
我就沉溺在愁海里了呢？

（汪静之：《伊底眼》 《新诗选》第一册
第246-247页）

你的眼睛，
象远方淡蓝的大海：
那永恒的痛苦，象尘土，
隐没在你的眼中。

你的眼睛是清泉，
它的希望的光照着我，
通过流水的闪烁，
宛如水底的珍珠。

（〔俄〕谢甫琴柯：《你的眼睛》
《外国诗歌选》第348页）

……但是她的眼睛
是象“死亡”一般深黑，睫毛也是一样的颜色，
并且向下垂得那样长，在其丝绸般的阴影里

藏着至深的迷惑，因为当那满满的眼光
从那乌黑的睫毛中向外飞出时，
最速的箭从没有用那样的力量射出；
这犹如刚才还盘着的蛇，突然全部伸长，
同时投掷出它的毒气和力量。

（〔英〕拜伦：《唐璜》第216页）

罗密欧：要是她的眼睛变成了天上的星，天上的星变成了她的眼睛，那便怎样呢？她脸上的光辉掩盖了星星的明亮，正象灯光在朝阳下黯然失色一样；在天上的她的眼睛，会在太空中大放光明，使鸟儿误认为黑夜已经过去而唱出它们的歌声。（〔英〕莎士比亚：《罗密欧与朱丽叶》《外国剧作选》2第138页）

莎乐美：他那双眼睛比什么都可怕，就象泰尔地方的花毯被火把烧了两个黑窟窿似的，又象那蛟龙栖息的黑洞，象埃及国那些蛟龙据为巢穴的黑洞，又象在那灵幻的月光底下荡漾着的黑湖。（〔英〕王尔德：《莎乐美》《外国独幕剧选》第一册第220页）

手

最令我吃惊的是她那一双手，上面也长满了老茧。这一双手看上去拙笨得很，十个指头又短又粗，象是一些老干树枝子。但是，在这时候，它却显得异常灵巧美丽。那些杂乱无章的麻在它的摆布下，服服帖帖，要长就长，要短就短，一点也不敢违抗。这使我感到十分有趣。这一双手左旋右转，只见它搓呀搓呀，一刻也不停，仿佛想把夜来香的香气也都搓进麻线里似的。（季羡林：《一双长满老茧的手》《朗润集》第5-6页）

不过，她还是丢下了绣花针，给女儿伸出了手。

这是一双粗黑的手，一双她熟悉的象所有农村劳动妇女一样的普通的手；上面还留着不少过去苦难生活的烙印。有几个指头上的指甲

都裂了缝，左手背上还有一个大疤。

“奶奶，你的手！”

老奶奶那张没牙嘴动了动，茫然地也伸出了手。这双手，皱纹是那么多，那么深，就同后山坳里挖出的老树根一样。（凤章：《百花手上开》《山坞的早晨》第48页）

他的两只手生得很古怪：它们难看，上面高高低低地布满了胀大的血管，然而它们又显得富于特殊的表现力和创造力。莱阿那多·达·芬奇可能有这样的手。人有这样的手便可以做出任何事情。有时候他一面说着话，一面伸动他的手指，渐渐地把它们捏拢成一个拳头，随后又突然放开，还说几句美丽的、很有意义的话。（〔苏〕高尔基：《文学写照·列夫·托尔斯泰》《回忆录选》第56页）

老张的手是结实的手，
皮肉磨成硬骨头；
老张的手是粗大的手，
千斤重担举过头。

这双手，
　　火烧千遍不见黑，
　　万斤铁锤打不断；
这双手，
　　十个指头分长短，
　　有多少疤痕裂口在上面！

（严阵：《老张的手》《诗选》第77页）

其　它

弄渡船的大约也很得意自己那条鼻子，听人提到它便很妩媚的笑了。那鼻子，简直透红得象条刚从饭锅里捞出的香肠。（沈从文：《虎雏再遇记》第69页）

我看着一双脚，脚掌是那样肥厚、宽大，有如张开的蒲扇。

我看着一双脚，脚面和脚底是那样粗糙，满布皱纹、老茧，有如落在森林中的老麻栗树皮。

我看见这双脚在崎岖的山路上飞快的移动着，飞奔着……

我看见尖利的砂石在这双脚下碎了；我看见又尖又长的荆棘在这双脚下断了；一个拦路的什么虫子也被它踩扁。

这是什么人的脚呢？

我的目光沿着脚杆往上移去，我发现一个攸乐人正扛着一架七寸步犁在山野中飞奔，他突地钻进漆黑的老林，一会儿又攀上陡立的峭壁，就象走在平坦的大路上一样。（张长：《脚》《三色虹》第12页）

莎乐美：我要的是你的嘴，约翰。你的嘴象象牙塔上的红带子似的，象用象牙小刀剖成两半的石榴似的。泰尔花园里开的石榴花，比蔷薇花还要红，但是没有你的嘴这样红。那报告国王驾到和吓退敌人的那种红色的号音也没有这样红。你的嘴比那把葡萄踹在压榨器里面的人的脚还要红。你的嘴比那常栖在庙里受僧侣们饲养的鸽子的脚还要红。比那从森林里杀了一只狮子，还看见许多五色斑斓的虎豹而归的人的脚还要红。你的嘴好象那些渔人从那半明半暗的海中间找出来的珊瑚枝，替国王们珍藏着的珊瑚枝一样！……好象莫埃摆人从莫埃矿山里掘出来的硃砂，归于国王们之手的硃砂一样。好象那用硃砂绘着，珊瑚饰着的波斯王的宝弓一样。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能象你的嘴这样红……让我亲一亲你的嘴。
（〔英〕王尔德：《莎乐美》《外国独幕剧选》第一册第223页）

二 嗜好类

（1） 书 迷

黑煤上闪烁着白雪。漫天又飞扬起雪片。一九四五年，炮弹皮和断砖碎瓦象雪片似的飞着。苏军进攻柏林了。柏林当局规定，居民听到空袭警报，全下防空洞。“王先生，整个楼的人都下防空洞了，你快走吧！”邻居劝他。“我就不信炸弹正好掉到我的头上。”炸弹尖叫着，偏偏来到了他的头上。他万念俱灭，只等着人生最后的刹那。一声巨响，楼晃悠着，土直往他头上掉。还有知觉？那就是说还没死？他活脱脱地蹦了起来，跑出去一看，五十米远的一幢楼成了瓦砾堆。他又回到楼里攻读。他不是不怕死。天生不怕死的人是没有的。他只是想，每次轰炸几小时，他要是往防空洞一钻，这几小时岂不是浪费了？对于一个学习癖，最痛苦的莫过于时间的浪费了：几个小时又可以吸收多少人类文明的精华！顾不上危险不危险了。一个人只有忘却自我，才能真正地发现自我。正是在忘却的时刻，他会焕发出他全部的智慧和力量，他将惊讶地看到他拥有着什么样的才能！

“王先生是我们的安慰，王先生不怕轰炸我们也不怕了。”德国邻居们信任地望着他，差点没把他当成了上帝。但是炸弹象下最后通牒似的把他的门、窗都震落了。搬家。又震落了门、窗。再搬。他终于把一叠十几张设计图交给了德国老师考核。“王先生真不是一般的学生！”他快活地在弹坑间疾步走着，好象在生与死的边界线上穿行。“王先生来了！”书店老板亲热地招呼他：“我给你留出了一捆书，准是你需要的。”他和书店老板之间已经达成了这样的默契：不用他挑书，老板知道该给他留下一些什么样的书了。他又把一份咖啡送给了好心的老板。咖啡在战时因缺货配给而变得身价百倍。但是咖啡再贵重也就是咖啡。

而书籍却能变出内燃机，变出坦克，变出祖国所需要的无穷尽的宝物。（陈祖芬：《祖国高于一切》　《起飞的浩歌》第 176-177 页）

有了孩子，生活更加艰难，寅吃卯粮，捉襟见肘。有一天，萍萍借来五元钱叫慰萱去买米。慰萱一出门，听说书店新到了他久已盼望的英文字典，便急忙跑到书店花掉了四元多钱。当他一手捧着字典、一手提着空口袋兴高采烈地回到家时，才猛然记起妻子正等米下锅！萍萍见到他手里的书，已明白了一切，她轻轻叹了口气……慰萱望望书，望望空口袋，望望妻子，又望望冷锅冷灶，心里十分内疚，正想安慰她几句，却见萍萍嘴角露出一丝笑容，——这分明是在谅解他、安慰他！此时此刻，还有什么语言比这更能打动人心？　（杨世运　孙兴盛　史祥鸾：《从青工到副教授》　《起飞的浩歌》第 326-327 页）

书仍是他的挚友，只是捧在手里的业务书变成了政治书。在家里、在路上、在树荫下，在楼梯拐角下的扫把间里，在繁重而沉闷的监督劳动之余，就是他自己的精神天地，游弋在浩瀚的知识海洋。假日是在图书馆度过的，春节也不例外。大年初一的清早来到图书馆，中午靠三个大饼充饥，这是当地最廉价的肚皮填充物，比北京的烧饼还要低一级。图书馆在中午是照例关门的，他站在霏霏冷雨中四处寻觅，好不容易在一间医院的候诊室里找到一张长椅，他那倒霉的破棉袄、破书包又引起别人的疑心，被当做“盲流”来严加盘问。初二、初三混在饭馆里看书，服务员走过来了，问他吃饭不吃饭；他急中生智说他在等一个朋友。“扯谎！”服务员说，“昨天你还在这里看书看了两个多小时呢！”他被逐出门。　（理由：《倒在玫瑰色的晨光中》　《痴情》第 163-164 页）

杰克饱读他所渴慕的书；他在床上读，在饭桌上读，在来去学校时读，在别的学生游戏时读。生有活泼的想象和神经系统，他的感情是溶解了的，容易倾注的。他有时升上陶醉的高峰，有时陷入失望的深渊，以书中人物的忧乐为忧乐。在那么短的时间里，他读了那么多书，他变得暴躁了。他回答每个人的话是：“走开，你使我心乱。”他从旧的游记

和虚构的航海故事中得到这样强有力的幻想。奥克兰正是一个出发点，只要他可以逃走，世界及其动人的冒险都在等待他。（〔美〕斯通：《杰克·伦敦传》第27页）

牺牲——这个字眼压根儿也不是客厅里的那种冠冕堂皇的表白语。象我的好些书就的的确确是将那些必须用来维持生计的钱购买的。不知有多少回，我站在一家书店的前面或者一位书商的窗口，此时此刻，那种求知的欲望和活着就得吃饭的念头在我的头脑里进行着激烈的争斗。每逢到了该吃午饭的时候，我的肚子就照例嘟囔着要吃东西了，可偏偏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我看到了一本梦寐以求的书，而书的标价又是那样容易脱手。我在书店门口停了下来，心想绝不能让别人买去，可我一买它就势必得忍受挨饿的痛苦。我那套海讷编纂的狄巴拉斯诗集，就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抢购到手的。那会儿它就摆在古德基街的一家古旧书店的书摊上，在那种书摊上，人们能够从那一叠叠的废书中寻到一些无价之宝。就是这套诗集，六便士竟是它的售价，这该是何等的廉价出售啊！当时我经常在牛津大街的一家咖啡馆进餐（当然也就是我的主餐了），那是一家名实相副的咖啡馆，就象现在的咖啡馆一样，今天恐怕再也找不到这家馆子了。那一天，六便士是我的全部资财，确确实实是这样，就只剩下这么几个钱了。这笔小数目足可以买一份青菜炒肉。但我不敢担保这本狄巴拉斯诗集能否一直留到明天，而这种低廉的书价我又恰好能支付得起。我在人行道上踱来踱去，一会儿用手指头在口袋里搓捏着那几枚硬币，一会儿用眼睛瞟一瞟书摊，两种胃口在我腹中激战。终于书还是买到手了，我将它带回家中，一边吃着用粗糙的面包蘸黄油做成的午餐，一边美滋滋地掀动着书页。（〔英〕乔治·罗伯特·吉兴：《历尽艰辛话买书·孤芳随笔》《散文》1982年第6期第42页）

有时候，我还得饿着肚子，象搬运工一样，把买到的书送回家中。有一次，在波特兰路车站附近的一家小小书店里，我偶然看见了第一版的吉朋著作，而书的售价竟便宜得令人瞠目结舌。我记得是一先令一

册。可要买下这套装璜精美的四开本，我还是得当掉自己的外套。当时我身上没有几个钱，可家里还有点余款。那会儿我住在伊斯林顿，我和书店的老板说了一声，便飞身回家取钱，再又赶回书店，然后扛着那一大叠书从离我住所安吉尔公寓很远的尤斯顿路西侧，一直走回到伊斯林顿我住的那条街上。我就这样一下子走了两个来回。这样的长途步行，我一生中仅走过这么一次，这是当我回想起吉朋著作的分量时，才体会到的。走第二趟了，走第三趟了，那一天我一趟趟地计算着因为回家取钱而往返的路程。我走下尤斯顿路又爬上彭顿维尔大街，至于那天是在哪一个季节，是什么样的天气，我就记不太清楚了。说实在话，当时我高兴得忘乎所以，除了对书的重量有感觉外，其他的什么就丝毫也没有留意了。那年头我的耐性很强，但体质孱弱。我记得自己走完最后一趟后，就一头栽倒在椅子上，汗流浃背、四肢无力、浑身酸痛。简直就象要掉气一样。（〔英〕乔治·罗伯特·吉兴：《历尽艰辛话买书·孤芳随笔》《散文》1982年第6期第43页）

（2）戏　迷

演社戏的时候，如影随形，总有各种各样卖零食的摊贩麇集台下，供看客大快朵颐。其中有一个卖糖小孩的形象，我至今如在目前。他似乎比我还小些，不过十一、二岁，清秀的面容，羞怯的神情。平日在镇上穿街走巷，头上顶着篾匾，匾里满是诱人的糖食：芝麻糖、薄荷糖、棕子糖、圆眼糖。一边肩上背着白木的折叠架，高度和他的身材约略相等。手里敲着清亮甜润的小镲锣，一路招引顾客。他的买主，全是和他年龄相仿的孩子，做的不过是一两文钱的小买卖。到了戏场里，他就打开折叠架，把篾匾搁在架上，一面照顾糖摊，一面远远地站着看戏。在镇上和邻村的戏台下，我每次都能遇见他，也时而掏掏羞涩的阮囊，向他买一两粒糖吃，我敏感地发现，他同我一样是个戏迷，他来赶场，似乎主要是为了看戏而不是营生。日子久了，我和他渐渐厮熟起来，但始终不知道他姓甚名谁。（柯灵：《小浪花》《香雪海》第180-181页）

我的童年生活很暗淡，看社戏几乎是我当年最大的欢乐，也是我记忆里少数色彩绚烂的事物之一。谈过鲁迅小说《社戏》的人，大概能想象社戏的风味。在我小时，我们乡间的社戏也真多，一年四季，几乎每月不断，逢到传统的大节日，镇上可以有四、五台戏同时开演，锣鼓喧天，笙歌达旦，镇上的全体居民，男女老少，倾巢出动，而其中总也少不了我这个幼年的老看客。邻近农村有社戏，不论三里五里，我也不怕披星戴月，跋山涉水，跟着成人赶去欣赏。我如醉如痴地接受优孟衣冠的熏陶，就是从这些令人难忘的草台班开始的。（柯灵：《小浪花》《香雪海》第180页）

（3）酒鬼

在这一方面，杰克也觉得他有赶得上他的朋友的必要，与他对喝威士忌，虽然他没有嗜酒的秉赋，也没有醉酒的愿望。

过了一些时候，喝味道不好的生威士忌，不再是难事了。他开始倾心醉酒的效果：狂笑和狂歌，猛烈的争斗，新的友谊，以及满脑子自鸣得意的幻想。因为他从来是走极端的，他那不平衡的心情使他要在一切事上作得比周围的人更好，更有声有色。只因为他必须作劫嫁贼的王，他就不得不作醉酒者的王。他抛弃了他那穷苦的家庭，把家人需要用来买食物和付房租的钱在酒馆中用光。那个十五岁大的流浪儿，以空前的速度用酒来自戕，使得海口上豪饮的老手觉得恶心；他们断定他只有一年可活。

一夜身上没有钱，想喝酒，但具有喝酒者无意中得酒的信念，他同小鬼坐在奥克兰酒馆等机会。乔鹅跑过来对他们说，在海华德一个政治集会中，免费喝酒，任他们喝多少都可以。仅有的条件是，他们要穿一件红衬衫，戴一顶帽盔，在游行队伍中拿一支火把。游行以后，各酒馆敞开来，奥克兰海口帮在浸酒的柜台前聚了六重。杰克和他的朋友们觉得这种取酒的方法太慢，于是他们推开站柜的人们，直接从架子上拿瓶子。他们走上街去，在混凝土边道上敲掉瓶子口，然后喝起来。

乔鹅和小鬼已经学会当心纯威士忌；杰克却不曾。他觉得既然是

不花钱的，他应当尽量来喝。在一夜之间，他所喝的多于半加仑。到回奥克兰的时候，他体内发烧，几乎不能出气。在火车上，他用火把打破一面窗子，以流通空气，这件事引起了一场群斗，他被打得失去知觉。小鬼把他抛在海口上一个旅馆中，十七小时以后才醒过来，差一点便应验了他不会活过那一年的海口预言了。（〔美〕斯通：《杰克·伦敦传》第38-39页）

不过这时一切都改变了；他不得不用威士忌来消遣漫长的时间。他的痛苦使他喝酒，他的喝酒使他痛苦。他的精神的疲乏和沮丧使他喝酒，他的喝酒使他疲乏和沮丧。他不再畅快，不再年轻，不再新鲜、快乐、健旺地工作，他一天不能喝一夸脱威士忌了。先前，人们见他喝酒，这时人们见他醉酒了。（〔美〕斯通：《杰克·伦敦传》第326页）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岑夫子，丹邱生，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李白：《将进酒》《历代诗歌选》第382页）

万里清江万里天，一村桑柘一村烟。渔翁醉着无人唤，过午醒来雪满船。（韩偓：《醉着》《唐人绝句精华》第285页）

（4）赌　徒

隔壁那魏胡方放开嗓子喊："我肴他猴哥！瞧瞧！"

象席卷残云一样，便扫光了台面上的钱！

“怎么样，老大，”麻张踱在魏胡的背后！

“不含糊，”魏胡咬着牙，声音象用牙签从齿缝里剔出来的，两手象准备把那骨牌捏碎一样。

“断，断，细！细！”

骨牌拍一声响，两只手便分了家！一面嘴里赞叹着：“好难配呀！”

“好！”麻张顺势便往左右看看。

坐在天门的一位斜眼，头上渗着汗珠。斜眼里充满了血丝，手下意识地点着钱票，可是心里存着一丝希望。

“您这几把不怎么好吧！”

“一千多了！”

“哈！”

“这叫连中三元！”魏胡一面打着哈哈，一面又把牌洗好！摊出来了！

但斜眼却犹疑着！他的眼睛不自然地往四处斜，斜斜魏胡，魏胡很够神气。追寻着牌风，倒处的牌风，更使他迷乱。越在自己心里求点感应吧。心却象在监里一样。

“对子！”有人喊！

“谁的对子！”

“末门！”

“好！初门一百二。”

这刹那间的决心，立刻又使自己疑虑起来，“倘使输了呢！”但牌已送过来了！

他小心地把牌叠在一起，用力地在桌面上打了一下。

“对子攻对门，赶庄上个点！”

“好！”庄上痛快地把牌摆在面上，三点！

“三点，”斜眼站起来，心在跳动，血液的循环象是停止了似的。额上豆粒大的汗珠直往下滚，那一只不斜的眼，也因用力而斜了起来。

大家全屏住呼吸，疑虑地望着他！

他先用右手的中指摸摸面子，面子好，是天牌。翻转来瞧，正是它，往下看，露了红，却只红了半截，底下是个六，配起来正好是两点！

才两点！

象触了蛇蝎一样，他把牌无力地扔在桌子上，一面象一个撞破了的气球似的，颓败地离开了桌面。（宋之的：《抓》《中国报告文学丛书》第一辑第一分册第312-313页）

这个赌徒一年到头穿着一件赤膊露肉的破衣裳，常常一连几顿都不吃，从这一家赌到那一家，从这一村赌到那一村，能够赌个把月不出门口。赌博能使他忘却饥饿、寒冷和羞耻。他每次一定要赌得精光。伸出手去借不到一个钱，赌友们都拒绝他赌的时候，他才又去打几天短工，赚了钱，开了赌账，再去赌。（荒煤：《一个农民的道路》《散文选》第三册第608-609页）

你随便跑近哪一张"台子"，站上一刻，看看那些打手们的神态：有的红着脸，流着汗，氤氲的热气从额头散发；有的呆着出神，皱起眉头思索。无数焦黄的手指颤颤地抚着筹码，数着钱，盘盘算算，然后一横心把它们推到前面。——我想准得要有过出发上前线的经验，才理会得这一挪手时的心情。无数的眼直射着那光滑的牌背，那晶圆的骰子盒，多简单的东西，然而多诡谲，多无从捉摸！开，一声吆喝，一刹那间万籁无声；然而你听得出一种无声的音乐、心的跳跃。牌掀了，盖开了，命运又给了一次无情的判决。周围的脸相随着有了剧变：一声长叹，唠叨地陈诉着委屈；皱眉的皱得更紧，狠命吸着烟，卷一卷袖管，顿着脚翻悔自己的失着；幸运者却默默地享受那一分欢喜，忘记有时一注的幸运正是使自己上钩的香饵……（柯灵：《在沪西》《散文选》第二册第663页）

我拿了两块钱给约翰。我们便进去了。一盏灯的绿色的反光射在一群专心地伏在那里的人的头顶上；一个声音喊着："我压！"

"我们压'马'。"约翰对我说，"那个'马'我很有把握。"

一分钟的担心过去了。随后，突然地，他呼了一口大气，钱铛铛地响着。

“我们赢了，阿索林。你喜欢‘七杯’呢，还是‘二剑’？”

“随你的便，在我是一样的。”

“那末我们压在‘二剑’上吧。”

我对于这“二剑”比“七杯”更喜欢一点……

约翰压在“二剑”上。庄家开始慢慢地、轻轻地丢出纸牌来了；大家的眼睛都目不转睛地贪婪地注视着；灯投下它的绿色的反光。

“我压！”约翰突然喊起来。“安东纽，我不压‘二剑’压‘七杯’……”

“七杯”出来了。

“你看见了吗？阿索林？”约翰对我说。“我有一种灵感。这‘七杯’是靠得住的。”

约翰继续地压这两张牌；我观察着人们的目光、举动和在赌桌上许多狂热地往来移动的手。这样过了多少时候呢？一点钟，两点钟，三点钟？

“阿索林，”我听见约翰这样对我说，“我们已经有六个杜洛斯了。”

“应该把它全部压上去。”我对他说。

他有点惊愕。

“这样吗？……”

“随你的便；可是我以为我们应当来一个孤注一掷然后才走。”

“很好，”约翰决然地说；“我们来一个孤注一掷吧……哪一个你最有把握：是‘杖仆’呢还是‘四钱’？”

“这在我全是一样的。”我对他说。

“我想这‘杖仆’靠得住一点，可是，这‘四钱’……”

约翰压了“杖仆”。庄家开始慢慢地丢出纸牌来。

“我压！”约翰忽然喊着。“安东尼，这六个杜洛斯移到‘四钱’上去……”

“杖仆”出来了。

“哎啊！”约翰惊愕地、失望地喊着。

“约翰，”我笑着对他说，“值不得那么懊丧……”（〔西〕阿索林：《西班牙小景》第38-39页）

（5） 其 它

我不知道花草们受我的照顾，感谢我不感谢；我可得感谢它们。在我工作的时候，我总是写了几十个字，就到院中去看看，浇浇这棵，搬搬那盆，然后回到屋中再写一点，然后再出去，如此循环，把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结合到一起，有益身心，胜于吃药。要是赶上狂风暴雨或天气突变哪，就得全家动员，抢救花草，十分紧张。几百盆花，都要很快地抢到屋里去，使人腰酸腿疼，热汗直流。第二天，天气好转，又得把花儿都搬出去，就又一次腰酸腿疼，热汗直流。可是，这多么有意思呀！不劳动，连棵花儿也养不活，这难道不是真理么？

送牛奶的同志，进门就夸“好香”！这使我们全家都感到骄傲。赶到昙花开放的时候，约几位朋友来看看，更有秉烛夜游的神气——昙花总在夜里放蕊。花儿分根了，一棵分为数棵，就赠给朋友们一些，看着友人拿走自己的劳动果实，心里自然特别喜欢。（老舍：《养花》《花》第 200 页）

从小儿，我不象一般小孩子那样喜欢动物，却酷爱花草——此爱经久不衰，直至今日。十岁左右时，北京家的院子里有两棵海棠树，每到春时，树花开了，那一簇簇亭亭玉立的粉白相间的花瓣，彩云似的衬在嫩绿的枝头，望着它，喜得心怦怦跳……

有一年秋天，院里的海棠意外地又开了满树花。“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我家小院没有这种气魄。但我的心头却宛如千树万树的海棠开了般，我围着这树转，我仰起小小的头——甚至踮起脚尖去凝望这美丽的花。如醉如痴，我被这秋海棠迷住了。（杨沫：《花蕊》《杨沫散文选》第 43 页）

在抗日战争、人民解放战争期间，买不到烟，或者有烟无钱买，是常有的事情，但我总是想方设法地弄烟来吸，实在无法可想的时候，就买点黄烟丝，用小方纸卷着吸，好象没有烟吸就活不下去似的。……

病好了，恢复了正常生活，一闻到烟味，嘴里又生出想吸烟的津液来。没有出乎朋友们的所料，出院不过三个月，先说是一支两支吸着玩的，不算吸烟，而后就跟往常一样，又一天一包，有时，二十支一包还不够吸，要加上七八支才行。遇到朋友，只好会心地笑笑，“戒烟”这两个字儿，是再也不好出口了。这一回，我想，吸烟和吃饭势必同我的生命永远与共，而不可改变。只有到我的呼吸停止了的一天，我不再吃饭，才会不再吸烟了。（吴强：《我的戒烟》《吴强近作》第158-159页）

邓洪昌老汉是我的老房东，我每到他们村里去工作，总是在他家里搭伙。这老汉是个怪人，平日勤劳俭朴，不肯随便花一分钱，可偏偏喜欢贴春联，不但年年买年年贴，并且讲究要上等大红纸的。更怪的是，他虽然只念过几个月“子曰店”，却爱对春联评头品足。每年春节，总要戴上老花眼镜，走遍全村，看看各家门上的春联。他的评论，又大抵只有这么两句：“使得，切情切景”，“使不得，不合心意”，很少说出过全部理由。要是他自家买春联，那认真的劲儿，更不用说了。总要在书店的柜台前，和售货员蘑菇半天，不是嫌纸张不好，就是嫌对文不合心意。有时为了买一副称意的春联，甚至不惜跑一、二十里地，去赶一趟墟，或进一趟城。话又说回来，尽管他爱挑剔爱评论，挑来挑去，最后挑的，总还是和往年同样的一副对文。（辛国栋：《贴春联》《广东散文特写选》第323页）

珊提阿斯：你们是白费唇舌；你们猜不着。你们如果想知道，就别说话了。我这就把我们主人的疯病告诉你们。他爱审案子，没有人象他那样爱的了。他就是喜欢干这件事——当陪审员；要是没有坐上前排的凳子，他就唉声叹气。他夜里一点也睡不着。要是打个盹，他的灵魂就在梦里绕着漏壶飞呀飞。他把判决票拿在手里成了习惯，醒来时还是三个指头合在一起，就象月初焚献乳香一样。要是看见大门上写着“得摩斯，皮里兰珀斯的儿子真俊俏”，他就去到那里，在旁边写上“刻摩斯真俊俏”。有一次他的公鸡在黄昏时候打鸣，他就说它接受了那些受审查的官吏的贿赂，把他叫醒得太

晚了。晚饭刚吃完，他就叫嚷："毡鞋，毡鞋！"他天不亮就赶到法院去，事先打个盹，象一只蛾贝那样粘在柱子上。他总是怒气冲冲地划一条长线，判处每个罪人以重刑，然后指甲上粘满了蜡，象一只蜜蜂或野蜂回到家里来。他担心票不够用，在家里保存着一海滩的贝壳，以备判决之用。这就是他的疯病；你越规劝他，他越要去审判。（〔希〕阿里斯托芬：《马蜂》《阿里斯托芬喜剧二种》第10页）

三 心理类

（1） 惬 意

我觉得这时我的心上的琴弦已经十二分地谐和，如听幽林 凉月下的古琴声，没有紧张的、繁杀的、急促的、急越的音声，只不过似从风穿树籁的微鸣中，时而弹出那样幽沉、和平与在幽静中时而添加一点悠悠的细响。 （王统照：《阴雨的夏日之晨》 《中国现代散文》上册第 172 页）

你沿着树林边缘走去，一路照看着你的狗，这期间可爱的形象、可爱的人——死了的和活着的——都回忆起来了，久已睡着了的 印象蓦地苏醒过来；想象力象鸟一般翱翔，一切都在眼前清晰地出现并活动起来了。心有时突然颤抖跳动，热情地向前突进，有时一去不回地沉没在回忆中了。全部生活就象一个手卷似的轻快迅速地展开来；人在这时候掌握了他的全部往事、全部感情、全部力量、全部灵魂。四周没有一样东西来妨碍他——既没有太阳，也没有风，又没有声音…… （〔俄〕屠格涅夫：《树林和草原》 《外国散文选》第 110 页）

受坚信礼日子临近了。妈妈托一个认识的老太太把父亲 的一件旧大衣（很可能已经翻改过了的）给孩子改成一件讲究的制服。而且不惜重金，买了一双皮靴。这是他一生中穿的第一双皮靴。……此刻，他觉得自己的穿着很是排场，浑身上下没有一块补丁，脖子上围着一条从箱底找出来的薄呢料围巾。而靴子发出了那么悦耳的吱吱声，以至于在受坚信礼的时候，他整个的心思都用在这双靴子上，把牧师的布道全然置诸脑后了。当然，这是罪过，他多次强打起精神，强迫自己象在受坚

信礼时所应该做的那样，专心事主。谁知仍然无济于事，还是无法把靴子的念头从脑子里赶走。

……他多么聪明，多么成熟，穿着多么神气！傍晚，他在大街上蹓跶了很久，竭力使脚下的皮靴发出吱嘎吱嘎的响声。（〔苏〕伊·穆拉维约娃：《安徒生传》第64页）

有一件别致的赏心乐事，我虽然在年幼的时候体验最深，现在却依然能尝到它的滋味：在风雨猛击窗扉的同时，舒适地漫谈关于风雨天气的故事。此时在窗外，风裹着雨，雨夹着雪，而室内，从纸上映入眼帘的也是风裹着雨，雨夹着雪，自己则无忧无虑，别有一番闲情逸致。（〔英〕J.B.普里斯特莱：《喜悦篇·枕边漫谈风雨天气的故事》《散文》1981年第6期第48页）

我不能真切地说明或明确地解释，在我心中所引起的是哪一种的渴望。这仿佛是什么水流的脉搏流过了把我和广大世界连起的干线。我感到，仿佛那模糊遥远的、我和大地上一切合一的时期的记忆，又回到我的心上来了；在我上面长着青草的时候，在我上面照着秋光的时候，在柔和的阳光接触之下，青春的温热气息会从我的宽大、柔软、青绿身躯的每一个气孔里升了上来，一个新鲜的生命、一种温柔的喜乐，将半自觉地隐藏起来，而又从我所有的广漠中无言地倾吐了出来，当它静默地和它的各个国家和山和海在光明的蓝天下伸展着的时候。

我的感觉就象是我们古老的大地，在被太阳吻着的日常生活中的狂欢感觉；我自己的意识仿佛涌流过每一片草叶、每一条吮吸着的草根，穿过树干和树液一同上升，在喜悦的颤抖中，和在田中摇动的玉米和沙沙作响的棕叶一同展放着。

我感到我不得不表示出我和大地的血缘联系，和我对她的亲属之爱，但是我恐怕人家不会了解我。（〔印〕泰戈尔：《孟加拉风光》《外国散文选》第531页）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

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陶渊明：《饮酒》第五 《历代诗歌选》第216页）

她这一点头，
是一杯蔷薇酒，
倾进了我的咽喉。
散一阵凉风的清幽，
我细玩滋味，意态悠悠，
象湖上青鱼在雨后浮游。

她这一点头，
是一只象牙舟，
载去了我的烦愁，
转运来茉莉的芳秀，
我伫立台阶，情波荡流，
刹那间瞧见美丽的宇宙。
（曹葆华：《她这一点头》 《新诗选》第二册第54页）

（2） 激 动

他告诉她，组织上将派她代表刺绣手工艺者，随我国贸易参观团出国访问，并给外国朋友表演中国刺绣。她听了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可是支部书记在微笑地看着她，伸出手来祝贺她。一下，她全身的血液都沸腾起来，心仿佛要飞出口来一样在胸膛里乱撞……这天，她一口气跑到家，把这消息告诉了妈妈。妈妈笑得合不拢嘴，而眼泪却直往下流；老奶奶瘪着嘴想说什么，嘴唇动了动，没有说出声，却跑到毛主席像前伏下就磕头，还是她一把拉住，说现在不兴这个，老奶奶才改鞠躬，一连竟鞠上七八个躬。（凤章：《百花手上开》 《山坞的早晨》第42页）

“那您干吗得哭那么凄凉，古怪的人？”

“啊，我再也控制不住了！我太幸福了，真的！……因为我过分激动了，所以现在感到疲倦了……

安徒生在房间里急促地踱着步。他再也不想哭了。相反，他感到极其高兴：如果说在这间光线昏暗的书斋里有几星火花在闪耀，那就是从他身上迸发出来的！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他为自己有这种奇怪的想法，高兴得笑出声来。（〔苏〕伊·穆拉维约娃：《安徒生传》第167页）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历代诗歌选》第194页）

心口呀莫要这么厉害的跳，
灰尘呀莫把我眼睛挡住了……
手抓黄土我不放，
紧紧儿贴在心窝上。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
双手搂定宝塔山。

千声万声呼唤你，
——母亲延安就在这里！
杜甫川唱来柳林铺笑，
红旗飘飘把手招。

白羊肚手巾红腰带，
亲人们迎过延河来。

满心话登时说不出来，
一头扑在亲人怀……

（贺敬之：《回延安》 《放歌集》第 1-2 页）

我的心象在雨天里的一只孔雀，
张开它那染着狂喜色彩的思想的羽毛，
在它的狂欢中从天空找些幻象——
渴望着一个它所不认识的人。
我的心跳舞起来了。

云雷隆隆地走遍诸天——
骤雨卷过地平，
鸽子在巢里静默中颤抖，
青蛙在泛涨的田中噪鸣——
云雷隆隆。
呵，我的心象孔雀般舞蹈，
雨点在夏天的新叶上滴沥，
蟋蟀的颤鸣惊扰了树阴，
河水涨岸冲洗了乡村的草地。
我的心跳舞起来了。

（〔印〕泰戈尔：《诗选·1》 《诗选》第 31-32 页）

（3） 欢 愉

不难理解，当恩格斯终于摆脱了“该死的商业”和营业所的束缚时，他的心情为什么特别高兴。当时爱琳娜正在恩格斯家里作客，她这样描写恩格斯一生中这个幸福的日子：“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天早上，当他穿上皮靴最后一次到营业所去上班的时候，他是多么高兴地叫喊道：‘最后一次了！’几小时后，我们站在大门口等候他时，看见了他……他挥舞着手杖，满脸笑容地欢唱着。然后我们就象过节一样地大摆宴席，

喝香槟酒，沉醉在幸福中……”（〔苏〕波·维诺格拉茨卡娅：《燕妮·马克思》第303页）

一种新的爱情在他心中不知不觉地萌发、成长起来了。他带着令人惊奇的笑容观望周围的世界：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四月难道真的会使万物如此欢乐、如此可爱、如此容光焕发吗？空气里洋溢着一种柔和的旋律，蓝眼睛的少女使大地更加明亮。太阳的万缕金光使每一泓清水反射出令人眼花缭乱的光芒。四月的雨水洗涤过每一颗鹅卵石，都脱去了暗灰色的旧装，披上淡红、浅蓝的衣衫了。（〔苏〕伊·穆拉维约娃：《安徒生传》第191页）

（4） 慈 爱

母亲有时背着柴禾，有时背着茅草，老是在傍晚的山路里，迈着急步回家。现在我才领悟到：看来总是那么轻快的脚步，全是为了惦记家里等着吃奶的婴孩。母亲这样在山路上奔走，直到她累得倒下来的前一天。

每天母亲从山上或是地里回来，我总哄着饿得哭闹的小妹妹，在半路迎上去。刚到地藏仙跟前，母亲就“哦，哦”喊着，加快一步赶过来了。有时妹妹哭得厉害，母亲等不及到家，就把背子往地边石帮上一放，急忙解开胸襟。她舔湿了指头，一揉那饱胀的乳房，就象水枪似地滋出奶来，娘儿俩都乐得欢笑起来。（〔日〕壶井荣：《我的百花故事》《外国散文选》第555页）

年轻的母亲从她怀里小孩的面颊上闻出了她自己本质的最纯粹的气息。她拢紧他，为的要使他永远是她自己。

她抱紧她所成就的东西。她忘怀，她乐意耽溺，因为她无尽期的重新发见了自己，重新找到了自己，从轻柔的接触这个鲜嫩醉人的肌肤上。她的素手徒然捏紧她所结成的果子，她觉得全然纯洁，觉得象一个完满的处女。（〔法〕保尔·瓦雷里：《年轻的母亲》《西窗集》第8

页）

啊，可是孩子真可爱呀！我的孩子叫人惊喜不已，丘底特似的体态，蓝蓝的眼睛，长长的褐色头发，后来变成金色的鬈发。而且，最美的是那张嘴，那小小的嘴儿寻找我的胸脯，用没有牙齿的牙床乱咬，吮吸着不断涌出来的奶汁。当婴孩的小嘴咬着奶头，乳汁从母亲胸脯里涌出的时候，做母亲的真是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这张狠狠地咬的小嘴儿真象一个情人的嘴，而我们的情人的嘴反过来又使我想起我的婴儿。

……

在最初几个星期内，我常常把孩子搂在怀里，久久地躺着，瞧着她睡。有时看见她的眼睛里露出凝视我的目光，我觉得非常接近于生命的玄妙边缘，生命的奥秘，也许是生命的知识。这个新创造出来的身体中的灵魂，它用显然成熟的目光，永恒的目光，来回答我的注视，而且充满爱恋。也许爱就是一切的答案。用什么语言才能描写出这样的快乐呢？我不是作家，根本找不到恰当的言语来描述，这有什么奇怪呢？

（〔美〕伊莎多拉·邓肯，《邓肯自传》第216页）

特写：一个女人的脸……她是泰德·克雷默夫人、比利的母亲——乔安娜。她那深感疲倦的眼睛里，噙着克制住的眼泪和无法倾吐的叹息。暗淡的脸部的侧影。光彩暗淡的结婚戒指——

“妈妈可爱你啦，比利。”

孩子的房间里。天蓝色的墙壁上画着朵朵飘浮的白云。比利和往常一样，在母亲的爱抚下，正要入睡。

“我可爱妈妈啦……”

“睡吧，睡得美美的。”

比利仿佛要甩开母亲轻轻地搂着他肩膀的手似地，一骨碌把身子转向墙壁。

“明天早晨见……”

乔安娜刹那间愣了一下，但比利已沉沉入睡，什么也听不见了。

"……妈妈可爱你啦……"

(〔美〕罗伯特·本顿:《克雷默夫妇》 《克雷默夫妇》第213页)

米勒:如果你爱人的亲吻比你父亲的眼泪还要滚热——死就是了!

露伊斯:(经过一番惨痛的斗争之后稍为表示一点坚定)爸爸!握住我的手!我要——天啊!天啊!我做什么呀?我想什么呀?——爸爸,我起誓——苦死我了,苦死我了!罪人,我倒到哪边去呢!——爸爸,就是这样!——斐迪南——上帝为证!——那我就毁掉他最后的记念吧。(她撕掉她那封信)

米勒:(乐不可支地扑在她脖子上抱住她)这才是我的女儿!抬头看一看!你失掉了一个爱人,因此你造成了一个幸福的父亲。(又哭又笑地抱住她)我的孩子!我的孩子!说起来我真不配享受这样的一天!不知道为什么,对于我这样的坏蛋竟会给了你这样一个天使——我的露伊斯,我的天国!上帝啊!我不大懂得爱,可是没有了它却必然是一种痛苦——这一点我还可以体会到。

(〔德〕席勒:《阴谋和爱情》 《外国剧作选》第四册第511-512页)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孟郊:《游子吟》 《历代诗歌选》第211页)

(5) 回 想

凭窗站了一会儿,微微的觉得凉意侵人。转过身来,忽然眼花缭乱,屋子里的别的东西,都隐在光云里,一片幽辉,只漫着墙上画中的安琪儿。——这白衣的安琪儿,抱着花儿,扬着翅儿,向着我微微的笑。

"这笑容仿佛在那儿看见过似的,什么时候,我曾……"我不知不觉的便坐在窗口下想,——默默的想。

严闭的心幕,慢慢地拉开了,涌出五年前的一个印象。——一条很长的古道。驴脚下的泥,兀自滑滑的。田沟里的水,潺潺的流着。近村的绿树,都笼在湿烟里。弓儿似的新月,挂在树梢。一边走着,似乎道

旁有一个孩子，抱着一堆灿白的东西。驴儿过去了，无意中回头一看。——他抱着花儿，赤着脚儿，向着我微微地笑。

“这笑容又仿佛是那儿看见过似的！”我仍是想——默默的想。

又现出一重心幕来，也慢慢地拉开了，涌出十年前的一个印象。——茅檐下的雨水，一滴一滴的落到衣上来。土阶边的水泡儿，泛来泛去地乱转。门前的麦陇和葡萄架子，都濯得新黄嫩绿的非常鲜丽。——一会儿好容易雨晴了，连忙走下坡儿去。迎头看见月儿从海面上来了，猛然记得有件东西忘下了，站住了，回过头来。这茅屋里的老妇人——她倚着门儿，抱着花儿，向着我微微的笑。

这同样微妙的神情，好似游丝一般，飘飘漾漾地合了拢来，绾在一起。

这时心下光明澄静，如登仙界，如归故乡。眼前浮现的三个笑容，一时融化在爱的调和里看不分明了。（冰心：《笑》《散文选》第一册第 320-321 页）

幸福啊！一对傣族青年夫妇回忆起一九六一年的泼水节，到今天两颗心还泡在甜甜的幸福里：

她只记得那一天空中满是盛开的水花，一朵朵晶莹耀眼，当水花和那红艳艳的凤凰花瓣一齐飘落时，便激起一串串笑声，沿着大街小巷滚流。啊，到处是欢笑的人群：她和他结成了同盟：他用脸盆供水，她用口缸舀水泼。她泼啊、笑啊，泼到哪里，她忠实的后勤也就跟到哪里，遇到“劲敌”，她的后勤会突然变成尖兵，半路“杀”出，把一大盆水突然迎面泼去，常使他的被保护者转败为胜，这时她便格格地笑个痛快。

记得是在一个翠绿的橡胶林边。她“追击”着一个省里来的客人，把一缸净水向他泼去，但是人群里一个魁伟的傣家人突然出现在她面前，欢笑着把一个银钵里的水向她迎面泼来，水花遮住眼睛，什么也看不清楚，她笑着逃跑了。幸福追赶着她。自然，她的“后勤”又猛地冲出来，放过她，把一大盆水，还带着这一对年轻人的欢乐和祝福，向后面的那个傣家人泼去。然而银色的水花在空中被一把伞挡住了。

“小心受凉，”那撑伞的人说，“总理……”

“总理！”她和他都站住了，愣住了。眼面前泼水的傣家人可不正是敬爱的周总理！

他显然感到惶恐。总理笑着说：“我们是来过泼水节。”他特别强调“泼水”二字，随行人员把伞收了起来。

总理笑着向她说：“你的保镖不错啊！”浓眉下那睿智的目光透出一片慈爱。

“总理什么都知道了。”她想，心跳得象有头小鹿子撞，脸比凤凰花还要红。偷偷看看他，却只是冲着总理憨笑……

突然，总理想起来了，又用泼水的银钵舀了满满一钵净水，欢笑着，拉开他的衣襟，顺着脊梁浇了半钵。又把半钵从她头上轻轻浇下去。有什么比总理的祝福更可贵呢，她闭上眼，一任喜悦、幸福的热泪滚滚地和着净水流着流着……（张长，《泼水节的怀念》《紫色的山谷》第2-3页）

一个回忆象闪电一样掠过我的心灵。那是二十二年前一个狂风暴雨的夏季，烦闷燠热，乌云垂拂在人们的心头。人们无语地等待着，一滴滴的鲜血从痛裂的心叶上滴流下来。这一天，烈日蒸腾着，我一步步走到天安门前。就是这里！这里！这现在正在安装水泥地下管道的地方，这现在正在铺设洁白沙石的地方，我突然停下来。我看到从前门那个方向开来一队坦克，我眼睁睁看着那坦克上面飘动的太阳旗。这时那钢铁履带的嘎嘎声残酷地碾过我的心上。我痛苦极了。在那一刹那，就象有看不见的铁锤在撞击我。我看着一辆一辆坦克从我面前向东长安街驶去。我看见那给暴日晒得溶化了的沥青路面上，留下坦克履带深深的齿痕。留着它！我说，这是啮在祖国心头的烙痕。我不能忘记，现在不能忘记，将来也不能忘记，我要把它写在书里，我要把它留给未来的公民。（刘白羽：《青春的闪光》《刘白羽散文选》第182-183页）

（6） 幻 想

看看四边没有人影，我心里忽然来了一种恶魔的诱惑。

“破窗进去吧，去撮取几个钱来吧！”

我用了心里的手，把那扇半掩的窗门轻轻地推开，把窗门外的铁杆，细心地拆去了二三根，从墙上一踏，我就进了那间屋子。我的心眼，看见床前白帐子下摆着一双白花缎的女鞋，衣架上挂着一件纤巧的白华纱丝衫和一条黑纱裙。我把洗面台的抽斗轻轻抽开，里边在一个小小儿的粉盒和一把白象牙骨摺扇的旁边，横躺着一个沿口有光亮的钻珠绽着的女人用的口袋。我向床上看了几次，便把那口袋拿了，走到窗前，心里起了一种怜惜羞悔的心思，又走回去，把口袋放归原处。站了一忽，看看那狭长的女鞋，心里忽又起了一种异想，就伏倒去把一只鞋子拿在手里。我把这双女鞋闻了一回，玩了一回，最后又起了一种惨忍的决心，索性把口袋鞋子一齐拿了，跳出窗来。我幻想到了这里，忽然回复了我的意识，面上就立时变得绯红，额上也钻出了许多珠汗。（郁达夫：《还乡记》《中国现代散文》上册第226-227页）

我幻想，假如我能睡在溪边的草地上过夜，四面都没有遮拦，可以任意眺望，草地上到处长满了花，红的，白的，紫的，十字形的，钟形的，蝴蝶形的……都因为露珠的重量把头都压得低了。天上的流星象雨般掉下来，金红色的，橙黄色的，青蓝色的，大的，小的，圆的，五角的……我便不嫌多地捡满了整个衣袋。待回家来的时候，我要把它缀在蚊帐里面，一颗颗，一双双，亮晶晶的，……母亲临睡前拿了马尾的拂子撩开蚊帐要赶蚊子出去的时候，会吓了一大跳，说，“咦，在哪里捉得这许多萤火虫来啊！这不洁的东西！……”于是我笑歪了头，笑得连气也喘不过来，告诉她：“这是星星哪，我在溪边捡来的。你下次还放我出去么？”一手揪住她的衣裾，牵磨似地转，她一定不会生气。我又幻想，正如在一本图画册上看到的，说是到北极探险去的人，吃的是白熊的肉，睡的是白熊皮缝就的皮袋，……我颇佩服这皮袋的发明者，假如我有一只皮

袋，我便可以离开这古旧的屋子，到新的地方去。白天，沿途采些草果充饥。晚上便睡在皮袋里，把头伸在外面。皮袋密不透风，不会受寒，并且什么地方都可以睡，不必拣什么草地了。……这样幻想尽自幻想着，而实际从不曾在外边过夜。跟着母亲到冷落的水碓或水磨里去的时候是有的，但不论半夜三更，总得回家去睡。（陆蠡：《庙宿》《中国现代散文》下册第160-161页）

朋友，从你载满了香花的诗集内，我寻到了一处黄沙蔽天所在，这就是北地，充满了愁惨云雾和别离之痛苦的北地。

来呀，在这梦的团聚里，我们将互握着柔腻的手，象一对小女孩儿，倚傍着香肩，微微地低语，道着爱慕的芳香言语，如春峡中潺潺的细泉一样清响。

来呀，这梦里，你将仍居在北地，不会再感到暖国里的相思症，也更不信北地充满了愁惨云雾和别离的痛苦。这里没有虚伪，只有希望的蓝鸟和翱翔的白鸽；这里没有沉雾，只有光明和清爽；这里将为一切"别离的愁苦"悲悼，哀它不再在北地盘留。

我的朋友，来呀；如果这能是真的，我将如飞过了彩云的小鸟欢快。但，朋友，你没有来：睡里，梦中，我只有空伸着预备接收你的双手，你没有来，终究没有来！

这里终于还是愁云惨雾和别离的悲苦。从你载满了回忆的香花的诗集里，我才晓得你为什么不会来到我的梦中！你也许正做着北地黄沙的好梦，盼候着我到你梦中去的！（焦菊隐：《幻象的波澜》《新诗选》第一册第438-439页）

我曾有过种种的幻想。我把一切我曾看到过的同"石"和"林"有关的东西都联系起来，构成了我自己的"石林"。我幻想：石林就象是热带的仙人掌，一根一根竖在那里，高高地插入蔚蓝的晴空。我幻想：石林就象是木变石，不是一株，而是千株万株，参差不齐，错错落落，汇成一片大森林。我又幻想：石林就象是一堆太湖石，玲珑剔透，嵯峨巉岩，布满了一座美丽的大花园。我觉得，自己创造出来的这些形象都是异常

美妙的，我沉湎于自己的幻想中。（季羡林：《石林颂》《朗润集》第18页）

他借着从小小窗户投射进来的昏暗的光线，从早到晚弯腰折背去缝补那些破烂不堪的鞋子。为了增加光线的亮度，他在身旁放了一个盛满水的玻璃球。活计常常从鞋匠的手中掉下来。他幻想着，在那玻璃球亮光的深处，会出现一幅比一幅更鲜艳，一幅比一幅更诱人的图画。他站在一艘大船的甲板上，前面是星罗棋布的遥远的南方国家；这是他从书本上读到的。高高的棕榈树，满目沙丘，骆驼在蹒跚行走。啊，这是他从来也未曾光临过的一座大城市的喧嚣的街道，这是一所他曾经梦寐以求去上学的教会学校的明亮而宽敞的教室……（〔苏〕伊·穆拉维约娃：《安徒生传》第9页）

周冲：有时我就忘了现在，（沉醉在梦想里）忘了家，忘了你，忘了母亲，并且忘了我自己。象是在一个冬天的早晨，非常明亮的天空……在无边的海上，……有一只轻得象海燕似的小帆船。在海风吹得紧，海上的空气闻得出有点腥，有点咸的时候，白色的帆张得满满的，象一只鹰的翅膀，斜贴在海面上飞，飞，向着天边飞。那时天边上只淡淡地浮着两三片白云，我们坐在船头，望着前面，前面就是我们的世界。

鲁四凤：我们？

周冲：对了，我同你，我们可以飞，飞到一个真真干净、快乐的地方。那里没有争执，没有虚伪，没有不平等……没有……（仰着头，好象眼前就是那么一个所在，忽然）你说好么？（曹禺：《雷雨》《中国话剧选·1》第132页）

彼得：（近景）我甚至傻乎乎地作了许多计划。（深深地吸了一口烟）有一次，我在太平洋看见一个岛。我永远也忘不了它。那正是我想带她去的地方。但她必须是那样一种姑娘：她愿意在月光下跟我一起跳进滚滚的浪涛，而且要象我一样爱它。（他陶醉在他的浪漫

的想象中）你知道，在那样的夜晚，当你同月光、海水融为一体的时候，当某种情感支配了你的时候，你会感到你置身在某种巨大的、美妙的事物中。（叹息）那是唯一适宜居住的地方。在那里，星星低垂在你头上，你觉得你伸手就能够得着它们，把它们拔来拔去。（〔美〕罗伯特·里斯金：《一夜风流》第 110-111 页）

（7）幻　觉

昨晚月光一样的太阳照在兆丰公园的园地上。一切的树木都在赞美自己的幽闲。白的蝴蝶、黄的蝴蝶，在麝香豌豆的花丛中翻飞，把麝香豌豆的蝶形花当作了自己的姊妹。你看它们飞去和花唇亲吻，好象在催促着说：

“姐姐妹妹们，飞吧，飞吧，莫尽站在枝头，我们一同飞吧。阳光是这么和暖的，空气是这么芬芳的。”

但是花们只是在枝上摇头。

在这个背景之中，我坐在一株桑树脚下读泰戈尔的英文诗。

读到了他一首诗，说他清晨走入花园，一位盲目的女郎赠了他一只花圈。

我觉悟到他这是一个象征，这盲目的女郎便是自然的美。

我一悟到了这样的时候，我眼前的蝴蝶都变成了翩翩的女郎，争把麝香豌豆的花茎作成花圈，向我身上投掷。

我埋没在花园的坟垒里了。——

我这只是一场残缺不全的梦境，但是，是多么适意的梦境呢！（郭沫若：《梦与现实》《散文选》第一册第 290 页）

我放下书，凝眸遥瞩东西的披着斜阳的金衣的山峰，我的思想跑得远远的。我觉得这山顶的几簇白房屋就仿佛是中古时代的堡垒，那里面的主人应该是全身裹着铁片的骑士和轻盈婀娜的美人。

欧洲的骑士样的武士，岂不是曾在这里横行过一世？百余年前，这群山环抱的故都，岂不是一定曾有些挥着十八贯的铁棒的壮士？岂不

是余风流沫尚象地下泉似的激荡着这个近代化的散文的都市？

……

于是我又恍惚看见穿了锁子铠，戴着铁面具的骑士涌现在这半空的彩桥上，他是要找他曾经发过誓矢忠不二的“贵夫人”呢？还是要扫除人间的不平？抑或他就是狐假虎威的“鹰骑士”？

天色渐渐黑下来了，书桌上的电灯突然放光，我从幻想中抽身。（茅盾：《虹》 《茅盾散文特写选》第 25-26 页）

这是一个重庆的阴沉天空。但总经理觉得天空突然辉煌了。在阴沉之中，似乎有一个点点光亮的星象图升上来。是太阳系和众卫星，这是宇宙，这是地球，这是弯弯照九州的月亮。这是一个八十万万黄金构成的天体，罩在联合国家的上面。在光辉灿烂的宫殿中央，他自己在散步，一个居第四位的神仙，和诸神握手言欢……

他的想象是活泼的，他又一次看见了，他自己的巨大的有卧铺的民航机，四万吨以上的大轮船，整个蜘蛛似的铁路系统，油管，煤矿，铜山，采石场，金川，都是他私有的。从社会生活的最大的企业到人民生活中最小的一只绣花针，全是国货——外资的国资——全是他自己的所有。他赞许了似的想要说话了，但是他说话的机能已经消失了。

“唔！”

突然他觉得房间里有人移动。 （徐迟：《财神和观音》 《徐迟散文选集》第 32 页）

……四轮马车载着这位旅行者慢慢地奔驰在鲁尼堡草原上。在这沉睡的邻国和凄凉而单调的苍茫大地上，能看到些什么有趣的东西吗？……

瞧，——在那恰似水波粼粼的月光中，是什么东西在闪闪发光……那是小爱尔菲仙人援助诗人来了。他们要跟这些沉睡的旅客一块嬉戏。……

于是，爱尔菲仙人们悄悄来到了这位坐在角落里的脸色苍白的细高身体的人身边。……这位旅行者探头到马车的窗口上，向那凄凉而

苍茫的原野举目凝望。凄凉吗？并不！每一颗砂子都象宝石一样闪烁着光彩，绿草攀援交错，编织成一个拱桥形的门，滚动着的露珠闪闪欲滴；而在道路的远方，几棵高大黑色的松树发出神秘的涛声。明亮的月光、颤抖的阴影，晃动着，闪烁着，象活的一样。那是这群不知疲倦的爱尔菲仙人在草地上翩翩起舞，踩着圆圆的露珠乘兴游逛。（〔苏〕伊·穆拉维约娃：《安徒生传》第 182-183 页）

这一整天我都在迷迷糊糊半睡状态中度过，间或勉强微微睁开眼睛看一看畜群。我的思想乱成一团，脑子里仿佛有木马在旋转，舞场和一对对旋转的舞伴忽隐忽现，充满了华尔兹的美妙声音……这支华尔兹曲仿佛在血液里引起了乱哄哄的回声，它和一夜未睡而疲倦了的心房的咚咚跳动节奏一致地响着，它把鞋后跟的踏步声、女人尖声的欢笑，以及灯火周围一股股发亮的灰尘糅合在一起了……后来，我害怕了，喉咙好象被掐住了似的，我想象头天夜里那样喊叫起来，因为那时，不知谁用两只有力的大手把我这个小孩子从长凳下的地上拉起来，放到了床上去……（〔丹〕尼克索：《至死不渝》《外国散文选》第 325页）

有时病得糊里糊涂，
好象正在河边散步。
对岸就是死的领域，
望去只见一片浓雾。

人们带着欢乐愁苦，
不断地向彼岸过渡。
上岸就在雾里消失，
欢乐愁苦全都模糊。

（倪海曙：《幻觉》《杂格咙咚》第 573 页）

（8） 梦 幻

——“啊，我记起来了。”她突然向我说道，“我昨晚上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

——“什么梦呢？”

她说：“我们前几天不是想过要到东京去吗？我昨晚上竟梦见到了东京。我们在东京郊外找到一所极好的房子，构造就和我们在博多湾上住过的抱洋阁一样，是一种东西洋折衷式的。里面也有花园，也有鱼池，也有曲桥，也有假山。紫荆树的花开满一园，中间间杂了些常青的树木。更好是那间敞豁的楼房，四面都有栏杆，可以眺望四方的松林，所有与抱洋阁不同的地方，只是看不出海罢了。我们没有想出在东京郊外竟能寻出那样的地方。房金又贱，每月只要十五块钱。我们便立刻把行李搬了进去。晚上因为没有电灯，你在家里守小孩们，我便出去买蜡烛。一出门去，只听楼上有什么东西在晚风中吹弄作响，我回头仰望时，那楼上的栏杆才是白骨做成，被风一吹，一根根都脱出臼来，在空中打击。黑洞洞的楼头只见几多尸骨一上一下地浮动。我骇得什么似的急忙退转来，想叫你和小孩们快走，后面便跟来几多尸骨进来踞在厅上。尸骨们的颚骨一张一合起来，指着一架特别瘦长的尸骨对我们说，一种怪难形容的喉音。他们指着那位特别瘦长的说：这位便是这房子的主人，他是受了鬼祟，我们也都是受了鬼祟。他们叫我们不要搬。说那位主人不久便要走了。只见那瘦长的尸骨把颈子一偏，全身的骨节都在震栗作声，一扭一拐地移出了门去。其余的尸骨也同样地移出了门去。两个大的小孩子骇得哭也不敢哭出来。我催你赶紧搬，你却始终不肯。我看你的身子也一刻一刻地变成了尸骸，也吐出一种怪声，说要上楼去看书。你也一扭一拐地移上楼去了。我们母子只骇得在楼下暗哭，后来便不知道怎么样了。”（郭沫若：《月蚀》《散文选》第一册第 211-212 页）

夜深了，疲倦驱使我入睡乡。梦魂中一位健壮庄丽的女子，送来一

匹雪白的大马，我们并辔漫游蒙古。初升的朝暾和垂没的夕阳中，我们总在地平线的远处，驻马私语……（范长江：《塞上行》《中国报告文学丛书》第二辑第一分册第233页）

这个长夜完全属于你的冥想，作为一个坚强的妻子，你从前也有过这样的冥想。这次你梦见你的志南穿着单衣泅过小河，爬上登城的云梯；脸上铁青的脸色，遮没了他几点淡淡的疤痕，不过当他回头看见你时，还是给你张着一个笑脸……（菡子：《前方》《素花集》第118页）

因为爱花，喜花，便也常作些有关花的梦。我常梦见自己是一只蝴蝶在花丛中翩翩飞舞，又梦见自己是一只小小的蜜蜂在花蕊上流连忘返。醒来后，这些梦境常常变成狂风后的花蕊，飘零，支碎，朦胧而又迷人地留在记忆里。（杨沫：《花蕊》《杨沫散文选》第49-50页）

夜来，做了一个甜蜜的梦。梦中走出家门，眼前就遇见一群团团如伞、伸张着肩膀的红影树。露珠，在那些红衣上颤颤摇动。我深深地吸一口她那清新之气，猛然发觉自己是踩踏了遍地的红衣，正自失惊之际，突然风摇树动，又飘来一阵雨。于是我也急忙伸张双手去把那点点的红雨拥抱——却原来指触所及是一片湿润的清凉。这时，才觉察脸也湿了，发也湿了，耳畔有淅淅之声。……

又下夜雨了。床就在窗前。飘飘洒洒以至倾盆而下，于是，我的梦也破了，连忙把窗门关上。这时，梦中的红影也已消失，看窗前，只有漆黑一片，随着巨大的雨声，那一条条依稀可辨的白线似乎在闪着银光。虽然，这一惊醒，久久不能再入睡，但我却感谢那雨给我带来甜梦。（谢雨凝：《红影》《香港作家散文选》第294页）

有一次我梦见一个害瘰疬病、腐烂的绿黄色的天空，和许多圆而扁平的星，没有光线，也没有光泽，就象病人身上的小疮一样。在这个腐烂的天空中，在这些小疮似的星星的中间，慢慢地爬着一道带红色的电光，这道电光活象是一条蛇，它触到一颗星的时候，这颗星就会胀起来

变成一个球，而且不发一点响声就炸开了，只剩下一个浅黑色的点子，一种轻烟似的东西，它很快地就在化脓的、成了液体的天空中消失了。所有的星星就这样地一个跟着一个全炸开而且全消灭了，天变得更暗，更可怕，然后它就旋转起来，沸腾起来，分裂成无数的碎块，朝我的头上落下液体的冰冻来；在那些碎块中间的空隙地方，露出一种发亮的黑色，仿佛洋铁瓦一样。（〔苏〕高尔基：《文学写照·列夫·托尔斯泰》《回忆录选》第82-83页）

驿车开始向前移动。这时候，我迷迷糊糊地打起盹来了。

我不知道我们的驿车来到了什么地方；突然间，在我的耳边响起了一种可怕的声音：

“站住！”

驿车立刻停下来，车子的门开了。在我面前站立着一个身体健壮、面容十分凶恶的青年；他紧握手枪，枪口对准我的胸脯，向我大声叫道：

“要你的命！”

“请你饶恕我吧！”我浑身发抖，结结巴巴地恳求道，“留下我的这条命吧！……我非常愿意把我的钱袋奉送给你；我把它翻过来，从里到外给你看。倒得空空的，一个铜板都不剩。我是一个匈牙利的诗人并兼任《佩斯时髦报》的助理编辑。在我临行之前，我把全部现款付了版税……同时我又向多特·戈斯巴尔借了一笔现款（这笔现款可买一件阿蒂拉式的裤子）。虽然我的诗歌受到不可想象的赞扬，然而你瞧一瞧吧，我是不可能获得更多的钱……尽管如此，我还是把我随身携带的一切奉献给你；只要你留下我的这条命！”

我嘟嘟囔囔地反复地哀求着，吓得浑身发抖，就连大声呼吸都不敢。这个凶恶的青年冷酷地回答我说：

“我不需要你那来路不明的钱……我需要的是你的命，你那诡计多端的狗命！你要知道，我就是那些最有才能的青年当中的一个，我和其他人一样，把完成的诗稿寄给《佩斯时髦报》，是你把它们从文学的领域中驱除出去。因为我们晓得，一切稿件必须经过你亲自审查。我自己

就寄上过一百五十首诗，你统统把它们判处了死刑……所以现在我也得把你枪毙！”

手枪发出一排子弹，我死过去了……

过了很长时间，我终于醒过来了。老实说，一路上这个恶梦不断地在恫吓我啊！（〔匈〕裴多菲：《旅行札记》《外国散文选》第377-378页）

（9）怀　念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历代诗歌选》第366页）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白：《静夜思》《历代诗歌选》第390页）

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杜甫：《月夜》《历代诗歌选》第450页）

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龙钟泪不干。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岑参：《逢入京使》《历代诗歌选》第434页）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岗。（苏轼：《江城子》《历代诗歌选》第307页）

对青山强整乌纱。归雁横秋，倦客思家。翠袖殷勤，金杯错落，玉手琵琶。人老去西风白发，蝶愁来明日黄花。回首天

涯，一抹斜阳，数点寒鸦。（张可久：《折桂令·九日》《元散曲选注》第209页）

（10）离愁

二月十一日，天气寒冷，烟雨迷蒙。林肯一行十五人定于早晨八点钟在大西铁路车站启程，离开斯普林菲尔德。大草原笼罩在寒冷的灰蒙蒙的浓雾之中。一辆短小的机车停靠在车站上，机车上的平顶烟囱喷出一股股煤烟，后面挂着一节行李车和专用客车。车上有铁路公司董事长和督察。一千多人拥挤在砖砌的车站内外，林肯站在车站里，成百的老朋友一一走过来和他握手，祝他万事如意、一路平安。人们的面容是那样的严肃庄重，连身材魁梧戴着一顶新的白色大礼帽的戴维斯法官也显得阴沉忧郁。

从车站到林肯的专车那里，人们给林肯让出了一条路。两旁的人伸出手来，同林肯最后紧握一次。他原不打算讲话，但是当他走上专车的台阶，转身环顾这么多的家乡人时，他取下帽子，沉静地站着，举起手来要他们静下来。人们站着，也把帽子取下来。

然后，他在蒙蒙细雨中慢慢地作告别讲话。过后，他在火车上用铅笔把讲话的前半部分写下来，又向尼古拉口述了他这篇致斯普林菲尔德告别词的后半部分："朋友们：只要不处在我的境地，无论谁都不能体会我离别时的悲伤之感。我的一切都要归功于这个地方和大家的关照。在这里，我住了四分之一世纪，由一个青年变成一个老人。我的孩子们都出生在这里，有一个还埋葬在这里。现在我要离别了。我面前的责任比当年落在华盛顿肩上的更为重大。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回来，也不知道是否还能回来。……我向你们亲切地告别。"

铃响了。车轮发出嘎嘎的转动声。火车载着林肯，告别家乡和乡亲，徐徐驶出车站，而当火车东去，渐渐消逝在一片苍茫之中时，有些人脸上的眼泪还没有干哩！（〔美〕卡尔·桑德堡：《林肯传》第137-138页）

崔莺莺：【正宫端正好】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

【滚绣球】恨相见得迟，怨归去得疾。柳丝长玉骢难系，恨不得倩疏林挂住斜晖。马儿迍迍的行，车儿快快的随。却告了相思回避，破题儿又早别离。听得道一声"去也"，松了金钏，遥望见十里长亭，减了玉肌。此恨谁知！　（王实甫：《西厢记》《元杂剧选注》第235页）

心上的人儿走后第二天，
进屋时屋内好象空一半，
高高的寨楼怎么会空哟，
是姑娘的心儿空了一半。

心上的人儿走后第二天，
背水时河水好象空一半，
滚滚的流水怎么会空哟，
是姑娘的心儿空了一半。

心上的人儿走后第二天，
放羊时草滩好象空一半，
绿绿的草滩怎么会空哟，
是姑娘的心儿空了一半。

（藏族民歌：《姑娘的心儿空了一半》《民间情歌三百首》第145页）

我俩深深地躺在睡梦的幽暗中，
觉醒的时间到了
等待你最后的一句话。
转过脸来朝着我吧
用你含泪的秋波

使离愁永远美好。

早晨将和它的晨星一同出现
在寂寞的遥空。
别离之夜的忧伤已被俘缚在我的
　瞅那琴弦上，
爱的失去的光辉将留织在我的
　幻象里。
用你自己的手打开那走向
最后的别离之门吧。

（〔印〕泰戈尔：《诗选·Ⅱ》 《诗选》第 120 页）

朱丽叶：你现在就要走了吗？天亮还有一会儿呢。那刺进你惊恐的耳膜中的，不是云雀，是夜莺的声音；它每天晚上在那边石榴树上歌唱。相信我，爱人，那是夜莺的歌声。

罗密欧：那是报晓的云雀，不是夜莺。瞧，爱人，不作美的晨曦已经在东天的云朵上镶起了金线，夜晚的星光已经烧烬，愉快的白昼踮足踏上了迷雾的山巅。我必须到别处去找寻生活，或者留在这儿束手等死。

朱丽叶：那光明不是晨曦，我知道；那是从太阳中吐射出来的流星，要在今夜替你拿着火炬，照亮你到曼多亚去，所以你不必急着要去，再耽搁一会儿吧。

罗密欧：让我被他们捉住，让我被他们处死；只要是你的意思，我就毫无怨恨。我愿意说那边灰白色的云彩不是黎明睁开它的睡眼，那不过是从月亮的眉宇间反映出来的微光；那响彻云霄的歌声，也不是出于云雀的喉中。我巴不得留在这里，永远不要离开。来吧，死，我欢迎你！因为这是朱丽叶的意思。怎么，我的灵魂？让我们谈谈；天还没有亮哩。

朱丽叶：天已经亮了，天已经亮了；快走吧，快走吧！那唱得这样刺耳、嘶着粗涩的噪声和讨厌的锐音的，正是天际的云雀。有人说云雀

会发出千变万化的甜蜜的歌声，这句话一点不对，因为它只使我们彼此分离；有人说云雀曾经和丑恶的蟾蜍交换眼睛，啊！我但愿它们也交换了声音，因为那声音使你离开了我的怀抱，用催醒的晨歌催促你登程。啊！现在你快走吧；天越来越亮了。

罗密欧：天越来越亮，我们悲哀的心却越来越黑暗。（〔英〕莎士比亚：《罗密欧与朱丽叶》《外国剧作选》2 第 178 页）

（11）思　念

自君之出矣，不复理残机。思君如满月，夜夜减清辉。（张九龄：《自君之出矣》《唐人绝句精华》第 4 页）

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吴山点点愁。　　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月明人倚楼。（白居易：《长相思》《历代诗歌选》第696页）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李商隐：《夜雨寄北》《历代诗歌选》第 666 页）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李商隐：《无题》《历代诗歌选》第 666 页）

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　　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李清照：《一剪梅》《历代诗歌选》第 323 页）

永夜抛人何处去，绝来音。香阁掩，眉敛，月将沈。争忍不相

寻。怨孤衾。换我心，为你心，始知相忆深。（顾夐：《诉衷情》《唐宋词选注》第59页）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

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李之仪：《卜算子》《历代诗歌选》第788页）

恨君不似江楼月，南北东西。南北东西。只有相随无别离。
恨君却似江楼月，暂满还亏。暂满还亏。待得团圆是几时。
（吕本中：《采桑子》《唐宋词选注》第330页）

自送别，心难舍，一点相思几时绝。凭阑袖拂杨花雪；溪又斜，山又遮，人去也。（关汉卿：《南吕·四块玉》《历代诗歌选》第990页）

〔十二月〕自别后遥山隐隐，更那堪远水粼粼。见杨柳飞绵滚滚，对桃花醉脸醺醺。透内阁香风阵阵，掩重门暮雨纷纷。
〔尧民歌〕怕黄昏忽地又黄昏，不销魂怎地不销魂。新啼痕压旧啼痕，断肠人忆断肠人。今春，香肌瘦几分，缕带宽三寸。
（王德信：《十二月过尧民歌·别情》《元散曲选注》第76页）

（12） 希 冀

晚饭后，本拟趁早睡去，以便迎接次日更沉重的劳作。奈天色尚早，暂倒在藤躺椅上，闭目沉思。首先涌上心头的是：晚班邮件快来了，上海的信该来了。

恰在这时，忽然一阵剧烈的敲门声。心想：准是迫不及待的邮人，准是信来了，准是上海的信来了。但接着敲门声，却没有照例的嘹亮而拉长的一声："信——"

虽然如此，我总相信这是邮人，是信，是上海的信，是我所期待的

信。我向来总相信这经验：他丝毫不苟，信到必复，复信往往可计时收到，绝少例外。　（曹靖华：《望断南来雁》　《飞花集》第 223 页）

她非常安静，但并未昏睡，始终睁大两只眼睛。眼睛很大，很美，很亮，我望着，望着，好象在望快要燃尽的烛火。我多么想让这对眼睛永远亮下去！我多么害怕她离开我！我甚至愿意为我那十四卷“邪书”受到千刀万剐，只求她能安静地活下去。　（巴金：《怀念肖珊》　《燔火集》第 270 页）

他会是什么模样？我久久凝视玫瑰的花瓣，欢愉地抚摸它们：我希望他的小脸蛋象花瓣一样娇艳。我在盘缠交错的黑莓丛中玩耍，因为我希望他的头发也长得这么乌黑卷曲。不过，假如他的皮肤象陶工喜欢的粘土那般黑红，假如他的头发象我的生活那般平直，我也不在乎。

我远眺山谷，雾气笼罩那里的时候，我把雾想象成女孩的侧影，一个十分可爱的女孩，因为也可能是女孩。

但是最要紧的是，我希望他看人的眼神跟那人一样甜美，声音跟那个人对我说话一样微微颤抖，因为我希望在他身上寄托我对那个吻我的人的爱情。　（〔智利〕加·米斯特拉尔：《母亲的诗·他会是什么模样》　《世界文学》1982 年第 5 期第 251-252 页）

我想在我底心野，
再捣拢荒草与枯枝，
寥廓苍茫的天宇下，
重新烧起几堆野火。

我想在将天明的我的生命，
再吹起我嘹亮的画角，
重招拢满天的星，
重画出满天的云彩。

我想停唱我底挽歌，
想在我底挽歌内，

完全消失去我自己，
也完全再生我自己。

（潘漠华：《再生》 《新诗选》第一册第298页）

泪珠儿要流尽了，
爱人呀，
还不回来呀？
我们从春望到秋，
从秋望到夏，
望到水枯石烂了！
爱人呀，
回不回来呀？
……

我们为了他——泪珠儿要流尽了，
我们为了他——寸心儿早破碎了。
层层锁着的九嶷山上的白云哟！
微微波着的洞庭湖中的流水哟！
你们知不知道他？
知不知道他的所在哟？
……

时间一手将我所有的都偷跑了，只留下了哀悔。

时间好似狂风，连号带唉，将我的生命偷跑了，我所有的残余，只是哀悔。

当我在安逸快乐时，她轻轻地向我软语缠绵，使我不能从迷茫中振起——似一只湿了翼的小鸟，伏居在温暖的香巢。

我一听了她甜蜜的美妙的脚声，如飞丝般绕人心轮，就渐渐睡了去。

但当我醒了时，一切都被时间偷走了，我所有的，现在，只是哀悔，只是哀悔。 （焦菊隐：《时之罪恶》 《新诗选》第一册第438页）

〔远处猛风飘电，黑云涌起，高林霎霎，仿佛就要落雨的样子。众人翘首企望，屏息静待。勾践不觉随着仰望。

勾践：（焦灼地）上天，你落下一场好雨吧！多么刚强，多么有志气的好百姓哪！他们辛勤耕种，自强不息。这是多么可敬的志向，多么可贵的期望啊。“自强不息”，这句话叫我们眼前出现一片生机。从此，我们君臣上下，自强不息，至死不变。上天哪，风来吧，雨来吧，雷电一起都来吧！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在勾践企求当中，大风吹过，把满天乌云吹得渐渐消逝。随着乌云的消逝，勾践更焦急起来。

勾践：（几乎是叫喊地）让甘霖普降，让禾苗复苏，让越国大地呈现一片郁郁葱葱，让越国百姓焦急的心情被甘霖润泽透了吧！上天哪，你就叫禾苗和百姓一同生长起来吧！天高听卑，你是有耳朵的。降雨吧！

（曹禺等：《胆剑篇》第71页）

来吧，解渴的水！
以流动的狂欢倾盆而下，把死硬的心胸撕裂！
以涌溢的泉流从神秘的黑暗中跳出，——
来吧，纯洁的你！
太阳等着来欢迎你，因为你是他的游伴。
他的光明的抒情诗唤醒你心中的金色的诗歌。
来吧，光辉的你！
那沙漠的恶魔对你施了什么符咒，
用他的石枷把你囚禁起来呢？
打破你的狱墙，和你的洪涛一同
自由地舞踊着奔来吧。
来吧，坚强的你！

（〔印〕泰戈尔：《诗选·Ⅱ》《诗选》第87页）

朱丽叶：快快跑过去吧，踏着火云的骏马，把太阳拖回到它的安息的所在；但愿驾车的法厄同鞭策你们飞驰到西方，让阴沉的暮夜赶快降临。展开你密密的帷幕吧，成全恋爱的黑夜！遮住夜行人的眼睛，让罗密欧悄悄地投入我的怀里，不被人家看见也不被人家谈论！恋人们可以在他们自身美貌的光辉里互相缱绻；即使恋爱是盲目的，那也正好和黑夜相称。来吧，温文的夜，你朴素的黑衣妇人，教会我怎样在一场全胜的赌博中失败，把各人纯洁的童贞互为赌注。用你黑色的罩巾遮住我脸上羞怯的红潮，等我深藏内心的爱情慢慢地胆大起来，不再因为在行动上流露真情而惭愧。来吧，黑夜！来吧，罗密欧！来吧，你黑夜中的白昼！因为你将要睡在黑夜的翼上，比乌鸦背上的新雪还要皎白。来吧，柔和的黑夜！来吧，可爱的黑颜的夜，把我的罗密欧给我！等他死了以后，你再把他带去，分散成无数的星星，把天空装饰得如此美丽，使全世界都恋爱着黑夜，不再崇拜眩目的太阳。啊！我已经买下了一所恋爱的华厦，可是它还不曾属我所有；虽然我已经把自己出卖，可是还没有被买主领去。这日子长得真叫人厌烦，正象一个做好了新衣服的小孩，在节日的前夜焦躁地等着天明一样。（〔英〕莎士比亚：《罗密欧与朱丽叶》《外国剧作选》2 第 166-167 页）

（13） 失 望

安徒生就象一只受伤的鸟儿一样，无精打采地坐在一个小咖啡馆的角落里。这是丹麦游览者们常来聚会的地方。他觉得四周仿佛笼罩在一片薄雾之中，甚至阳光灿烂的意大利晴空也失去了它鲜艳的光彩。他从来也没有象现在这样感到茕茕孑立，形影相吊！躯体被猛然袭来的疲乏所束缚，不能动弹，而思想又在一个没有出口的圈子里盘旋。朝夕盼望的丹麦来鸿，给他带来的不是欢乐，而是凄苦。老古林小心翼翼而又充满温存抚慰地把母亲去世的消息通知他，而艾德瓦尔特的信通篇都是对《亚格涅特》（他对这本书曾寄托了多少美好的希望）的毁灭性的斥责。这位“亲爱的朋友”为了使他的希望破灭，是毫不吝惜刻薄的

词汇的！这封信的字里行间充斥着埋怨、冷酷、蔑视。那么好吧，就算《亚格涅特》真的失败了（想起这一点好不痛心！）那么，难道就有足够的作者可以鄙视作者，象训斥一个自负的小孩子一样教训他吗？不，无论是艾德瓦尔特的友谊，还是他妹妹那蓝眼睛里温柔的顾盼，统统都是假的，虚伪的，是一种假象！除了老古林以外，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他和他们都是格格不入的。这有什么！够了。他并不希罕别人象施舍残汤剩羹那样，赐给他一点多余的温暖和同情，他要默默地把这屈辱的教训咽到肚子里去！假如他们之间不可能存在彼此平等的关系，那就宁可永远摧毁它，别的出路是没有的。他直抒胸臆，把自己心中郁积的满腔愤怒，直言不讳地、毫不矫揉造作地写在给艾德瓦尔特的信中。信封写的却是父亲古林收启，好让他也了解这一切。让他把信看过以后再转交给儿子。结束吧，一切都这样结束吧。友谊枯竭了，希望窒息了……

（〔苏〕伊·穆拉维约娃：《安徒生传》第212-213页）

（斐迪南一个人，急急忙忙地看信，一会目瞪口呆，一会又四边乱闯。）

斐迪南：那不可能！不可能！这一副天神一样的躯体不可能包藏一颗魔鬼一样的心。——可是偏偏有这样的事！偏偏有这样的事！即使所有的天使都飞下来，为她的纯洁作证——即使皇天和后土——即使万物和造物主统统齐集起来，为她的纯洁作证——这封信却是她的手笔。——闻所未闻的、无以复加的欺骗，自有人类以来还不曾经历过的欺骗！——原来如此，所以死也不愿意逃走！——因为这样——天啊！现在我醒过来了，现在一切都揭晓了！因为这样，所以那末慷慨地放弃她对我的爱情的要求，差一点啊，差一点我自己也上了天神的伪装的大当！（他更急促地满屋子乱闯，接着又沉思地站住）完全摸透了我的底！——每一种勇敢的感情，每一种轻微的、羞怯的震动都得到回答，每一阵热烈的激动——凭着从我的声音里不可捉摸的、轻弱的音色，猜中了我的心情——每一滴眼泪都在考量着我——不论上哪一座热情的险峻的山峰都要伴着我，不论走到哪一片晕眩的陡峭的石壁都要等我来

相会——天啊！天啊！这一切都不过是假面具吗？——假面具吗？——唉，如果说谎居然有那么一种不退色的染料，那谁敢保证，没有魔鬼混进天国里面去招摇撞骗呢？ （〔德〕席勒：《阴谋和爱情》 《外国剧作选》第四册第483页）

（14） 绝 望

阿巴公 （嘴里紧喊着“捉贼”从花园出来，帽子也没有了）捉贼！捉贼！抓凶手啊！抓杀人犯啊！法官啊，公道的老天爷！我完蛋了，我被人暗杀了，我的脖子让人割断啦，我的钱叫人偷走啦！谁能干出这样的事啊？我的钱怎么样啦？它在哪儿啦？在哪儿躲着去啦？我得怎么办才能把它找回来呢？我向哪儿去追好啊？我不向哪儿追才好啊？它没在那儿吗？它没在这儿吗？这是谁？快抓住他。还我的钱吧，混蛋……（他一把抓住了自己的胳膊）啊！原来是我自己。我的脑筋都昏了，我不知道我在哪儿、我是谁、我在干什么啦！哎哟！我那可怜的钱啊，我那可怜的钱啊，我的亲爱的朋友啊！他们硬从我手里把你给抢走啦；你一被人抢走，我的依靠、我的安慰、我的快乐就全没有了，我算是整个完蛋了，我还活在世上干什么啊？没有你，我简直活不了啦。全完啦，我实在受不了啦；我要死，我死啦，我已经入土啦。难道就没有一个人肯把我从死里救出来吗？只要把我亲爱的钱还了我，或者告诉我是谁偷了去的，就算把我救活啦。 （〔法〕莫里哀：《悭吝人》 《莫里哀喜剧选》中第363页）

欧那尼：我的灵魂是漆黑的，充满着痛苦。我要上哪儿去？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只觉得被那猛烈的气息和那狂暴的命令，催着我，逼着我；我往下掉，往下掉，一直掉下去没有个完。有时候，我憋住气，大胆回过头去向后看一眼，就听得有个声音，在喊着：“不准停止！”而我所要掉下去的那个深渊，真是深不可测，到了底里一看，只见鲜红一片，不知道是火，还是血！在我这条可怕的路上，四周围的

一切东西，都炸了，都死了！　（〔法〕雨果：《欧那尼》　《外国剧作选》第五册第78页）

卡杰林娜：（独自地）现在我到哪儿去呢？回家去吗？不，我回家去就跟到坟墓里去一样。对啦，回家，要不然，就进坟墓，坟墓！最好是到坟墓里去！一棵树下面的一座小坟！多愉快……阳光温暖它，雨点淋湿它……春天它上面长满青草——嫩嫩的青草……鸟儿会飞到树上去；它们会唱歌，会养小鸟。野花会开出黄的、红的、蓝的……各色各样的花朵……（沉思）各色各样的花朵……多宁静！多愉快！我会轻松多了！我不要想起人生。再活下去吗？不，不，没有必要……没有意思！我憎恨那些人，我憎恨那所房子，我憎恨那些墙壁！我决不到那儿去！不，不，我决不去……要是我回到他们那儿去，那他们就会在到处说，可是，这对我有什么要紧呢？哦，天已经黑了！他们又在什么地方唱起歌来了！他们唱什么歌？我不明白……现在我只想死！他们唱什么歌？等死来或是我自己去寻死，这都是一样的……总之我不能再活下去了！这是罪恶！他们会替我祈祷吗？反正谁爱我，谁就会替我祈祷……他们会把我的手叠成十字……放到棺材里去！对啦，象这样……我记得。要是他们抓住了我，那他们就会把我拖回家去。哦，赶快，赶快！（她走到河边，大声地叫道）我的朋友！我的欢乐！再见！　（〔俄〕奥斯特洛夫斯基：《大雷雨》　《外国剧作选》第六册第364页）

（15）自　责

勾践：这是什么声音？王孙雄就在我的京城会稽，盖起歌台，夜夜唱着夫差的吴歌。可羞啊，可羞！我卑鄙，我怯弱，象一只惊弓之鸟，一见猎人的影子，就钻入天去。我只知退缩。抢牛，我不敢回手；搜剑，我不敢回手；连拆城我都不敢回手。这一鞭一道血痕，打在我的心上。我就是脸皮厚，就是不知痛。在群臣面前，在范蠡、文种这样难驾驭、不能长居人下的大夫面前，站着我这样一个不成器的

君王！我是什么人哪！（捶胸长啸）哦，我恨——哪！ （曹禺等：《胆剑篇》第 98 页）

伊凡诺夫：（一个人）我是一个卑鄙的、没有价值的坏人。只有象巴沙那么卑鄙、意气消沉的人，才能喜欢我、尊敬我。我有多么瞧不起我自己呀，我的上帝！ 我有多么恨我自己的声音、恨我的脚步、恨我这两只手、恨我这身衣裳、恨我的思想啊！ 难道这不荒谬吗？ 难道这不可耻吗？——不到一年以前，我还是强壮的，健康的，我还是精力充沛的，我还是不知疲倦和满怀热情的，我还是用同样这双手在工作，我的话还能说得连无知无识的人们都感动得掉泪，我还能见到悲惨的现象就哭，看见不公平的现象就激起愤怒。我还能 懂得灵感的意义，当我从日落到天明、坐在自己的写字桌前、或者用幻梦来陶醉自己灵魂的时候，我还能感觉到宁静长夜的魅力和诗意。那时候，我有信念，我能象注视着我母亲的眼睛一般地 注视着未来……但是，现在呢，啊，我的上帝呀！ 我已经精疲力竭了，我已经没有信念了，我无所事事地消磨着日日和夜夜。我的 脑子，我的手，我的脚，都不听我使唤。我的产业正在倾荡着，森林正被斧子砍伐着。（哭）我的土地，象一个被遗弃的孩子似地望着我。我没有什么可希望的，我也没有什么可后悔的；我的灵魂，一想到明天就害怕得发抖…… （〔俄〕契诃夫：《伊凡诺夫》 《契诃夫戏剧集》第 62 页）

哈姆莱特：我是一个懦夫吗？ 谁骂我是恶人？ 谁敲破我的 脑 壳？ 谁拔去我的胡子把它吹在我的脸上？ 谁扭我的鼻子？ 谁当面 指斥我胡说？ 谁对我做这种事？ 嘿！ 我应该忍受这样的侮辱，因为 我是一个没有心肝、逆来顺受的怯汉，否则我早已用这奴才的尸肉，喂肥满天盘旋的鹞鹰了。嗜血的、荒淫的恶贼！ 狠心的、奸诈的、淫邪的、悖逆的恶贼！ 啊！ 复仇！——嗨，我真是个蠢才！ 我的亲爱的父亲被人谋杀了，鬼神都在鞭策我复仇，我这做儿子的却象一个下流女人似的，只会用空言发发牢骚，学起泼妇骂街的样子来，在我

已经是了不得的了！呸！呸！活动起来吧，我的脑筋！　（〔英〕莎士比亚：《哈姆莱特》　《外国剧作选》2 第 272 页）

（16）　懊　悔

红酥手，黄縢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　（陆游：《钗头凤》　《唐宋词选注》第 376 页）

洪宣娇：（神志未清，仍瞧着暗处）啊，善祥，我请你别再说下去了吧！我的心正痛得象刀绞一样啊！现在我什么都全明白，韦昌辉那个刽子手要是还站在我的面前的话，我真恨不得去撕他的皮，割他的肉，喝他的血！啊，是的，是的，你的话一点儿也不错。我们天国的大事都全坏在他这个恶棍手里，全坏在他左右那群坏蛋的手里啊！

赖汉英：宣娇！你清醒清醒吧！

云　姑：王娘！我实在怕得很啊！

从远处的礼拜堂里，传来一阵连续不断的钟声。

洪宣娇：（那钟声似乎惊动了她，她渐渐地清醒过来）这是从哪儿来的钟声呀？

赖汉英：是从礼拜堂里传来的钟声。

洪宣娇：（忽有所觉）是的，这真是从礼拜堂里传来的钟声。（两眼直视空中，虔诚地）啊，仁慈的天父啊！请你饶恕你女儿的罪过吧！我要忏悔，我要向你忏悔，我要真心诚意地向你忏悔了啊！（慢慢地跪了下去。）

赖汉英长叹了一声，也跟着她跪了下去。

远处又传来了一阵钟声。　（阳翰笙：《天国春秋》　《中国话剧选·1》第 360 页）

奥瑟罗：（奔到床边）

让我再看看你的脸，薄命的姑娘！
象你的衬衣一样惨白！等末日审判，
我们当面对质的时候，你这副脸色
就可以把我的灵魂从天堂扔下，
让魔鬼抓了去。冷——冷冷的——我的爱！
正象你冰清玉洁的贞节。
噢！你这该死的、该死的奴才！
魔鬼啊，举起鞭子把我赶走吧，
不许我张望这天堂里的景象！
（纱帐从他的手里落下）
让狂风把我卷去！硫磺把我焚烧！
沸腾的铁水在深渊里把我冲洗！
啊，苔丝德梦娜！苔丝德梦娜！死了！
噢！噢！噢！　（〔英〕莎士比亚：《奥瑟罗》第 168 页）

阿芒：是我，马格丽特！是我，我是那么悔恨、那么不安、那么觉得自己有罪，简直都不敢进你这门。我要是没遇见娜宁，只有老站在街上，在那里祈祷，在那里流泪。马格丽特，请你不要责骂我。我父亲已经把所有的事都写信告诉我了。那个时候我离你离得很远，我也不知道要逃到什么地方，才可以逃开我的爱情与懊悔……我回来的时候，真象是个疯子，整天整夜地走，不休息，不停顿，也不睡眠，心中充满了凶兆，远远地好象望见一所死了人的房子。唉！要是我这次回来了找不到你，我一定会死的；因为假使你死了，那就是我把你杀死的。我一回来就到这里来了，我还没有看见我父亲。马格丽特，就请你饶恕了我们父子吧！唉，现在我又看见你了，这是多么好啊！　（〔法〕小仲马：《茶花女》《外国剧作选》第五册第 565 页）

(17) 恐 惧

三个人的身体都在战栗着。他们都在竭力将身体紧缩着，好象想缩小成一小团子或一小点子，那鞭子就打不着那一处了。三人挤到一个舱角里，看他们的眼睛偷偷地东张西望的神气，似乎他们在希望着就在屁股底下能够找出一个洞来，以便躲进去避一避这无情的鞭打，如果真有一个洞，就是洞内满是屎尿，我想他们也是会钻进去的。（方志敏：《可爱的中国》第 8 页）

我把话讲完之后，已经暮色沉沉了，队伍却向街外开去，我们两个也被牵着跟在后面。起初，由于刚才讲话所产生的那种兴奋还在支配着我，我没有完全想到当前的危险，等到走出街外，队伍不向大路走，而折向通往山上的一条小道时，我立刻回复了紧张情绪。山道又陡又狭，两旁的树木把黄昏时微弱的余光又遮去了一半，阴森森中只听得一百多人的脚步声嗖刷嗖刷作响，不由人毛发都竖了起来。我想，我刚从敌人的虎口里逃出来，要是又给游击队杀了的话，那才真是“冤哉枉也”哩。（邓洪：《潘虎》《散文选》第 131 页）

突然，传来了奇怪的嗥叫声。吉列孜和黎古丘带着恐惧的表情互相看了看。黎古丘装上猎枪，跳下车去，警觉地向四周瞧着。这嗥叫声有些类似人的呻吟，它一声一声地重复着，回音沿着整个山谷传送着，更显得可怕。黎古丘爬到树上去，好来观察一下附近的情况。在不远的山岗上，可以看见一只好似要爬向还亮着的天空上的母狼的侧影。（〔意〕朱塞佩·德·桑蒂斯等：《人与狼》《意大利电影剧本选》第 222 页）

……我却因看到

一头出现在我面前的“狮子”而惊惧。

他直挺着头，带着剧烈的饿火，

似乎要向我身上扑来；
甚至空气也似乎因此而震惊；
还有一只“母狼”，她的瘦削
愈显得她有无边的欲望；
她以前曾使许多人在烦恼中生活。
她的容貌之恐怖
使我的心头变得这么沉重，
我竟失去了登陟的希望。
如同一个渴望求利的人
在失败临头的时候，
哀声哭泣，心中百般痛苦……

（〔意〕但丁：《神曲·地狱篇》《神曲》第6页）

维格地斯：有一个人来了。是一班人，足足有一打人。

托德：我不应该死。我不应该……

维格地斯：做一个男子汉。他们来得很快，马上就要来到这里了。不错，是英齐尔德。我看到一件红色斗篷。他走在其余人的前面。咳，要象一个男子汉，托德。不会出岔子的！

托德：喔！喔！

维格地斯：你能想出比羊栏更好的地方么？

托德：喔！

维格地斯：喔，我为什么没有嫁给一个象样的男人？你想他会去查看羊栏么？所有的羊全在里面。我深信他不会。

托德：杜罗尔夫可不必担心。我在想的是我自己。是我自己。喔！

维格地斯：我奇怪你竟这样的不感到羞耻。

托德：日子正渐渐地好过起来。明年我就能把罗伯的田地买进，……

维格地斯：替可怜的杜罗尔夫想想吧。鼓起勇气来，托德！英齐尔德看见你这鬼样，即刻就会起疑心。你的性命值什么？我的性命值什么？要紧的是我们客人的性命。

托德：一个懒惰流氓的性命比我的宝贵？现在他简直是一个国王了。

维格地斯：托德，你自己先鼓起勇气来。杜罗尔夫在羊栏里很安全。英齐尔德拿不出任何证据来。你客人的性命全靠你的神情 怎样。不要垂头丧气，活象一个悲观失望的老鳏夫。把胸膛挺起来，凶凶地瞪着眼看他，就象一个海盗那样瞪着眼。这就要 好得多。他们来了。

〔一阵敲门的声音。〕

托德：喔，我是死定了。（〔英〕麦斯非尔德：《上了锁的箱子》《外国独幕剧选》第一册第 146 页）

（18）孤　寂

“相宜的机缘”呀，“找一个体面的配偶”呀，诸如此类，那些“深明事理的人物”所制造出来的流言蜚语，使安徒生十分反感。而孤寂，这股混浊的冰水有时涌上喉头，令他感到难以忍受。难道真的 无可救药了吗？长夜漫漫，房间里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他只好强迫自己幻想一些奇而又奇的事情。忽然门开了，一位温柔可爱、目光明亮的姑娘走了进来，她，正是梦中一闪而过的那个姑娘。她走进来了，向他嫣然一笑。“我等你等了好久了！”他对她说。这就是幸福，这幸福是巨大的、透明的、五彩缤纷的……

于是这幸福不断涨大，象彩虹般色彩鲜艳，可是突然象肥皂泡一样破灭了。寂静和孤独重新笼罩着他，只有影子歪歪斜斜 地映照在墙壁上。难道这一切永远也不会有实现的一天？（〔苏〕伊·穆拉维约娃：《安徒生传》第 259 页）

少年：一个没有爹娘，没有兄弟，没有亲戚朋友的小孩子，日中间还不怎样，到了晚上独自一个人睡在庙前的戏台底下，是多么凄凉，多么可怕的境况啊！烧起火来，只照着自己一个人的影子；唱起歌来，哭起来，只听得自己一个人的声音。我才晓得世间上顶可怕 的不是虎豹，也不是鬼怪，就是寂寞啊！（田汉：《获虎之夜》《独幕剧选》1 第 126 页）

智清在暗黑的夜里，闷闷不乐地走回自己的房子里来，怆然四顾，满室空空的，顿时感觉到一种不能形容的凄凉和寂寞。

他把电灯打开，立在床边上，仔仔细细地看了看那张悬挂在墙壁上的全家福照片，在一种异样的想象里面，他好象觉到又兰和妮妮已经不知道到哪儿去了，而老太太和春生夫妇，也永远和他断绝了亲族的关系，他茫然地孤独地坐到床上去。只有床边的白猫咪咪向他走来，很亲切地卧在他的膝盖上面，他轻轻地用手抚弄着它的软软的洁净的白毛。

这是一个非常凄凉的夜啊！ （阳翰笙：《万家灯火》 《阳翰笙电影剧本选集》第 168-169 页）

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 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 （李煜：《乌夜啼》 《历代诗歌选》第 709 页）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 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李清照：《声声慢》 《历代诗歌选》第 811 页）

乍暖还轻冷，风雨晚来方定。庭轩寂寞近清明，残花中酒，又是去年病。 楼头画角风吹醒，入夜重门静。那堪更被明月，隔墙送过秋千影。 （张先：《青门引》 《历代诗歌选》第 291 页）

在荒野的北国，在光濯的山顶，
孤独地兀立着一棵苍松，
它披上了袈裟似的松软的雪，

摇晃着渐渐沉入了梦境。

它梦见在那太阳上升的地方——
　　一片辽阔荒漠的旷野中，
火热的山岩上孤寂地、凄清地
　　生长着一棵美丽的青棕。

（〔俄〕莱蒙托夫：《在荒野的北国》　《莱蒙托夫诗选》第 281 页）

任何人在这个佳节，
都把他们的情人带出，
共度这欢乐的清夏良宵；——
我踽踽独行，缺少一位佳侣。

我踽踽独行，宛如一个病夫！
我逃避快乐，我逃避跳舞，
逃避迷人的音乐和灯光；——
我的思潮向英国奔腾驰去。

我折下蔷薇，我折下丁香，
心神散乱，无限伤悲；
我不知道把它们送给谁；——
我的心和花儿都要枯萎。

（〔德〕海涅：《卡泰琳娜》　《新诗集》第 109 页）

当那娇嫩的蔷薇开花，
夜莺儿歌唱的时辰，
你抱过我，吻过我，
紧搂着我，无限温存。

如今秋天已使蔷薇凋零，

并且赶走了夜莺，
你也远远地飞去，
我只落得寂寞孤零。

秋夜已是苦长而凄冷——
告诉我，你要耽搁到何时？
难道尽让我重温旧梦，
老是在梦中满足自己？

（〔德〕海涅：《卡泰琳娜》 《新诗集》第103页）

（19） 怨 恨

花价突然低了，象溪水流下山涧。

忍着心痛，称了花，记了帐，然后背着空箩筐，带着委屈和沉重的心，到茶馆里一坐，泡上壶茶，泄发一下胸中的怨气。

他们喷着唾沫，咒骂花秤的狠毒；他们捶着桌子，埋怨花神菩萨不开眼；他们有的把心里的怨恨包藏得更深，强作欢笑，在这里谈赌经，谈女人，谈新闻。

他们一直坐到天黑。 （凤章：《虎丘花农散记》 《山坞的早晨》第108页）

崔莺莺：【得胜令】谁承望这即即世世老婆婆，著莺莺做妹妹拜哥哥。白茫茫溢起蓝桥水，赤邓邓点著祆庙火。碧澄澄清波，扑刺刺将比目鱼分破；急攘攘因何，扢搭地把双眉锁纳合。

（夫人云）红娘看热酒来，小姐与哥哥把盏者！（旦唱）

【甜水令】我这里粉颈低垂，蛾眉频蹙，芳心无那。俺可甚“相见话偏多”？星眼朦胧，檀口嗟咨，撚窖不过。这席面儿畅好是乌合！

（旦把酒科）（夫人央科）（末云）小生量窄。（旦云）红娘接了台盏者！（旦唱）

【折桂令】他其实咽不下玉液金波。谁承望月底西厢，变做了梦里

南柯。泪眼偷淹，酪子里揾湿香罗。他那里眼倦开，软瘫做一垛；我这里手难抬，称不起肩窝。病染沉疴，断然难活。则被你送了人呵，当什么偻俫。

【月上海棠】一杯闷酒尊前过，低首无言自摧挫。不甚醉颜酡，却早嫌玻璃盏大。从因我，酒上心来较可。

（夫人云）再把一盏者！（红递盏了）（红背与旦云）姐姐，这烦恼怎生是了！（旦唱）

【幺篇】而今烦恼犹闲可，久后思量怎奈何？有意诉衷肠，争奈母亲侧坐，成抛躲，咫尺间如间阔。

（夫人云）红娘送小姐卧房里去者！（旦辞末出科）（旦云）俺娘好口不应心也呵！（旦唱）

【乔牌儿】老夫人转关儿没定夺，哑谜儿怎猜破；黑阁落甜话儿将人和，请将来著人不快活。

【江儿水】佳人自来多命薄，秀才每从来懦。闷杀没头鹅，撇下陪钱货；下场头那答儿发付我！

【殿前欢】恰才个笑呵呵，都做了江州司马泪痕多。若不是一封书将半万贼兵破，俺一家儿怎得存活。他不想结姻缘想什么？到如今难著莫。老夫人谎到天来大；当日成也是恁个母亲，今日败也是恁个肖何。

【离亭宴带歇指煞】从今后玉容寂寞梨花朵，胭脂浅淡樱桃颗，这相思何时是可？昏邓邓黑海来深，白茫茫陆地来厚，碧悠悠青天来阔；太行山般高仰望，东洋海般深思渴。毒害的恁么。俺娘呵，将颤巍巍双头花蕊搓，香馥馥同心缕带割，长搀搀连理琼枝挫。白头娘不负荷，青春女成担搁，将俺那锦片也似前程蹬脱。俺娘把甜句儿落空了他，虚名儿误赚了我。（王实甫：《西厢记》《元杂剧选注》第200-201页）

李石清：（爆发）你不要说了！你不要再说下去了！（沉痛地）你难道看不出来我心里整天难过？你看不出我自己总觉得我们穷么？我恨，我恨我自己为什么没有一个好父亲，生来就有钱，叫我少低头，

少受气。我不比他们坏，这帮东西，你是知道的，并不比我好，没有脑筋，没有胆量，没有一点心肝。他们跟我不同的地方是他们生来有钱，有地位，我生来没钱没地位就是了。我告诉你，这个社会没有公理，没有平等。什么道德，服务，那是他们骗人。你按部就班地干，做到老也是穷死。只有大胆地破釜沉舟地跟他们拚，还许有翻身的那一天！

李太太：石清，你只顾拚，你怎么不想想我们自己的孩子，他们将来怎么了。

李石清：（叹一口气）孩子！哼，要不是为我们这几个可怜的孩子，我肯这么厚着脸皮拉着你，跑到这个地方来？陈白露是个什么东西？舞女不是舞女，娼妓不是娼妓，姨太太又不是姨太太，这么一个贱货！这个老混蛋看上了她。老混蛋有钱，我就得叫她小姐；她说什么，我也说什么；可是你只看见我把他们当做我的祖宗来奉承。素贞，你没有觉出有时我是怎么讨厌我自己，我这么不要脸，连人格都不顾地来巴结他们！我四十多的人，成天鞠着躬跟这帮王八蛋，甚至于象胡四这个贱东西混，我一个一个地都要奉承，拉拢。我，李石清，一个男子汉，我

——（低头不语。）

李太太：石清，你不要难过，不要丧气，我明白你，你在外面受了许多委屈。

李石清：我才不难过。（抬起头，愤恨地）哼，我要起来，我要报复，我要硬得成一块石头，决不讲一点人情，决不可怜人。在这儿干了二十年，我受了多少肮脏气？我早晚要起来，要狠狠地出口气，你看着吧，我就要出头了。（曹禺：《日出》第82-84页）

李石清：（愤怒使得他麻木了）好！好！（手中紧着握钞票，恨恨地低声）二十五块！（更低声）二十五块钱。（咬牙切齿）我要宰了你呀！（听到电话铃响一下，他不理）我为着你这点公债，我连家都忘了，孩子的病我都没有理，我花费自己的薪水来做排场，打听消息。现在你成了功赚了钱，忽然地不要我了。（狞笑）不要我了。你把我当成贼

看，你当面骂了我，侮辱我，瞧不起我！（刺着他的痛处，高声）啊，你瞧不起我！（捶着自己的胸）瞧不起我李石清，你这一招简直把我当作混蛋给耍了。（听到电话铃又响了响。嘲弄自己，尖锐地笑起来）我是“自作聪明”！我是“不学无术”！我是“坏蛋”！我是“三等货”！（怪笑，听到电话铃又响了一阵）可是你以为我就这样跟你了啦！你以为我怕你，——哼，（眼睛闪着愤恨的火）今天我要宰了你，宰了你们这帮东西，我一个也不饶，一个也不饶你们的。（曹禺：《日出》第166页）

哈姆莱特：啊，但愿这一个太坚实的肉体会融解、消散，化成一堆露水！或者那永生的真神未曾制定禁止自杀的律法！上帝啊！上帝啊！人世间的一切在我看来是多么可厌、陈腐、乏味而无聊！哼！哼！那是一个荒芜不治的花园，长满了恶毒的莠草。想不到居然会有这种事情！刚死了两个月！不，两个月还不满！这样好的一个国王，比起当前这个来，简直是天神和丑怪；这样爱我的母亲，甚至于不愿让天风吹痛了她的脸。天地呀！我必须记着吗？嘿，她会偎倚在他的身旁，好象吃了美味的食物，格外促进了食欲一般；可是，只有一个月的时间，我不能再想下去了！脆弱啊，你的名字就是女人！短短的一个月以前，她哭得象个泪人儿似的，送我那可怜的父亲下葬；她在送葬的时候所穿的那双鞋子还没有破旧，她就，她就——上帝啊！一头没有理性的畜生也要悲伤得长久一些——她就嫁给我的叔父，我的父亲的弟弟，可是他一点不象我的父亲，正象我一点不象赫剌克勒斯一样。只有一个月的时间，她那流着虚伪之泪的眼睛还没有消去红肿，她就嫁了人了。啊，罪恶的匆促，这样迫不及待地钻进了乱伦的衾被！那不是好事，也不会有好结果；可是碎了吧，我的心，因为我必须噤住我的嘴！（〔英〕莎士比亚：《哈姆莱特》《外国剧作选》2第228-229页）

夏洛克：哎呀，糟糕！糟糕！糟糕！我在法兰克府出两千块钱买来的那颗金刚钻也丢啦！咒诅到现在才降落到咱们民族头上；我到现在才

觉得它的厉害。那一颗金刚钻就是两千块钱，还有别的贵重的贵重的珠宝。我希望我的女儿死在我的脚下，那些珠宝都挂在她的耳朵上；我希望她就在我的脚下入土安葬，那些银钱都放在她的棺材里！不知道他们的下落吗？哼，我不知道为了寻访他们，又花去了多少钱。你这你这——损失上再加损失！贼子偷了这么多走了，还要花这么多去寻访贼子，结果仍旧是一无所得，出不了这一口怨气。只有我一个人倒霉，只有我一个人叹气，只有我一个人流眼泪！（〔英〕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外国剧作选》2第57页）

（20） 报 复

啊，黄昏星，有时我悲痛，
我要扯裂我的衣衫，
捶打我的心胸，如果
我的生命仅仅是为了活着来享受
这无可忍受的丑恶和悲惨，
我会因了痛苦和憎恨，
情愿把自己的生命摧残；
我的血液激涌着，
眼泪溢出我的眼眶，
我的喉咙干渴，
声音也完全嘶哑，
即使我的气力只够捏死一只小鼠
我也要去寻一头母狮来搏斗，
为了我要向那无穷的苦难复仇！
（蒋锡金：《黄昏星》《新诗选》第二册第886-887页）

李石清：穷光蛋，对了。不过你先看看你自己吧！我的潘经理。我没有债，我没有成千成万的债。我没有人逼着我要钱，我没有眼看着钱

到了手，又叫人家抢了走。潘经理，你可怜可怜你自己吧。你还不及一个穷光蛋呢，我叫一个流氓要了，我只是穷，你叫一个更大的流氓要了，他要你的命。（尖酸地）哦，你是不跟一个自作聪明的坏蛋讲信用的。可是人家跟你讲信用？你不讲信用，人家比你还不讲信用，你以为你聪明，人家比你还要聪明。你骂了我，你挖苦我！你侮辱我，哦，你还瞧不起我！（大声）现在我快活极了！我高兴极了！明天早上我要亲眼看着你的行里要挤兑，我亲眼看着你付不出款来，看着那些十块八块的穷户头，骂你，咒你，他们要宰了你，吃了你，你害了他们！你害了他们！他们要剥你的皮，要挖你的心！你现在只有死，只有死你才对得起他们！只有死，你才逃得了！

（曹禺：《日出》第180页）

夏洛克：拿来钓鱼也好；即使他的肉不中吃，至少也可以出出我这一口气。他曾经羞辱过我，夺去我几十万块钱的生意，讥笑着我的亏蚀，挖苦着我的盈余，侮蔑我的民族，破坏我的买卖，离间我的朋友，煽动我的仇敌；他的理由是什么？只因为我是一个犹太人。难道犹太人没有眼睛吗？难道犹太人没有五官四肢、没有知觉、没有感情、没有血气吗？他不是吃着同样的食物，同样的武器可以伤害他，同样的医药可以疗治他，冬天同样会冷，夏天同样会热，就象一个基督徒一样吗？你们要是用刀剑刺我们，我们不是也会出血的吗？你们要是搔我们的痒，我们不是也会笑起来的吗？你们要是用毒药谋害我们，我们不是也会死的吗？那么要是你们欺侮了我们，我们难道不会复仇吗？要是在别的地方我们都跟你们一样，那么在这一点上也是彼此相同的。要是一个犹太人欺侮了一个基督徒，那基督徒怎样表现他的谦逊？报仇。要是一个基督徒欺侮了一个犹太人，那么照着基督徒的榜样，那犹太人应该怎样表现他的宽容？报仇。你们已经把残虐的手段教给我，我一定会照着你们的教训实行，而且还要加倍奉敬哩。（〔英〕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外国剧作选》2第56页）

奥瑟罗：啊，但愿那畜生有四万条命，
光只一条，可不够我报仇泄恨。
现在我相信这是千真万确的了。
你瞧，伊阿哥，我这满怀痴情，
就这样，都抛到九霄云外。
我的心，死了。
复仇之神，从阴森的地狱里升起来吧！
爱神，把你心灵上的王国让位给
残酷的憎恨吧！ 我这胸膛，胀破了吧，
里面全是昂头吐舌的毒蛇！

伊阿哥：您平一平气吧。

奥瑟罗：噢！ 血，血，血！

伊阿哥：忍耐些吧；也许您的心又会软下来的。

奥瑟罗：决不，伊阿哥。就象黑海的寒流，
浪涛滚滚，直奔玛麾拉海，
直冲鞑靼海峡，永不倒退；
我那奔腾的热血，也勇往直前，
决不会踌躇退缩，叫一股杀气
化作了柔情蜜意。直到
报了仇、雪了耻、消了胸头的恨，
我决不跟他们罢休。
〔跪下〕
啊，苍天在上，誓重于山；
此仇非报不可。 （〔英〕莎士比亚：《奥瑟罗》第 97 页）

米尔佛特：我了解你的意思——可是他不必爱我。我要打败这可恨的热情，压制我的心，捣碎你的心。——我要在你们中间堆起岩石和深渊；我要做复仇女神掠过你们的天空；我的名字要象鬼怪凶手一样吓散你们的亲吻；你那年轻貌美的形象在他的拥抱之下就要象木乃伊一样化作灰尘。——我同他一道是得不到幸福的——可是

你也一样得不到。——认清楚，苦命人！破坏幸福也是一种幸福。

（〔德〕席勒：《阴谋和爱情》《外国剧作选》四第497页）

（21） 猜 忌

阿巴公：喂！你说什么？原来并没有人。不管是谁下的手，他们是处心积虑地早把机会琢磨好了的；他们恰恰是拣我跟我那个吃里扒外的儿子谈话的时候。咱们出去吧。我要到法庭去报告，我要请法官来审问全家的人：女仆、男仆、儿子、闺女，全得审，连我也得审。这儿怎么聚了这么多的人啊！所有的人不管谁，我瞧着都可疑，都象偷我钱的贼。你们在那儿谈论什么呢？谈论偷我的那个贼吗？上边怎么嚷嚷得这么凶啊？莫非偷我的贼就在那里吗？慈悲慈悲吧！谁要是知道我那个贼的下落，我哀求你们赶快告诉我吧。他没躲在你们当中吗？大家都拿眼睛盯着我，都笑了。瞧吧，偷我的这一案里，他们必定都有份儿。你们快来吧，调查员呀，警察呀，法警呀，审判官呀，快来吧！拷问的刑具呀，绞架呀，刽子手呀，全拿来吧！我要请求把所有的人都给绞死；如果我不能把我的钱重新找回来，我自己也得去上吊。（〔法〕莫里哀：《悭吝人》《莫里哀喜剧选》中第364页）

阿巴公：滚到街上去等，不许你象根木头杆子似的笔直地戳在我家里，样样都注意，样样都要从中取利。我不愿意眼面前老有一个刺探我行事的暗探，一个奸细；一对混账的眼睛老盯着我的一举一动，直溜溜地望着我的家产，角角落落都搜寻，看看有没有可偷的东西。

拉弗赍史：真是鬼，谁又有那么大的本事来偷您的东西呢？您把样样东西都锁得那么严紧，白天黑夜总在旁边看着，您的东西还能让人偷走吗？

阿巴公：我愿意锁什么就锁什么，我高兴看着就看着。你看，这不明摆着奸细们都注意上我的行动了吗？（旁白）我真害怕他对我的钱财已

经摸到了一些底。(高声)你不会出去散布谣言,说我家里藏着金银吧? (〔法〕莫里哀:《悭吝人》《莫里哀喜剧选》中第300页)

(22) 妒 嫉

女人们只要不勾搭杰克,贝西便不去注意她们,茶弥安则积极地妒嫉每个别的女人。不把她带在身边,他便得不到去任何地方的许可;当他们一同出外时,她经常玩女人们所谓"折挡"的把戏。他同别的女人谈话,只许有两分钟,即使谈下期选举,也没有例外;时候一到,她便用一串独白插了进去。

有一次,他的秘书杰克·勃恩打一通电报给洛杉矶的他,加上一句说,有一个女人想要见他,那女人的全家人与杰克相好多年。茶弥安吩咐勃恩说,把电报的那一部分删去,她后来会打电报把这件事告诉杰克的。她的电报永远未打。她宁愿把自己累得半死不活,永远不许杰克雇一个女秘书。"我不肯让任何人插进来,"她说道,"我一定要加以干涉。" (〔美〕斯通:《杰克·伦敦传》第324-325页)

奥瑟罗:啊,罪孽的婚姻! 你看她千娇百媚,
以为她真是你的了,但是你怎么能
拿得住她的心! 我宁可做一只蛤蟆,
趴在阴湿的地窖里,也不愿意
躲在一角,眼看我心爱的人儿
叫别人受用。但这是大人物的灾难,
比穷人的命更苦——是象死一般
不可逃避的命运,我们生下来,
就注定要戴那顶倒楣的绿头巾。 (〔英〕莎士比亚:《奥瑟罗》第88页)

骑士:我指天发誓,如果那个家伙进来,我就砸碎他的脑袋。
米兰多琳娜:哈,这个局面多妙啊,我不能用我自己的仆人了。

骑士：叫另外一个人来，我受不了他。

米兰多琳娜：我觉得您有一点太过分了，骑士。（手里提着熨斗，从桌边走开）

骑士：原谅我吧，我是管不住自己了。

米兰多琳娜：我到厨房里去，那您就可以满意了。

骑士：不，亲爱的，留下吧。

米兰多琳娜：（四下里走着）这是一件古怪的事情。

骑士：（追着她走）原谅我吧！

米兰多琳娜：（四下里走着）我不能想叫谁就叫谁吗？

骑士：我招供，我妒嫉他。（追着她走）（〔意〕哥尔多尼：《女店主》《外国剧作选》四第374页）

桃丽娜：这个榜样可真值得赞扬，这位太太可真算是个大好人！不错的，她过的是一种严肃的生活；但是她对上帝的那种虔诚是她那个岁数逼出来的，大家知道她所以这样安分守已并不是出于本心，当她还能够吸引男人来献殷勤的时节，她也曾尽量享受能享受的种种好处；但是眼看着她那双眼睛的光采日渐暗淡下来，她才想起摆脱繁华世界，繁华世界也正想摆脱她。她那时才想到蒙上一层灿烂的高尚道德之幕来掩饰她花容雕谢的弱点。这些都是过了景的美人们的狡猾伎俩；眼看着情人们渐渐散去，在她们原是很难受的事。在这样人人见弃的情形下，她们凄凉惶惑的心，除了安分守已做上帝的信女以外，委实也想不出别的更美好的法子。这种严峻冷酷的善良妇人是样样都要检查，任何事都不肯饶人的。不管谁的生活，她们都要高声叱责，可并不是由于爱人以德，乃是因为嫉妒的心在那里作祟，她们限于年龄不能再享受的乐趣竟由另外一个妇人在享受，这是她们不能忍受的事情。（〔法〕莫里哀：《伪君子》《莫里哀喜剧选》中第214页）

(23) 苦 闷

自从初降，以至今日，身之穷困，独坐愁苦。终日无睹，但见异类。韦韨毳幕，以御风雨。膻肉酪浆，以充饥渴。举目言笑，谁与为欢！胡地玄冰，边土惨裂，但闻悲风萧条之声。凉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侧耳远听，胡笳互动。牧马悲鸣，吟啸成群，边声四起。晨坐听之，不觉泪下。嗟乎子卿，陵独何心，能不悲哉！ （李陵：《答苏武书》《古文百则》第165页）

撤了杨树研究课题，刨了中国杨树种圃，心痛得秦官属三魂七魄离了窍。她常常到仅存的外国树种的杨林中徘徊。从小有着韧性性格的老秦，曾多次萌起轻生的念头，恨不得一头栽到大杨树上，血肥杨林，死了算啦！她多年搜集的植物标本被抄走了，笔记弄散了。她一气之下，把自己省吃俭用置来的业务书籍胡乱捆扎起来，论斤卖掉，有的一本一本地当了引火纸生煤球炉。一天清晨，她又拉过一本书，点火引炉子。火力不够，再拉过一本……突然，象全身引着了火一般，她猛地站了起来……她呆呆地望着那本书……那封面……那……啊……七批八斗不低头、不掉泪的秦官属，她把那本书紧紧地贴近火热的胸膛，嚎啕大哭起来。

那本书是：

中国共产党西北农学院总支委员会印赠的、周恩来同志于一九五六年一月十四日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所作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 （黄宗英：《大雁情》《起飞的浩歌》第31-32页）

这个年轻人并不掉过头看我。他只把头微微俯下去。

“先生，我爱她。已经过了八个月了……可是我还不能够忘记。真的……我的心一天天给它吃尽了……为什么她应该死呢？她年轻，又强壮。只有一天的工夫她就被霍乱症带走了。”

“她待你好吗？”

“呵，先生！”这个可怜的男子深深叹了一口气，“我和她在一块儿过得多么快活！她不等我回家就死了！你知道我刚在这儿听到那个消息，他们就已经把她安葬好了，我立刻赶回村里，回到家中。我到了那儿——已经过了半夜了。我走进我的小屋，一个人站在屋子中间低声唤着：‘马霞，喂，马霞！’没有一声回应，我只听见蟋蟀的哀叫。——我不觉哭起来，就坐在地上，用我的拳头打着地面，我说：‘你这贪吃的土地，你吞了她……把我也吞下去吧！’啊！马霞。……”

“马霞！”他突然放低声音再唤了一次。他依旧拉住缰绳不放松，一面却用袖子揩去了眼角的泪，他挥着袖耸了耸肩，就不再作声了。

（〔俄〕屠格涅夫：《马霞》　《外国散文选》第 115 页）

沉默继续下去。我忽然掉过眼睛去看她，我吃了一惊：她的脸上罩着一层死色，——一层青白色；她的嘴唇是白的；她的嘴痉挛地半张开；她不说一句话，只用空虚的、疯狂的眼光看我。这种无限的痛苦和无言的悲痛的神情立刻镇定了我的激情的骚动；我可怜她，眼泪顺着我的脸颊流下来。　（〔俄〕赫尔岑：《家庭的戏剧》第 73 页）

榆关断音信，汉使绝经过。胡笳落泪曲，羌笛断肠歌。纤腰减束素，别泪损横波。恨心终不歇，红颜无复多。枯木期填海，青山望断河。（庾信：《拟咏怀·其七》　《历代诗歌选》第 111 页）

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　（李白：《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　《历代诗歌选》第 406 页）

白发三千丈，缘愁似箇长。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　（李白：《秋浦歌·其十五》　《历代诗歌选》第 387 页）

金陵城上西楼，倚清秋。万里夕阳垂地，大江流。　　中原乱，簪缨散，几时收？试倩悲风吹泪，过扬州。（朱敦儒：《相见欢》《历代诗歌选》第818页）

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惜春长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春且住，见说道、天涯芳草无归路。怨春不语，算只有殷勤、画檐蛛网，尽日惹飞絮。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闲愁最苦，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辛弃疾：《摸鱼儿》《历代诗歌选》第865页）

能否有一天，我这忧伤的心儿得以逍遥，
摆脱愁山的重压，飞向自由的云霄。

或者我应该长期受压，承受邪火的灼烧，
就这样妄自委弃，见不到太阳的光照。

我心灵的绿洲哟，能不能再睹芳华，
园林已经荒芜，花木过早地谢了。

我生命的结晶，却付与了疾劲的狂飙，
在这威信扫地的时代，日夜痛苦地哀啸。

（黎·穆塔里甫：《哀啸》《黎·穆塔里甫诗文选》第52页）

窦娥：妾身姓窦，小字端云，祖居楚州人氏。我三岁上亡了母亲，七岁上离了父亲。俺父亲将我嫁与蔡婆婆为儿媳妇，改名窦娥。至十七岁与夫成亲；不幸丈夫亡化，可早三年光景，我今二十岁也。这南门外有个赛卢医，他少俺婆婆银子，本利该二十两，

数次索取不还，今日俺婆婆亲自索取去了。窦娥也，你这命好苦也呵！（唱）

【仙吕点绛唇】满腹闲愁，数年禁受，天知否？天若是知我情由，怕不待和天瘦。

【混江龙】则问那黄昏白昼，两般儿忘餐废寝几时休？大都来昨宵梦里，和着这今日心头。催人泪的是锦烂熳花枝横绣闼，断人肠的是剔团圞月色挂妆楼。长则是急煎煎按不住意中焦，闷沉沉展不彻眉尖皱，越觉的情怀冗冗，心绪悠悠。

（云）似这等忧愁，不知几时是了也呵！（唱）

【油葫芦】莫不是八字儿该载着一世忧，谁似我无尽头！须知道人心不似水长流。我从三岁母亲身亡后，到七岁与父分离久，嫁的个同住人，他可又拔着短筹；撇的俺婆妇每都把空房守，端的个有谁问，有谁瞅？　（关汉卿：《窦娥冤》　《元杂剧选注》第9页）

罗密欧：这是酷刑，不是恩典。朱丽叶所在的地方就是天堂；这儿的每一只猫、每一只狗、每一只小小的老鼠，都生活在天堂里，都可以瞻仰到她的容颜，可是罗密欧却看不见她。污秽的苍蝇都可以接触亲爱的朱丽叶的皎洁的玉手，从她的嘴唇上偷取天堂中的幸福，那两片嘴唇是这样的纯洁贞淑，永远含着娇羞，好象觉得它们自身的相吻也是一种罪恶；苍蝇可以这样做，我却必须远走高飞，它们是自由人，我却是一个放逐的流徒。你还说放逐不是死吗？难道你没有配好的毒药、锋锐的刀子或者无论什么致命的利器，而必须用"放逐"两个字把我杀害吗？放逐！啊，神父！只有沉沦在地狱里的鬼魂才会用到这两个字，伴着凄厉的呼号；你是一个教士，一个替人忏罪的神父，又是我的朋友，怎么忍心用"放逐"这两个字来寸磔我呢？　（〔英〕莎士比亚：《罗密欧与朱丽叶》　《外国剧作选》2第172页）

卡杰林娜：……夜晚，夜晚我多难受啊！大家都去睡，我也去睡；大家都很好，可是，我却好象走进坟墓里去一样。在黑暗中真是可怕呀！

有一种嘈杂的声音，还有歌唱的声音，好象他们在埋葬谁似的；只是那样的轻微，差不多就听不见，远远地，远远地离开我……我是多么高兴看见光明啊！可是我不愿意起来：因为又是那同样的人，同样的话，同样的痛苦。为什么他们要那样瞧着我？为什么他们现在不把我弄死？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呢？据说，从前他们老是把人弄死。要是他们把我扔进伏尔加河，那我真快活极了。他们说，“要是我们把你弄死的话，那么，我们就替你赎罪了；你还是带着罪恶活下去，痛苦下去吧。”可是，我已经苦够了！难道还要叫我长久痛苦下去吗？……现在我为什么活呢？嗳，为什么呢？我什么都不需要，我什么都不爱，就是神的世界，我也不爱！可是死并不来。你叫它来，它反而不来。我不论看见什么，或是听见什么，（指胸口）我这儿总是痛苦的。要是我能跟他一块儿生活的话，也许我还能得到一点儿幸福……好了：反正就是这样的；我已经把我的灵魂毁了。我多么想念他啊！哦，我多么想念他啊！要是我不能再见到你的话，那么，至少你得从远远的地方听见我的声音呀！狂风啊，你把我的忧愁和相思带给他去吧！天呀，我寂寞得很，寂寞得很！（她走到河岸边去，放声大哭）我的欢乐，我的生命，我的灵魂，我爱你！你回答我呀！（她哭泣。）（〔俄〕奥斯特洛夫斯基：《大雷雨》《外国剧作选》第六册第360-361页）

（24） 哀伤

“……她生在上海，长在澳洲，嫁在北平，死在云南，享年三十二岁……”

如同雷轰电掣一般，我呆住了，眼前涌现了S的冷静而含着悲哀的，抬头望月的脸！想到她那美丽整洁的家，她的安详静默的丈夫，她的聪明活泼的孩子……

忽然广场上一声降旗的号角，我不由自主的，扔了手里的信，笔直的站了起来。我垂着两臂，凝望着那一幅光彩飘扬的国旗，从高杆上慢慢的降落了下来。在号角的余音里，我无力的坐了下去，我的眼泪，不

知从哪里来的，流满了我的脸上了！　（冰心：《我的学生》　《散文选》第一册第 356 页）

通常每逢上课前，教室内照例是一窝蜂似的，嗡嗡然震耳欲聋。不知怎的，今天却象空无一人，死寂得可怕。负责救亡工作的几位同学，年来十九总是缺课，今天却也全到了。整个教室，黑压压的，座无虚席。每人心中，仿佛都埋了一包炸药，眼看火蕊就烧到跟前，要轰然爆炸似的。万难抑制的悲痛，紧压心头，眼泪要夺眶而出了。　（曹靖华：《望断南来雁》　《飞花集》第 225 页）

在将近早晨两点钟时，他被惊醒了，一个农夫冲进来喊道："弗尔尼，烧起来了！狼舍〔杰克·伦敦新建的大型住宅——编者〕烧起来了！"当弗尔尼来到谷边时，狼舍已经是一团火了。

几分钟内，杰克披头散发、上气不接下气地跑了来。他突然停在过去同意大利工人们唱歌喝酒的圆丘上。他前面是一片呼呼叫的大火，房子的每一部分同时烧起来。那时是八月中，没有水。他别无可作，只有站在那里流泪，眼见他那最伟大的人生梦想之一归于毁灭。

每一块木料都烧起来，连窗架都发出一种不自然的蓝色火焰。在环绕住宅的杉林之外，有一堆预备装饰杰克的卧室的杉木。那一圈杉树林并未着火，但圈子外的木头却烧起来了。……

杰克相信，住宅倘不是被人类的手烧掉，便是被命运的手烧掉，总之不要他享受他的劳动之果，不赞成一个社会主义者住一所皇宫。在那漫漫的痛苦的夜间，他只说过两次话。当火焰正旺时，他嘟囔道："我宁愿作被烧掉房子的人，不愿作烧房子的人。"到天亮时，只有烧不掉的石头外壳留下来，他静静地说道，"弗尔尼，明天我们要开始重新建造。"

他永远不曾重新建造狼舍。他心中有一种东西在那一夜烧光了，永远消灭了。　（〔美〕斯通：《杰克·伦敦传》第 310-311 页）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彼黍离离，彼

稷之穗。行迈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 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 此何人哉？ 彼黍离 离，彼 稷 之实。行迈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 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 此 何 人 哉？ （《诗经·王风·黍离》 《历代诗歌选》第9页）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 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 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 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 向 东 流。 （《李煜：《虞美人》 《南唐二主词校订》第 9 页）

多少恨，昨夜梦魂中：还似旧时游上苑，车如 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 多少泪，断脸复横颐。心事莫将 和泪说，风笙休向泪时吹，肠断更无疑。 （李煜：《望 江南》 《南唐二主词校订》第 18 页）

别来春半，触目柔肠断。砌下落梅如雪乱，拂 了 一 身 还 满。

雁来音信无凭，路遥归梦难成。离恨恰如春 草，更行更远还生。 （李煜：《清平乐》 《历代诗歌选》第 278 页）

九嶷山上的白云有聚有消。
洞庭湖中的流水有汐有潮。
我们心中的愁云呀，啊！
我们眼中的泪涛呀，啊！
永远不能消！
永远只是潮！
……
太阳照着洞庭波，
我们魂儿战栗不敢歌。
待到日西斜，

起看篁中昨霄泪，
已经开了花！
啊，爱人呀！
泪花儿怕要开谢了，
你回不回来哟？

（郭沫若：《湘累》 《新诗选》第一册第28-34页）

（25） 悲 怆

我来了，我喊一声，迸着血泪，
“这不是我的中华，不对，不对！”
我来了，因为我听见你叫我；
鞭着时间的罡风，擎一把火，
我来了，不知道是一场空喜。
我会见的是噩梦，哪里是你？
那是恐怖，是噩梦挂着悬崖，
那不是你，那不是我的心爱！
我追问青天，逼迫八面的风，
我问，拳头擂着大地的赤胸，
总问不出消息，我哭着叫你，
呕出一颗心来，你在我心里！

（闻一多：《发现》 《新诗选》第一册第392页）

哭吧，我看见：在索非亚城的近郊，
高高耸立着一座黑色的绞架，
你的一个儿子，保加利亚呀，
沉重地吊在绞架上面。
乌鸦可怕地号叫，象在报丧，
野狗和狼群在田野里狂嚎，
老人们虔诚地向上苍祈祷，

女人们哭泣，孩子们号叫。

冬天唱着阴恶的歌声，
狂风在旷野里吹刮着荆棘，
严寒、冰冻和绝望的号泣，
把悲怆都填满了你的心头。

（〔保〕保特夫：《瓦西里·列夫斯基的绞刑》 《外国诗歌选》第 380-381 页）

凯普莱特：太阳西下的时候，天空中落下了蒙蒙的细露；可是我的侄儿死了，却有倾盆的大雨送着他下葬。怎么！装起喷水管来了吗，孩子？唉！还在哭吗？雨到现在还没有停吗？你这小小的身体里面，也有船，也有海，也有风；因为你的眼睛就是海，永远有泪潮在那儿涨退；你的身体是一艘船，在这泪海上面航行；你的叹息是海上的狂风；你的身体经不起风浪的吹打，会在这汹涌的怒海中覆没的。 （〔英〕莎士比亚：《罗密欧与朱丽叶》 《外国剧作选》2 第 182 页）

奥瑟罗：啊：从此永别了，平静的心境！
永别了，舒坦的胸怀！ 永别了——
甲胄鲜明的大军，耀武扬威的战争！
啊，永别了！ 永别了长嘶的骏马，
怒号的喇叭，激动人心的战鼓，
刺破耳膜的军笛，辉煌的军旗，
以及属于战争的一切轰轰烈烈、
威风凛凛的大场面！
还有你，杀人的大炮，你张开大口，
发出了打雷般的吼声——
永别了！ 奥瑟罗的事业就此完了！ （〔英〕莎士比亚：《奥瑟罗》第 92 页）

(26) 愤 怒

我觉得我自己已经完全破碎了，野蛮的复仇的冲动，妒忌的刺激，和被损害了的自尊心使我迷醉。任何的刑罚和绞刑架，都不能叫我感到恐怖！我的生命不值一个钱了。这是逼着人做出任何疯狂、可怖的行为的一个主要条件。我不说一句话，我抄着两只手站在客厅里那张大桌子前面，……我的脸完全扭成了怪相。（〔俄〕赫尔岑：《家庭的戏剧》第 72-73 页）

韩厥：【仙吕点绛唇】列国纷纷，莫强于晋。才安稳，怎有这屠岸贾贼臣？他则把忠孝的公卿损。

【混江龙】不甫能风调雨顺太平年，宠用着这般人。忠孝的在市曹中斩首，奸佞的在帅府内安身。现如今全作威来全作福，还说甚半由君也半由臣。他他他，把爪和牙布满在朝门，但违拗的早一个个诛夷尽。多嗏是人间恶煞，可什么闘外将军！

（云）我想屠岸贾与赵盾两家儿结下这等深仇，几时可解也！

（唱）

【油葫芦】他待要剪草防芽绝祸根，使着俺把府门。俺也是于家为国旧时臣。那一个藏孤儿的便不合将他隐，这一个杀孤儿的你可也心何忍。（带云）屠岸贾，你好狠也。（唱）有一日怒了上苍，恼了下民，怎不怕沸腾腾万口争谈论，天也显着个青脸儿不饶人。

（纪君祥：《赵氏孤儿》 《元杂剧选注》第 319-320 页）

屈原：（不加理会，愤愤走至亭阶前停步）哼，真没有想出，你会这样的陷害我！可你陷害的不是我，是我们整个儿的中国呵！

（弟子二人畏缩地走至屈原身边，欲有所问。）

屈原：你们不要挨近我，我要爆炸！（以急骤的步伐登上亭阶，在亭栏上任意就座。以两手紧捧其头，时抓散发。默坐有弟子二人不敢近身，只虔立于阶下，面面相觑，手足无所措。

屈原：哼，我是问心无愧，我是视死如归，曲直忠邪，自有千秋的判断。

你陷害的不是我，是我们楚国，是我们整个儿的中国呵！（郭沫若：《屈原》第46-47页）

喜儿从苇地里出来，一面是丛山峻岭，一面是浩浩大河。喜儿站在山坡上，看着黄家灯笼消失，村里却飘来鼓乐声音。

喜儿怒火万丈。心底高歌：

想要谋害我，瞎了你眼窝！

我是舀不干的水、扑不灭的火！

我的冤仇比天高，

我的眼泪流成河，

要申冤呵，要报仇！

要申冤呵，要报仇，

我不死！我要活！

我要报仇！我要活！（水华等：《白毛女》《中国电影剧本选集》1第133页）

勾践：（愤然）范大夫！（十分激动）我为什么受这样的屈辱啊！难道我能长此忍受下去吗？我被囚在石室，让这些鸡狗猴子观看赏玩，成为笑柄，这给祖宗添了多少耻辱啊！（压抑不住的躁怒，止不住地在石墩上猛抽着马鞭，高声疾呼）哦，我要回去！摩顶放踵，粉身碎骨，我也要越国成为富强之邦，天下景仰；不然，我是绝不甘心的！

范蠡：（沉稳地）大王，请轻一些，免得叫吴宫的守卫听见。

勾践：（怒气未息）你我君臣囚困三年，尝尽辛苦，难道到了今天，还不明了"知耻近乎勇"吗？（曹禺等：《胆剑篇》第39页）

巴萨尼奥：你这样使劲儿磨着刀干吗？

夏洛克：从那破产的家伙身上割下那磅肉来。

葛莱西安诺：狠心的犹太人，你不是在鞋口上磨刀，你这把刀是放在你的心口上磨；无论哪种铁器，就连刽子手的钢刀，都赶不上你这刻

毒的心肠一半的锋利。难道什么恳求都不能打动你吗？

夏洛克：不能，无论你说得多么婉转动听，都没有用。

葛莱西安诺：万恶不赦的狗，看你死后不下地狱！让你这种东西活在世上，真是公道不生眼睛。你简直使我的信仰发生摇动，相信起毕达哥拉斯所说畜生的灵魂可以转生人体的议论来了；你的前生一定是一头豺狼，因为吃了人给人捉住吊死，它那凶恶的灵魂就从绞架上逃了出来，钻进了你那老娘的腌臜的胎里，因为你的性情正象豺狼一样残暴贪婪。（〔英〕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外国剧作选》二第80页）

市长：（狂怒）你们都来看呀，都来看呀，全世界的人，所有的基督教徒，你们大家都来看市长受了人家的愚弄啦！他真是个傻瓜！这老混蛋真是个傻瓜！（捏紧拳头威胁自己）嘿，你这个大鼻子蠢材！把懦夫、窝囊废当作要人！他现在在路上马铃叮叮当当地响着！他会把这个奇闻传到全世界去！我不但成为笑柄……而且会被无聊的文人、庸俗的作家写进喜剧里去！最痛心的是：他们才不管你的身分和地位；所有的人都会咧着嘴大笑，拍手叫好。你们笑什么？笑你们自己！……嘿，你们这些人呀！……（气得跺脚）我真恨透了所有的无聊文人！庸俗的作家！该死的自由主义者！你们这些孽种！我要把你们大家全捆起来，把你们大家全磨成面儿，把你们扔到魔鬼的帽子里去！（挥拳跺脚；沉默片刻之后）我这口气还是平不下去。（〔俄〕果戈里：《钦差大臣》《外国剧作选》六第274页）

（27） 矛 盾

夜色盖笼了大地。青藤下，微风吹来，感受到丝丝地凉意。少女心中在想："我明日傍晚怎好去践约会他呢？倘若我的母亲，倘若这四周的邻人要是知道……不过这也不大要紧。我害怕，我莫名其妙的畏惧，我很害怕初次看见了他……"这时候，在少女的脑海里，现出一条满

生了绿草的蜿蜒的小道向海边迤去。在这小道上，有个青年，穿着海军制服，面孔红白，身体异常秀健，……少女想，“倘若我也随着这位少年顺这山路走去，到了海边，我们又将说些什么呢？——‘不去’——”这只在少女意念的困难中一现，便又如迅速的流星一般躲起了。（韦素园：《春雨》《散文选》第一册第667-668页）

奥瑟罗：就因为这个，就因为这个，我的心！
天上的明星，别叫我把罪恶说明！
就因为这个。可是，我不愿叫她流血，
不愿毁伤她那比白雪更皎洁，
比雪花石膏更光滑的肌肤。
可是，不能让她再活下去了。
她活着，还要欺骗别的男人。
熄了火苗儿，我就——熄了这火苗儿……
（把烛台放在床边。颤动的火苗照亮了在纱帐中睡熟的苔丝德梦娜。）
灯火啊，我把你灭了，要是又后悔了，
我可以叫你重新吐出光明；
可是你——造化的心血结晶啊——
你的火焰一旦熄灭了，我不知道
哪儿有天上盗来的神火，能够
还给你生命的光辉。摘下了玫瑰，
我就不能再叫它在枝头生长；
它只有枯萎，死亡。让我趁它
还留在枝头，闻一闻它的芬芳。
〔吻苔丝德梦娜〕
好香哪，这一阵芬芳的气息几乎叫
赏罚分明的“正义”掉落了利剑！
再吻一下，再吻一下吧。
但愿你死了，你还是这样；那么，

我杀了你，我还是这样地爱你。
再吻一下——这是最后一个吻了！
从不曾这样甜，却又这样的毒。
我只想哭泣——
可这是两行无情的泪。这一缕悲伤
是神圣的，因为它大义灭亲。

（〔英〕莎士比亚：《奥瑟罗》第 152 页）

四 生理类

（1） 生 育

临产前，子宫剧烈地收缩，引起一阵阵有规律的痛、酸、坠。产妇的心情紧张起来，如履薄冰。新生命露头的时刻，母体生命的自我感觉却是在下沉。宫缩一阵比一阵频繁，仿佛惊涛骇浪向全身袭来。一个意志薄弱的产妇，这时也许会大声呼喊："早知道生孩子这么难，再也不要小孩了！"

这时一只手从产床旁边伸过来，紧紧握住产妇的手；另一只手拉过一条毛巾，轻轻擦去产妇额上的汗珠。产妇抬眼望去，一位满头银发的医生站在床前，象是慈祥的祖母。她那目光是爱抚的、镇静的，能够融化一切惊慌和焦虑。她说话的声音也象祖母一般慈祥："不要怕，不要怕。你的胎位很好，这些反应都很正常。吸进一口长气，同时向下用力，小宝宝就会出生啦……"

产妇认出来了，站在床前的医生，是著名的妇产科专家林巧稚，她的名字在妇女当中充满奇异的魅力。产妇的过度紧张，本来是心理因素在起作用，这时，一种超过任何药物的效力出现了。产妇的嘴角浮起一丝安详的微笑，一切忧虑烟消云散。产妇牢牢攥住那只伸过来的手，那是最可信赖的倚托。一声清脆的婴啼，奏起一支欢快的生命交响曲，渐渐又恢复了宁静。窗帘拉开了，金色的阳光涌进产房，映得周围洁白耀眼。宇宙象是舒展一幅洁白的襁褓，拥抱着可爱的小生命。（理白：《她有多少孩子》《起飞的浩歌》第56页）

这是一间低矮、潮湿的房子。昏黄的煤油灯光照着炕上一个辗转呻吟的产妇，面色青紫，目光呆滞，经过一番痛苦的挣扎，变得衰竭瘫

软，羊水已经破胎而出，孩子却生不下来。守在炕前的人乱成一团，全家人陷入绝望。显然，这样的家庭是请不起医生来出诊的。这次请她来，是决心付出很大代价的。

经过检查，产妇的全身状况很不好，妊娠期间缺乏医护，事到临头才抱佛脚，眼前虚脱得象风前残烛，子宫收缩无力。林巧稚立刻采取抢救措施……

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了。外边的风势越来越大，好象小屋都在轻轻摇晃。这是生命与死亡交错的时刻。俗话说，穷人生孩子好比绕着棺材转几转呵。半夜里，孩子终于生下来了，产妇酣沉地入睡了。煤油灯光映着炕上的两张面孔，婴儿的小脸粉嫩粉嫩的，母亲的脸由青变红，小屋里生气盎然。而医生已经累得疲惫不堪。（理由：《她有多少孩子》《起飞的浩歌》第102-103页）

（2）饥　饿

一个队长蹲在铁道旁正喂一个红衫的幼儿。据他说，每天都拾着几个这样迷失的灾童。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他爹妈把他丢在路旁。他啼哭了一整天，这时，已声嘶力竭了，就蜷卧在地上，泪痕斑斑的小脸蛋儿沾满了泥巴，耳叶后还贴着一块膏药。他弯着泥污的腿，张大了口喝着米汤。一只小手扶着碗边，另外一只还牢牢地抓住半个馍馍，不时狼狈地往嘴里塞。队长随喂随问他："姓啥？"他仰起头来茫然望望四周的人，就又扑向米汤，眼看着那赤裸的小肚囊都鼓起来了。吃饱了以后，队长又轻拍着他问："你姓啥？"这回他有点力气了。他眨着小眼珠，向四周审视了一下，哇地哭起来："我妈呢？"没法，队长令兵士抱着这无主小孩在人丛中问："这是谁家的孩子？"许多难民摇头，自语着："谁家的孩子谁也不敢认。认了吃啥？"

车站那边有人肩负着白口袋走过，许多难民都尾随在后面跟来。走到一块铺有草席的空地，负白口袋的人站住了，口袋里倾倒出来的是黑馍馍。一袋袋地，不一会就成了一座小山。四围的人加厚了，绿豆蝇也闻味成群飞来。它们倒抢先伏在馍馍上面了。一声号令，难民的组

长依次走近草席。分发馍馍的兵士便一五一十地数着，掷到各个口袋里去。组长睁大了眼睛点着数，难民组员在人丛里也不放松地守着。少了一个馍馍在他们是受不住的一桩损失！

一个新由鱼台逃上来的老媪用破衫前襟兜着发给她的馍馍。半月来，她曾固执地要死守家园。她空肚喝了四天冷水，最后才被人硬拖上船。她倚着铁道旁的电线杆不停地发抖。她闭着眼，抖着，嘴里念着："我七十八岁的老太婆，受这个罪！"领到黑馍馍放到她怀里时，她用枯柴般的手牢牢抓着，死命地向嘴里填，胸脯的瘦骨即刻起了痉挛。她恨不得一口全都吞下去。旁边有个妇人劝她慢些，她赶快勒紧前襟，狠狠地瞪了那妇人一眼，以为是要抢她的那份。（萧乾：《流民图》《中国报告文学丛书》第一辑第一分册第157-158页）

在红桥关南，有一垂死之男子，屈腹卧道旁，口唇时动，记者乃以馒头一枚予之，其手已失知觉，眼亦不能张合自如。屡触其手，并以馒头置其唇鼻间，久之，彼始移手接馒头，又久之始以馒头纳口中。经其咬一口后，但见其全身突然颤动，口眼大开，直视记者等，呜呜作声。饥之于食，非身历其境者，不知此中滋味也。（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中国报告文学丛书》第二辑第一分册第35页）

（3）焦渴

那是多么艰难的时刻。四天了，他们记不清喝了几口水，吃了几口饭。嘴唇干裂了，肚子咕咕叫。王国军把剩下的一小块压缩干粮再分成几块，递给同志们。大家刚送进嘴里，又不约而同地吐了出来，干得咽不下去啊！王国军请求下山找水，领导说山下情况复杂，有危险，要大家再坚持。

"嘿，副班长，我们真到了上甘岭了。"小邹吃力地说，"看电影那阵，我还想，要是将来我遇到那种情况，不知能不能顶住。"

"你能顶住吗？"王国军笑了。

"没问题！你猜，我在想什么？我正在想曹操的望梅止渴呢！"

“口水上来了吗？”

小邹苦笑着摇摇头：“想了半天，我就想不出酸梅是啥子东西，可能是我们家乡不长那玩意儿。想来想去，还不如想我们四川的酸泡菜呢，哎呀，那才酸得安逸哦！”

大家轰地一笑，又赶紧闭上了嘴，干裂的嘴唇笑起来更痛。不过，几个四川兵倒真觉得嘴里润了一点。

有人提议说：“副班长，你平时爱吹笛子爱唱歌，现在要是能来个‘一条大河波浪宽’，那才比坐在地上想四川的泡酸菜还解渴呢！”

几句话，那动人的旋律便在王国军心上响起来，在战士们年轻的心中翩翩飞翔：“……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明媚的风光。”

就这样，他们在心里歌唱着祖国，同干渴搏斗着。他们挖出竹根，用干裂的嘴唇吮吸着；他们拔起草根，用牙齿狠狠地咀嚼着，可嘴里除了留下泥沙外，嗓眼仍象有火在烧！ （杨笑影：《赤子之心》 《起飞的浩歌》第243页）

坑道的另一角，那里有五、六个战士，蹲在地上围成了个圆圈，他们现在都仰着脖子，瞪起双眼，盯视着坑道顶上。坑道顶上那块灰色石崖的缝隙处长了些青苔，从这缝隙里面渗出少许水分来，汇成了微小的水滴，十分缓慢地滴落着。一个战士用嘴已接了一滴，就腾出地位让给了另一个。那一个是毛四海，他那赤光着的上身只披了一件破烂的军衣。等他刚把嘴巴凑了上去，水滴已经落下来，他慌忙用手去接，但水滴落在他的手掌上，却只剩下一个不显明的水印子了。

毛四海无精打采地走开，他双脚一拐一跛地走到了坑道的另一处，站在那里抬眼向四处探索一下，想发现些什么奇迹。奇迹从哪里来呢？他干脆把披在身上的那件破军衣向旁边一扔，就光着上身，把赤露的胸脯紧紧贴到地面上，然后，张开了个大嘴，连连吸着从墙角上散发出来的潮气。 （林杉等：《上甘岭》 《中国电影剧本选集》3第249-250页）

雨象倒下来一样，但是他们要等到
　　他们发见了一块破布的时候才感到好处，
他们把这块破布当作一种海绵的水桶，
　　当他们认为它已吸足了水的时候，
他们把水绞出来，虽然一个口渴的挖沟人
　　也许不会以为这一点稀少的水象一满瓶葡萄酒那样
　　甘蜜，但是在他们想来
他们到现在才真正知道了喝水的快活。

他们的多处裂得出血的干炙的嘴唇
　　把水分吸进，那就象琼浆般涌流；
他们的喉咙象炉灶，他们炎肿的舌头发黑，
　　象地狱里的有钱人的舌头一样，他尖声
　　向乞丐叫喊恳求也是徒然，乞丐不会
　　回敬他一滴甘露，而每一滴甘露都似乎
　　象天国一般的滋味——假使这是实在的，
有些基督徒真正有了一种足以自慰的信条。

（〔英〕拜伦，《唐璜》第 159 页）

（4） 睡　眠

起初动身的时候有点兴奋，并由屋内的空气转换到露天的雨中的空气来，睡意是被驱除了的。走不一会雨也住了，老马的老汉步却是一服大有效用的催眠剂，本来是还没睡足的暂时被驱除了的睡眠，不知几时又飞了转来，袭着坐在马上的骑士。有时脚擦着岩边或树干，发出些窸窣的声音，有时头上挂着树枝，冷的水滴洒在脸上，突然地惊醒过来；但昏蒙蒙地没几分钟又睡熟了。由人推想到马，想那坐下的马怕有时也是睡熟着的。古人说“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我那时的情形可以说是“睡人骑梦马，夜半赴戎机”；但在事实上也并没有什么的危险，马是仍然走着路，人是仍然骑在马上的。那时候的情形大约是潜意识在

活动，就和梦游患者在梦中可以行动的一样。所以事实上就真的让盲人骑着瞎马。在月黑的夜半骑到很深的池子边上去，我敢保险，是断不会落下池子里的。以为危险，会落下池子的，只是睁着眼睛的人未曾行过实验的幻想。（郭沫若：《北伐途次》《中国报告文学丛书》第一辑第二分册第232页）

走了半天，忽然前面又走不动了，传来的话说，前面又有一段路在峭壁上，马爬不上去。又等了一点多钟，传下命令来说，就在这里睡觉，明天一早登山。

就在这里睡觉？怎么行呢？下去到竹林里睡是不可能的。但就在路上睡么？路只有一尺来宽，半夜里一个翻身不就骨碌下去了么？而且路上的石头又非常不平，睡一晚准会疼死人。

但这是没有办法的，只得裹一条毯子，横着心躺下去。因为实在太疲倦，一会儿就酣然入梦了。

半夜里，忽然醒来，才觉得寒气逼人，刺入肌骨，浑身打着颤。把毯子卷得更紧些，把身子蜷起来，还是睡不着。天上闪烁的星火好象黑色幕上缀着的宝石，它跟我们这样地接近哪！黑的山峰象巨人一样矗立在面前。四围的山把这山谷包围得象一口井。上边和下边有几堆火没有熄，冻醒了的同志们围着火堆小声地谈着话。除此以外，就是寂静。耳朵里有不可捉摸的声响，极远的又是极近的，极洪大的又是极细切的，象春蚕在咀嚼桑叶，象野马在平原上奔驰，象山泉在呜咽，象波涛在澎湃，不知什么时候又睡着了。（陆定一：《老山界》《中国报告文学丛书》第二辑第一分册第41页）

放下了工作，
什么都放下了，
他们要睡——
睡着了，
铺一面大地，
盖一身太阳，

头枕着一条疏淡的树荫，
这个的手搭上了那个的胸膛。
一根汗毛，
挑一颗轻盈的汗珠，
汗珠里亮着坦荡的舒服。
阳光下，铁色的皮肤上
开一大片白花，
粗暴的鼾声，
扣着呼吸的匀和。
沉睡的铁翅盖上了他们的心，
连个梦也不许傍近，
等他们静静地，
睡过这困人的正晌，
爬起来，抖一下，
涌一身新的力量。

（臧克家：《歇午工》）

（5） 疲倦

蒙蒙瞳瞳地醒了过来，然而眼皮还是沉重地往下垂，分明是昨夜的疲倦还没有恢复：被一些浆糊，一些红水，一些模糊的字迹，一些被剪刀剪碎的通讯稿，交错地、粘滞地贴在昏蒙沉重的脑膜上。又加上象无数的火舌似的阳光，遍身地舐着，就越发的昏蒙；从周身的细汗毛孔分泌着一种湿液，粘滞地，感觉到异常的难受，光景非得用凉水冲一下，是不容易清醒过来了。就这样地象睡在雾里似地，往下沉，沉，沉。（罗荪：《街景》《中国报告文学丛书》第一辑第三分册第262页）

手掌麻木了，
皮也挫破了；
臂中的筋肉，

伸缩渐渐不自由了；
脚也站得酸痛了；
头上的汗，
涔涔的向冰冷的冰上滴，
背上的汗，
被冷风从袖管中钻进去。

（刘半农，《敲冰》 《新诗选》第一册第 123 页）

（6） 疾 病

工作，工作，衰弱到不能走路还是工作，手脚象芦柴棒一般的瘦，身体象弓一般的弯，面色象死人一般的惨！咳着，喘着，淌着冷汗，还是被逼着在作工。譬如讲芦柴棒吧，她的身体实在瘦得太可怕了，放工的时候，厂门口的“抄身婆”（检查女工身体的女人）也不愿意用手去接触她的身体。

“让她扎一两札油线绳吧！骷髅一样，摸着她的骨头会做怕梦！”

（夏衍：《包身工》19-20 页）

一九三六年三月里鲁迅先生病了，靠在二楼的躺椅上，心脏跳动得比平日厉害，脸色略微灰了一点。

……在楼下，一走进客厅来许先生就告诉我说：

“周先生病了，气喘……喘得厉害，在楼上靠在躺椅上。”

鲁迅先生呼喘的声音，不用走到他的旁边，一进了卧室就听得到的。鼻子和胡须在煽着，胸部一起一落。眼睛闭着，差不多永久不离开手的纸烟，也放弃了。藤躺椅后边靠着枕头，鲁迅先生的头有些向后，两只手空闲的垂着。眉头仍和平日一样没有聚皱，脸上是平静的，舒展的，似乎并没有任何痛苦加在身上。

“来了吗？”鲁迅先生睁一睁眼睛，“不小心，着了凉……呼吸困难……到藏书的房子去翻一翻书……那房子因为没有人住，特别凉……回来就……”（肖红：《回忆鲁迅先生》 《中国现代散文》下册第 68 页）

这孩子还只十五岁，原来就不是一个健壮的孩子，他笑了一笑，笑得那么脆弱，接着，就牛鸣一般地咳嗽起来，而且加重地喘息着了。我走到他底身旁，摸摸他底头部，那正如同酒精灯一般地发着燃烧。

“你要水么？”我仍然摸着他底头，看定他底燃着火光的眼睛。

“不，我要风，一阵狂风。”

他呜呜咽咽地哭了，挥起手来，抱住火热的头，痛苦地哭着。他怨恨，他咒诅，他挣扎着，想从地上跳跃起来。

“为什么是这样啊？这是为什么？”他嚷叫着，用手拍着自己底胸膛。“忍耐呀，忍耐呀！我不能再忍耐。我快死啦，我快给压死啦！”

从他那鬈曲的、焦黄的头发，从他那艳红的、害羞的少女似的脸面，从他那深陷的、闪着火样的光芒的眼睛，那苍白的牙齿，那突骨的手臂和胸膛，就知道在那似乎可以一敲即碎的胸膛下面，肺叶也许早就被酒精、硫酸，和硝酸，和一切有毒的气息，侵蚀得成为灰白的絮团了。他苦闷地嘶喘着，一直到气力不容许他继续嚷叫的时候，他才沉默了。

（丽尼：《光》 《中国现代散文》下册第153页）

今天不知怎么搞的，是因为长期抱病在家的缘故，还是因为刚刚坐完月子，她走起路来脚下发飘，象踩在棉花垛上似的。她靠在工具柜前，喘了一口气，忽然觉得胸前有些异样，低头看去，只见奶水透过上衣，洇湿了白色的工作围裙，在胸前染出两幅不规则的图案。于是，她想起自己的小宝宝。 （理由：《中年颂》 《起飞的浩歌》第85页）

他病容枯槁，又高又瘦。身高一米八的个子，腰围只剩下细细的一抱，象一捆迎风摇晃的稻草。左腿胯关节骨膜粘连，变成僵硬的直角，落下终身的残疾。右腿向前移动一步，左腿在空中画一个圆圈。他称这样奇特的步履，是“圆和切线”的运动。从此，他走路要拄着拐杖了。
（理由：《高山与平原》 《她有多少孩子》第23页）

当他正在艺术的道路上艰苦攀登时，病魔却已悄悄从双腿蔓延到

骶椎、腰椎和颈椎，由于各部分关节强直，使他失去了自由，固定成S型坐着的姿势。一天二十四小时，他多数时间是这样坐在转椅上，少数时间是这样在床上睡眠。类风湿还引起心脏病，后来又带来了神经官能症和胃病。夏天气压低，喘不过气，秋天又正是发病的季节。生活对于他太残酷了。（何韦：《生活和艺术的强者》《1981年北京文艺年鉴》第409-410页）

但是，他终于累倒了，他染上了可怕的猩红热。他替许多人赶走了死神，现在，死神举起灰色的镰刀来报复他了。在几天几夜的高热中，他体验到了死亡这个深渊的阴森可怖。但是，他毕竟还年轻，又有着优良的医疗条件，他复原了。然而，死神并没有白走一趟，一个同张孝骞朝夕相处，同样年轻的医生，却因为染上猩红热而丧失了生命。这场重病，使张孝骞成熟了许多。疾病的凶猛，终止了他那充满理想色彩的"弹奏"；他领会了生与死的搏斗的严峻，他增强了责任感。（点点：《张孝骞》《起飞的浩歌》第347页）

我几乎认不出他了。天呀！病症把他弄成什么样子了啊！

他脸色蜡黄，面容憔悴，头顶全秃了，留着一撮细长斑白的胡须，穿着一件故意撕破的衬衫……他连一套最单薄衣服的压力也承受不住了。他痉挛地向我伸出一只瘦得可怕的、好象肉给啃光了的手；吃力地吐出几句听不清的话——究竟是欢迎呢，还是责备，——谁能知道？他深陷的胸膛起伏着——于是，在他激动的眼睛里，缩小了的瞳孔滚出两滴吝啬、痛苦的泪珠。（〔俄〕屠格涅夫：《最后的会晤》《屠格涅夫散文诗选》第49页）

檐下躺着一个奄奄待毙的血吸虫病人，正在用他枯藤似的双臂，徐徐地抚摸着隆起的腹部，睁着两只黑洞似的呆滞的眼睛，默默地望着这些逃荒者从身边走过。他的身后，一个侏儒型的血吸虫病患者，正在一面机械地搓着草绳，一面喘气。疾病使这个三十多岁的中年人仍旧象个未成年的孩子，枯瘦的面孔早已失去了青春的光辉。（王烁等：

《枯木逢春》 《中国电影剧本选集》7 第 415 页）

（7） 伤 残

这婆婆是个柳拐子，不知道是得了病才矮下去，还是在很小的时候就得了病。她的四肢都伸不直，关节骨在瘦削的胳膊、手指、腿的地方都突的暴了出来，就象柳树的节一样。她的头发又黄又枯又稀少，不象是老了脱落的，象从来如此。她动作也不灵便，下地行走很艰难，整天独自坐在炕头上纳鞋底，纺线线，很少人来找她拉话。但我觉得她非常怕寂寞，她欢迎有人跟她谈，谈话的时候，常常拿眼色来打量人，好象在求别人再多坐一会儿。我同她谈久了，不觉的就在她脸上慢慢捉住了一种与她皮肤，与她年龄完全不相调和的幼稚的表情。 （丁玲：《三日杂记》 《散文选》第四册第 27-28 页）

这时魏紫也含着眼泪看姚黄。当年的姚黄曾经是这样洒脱和光辉，如今却萎谢了，枯槁了，成了一个老妇模样。而且她的脸上，有一条深刻的伤痕，从额角上斜斜的划下来，划过鼻梁，一直划到右唇，很明显的是给人砍了很不轻的一刀。 （徐迟：《牡丹》 《徐迟散文选集》第 351 页）

光明怎记得自己昏迷了多少次？又怎记得自己清醒了多少回？她的肉体已经麻木。她的眼部被烧伤肿胀，什么也看不见。她知道自己的手要抬起来拿东西是不可能的了；脚要下地站起来行走，不可能；要说话，也不可能。她，只断断续续听见：时而有轻轻的脚步声，时而有温柔的气息……经常的，似乎是准时的，是一个男中音严肃而又热情的低语。她多么想睁开眼睛，只要能睁开眼睛……眼睛…… （黄宗英：《美丽的眼睛》 《星》第 121 页）

他领我走进了厨房，把那盏灯放在一个菜橱上，菜橱的下半部不是开着两扇橱门，而是拦了一幅帷幕。“喂，吉尔伯特，出来呀！”他一边说

一边拉开帷幕。

一个半人形的怪物，从橱底里爬了出来，他下面没有小腿，上面是一个大得不相称的扁脑袋，金黄色的头发，苍白可怕的脸，塌鼻子，大嘴巴，肌肉发达的健壮的肩膀和胳膊。他身上穿着一套法兰绒衬衣，裤脚管被剪短到大腿部分，从那里面伸出了十个粗短的脚趾。这个可怕的怪物，可能有二十岁，也可能有四十岁。他仰起头，咧开嘴，露出一排蜡黄的大板牙。

"喂，吉尔伯特，跳呀！"做父亲的说，于是那个可怜的家伙就慢慢地俯下身体，用手臂撑着向上一纵，几乎蹿到我的头一般高。（〔英〕卓别林：《卓别林自传》第 88-89 页）

（8）　弥　留

十九日夜十二时，肖红见 C 君醒来，眼睛即现出："你睡得好么？"式的微笑，又用手势要笔。

肖红在拍纸簿子上写道："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

写最初九个字时，C 君曾说："你不要这样想，为什么……"肖红挥手示意不要拦阻她的思路。

又写："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并掷笔微笑。

……

一月廿二日午前九时，T 君偕同 C 君到了红十字会临时设立的圣提士及临时病院。据 T 君说："肖红晨六时就昏过去了。"

肖红仰脸躺着，脸色惨白，阖着眼睛，头发披散的垂在枕后，但牙齿还有光泽，嘴唇还红，逐渐转黄，逐渐脸色灰黯，管开刀处有泡沫涌出。

十一时，肖红终于掷下求解放的大旗，离开了人间。（骆宾基：《肖红小传》第 156-159 页）

陈医生走进屋一看：白大夫清瘦的面孔，越发苍白，四肢厥冷，他的身体已到了最坏的程度。两个医生用各种药品，仍旧不能挽救白大夫

病势的恶化。

他躺在床上，用几乎难以识别的墨迹，勉强地记下了他底最后的语言，告诉聂司令员他最近工作和生活的情形，向聂司令员建议：立刻组织手术队来做战地救护。他把“千百倍的谢忱与感激送给司令员和我们所有的同志！”黄昏，他把写好了的遗嘱，交给了翻译，解下了手上的夜光表，赠送给他，做为最后的礼物，崛起胡髭的脸上浮起自慰的微笑，谆谆地对他的翻译说：

“努力吧！向着伟大的路，开辟前面的事业！”

夜色笼罩着山野。屋子里静悄悄的，白大夫床头那只黯淡的烛光，摇映着垩白的墙壁，烛油一滴滴眼泪似的滚落下来，蜡烛在慢慢消耗着自己的生命……（周而复：《诺尔曼·白求恩断片》《散文选》第四册77-78页）

在五十天以前我第一次到医院里去访他，阳光射在他病室的廊下，雪白的被褥拥着他那惨白的脸，我蹑着脚走近他的病榻，只见猩红的血点散布在他所盖的被上，而我几乎已经不能认识他了。此时他无力的举起眼皮来看我，然而立时就垂下；后来他又伸出手来作势，我低下头去，他便颤抖着和我说：“希望你不要停留在这里，我的病会不利于你的。”接着他又恳切的表示劝我出去。

这些印象将要撕碎我的心了，然而他渐渐的有了起色，每次见我时总以“我好了，你不要记挂吧”的话来安慰我，谁料他一生所欺我的话就是这一句呢！当他去世的二十小时以前，我立在他病榻的左侧，他含着笑对我说：“医生说我快能出院了，你把这消息告知我的朋友去吧！”是的，他的确快能出院了，在三星期间他所给我的慰藉就是他的病日有起色，但是当我听到这话以后，接着就送来“他死了”的消息。（川岛：《悲惨的余剩》《散文选》第一册第670-671页）

就这样，一直拖到了五月二十六日的中午，安子明同志走近了他的身边！小陈当时特别注意他的脸，他很想笑，只是笑不出来。靠着安子明同志的帮助，他才从枕头下边拿出了他那本日记本子，微微颤抖地托

着，放到了安子明同志的手里。安子明同志怕他听不清话，对着他的耳朵大声说："老李，你已经完成了党的任务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签字了！你安心休养吧！"他似乎用心地听着，听着，他嘴角一松，脸上露出放心的笑容，用手轻轻地拍打着安子明同志手上的日记本。人们担心了一个月，随着他这一笑，也放下心来。可是就在这时候，他闭上了眼睛……（左齐：《李狄三》　《散文选》第196页）

他"即令有人挟掖着他，仍是寸步不能移动，不能正襟危坐；因衰迈过甚，话语说不圆转，由此看来，再也不能加甚，而今只剩得一死罢了。"虽然"有时他的渊博的思想还能忍苦熬痛地抖擞起来"，可是屡被身体的虚弱压迫下去，便使他越发丧失了一分知觉。……十二月间他的姓名已经写不清楚了，菜蔬由汪星安士基代他切碎，放置鬘匙内，递送到他手里去，因为他自己不知道怎样攫取。所有的五官均渐次失其效用：无论什么佳肴，他总觉得味同嚼蜡；平日那般锐敏的听觉也退化了；他说话时即相距很近还不容易听懂，发言愈含糊了；人向他说话，他更不能十分领悟，较容易体会的还是学术上的谈话。……二月六日他衰弱得更甚，直可谓毫无知觉，惘然独坐，如有所失了一般，了无声息，也不似年来因精神躯体的衰弱那般性急，悠悠无我，听万物的自然罢了。……星期六日汪星安士基问他还认识他么？他一字都说不出，只非常老地将自己苍白色的口和他接吻。这位忠诚的朋友自十一日至十二日终夜没有离开他的卧榻，不断地递给他一匙水拌糖质的饮料，给他解渴，直到死者最后低声唤道："够了！"他才停止。这便是他最后一句话。（卡尔弗尔伦德：《康德传》第272页）

……女王感觉到她的最后时刻已经近了。她又一次领了圣体，并且全身敷着膏油；她做了一个手势，做他们在行礼的时候不要将她的脚遮着。随后她就失去知觉了。快到正午的时候，她又认出了坐在她床侧的国王，她无力地微笑着，举起了她的手，眼睛带着一种希望与吁求的意味向上面看着，就在这时候，她的纯洁而光耀的灵魂就离开她的躯壳了。初时，那个大房间里谁都没有做声，渐渐的，有些女人们开始啜

泣着，最后就放声大哭起来。（〔美〕华尔希：《西班牙女王伊萨白尔传》第298页）

临终的时候，她（居礼夫人）发出一些可怜的痛苦呻吟和一些空虚的、惊讶的叹息："我再不能说明我的意思了……我心神有点恍惚……"她不曾说到任何活着的人的名字。……在她那非凡的头脑里，只浮动着关于她的工作的种种大小挂虑，她断续说着："各章的分段，是应该都一样的……我一直在想着这个出版物……"

她注视一个茶杯，想要用一个茶匙在里面搅动，但是这似乎不是茶匙，而是一根玻璃棒，或某种精巧的实验用具：

"这是用镭作的，还是用钍作的？"

她已经离开人类去和她心爱的"东西"在一起，她已经把她的一生献给它们，从此将永远与它们在一起。（〔法〕艾芙居礼：《居礼夫人传》第349页）

从这天起苏沃洛夫与无情逼近的死亡，作最后一次的斗争。他仍时常从床上起来，试图研究土耳其文，讨论军事政治问题。没有说过一句抱怨命运的话。但是他的记忆力衰弱了。他很艰难的忆起他所战败的将领的名字，他把意大利战役中许多细节都混淆了——虽然他清楚地记得土耳其战争——时常认不出他周围的人。他的心灵有些模糊了。有时因衰弱而失了知觉，只有经过强心手术才恢复过来。

……

生命仿佛有些留恋似的，缓缓地离开他苦痛的躯体。这难驯服的精神，仍不愿认输。人们向苏沃洛夫建议，说他应当进行临终涂油仪式，他拒绝了，因为他不相信要死。来看他的医生，著名的格利夫，颇惊异于他的生活能力，但死亡是更接近了，旧日的创口变成溃疡又变成毒疮。在他不省人事中，他发命令，以为他还在战场上。他纠正奥军的错误，向热那亚行军。最后在疯狂的挣扎中，他低声说："热那亚……作战……向前。"

这是苏沃洛夫最后说的话。他仍痉挛地喘着气，作最后可怕的斗

争。一八〇〇年五月六日他喘了最后一口气。（〔苏〕奥西波夫：《苏沃洛夫传》第151-152页）

（9） 死 亡

我没等他把话说完，由那服装已经唤起了我的记忆和判断，我已经知道了那扛架上的人是谁了。连忙跑到扛架旁边去，揭开那盖着面孔的雨衣来看，纪德甫的面孔现了出来。两只眼睛睁着，定着，失掉了光彩，黄色的脸色转化成了苍白色，嘴是隙着的。在我们学过医、看惯了死尸的人，一眼便可以知道他是已经死了。眼泪顿时在我眼里鼓荡了起来。（郭沫若：《北伐途次》《中国报告文学丛书》第一辑第二分册第278页）

据表妹说，她（肖珊）逝世的时刻，表妹也不知道。她曾经对表妹说："找医生来。"医生来过，并没有什么，后来她就渐渐"沉入睡乡"。表妹还以为她在睡眠。一个护士来打针才发觉她的心脏已经停止跳动了。（巴金：《怀念肖珊》《燼火集》第271页）

不可避免的瞬间终于到来了！一月十四日早上，妻在我的臂上断了呼吸。然而呼吸断了以后，她的两眼还是茫然地睁开着。直待我轻轻地吻着她的眼皮，在她的耳边说了许多安慰的话，叫她放心着，不要记挂孩子，我一定尽力把他养大，她方才瞑目逝去。

可是过了一会，我忽然发现她的眼角上每一面挂着一颗很大的晶莹的泪珠。我在殡仪馆的人到来之前，悄悄地把它们拭去了。我知道妻这两颗眼泪也是为了她的"阿囝""弟弟"流下的！（黎烈文：《崇高的母性》《散文选》第二册第566页）

刘平山跨进灶房，猛听到灶上一声惊叫："捞人！""捞人！""捞人——"工友们一迭连声呼喊，惊得人汗毛倒立。平山跟弟兄们，涌向一口大锅旁边，举着六七盏亮油壶，拿着几把竹编的灶箕子向锅里捞，

人们大睁着眼睛，汗水铺脸地滚。那锅里的盐水上下翻滚，又跳又嚎，团团热气，直往上冲；头几下捞起来几块衣裳、草鞋，后几下捞起来的，就只有……骨头，骨头！骨头当中，有一根水烟棒。这正是刚才和平山一起抬盐的那个青年的呵！谁知道他被打慌了，一跑竟栽进了盐锅。（李累等：《没有名字的烧盐工人》 李累、之光《报告文学集》第65页）

最后，他年老患病，卧床数月，自知死期已至，当即大发愿心，苦学天主教的仪式和圣教道理，然后痛哭流涕，忏悔往罪。那时他已经无力站立，但是还坚持起床，由朋友和仆人扶持着，毕恭毕敬地接受了圣餐礼。国王平日就常访问他，和他友好交谈，这时也来到室中。雷奥那多为了欠身致敬，叫人扶起自己，坐在床上对国王讲述他的病况详情，同时悲叹自己触怒了神和人，因为他未曾竭尽本分，为艺术效力。这时他突然感到一阵剧烈的痉挛（这是死亡的预兆），国王立即站起，叫他把头枕在自己臂上，力求减轻他的痛苦和表示对他的恩宠。这位天纵奇才雷奥那多，意识到这是无上的殊礼，就这样躺在国王怀中溘然逝世，享年七十五岁。 （〔意〕瓦萨里：《达·芬奇轶事》 《外国散文选》第316页）

老头子答应在圣诞节前夕完工，而且实现了他的诺言。他一连三个星期每天夜里都在风琴旁边忙碌着，一到天明又背起邮袋，走上那遍地积雪的小路。人们问他在阁楼上是不是会冻坏，他总是回答："没什么，我不冷。"

可是当风琴完工的时候，雅奴斯发起高烧来了。他不得不离开教堂回家，躺在床上。他得了肺炎。

他心爱的风琴弹出来的声音比从前更美妙了。从雅奴斯的眼睛里可以看出，他感到胜利的快乐，但不久，他就说起呓语来了，眼神也模糊了。他在谵语中好象还在不断地工作。

临终的一天，雅奴斯的神智清醒过来了。他想起床去检查一下风琴的声音调整得好不好。

"用不着了，老爷子，"他的老婆说，"教堂里的新教师已经试过琴

了。他答应在你安葬时弹奏……”

这时雅奴斯·包恩才安了心，永远闭上了眼睛。（〔丹〕尼克索：《至死不渝》　《外国散文选》第328页）

今天，我发现一个同志在泥水中挣扎，身体缩成一团，浑身都是泥浆。他紧紧地攥住步枪，这支枪已经活象一根泥棍。我以为他是跌进泥坑里，打算爬出来，就扶他站起身来。我把他拉起来后，他勉强挪动了两步，全身重量就都压在我身上了，实在重得很，我几乎支不住他，更不用提行走了。我放了手，要他自己走，他又跌倒下去，泥浆四溅，可是还用力抓住步枪，打算站起来。我又拉他起来，可是他身体太重，我则太虚弱，拉也拉不起来了。我看他就要断气，想起身边还有炒青稞，便喂给他，可是他连嚼都不能嚼，看来不是口粮可以解救得了的。我小心翼翼地把炒青稞放回干粮袋里，等他咽了气，便站起身来，继续前进，让他独自躺在那里。（〔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第388页）

这是往事的一个片段——一个健康和体力都叫人吃惊的人物。我的一位姑母在年纪很老的时候病重了。感觉到自己死期临近，她吩咐仆役们连忙照办。这垂死的妇人，仰卧在客厅中央，继续指挥仆役。

“把停放棺材的那张桌子放到这里来。把那些花草搬到花房里去。把这个放到桌子那儿。那个放得不对。这个放到右面，这个放到左面。”

最后，桌子已经准备好了承接棺材，花草也按照她的趣味布置好了。她用垂死的眼睛四顾室中。

“地毯，”她吩咐，“可不要那条新的。”

仆役把地毯拿来了。

“铺在这里，给念祷文的人用。叫他不要在地板上吐痰。”

“吩咐每个人都穿起丧服，”垂死的妇人用一种几乎成了耳语的微弱声音接着说。仆役们立刻走出去，过了一忽，挨次排列在女主人面前。

“蠢材，为什么你把衣服系得这样紧？”老妇人发怒地低语着。“立

刻重穿过。为什么你把衣服剪短了，蠢材？”她又向另一个仆役嘟囔。“立刻整理好，否则便会迟了。蠢材！”她对三个婢女发出恼怒的咝声。但她的嗓音已经不受她的意志的支配，她的眼睛已再不能看东西了，当她把丧礼的一切事和人准备妥贴以后，就在这一天，她死去了。（〔苏〕史达尼斯拉夫斯基：《我的艺术生活》第4-5页）

她一声不响，没有祈祷上帝，
她的祷告上帝从来没有俯听。
她目光黯然，那沸腾激愤的热血，
缓缓流动，凝结成冰，心脏的跳动
　　已停：
她脸上掠过一丝微笑，倒下地去，
她吐出一声诅咒，用那颤抖的双唇。
四周万籁俱寂，大自然用纷纷白雪，
掩盖它那最纯洁的孩子的尸身。

（〔德〕维尔特：《刚十八岁》 《外国诗歌选》第196页）

（10） 尸 体

第二天上午十时棺敛，我也去一看；真真万幸我没有见到伤痕或血衣，我只见用衾包裹好了的两个人，只余脸上用一层薄纱蒙着，隐约可以望见面貌，似乎都很安闲而庄严地沉睡着。刘女士是我大半年来从宗帽胡同时代起所教的学生，所以很是面善，杨女士我是不认识的，但我见了他们两位并排睡着，不禁觉得十分可哀，好象是看见我的妹子，——不，我的妹子如活着已是四十岁了，好象是我的现在的两个女儿的姊姊死了似的，虽然他们没有真正的姊姊。（周作人：《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 《散文选》第一册第188-189页）

看墓老人引我们到一个墓穴去看干尸。墓道已被封闭，我们缘着临时放的木梯，从墓穴的天井下去。墓室深而且黑，只约略可见三个白

色影子。打开电筒，才看清这是三口无漆的白皮棺材，盖子打开着，里面各有一具干尸。干尸都极完整。黄褐色的皮肤，包在彻底脱水的肌肉组织上，显得瘦削异常。干尸身上的衣服，已破碎得不足蔽体。一具干尸因尘封很厚，莫辨男女。而另两具，从蓬蓬松松挽在头上的云鬓雾鬓，以及体态特征，可断定为女性。她们的眉眼唇齿，手足上的指甲，甚至连睫毛和微微闭拢的眼缝中的黑白眼珠，都历历可见。令人不禁遐想，她们或许是睡着了；待到"一场春梦酒醒时"，不知她们会不会因"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而吃惊呢！　（成一　赵昌春等：《千年墓穴中见闻》　《丝绸之路漫记》第61页）

于是我们看见死者，在他可怕的恐怖之中的死者。但是一层厚雾立即上升，好些时候阻住我们往清楚看。他的肚子吃烂了，胸和臀是一层无光的白色，往近里走，马上看出这种白色是无数的蛆虫，贪切地吃着。

我们受不了这种情景，一个年轻人昏倒了。

掘坟的却不迟疑；他用双臂捧起这堆腐肉，捧向不远几步的车上。因为走的快，左臂掉在地上；他用力重新举起它来，扛到背上，然后他回来填平坟穴。于是他发现他遗下点东西，就是头。他揪住头发，一把提了起来，无光的眼睛半掩着，胶着的冰冷的面孔，颧骨可以看见，而且蝇子吞咽着眼睛，看起来真是丑不可言。　（李健吾：《福楼拜评传》第13-14页）

尸首是光的，躺在床上，从他的伤口依然泌出血来；脸是可怕地皱缩着，眼睛睁开了，转向喀尔西亚那面；尸首的无光而郁暗的视线逼下来，他的牙也响了起来；嘴半张着，好些大肉蝇子，嗡嗡地，一直落在他的牙上；颊上的血凝结住，有五六个蝇子胶在里面也飞不开；同时皮肤灰白，指甲惨白，臂与膝盖也有伤口。　（李健吾：《福楼拜评传》第13页）

一具尸体给了我一个很深的印象：一个二十岁左右的美丽的少妇

穿一身布罗温斯省人的漂亮衣服；她露出胸膛(她怀里本来有一个小孩，不用说，是给波浪冲走了)，还有乳汁从她的奶上滴下来。她的脸色完全没有改变。她那种晒惯了太阳的黝黑的肤色使她看起来就象一个活人。 (〔俄〕赫尔岑：《家庭的戏剧》第106页)

看，树下泥滩有堆死人骨，
灰白的不干不净的颜色，
骨盘肋骨膊骨腿骨历乱横。
再前几步躺着个尸身，
上半截已经不知去向，
拉直的枯肠粘着在荒草，
腐乱未尽的大腿黑赤象干酱，
小腿依然束绑布，
脚上草鞋仍一双，
静悄悄地，孤零零地，
犹如一件最没用的废物，
乌鸦不来啄，
狗也不来尝。
(叶绍钧：《浏河战场》 《新诗选》第一册第233页)

随着波浪我给你带来了
一个哥萨克女郎的尸体，
她有一副灰白色的肩膀，
留着淡淡的亚麻色辫子。
她的阴暗的脸是忧郁的，
眼睛平静而甜蜜地闭着，
在她胸前小小的创口里
一道殷红色的血在流着。
(〔俄〕莱蒙托夫：《捷列克河的礼物》 《莱蒙托夫诗选》第224页)

他的嘴，
惨白地张着；死亡已经淹没了
他的凶猛的眼睛；
他的手臂垂着，好象在找依靠。
在他衣兜儿里有一个黄杨木的陀螺。
他的伤口大得可以放进去一个
手指头。
你们可曾见过篱笆上熟透了的
桑椹出血吗？
他的脑袋是裂开的，就象
裂开的木头。
祖母一边看我们给他脱衣服，
一边说道：
“他多白呵！你们把灯拿近一些。
天呀，可怜的头发还粘在太阳
穴上呢！”

（〔法〕雨果：《四日晚上的回忆》
《外国诗歌选》第 117-118 页）

（11） 哭

伯母的嘴唇也开始颤抖起来了。她犹疑了好一阵以后，……于是她象一个失去亲密伴侣的孩子似的，也忽然放声地哭起来。她的眼泪象雨点似的落到死者的脸上。所有在场的客人这时也都失去了镇定，一齐流下了悼念的眼泪。（叶君健：《送水人》《天安门之夜》第 99 页）

一次，我们合演《丽人行》影片时，她饰演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女性，我饰演一个以教师为公开身分的革命女性。有一场戏的情节是在

她遭到流氓欺凌后，我去看望她，她哭了。摄影机没有开动之前，她就哭了。导演喊停以后，她还是哭，越哭越伤心。我说："上官，别哭啦，油彩都哭掉了，下边还有你的镜头哪。"她扪着脸号啕大哭，抬不起头来，全身都在颤抖。导演只好先换拍别的镜头。等她补好了妆，还是抽泣不止。我想一定是触到了她自己的伤心事。这是可以理解的。旧社会，哪个演员没留下过这样那样的心灵的创伤…… （黄宗英：《星》《星》第3页）

他从来没过过这样清闲的日子，用他爱人的话说：结婚二十年，在家的日子加起来一共不到两年。现在，每天开开单据，报报账，下了班就可以回家，骑着脚踏车，路边上买点螃蟹鱼虾，晚上和妻子儿女一起听听音乐……

这在一般庸人看来是求之不得的幸福呵！可是，他却哭了。这个从来没哭过的汉子，他哭了。

他哭了，不是因为邻居的眼色，这个从南市来的孩子从小见惯了各种各样冷漠和怀疑的眼色。

他哭了，不是因为路人的歧视，这个在各国港口为中国争取到荣誉的海员，有的是对付歧视的办法。

他哭了，不是因为亲人们——妻子儿女，特别是哥哥，那个一心一意支持他走上这条路的哥哥的质问。虽然他们疑虑的视线在他心上织起了灰色的和有罪的雾似的迷网……

但，他不是为这些哭的。他哭，是为了他的梦，他的蓝色的梦。

他是这样地思念大海，他的梦也尽是蓝色的。当他坐在小船三副的办公桌前想起他的波涛汹涌的大海时，他心如刀绞。

他仍然喜欢独自在黄埔滩头倚栏沉思。每当他看见了他自己驾驶过的"桂林"、"友好"、"九江"号从他眼前驰过时，他的心狂跳，他象孩子一样地大哭了。他感到它们是那么的漂亮，真是美极了。在他当它们船长的时候，他从来没象今天看它们那样漂亮。而今天，当他被活活地从它们身上撕开，目送着它们仪态万方地姗姗远去时，他怎能不泪如雨下…… （柯岩：《船长》《起飞的浩歌》第55-56页）

傅大嫂脸色苍白了，身子抖动得很厉害，而且从眼眶里滚下了大颗大颗的眼泪，不过没有哭出声来。她怕自己一哭两个孩子也跟着哭起来，然而当她说完“再写封信告诉他，马上回来，就是冻死饿死也团聚在一块”这句话的时候，喉头到底被哽咽之声堵住了。接着她的两个孩子也一齐哭了起来。（福纯：《变迁》《安徽散文选》第93页）

那天一早，我去上班。协和医院的高大建筑覆盖着碧绿色的琉璃瓦，楼内保持着它多年来特有的静谧。我路过一间办公室，忽然听到半掩的房门里传出一阵奇怪的声音。我压抑不住自己的好奇心，开门探头张望。我看见，一个老人在哭泣。他伤心地哽咽着，用一方大手帕使劲儿地擤着鼻涕。大滴大滴的眼泪在他多皱的脸颊上滚动。这完全是老年人的哭法，也就是说，象个受了委屈的孩子。他是谁呢？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协和医院的内科主任张孝骞。（点点：《张孝骞》《起飞的浩歌》第344页）

（12） 笑

这时，六合门被轻轻推开，走进来三个年轻妇女，象是山里初次出门的，带着背篼和提篮，挤在门边诧生生地张望。姑娘跑过去热情地招呼她们，而她们似乎不知道怎样答话，彼此看着嘻嘻地笑。好一会，那看来年纪大点的一位才勉强忍住，笑着问了一声：“还有没有号呢？”姑娘为难而又调皮的答道：“没有了。你们要住只有贴在墙上了。”那几个妇女却仍旧毫不在意地笑着。问一阵，笑一阵，才弄清她们原是贵州山那边的远客，第一次结伴来到四川，在横跨川黔的赤水河的铁桥上面，仰望山顶夜行车队的灯光象一串星星从天空盘旋而下，又从她们身边飞过，竟在桥上游来游去，忘记身到外省他乡，又是夜静更深的时刻了。眼前她们怎么办呢，我们倒有点儿担心，哪晓得姑娘和她们咬咬耳朵，扯扯衣角，随即轰笑一声领着她们向屋后去了。不一会，姑娘又抽身回来，悄悄腾出自己的寝室，把她们舒舒贴贴地安顿在自己的床上。过了

许久，那屋里还断续传来笑声。（之光：《在鸡鸣三省的地方》李累、之光《报告文学集》第140页）

他笑起来，就不能停止，一直笑下去，连呛带咳，轰然大笑中还夹着一阵阵闷雷似的笑声。他自己也知道这个毛病，因此，要是他预感到有什么可笑的事情要发生，他就逐渐采取预防的措施：掏出手帕，看表，扣好燕尾服的钮扣，拿两只手蒙住脸，到了紧要关头，他就站起来，脸朝墙壁，顶住墙，痛苦地过了半个小时或者更多一些时间；然后他由于这样的发作弄得精疲力竭，满面通红地坐下来，揩着秃头上的汗珠，不过在以后一段时间里，还会重新发作。（〔俄〕赫尔岑：《往事与随想》第125页）

他笑的时候两只眼睛非常美，它们有一种女性的温柔，而且十分柔和。他那种差不多是无声的笑特别可爱。他笑的时候，他真正在笑中感到了乐趣，他高兴了。我不曾见过一个能够象他这样"精神上"（我姑且用这个字眼）笑着的人。

那些粗俗的趣话绝不会使他发笑。（高尔基：《安·巴·契诃夫》《回忆契诃夫》第508页）

《文学描写辞典》（诗歌、散文、戏剧部分）

编辑顾问：冉欲达

编辑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大路　许安吉　孟慧英　张佳声　姚居顺

顾志新　高　翔　商薇薇　董晓萍　傅尚逵

（京）新登字083号

文学描写辞典（上、下）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100708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787×1092　1/32　51.25印张　4插页　1256千字

1982年8月北京第1版　1996年12月山东第7次印刷

定价 49.30元（共二册）

ISBN 7-5006-2426-3/I·556

本辞典从古今中外名著诗歌、散文、戏剧名著中摘录精采的描写片断数千条，按景物描写、场面描写、人物描写三大部分编排，缀百花于一枝，集群芬于一卷，读者从中可以博取众家名作之长，领会描枝绘叶之妙，从而提高自己的文学欣赏能力和写作水平。

ISBN 7-5006-2426-3



I·556 定价：49.30元(共二册)